叢書集成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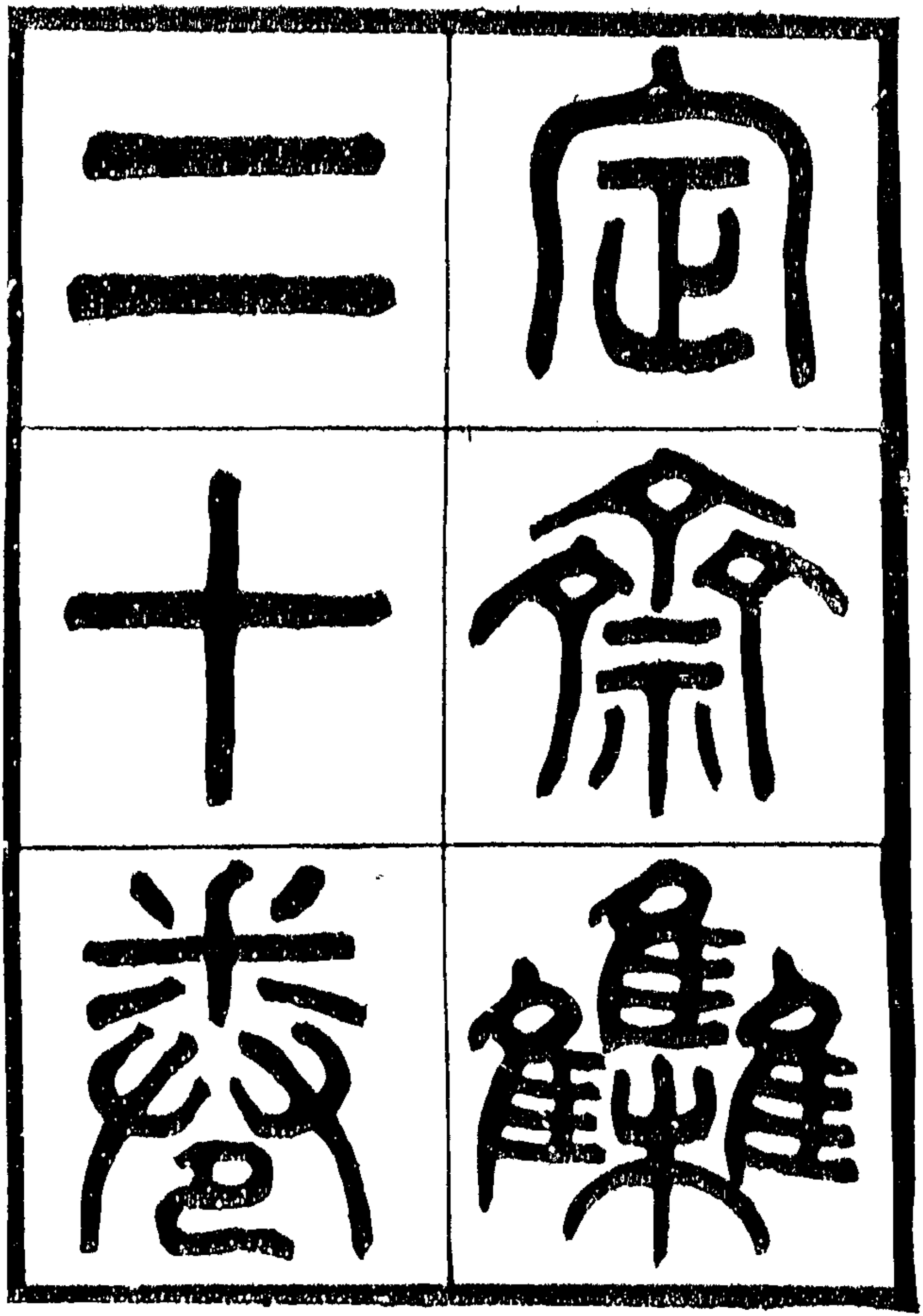
一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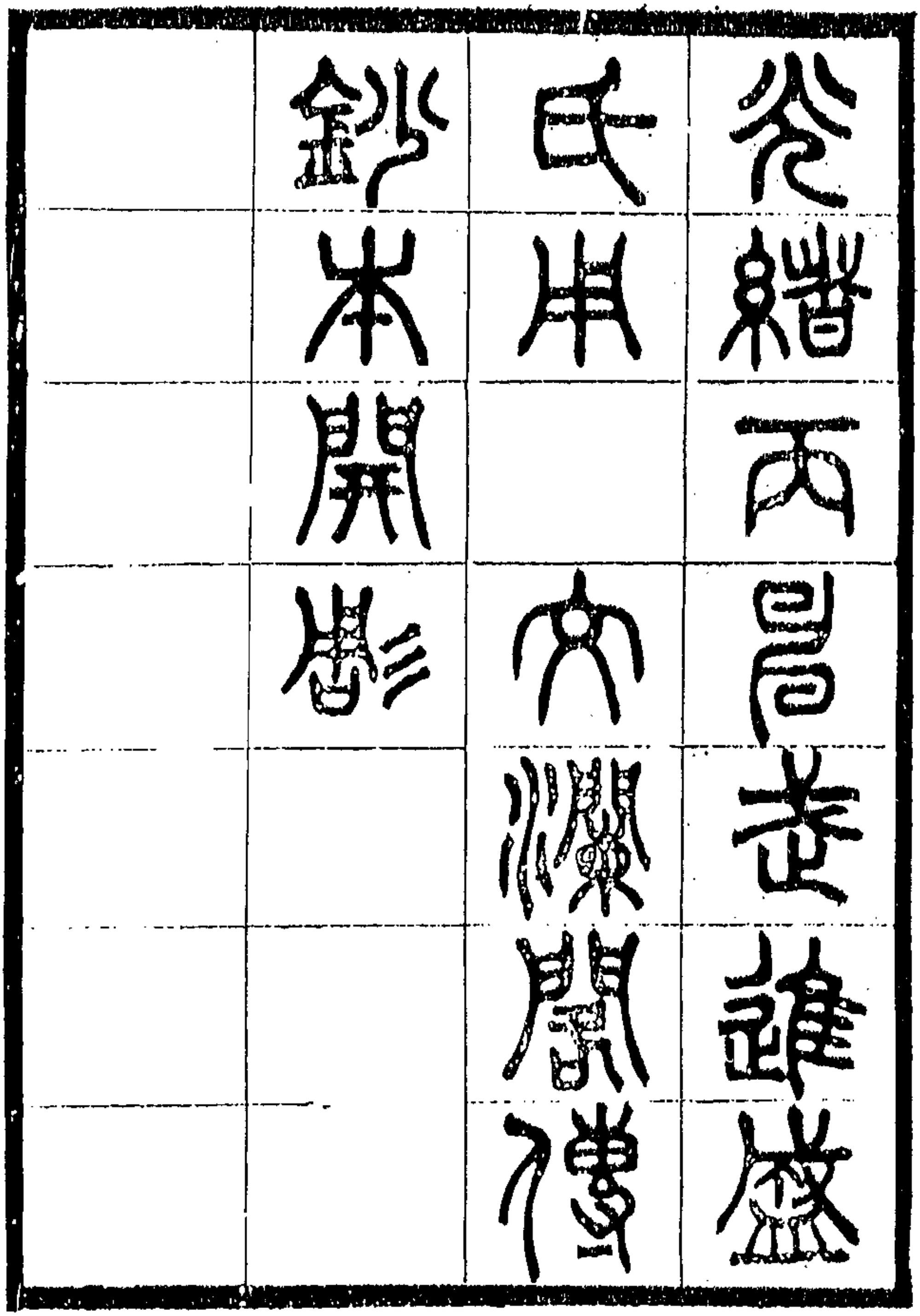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一二〇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定齋集二十卷……宋　蔡戡撰　常州先哲　一
九峯先生集三卷首一卷附錄一卷……宋　區仕衡著　粵十三家　一一三
慈湖遺書二十六卷……民　張壽鏞編　四明　一三五
慈湖先生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宋　楊簡撰　一三八
慈湖先生遺書補編一卷……明　周廣編次　四四四
慈湖遺書新增目錄一卷……清　馮可鏞輯　四五七
慈湖先生年譜二卷……民　張壽鏞編　四六七
慈湖先生世系一卷……清　葉意深　同輯　四六七
慈湖著述考一卷……清　馮可鏞輯　五一七
心史二卷……民　張壽鏞編　五一九
浣川集十卷補遺一卷……宋　鄭思肖撰　辨齋　五二七
默齋遺稿二卷附考一卷增輯一卷……宋　戴栩撰　敬鄉樓　六一七
敝帚稿略八卷補遺一卷……宋　游九言撰　人　六七五
　　清　包恢撰　人　七〇五
　　清　李之鼎輯





定齋集二十卷

宋蔡戡撰戡字定夫其先興化軍仙游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四世孫也祖紳紹興中官左中大夫始寓常州武進縣戡幼承門蔭補溧陽尉後中乾道丙戌進士甲科官至寶謨閣直學士宋史不為立傳故其行事不概見凌迪知萬姓統譜載戡持節五羊代輸數銀民甚便之為湖南憲有定亂功為京兆尹歲潛羅艱亟請發廩民賴以濟其敘述頗詳然案集中諸表啟則又嘗任京西運判廣東運判湖北總領廣西經略淮西總領等官其乞致仕劄子及效白樂天自詠詩中亦頗見其概而迪知均未之及蓋其集久佚不傳故迪知莫能考也集本四十卷乃紹定三年其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所刊眉山李壁為序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見采集集竝集歷代名臣奏議所未載者二十篇

互相訂正釐為二十卷較諸原目十殆得其五矣壁序稱戡自建炎渡江中興立國百度草創然厥初口口之時之才亦自足供一時之用擾亂反正運奇敵愾固歸於將相大臣若其他列職士大夫主謨議諫諍者有人司典章討論者有人掌書命制詔者有人理財賦出入者有人皆克稱其職有益於國有聞於後是皆高宗神術興起作成有以致然詩云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斯之謂矣高宗能運作人之妙享得士之盛人材眾多公是別白雖中厄於秦氏之斲喪然脈理之流傳聲氣之陸續終不可沒及孝宗嗣德龍飛而羣才奮揚發於久抑之餘銳然角立傑出孝宗培壅護持日加月益至於乾道淳熙之際則其成效大驗著於天下光明碩大有不可揜當此之時孝宗以神志英睿聽覽於上羣臣亦精白罄竭奉承於下兵革不用海內乂安風俗純茂民物殷富蓋自渡江幾六十年至是為盛可不謂懿哉惟寶謨閣直學士定齋蔡公是乃出於乾道淳熙之際者也尚論其世而考其行事究其立言固知其為卓然一時之傑矣公端明殿學士忠惠公四世孫早擢上第踐冊府方北門條對便殿造辨皆有鯁挺不阿之言雖上拂下摩身幾殆危無所回忌自是益為士論推服繼膺天子之眷屢更內外繁劇凡四十年其間當事任扞方面將使指總賦輿宜力四方無不殫盡然亦以方正不撓違世戾俗因至落拓不偶久勞於外晚節獨荷天子恩顧益寵進躋法從則公亦既老矣雖以窮門勢燄烜赫欲以熱官怵公者甚至而公乃晦匿避遠不少污其膩汔以全節始終又豈非人之所難能哉壁嘗獲從廬陵劉公清之游雖不獲一親君子光儀第因劉公稔聞公建明植立之懿竊所佩服甚久今又伏觀公之文集繩墨謹嚴制作森具巨細得體豐約中度為詩圓美清遒渾然不見刻雕之迹賦則規古體物宏肆羅絡闓於衡思之閎論奏確切懇惻實而不浮務求為可行而不近名竊嘗謂自昔有問學志節之士不屑以文名者則其文必純質渾大而趣味有餘有專期以文名者豈非其道德之蘊義理之積而氣質淺薄何則士不屑以文名者豈非其道德之蘊義理之積

溢而見諸立言遣辭之間如風行水上有自然之文詞達而理舉其專期以文名者其語非不工且善顧每傷於雕刻攜裂模擬綴緝不近古人爽曠渾灝之體如絺繡組繢非無可觀然其美亦盡於一觀而已惟公平生砥礪操持蓋欲以節業自見於世豈屑以文名者而見於論著固視前修無愧然則公信可謂卓然一時之傑足以追繼忠惠之威烈也哉公之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庶事厚善堇頃嘗相遇於沙渎今又相遇於蜀堇亦久知戶部為人英毅敏達親仁從善體國愛人雖出其天性然亦家法之素所習聞也既以公集四十卷鋟木將廣其傳以幸惠後學且不鄙衰陋俾為之序堇不敢辭紹定庚寅人日眉山李堇序

定齋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
進貢襯諫錄劄子
乞備邊劄子
薦鄂州通判劉清之狀
議治賦吏法狀
乞代納上供銀奏狀
劃屬宜章臨武兩縣奏狀
禦盜十事劄子
○卷之二
奏議
臧否守臣奏狀
諭臧否守令劄子
臧否守臣奏狀
薦衡州通判宗嗣貢狀
論備盜劄子
論和戰疏
乞選擇監司奏狀
○卷之三
奏議
乞禁止沿邊作過人劄子
乞移運襄陽府樁管米劄子
乞免增糴二十萬石樁管米劄子
論襄陽形勢劄子
奏場務虧額狀
乞依行在場務優潤狀
論屯田劄子

條具屯田事宜狀
論屯田利害狀
薦諸軍統制官狀
論守邊劄子
○卷之四
奏議
乞宮觀劄子
乞修江陵府城劄子
論唐鄧閉道劄子
乞平糴劄子
論用人劄子
論委官差人侵擾州縣劄子
乞優容言者疏
論擾民四事劄子
乞戒諭守令恤民劄子
論用人不當疏
○卷之五
奏議
論州縣科擾之弊劄子
繳進貞觀諫錄劄子
乞以嘉祐聖帝爲法劄子
論治道劄子
乞以兵法賜諸將劄子
論苟且之弊劄子
論時事劄子
論選用宗室劄子
乞皇帝還宮劄子
論時事劄子
○卷之六
奏議
論謹始八事疏
正心術
辨邪正
廣聖學
來直言
戒游逸
崇節儉
愼刑罰
重名器
乞效太上皇帝馭下納諫二事劄子
論邪正劄子
薦臨安通判王補之狀
乞除太上皇帝寶謨閣直學士劄子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劄子
薦胡槻万俟卨狀
薦万俟卨似張忠恕狀
薦胡槻万俟卨狀
薦趙時侃方信孺奏狀
薦蔣來叟狀
薦高商老周焘劉董狀
乞致仕劄子
再乞致仕劄子
○卷之七
表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皇帝表
賀正表
明堂大禮賀表
賀明堂大禮慶成表
謝復職表
謝頒降御筆詔碑表
廣東轉運判官謝表
廣東提舉到任謝表
湖南提刑到任謝表
京西運判到任謝表
淮西總領到任謝表
湖北總領到任謝表
廣西經略到任謝表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謝賜衣帶表
賀正表
瑞慶節賀表二首
代辭免簽書樞密院表
代淮東安撫使謝表
代淮東安撫使謝太上皇帝表
牋
賀太上皇后牋
太后慶壽賀皇后牋
賀太皇太后牋
賀皇后牋

○卷之八

書

上汪制置書
上虞樞密書
乞更運京西椿管米書
辭免乞宮觀書
辭免除檢正書
再辭免除檢正書
辭免應辦孝宗皇帝梓宮渡江轉官書
修福寧殿了畢轉官辭免書
辭免召赴行在書
上論邊事書二首
小啟
代易申棗
代人上宰執書

○卷之九

啟
迎汪制置啟
賀梁樞密啟
賀王參政啟
賀虞樞使啟二首
賀史發運啟二首
改官後謝福州陳丞相啟
賀龔運使啟
賀任運使啟
賀王樞密啟
除正字謝宰執啟
除刪定官謝宰執啟
賀龔參政啟
賀建康留守陳少保啟

賀周知院啟
○卷之十
啟
賀李參政啟
除湖廣總領謝宰執啟
知隆興府到任謝宰執啟
知靜江府到任謝宰執啟
賀林少卿啟
賀刑部汪侍郎啟
賀汪舍人啟
賀徐殿院啟
賀范右史啟
答樂教授啟
答朱省幹啟

代賀汪尚書啟
代賀黃尚書啟
代上安撫啟
代賀吳安撫啟二首
代賀陳大諫啟
代賀施司諫啟
代賀侍御啟
○卷十一
策
廷對策
館職策
○卷十二
論
高帝論

文帝論二首
武帝論二首
宣帝論二首
陳平論
王陵論
申屠嘉論
記
定齋記
靜觀亭記
○卷十三
序
送陳侍郎序
送岳大用序
蘆川居士詞序

跋
跋張大資政奏議
跋東坡先生墨蹟帖
跋尚鄉祖輿知己書
跋周昉雙陸圖
贊
定齋自贊
孟光贊
祝文
謁廟祝文
告城隍祝文
句芒神祝文
諸廟祈晴祝文
謝諸廟祝文

春祭祝文
雜著
永嘉勸農文二首
隆興府勸農文
傳
青奴傳
祭文
祭胡端約文
祭丁待制文
祭亡弟允夫文
○卷十四
行狀
故端明殿學士王公行狀
大父行狀
○卷十五
墓志銘
故朝議大夫直寶文閣學士胡公墓志銘
朝奉郎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趙公墓志銘
中大夫致仕朱公墓志銘
○卷十六
賦
蚤賦 并序
五言古詩
饑張平甫折海棠贈之
同張叔固顧致堯游金山受之憚於涉險爽約不行因以詩簡之
憶小兒
趙季若染髭走筆簡之
瓊花
姚幹舜陟約觀瓊花因循未能往以詩相促因次前韻
新居用韓昌黎詩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爲韻作十首
朱丈朝宗索壺村落成之集次韻簡之
病中紀事
效白樂天體自詠二十韻
又自詠效樂天體
七言古詩
題端約喜神詩
家父約端約飯端約以疾辭乃作古風并送蠟梅數枝因次前韻
再用前韻酬端約
送張安國舍人
送莫子淳還朝
長風沙
和楊廷秀游浦淵之什
邨竹杖歌
奉和子眞學士詠雪之什
再次前韻上呈
大雪不止再次前韻
子眞新篇愈出愈工歷倒元白三歎不已勉强再次前韻
朱朝宗割愛遣嫁侍兒忘情即此是可尚也因作忘情吟以道哀怨之意
有感
○卷十七
五言律詩
晚泊江皐
送介卿之官金壇二首
送介卿感而有作二首
宋皇帝靈篇發引詩二首

殿仲八兄有苕溪之行草酌話別而次何叔養正十二兄爽約不至坐客唯三人因以詩紀之
即席和端約韻
舟行有感
作
秋日書懷二首
送九兄僉書歸二首
先人嘗宰貴池今二十五年癸丑舟行經此不勝黯然
至日書懷
乙卯春病中書
遣興四首
獨立
句祠得請喜而有作示介卿二首
丙辰罷郡得祠
水閣偶成二首
書懷
淳熙戊戌將命廣東侍親攜孥十一月至安仁酉雲錦驛一宿而去時晉卿姪偕行後二十三年分閫桂林晉卿主餘干簿復以是月來會于此把瑮道舊爲之愴然因成一詩示晉卿
胡端約挽詩二首
顏魯子挽詩二首
代趙儀可挽劉叔尚
王季立安撫挽詩二首
康素居士邵君挽詩二首
提舉中奉程公挽詩二首
張有年提舉挽詩二首
丁牧仲寺丞挽詩三首
沈朝儀之淵挽詩二首
故盧陵府君葛公挽詩二首
張晉英侍郎挽詩二首
韓子温母秦國太夫人挽詩二首
齊子餘母太夫人王氏挽詩三首
趙從善母吉國夫人劉氏挽詩二首
劉公寔母夫人董氏挽詩二首
五言排律
感事
○卷十八
七言律詩
送張子儀尚書起鎮東南
送蔣子立赴河南試二首
觀雪二首
用前韻二首
再用前韻二首
雪中端約相招因以詩簡之
易地湖外喜而有作
爲趙氏題三桂堂
觀雪
再用觀雪韻
憶故園梅花
雁蕩
道中述懷
送胡季玉還毘陵
二夕出游
思歸二首
登榕溪閣

陪憲使登榕溪閣
用前韻成二首一以謝憲使和章一以述懷
再用前韻
丁未立春日讀白樂天浩歌行不覺身年四十七之句時方悼亡有感而作
芍藥
過鄱陽湖適遇便風湖面如鏡喜而有作
十月十六日發南昌下半月過建康便風順流日行二百里舟人云未有如此速者
南昌大閱
滕王閣
至日書懷
詠雪和介卿韻
再和前韻
浙東憲司會同年八人以詩紀之
重九日陪諸公游花田四首
再成二詩錄呈諸公
再用韻呈辟士昭提舉
撥置吏牘再作一詩以酬相惱之什
偶得兄字再成一詩
再用前韻二首
用前韻簡趙辟二丈三首
○卷十九
七言律詩
游歸來園追想古人高風恨不及見因賦二詩
歲暮有感
同顧慶文游西湖
登岸山觀用前韻
水梳
不寐
有感六首
自詠二首
奉祠東歸二首
書懷
江行阻風
舟過池陽訪倉蔡守留飲不果赴詩以謝之
夜宿交石峽凌晨舟行適遇便風俄頃至小孤山
金陵道中
東歸喜而有作
荊溪卽事
新居偶成二首示鄰人李子眞
愛閒堂
劉公宴以淮白爲餉喜而作詩
以淮白南京山藥爲子眞太夫人壽卽用前韻
和李子眞八月十四日夜賞月之什
詠橘
以運實餉李子眞作詩爲謝因用其韻
金壇鐙市甚盛介卿見招不能往以詩謝之
鐙夕不出偶成
奉酬介卿惜春之什
介卿送方竹杖以詩謝之
游金山
題東皐
燕坐小閣
雪中用王使君韻招介卿
雪中用前韻示汝咨汝功二姪

次蔡介卿雪中見寄二首
病中書
挽胡通判
齊子餘侍郎挽詩二首
李梓仙侍郎挽詩二首
胡長文給事挽詩二首
錢大受挽詩二首
○卷二十
七言絕句
胡秉彝敷文嚴桂四首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敕授徐州節制雄才磊落幕府既開所辟皆儒者一旦從事于使院會宴從容賦詩曰前某以韜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云云遂乃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余因作此以紀其事云

端約遺墨梅以詩謝之二首
龔彥則送水栀小盆口占
王東卿惠墨戲副之以詩因次韻謝之六首
和胡端約嚴桂六首
題墨梅
道中見梅
二孤山
剡溪
春郊即事
提壺
鷓鴣
竹雞
天柱峰
日者鄭生謂予晚遇王人享上壽其詞多誕以詩簡之

黃陵廟二首
九宮壇齋居
六十
登三高亭
平山堂
于公參政舊居
次張伯信韻題吳園畫軸
紅菊
送葛謙問十首
午寒
詩餘
點絳脣 南宋
水調歌頭 南徐秋日寓館有代老人作
前調送通神鎮成都

光緒丁酉武進盛氏思惠齋刊陽湖吳文郁江寧馬長儒江陰繆九疇仝校

奏議

進貞觀諫錄劄子

臣聞人君以納諫爲聖人臣以進諫爲忠三代以還善納諫之君無若唐太宗善諫之臣無若魏徵太宗以英武不世出之資取孤隋攘羣盜平定天下皆其餘事然而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似非太宗所能自致所以致此者徵進諫之力也徵所以敢諫者太宗導之使諫也故太宗嘗曰魏徵勸我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徵之力也徵亦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蓋君能納諫故臣能進諫君臣相須從古已然恭惟陛下聰明冠倫上參堯舜勤勞稽古下慕太宗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太宗所以成貞觀之治者一本於納諫而已陛下欲期太宗致治之隆必求當時政治之本欲知太宗納諫之效必觀當時進諫之言臣嘗詳考

其人魏徵固號善諫而在廷之臣有若王珪馬周劉洎褚遂良虞世南岑文本輩以諫名者又不可一二計內則閽門至親乘閒進說外則蕃夷武將因事納忠想其當時蕃爲詩工誦箴諫士傳言大夫規誨駸駸乎有淳古之風自非太宗導之何以至此臣諫語散在史冊不可類舉謹用裒集切子治道者凡百事聚成一書釐爲二卷名曰貞觀諫錄繕寫進呈如蒙陛下萬幾之餘特賜一覽不惟忠言嘉論有裨聖學之明而日就月將可成貞觀之治臣不勝惓惓之誠取進止

乞備邊劄子

臣恭惟陛下卽位以來宵衣旰食思中興之治于茲一紀建議之臣莫不以恢復爲己任玩歲愒日未聞成功陛下固已厭之故外堅和好以休士卒內修政事以待機會可謂得上策矣臣聞之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故于無事之時必先爲有事之備事至而備正猶已雨而徹桑土大寒而索衣裳不亦晚乎向者秦檜當國十餘年閉幣聘交馳邊烽不警南北之民得以休息乃制禮作樂粉飾太平示天下不復用兵及其金亮敗盟長驅而來如入無人之境踐踖淮甸睥睨長江人心驚惶國勢迫蹙幸而上天乘祐金亮內亂師徒亦潰棄甲而歸自非九廟威靈兩宮神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則安危之機未可知也然而天幸不可以爲常和好不可以爲安貪婪變詐之敵不可以爲誠不思所以先備而預防之萬一北人出吾不意掩吾不備然後徐爲之圖將有後時之悔臣所領州縣密邇敵境憂邊思職是亦臣所當言也臣愚以爲防秋在卽欲望陛下戒諭大臣申飭邊郡凡常歲所以爲備者悉舉而行又當講求其所以未至者陰爲之防或有緩急則吾有所恃而不恐矣如是則以守則固以

部內有賢知而不舉當得蔽賢之罪臣等不敢隱默竊見承議郎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學行醇篤議論正平不爲矯激以盜虛名不肯詭隨以追時好其憂國憂民之心趨事赴功之意出于懇惻居官首以風化爲務留意學校廣延生徒又率介胄子弟欲習兵事者肄業其中荊楚之俗尚鬼病者不藥而巫死者不葬而火清之力禁止之而又斥淫昏之祠表烈女之墓抑告訐之風使民知嚮屢攝郡事邦人宜之頃任太常寺主簿以其人靜重恥于自媒臣等不言終恐湮沒欲望睿慈特賜旌擢或且試以一郡必能撫字疲民假以一節必能澄清屬部儻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議治賦吏法狀

臣聞法貴于行不貴于重太重則不可常行法重而必行非先王之法也王者之政蓋有不忍之心存焉一有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故于而來必常行不過救一時之弊而已今夫蠹國害民莫甚贓吏雖重

肆諸市朝不足恤伏見陛下初政以來舉行決配之法所以嚴戢此徒而惠愛斯民者可謂至矣然五六年之間抵觸重憲者數人耳豈州縣之吏人人精白謹廉或畏法遠罪而不犯有司乎然贓吏固自若也國家忠厚與周匹休風俗習爲醇美監司守臣務行覺察坐視曾辱黔涅與徒隸等惡傷士類故不忍爲甚則持稱民因果之說盍鐫秩罷官不肯劾吏必不得已使之尋醫而去贓污狼籍所不可掩者姑求一二微罪應課塞責或經年參選或遇赦敘用復使臨民其害滋甚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凡贓吏罪至決配者姑免其罪編置海外州軍雖遇大赦永不量移或清理巨蠹非常法所可治者取自聖裁時一用之仍乞審旨嚴飭監司守臣悉以刺舉部內有犯失于覺察或他司按劾或朝廷訪聞考驗得實者併坐之庶幾得贓吏必達不至漏網重爲民害

乞代納上供銀奏狀

臣一介幺麽誤蒙陛下使令猥當一路之寄臣于去年八月十四日陛辭而奉玉音令臣到官興利除害不得循常守.故臣佩服聖訓夙夜以之臣自去年十二月入境初見寮吏與士庶首詢民閒疾苦異口一詞莫不以科買上供銀除減放外細計錢一十五萬二千緣本路諸州每年所發上供銀一百六十九貫文省自來均下一十三州府于歲入係省等錢內置場買銀起發後緣諸州累經盜賊人戶逃移賦入無幾諸州縣將所買上供銀科敷人戶買納每年轉運司雖蒙朝廷于廣州糴鈔錢內支撥五萬貫文省貼助充本往往實惠初不及民並依舊例盡行科買甚者藉此爲名過數抑斂以供州縣他用官吏並緣爲姦催科輸納之際其擾有不可勝言坐是富者日貧貧者日困或轉徙他鄉或相聚爲盜所在戶口稀少盜賊公行職由此也前後監司守臣陳請不一朝廷雖送戶部勘當戶部往往難于施行近因知英州葛霖奏請見蒙行下本部諸司指定逐司逐陳請乞除廣州諸發上供金銀等及十三州府進奏天申節並大禮銀並

擄劫其陳峒則取桂陽縣境徑往道州江華縣鄜深則取連州陽山縣以趨廣州懷集縣經略安撫司檄摧鋒軍將官劉安巫遷等領兵掩擊敗之于懷集縣界郭滋村又敗之于連州界大饒村捕逐至地名盧田摧鋒軍統制官張喜又復掩殺遂竄歸宜章木峒兼陳峒自江華縣復回太平鄉意欲衝突連州而經略司調發本路鈐轄黃進統制官張喜并統領劉安等軍并節次調發諸州屯駐摧鋒軍廣州將兵共二千餘人分布于連州夾界逼近賊巢把截後來湖南節制進討而廣東摧鋒軍與湖南諸軍相望賊勢窮迫無所逃死遂入地名十二渡繼即就擒若廣東把截不嚴致陳峒宜遁入廣東界四散奔衝湖南節制雖有重兵亦不能追捕擒獲故非賴廣東摧鋒軍把截則不能成功廣東非得湖南諸軍深入亦未必能滅賊故合兩路兵力乃可擒制此近事之明效也向來李金糾發乃盡結太平長樂二鄉之人以出近日陳峒之發止是太平一鄉之人耳曾未及李金三分之一而湖南調發潭鄂衡全之兵爲未足又招敢死一軍及郴桂等州弓兵土豪諸溪峒猺人總計幾二萬人方能討捕今若割宜章臨武屬連州或有盜賊竊發廣東雖盡起一路摧鋒軍將兵巡尉弓兵土豪尚不及萬人設有多于陳峒之衆則又無以爲策兼廣東郡邑平時自有汀贛等盜賊往來出沒常須調兵彈壓非若湖南可盡起一路兵甲專事宜章也故自來宜章臨武盜發湖南任討捕之責廣東任把截之責今若割屬連州則廣東兼任討捕之責而湖南但截本路而已在湖南兵力把截本路則有餘在廣東兵力兼任討捕則不足孟連英韶與賊巢連接去處路徑通徹非一既悉力以入賊巢無兵把截則必衝突而來不惟廣東被其蹂踐必又衝突廣西三路皆被其害矣兼湖南近日調發所費錢糧以十餘萬計其運糧之夫亦起于諸郡僅可支吾廣東州縣財賦人民不敵衡潭之一邑若割賊巢以屬連州僅有復如陳峒者則廣東事力人夫必不能供億

而爲縣宜章臨武久隸湖南素輕廣東屢來蹂踐連州被害尤甚今乃一旦改而屬連則人情必不安帖今者所準省劄備坐湖南奏請內請廢併州縣割隸地界人情安于故常多所不樂況宜章弓手諸鄉彈壓與夫山谷强梁之徒常時意輕廣東郡縣出沒剽奪略無忌憚今乃一旦割隸心所包藏或未可測若宜府先事張皇遣官行視旱荒之際脫有意外爲害不細是湖南已自深見利害之大割屬之難誠爲至當之論兼人稱廣東摧鋒然後可以相視捐嶺築柵鄂州屯駐軍暫留桂陽然後可以廢併桂陽軍庶幾備豫不虞有利無害又以見湖南重于割併不敢輕易至于如此兼又奏乞先次劄下廣東帥漕憲司相度蓋欲本路諸司盡究利害今逐司詢訪審究得宜章臨武二縣利害矣兼湖南近日調發所費錢糧以十餘萬計其運糧之夫亦具在前委是不可割屬連州況宜章臨武兩縣管下有黃沙龍回等寨屯鄂州大軍幾及千人若抽回鄂州大軍易以廣東摧鋒軍近雖準指揮以三千爲額緣廣東郡邑地方人稀鄰接

江西福建湖南其汀贛之人每歲春時動是三二百人爲羣以商販爲名縱橫于廣東循梅惠新南恩州及廣州外邑之境以往廣州雷化等州掠取牛畜而歸稍失備禦即縱剽奪兼宜章臨武之人平時結集其徒三二十輩直入連州界甚則取道廣州懷集以往廣西封賀等州所過劫略婦女牛馬率以爲常稍有荒歉則千百爲羣因致猖獗故連英韶廣潮惠循梅肇南雄共二十一處皆屯扼鋒軍以備之兼前者撥二百人往靜江府屯駐其廣東屯駐諸處除廣韶州外其餘人數不多若更撥千人以往宜章臨武屯駐則諸處兵勢單弱緩急不能禦盜卻恐誤事又如去年陳峒之投扼鋒諸軍大半集于連州把截五月方得平定諸軍次第回歸未得休息又有李接之報六月復調發往南恩德慶新封州把截又差往容化等州會合討捕向使陳峒未平而李接猖發則廣東兵力不能支吾若更添招撥鋒軍緣新刺到人未可倚仗近帥司新招四百人他日調發必以千人爲率新舊雜用若多用新人不

習行陣或有竄逸之患兼帥司招刺已多若更添招則舊人分布不足無以相制委是難以那撥軍兵往宜章臨武屯駐事關利害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行下湖南帥漕憲司照應免撥宜章臨武二縣屬連州只令仍舊實爲長久之便

禦盜十事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坐湖南轉運副使辛棄疾劄子奏官吏貪求民求爲益事恭奉聖旨指揮劄下諸路監司帥臣遵守施行臣猥以非才亦預陛下臨遣一人之數臣祗役三時尸素無補不能布宣德意勤求民瘼屏斥貪吏撫循遠人少寬陛下南顧之憂玉勤戒勑如此臣聞命震恐無所逃死臣敢不清白一心上體聖意遵守施行外臣有禦賊事宜冒昧聞奏臣所部封恩州德慶肇慶府與廣西高容藤梧接境請州探報日至大抵妖賊李接深入山林擁眾自衛驅迫平民以抗官軍凡所殺獲無非脅從之人終未得其首領容化鬱林等州大牛爲盜其餘或禦寇或運糧戰亦死

遁亦死數州之民墜于塗炭深可痛傷臣聞李接本一弓手奮臂而起嘯聚數千人劫掠州縣迫殺官吏勢便猖獗又陳于明陳南容徐鐵條楊壽彭四十蘇生陳方寄謝盧周國生等各以眾慮之自五月至今首尾半年未就翦撲臣竊謂向來陳峒憑據險阻結集姻黨急之則入巢穴緩之則出鈔掠似未易圖一旦朝廷專委帥臣分撥大軍出其不意直擣巢穴曾未旬月賊徒授首今李接乃偶起之賊其徒亦烏合之眾非陳峒比勢亦易于平殄積日累月未聞成功蓋陳峒志在鈔掠不敢徑犯城邑力抗官軍尚有招降之望李接狂僭萬死有餘自知不復生全在朝廷亦無招降之理所以誑誘其徒致死拒捕饒倖一勝計窮勢蹙必須奔竄入海偕使李接就戮其餘首領尚多陳南容有眾數千亦非小盜若不速爲之所不惟此賊得以假息深慮生靈苦于荼毒軍士疲于征戍州縣困于供億緣邊溪洞瀕海蠻蜑萬一扇動豈不可憂臣身在遠外不當言事念盜發鄰境密邇封部先事而言亦臣之職竊

惟廟謨自有長算廷臣豈無忠言何取疏逖小臣千慮之微然廣西去朝廷五千里臣置司處去廣西不過數百里所得探報爲甚詳傳聞爲甚審臣久冒陛下教養又膺陛下委寄憂國之心不能自已臣有管見十事備列子後

一李接竊發已來所至州縣不專殺戮往往開發倉廩振施貧乏招納亡命僞補官資愚民翕然從之臣恐有無賴士人爲之謀主蓋賊眾雖多亦不足慮使一稍有智慮者教以計策交愚欲望朝廷行下給榜招募本處下第舉人負罪官吏及流落無聊之人有能身入賊營誘殺首領或設計誤賊陷于敗亡者優加旌賞或但獻筍仗來者亦量給錢米以勵廉之庶幾賊黨疑貳不肯招納無賴之人人亦不爲賊用

一臣近據探報廣西招到脅從之人例皆文手遣之此曹室廬焚蕩田業茫無妻子離散已無所歸勢必再入賊黨後所禽獲即係前日文手之人不得不誅臣恐自此難以招降臣愚欲望朝廷行

下凡招到人擇其強壯者刺充將兵月給糧食弱者支常平錢米權贍養之候事平日或分隸諸軍或放歸田里庶幾招降之人不至再入賊黨

一臣竊見廣西宜邕等處連接諸蠻高化等州瀕近海道深恐賊勢窮蹙必爲遁計若竄諸蠻則誘引爲寇若入海道則無所不通卒難收捕害未有涯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廣西把截要路及謹備海道不得艤泊舟船無使走透賊徒致貽後患

一臣竊謂自古盜賊之起皆緣守令貪殘巡尉怯懦民已困而不加恤盜將作而不知禁馴致猖獗若守令得人巡尉盡職則民自樂生盜亦知畏然則澄汰守令與巡尉者監司帥臣之責也比年士風習爲寬大不肯按吏聞有劾奏聞見必駭怨謗並興甚則以爲生事邀功人情避怨遠嫌遂至失職雖陛下督責切至終恐不能仰體聖懷不過指摘一二小吏塞責而已臣愚欲望朝廷遴選朝臣或只于各路監司中差强幹廉明者巡行州縣徧察守令巡

尉貪殘者奏劾之庸懦者斥逐之老病者與之嶽祠怯懦者易以他任使州縣之閒近民之官稍稍澄汰則期月之閒民悉受賜臣伏見慶曆中從歐陽修之請分遣朝臣按察官吏本朝自有故事可舉而行

一臣聞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古先哲王無不好生而惡殺乃不可不殺者聖人亦豈爲是姑息也況盜以害人爲事不殺之則人被其害矣祖宗舊法强盜持仗五貫者死今州縣勘鞫務爲姑息多出其罪以圖陰報或有爲之囊橐密行賄賂以求末減凡所供款先申不曾殺人放火姦污等事獄成又以情輕或刑名疑慮奏裁遂得免死不過流配行不數驛被枷去械奔竄他所又復爲盜數千爲羣所在剽略若有大略則相率從之此皆累犯劇賊非若愚頑村民百人之中有此數人則難禽制臣愚欲望聖慈嚴切行下諸州應犯强盜罪至死者並依見行條法處斷不得以情輕或疑

資夫縣尉捕盜多是遣人親身擒獲者未必有之故僥倖者十八九大抵如臣寮所陳然祖宗之時亦非不知酬賞太厚僥倖必多所以不吝此賞者蓋欲止盜也凡選人改官必待七考五舉又無過犯方能合格若一日開獲盜七人便得改秩人情慕賞莫不盡力求盜以覬恩典況兇惡强盜多處極刑亦人心之所甚惡以所惡易所慕誰不樂爲今薄其賞人心自忿何肯殺人以就循資偏監司州郡有責不嚴不過坐視而已甚者盜發所臨敵不以聞小盜既多寖成大盜理有必然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應選人捕盜賞格並依祖宗舊法仍令吏部不得故作阻難庶幾激勸使之盡力

一臣竊見二廣縣尉多是恩科出身巡檢亦有揀汰離軍使臣或老或病或頑鈍無恥或貪黷無厭大抵此類志在苟得但知減剋弓兵錢糧誅求保正常例或收接詞狀公受賂賄或判申文引縱容乞覓所謂本職漫不加省遇有盜發怯懦畏避不即追捕先往

定驗追呼鄰保需索百端請立賞錢使小大保甲興被盜之家均備椿管盜不可得錢已乾沒往往鄉村有盜鄰保共倍所失償之不敢聞官正恐徒擾而無益如此盜賊安得而不熾臣愚伏望朝廷行下吏部及二廣轉運司注擬捕盜官並先銓量年五十已上或老病者或恩科出身或揀汰離軍使臣不得差注庶幾無事之時不拘援民緩急之際可以倚仗

一恭惟祖宗創立兵制最爲詳密州郡之兵悉名禁軍守土曰知州軍通判州軍幕職官以諸使爲號曹掾官以參軍爲名凡所以設官置吏爲軍民而已豈爲是虛名哉名立而實存故階級甚嚴紀律甚明教閱有法犒賞有格逃亡者有律私役者有刑莫不纖悉備具閱歲滋久名存實亡州郡之兵有如兒戲祖宗之制徒爲虛文階級紊亂紀律縱弛教閱廢而不舉犒賞闕而不支逃亡者自若私役者皆是狃于閙見以爲當然一旦緩急驅使之戰何異市人故盜賊侵犯州郡無以禦之爲守臣者或棄城以逃或納賂而免養兵如此國家何賴焉臣愚欲望朝廷戒勑守臣申嚴法令於諸州廂禁軍內選强壯勇力之人以充禁軍帥府千人大郡七百人中郡五百人小郡三百人不及額者增募置營壘以別處之盜廩給以優異之而又嚴階級明紀律逃亡者必誅私役者必刑一日二教每旬守臣親閱角其優劣而第其賞罰每歲集于帥府較其臧否而爲守臣兵官之黜陟具姓名貌藝能申樞密院奉行不虔者以違制論庶幾州郡兵備不至單弱禦賊之要莫急于此

臧否守臣奏狀

臣前任本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自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南雄州界首交割職事入境以來詢究民間利害與夫守令臧否迄今二年粗知一二伏準今降指揮臣猶恐其閉所聞未實不敢輕信臣于九月內躬親巡歷至肇慶德慶府封州等處訪問士民參酌向來所聞具列于後所有諸州府見任官請給臣卽行下從實開具已未支數目除廣惠潮梅循韶南雄等州肇慶府從來按月支給外德慶府封新英州已據報到積下錢數不等臣亦已將合解本司錢那撥湊數並已支至六月自後措置逐月帶支其餘諸州續據報到依此施行謹具本路守臣臧否下項須至奏聞者本路一十四州除廣州係帥臣英連封新見闕守臣外見任知州府九人

知肇慶府朝散郎朱自求稟資疏豁用心慈祥接物以誠傾倒無隱臣近巡歷至本府據士民鄒沛然等列狀稱本府高要縣創造甲簿分差戶長催科鄉民被擾自求卽行罷去出榜立限勸誘輸納又撥備宅物充貢院使用輟公庫錢支外縣供給惟恐科擾于民兼點檢本府倉庫簿歷收支分明財賦僅足不求贏餘官兵俸料按月支散但其人舉措稍輕然亦無過

右一人臧之次

知韶州朝散大夫吳彥夔到官年餘郡無廢事財賦不闕去歲柳寇侵擾彥夔保護一方安靜無虞但決事多出胸臆不甚詳審知南恩州奉議郎趙伯邊居官頗謹爲政不苛稍能無名之斂邦人稱之秋試士于暄閱伯邊捕治一二終場帖然但到官未久治效未著

右一人臧之次

知南雄州朝奉大夫韋能千所至有廉稱郡事亦理但賦性猶急不能容物以故毀譽不齊

知梅州朝請郎孟鑄素號能吏所至輒辦梅水潮之一邑戶口稀少民訟簡省財賦自足鑄無施設以見其才

知循州朝請郎廖過粗有吏能但用刑太深理財稍急才雖足以集事恐無愷悌愛民之心

右五人趙伯邊孟鑄廖過到官未及書考吳彥夔韋能千所至有廉稱郡事亦理但賦性猶急政平平無卓然治行可書亦無顯然過惡可錄未敢輕加臧否謹據其實一二奏聞

知德慶府承議郎陳燾所爲疏謬郡事不理內不能教子外不能束縱令子弟通衢躍馬出入無度又吏譚穎盜用官錢三千餘貫財賦虧陷用度窘急官兵俸給累月不支傳聞藉藉臣不敢盡信兼無百姓詞訴未敢輕發臣遂親往巡歷衆之察屬與夫士民委有上項疏謬不職事件難以存留在任欲望朝廷特賜詳酌施捐公帑以代其輸只此一事已居臧最其他治迹不敢縷陳

行

右一人否之最

論臧否守令劄子

臣嘗讀西漢循吏傳竊怪歎二百年間班固所載循吏六人而止耳孝宣之吏居其五焉何天之降才獨盛于此時也及觀班固贊孝宣曰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後知孝宣之駕得其道宜其循吏之多也蓋賞罰者治天下之具名實者行賞罰之要人有爲善之名必窮其爲善之實從而賞之人有爲惡之名必窮其爲惡之實從而罰之人知爲善而賞不踰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人知爲惡而罰不旋踵罰一人而千萬人沮所以勵世磨鈍作其好善之心絕其稔惡之路率天下爲君子之歸自古堯舜之治天下不過如此孝宣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蓋其出也恭惟陛下勵精爲治遠過漢宣于賞罰名實之際尤所加意天下之吏固當澡心滌慮殫智竭力以承休德然未聞有一人治行卓然可書如龔黃者以臣觀之名實未盡綜核賞罰未盡信故百吏未盡稱職也今朝廷欲知守令優劣俾監司第其臧否以聞于朝甚盛典也夫臧者天下之善名也律身以廉莅事以公與夫勤謹無過者皆謂之善也否者天下之不善名也貪而徇私暴而虐民與夫弛慢不職者皆謂之不善也彼善與不善在天下不啻如黑白冰炭之殊朝廷惟不知其實故賞罰無自而加焉劣而爲臧否朝廷是宜核其名實而爲賞罰臧否之令行之十六年矣以臧之最而超擢者誰歟以否之最而黜責者誰歟二者皆臣所未聞也朝廷不過爲虛文監司不過應故事而已謂之臧者無所歡謂之否者無所沮臣所謂名實未盡綜核賞罰未盡信必者此也何以起勸慕之心振媮惰之氣乎臣愚欲望陛下每歲申勅監司按所部守令第其臧否以聞臧之最者命大臣審察核其臧之實誠如所舉隨其才而用之否之最者委他路監司體究核其否之實如所言則因其罪而罰之如是則君子有所激而勇爲善小人有所憚而不爲惡昔之貪殘者變而爲廉平昔之弛惰者變而爲勤謹人人奮勵以趨事功孝宣之治將復見于今日取進止

臧否守臣奏狀

近準行在尚書吏部符淳熙八年閏三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今後諸路帥臣監司每歲各以所部郡守分爲三等治效顯著者爲上無功無過者爲平詳加考察具名來上如有貪刻庸繆者爲否無功無過者爲平詳加考察具名來上如有貪著如考察不公令御史臺彈劾付本司施行今來已係淳熙八年歲終臣照得本路管九州軍內潭州係帥臣外知衡州趙彥恂知道州趙善言已蒙朝廷罷黜新任守臣未到其餘六州軍州官臣謹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全州朝請大夫管鑑淳熙八年十二月到任前官朝奉大夫趙公晰平易近民無毀無譽已遂善罷鑑縣歷州縣頗以才稱全亦小郡易于治辦遲以歲月必有可觀

桂陽軍奉議郎趙侯夫天資粹明飾以儒雅曾知潭州衡山縣邑人至今稱之淳熙八年六月到任財賦粗足民獄俱安事無過舉人無異論

武岡軍朝奉郎盧遂淳熙八年八月到任本軍介于溪峒之間難以調御前守承議郎鄭汝諧畏愛兼著頗得民猶之心遂循其政跡加之以寬今境內安靜亦遂撫綏之力

右三人近方到官未有治績可紀亦無顯過可錄不敢輕議

臧否

知興國軍曾晞存心忠厚臨事精詳明而不苛寬而有制愛民惻怛出于至誠到官之初適值歲歉穀價騰踴田里艱食晞晨夕疚心勸分廣糴以濟之絕經畫有方纖悉備具家至戶到人受實惠去夏霖潦居民被浸晞日給錢米擇高燥之地以安集之繼而亢旱人情孶孶晞不避隆暑徧走郊望精意祈禱遂獲感通本軍財計素匱晞撙節浮費疏剔弊源上供綱運以時起發官兵請給按月支散不致闕乏本軍簡中團結三百人晞留意教閱部伍整肅

軍器齊備郡政皆有條理其人乃名臣肇之曾孫文學政事皆有家法永興小壘不足以展盡其才

知撫州陳昕稟麥愷悌莅事詳明到官年餘人無異論臨川爲劇郡昕儒者之政平易近民不事表暴凡有民訟躬自剖決皆得其平不聞橫斂而財計自足不事嚴刑而郡事具舉雖無赫赫之名而民皆安之

右二人皆起書生以儒雅飾吏事頗有循良之譽兼其人修謹可保無過

知贛州趙彥繩受材膚敏爲政精明所至皆有能聲前知撫州治績頗佳以此擢知贛州贛爲江西大部戶口繁夥獄訟浩穰彥繩應時剖決庭無留滯本州連接閩廣盜賊出沒之地彥繩靜以鎮之境內安帖

知筠州湯濤其政尚嚴每事整肅郡政修舉境內晏然但臨民乏愷悌之稱接物無和易之象

知吉州楊方律已以廉莅事以公用心雖善或失之偏凡所設施不無少咈人情故毀譽不一

知南安軍趙伯鈖去年七月方到任其人老成練達必無過舉南安小壘治辦有餘到官未久治行未聞

右二人近方到官假以歲月或有成效

知江州王寅年踰七十筋力弗彊事多廢忘子弟頒政吏乘閒作弊郡事不理

知袁州江自任前知建昌頗有政績今年老抱病治事接客用人扶掖郡事不無廢弛

右二人實年皆及七十難以治郡欲望朝廷照近降指揮特令自陳與宮觀差遣

鷹衡州通判宗嗣良狀

照對諸州通判亦號按察官郡守或闕必以次攝事如得其人則郡政賴以修舉所補不細臣等近遵聖旨考察一路郡守臧否具名聞奏去訖惟是通判攝行郡事顯有勞效者臣等職在廉察其政蔽而不言竊見通直郎權通判衡州軍州事宗嗣良故觀文殿學士京城留守澤之孫澤以忠義著聞而嗣良天資敏明濟以勤愷自到官之初適值知州趙彥恂因言章放罷嗣良實權州事衡爲湖南劇郡嗣良不以時暫權攝而懷苟且之心決遣滯訟曉夕不懈蠲除苛斂務寬民力稽察欺隱財賦自足首尾半年之間起發上供錢物應副宮兵請給並無違闕而不聞秋毫之擾安撫轉運兩司委嗣良和糴米二萬餘石未嘗遏糴而應期了辦其他處事多合人情一郡士民翕然稱之近已得守臣張緯到任交割訖緯嘗知南康軍嗣良爲建昌知縣累政皆以罪去而嗣良獨以治辦稱緯亦素知其能到郡之初賴以協濟兼詢訪得嗣良初任汀州長汀縣主簿郡守以廉吏薦嘗蒙中書省籍記姓名次任靜江縣靈川縣今亦爲漕臣所薦今觀其人稟資強敏足以辦事存心忠厚不肯擾民如蒙朝廷付以劇任必有可觀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使之展盡其才以爲能吏之勸不勝幸甚

論備盜劄子

臣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郴州宜章縣界首交割本司職事自到任以來凡一路刑獄冤濫禁繫淹延事在目前可以決遣者敢不盡心畢力仰稱陛下欽恤之意惟是事雖未形而慮不可不早者盜賊事也臣聞盜賊之端未有不起于微方其微則易以討捕及其多則難于翦撲今州縣之閒所恃以制盜賊者土軍弓手耳所謂土軍弓手往往名存實亡其初招填也未必擇强壯之人其已應募也未必知教閱之事鄉閭之閒小小盜竊猶有遷延歲月不盡獲者況于劇賊巨寇嘯聚山谷動以千百計而責土軍弓手以擒滅之效亦已難矣提刑素以督捕盜賊爲職近降指揮今後如有盜賊竊發稍甚去處提刑躬親起發前去措置收捕毋致滋長則督捕之責自此愈重然所督者不過于土軍弓手又不足

恃以破賊以甚重之責而用不足恃之人緩急豈不誤事臣自到本路刷其一路弓手見管二千四百二十九人總其大數不爲不多然散在九郡三十八縣其間又有連接溪峒去處如有緩急不可盡發兼照本路向來李金陳峒作過當時調發止是北近數縣弓手土軍人數不多又皆烏合未必可用故招募土豪義丁峒丁等人又不能制必待起發鄂州大軍然後擒賊則弓手土軍不足恃以破賊明甚臣竊見廣西提刑徐俯奏請乞撥本路摧鋒軍效用等兵五百人隸提刑司及帥司選差不係將兵只令本將部轄亦隸提刑司督捕朝廷悉從其請併劄付廣東帥司遵守兼訪聞廣東提刑司當李金賴文政陳峒侵犯之時亦循例于諸州差撥禁軍各五十人十四州軍共七百八十人隨行督捕准本路提刑司既無舊例差撥禁軍兼前任提刑唇儀之于去年八月內奏請乞將帥司調發到將兵在軍前者權令提刑制其進退亦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謂廣西妖賊蓋不常有廣東

本無盜乃湖南之盜侵擾之唯本路郴之宜章桂陽之臨武兩縣界山島峒之間地險而民悍素爲盜藪之淵數歲有小歉則百十爲羣出沒剽掠大則千數侵略州縣自建炎以來有李冬至李傳有鄧莊有李鬼七有唐廣六有駱科有曹雄有歐二十五有李十五近年則有李金有陳峒皆猾獄之甚者本路利害尤非二廣之比臣職思其憂不容隱默必待事至然後有請預計往復之程坐待可否之命勢須兩月豈不有失事機臣今不敢如廣西提刑司撥兵自隸但乞遇有盜賊警急非弓手土軍所能制禦者許令于潭邵全用武岡軍將兵內量行分撥五百人與弓手土軍併力討捕或乞如唐儀之請帥臣未親臨之閒帥司調發將兵許令提刑制其進退如帥臣親出則專聽帥司節制庶幾盜賊易于擒滅不至猖獗重煩朝廷區處臣亦免虛負督捕之責所有廣西提刑徐詡及本路前提刑詹儀之奏劃除已備錄申三省樞密院欲望睿斷特賜詳酌施行

論和戰疏

臣聞國之大事和與戰而已好諭者必曰和可安也而不知和不可久恃好進者必曰戰可勝也而不知戰不可輕舉是故人無一定之謀國無至當之策以和則苟安以戰則幸勝二者國之大事而漫浪如此宜其陛下宵衣旰食羣臣朝思夕惟而不寘也且以前事言之若和可久安耶既盟之後自宜息兵偃革講信修睦爲中外無疆之休雖卑辭厚幣有所不惜然而金亮之來侵擾淮甸睥睨長江人心憂惶國勢危蹙幸而上天垂祐金亮內亂不然安危之機未可知也若戰可必勝耶王師所指自當長驅中原恢復土宇以舒祖宗在天之憤雖勞師費財在所不顧然而符離之役大臣不審事機諸將多違節度成師以出棄甲而來幸而敵勢自弱師徒亦潰不然成敗之勢亦未可知也和也戰也率漫浪而爲之自非九廟之威靈兩宮之神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寧有今日乎臣竊謂今日之計當以戰爲實務以和爲權宜和非誠和也必陰爲可戰之備戰不徒戰也宜先爲必勝之資戰固不可速亦不可緩以中原人心觀之太緩則恐失可乘之機以今日事勢言之欲速則未有必勝之道臣區區管見如此不得不爲陛下盡言也臣在輩流中最蒙陛下親擢臣感慨發憤思有以報萬一伏自分閒荊南號爲重寄然事權則歸宣司兵馬則隸諸將雖有二千里方面之責實不得有爲于其閒臣聽理民事之餘亦不敢仰率陛下使令之意唯是多捐金帛密詢敵情凡能言敵人之虛實中原之向背與夫襄日出師之得失者莫不委曲誘之使言博采審聽頗得其要臣所謂以中原人心觀之戰不可緩者蓋敵人本一小國併有契丹中原之地類多契丹中原之人契丹之人怨之實至骨髓則契丹非我敵矣而況中原赤子苦于苛政上下暌離日懷聖化至云朝廷豈不念我輩國家二百年之民而使之久陷至于此極也凡有此中閒探往往相與躡蹤通情告之每恨王師之不

加此出師失律千紀無所不至亦未嘗怨朝廷唯候王師再

舉人自爲戰誓滅仇讐言之及此人心可知矣若不因中原愛戴之誠乘機制勝萬一草竊豪傑嘯起恐不復爲我有臣所謂戰不可緩者此也臣前所謂以今日事勢言之戰不可速者蓋戰之所恃者將也將之所恃者兵也將之能否三軍之存亡係焉兵之弱强一國之利害係焉故將帥不可不擇而軍士不可不精也今之所謂將者或拔于行伍而驟用或取其家世而因任或以積日累月次第而遷或以片言一長偶合而得未聞有尺寸之效積素之威可以服人心而協衆論甚者嘗不曉兵機漫不治軍政惟知刻蒲軍人聚斂財賄內以供庖傳之費外以充苞苴之資凡可以久兵權便私計者無不爲也尺籍伍符虛實相半老弱居其一工匠居其一俳優居其一輿隸胥吏居其一詭名冒籍者無所不有則是朝廷養兵萬人所可用者數千人而止且至于軍籍刓缺往往掠市人而刺之非其本心唯去是計其間不逞無賴之徒利于所得朝應募而夕逃遁爲主將者無以誰何姑任其去來而已治兵

如此將何所用之他日豈不誤陛下大事臣所謂戰不可速者此也臣願陛下甘言厚禮外視和親選將厲兵內修武備凡自治之道汲汲而爲之惟恐其不速出師之期徐徐而計之不嫌其少緩分遣二三大臣盡護諸將擇久經事任洞達兵機者付之閫外之寄綜覈軍實無使老弱無用之人竊名其間將帥所擇軍士既精紀律既明教閱既熟度可用而用之更宜密遣閹謀諭中原之民以朝廷未嘗一日忘之之意攜貳其心分散其衆使華夏相疑上下相咎許之城邑以堅其志察其好惡以順其心彼勢既瞑我衆可用王師一舉固當所向無前譬之破竹之勢數節之後迎刃自解若更如前日閒外之寄輕付之不謀而用之不知事機漫浪之人臣未見其可也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敵人有可勝之機而我未有必勝之理日月難得機會易失惟陛下亟圖之

乞選擇監司奏狀

臣聞范仲淹執政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之每見一人姓名以筆句去以次更易嘗笑曰公是一筆爲知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韓琦嘗國監司用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夫監司者號爲外臺耳目之寄其權任亦重矣苟得其人百姓知所畏苟非其人一路受其害可不選耶國初始置轉運判官熙寧中遣提舉常平其後人提點諸路刑獄天聖中置轉運使淳化中遣又有坑冶茶馬市舶俱號監司一路之閒多至五六人使育風節才力者爲之一二人足矣何以多爲如其不然重爲民害凡除一監司概以中數歲費三萬緡公帑萬緡迎送萬緡俸給五千緡兵卒衆食五千緡賢者居之所費止此不才者抑又甚焉多取頭子錢者有之抑賣公庫酒者有之科置土產物者有之歷巡之餽遺宴設吏卒之取乞批支蓋非一端州縣之擾可知也而又遷易不

常費用不貲且以湖北漕言之淳熙三年迨今五六年間凡送迎三十餘次如此漕計安得不匱民力安得不困乎以臣愚見不若省其員而擇其人夫畿甸之內最爲浩穰向來獨員亦未有不辦之事今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並置兩漕其一似可省矣淮浙閩廣產鹽之地置提舉可也湖南北江東西似可併矣茶馬坑冶職兼數路遣使可也閩廣市舶職務至簡似亦可併矣員省則可以減費員少則易于擇人費減則用度足人擇則職務舉此必至之效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應諸路漕臣止除一員江湖提舉茶鹽閩廣提舉市舶並議所以省併之然後遴選有風力資望者分使諸路監司得其人必能激濁揚清而守令稱職守令得其人必能奉法循理而田里安業爲治之要莫先于此取進止

乞禁止沿邊作過人劄子

臣聞昔晉羊祜與吳陸抗對境祜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討所侵送絹償之每獵江沔嘗北晉地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晉皆送還之于是吳邊人說服抗告其將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無貪細利且一邑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夫鄰女爭桑吳楚爲之交兵淺破兩邑蓋事有發于至微禍乃成于重大者不可不察也國家雖以盟好爲權宜以攻守爲實務然必待可爲之時可乘之機一舉而成恢復之功自再議和以來垂二十年陛下每戒邊臣無生邊釁務以德信懷之比年以來文禁漸弛法令稍寬沿邊惡少與夫亡命不逞之人十百爲羣深入北界公肆剽略殺其人民奪其牛馬劫其財貨甚至執縛其官吏既爲北軍追襲計窮勢迫又復致州郡將深入北界殺人縱火劫掠財物執縛官吏之人亦引用復還元居之例從徙罪斷放官司既見犯人已該輕典所立寬有亦不支給閭里之人明知其然坐視不捕殊不知既在北界作過必爲北軍追襲其勢不得不復歸元居之所自不應用此援例況持仗強盜贓滿五貫不分首從並當棄戴如犯殺人六項即處以死刑窮盜雖微贓滿四十貫亦配本城今來結集徒黨深入北界兇惡劫掠囚追襲而歸所斷之罪猶減于竊盜情重法輕莫此爲甚遂使小人玩法而不畏長惡而不悛不唯有損國體亦恐別生邊釁故北界五州巡檢關會襄陽縣尉唐州同知關會恒忻巡檢究問劫盜之因臣已嘗具申三省樞密院乞將沿邊作過之人送所司根勘得實從條斷遣乞分配荊鄂亦駐軍外欲望睿旨檢會前奏詳酌施行仍乞行下勑令所參照新舊賞格條法立爲中制分明指定使沿邊州郡常切遵守小人知所畏憚邊境得以清靖仰稱陛下兼愛南北之意取進止

乞移運襄陽府樁管米劄子

臣前任京西漕臣竊見襄陽據荊楚之會臨關陝之衝最爲重地今城壁堅兵甲利士馬眾以守則固然而諸司帑廩無一月之儲何以能久臣實憂之故每年節省錢一萬五千貫欲爲糴本所積甚微勢須十數年間方有成效然亦可見區區憂國之心臣今總計六路職在轉輸不于此時積粟實邊爲朝廷久遠計臣則有罪臣近準省劄備坐臣累申請乞聚糧荊鄂州元陷承郡州報內再犯人二名決配十名鄧州編管其餘鄭成等三十三人徒罪決放訖臣檢照紹興十三年指揮捕獲沿邊私擅渡淮及招納叛亡之人每名賞錢一千貫有官人轉兩官犯人依軍法議者恐所獲人數稍多難以累賞已行減半蓋法嚴則人知畏賞重則人樂捕故無犯禁者乾道六年大旱正胡仰申請和糴椿管所有水腳糜費錢每石約四百文計四萬貫臣不敢申乞朝廷科降唯是今歲蠲免廣西錢一十二萬四千餘貫係逐年經常之數次乞睿旨特賜貼科若經常不五急關臣當稽考姦弊節

省用度廣行措置移運前去萬一有餘亦當收糴米斛湊發盡一
金以上並係朝廷錢物臣不敢非禮妄用陛下既不以臣為不肖
付以六路財計伏望聖慈寬假而責成之展布四體以效涓埃之
報惟陛下裁幸

乞免增糴二十萬石椿管米劄子

臣先準尚書省劄子同奉聖旨令本所糴椿管米三十萬石限歲
終了足臣即時恭稟指揮就鄂州委官置場及照年例分委官于
產米地頭措置收糴仍嚴切戒約不得科擾于民續據湖北路常
德府澧州江西路贛州吉州申各處旱傷最甚湖南路潭州衡州
亦稱災傷乞免和糴臣照得數州正係產米去處遞年每處收糴
不下三五萬石其常德府潭衡澧州客旅興販米斛前來鄂州糴
場中糴在岸常有萬石今年諸處旱傷客販絕少近地間有得熟
去處所產甚微僅足民間食用又緣水涸港汊絕流不通舟楫故
鄂州江岸現到米斛比之常年十無一二口口取辦目前以竊能
取進止

奏場務虧額狀

臣契勘淮西總領所餉軍十萬比之他所供億最繁全仰建康務
場入納應副支遣稍有不敷創見闕乏臣到任將逐年收趁數目
比照得每歲合趁額錢一千二百萬貫文省淳熙八年分虧額最
多計虧錢四百五十二萬餘貫是時總領葉宏兩次申奏朝廷借
撥到椿管錢一百七十萬貫助支遣僅免闕誤臣于七月十八日
交割職事二十日到所計十年正月初四日至七月十九日終合
趁額錢六百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貫三百三十三文比額
收趁到錢四百三十七萬五百六十四貫一百九十四文其見在
虧錢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九貫一百四十文其見在錢
數止可給十日支遣況目今已是入秋係自來入納稀少月分若
將來至歲終以一全年計之所虧定不下淳熙八年之數臣已具
奏乞將行在務場優潤客人金會錢數寬罷或建康務場亦乞量
行優潤外臣更綢講來利病多方措置招誘商旅收趁課額如是
支遣粗足不致闕誤亦不敢煩朝廷臣私憂過計竊慮區區指
畫未見目前之效而大軍支遣不可一日闕自此向冬河道淺澀

舟楫不利商人入納愈見稀少不免控告朝廷乞師愈副若不資有於陳深慮臨時難以申訴萬一乏用臣雖誅責不辭然有誤國事利害非輕伏望睿慈特賜詳酌施行所有三年截日比較增虧錢數貼連在前

乞依行在場務優潤狀

臣聞于陛御之日嘗具奏陳以建康屯駐大軍支遣萬數浩瀚別無兵食三者不可闕一今襄陽樁積米不過三萬石借貸侵移陳陳之餘所存不多緩急何以備況總領所歲計支米十萬石自湖南諸州移運應副鄂州至襄陽泝流而上二千一百里灘淺水急非兩月不可到且有損失欠折之患水腳糜費蓋亦不貲臣謂與其仰給于餽運不若取之于土產與其責辦于民力不若官自爲之今荊襄閫沃壤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淮羊祜置田八百頃即此地也故臣先言水利之當修次言屯田之可廣況漢淮之俗漫不耕耘種秋收而已稻雖收殊不勞費一歲之間用力不過三次舍耕耘種秋收而已兵帥得人于此留意每歲春時差撥官兵廣行耕種事竟即歸收穫亦然及其登場以四分入官六分給耕種收穫之人將官軍兵

四日至七月十九日終比額已虧下錢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九貫一百四十文臣等行詢究虧額因依止緣行在務場金會優潤數多客人趨利多往算清是致建康務場入納稀少虧損課額臣竊謂國家榷貨之入爲養兵之資初無別于內外而商賈之往來聚散相爲乘除錐刀之利眾所必爭而況優饒之多勢必競往故臣前者輒陳愚見乞除罷優潤一體入納至今未有處分竊慮議者以優潤之法行之已久一旦寢罷卻致疑誤商賈于行在務場未便然而此法不革則建康入納之數決然不敷數年以來無歲不虧元額總餉之臣非不知此但商人爲利所誘既不可禁其往又無以邀其來坐視虧耗日甚一日況目今已是秋月自來入納稀少之際深恐向去愈見虧額妨闕支遣事關重害臣輒不避嫌之誅再干天聽伏望睿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詳酌施行或未可全然住罷且乞減半優潤庶使客人稍稍較計道路之費肯就建康入納如其不然即乞容建康務場略倣行在慣例量行

請給甚微得此望外之物云胡不喜將見不待驅迫爭欲赴官兵既已樂爲然後寓以教閱之法使之角射藝之不廢者再遣之日耕日教兵食兩足以反也復使之角射藝之不廢者再遣之日耕日教兵食兩足以歲月可省湖南餽運之勞而邊備有餘矣襄陽見今屯田官五百人歲收穀數萬餘石官取其半惜乎未廣也今既鑿水渠溉之左右撫并良田以漸耕墾其利十倍伏望聖慈詳酌行下制置都副統制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條具屯田事宜狀

臣等準淳熙十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節文福州觀察使建康諸軍都統制郭剛劄子奏六月三日準遞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降下御筆朕聞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趙充國陳便宜十有二事其說曉然久欲推而行之患無其人關而不講卿宿將虎臣通于兵事可以倚仗其計度田畝與夫人數器用之屬凡所以施行之策詳悉條具奏聞副朕意焉付臣謹已仰體聖訓

見漢淮事體大概不同襄陽地廣人稀自城之外彌望皆黃茅白葦既疏水渠溉田數千頃無民田開斷兵耕其中聚而不散號令進退不失部伍淮西州軍去邊稍遠耕者日眾雖有荒閒之田不免與民田接畛軍民雜耕豈能無擾屯田散處廬舍隔遠亦難鈐束此事體不同者一也襄陽去邊不百里自修好以來五六十年流民未復曠土未闢見今可佃去處皆是百姓棄而不耕之地軍民不相侵奪坐得良田故其爲利也安淮西則不然富民大家及歸正人經官請佃廣作四至包占在戶歲月既久遂爲永業官司非不知之若一切根括則必大爲邊民之擾若止收其所棄而爲屯田則所得無幾此事體不同者二也襄陽屯田近者負郭遠者數十里主帥可以親臨朝出暮歸察其農事之勤惰閱其武藝之精粗而賞罰之戍兵往來耕者儘者相望于道營寨不遠可以便休故于事爲便今大軍屯駐建康淮西異路近者猶有一江之隔主帥絕江而北人所創見要之偏裨未必盡力況事當一一咨稟

主師而後行進度于數百里之外非身履目擊之豈能合事宜其于農事武藝亦不能盡察戍兵往來動是旬日營寨相遠必家屬偕行此事體不同三也自修好以來兩淮未嘗宿重兵諸州防城不過千百人而已襄陽之兵雖號鄂渚分戍然自來留屯簡人以副帥臨之敵人習熟不以爲疑今若一旦廣行屯田于淮西沿邊州郡必駭聽聞或起釁隙要當以漸于近裏州郡爲之此亦體不同四也有是四者故屯田之法行之荊襄則易行之淮右則難然則屯田決不可行之淮西乎大抵事無難易在所以處之耳臣聞善立事者戒張皇而惡煩擾夫興大眾開屯田于和好既定之後不無駭聽而不安者向來和州屯田五百餘頃廬州有三十六圍廢罷未久其開多是熟田見係人戶請佃不若先遣官吏案行籍其舊數自來戍措置開墾規模既成以漸增廣今和州防城者千人廬州亦有三百人春去秋還若根括向來屯田官兵增益而併遣之則不至張皇矣所謂惡煩擾者凡州縣之開興一役辦一事

無非擾民監司行下諸州諸州行下諸縣諸縣不免取辦戶百姓官吏並緣爲姦其擾數倍縱使置籍給價猶賤糶所餘無幾往往白荐今也買耕牛造農具益寨屋一切委之豈可行之淮西乎臣必料擾未見屯田之利已爲邊民之害臣聞不若令軍中辦其事漕司給其貲要使屯田開而民不知則不致煩擾矣軍獲其利民不知擾人心既安地理亦盡屯田之法孰謂不可行之淮西乎臣識慮開淺計策迂緩不敢避雷霆之誅惟冀天地日月容覆而照燭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薦諸軍統制官狀

臣六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諸路總領各密舉偏裨佐校可爲將帥者臣頃任京西漕臣前任淮西總領任上件差遣每因職事與諸軍統制統領相見察其人物叩其意論或因集射以觀其藝能又詢其律己治軍之詳頗得一二久欲具錄奏聞反覆思維不敢越職犯分仰干天誅今既遵奉聖旨輒舉所知以應明詔謹察得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武經大夫李思孝素服戎行備諳軍務老成詳練處事和平治軍嚴而不苛爲人通而有守向者稽于眾論郭剛每稱其人可任將帥嘗與臣言欲舉爲代雖以自陳臣亦不敢越職論薦倘衛馬軍後軍統制敦武郎吉陞生長軍中自行伍開積日累勞以至偏裨習知軍政之情甚得士卒之譽爲人精明處事不苟使之管軍必能前練訓齊以稱厥職

論守邊劄子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聖謨神略削除僭亂平定四方北徼西陲不敢犯塞雖非後世所能管見然而制置邊事最爲得體載在方策班班可考其大要則撙守二邊假以事權優以爵賞久其任責其效當是時郭進控西山何繼筠領棣州前後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董遵誨屯遠十四年賀守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王彥昇

在原州前十餘年不易其任一郡完惟之利悉以與之又縱其回
圖貿易以佐軍費許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得從便宜
以帶沿邊巡檢之名不立行營部署之號有邊功者厚加錫賚位
或不過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若有餘
財得以養死力使爲間諜二敵動息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捨
擊所向皆捷二十年中邊塞肅清兵力强盛武功蓋世近古未有
伏自國家罷兵講和以來緣邊守臣非書生文法吏則右選子弟
不二年而一易之國家開暇之時使之撫摩凋瘵安集流亡或其
所長責以禦侮折衝安邊固圉則不勝任矣往往來者僥倖無事
以苟延歲月寇至則倉皇奔竄以逃一旦之命間有思義之士不
過一死而已于國家何補哉臣愚欲望陛下仰遵藝祖皇帝故事
行下總領都統制司薦曉文墨識義理可以親民統制統領分守
本地界極邊州郡賜對便殿察其能否然後除受諭以久任無苟
且一時之計使量帶本軍人馬隨行仍許招募勇敢以益軍伍經

理財賦以備犒勞又揀選判爲之佐少寬文禁厚給廩祿無事之
時責之儲芻粟繕甲兵修城壁明斥堠以爲有事之備出則擊寇
入則自保緩急之際不待調發而兵四集可以互相應援以戰以
守必能成功惟陛下裁幸

奏議

乞宮觀劄子

臣竊謂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不當遺餘力亦不當有隱情臣雖至愚粗知事君之義故受任不敢辭難居官不敢避怨遺事不敢苟且奏事不敢欺隱惟有樸忠以事陛下伏念臣自戊戌之秋蒙恩臨遣首尾七年六更使指踰嶺浮湘涉湖泝漢溯蒸熱爍雪虐風饕在臣職分當然惟是垂白母不勝疲憊去歲方幸東歸重侑淮西去家稍便未幾遽有易地之命臣亦不敢以親爲解卽日西上到官兩月同產只有一弟不意喪亡臣母觸緒感傷痛悼無已念歸眞切日夕爲言兼臣母自經災患頓覺衰忤起居飲食未能如常人子之心不遑安處迫不得已敢以情實控告君父如蒙矜慈改畀祠祿以便私養臣母子俱受天地再生之賜誓當糜捐圖報萬一臣除已具申尚書省乞爲敷奏施行外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乞修江陵府城劄子

臣竊謂南北旣分荆州最爲重鎭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曹操平荆州于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修船舫遣書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獵會于吳及周瑜鎭江陵于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權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嘗以荆州資劉備而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爲之墜筆備果藉以取蜀遂成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粵自鑾輿南渡以來號爲襟喉之地陛下聖謨神略經理淮漢規圖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帷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右數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爲江陵之蔽譬之人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惕日循常守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圖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啻九牛一毛則襟喉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爲一身之衛若九牛一毛則襟喉腹心危矣今襄陽有城可守有糧可資有器甲可用然戍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開道可以直趨江陵北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取江陵襄陽之戍旣不能分兵而爲之援又不得乘閒而擣其虛僅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壁頹圮戍兵寡弱將何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破也江陵失利吳蜀斷而爲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堂之建瓴水豈不殆哉益自辛巳北人敗盟金亮特强覬長江猶襟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遭偏師劉琦以十萬衆耀兵江漢以疑我師初無意于荆襄遠于兩淮輦運難于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卽易舍遠而就近今旣不利于兩淮矣豈無謀臣策士爲之畫計而改圖此不可不憂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爲今日之計莫若修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隨郢之險增戍扼險不過二事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益略修則無益守禦移東實西裒多益寡在陛下一頤指之頃耳惟江陵之城大修則不免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苟有利于國有補于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爲悠久之圖小費而大利暫勞而永逸亦何憚而不爲予臣嘗計之竹木取于山塢灰取于陶工役取于軍費可省半不過廢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撙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戍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干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塢櫓雜堦高下閣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荆襄二城翩然相望足以壯下游形勝之勢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惕日循常守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圖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啻九牛一毛則襟喉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爲一身之衛若九牛一毛則襟喉腹心危矣今襄陽有城可

下幸甚無任惓惓憂國之至取進止

論唐鄧開道劄子

臣恭惟陛下一視同仁兼愛南北外修和好以待可乘之機內固吾圉以爲不廣之備故禦守之策尤關聖慮且分江陵之戍葺襄陽之城凡所以備敵者纖悉具備仰見聖謨雄略折衝萬里之外然臣猶有愚見敢爲陛下言之夫朝廷之所以城守襄陽者豈特爲襄陽計蓋欲以捍荆鄂而保吳蜀也今襄陽環以堅城戍以重兵樊城以爲阻漢水以爲限自可奠枕其餘自唐至鄧自鄧至荆皆有開道相去不過五六百里騎兵急馳三日可到緩急之際不惟襄陽戍兵應援不及亦恐牽制欲進不能鄧有城不固荆無城可守豈不殆哉臣愚欲乞東修蔡陽古城西修光化舊城各戍兵千人以扼唐鄧要路或只于蔡陽穀城戍兵千人亦足以守禦仍乞分委荆鄂都統司徐議修築荆鄧城壁以漸爲之期以數年之後一如襄陽之制既有城可恃有兵可守庶免敵人窺伺之患陛

下可以寬西顧之憂吳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密切行下京西安撫荆鄂都統司公共相度利害勘明聞奏

乞平糴劄子

臣聞穀貴傷民穀賤傷農古今通患也是古有平糴之法李悝行之于魏耿壽昌行之於漢彭果行之于唐皆因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損其價而糶亦古今良法也粤自去歲江浙大稔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錢今浙西兩暘時若高下之田皆有豐登之望新穀既升其直愈賤老農咸謂數十年來所未嘗有古者穀賤傷農今者農末俱傷公私皆病之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輸租償債今也負擔適市人莫之顧不得已而委之僅得千錢而去一歲所入不足以紓目前之急何暇爲後日計所以粒米狼戾而不免于凍餓也米價既賤錢帛並重人所艱得何敢輕費所在客旅稀少市井蕭條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閒錢既艱得冬租糜費夏稅物帛無所從出州縣催科所以勞擾倍于常年此皆穀賤之患也夫

欲利農民不若行平糴之法今秋成在即臣愚欲望睿旨行下戶部委官于蘇常湖秀四州踏逐空閒寺宇置場收糴隨市價低昂而少增之更胥乞覓者坐以重罰米價既增又無他費利之所在不懼遠近自當連檣而至所糴既多可以代江湖上供之數卻截留綱運于沿江州軍樁管以爲邊備不唯民力裕邊備足他日萬一有歉歲損價而糴亦可以濟飢民稗國用也取進止

論用人劄子

臣聞爲治莫如求賢求賢莫如變俗俗所趨向視上之好惡而已自古人君未嘗借材于異代所用者不過當世之人在人君作而成之耳祖宗時韓范文富余尹歐蔡比肩于朝故能成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固萬世不拔之基元祐初載司光馬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轍輩相繼用事一時侍從臺諫之臣皆天下選故後世謂元祐之治有嘉祐風非天之降材獨萃于此時蓋祖宗所以作成之者固有道也祖宗之制莫重制科其次則進士高第制科

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初受職官或知縣代還升通判再任滿方試館職制科第四等進士第二人以下及諸科任子從可知矣祖宗以文學取之故以州縣試之欲其諳練民事而適于用也今則不然進士高第雖授外任闕期未及召命已下詞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異科不歷外任賓緣交結徑登朝籍曾不數年持節擁麾而去州縣事憒然不曉有材者猶不免付之胥吏經年累月習而後知不材者終身憒憒惟吏是從民被其害不可勝言甚非祖宗立法之義祖宗之制凡執政侍從未有不歷省府而後大用蔡齊進士第一亦先爲三司使歐陽修一代名儒亦先知開封府然後爲執政蘇軾制科異等亦先爲開封府推官呂公著素有時名亦先除戶部判官然後爲侍從其他名公鉅卿莫不如此祖宗求之以名用之以實故人皆可用而事無不立也今則不然凡中詞科舉進士者益有不離闕廷不歷繁劇自館閣升左右史入禁近大率十年可致卿相下視六部七寺號曰冗局薄書獄

訟曰爲郎事不屑爲之往往不通吏道天下無事尚可充員萬一緩急鮮不敗事甚非祖宗用人之意臣謂今日卿士大夫屬耳目于下不爲無人陛下當儆毎有才雄之歎益非乏材也作成人材未得其道也臣願陛下特賜睿旨討論祖宗舊制因時斟酌之凡制科祠科及進士三人用近日李廋例特與添差職官任滿方許收召其餘進士任子必歷州縣差遣六考以上仍有宰職待從監司郡守舉薦召對而後除職事官凡館職學官太常宗正寺將作軍器監官必兼劇曹其閒才學之士可以大用者必歷省府邊藩次第而至卿相舍是則守一官效一職終身無榮進之望天下之士既知聖意所在莫不洗滌磨礪各奮所長以赴功名之會祖宗得人之盛將復見於今日取進止

論委官差人侵擾州縣劄子

臣茅惟國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小大相制如臂之使指故內則省部外則諸司州縣凡有文移次第而下符檄所至敢不聽從此

年以來文移既繁期會無信前後相悟新故相仍州縣疲于應酬不無違滯于是委官差人相望絡繹公私煩擾不可勝言所委之官憑藉權勢妄作威福陵轢守宰鞭箠吏胥州縣卓承惟恐不至公庫非時宴飽驛券計日批支凡所千求唯命是應少不如意謗罵隨之甚者搜摘隱微造作言語還司之後公肆誣譖憩既行陰被其害前者未去後人復來旁午道塗充滿驛舍又有使臣承局計屬文移託追索之名爲取給之具所在州縣常有數人此曹無知惟利是視苟不厭其所欲迫令同輩慢侮官曹踰月累旬坐待不去州縣之擾莫甚于斯臣愚欲望睿旨嚴飭有司凡省部追索州縣金穀以次移之諸司諸司移之屬郡屬郡移之屬縣凡有慢令者亦以次而劾之大者罷黜小者鐫秩諸司有追索于屬郡屬郡有追索于屬縣亦如之輒委官差人侵擾部內者必寘諸罰庶幾此弊頓革州縣之吏得以展布四體趨事赴功仰副陛下願治之意取進止

乞優容言者疏

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必康寧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顛仆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涵養作成使天下之士激昂奮厲人人悃愊不能自已之意故無事之時則有犯顏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爲仗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于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舉讓論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卽超升仁宗皇帝益嘗厎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于當時大臣之意帝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修唐介之類是也益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謫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儻能幡然而悟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聖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搢紳之士莫不爲朝廷惜而臣猶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此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榮其親以育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

子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益忠義所激不得不然舍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者也又況人臣之進言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有納諫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于世于是以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爲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己以求忠諫不愛厚賞以旌直臣則君全顯名臣獲實利而無知惟利是視苟不厭其所欲迫令同輩慢侮官曹踰月累旬坐待所欲豈不美歟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于求名媢嫉惜士氣偸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慨發憤以圖報效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論擾民四事劄子

臣聞昔者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若鐸者可謂知所本矣益邦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善治之君不求所以保邦之術而盡吾所以恤

民之道未有民不窶而邦賦重敝剝其肌膚殫其膏血民力敝矣其如邦何況陛下欲恢圖中原東南根本之地尤當愛恤民力常賦之外不宜以毫髮擾之比年以來擾民之事蓋非一端夫造甲所以修戎器也要當優給其費少寬其期不惟工役暇裕自然製作堅好今也日課一甲何乃急迫如是況一甲之費大約五十千而州縣所給止十五千則州郡日費三十五千以歲計之爲錢一萬二千六百緡大郡事力尚可支持兩淮彫弊之郡淺陋之邦何所從出不過州責之縣縣科之民又況程限督促急於星火或有愆期追逮繫捶掠繼之民安得不困乎此造甲之擾一也夫和糴所以備荒歲也要當官自爲場視時值之高下而少增之痛戢吏胥侵漁之姦則人將負擔而至矣今也量立價值半以楮幣州郡知其不相若也于是並緣爲姦次第而斂之民中人之家輸賦償逋之餘蓋亦無幾欲爲卒歲之費乃盡取之貧者剔屋償債轉鬻以輸不酬其值不恤其有無名曰和糴其實強取民

安得不困乎此和糴之擾二也瀕江沙田所產微細自來人戶以爲己業輸納稅錢一昨朝廷委官根括盡行起租比之舊者之數不啻數倍富家破壞他產不足以償貧者唯有流徙而已陛下灼知其弊嘗因肆赦俾民自陳如其已業卽以還之州縣觀望建議之臣往往阻格不行民無所訴此沙田之擾三也沿江十郡拘籍鄉民教閱遠者來自數百里近者百里留滯數月妨廢農務而又置軍裝造兵器房賃屢屢之貲動費百千類多少年不逞之輩乘時詐取父兄財物嬉遊玩惕數月而去一旦緩急必不爲用無補于事徒傷於力此鄉兵之擾四也以至州縣不時之須無名之斂不可悉數水旱流離之際何堪以此重擾乎今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下沛民情不得上達由功利之臣誅求不已偷惰之吏奉行不虔故也欲望陛下愛惜民力以固根本發德音下明詔戒飭州縣之吏使之上體陛下德意以愛養斯民爲先造甲未辦者少寬其期和糴未足者多與之值沙田則漸行起租鄉兵則權罷教閱

凡有擾民之事日求而去之東南之民得以息肩根本既固陛下

一意外攘庶幾無內顧之慮

乞戒諭守令恤民劄子

臣觀周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恤民曰安富與單產貧民固在務恤富家大室猶欲安全之者蓋君民相通富藏于民故也今州縣之間一歲所入可自供一歲之費苟能吝出納謹閉藏察奸弊何至匱闕庸繆者旣失干理財能者又急于生財理財之政不修則用度乏生財之說一行則民力敝故大則搏噬富家小則漁獵細民以此爲能更相傳授恬不爲怪富家大室一罷于法喜動顏色如得奇貨詞所連染追逮係累搜摘隱微强伏其罪輕者出金以贖動輒千緡重者詆以深文籍其貲產或幸免于戾不復興詞或已破其家無力控訴爲守令者方且自謂得計比年以來所在富家大室衰替無幾職此之由縣令又以催科爲名侵擾下戶常賦旣足猶以爲逋一吏持片紙列戶數十皆斗升尺寸之餘比屋誅求殆無遺者蓋一履公門其費數倍罪責且及人以所取微細惟命是承一歲之中或至於再積其所入蓋亦不貲以至受納加耗率二石而可足一石科買物色直千金而僅支百金汰格詔書催理已竭之租違戾法令預借將來之賦日朘月削富者反貧貧者愈困斯民愁恨歎息有不忍聞夫聚財斂怨以供公上之求以給縣官之費猶且不可而況飾廚傳事苞苴興無益之工縱無厭之慾貪者或席卷而歸郡守縣令所望於承流宣化愛養元元乃反爲民害如此而謂之能得乎夫所貴於能者以其有非常之用而賦不益辦難能之事而人不知儻以聚斂爲能人孰不能哉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可不痛戒而深懲之乎欲望聖慈因郡守陛辭丁寧訓諭使之布宣德意以恤民爲先仍詔諸路監司常切體察苟有違戾許之越訴重寘憲典如是則陛下赤子得安田里而家給人足之風可以馴致矣

論用人不當疏

臣聞自古人君立事用人未有違衆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觀衆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謀而至于庶人可以已矣又且質諸鬼神不聞逆多從少而其事可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大夫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問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典故聖人不敢必用蓋違衆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濟違衆而用人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咈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於衆舍己從人稱舜者曰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堯舜之盛德天下後世不可及矣宜乎其任己而自用也方且舍己從人蓋謂一己之聰明或有所偏不若天下之聰明爲公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德冠百王方欲規恢遠圖紹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必其事

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與必其人之不可用也强拂人心而爲之非徒無功臣恐適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己從人之美稽箕子謀及庶人之言詳孟軻國人皆賢之說于立事用人之際博采公議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向卽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爲耳

奏議

論州縣科擾之弊劄子

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爲國者欲固邦本先結人心欲結人心先寬民力欲寬民力先擇守令守令非其人則主澤不能下流人情無由上達民力困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邦本危矣臣少歷州縣洊蒙朝廷任使六持使節再總軍儲足迹所歷幾徧東南求守令之循良者不可多得能者以一切之政趁辦目前賢者不得行其志救過逃戾而已推原厥自蓋由版曹督賣漕司漕司督賣州郡州郡不卹縣道縣道不卹百姓上下相迫前後相仍習以爲常恬不爲怪民力之困至此極矣可不改絃易轍而拯救之耶臣請詳言其故且二稅古也今二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有所謂斛面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帛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于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腳又有糜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斂煩重可謂數倍于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樁有所謂鹽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爲保正者科買土科買竹木巡尉下鄉則預備酒食若居民被盜則先納賞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期限則有罰酷錢以至修造公廨巡捕橋梁驛舍一切取辦故中人之家無不剔屋破產以充役爲稅長者逃絕稅則令代納坍江稅則令代納產去稅存無所從出者又令代納異縣他鄉不能追達者又令代納納在官者不可復得見欠人戶則不爲理還故單產之民無不典妻賣子以免罪如此民力安得不重困乎又有催科之擾州差典級下縣甚則差州官縣差縣尉下鄉甚則縣親往吏卒所至需索百出鞭笞擊繫動輒數十人所欠多係升合尺寸之餘未納者不免于倍輸已納者又從而再納往往無有獲免爲守令者但知以催科爲急無復有一分愛民之心所以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以下流者正以此耳恭惟陛下嗣守大寶遵奉慈訓凡發政施仁無不以愛民爲心眞堯舜之用心也陛下裁損經總制錢而所損者無額耳每歲常數則未嘗虧少陛下蠲放身丁錢而所放者見欠耳先納在官者無由理折陛下裁減和買恩至渥也而鄉胥作弊減免不均陛下倚閣逋負德至普也而豪戶恃强催索自若陛下愛民之心不能盡布陛下卹民之政不得盡行此無他守令非其人耳縣令既不可盡擇郡守不能盡得每路當擇一賢監司而委任之陛下臨遣諭以德意使之徧行郡邑親見守令講求民閒休戚可罷者罷之可行者行之計州縣一歲之出入可蠲者蠲之可減者減之使上下相通內外相應無爲文具以復命庶幾實惠可以及民民力可以少蘇矣民力既蘇邦本自固天下幸甚

徼進貞觀諫錄劄子

臣聞人臣之進言有一言之而屢告其君者有據古人之言復以告其君者司馬光言人君修身之要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且云嘗以獻仁宗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所學所得盡于此矣蘇軾進陸贄奏議云竊謂人臣之納言正猶醫者之用藥藥雖進于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效子世閒不必皆從于己出蓋天下有至言萬世不可易初無古今新舊之閒在人君力行之耳淳熙改元臣蒙恩假守漢東陛辭之日恭進貞觀諫錄二卷面奉至尊壽皇聖帝玉音謂當置之座隅永爲規鑒臣不勝榮懼臣屏居田里罔取書深惟其義輒以管見臆說附于每事之後事以類從義以類舉合六十篇伏念臣學識膚淺詞語蕪額何足以仰希前哲然惓惓愛君之誠其心一也謹用繕寫進呈伏望聖慈置諸左右朝夕省覽庶幾少助聖學之萬一取進止

乞以壽皇聖帝爲法劄子

臣聞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皆曰允執厥中書實舜曰重華協于帝

賢禹亦曰祗承于帝堯舜之所傳舜禹之所承莫非一道故堯舜爲五帝之盛帝大禹爲三王之顯王後聖有作不可企及蒭惟高宗皇帝茂建中興勤勞三紀親以天下授之壽皇聖帝壽皇嗣守丕基勵精二十有七年親以天下傳之陛下陛下父子相繼揖遜相承又非堯舜禹所能比擬亙古未有可謂盛矣三聖授受之際心傳之妙愚臣不可得而聞竊讀隆興詔書有曰凡今日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乃知壽皇動以高宗爲法然則壽皇之治又陛下之所當取法也壽皇誠心愛民出于懇惻凡有水旱尤軫聖懷如拯焚拯溺惟恐或後不吝倉廩府庫以振濟之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此壽皇之仁也壽皇奉北宮孝敬曲盡朝以五日歲時躬率百僚親奉玉卮上獻萬壽以侈大慶自奉甚薄極天下以爲養猶懼不至此壽皇之孝也壽皇勵精爲治每日視朝未嘗曠廢親覽章牘朝奏夕報不時宣召儒臣講論經理詢訪治道此壽皇之勤也壽皇以儉約先天下在位日久宮室苑囿無所增

益飲膳服御悉從裁損知天下之賦租乃生民之膏血未嘗妄費濫予此壽皇之儉也壽皇遴選將帥分任邊閫講明軍政簡練師徒蜀道地最重去朝廷最遠尤切西顧曩常闕帥亟命大臣鎮撫之責以近期星馳而往所以修武備重邊寄者如此壽皇待遇臣鄰黜陟有序進退有禮縱有顯惡必待人言浹至然後譴斥與眾共之示天下以至公所以勸臣下勵風節者如此壽皇獎借言者導之使諫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壽皇不憚舍己而從之所以廣言路振紀綱者如此壽皇愛惜名器不以假人凡有除授未合公論繳駁無不聽從所以吝爵賞抑僥倖者如此壽皇聖政載之簡牘播之天下不可具舉此數者其大要也臣願陛下深念壽皇付託之重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一以壽皇爲法則三聖之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于舜禹有光矣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論治道劄子

臣竊見祖宗時廣澄上書言事史臣載其略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山摧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史臣歐陽修謂澄之言非止中一時之病凡爲君者可不深戒臣嘗疑之夫深可畏者固所當畏不足懼者豈眞不足懼耶信斯言也是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又烏爲至論已而細繹其故乃得其說蓋人君惟恐政事之不修不患天人之不相應政事修矣雖九年之旱不害于治政事不修雖西狩獲麟越裳獻雉無補于亂而況祁寒暑雨小人竊免於怨咨在我者既至在彼者有所不必懼也故任用儉人則賢士藏匿而朝廷空崇尚末作則四民遷業而農務廢容說者進則上下相徇而治道乖僥倖者多則廉恥道消而風俗壞偏聽左右則毀譽亂眞而賞罰僭差疏斥忠良則直言不聞而耳目壅蔽

有一於此皆足以召亂宜其人君所以深畏人臣所以極言而後世史臣所以嘉歎也臣智識淺闇雖殫千慮之微無以仰稗聖德之萬一因讀古人之書誦古人之言竊有所取敢爲陛下獻臣願陛下清燕之閒深思默慮味澄之言究澄之意去其所以害治者求其所以致治者則聖政日新天下幸甚不勝拳拳之誠取進止

乞以兵法賜諸將劄子

臣聞有大將有裨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敵來敢前攻壘敢先裨將也戰必勝攻必取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大將也蓋裨將以勇力爲先大將以智謀爲主世之論將者必勇力不知勇力者裨將之所長爲大將役者也今之所謂大將拔于行伍之中加諸士卒之上其才智碌碌無以異於偏裨蓋有憤不曉兵機漫不治軍政者一旦邊鄙有急以數萬之眾付一庸人悍夫之手不知奇正之術攻守之策或可乘而不乘或當斷而不斷勇者輕敵而進怯者望風而奔豈不失機會而誤大事其不敗者蓋天幸也夫孫吳

之書奇權要機密謀祕計出入神鬼自古用兵者舉以爲師雖歸機應變出奇制勝存乎其人然未有不祖其遺法者也凡今之將問之以孫吳則不知爲何人叩之以孫吳之書則不知爲何書如此者十人而九夫用兵危道也智往神來一日萬變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吾欲專以勇力勝之勇有時而怯力有時而殫自非用無窮之智何以應無窮之變乎此孫吳之書不可廢也雖按譜而弈非善弈據方而醫非神醫然亦未聞舍譜而學弈棄方而學醫者是則學用兵者非兵法何以哉孫吳遠矣時君世主有志於四裔者莫不拊髀而思恨不與之同時今其餘智故論載之方冊者尚有可用也冠帶之儒慷慨談兵纚纚可聽然不習行陣未必能將介胄之士勇力絕人糾糾可喜然不法兵法未必能勝是孫吳之書終不見於世或者又曰霍去病不學古兵法顧方略如何夫去病用兵與孫吳合者多矣豈眞不學兵法耶其言大而夸特以激武帝耳後之爲將者往往以此藉口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孫

吳之法紙上空言不足觀也然則儒者必曰我能正心修身詩書禮樂可束之高閣也詩書禮樂正心修身之具自非聖人未有不學而得者也況大將者三軍之司命一國之存亡係焉可不重哉不教而戰聖人以爲棄民不學而將其害將如何臣愚欲望聖慈命武官學兵法者直解七書不必過爲文言使人人可曉仍取古者名將用兵出師馭眾行己大略著爲一書偏賜諸將他日或因奏對或至廟堂設問以觀其言議論可采則旌異之如此則人知兵法之可學名將之可師心志益明識慮益精馭眾當有法行己當有方自然名將輩出而國勢無敵矣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論苟且之弊劄子

臣竊見漢宣帝爲西漢中興之主侔德商周求其所以致治之迹不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苟且之意而已考其成效至於威伸邊陲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何其盛哉恭惟陛下其仁如堯其孝如舜其勤儉如湯之勇智又有文

王之容德武王之義德兼二帝三王之美可謂盛德之君孝宣之盛者臣竊惑之豈賞罰未盡信必名實未盡綜核耶機密品式未盡備具耶何其上下未免有苟且之意也凡今之任者無非苟且內而百執事志在爵位多方以圖進計日以待遷不復以職業介意循常守故因陋就簡避嫌畏譏之不暇何暇爲國家遠大之圖外而監司守令志在利祿惟恐所入之不豐所求之不遂至于職業能者不過趨辦目前規求近效以逭責免戾而已何暇爲國家經久之計又況任之不久責之不專人知其任之不久也唯脫去是期幸其責之不專也唯退避是務聞有有志事功者經營規畫未及就緒不以遷去卽以罷罷矣烏能取效于旬月之閒此所以苟且之俗尚熾而中興之功未立也今縱未能一一久任而責成至如主計之臣掌兵之官與夫監司帥守似不可以屢遷數易使之尸素而逃責也要當以三年爲任凡朝廷所欲爲者屯田牧馬修城壁備

器械課農桑興水利之類除授之初臨遣而命之責成效于三年三年之中有過則削爵奪俸有功則賜秩賜金無易其任三年之後然後核實之不愆于素則進用之因任之不如所言罪之可也竄之可也如此任之旣久責之旣專旣不容苟且偷安以幸免亦不敢苟且欲速以應命三年之閒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孝宣之治亦不足道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

臣聞人主以天下爲憂樂天下以人主爲休戚天下無事則人主享其樂人主萬壽則天下同其休上下相關理之必然今日邊鄙無虞賊盜不作亦可謂宴謐矣無強臣擅權無姦邪亂政朝廷亦可謂清明矣然而廟堂之上惴惴然常若有不測之憂百執事之閒皇皇然不安厥職下而士民亦無和平之象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當享天下之至樂臣竊料陛下亦未知所以爲萬乘之樂此中外休戚之關也宰執之敷陳侍從之獻納給舍之封駁臺諫

之論列不無煩瀆聖聽皆其職分之所當然不能自已以臣觀之今日之事不過數端而已非有甚難特陛下一頤指之勞耳陛下何惜不於談笑之間畢此數事使中外之人皆知陛下之心領陛下之德以釋天下之疑以召天下之和上恬下熙共臻康泰陛下端拱嚴廊之上優游無爲享天下之樂天下賴陛下一人之慶豈不韙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論選用宗室劄子

臣聞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之國五十有三文昭武穆皆爲顯諸侯周召毛原皆爲名卿士大者制禮作樂躋時太平小者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周之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良有以也在漢則有朱虛之忠河閒之賢沛獻之謹節東平之好善在唐則有孝恭卻敵之功道宗方面之略勉石之事業白賀之文章顯顯爲世豪英者不可悉數由周以來漢唐最爲長久豈非得周家强本支之道而然歟暨我國家源深流長子孫蕃衍盛大乃建睦親廣親二宅

聚之京師其惇敘之道教育之法莫不備至然而不過高爵重祿以養其身而已雖有懷才抱藝卓爾不羣者不得施用終亦汨沒而無聞熙甯二年始詔易以外官許之應舉故人人自奮爭效所長百年之間外而爲監司守臣內而爲侍從卿監蓋不乏人然亦未聞傑然立事建功垂于不朽追配古人者其故何也夫宗室之進身有三曰進士曰任子曰特恩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處以員外之任已置之不用之域矣任子之法既與庶姓同進士之科特與庶姓異蓋由進士而進者取之太優用之有限故也取之太優則無能者或濫進用之有限則有才者或見遺雖朝廷所以優異宗室亦所當然而搜羅人才有所未盡也今之宗室與祖宗之時異當熙甯法行之初宗室子弟去宮掖而親州縣之勞舍膏粱而爲文墨之習蓋有非所願者欲誘而進之則取之不得不優取之既優則用之不得不限其所到之地亦其宜也自衣冠南渡以來流落異方攻苦食淡與寒士角其閒種學積文砥節礪行者不

嗟歎息以爲美事儻不顯子父母天地之所不佑震之以雷霆王法之所不赦加之以誅殛人論之所不齒幾無所容于覆載之閒然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閭里無知之人莫不知有父母孝誠所格天爲之降甘露地爲之產芝草人君爲之旌表門閭里巷相傳咨

不能事親而能事天者也今郊祀不遠陛下事親如此何以望上天之感格乎陛下踰御初載郊禋之夕風雨暴至不能成禮聖心震驚因而遘豫累月方愈是時陛下未有失德窮料父子之閒疑貳之心已萌上天所以不享今孝行既虧大非昔比人心已失天意可知萬一有風雨之變乎乘輿萬騎百司六軍倉皇倣擾呼吸之閒何所不有人無愚智私竊寒心臣區區之愚欲望陛下回心易慮思念壽皇鞠育聖躬傳受之重莫重于天位付與之大莫大于天下此恩此德比隆天地雖盡萬物不足以爲毫髮之報陛下當推孝敬之誠心釋疑似之小嫌幡然而改趣駕過宮二聖重歡融融洩洩少盡人子事親之道積此誠意以之事人必得百姓之歡上以弭災異下以銷禍變在陛下一頤指一舉足之勞耳陛下少屈于壽皇一人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屈於陛下此非特爲陛下計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臣位卑言高觸犯忌諱罪在不赦惟陛下敕幸

論時事劄子

臣聞天人之勢雖若遠邇而休咎之徵如符節之合君民之分雖若隔絕而交感之理如影響之隨天至高而卑民至愚而神人君一嘿一笑一言一話皆足以動天聽感人心故一念之善則爲祥風慶雲一念之差則爲迅雷激電一政令之美則民在春風和氣之中一政令之失則民立烈燄層冰之上上下相應脈絡相貫有不期然而然者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其可忽諸粤自今夏以來災異屢見星變地震山摧川竭黑子貫日赤氣亙天上天之所示戒者不一而足近則都邑遠則畿甸閭閻無知之人與訛造訹公肆謗讟幸災樂禍倡言變亂無所忌憚人情洶洶朝不謀夕其勢甚危乃十一月十有五日車駕過宮親講問安視膳之禮都人忻快天意頓回和氣致祥瑞雪時降徧及淮浙罔不沾濡是月二十日皇太后册寶禮成流傳四方舉同慶抃化悍戾爲柔順變愁歎爲歡謠氣象霍然盡還舊觀天下耄艾萬口一詞歌詠聖德易危而安反災爲祥在陛下一頤指一舉足之易誰謂天道之不可感乎臣濫將王命逕客淮壖得之見聞歸美報上皆臣之職也臣所歷淮浙八郡蘇秀中熟常潤所收僅六七分自江而北載長補短大率不減六分斗米不過二百五六十錢錢會流通民旅安便盜賊不興邊鄙帖然此正陛下垂衣拱手優游無爲兩宮交懽朝野多娛之日臣復何言臣區區愚衷竊謂陛下既鑒往事之明驗必思將來之永圖無以天幸爲可常無以愚民爲可忽曲盡事親之道示儀型于有眾深究保邦之術消變亂于未萌戒諭執政大臣條舉天下滯務重地之閫帥者以時除授遠方之待報者以次施行聽任臺諫以振紀綱保全臣下以勵名節朝廷既正天下自化遠人自實中外廓然無事兩宮萬壽備天下之養享天下之樂足以夸當年而高後世書之史冊傳之無窮豈不美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奏議

論謹始八事疏

臣聞自古人君臨御之初必謹其始爲人臣者亦必以謹始之說告于其君蓋國家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原生民休戚之本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實係于此可不謹諸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元年何君之始也穀梁曰雖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故伊尹告其君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其君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古之君臣相與警戒莫不以謹始爲先蓋人君體元居正南面以聽天下龍飛之初萬物之所睹聞四海之所具瞻一命令之發一政事之施必有以竦動天下說服人心則天下之人翕然向風從化不令而行無爲而治始之不謹其後雖有仁心善政良法美意人不信也仰惟陛下嗣膺大寶躬臨初政海隅蒼生傾耳屬目以觀德化而後太平是以陛下宵衣旰食不遑康寧

于謹始之道尤加聖慮伏覩求言之詔旣詢訪于舊弼又咨諏于近臣旣俾中外之臣咸得條奏又俾在廷之臣每日輪對此正初政之當急天下之臣莫不披肝瞻布腹心輸忠竭誠以副陛下懇惻之意況臣世受國恩身爲宰士若隱情惜己不爲陛下極言臣則有罪臣謹采掇自古人君謹始之說概舉八事爲陛下獻一曰正心術二曰辨邪正三曰廣聖學四曰來直言五曰戒遊逸六曰崇節儉七曰恤刑罰八曰重名器皆隨事解釋援古爲證不敢飾爲浮詞以瀆聖德伏望陛下清閒之燕垂情留神特賜省覽或于初政可裨萬一謹列如右

正心術

臣聞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見于書也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見于論語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汝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傳心術之妙不過曰中而已漢武帝卽位之初親策多士蓋仲舒告以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上天之災祥下民之休戚人才之邪正天下之治亂係于人君之一心念慮之發雖若甚微幽顯之閒其應如響惟君人者當宅心于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一心旣正則邪佞讒諂不得而入聲色貨利不得而搖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言可爲則動可爲法舉而措之則朝廷萬事無不歸于正四方遠邇無不一于正天下不足平已

辨邪正

臣聞舜初卽位首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天下咸服傳以爲有大功至禹皐都俞之際亦以知人爲先皐陶兼陳九德謂人君能知九德之人考察其眞僞而信任之上可以撫五辰下可以凝庶績蓋知人人君之急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耳君子小人之難辨也久矣讒諂面諛似忠乘機投合似智脣舌詔笑似恭小廉曲謹似賢排斥小人者似乎讒汲引善類者似乎黨面折廷爭者似乎訐難進易退者似乎矯人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並用而雜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治亂之所由分也惟人君者要當精鑒詳察審其貳者聽任而勿貳知其不肖者廢斥之而勿疑內君子而外小人使之各安其分則人君之能事畢矣天下豈有不治乎

廣聖學

臣聞商高宗嗣位之初傅說告之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人進戒嗣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詩書所載臣之告其君必以學爲先蓋人君不可不學學治天下王者之事堯舜禹湯汲汲仲尼皇皇此所以聖益聖明益明也昔唐太宗貞觀之初引十八學士于禁中論古今成敗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以至夜分嘗謂虞世南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臣願陛下于

廷臣中遴選忠信端良博雅多聞之士使備勸講無限員數無拘
資格更番遞直退朝之暇引之便坐講求經術咨詢治道因訪民
閭疾苦吏治得失假以温顏接以誠意俾盡其情如是則聖學日
ㅛ聖政日新雖身居九重而周知四海豈小補哉

來直言

臣聞舜受禪之初咨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傅說復于王
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元禛上書於憲宗初元謂自古
人君卽位之初必有敢諫之士君受而賞之則競爲忠讜苟拒而
罪之則卷懷括囊又引太宗賞孫伏伽事以告之蓋古者史爲書
瞽誦詩百工獻藝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人得以盡其言況以
諫爲官有言責者乎陛下自卽位以來求言之詔屢下納諫之誠
未聞未嘗賞一敢言之士而已輕去言事之臣此天下議者所以
竊窺初政而重爲之惜也臣願陛下廣開言路增置諫官言之是
則賞之言之非則置之狂妄者優容之懷奸罔上朋邪害正者黜

之如是則天下之士莫不樂告陛下庶幾直言日聞下情畢通而
無壅蔽之患矣

戒遊逸

臣聞成王卽政周公恐其逸豫作書戒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祖甲之不敢侮
鰥寡文王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日茲四君所以享國久長
又戒以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
之供無逸一篇反覆數百言始終以逸豫爲戒故古人以晏安爲
鴆毒以無逸爲元龜仁宗皇帝建邇英閣書無逸于屏間朝夕觀
覽以示警戒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始而不勤後將若何古之人
君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未明求衣夜分乃寐者非欲焦
心勞形以自苦也蓋恐怠心一生則便佞之說乘間入眩樂之
事有時而爲流而不返不惟荒政損德亦非所以養壽命惟人君
者要當清心寡慾克己復禮終始惟一毋荒毋淫如此則壽齊堯
舜享國百年豈不躋歟

崇節儉

臣聞舜命禹總朕師懋乃德嘉乃丕顯不過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不自滿假惟汝賢孔子亦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舜之所以傳禹禹之所以繼舜者莫不
以儉爲先故唐玄宗開元之初焚珠玉錦繡于廷以示儉德及其
末年猶以窮奢極侈亂天下其始可不謹乎唐太宗問褚遂良曰
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曰漆器不已必以金爲之金器
不已必以玉爲之古之人必諫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及矣蓋天
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奉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生民之膏
血其爲之甚勞其成之甚難安而享之必思其所自來則不忍輕
費民財必當重惜民力如此則子孫萬世長享天下之奉矣

恤刑罰

臣聞舜初嗣位首陳與刑之義以敕天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又命皐陶作士戒以惟明克允故能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
不犯於有司恤刑之道于此可見漢景帝之元年減笞法定箠令
唐太宗貞觀之初觀明堂圖而除鞭背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人
命爲重不敢輕於用刑故能享國長久慶流後裔矧惟祖宗二百
四十餘年之間深仁厚澤漸被四表誅戮之刑內不施于骨肉外
不失于士大夫麗于法者一付有司雖天子不得輕重于其間故
十年十世與周四休又非漢唐之所能及陛下遵守祖宗成憲謹
于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之詳寧有佚罰
不可及無辜庶幾初政有以深結人心而爲萬世無窮之福天下
幸甚

重名器

臣聞商高宗卽位傅說進于王曰惟治亂在庶官不及私昵惟
其人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爵賞天下之公器當與天下共之非
人君所得而私昔韓昭侯愛一敝袴不以賜左右必欲待有功者

且曰明主愛一嚬一笑豈特嚬笑哉唐宣宗重惜章服有司嘗具緋紫衣數襲以備常數或半歲不用其一夫敝袴微物也章服虛文也二君吝惜如此蓋物以寓意文以副實上之人愛之重之不以輕畀則得之者榮荷其人人而與之則不足以爲重矣而況一命以上人君所以勵世磨鈍無功者賞則有功者怠不肖者進則賢者退予奪廢置可不謹諸爲人君者要當以天下爲公凡高爵厚祿擇天下之賢而有功者共之惟其人勿以疏遠而廢非其人勿以親暱而用威權不可移于下名器不可假于人如此則上無濫賞下無辜人而天下烏有不治哉

右臣所言八事凡陛下之所優爲者臣申言之所以堅陛下欲爲之漸此皆初之心陛下之所未爲者臣預言之所以防陛下欲爲之漸此皆初政之急務若夫示好惡公賞罰以作人才尚名節黜貪鄙以厚風俗薄賦斂戒掊克以寬民力擇將帥明賞罰以肅軍政所當講求次第而施行者不敢躐等以進伹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取進止

乞發太上皇帝馭下納諫二事劄子

臣聞事有見于載籍者不若傳聞之詳得于傳聞者不若親見之審祖宗之政布在國史班班可考然未若孝宗之治陛下之所親見孝宗聖政天下能誦之難以悉舉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皆可爲萬世子孫家法陛下紹守丕基遵奉成憲罔敢墜失孝宗所以貽厥孫謀陛下所以繩其祖武者可謂兩得之矣太上皇帝在位未久率循舊章然高世之舉有二自古盛德之主鮮能及之太上馭下以嚴未嘗假以詞色凡有小過必加譴逐人人重足而立不敢撓法干政紀綱整肅中外清明此太上之義德也太上聖度包荒容受直諫雖犯顏逆旨自敵己以下不能堪者太上怡然受之不以爲忤未嘗罪一言者此太上之容德也二者可爲法于萬世抑又陛下之所親見願陛下動法孝宗至于太上皇帝馭下納諫之美尤當守而勿失則三聖之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之罔極

論邪正劄子

臣聞知人者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已君子小人如白黑如薰蕕天下皆知之初不待辨也但人君耳蓋惑譖而諛者似乎忠乘機迎合者似乎智矜矜自賢者似乎莊小廉曲謹者似乎賢排斥小人者或以爲議汲引善類者或以爲黨面折廷爭者或以爲訐難進易退者或以爲矯人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始混淆而莫辨此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不覺此杞所以爲姦邪甚矣德宗之聞也信任一盧杞至于禍敗而不悟誠可爲萬世人主之戒也方今朝廷清明正人端士布滿朝列大者忠誠而許國小者靖共而在位初無小人廁于其間此皆壽皇涵養之功太上網羅人材之力比來國家多事君非大臣極力扶持眾賢相與協贊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請陛下

既得羣材而用之要當信任而不疑無使小人相參庶幾君子得以展布四體圖立治功用一小人必將引類而升邪正雜糅忠佞並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于小人進而君子退此古今之常理也今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當其分臣尚何言哉若惟陛下臨御之初所當謹始國家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原實係于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此臣之愚忠所拳拳而不能自已也惟陛下裁幸

薦臨安通判王補之狀

臣猥以疏庸承乏京邑適值多事加以歉歲應辦百出惴惴然惟曠敗是憂所賴寀佐同心協濟僅無遺闕臣嘗具奏乞將趙事赴功之人稍加旌擢激勵其餘得旨依奏臣竊見臨安府通判王補之天資敏明濟以勤裕精通法令兼曉義理臨事不苟處事適中而又行之以公持之以恕每有滯法疑獄多委參訂必加詳審于人情法意無不曲當昨來禁中修造阜陵發引興夫舉行荒政悉以委之一皆翩辦臣賴其稗贊爲多考其治行實爲一府僚屬之

最兼其人試中法科曾任大理寺丞例當得郡而乃俯就降貳之職其廉于進取可知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他日或有繁難任使必能了辦儻不如言甘坐謬舉之罰

論治道

臣聞治道貴清靜此先哲之格言也天下無事猶當以清靜理之而況多事乎多事之時而處以無事則事自定苟其不然徒爲朋朋擾擾事日益繁去治愈遠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吉凶之禮迭舉宮室之役並興與夫使命往來之交馳諸軍犒賞之煩併是皆不得已者適丁歉歲生民艱食陛下發倉廩府庫以振濟之此又大不得已者今太倉之粟左帑之金所餘無幾京府積錢漕司羨緡耗用略盡州縣之間上下煎熬殆無生意人勞財匱莫甚于此時自今以往日幸無事猶懼不給萬一饑疫臻盜賊竊發或有意外之費將何以支爲今日之計要當于不得已之中求其可已者已之可緩者緩之朝廷之上鎮之以靜重百執事之間守之以靖

宗遠矣陛下天性仁孝兢兢業業猶以不得朝夕奉親深軫聖念陛下既能盡其大者其小者在陛下不足爲也臣竊謂外庭之禮五日之朝不可廢閤萬一聖父尚未康復雖不獲瞻望慈顏然陛下于職事都人見之遠方聞之豈不仰戴陛下聖德以至泰安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之下不可不至給待之人不可不嚴庶幾父子之間不生疑閒曲盡孝道終始如一衛之人不可不嚴庶幾父子之間不生疑閒曲盡孝道終始如一如此則可以格天地通神明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上天祐之下民歸之聖子神孫享億萬斯年之祚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振濟劄子

臣竊見八月十日以後連夕大雨本府管下天目諸山洪水暴發餘杭臨安新城被害最酷富陽於潛錢塘次之餘波及于鹽官仁和小則淹浸田畝大則漂蕩廬舍甚則喪失驅命且以六縣言之溺死者千人被害者五萬餘家旬日之後水勢方退禾稻淹沒根株腐爛秋成既已失望飢民無所得食雖蒙聖慈特遣使者捐金

發廩徧行振濟恩澤至渥然但可紓目前之急耳將此去夏熟尚有七月若人人而給則廩粟有限飢民無窮臣竊計五萬餘家約三十萬人大人小兒各居其半大人日給一升小兒日給半升日支米二千二百五十石月支米六萬七千五百石半年爲期約用米四十萬五千石以臨安六縣費粟已四十萬石今歲淮浙諸郡悉以旱告朝廷恐難徧給臣區區管見不若行振糴之法計口給粒減價與之庶幾所費不多所利甚博可以接續不至中輟反誤飢民臣伏見朝廷椿管米見在一百七十萬石每歲收糴正欲爲水旱凶荒之備其間亦有積年陳粟自當易之以新臣妄意擬于檜管米且借三十萬石減價振糴照得原價每石二貫三百文省量減三百每升只作二十文省出糴庶使飢民易于收糴以三十萬石計之縣官所損不過九萬貫而活飢民至三十萬其利豈勝言哉欲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省倉下界或豐儲西水倉欠近便處支撥所有水腳麋費本府自行出備官吏添給本府自行措置

振維之後收到錢數逐漸解還司農寺一面收糴新米補足原數公私實爲兩便取進止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劄子

臣先准省劄召赴行在再具辭免續准省劄十一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寶謨閣直學士依所乞仍舊致仕一節以趨久稽嚴召再命而僕遽盲殊恩撫己何功捫心有愧敢忘頻瀆自取誅夷臣猥以凡庸濫膺收召自顧衰羸之質不能趨造于朝引疾力辭蒙恩賜可荷皇明之委照徇私欲而曲從尚寬方命之誅更竊無功之賞況學士之峻職實儒生之至榮豈容待盡之軀復玷非常之寵臣粗知止足深懼滿盈苟貪盲于恩榮必橫生于災咎人言可畏天譴莫逃伏望聖慈收還誤恩令臣仍舊職致仕庶全晚節少續殘齡不勝大幸伏候指揮

薦胡槐万俟似狀

照對臣等所部二十四州去朝廷最遠仕者不憚數千里深入瘴鄉無非爲利偷情苟且寖以成風鮮有不溺其習者其間廉平之吏僅或有之求其材術優異治績昭著者得二人焉臣等隱默不言不惟獲蔽賢之罪淑慝不分亦無以示勸臣敢冒死奏聞竊見奉議郎知邕州胡槐名臣銓之孫家學自有源流其人性資明爽風力敏強有志事功切心職業前任靜江府通判差權貴融象三州所至輒最諸司交薦之邕管極邊控禦溪峒彈壓盜賊最爲要地管下武緣宣化二縣羣盜淵藪豪滑巨寇根株囊蔭盤回累年吏不能制槐到官未久廣設方略遣人擒捕戮其渠魁蕩其巢穴餘黨鼠竄境內帖然比年以來沿邊官吏多爲州峒所陷恣其侵盜不敢訶問槐正己律人無一毫與之交私示以威信繼遙知畏敬民販鬻生口賣出外界槐力行禁止此患少息蠻人互市吏卒姦弊百出槐痛革之又能節省用度修葺城壁建樓屋千餘間除治軍器訓練士卒以備不虞勸誘州峒士人入學聽講使知忠義識務畏慕課其治效實爲一道之最又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万俟似故相卨之孫其材具風力不在槐下雖兩佐郡未究所長前任潭州通判帥臣王蘭余端禮相繼力薦于朝似適以憂去今任到官累月協贊郡政非一其人忠而能恕敏而加審凡定奪公事躬覽案牘剖決是非平允詳盡合于法意當于人心委之以事不擇劇易不避嫌怨毅然有守不可干以私動遵繩檢恪守廉隅不爲流俗所移寮吏之中未易多得實爲一府之望臣等與二人素無雅故亦非請託既知其材不敢隱蔽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爲遠方官吏之勸儻不如所言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薦万俟似張忠恕狀

照對臣等濫膺委寄刺舉列城五嶺之西封域至廣薦賢揚善職所宜先雖在僻遠猶當識拔況居臺府之下覩出流輩之中若不公共奏聞何以明示表勸伏見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万俟似好學自修不墜祖烈莅官行己皆有可觀廉介自持公正不撓遇事明審而持心近厚材優治劇而不爲煩苛入仕已及六任前後兩丞會府所至皆有聲績自倅靜江年逾一考詳定案牘剖決精當考覈簿書姦弊洗空吏不能欺事至立辦動遵繩檢不可干以私頃在長沙時帥臣王蘭余端禮相繼力薦于朝比來諸司亦嘗劾上雖已報聞未蒙甄錄又通直郎充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張忠恕生長名門耳濡目染不學而能服勤儒素而無貴介之習妙齡秀發而有老成之風試吏之初人已誇獎逮爲賓幕尤見其材運司財計至爲浩繁分典南銓尤難平允加以漕臣連年數易中間鹽荚通滯爲多忠恕適能一意裨贊檢柅吏姦區處得宜事皆停舉頃爲臨安府樓店務事帥漕各舉以所知比來漕臣亦嘗論薦前此以其方始到官故諸司未敢列薦臣等竊詳二人雖中州僚佐之盛恐亦未易多得而使之淹回遠方實所共惜敢望聖慈特加擢用庶使臣子歆羨知嶺海之間無異畿甸有善必錄無遠不聞人皆樂于進宦以興起事功實一路幸甚

薦胡槐万俟似奏狀

二人治績顯著臣所深知亦嘗以姓名薦闕未蒙甄擢今胡槻倘
待缺次万俟似居憂外除不遠如蒙朝廷畀以兩淮邊郡必能宣
布德意訓兵字民固圉實邊緩急可以倚仗儻或不如所舉臣甘
坐謬舉之罰

薦趙時侃方信儒奏狀

照對臣今月二十六日承常州公文准吏部符七月初二日三省
同奉聖旨在內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在外令監司郡守前
宰執侍從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材三兩員限三日具奏者臣伏覩
奉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趙時侃性資閎爽吏事精明濟之以中
和飾之以儒雅初調武進縣尉已有能稱時值歲饑盜賊旁午時
侃廣布耳目多設方略尋即捕獲用賞改官及宰句容剖決民訟
皆得其平經理財賦不擾而辦興利除害愛民戢吏邑人至今思
之今任毘陵郡丞究心職業有志事功處心和平不尚苛刻莅事
勤恪不爲苟且佐理郡政治績爲多諸司所委看定案牘平讞獄

訟咸謂允當列銜論薦者至再前後舉者二十餘人其人老成詳
審練達疏通凡所施爲無不中節事方叢委時侃處之綽有餘裕
付以一路必能澄察所部畀以一郡必能惠養小民委之繁劇必
能治辦今已書兩考旦夕受代唯朝廷所用又承務郎知紹興府
蕭山縣丞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公事方信儒材猷倜儻明風力强
敏文采吏治皆有可觀粵自弱歲下筆出語固已驚人出于天資
非由學力及其入仕慷慨敢爲事不辭難所治輒辦初調番禺縣
尉承累政廢壞之後創立廨宇葢造營房置辦軍器教閱弓手境
內肅然番禺新會鬬令府檄攝事刻剔蠹弊百廢一新朝廷行下
勸諭納粟本府委令信儒措置刱三萬餘石諸司知其才同銜奏
辟知增城縣上章列薦者無慮十數今任以獲盜賞改秩知蕭山
縣丞到官未幾姓名聞于朝廷選差充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官
見在軍前應辦其人年壯氣盛有意功名奮勵激昂不擇劇易少
加涵養必爲成材內而繁難職事外而沿邊任使皆可使用此二
人者或臣目擊其治行或熟知其才輩舉以應詔將來朝廷擢用
後不如所舉甘俟朝典

薦蔣來叟狀

臣守粵藩行且再朞自念初無毫分可以稱塞惟有薦賢報國之
心不能自已竊見靜江府雖邇在嶠南然國家二百餘年聲教所
被風化所漸爲日滋久比來文物寖盛人材間出過于疇曩往往
困于僻遠無由自達終老炎荒今有卓然傑立而爲郡適在巡管
之內者不敢隱默謹以薦聞竊見知賓州蔣來叟天資敏明抱負
瓌偉續文種學奭由輩流蒞官臨民動輒可書早中甲科繼登朝
列其人材可與中州之士頡頏實爲二廣人物之秀今守遠方小
郡規模施設如古循吏治行薦聞爲一路最特處之未得其地用
之不盡其材使之浮沈瘴鄉誠爲可惜若假以內地麾節漸加擢
用必有可觀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錄以爲遠方表勸庶使嶺外
士子仰知聖主不忘遠方之意後來人材出者皆知激勵以備國

家器使不爲無補臣不勝區區至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高商老周焘劉董狀

照對臣等俱蒙誤恩臨蒞劇部思欲推廣德意惟藉郡縣得人凡
二十四州之廣其有治績顯著者敢不相繼奏聞向者諸司嘗以
知邕州胡槻爲一路之最首先剡上未蒙朝廷施行績加考察復
得其人不避煩瀆輒敢論薦伏見朝請郎權知象州高商老行義
著聞鄉閭才術見推流輩文學吏事皆有過人頃宰劇邑已著能
稱前後守臣以其政績上聞嘗降四轎指揮今爲象臺行將兩考
爲政平易民懷吏畏檢柅姦弊郡計自然有餘撫摩凋殘田野爲
之加闢以至興修學校繕治城池刱新軍營易茅以瓦區處有方
人不知役繼累政窘匱之餘而能百廢具舉稽之列城未易多得
又朝散大夫知潯州周焘問學深醇操履堅正秉心靜退恬于勢
利士論鄉評莫不歸重繼宰兩邑吏民至今去思逮爲總所幹官
分務池陽革去弊蠹號爲稱職諸司亦嘗交章論薦今茲試郡清

涕愷悌宜民恪意牧養流亡復業獄訟清簡人皆安之在一路中獨無訟牒至于諸司又能持身廉介以律察吏舊例以魚稅錢幾千緡充郡守月給燈茶卽而不取人所難能考其治行近古循吏又朝奉大夫知宜州劉董元祐故相摯之後動遵家法嚴正有守吏不能欺試郡西融諸司已嘗論薦宜陽控扼羣蠻最爲衝要而郡計窘匱事多廢弛自董到官數月之閒興滯補弊井井有條撫理諸猺支賜官兵廩祿率皆按月支給無復異時通滯之苦奉行監獄尤得其宜調度賴以豐裕民猺安堵不相侵擾實爲邊最臣等參訂共議得此三人不敢隱默自貽蔽賢之罪亦不敢私徇以干謬舉之罰欲望聖慈特加甄擢庶幾可爲遠方牧守之勸

乞致仕劄子

臣輒瀝血誠干仰天聽伏念臣幼承門蔭繼竊儒科敕局書林早塵清要郎潛卿寺浸歷要途七擁使軺三分帥閫晚蒙眷獎玷從班入仕垂五十年實歷已二十任叨寵榮而滋甚念報效之無

開每懼滿盈果嬰疾疢累年沈痼屢致顛危長子伶仃忽罹夭折拊心痛悼弔影自憐不如無生所欠惟死再念臣官薄之年已及禮經所載甚明若非納祿以辭榮必致延災而益禍敢控由衷之請仰祈從欲之仁伏望聖慈俯垂鑒照憐臣孤苦念臣衰羸許令臣守本官職致仕臣生雖無補恨莫遂于捐軀死或有知誓不忘于結草

再乞致仕劄子

臣比以病衰加之患憂輒露乞骸之請仰祈從欲之仁悃閾俞音雖未忍棄捐之意再輸誠悃益不勝迫切之情伏念臣孤老餘生愁苦萬狀禍患迫逐而不赦疾疹纏綿而益深來日無多大期將迫恐卽填于溝壑願早謝于冠裳庶弭災殃少延喘息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許令致仕以保餘生

表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皇矣上帝克開有永之年至哉坤元允合無疆之德甲子並踰于四百春秋遠過于八千盛典迭興歡聲遐暨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功成不宰道體自然周之興有姜嫄以賢妃而開國堯以是傳虞舜爲天下而得人永膺至養之隆俱享長生之樂天立厥配周壽考于萬年邦孚于休祚本支于百世臣濫將使指阻遆班行北闕馳誠從想鈞天之奏殊宮入賀莫陪嵩嶽之呼

太上皇后壽七十賀皇帝表

光履至尊兼父母俱存之樂迭行慶典實古今創見之儀事殊長樂之朝禮盛未央之舉孝先宮壺歡動寰區恭惟皇帝陛下嗣守丕圖欽承慈訓高揖堯舜于千古躬行曾閔于九重聖德冠乎羣倫廣口刑于四海玉卮親奉想傳萬歲之聲金狹同膺何暇九齡之夢臣久陶孝治誤玷使華去國三千莫禎覩光之盛有親七十口霑錫類之恩

賀正表

上下交孚慶三陽之開泰朔南聲暨見四海之會同儼睟穆以天臨謳謼謹呼而雷動恭惟皇帝陛下循堯之道行夏之時運獨化于鴻鈞惟皇作極躋八荒于壽域與物爲春肇迎六氣之和永迪一人之慶臣肅將明命逖在遐陬鳴玉千官夢想雍容之鵷鷺稱觴萬壽心馳飛動之龍鸞

明堂大禮慶成表

合宮蔵事事新一代之儀宣室受釐彌介兩宮之壽三靈同慶萬國交歡恭惟皇帝陛下德發馨香誠參化育舜業業以致孝益懋重華文翼翼而小心克勤昭事考成周之備禮舉皇祐之彝章天清地寧既取合禋之義祖功宗德式昭並侑之文熙事告成景貺交至臣濫叨持節莫預奉璋仰覩天文光動房心之宿共祈國祚之

壽齋箕翼之曠 卷七 二

官無濫及受必有名臣雖憊愚祖識廉恥潔己以進于出處本末之甚明直道而行故毀譽是非之相半但知一心而體國不能曲意以徇人積有罪眥上辜任使單車奏計徒馳魏闕之心便道趨行忽作揚州之夢知煩言之必至賴皇度之曲全俾從珍館之遊仍寓寶儲之直王言出綍顧董餉以何勞衆口鑠金由叨榮之已甚帶果從子三襪珠何意于再還忽傳丹詔之新遞復青氈之舊顧始望之不及念前痛而未忘得失若驚進退惟谷茲益恭遇皇帝陛下明堂布政衢室訪言天日委靈閽開覆盆之隱雷雨作解槀回寒谷之春察其非辜貴以舊職臣多難憂傷之後數奇流落之餘槁形灰心已過寵榮之望碎骨粉身敢忘報效之圖

謝頒御筆手詔碑表

天語溫淳盍重農桑之本雲章燦發益增嶽海之華祇錫爲榮恭行惟謹中謝竊聞精誠之感陰陽以和致茲蠶穀之屢登悉出天人之協應上以彰神化之效下以厚烝民之生惟什一之征是謂

立經常之法苟倍徙其直豈爲知取予之宜恭惟皇帝陛下嚴責吏姦深求民瘼戒漁蠹之害廣衣食之塗軫淵慮以弼勤澤宸亳而徧及臣謬膺使指預拜寵光敢不仰體訓辭推大成藹旅生之治精加督察庶臻附枝兩岐之祥

廣東轉運判官謝表

覩風遐嶠方懼空餐改命潤臺復膺重寄戴恩隆厚返己凌兢中謝伏念臣猥以庸才適遭盛旦念煌煌之祖烈懼墜厥聲慕蹇蹇之王臣欲行其義中罹憂患自分沈冥誤蒙神聖特達之知恭被禮樂光華之選黃茅瘴嶺仗漢節以驅馳白髮慈親乘潘輿而喜慴粗究民情之休戚無裨國用之盈虛正期私計以言歸敢謂濫恩之洊及事權雖重役繁供輸已困于諸州調度不支于一歲雲屯萬旅皆張頤待哺之人日費千金無束手旁觀之理欲足用則未免加斂務恤民則深慮乏興矧惟上下之相須要在公私之兼濟必有碩德以民爲心知臣粗識廉隅或可律貪殘之吏俾臣就將使指庶少蘇疲瘵之氓不忍棄捐特加任使臣敢不俯殫鶩鈍仰稱鴻慈激濁揚清願廣酌泉之志剝下益上忍萌竭澤之心

廣東提舉到任謝表

久從家食自安流落之蹤分畀使權忽玷光華之選遠去闕庭之下深行嶺海之濱初見吏民具頒詔令中謝伏念臣仕知行己智昧通時蚤竊儒科不過平平之策居懷祖烈敢忘挺挺之風暫從三館之遊遽忝一麾之寄頃罹艱棘偶獲生全憂患之餘志氣衰落飢寒所迫學業荒蕪自知無補于明時已分退藏于先壟念主恩未報何敢愛身母老無依不能忘祿七年去國每馳魏闕之心一旦臨軒猶憶鈞天之夢望威顏于咫尺被聖訓之丁寧私自省循若爲稱塞茲益懼恭遇皐帝陛下焦勞求治惻怛愛民謂臣嘗厠班聯自可布宣于德意知臣少更州縣庶幾練達于人情不忍棄遐亦加任使臣敢不力求民瘼痛戢吏姦廣倉廩之儲務熟籌其出納籠山澤之利當深究于源流願竭丹誠少酬洪造

湖南提刑到任謝表

將漕嶠南曾微善最按刑湖右復冒恩除拜命地輒撫躬跼蹐中謝伏念臣賦資樸直際運休明一去闕廷淹更歲律兩持使節不由炎荒敢擇地以求安念將母而來諗未控由衷之悃已蒙從欲之仁方天下無冤之時宜分遠邇處君子盡心之職所貴平反昔人卽是以說親今臣殆逾于素望茲益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矜庶獄之不辜尤重祥刑之寄謂小人之有母廣推錫類之恩使之居澤國而遂甘旨之求脫瘴鄉而適清溫之奉在私計無便于此雖自謀何以過之退自省循若爲報塞臣敢不審觀師聽明啟刑章罪疑惟輕仰體天地好生之德民用不犯助成帝王極致之功誓畢微生力酬洪造

京西運判到任謝表

熊湘陳梁禪欽恤之仁江漢將輸倚珏光華之選戴宸恩而祗懼迫威命以疾驅徑造屬城具頒溫詔中謝伏念臣稟資罔陋逢世休明偶竊儒科勉追祖烈分甘州縣簿書之冗濫陪館閣英俊之遊仕雖爲貧志不止于溫飽學未見道心窮慕于功名嘗自厲以治民終無因而奏課忽冒臨軒之遣敢辭叱馭之勤二年深犯于煙嵐再命不踰于瘴嶺荷皇慈之錫類易內地以便親幸脫炎荒復分英蕩爲委吏會計而已矣當服官箴問斷獄錢穀之幾何敢爲文具一遵法守僅免愆尤第惟將母之行每切懷鄉之意所願投閒于故里不圖改畀于上游況地重責深要當思職雖民淳事簡其敢偷安私自省循未知報稱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皇靈遠燾聖德兼容謂臣粗達吏方故每加于煩使俾臣稍習邊事或有用于明時不忍棄捐益隆委寄臣敢不問民疾苦察吏貪殘乘輅傳以載馳姑承人乏奉板輿而歸養終覬天從

淮西總領到任謝表

爲郎何自方有愧于時流給餉非才復驟升于卿列戴異恩之不

次懼隆委之難勝將命疾驅涓辰祇役中謝臣惟總領分督清道之賦而淮西獨任兩軍之儲千舟銜尾而來猶虞假糧之不繼萬旅張頤以待盥容廩稍之少愆白權酤壞于撥井而告日深況監轄愚衷詭辭以白大人庶狀興而就養焦心以報明主當荷鈇以先趨

廣西經略到任表

抱病投閒久窮祠庭之祿蒙恩起廢遽分帥閫之權寵升論思之班增壯藩維之寄地雄責重天大命輕中謝伏念臣學術荒疏性資迂拙荷官行己勉追挺挺之風憂國愛民期盡惓惓之悃門蔭濫竊世科備嘗州縣之勞迭更中外之任四污朝蹟五玷使華再總軍儲洊膺閫寄惟遭逢之最早故忝冒之滋多福過災生年侵衰至久抱負薪之疾每懷墳墓之憂身雖臥于病廢之餘畀以于魏闕白斷此生之永已不圖成命之忽頒擢于痼疲之末宣之任惟桂林之重鎮實嶺海之奧區外控諸蠻內兼五管馬政不無于欺弊猶人正賴于撫綏欲令士人之舉安要在官吏之不擾必得廉平之士一新貪鄙之風如其衰陋之資曷稱循良之選頂憂曠敗自速譴訶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子育羣生天臨萬宇不泄邇而忘遠在知人而安民以臣少習吏方粗能奉法而循理謂臣老諳世故不敢生事以邀功未忍棄捐復加任使臣惟當廣求民瘼深戢吏姦不求赫赫之名妄希榮進第守平平之策仰答洪恩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桂海承流蔑著蕃宣之效松階次對遽聯禁近之班顧如待盡之軀冒此殊常之寵感深而泣慙其于榮中謝竊以衢府圖書莫遷西清之直先朝謨訓實參東壁之輝偉寶國之鼎新揭鴻名而昭示必以處一時碩學之彥或以優四方宣力之臣苟非其人曷稱茲選伏念臣稟質固陋進辰休明學僅續于家傳才不周于世用幼霑一命歷事四朝逾仕于紹興之季年擢第于乾道之初載叅隋牟彥猥厠周行敕局書林濫塵清選郎曹宰掾寖歷亭塗由卿

寺面領神京兼民部而總軍餉凡七叨于使節亦再典于帥藩積
此幸邀蔑然稱塞年侵氣索嗟壯志之莫酬疾乎身衰念大恩之
未報甘與草木以俱腐敢冀桑榆之或收屬謀帥于藩垣乃起家
于田里控辭不獲冒昧而來扶持衰殘賴策駑鈍考已書于下下
之誠自形于歌詠必得其壽無疆惟休臣邁迹從班祝
陽仰賴朝廷之威靈坐致邊鄙之寧謐僅逃曠敗少遊誅戮而臣
已迫衰年久罹癉嶺舊疾轉加于魏闕期歸臥于漳濱位已極于
竪之臺懶切首邱之念嘗投誠于沈痾孱軀難保于生全深懷塡
庶僚敢萌他覬班邊參于法從誤沾明恩撫初心而若驚頃始望
之不及茲葢荅遇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念慶曆之故家
今具僚幾數正元之朝士葢亦無多特彰記于陳人俾光華于晚
節何期進暮有此遭逢臣敢不仰體恩憐益謹侯度久抱負薪之
疾所願投閒尚懷結草之忠庶幾圖報

謝賜衣帶表

伏準省劄勘會蔡某已降指揮除寶謨閣直學士所有依格合賜
衣帶十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特與依格給賜臣伏以西清寓直
濫叨進律之褒內府分珍更冒章身之寵念臣久挂冠裳退安田里幅巾藜杖姑盡殘年安車蒲輪敢污嚴
召荷皇慈之下逮屬異數之洊加病骨支離幾不勝于寶帶衰容
枯瘁殊弗稱于華衣豈期既老之餘乃獲非常之賜茲葢荅過星
帝陛下鼎新百度賁飾羣工特捐在笥之珍庸示解衣之惠華其
晚景服以終身臣敢忘衣被之仁深負曳婁之愧束帶而對賓客
已絕望于清朝懸車以傳子孫庶誇榮于故里

賀正表

珠躔迭運驗一氣以回生玉律更新慶三陽之開泰瑞陳闕版喜
動幅員中賀基惟皇帝陛下統繼離明道符乾健正析因夷陘之
序盛載成輔相之宜與萬物以爲春奄八荒而開域臣養疴田里
無補行塵屬謀帥于邊陲乃掄材于廊廟班超雖老亦不過于平
平毛遂雖行益自慚于碌碌念再世蒙恩而未報故
身作負而
代淮東安撫使謝表

忝武儀衡每慚非據出臨藩屏自揣何堪恩重命輕憂深責備中
謝伏念臣謬傳家學偶踐世官荷聖神特達之知無左右游談之
助昨從省閣進陟禁塗日月緝熙光明莫窺聖學後基命宥密
無補行誤

不辭維昔廣陵蓋今巨屏控長江數千里下臨襟帶之衝鎮全淮十六城內固藩維之勢歸附之人莫先于安集疲瘵之俗正賴于撫綏曠土游民未盡勸懲之術崇墉浚洫尤資保障之功以至閱練師鈐繕治戎器要在聿修于軍政豈宜暫弛于邊防當得眞才允膺重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循名責實任賢使能察臣公爾忘私必能報國謂臣老而更事可使守邊私自省循若爲稱塞臣敢不盡宣穉意少釋顧憂惟盡行于前言期不負于聖主擊祖生之楫雖嘗力志于四方請終軍之纓何敢徼功于一日

賀太皇太后牋

伏念臣學術空疏材能謭薄一經教子徒得先臣之緒餘再世蒙恩實出兩朝之眷遇昨從外服擢寘周行濫登禁近之班驟陟樞機之地愛君憂國雖殫干一之愚固圖安邊敢獻二三之策屬宵謀肺因遂請行睠此全淮夙稱要地控長江之襟帶爲今日之藩離係國安危以人輕重深究綏懷之術莫先經理之方是宜勤課農桑繕修城壁撫摩彫瘵之俗安集歸附之民雖鄰好之交修豈邊防之可弛允膺是任必得其人茲蓋恭遇尊號太上皇帝陛下親授聖謨申修武備謂臣愚且憃雖無尺寸之長而父教以忠當有涓埃之報臣敢不力行初志勉企前修附循士民要當生聚十年之久申固封域何敢僥倖一旦之功

賀太上皇后牋

式遵穀旦再舉盛儀慶人生七十之稀卜壽考萬年之永況堯踰獨高五帝克諧偕老之祥而舜孝祚冠百王兼有俱存之樂于斯爲盛伏古未聞恭惟太上皇后殿下位正母儀德符坤載儷尊慈極夙隆逮下之風稱壽殊宮同享歸尊之奉臣生逢聖世濫綴卿聯如日月相須而成幸出照臨之下惟天地能長且久永依覆載之仁

賀太皇后牋

儷尊宸極有光彤管之華毓秀天支庸示青車之寵慶縣宮闈喜動寰區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警戒相成憂勤在念乃眷神明之胄以開孫子之祥曲盡母慈心每勤于拊育益隆邦本祚永保于延長臣叨預近班莫陪在列華封獻祝敢陳多子之辭太姒嗣音當有百男之報

書

上汪制置書

某不佞結髮學問晝閱前史見古之名世鉅公與夫忠義豪傑之士莫不倣結髮學問晝閱前史見古之名世鉅公與夫忠義豪傑之士莫不斂衽正色遐想而景慕之及覩蘇東坡論司馬溫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敲以二言曰誠曰一某廢卷太息恨不與公同時端拜而師之晚從儒林丈人遊因論誠一之學有以報萬一中夜屢起輟食興歎鰓鰓然憂在宗社每念材智駑下議論淺短無以自效茲幸閣下召節東來某負弩道傍仰瞻儀刑側聆謦欬厭快風昔欽慕之志私竊自省某所願學者二公也閣下之道二公之道也今某親見大君于而師之其可自暴自棄默默而無所言哉某秉牘爲贄以勤館人者非敢私也如蒙閣下呼置坐隅設問以觀所存儻或可教憐其區區之誠告以一二某嘗與學者共之固某所願也非所敢望也冒犯威嚴震慴俟命

上虞樞密書

某嘗聞言有切于事眾人以爲迂而君于以爲必然不可不察也世之言治者不過曰富國也強兵也言之則美而可聽聽之則樂而忘倦爲是說者追時好取世資而已求以富國國未必富而民且貧求以強兵兵未必強而國愈弱利不一二害將十百不知究

也恭惟閣下挾天人之資躡聖賢之躅少時雋聲洋溢老師先生無與對衡者射策宸廷一筆萬言敷陳治道天子擢爲第一天下之士比閭下以賈誼方持權者用事屈伸肘足以榮辱人稍稍附會立登青雲閣下未嘗目逆而心動閉門卻掃澹然無營視鍾鼎富貴屑焉而唾去唯恐不速心如山嶽積金至斗莫能移之天下之士比閭下以黃憲逮閣下受知兩宮遊璧水登瀛洲歷天官貳卿文昌八座爲君藥石爲國蓍龜爲學者宗師天下之士比閭下以韓愈殊不知閣下之道得于二公之傳惟誠惟一窮天地亙古今而不渝天下之士因其所見而言之閭三十年而變其說是未知閣下者也方今聖天子厲精圖治寤寐古席以待閣下行將柄用矣二公相于元祐紹興之初經綸之業用而未既傳之閣下涵養滋久隱而未施嘗朝廷艱難豈容釋然于斯時哉不有施于今日萬世惜之伏念某甫陽人齒少且賤無他技能惟知讀古聖賢之書以筆舌鳴其窮雅尚氣節不肖與世浮沈歲丁丙戊隨

其本而從事于其末去治愈遠矣有人焉以仁義之說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眾必相聚而笑之曰是書生之長談也是迂儒之高論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申己之說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復信也漢之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唐之貞觀之治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非仁義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純于王道而其治已彰彰如此孰謂仁義不可以致治平議者必曰漢唐之時海內爲一天下無事日引月長庶幾有成今日之勢似非昔比疆土未復也陵寢未修也九重之上禹菲舜癯皇皇焉憂中興之治旦暮而冀之今欲責成效于數十年之後是猶指來歲之粟以療飢亦已晚矣夫國之強弱不在于地之廣狹而在于民之安危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一行仁義而歸之者三十六國而況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數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艾也苟行王政則將于于然襁負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務必欲

持富國强兵之說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中原可復如是而敵人可賓此說一行未見其效而民已告敝矣借如其說是欲舉天下之大而決于一戰以僥倖萬一豈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産爲有力者攘其半必將奮袂而與之爭爭必不勝而力盡困矣爲若保其所有日積月累貲用既饒坐待敵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復得敵人之貲庸詎知其不爲我有乎噫此萬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于目前之利此某所痛惜者也爲今日之計莫若節浮費省冗官減無名之征以結民心汰無用之卒而練軍實勸農桑而抑末作示敦朴以振頹風凡立政用人發號施令一本于仁義廟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專持之以久不數年閒當有成效雖不求以富國而天下無敵矣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恭惟閣下以王佐之才爲聖人之學所以輔相吾君者皆仁義之道尚何待于言哉某也蒲陽一鄙夫鼎者天子親策于廷蓋嘗以是說而獻之天子矣今復以告

閣下雖其言近而區區之心實欲以禹湯文武望吾君以伊傅周召而期于閣下閣下不以爲迂而忽之某將有深于此者次第而進之

乞更運京西椿管米書

某近具奏乞于和糴米內移運十萬石前去襄陽府軍前椿積以爲邊備已蒙睿旨行下某除節次差官運來十五萬一百餘石起發去訖照得淳熙元年襄陽府椿積米二十五萬七千餘石自後每歲般剗至七年尚餘八萬石八年九年終止有四萬石除借支過二萬石及撥五千石附襄陽府振糴外實存米一萬八百餘石通計今來所運米止及十六萬九百餘石若是平居無事以備水旱則爲有餘萬一緩急爲城守之計則不足某所運米十五萬一百餘石已貫水腳糜費等錢五萬九百餘貫夫米一千九百餘石係每千出納之際拒絕人情收簸到上件錢數卽不敢侵用經常錢物及不曾分科另項椿管仔某深慮一旦罷斥之後來者見此儲蓄不復加意財賦每遇闕乏循例支借以苟免目前之急不爲永遠之計其于一路利害甚多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劄下本府令其椿管不得輒擅妄用遇有緩急具申朝廷方許支撥仍令帥臣到彼分明交割庶幾不至失陨可以永遠爲水旱盜賊之備伏候鈞旨

辭免乞宮觀書

某至愚極陋猥蒙朝廷使令南北東西惟其所命不敢辭難七年之間奔走萬里誤恩董飭近在陪部方幸便家遽有易地之命卽日就塗不敢以親老道遠爲解到此數月財計粗足不至急闕可以偷安養拙無何舍弟道中感寒一病荏苒遂至喪亡某同產只此一弟老母最爲鍾愛母子三人相依爲命一旦天折老母觸緒傷感頓覺衰悴重念某去歲盛夏觸熱登陸隆冬衝寒涉險艮賤死亡五人舉室憂疑凜凜然人不自保絕無生意幾不可一日居異時朝廷有煩難任使死且不辭伏候鈞旨

辭免除檢正書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蔡某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某聞命震懼無地措躬某一介妄庸誤蒙朝廷器使出入中外踰二十年雖殫竭疲駑勉圖報效然終無絲髮之補徒積罪戾上貽謗訾昨者奉祠還家方便親養冒無滿歲畀節近畿今茲到官甫及三月又蒙誤恩召還宰屬顧其何人乃辱朝廷紀錄如此伏念某受材至陋賦分數奇叨竊既多滿盈是懼丁年以後災患頻仍積憂薰心老形悉具去夏爲寒溼所薄右臂不仁手指拘攣執筆顫掉書判大字固已敬斜兩省細務浩繁必難書擬矧惟省閣絲綸之任其選不輕某已試罔功豈宜冒處自揣不稱公義謂何若不控辭必致顛踣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且令在外以備驅止深慮災患之來有甚于此者愈更狼狽欲望鈞慈察其危迫之惓憐其奔走之勞特賜敷奏改畀祠祿庶幾稍便親養少弭災咎

策某敢不勉行所學仰答上恩所有肖劄不敢祇受見寄紹興府
軍資庫伏乞處分
再辭免除檢正書
某伏淮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某檢正諸房公事尋具辭免某官卑人微不應控避冒犯法禁竊惟朝廷罪當萬死某情實迫切勢不容已反覆思念概之私計則非便揆之愚分則未安不免再有陳請伏念某一介幺麼曳幼叨竊一命讀書應舉力取科第旣無功名富貴之心長從師友獲聞緒論粗知其他專一監造官司事體不同自揣無功不敢輒當懋賞冒昧祇受清議不容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某轉官減磨勘指揮寢罷庶幾少安愚分所有省劄見寄臨安府軍資庫未敢拜命伏候指揮
辭免召赴行在書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行在奏事某聞命震慴措躬無地伏念某艱棘餘生分甘填委溝壑豈復仍榮進之望甫遵吉制未敢輒控祠請忽叨奉事之命雖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忍遐棄然某一介孤遠何以尋此異數某祿不逮親唯有移孝爲忠盡瘁報國少盡臣子之義君父之命所不當辭重念某多難早衰心志凋耗精力疲憊尤素昔足疾閒或發動自揣孱陋不堪朝廷任使窃慮鞭策不前自速罪戾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湏改畀祠祿庶安微分獲保餘齡伏候指揮
上論邊事書
某入境之初咨訪民閒休戚邊防利害莫不首以安平州李密爲言到官尙究詳實檢點案牘見得李密在溪洞中最爲梁黠平時侵犯鄰洞劫掠省民外通交趾內結官吏凡有所欲無不遂意慶元四年知古飢洞趙迪簡物故別無子弟承襲李密乃僞作趙迪簡生前文字以李密第三子過房改姓名作趙民懷出繼趙迪簡之後重賂邕州溪洞司及太平寨官吏出給文帖以趙民懷知古飢洞李密兼權知古飢洞事李密乘機强奪殺死趙民懷據掠洞民盜開化外交趾山路意在吞併鄰洞包藏叵測本司累據古飢洞登上第入爲卿士出持使節全宇飽煖盡出陛天厚地之施自念

官與及龍州等州洞官與陳訴前政不過行下邑州及差官委曲戒諭追到官吏送獄根勘贓證甚明止從杖罪繼放其溪洞司機宜韓渠押下邑州照勘某到官即行檢舉已將經略司副使徐黯效用李昇從條決配反坐條下邑州將見勘人員結照得韓渠見係溪洞司屬官輒敢受李密金銀出給文帖以成李密吞併之計情理從實不敢隱蔽除已具申朝省外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庶使溪洞玆黠知所畏憚不至強橫侵犯鄰洞害及邊民

又書

某猥以菲才濫膺委寄所部二十五郡三面近邊蠻猺雜處跳梁負固無時無之責重憂深日有淵冰之懼向者冒昧奏辟本路幹轄耿明伏蒙朝廷不以人廢言曲從所請耿明拜命之次日適聞昌化軍土人李彬等糾率壯丁抗拒官軍殺傷將校竄入黎洞某亟遣耿明前去招諭耿明到軍即撤去寨柵罷遣戍兵示以不疑然後委部將宋執忠深入巢穴多方招諭李彬等相繼出參前後招

到一千七百餘人不勞兵力撫定一方解到李彬李誼二人送獄根勘未幾又聞瓊州騷卒吳四弟等嘯聚兜徒結納黎洞出沒作過侵犯省地剽掠居民前後累年爲害非一近者迫近郡城公肆焚劫破文昌縣無復畏憚官兵不敢誰何適值知瓊州陳顯公報龍某就差耿明暫攝州事措置收捕耿明到州即招集七十二洞主出參與之歃血爲盟厚加賞犒示以恩信勉以忠義使之歸順朝廷不爲賊援唯西浮洞主王安政叛盟居停賊黨爲之囊橐故吳四弟等不伏招降勢不容已耿明親率士卒夜迫賊營掩其不備搏其巢穴盡擒巢魁居民獲安黎洞知畏舊有王居伶者侵占官地誘掠省民其徒實繁其勢滋熾屢與官軍抵敵官軍失利殺傷非一前後守臣唯務姑息以苟延歲月耿明歷以兵威諭令出參王居伶俛首聽命退還鹽竈十三所海外並已安帖竊詳耿明膺略過人識慮精審所向輒克又能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不務殺戮以全取勝一舉而三事俱辦不爲無功兼宋執忠首尾隨逐耿明出軍幾年奮不顧身最爲宣力功在諸將校之右兼行士卒當此災暑暴露日久皆一時立功之人若不優加旌賞無以激勸後人今據耿明等第開具立功人數三司審實並無冒濫同衙共參伏望鈞慈特賜敷陳詳酌施行

小貼

照得今來招諭李彬李誼及收捕吳四弟等皆賴朝廷威靈及耿明與士卒之力某獲蒙成效僅逃誅責已爲萬幸況比切進律濫廁近列無功受賞深懼滿盈衰病之軀唯恐顯踣不得生還故廬天實臨之絕無一毫覬望區區之愚特爲將士冒昧有請伏候鈞照

簡易中稟

李彬李誼及吳四弟等招集徒黨動以千數而又結納黎洞抗拒官軍亦非小盜若不乘時掃蕩必致猖獗爲害非細某既身任憂責不敢張皇事勢驚動朝廷故略具申稟今既爲將士奏功不容不以實告非是前後歧異伏乞鈞察

代人上宰執書

某聞自古君相之用人有所謂一定之法有所謂一時之權受一命者當爲此官歷再任者當授此職先後小大因其資格而不容毫髮之私此法也才足以辦此事則與以是官功足以當此賞則加以是秩進退予奪因其能否而初無繩墨之拘此權也蓋法者所以處常才而權者所以待非常之才一于任法則賢愚同滯貢才實能之人或有踰乘一于從權則能否雜遝僥倖奔競之徒得以濫進是故聖君賢相兼此兩柄以網羅天下之士立一定之法付之有司操一時之權歸之宰相進退百官惟人才是用豈若有司規規然循守三尺爲哉況君相所行即爲一代之法若曰甲也不當爲此官未可以驟進乙也未嘗爲此職不可以驟退爭使其考任循其流品次第而用之亦不過一大有司耳宰相進退百官之權不已輕乎唐之常袞懲元載之弊杜絕請謁一切格以公議故

無賢不肖之辨當時以爲絕弊而不以爲能崔祐甫懲常袞之弊爲舉惟人不自疑長未踰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當時以爲諂尤而不以爲私蓋宰相以至公取士爲天子得人苟避嫌畏譏不敢一亳輕重于其間而曰有法存焉豈不失天下士乎恭惟某官致君澤民存伊尹之心禮賢下士行周公之道朝則服台袞坐廟堂以圖天下之治暮則歸私第開東閣以招延天下之士士有高才絕識或沈于下相公必越次而進用之寸長片善或適于用相公必兼收而並畜之故天下之士莫不激昂奮勵奔走讙呼爭赴功名之會顧如某者椎魯無用之軀亦且踴躍自喜願歸造物之鑪伏念某宗室子也先人南渡以來僑寓江浙家徒四壁立某自弱歲誦詩讀書爲進取計螢窗雪牖朝翫暮鹽蓋飽愚而備嘗之膏粱之習夢寐所無也歲在辛未兄弟同登儒科叨竊一官垂二十年矣向來改秩得邑江之德化仰惟吾君吾相愛養元元爲縣令者固當宣上意而承休德三年之間疲精竭力于簿書獄訟之際

不敢怠忽以致催科常人之賦應辦不時之需亦無廢事當路者誤以爲能薦之于朝廷某敢自以爲能哉相公之心如止水明鏡某之能否固不逃知人之鑑也某雖無高才絕識仰裨山海亦豈無寸長片善備竹頭木屑之用乎相公方以權用人故持是說以進若曰某之才能不及于中賢資格又拘于定制不足以膺非常之選俾退而從有司之法某尚何言哉進之退之惟相公命

啟

迎汪制置啟

召還萬里入覲九重蜀道誠難昔有登天之喻長安不遠今興見日之嗟一匊流傳萬口交慶恭惟某官朝廷舊德宇宙眞儒學探游夏之淵源文擅卿雲之黼黻千年間氣獨開龍虎之祥七日超羣大過駃騠之勇蚤擢平津之第適當賈傅之年一人深簡于忠嘉四海必期于公輔出壁水師儒之選列甘泉侍從之班獻納中宸久識尚書之履藩宣外屏屢分剌史之符常袞一變于閩風文翁大化于蜀郡縣車去國何日興邦久虛巖石之瞻衆趣介圭之覲歌吉父蒸民之什式憲遄歸作高宗說命之書佇期爰立某依歸有日瞻望無階披雲霧而親青天方幸旌旃之屈同燕雀而賀大廈敢先竿牘之修

賀梁樞密啟

寵升端殿擢貳樞廷朝夕論思既久承于宸眷夜宵密正有賴于謨明廟社尊榮人民震慴恭惟某官道直方大德純粹精學有以見天地之心識足以明國家之體文章爾雅諧黃鐘大呂之音器用難名抱璞玉渾金之質早冠在廷之親承當世之知周旋清切之班密邇邃嚴之地螭坳載筆視君舉而必書鳳閣演綸代王言而作命疏榮東掖寓直北門久歷禁塗身不離于漢闕直司文柄士咸仰于韓門果妙簡于淵衷俄躐等而樞筦方天下無事然智者防未形雖甲兵之問不至廟堂豈容苟且一時之計而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必能維持萬世之基佇應爰立之求以慰具瞻之望某幸逢盛際喜聽除音屬拘縶于守符阻進趨于賓館大廈成而燕雀賀方賴幷幪仙鼎就而雞犬升願終覆育

賀王參政啟

受命兩宮視師萬里人主之論將相意兼注于安危大臣之慮國家任何分于中外社稷之衛遐邇所瞻恭惟某官閎世偉人爲時儒老智淡萬物猶晦其光氣陵三軍莫名其勇際會千齡之運協同一德之謀親結聖人之知願得君如彼其專也自任天下之重謂非予覺民而誰哉久貳樞廷進參宰路已見粹神折衝于千里更資股肱宣力于四方乃睠坤維是爲天險宿師百萬衆下臨關陝之衝列郡五十餘內控荊揚之勢證護諸將總統六師自非左右之元臣曷任西南之重寄欲壯劍門之險不辭蜀道之難比叙請行頓釋冤旒之顧賜環伊邇佇迎袞繡之歸某正託洪鈞欣聞溱號幸揚旌而在望當負弩以前趨仲山甫之徂齊方詠蒸民之什裴晉公之平蔡願賡皇武之詩

賀廣樞使啟

鋒車入覲制冊疇庸領使樞廷增重五兵之寄視儀宰路聿新四海之瞻一匊流聞萬口交慶恭惟某官廟堂舊德社稷元勳識造幾先豈常情耳目之可到才周事變顧他人智力之已窮親結九重之知夐出羣公之右表裏忠亮險夷踐更任兼中外之隆身係安危之重破强敵百萬衆風高淝水之功鎮全蜀五十城益壯劍

門之險號令明肅紀律設張講求宏遠之謨盡革因仍之弊士氣百倍軍容一新坐凝棄侮之勳足見用儒之效提封萬里釋冕旒西顧之憂去國三年積衮繡東歸之望果被賜環之寵旋膺出納之恩就正使名獨專兵柄絕擯紳之體貌猾笏之聽間眷注非常用累朝之曠典精神及遠知吾國之有人某久託洪鈞欣聞盛事用作霖雨行見相高宗而中興穆如清風尚能繼吉甫而作頌賀虞樞使啟

孚號中宸正位西府惟樞廷置使仔專總于五兵與相國等尊禮獨超于百辟傳聞四達懽忭一詞恭惟某官德純粹精道直方大學窮今古豈徒誦說之士乎身係安危可謂社稷之臣矣出處一致勤勞百爲久陪帷幄之謀未正鈞衡之位肅將帝命出鎮坤維不辭蜀道之難欲固劍門之險隱若敵國賢于長城泰山巖巖益隆師尹之望赤舄几几咸傚我公之歸方勤宸宸之思果趣介圭之覲肆頒冊進長鴻樞由于歷試之詳正此久虛之選用昭異數以表元勳天子之守在四夷暫倚樞機之重寄人主之職論一相佐膺鼎鉉之調梅某仰託鴻鈞喜聞成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鷦鷯之巢一枝相安愚分燕雀之賀大廈敢效微誠

賀史發運啟

寵錫宸綸擢居民部掌九貢而制財用允資兼足之謀總諸道而正使名式副久虛之選音郵四達風采一新恭惟某官奧學造微懿猷經遠才裕糾紛之際蓋他人智力之已窮識該胎兆之先豈常情耳目之可到謀略輻輳功名鼎來忠嘉深結于凝旒訪問曲交于前席所居之名赫赫具瞻之節嚴嚴特稟懷鉛通金馬承明之直建牙植纛分玉麟居守之權上方懋建中興時則莫如自治爰念兵民之所急當思食貨之爲先有餘力要有餘財貴公私之並濟知所興並知所取宜聚散之有方乃命寶臣俾膺重任內則總司于邦計外焉增畀于使華權九貨之低昂專百城之刺舉不特轉關中之粟蓄將流地上之錢操贏貨以佐軍暫勞鞭算圖舊弊之原亦非一日之積其本自朝廷之上其流及郡縣之間兵籍久刓況吹竽之濫進吏員寖廣幾毀瓦以空餐度緡寅而利少害多崇工商而本輕末重生者寡而食者衆取之盡而用之煩宛肉補瘡每憂于不給剝膚槌髓或出于無名不問上下之相通安得軍民之兼足甚者楮幣流行于中國銅錢轉徙于他方片紙而直千金故不難于僞造一物而立二價宜必致于交爭農末俱傷公私兩病蓋本權宜之制豈爲經久之圖不有更張坐見困敝莫重計臣之任正需王佐之才方將日運千艘給餽餉不絕糧道風行萬里奉教令如在目前必權母權子而制得其宜可足食足兵而事無不濟既盡行于儒術斯大慰于民心豈特貫朽粟陳頓還文景之治將見家給人足當如成康之時佇收萬世之功必正三公之位某效官屬部隸迹使封披雲霧而覩青天方幸揚舲之造如

改官後謝福州陳丞相啟

考績銓曹幸託身于選調修書救局復遑迹于名流雖錫命之自天益歸恩之有地竊以築層臺者必期于累土爲浮屠者尤重于合尖或資經始之功或藉成終之力物固有遇事非偶然亦猶究琪之蹤屢費埏鎔之賜左提右挈前挽後推再三論而不忘于百中而未見伏念某門牆下士閭里晚生素乏鄉評雖平平而無取居懷祖烈顧梃梃之未忘竊嘗妄意于古人思少立功于當世固欲學焉而後仕蓋亦時乎而爲貧十年讀書恨未酬于素志一行作吏嗟已負于初心頃由試尉之口遂得託身之所偶策名于桂籍獲備數于蓮池自憐碌碌以隨羣何敢錚錚而示異方眞宰持衡而在上故諸公推穀以爭先皆由門下之知安得幕中之辯文章甚寵誤形一字之褒終更亟還預下十行之詔逮已書于六考奈尚闕于一章深慚末俗之倖求已分前功之俱廢豈期特達不憚提攜曲軫念于遺簪俾增光于敝帚昔年定價一經韓子之品題此日垂成再辱狄公之論薦既叨塵于京秩因濫綴于朝行始

終受賜而不貲反覆捫心而何事遭逢若此報稱闕然茲蓋恭遇某官道大難名功成不處用汝作霖雨見彌綸輔相之神於我如浮雲尚消息盈虛之理或出或處朝廷之輕重一語一言人物之依歸雖云釋位以偃藩猶欲得賢而報國何物小子亦玷大鈞顧忝官之實多知貧緣之有自某敢不力行幼學勉企前修臣所知者鄉人乃濟蒙于公舉我必報以國士當益誓于私心

賀禁衛遷使啟

對揚容燭寵異使華欽奉聖謨峻內閫邃嚴之直肅將王命總外臺飛輓之權一札流聞門城交慶恭惟某官氣塞宇宙學窮天人道誠意而正心德庇民而尊士深謀遠慮稟蓍龜先見之明特立獨行挺松柏後彫之操蚤翔于言語深啟沃于宸衷忠義舉于至誠文章益其餘事引裾切諫攖神龍而批其鱗孤筆直繩詘虓虎而奪之氣蹇蹇匪躬之節拳拳造膝之言圖鑒方枘勢不容于一時曲突徙薪效乃見于他日方快陽城之極論何期蕭傅之左遷擢居卿寺之聯出領憲臺之寄漢遣八使威名先肅于京師唐有四人清德獨傳于廣府俄頒召節入對嚴疏再勤攬轡之行姑重乘軺之佐公豈久商于財利上方詳試于施爲操贏貲而佐軍暫勞鞭算圖舊人而共政即見廷揚某自憐榜棟之資獲緒枌榆之蔭及瓜而代勞徒三載之聞全璧以歸幸有二天之託

賀任運使啟

膺受寀綸就更使節常衮觀風閩粵坐令討俗之移劉晏轉漕江淮行見贏資之入先聲所暨輿頌交馳恭惟某官鴻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淵源有自本東魯之名儒惸惸無華近西京之循吏親逢熙運坦陟亨塗久從省戶之遊獺積朝廷之譽仰史肅紀綱之地奉常尊禮樂之司卿月有光望風高于九寺使紀所及德兼被于百城升華內閣之班借重外臺之寄治最獨優十他路政聲上徹于行都特增羽翼于使華俾改臨于鄰部益蒞冤旒之省一新斧繡之威上將詳試于施爲公豈久商于財利飛鶚輓粟方有賴于

斡旋持橐懷鉛當即還于禁近

賀王樞密啟

賜第奉常本兵宥府文事有武備威聲坐慴于四方聖主得賢臣嘉會適逢于千載光生帷幄喜動搢紳竊以君之取人材也必以數塗士之應科目者止于小技韓愈無成于吏部亦號儒宗衛公不試于有司終爲名相慈非常之才豈拘于程度而不次之舉以待于賢能厥古如茲得人爲盛恭惟某官學開百聖智雄萬夫名山大川盡攬英靈之氣凝霜烈日揭爲忠義之心挾縱橫應變之才負慷慨敢爲之志議論允待于上意誠忱深結于主知身備歷于險夷任每當于繁劇尹趙天府實資彈壓之功控禦邊陲久藉綏懷之略輸于武部賜以賢科臚登祕殿之華擢貳樞廷之貴益近代絶無而僅有耳豈諸生嘗試而幸得之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克盡相須之意內修天德外行王道莫先自治之方益將上格君心堅持罔論廣攬英才而列庶位遴選良將而振六軍明賞罰以

為立武之基蓄財用以待趨時之舉
行自然廊廟之尊坐致蠻夷之服俾
元勳必奮庸于百揆某效官有守趨
風雨頌金踴躍幸勿棄于鑪錘
除正字謝宰執啟
給札上方伻治安之策雠書祕府濫從英俊之遊錫命過優撫
躬增悸國家列四庫以藏興籍開三館以育人才非惟誇文物之
盛于一時將欲廣將相之儲于異日既寵遇之甚至故選掄之必
艱愛命執政大臣各舉所知雖曰名世鉅儒亦試而任自端拱以
來寖成典故而治平之後始罷詞章竊觀發策之由深有求言之
意蓋必資于實用豈徒取于空文宜得其人乃稱茲舉顧如不肖
自揣甚明爲文僅習于雕蟲讀書不過于涉獵策名偶爾望道茫
然忠義激昂妄意古人之事塵埃執掌甘心俗吏之爲學將落而
思已枯志有餘而力不逮況此北門之奉對寔容東郭之濫吹欲
辭避以無文徒省循而有愧屬詞骫骳尚餘舉子之陳言持論闊
疏不改狂奴之故態分從罷出望絕清華奏篇甫達于嚴宸詔墨
已頒于中禁例蒙試可誤玷恩榮豈獨見未見之書仍抱槧懷鉛
之習又將正不正之字逃晝墁毀瓦之譏茲益恭遇某官吾道主
盟斯文宗匠轉鴻鈞之一氣陶扎無垠闢廣廈之萬間幷憐罔外
略春秋責備之法推菁莪樂育之心至若妄庸亦蒙料理某敢不
夙夜益思立身之難庶幾始終不爲知己之辱
除刪定官謝宰執啟
招俊乂而列庶位敢玷明揚審法度而修廢官誤塵公選仰大鈞
之所播知小器之易盈錫命自天歸恩有地竊以國家自有制度
法令必本人情以聖繼聖以明繼明雖百世可知也可因則因可
革則革顧三尺安出哉況歲月之屢遷致科條之寖穴人或循習
而玩法吏有因緣而爲姦自非立爲一定之規何以盡削兩端之
弊是用會集累朝之不式編摩一代之新書爰命宗工大臣以提
其綱必得通才敏識而爲之屬不圖推擇猥及凡庸伏念某鉛槧
晚生衣冠墜緒蚤習弓冶箕裘之業不知干戈未耜之勤幸脫身
于事因成于碌碌偶叨科策不過于平平竊嘗妄意于古人思
有少立于當世罔欲學焉而後仕蓋亦時乎不可而爲負十年請書恨
未酬于素願一行作吏嗟行負于初心縱苟得于後生終有慚于
前輩累累隨羣役役逐隊漫何補于事功洋洋動心戛戛纓冠軏
妄干于造化方覬修門而竢命適逢敝局之建官豈期特達之知
俾預選掄之數濫簉簪紳之末爲幸固多密親衮繡之光其榮益
甚遭逢尚此報稱謂何茲蓋恭遇平章僕射相公社稷元勳廟堂
偉老重華協帝已致主于唐虞眾美效君欲收功于房杜廣開至
公之路盡室羣枉之門小成小而無遺才不才而兼取介于將七
尺之利焉用鉛刀求騏驎千里之姿或先駿骨遂令頑礦冒處甄
陶某敢不增益所未能敬修其可願誓永堅于素守冀仰荅于深
知吮墨濡毫願少加于筆削畫墁毀瓦庶或免于曠瘝遇此以還
未知所措
賀冀參政啟
寵厩宸綍參秉國鈞天地交而萬物通道迭爲于消長股肱喜而
元首起運適契于明良凡有識知舉深欣忭竊以汲黯在漢淮南
寢謀裴度相唐河北聽命蓋直臣進則姦邪爲之屏息本朝寔則
精神可以折衝如石韜玉而草木自輝若山有虎而藜藿不采廊
廟增重邦家有光某惟某官心契乾坤名垂日月才足以開物成
務學足以尊主庇民剛大之氣浩然威武不屈中庸之德至矣辭
祿可辭徧歷要津擢居言路公心直道深結主知讜論嘉謀屢回
天意引裾切諫攖神龍而批其鱗執筆直繩詆虎兕而奪之氣周
旋無失進退可觀以慷慨憂時之心行豈弟宜民之政左儋右幘
惠幾偏于百城今袴昔襦歌自騰于千里大舉陟明之典峻躋次
對之聯雖袁絲數諫不得居中而蕭傅名儒豈宜久外十年去國
望彌積于搢紳一言興邦眷益隆于旒扆擢在六卿之要列躐登

二府之崇班遷除不出于累旬蕘蓄棊非于一日姦人落膽失匕箸而白驚善類歸心引壑觴而相慶夫名盛者責備爵高者憂深上方委任而不疑下亦具瞻而甚切顧以陳善閉邪之說推爲救災拯溺之方先上格于君心次堅明于國論廣開眾正之路盡塞枉之門力振頹綱愛護元氣厲廉隅以抑奔競之俗重名器以塞僥倖之途無偏無黨而皇極是遵不愆不忘而舊章是式幸斯文之未喪也則吾國其庶幾乎方將盡行平日之言有以大慰蒼生之望某稟資猥介賦分欿崎一爲瀛館之遊已落滄州之上直鉤雖拙曲突何功把江海之一麾誠爲過分去庭闈之千里徒切私情幸依桑梓之餘猥託葭莩之末欽聞登用倍切懽愉阻修斂板之蒸竊效彈冠之喜大廈成而燕雀賀既叨庇覆之私仙鼎就而雞犬升不覺飛鳴之勇

賀建康留守陳少保啟

敷告昕朝顯揚褒冊屬大事當一面允推復古之功立少保曰三

孤峻陟二公之位麟符增重龜鼎永安恭惟某官社稷元臣廟堂舊德表儀鎮物瞻泰山之巖巖襟度包荒吞雲夢之小小早登端揆卓冠羣公精神默運于一堂風采聳聞于四海彌綸輔贊藏諸用而世莫知拱揖指麾無所爲而人自服召和氣于陶鈞之上納羣生于仁壽之中厭機務之久煩委功名而不處高牙大纛再均逸于鄉邦燠館涼臺方燕居于里閈爰念陪都之寄暫勤分陝之行樽俎可以折衝鋤耰爲之罷警雖告歸之彌切顧尊賢之愈勤誕布制麻特升孤棘舉名位之異數示體貌之宗臣民所具瞻人宜求舊上方注想以待元老公豈偃息而久外蕃郎今正于首台遂峻躋于極品願扶皇祚永作公師晉公之德業成名用舍當關乎輕重郭令之富貴壽考始終備極于光榮某將命遲衙馳誠崇仞逖聞燠號慶皇家柱石之不衰大啟懽顏喜廣廈併幪之有賴

賀周知院啟

疏恩宸陛擢長樞廷贊一日萬幾之繁有嘉偉績總三軍五兵之

啟

賀李參政啟

寵揚新渥圖任舊人自上臨御以來更用輔臣無慮數十如公釋位而去再執政柄不過二三蓋上馬帝眷之方隆而下亦民瞻之甚切屬當勇退國人望其來歸及今召還天于倚以爲相盡攄經綸之業益隆久大之基時卽可爲事故有待恭惟某官才優王佐學造儒先誠其意先致其知所操至約正其義不謀其利厥效彌彰布露于腹心自惟驚憂之餘何堪煩劇之寄深虞曠敗仰玷使令茲蓋恭遇某官茂業格天精忠許國謂上策莫如自治期遠邇之安惟大賢何所不容兼短長而並用俯憐流落倍費生成某敢不思稱所蒙勉修厥職米鹽細故或小補于公家母予私情願復還于故里

知隆興府到任謝宰執啟

引疾匄閑幸脫浩穰之寄蒙恩分閫復升論選之華荷大造之曲成濘孤蹤而幾殆叨榮已甚揣己何堪伏念某賦分數奇謀身甚拙多以直情而忤物不能枉道以徇時登瀛洲者十八人歎舊遊之鼎貴隔弱水者三萬里嗟故步之久忘念壯志之莫酬撫初心而若失一爲俗吏見謂通才馳驅殆徧于東南出入迭更于中外五持使節再總軍儲四入修門恍若夢遊之所重來卿寺依然耆定之班會上聖之英圖偶神皋之謀帥豈期推擇猥及凡庸適丁多事之時不敢一毫之擾合宮之禮甫畢福甿之役洊興屬邑饑饉莫急于勸分阜陵發引尤資于趣辦僅無乏事少遑嚴誅然精力盡于應酬而心志稟于憂慮一身屢殆百疾交侵輒被眞切之情仰叩高明之德適議臣有重外之請而當揆欲嘗試其言貸以虛明驅之遠役據于蘡藜而困株木自嗟跧龜之蹤收之桑榆以救東隅倍費生成之力俯憐劬瘁終賜存全寵升書殿之清班改畀潛藩之重寄蓋欲力扶于公道不惟曲遂于私情懼小器之易盈感大恩而莫報自違離于魏闕卽臥病于漳濱念已及于戊期昌魚庶遑寧處況親年適當于喜懼而王事顧效于馳驅欲辭避以無由幾進退之不可捧檄而動喜色雖曰至情詭辭以白大人蓋非始願歷三千里江湖之險攜四百指老幼而行率以盛寒爲此遠役凡五載而七徙甫一歲以重經親舊憐其往來之頻吏卒困于將迎之苦浮家鼠舸眞同幕燕之巢寄命鷖波幾葬江魚之腹雖不顧室人之謫奈重貽老母之憂悔涉險以俱來屢合辭而相咎及今入境乃幸息肩不意自全有如痛定稍收召于魂魄輒布露于腹心自惟驚憂之餘何堪煩劇之寄深虞曠敗仰玷使令茲蓋恭遇某官茂業格天精忠許國謂上策莫如自治期遠邇之舉安惟大賢何所不容兼短長而並用俯憐流落倍費生成某敢不思稱所蒙勉修厥職米鹽細故或小補于公家母予私情願復還于故里

知隆興府到任謝宰執啟

引疾匄閑幸脫浩穰之寄蒙恩分閫復升論選之華荷大造之曲

難久稽于朝命扶疾就道力疾臨民茲蓋伏遇某官盛德格天至公宰物守文應變道皆合于時宜較短論長人悉歸于器使豈謂鈞造之末不遺管櫪之微自顧衰殘未知稱塞某敢不力鞭疲懦仰答恩憐小需報政之期尚存殘喘卽上投閒之請庶保餘齡

知靜江府到任謝宰執啟

引疾奉祠久逾便安之適起家分閫遽升論選之班顧責任之非輕冒寵榮而已甚大恩莫報小器易勝伏念某濫中世科勉追祖烈至愚極陋初無尺寸之長直情徑行蔑有毫釐之僞出大迭更于中外馳驅幾徧于東南敕局書林密塵清選郎曹卿寺寀歷亨途七玷使華再膺閫寄惟叨逾之非據故疾疢之交侵蒲柳之質易衰老形悉具桑榆之景已迫來日無多抱病累年脫身九死豈杜門之得已欲報國以無從不圖公朝廢遺舊物特畀帥垣之重復升書殿之華擢于病廢之餘假以便蕃之寵睠惟八桂實控諸蠻提封二十五州去闕三千餘里地稱廣莫俗苦凋殘來者懷爲利之心仕者乏守公之節身自離于五瘴心不畏于四知法禁闊疏官曹紊亂況爲政莫先于修舉猶人猶賴于撫綏因所利而利之則安不可擾而擾之則怨必得廉平端重之士一新頹靡貪鄙之風有如庸愚亦蒙推擇既不敢因疾而避事又不憚當遠以辭難傴僂拜恩扶持就道風饕雪虐何堪癰悴之軀露宿水居不勝跋涉之恐一身幾殆百病轉增仰藉洪鈞尚存餘息竊慮衰羸之質預懷瘝曠之憂茲蓋恭遇特進大丞相華國公一代眞儒三朝元老謀能決勝世期泥水之功名坐以鎮浮人服東山之度量主盟公道愛惜人材俯憐落漠之跧倍費生成之賜某敢不力鞭衰鈍上答恩私少需報政之期或收成效繼上投閒之請庶保餘齡感戴之私敷陳罔既

賀林少卿啟

疏恩中閤議禮曲臺適當堯舜之期必先稽古兼掌夷夔之任尤在得人除音布聞士論歆豔恭惟某官英才邁往奧學造微議論正平不屈浩然之氣文章典雅聿追作者之風親承神聖之知徧歷清華之選橫經泮水校籍道山珥筆三臺上應郎官之宿分符千里宏開刺史之天久爲省闥之遊遄易樞廷之屬況此奉常之職獨高列士之聯雖邇豆存于有司而禮樂俟乎君子講求制作尚淹卿月之班輔贊彌縫行正公台之位某屬拘郡紱阻造賓閶逖聞成命之頒倍切常情之喜

賀刑部汪侍郎啟

龍飛睿藻擢寘從班聖人之德洽民心務先欽恤司寇之職掌邦禁有賴平反除目初傳僉言允屬恭惟某官氣頤剛大學造精微鄴水鄧山攬千古英靈之氣黃鐘大呂諧一時雅頌之音簡在帝心踐揚華貴望久儀于省戶名夙重于朝廷祕府校讎爲儒流之倡率露門勸講增帝學之光明進貳秋官獨符天憲期底無刑之治助成幾措之風貫索騰輝用表帝王之盛泰階動色佇登公輔之崇某遠託餘庥欣聞新命屬守符之拘縶阻賓閤之進趨殲切

葵傾曷勝雀躍

賀汪舍人啟

顯膺帝命擢代王言持橐近班陪甘泉之侍從衍綸待禁司內使之贊書除音布聞士論歆豔竊以北門視草西掖判花號爲文章翰墨之官分掌制詔誥命之事妙極詞臣之選允推儒者之榮況加兄弟之並居益亦古今之罕見棨一門之盛事貽于載之美談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頤剛大履忠蹈信而躬行君子抗志勵行而尚友古人掇取儒科踐揚華貫早冠七人之列出分八使之權輶自計臺召還禁路左史記言右史記動秉直筆而必書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合至音而閎闢韓棣華之秀煌煌花萼之輝對掌命書豈特並榮于二趙繼登相位又將儷美于八蕭某夙仰高風欣聞異數承流封域悵趨慶之無階引領門牆喜依歸之有地

賀徐殿院啟

顯膺中制榮踐副端橐展傾心有正臣之在列搢紳動色喜君子

之得時恭惟某官學備中庸器涵方大執德弘而信道篤見善明而用心剛出際聖時首蹐要路自翱翔于六察已聳動于百僚偏揚耳目之官益注腹心之眷有功受職遠近爲之欣然孔緯入朝中外聞而肅若暫茲彈擊行卽登庸某假手偏城棲蹤大廈欲行且止阻瞻馳道之乘驄極論不回喜聽朝陽之鳴鳳

賀范右史啟

龍頭領詔螭首記言密級從班朝夕論思而獻納親承帝學日月緝熙而光明綸綍流傳搢紳歆豔恭惟某官斗閒瑞氣天上謫仙虎臥龍跳王右軍之字畫蛟翔鳳躍韓吏部之文章掇取巍科踐揚要路校圖書于東觀掌章奏于南宮輟自省郎擢升柱史編摩紬繹豈惟比遷董之良勸講雍容益將論唐虞之盛兼近侍進言之責極儒生稽古之榮陪甘泉禁密之遊奉便坐清閒之燕受釐宣室方寵膺前席之資視草鑾坡當嗣有出綸之命某欽聞成命實慰鄙悰大廈告成喜自同于燕賀偏城假守恨莫遂于鳧趨

答樂教授啟

輟自國庠改踣侯沖漢出博士于外欲召置于生徒唐增廣文之官益特舉于賢者儒流爭慕吾道有光恭惟某官經明而行修年高而德劭風月三千首競傳黃絹之詞才名四十年屢中青錢之選盍聯華于桂籍暫分教于芹宮提從賢士之關增重諸侯之學撫躬猶冷儒術于我何哉坐席未溫先生自此升矣某夙承末契久服英猷喜聞六鷁之來敬拜雙魚之貺茲焉聯事幸承珠玉之姿卒爾占辭愧乏瓊瑤之報

答朱省幹啟

鄰邑相望未諧既見之心同官爲寶獲遂焉依之幸夤緣有自欣忭何多恭惟某官經明而行修年高而德劭雞窗苦學不堪燈火之勞雁塔退飛久詘雲霄之步豈謂高才而小試須知大器之晚成舉兗庫之士七十家伫聞簡拔攜扶搖而上九萬里行見騰驤某未果馳書先蒙枉問高軒在望密承珠玉之姿尺牘偶成殊乏

瓊瑤之報

代賀汪尚書啟

親承主眷擢冠冕班綸綍一頒搢紳交慶竊以周兼太宰之職實長六官漢重尚書之權號爲八座望獨隆于當世傳之年一人深簡于忠嘉四海況今極治之朝膺此久虛之選宜從人望允得士心恭惟某官學博而氣周文高而行粹千年開氣獨開龍虎之祥七日超羣大過駃騠之勇蚤冠平津之第適當賢傳之年一人深簡于忠嘉四海必期于公輔久厭承明之直屢分方面之憂常衮一變于閩風文翁大化于蜀郡趣介圭之覲聳觀一節之趨問革履之聲想動九重之喜惟時喉舌之任密邇股肱之聯晝三接以方勤歲九遷而未已某辱知有素問命尤欣假守遠方莫遂登龍之便棲蹤大廈徒深賀燕之私

代賀黃尚書啟

位冠臣僚躬膺帝簡文昌之聯八座夙號清通武部之掌五兵尤爲要劇傳聞四達風采一新恭惟某官德履粹明道心沖漠才推江夏聲獨擅于無雙治若潁川課每聞于第一蚤有公輔之望卓爲帝王之師際會潛藩翱翔要路望久儀于省戶名雅重于朝廷持橐甘泉謀猷則告于后挂冠神武明哲以保其身雖出處進退雍容而可觀然富貴功名追逐而不舍果趣鋒車之召俄開革履之聲於我如浮雲顧儻來之何有用汝作霖雨知爰立之可期某幸託餘麻欣聞異數偏城假守恨莫遂于登龍大廈告成喜自同于賀燕其如憚忭罔罄敷宣

代上安撫啟

諺尸劇邑初無一日之長仰隸崇麾正喜二天之託敢拜記曹之問以修屬吏之恭事上爲榮拊躬增悸伏念某受才甚陋賦分多奇幼藉門資僅積箕裘之業長從吏役姑爲升斗之謀久不徙于初官偶濫霑于懋賞雖幸脫七階之厄乃猥當百里之憂惟親民之選自古不輕而作邑之難于今尤甚豈特期會簿書之爲冗要

先催科撫宇之兼長刻剝奉上則怨必有歸姑息愛人則事愈不
辦抑強扶弱而強者怒于色發奸摘伏而奸民忿于心動多掣肘
之虞顧豈庇身之地獲免于邑幸矣欲行所學難哉況若庸才曷
勝繁使儻或少寬于轡策庶幾可效于涓埃茲蓋恭遇某官奧學
精微懿猷經遠才裕糾紛之際蓋他人智力之已窮識參胎兆之
先豈常情耳目之可到謀略輻輳功名鼎來忠嘉深結于凝旒議
論曲加于前席厭金馬承明之直分玉麟居守之權帥藩坐擁于
旌旄制閫獨專夫鈇鉞吾知寇子翼可任上方切于倚毗向見管
夷吾何憂士每勤于嚮慕已比長城之勢益隆巖石之瞻爰立之
期可俟而俟某欽聞成命實慰歸悰大廈告成喜自同
宇宙執德弘而信道篤見善明面用心剛願爲良臣適際亨嘉之
會是用大諫無非仁義之言出入兩朝險夷一節終始腹心之眷
踐揚耳目之官乘使者之車不負澄清之志持從臣之憲尤多獻
納之忠久儀兩禁之班卓冠七人之列仰惟主聖而臣直是宜言
聽而計從風采聳聞共想陽城之曲論謀謨契合行觀貢禹之屢
遷爰立之期可俟而俟某欽聞成命實慰歸悰大廈告成喜自同
于燕賀偏城假守恨莫遂于急趨

代賀施司諫啟

對揚宸綍進步諫垣旒纊虛心佇太平之基立搢紳動色喜眾正
之路開恭惟某官博厚有容直方不倚文章典雅事追作者之風
議論和平不屈浩然之氣晝密承于三接歲幾至于九遷白列屬
于樞廷卽雞書于祕府身爲國史方嚴載筆之誅職在諫曹宜罄
伏蒲之益惟主聖而臣直當志合而議從觀瞻聳動于朝端風采
想聞于天下韋挺之用獨朕意深荷眷知魏徵之言當帝心行厝
進用某欽聞成命倍激懽衷大廈告成喜自同
恨莫遂于登龍

代賀侍御啟

寵錫明綸進躋顯秩執法爲一臺之長位既久虛端公冠三院之
班任爲甚重不獨觸邪而指佞益將糾繆以繩愆遇事不辨其是

非用人貴關于理亂言苟或用國其庶幾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
頤剛大公心直道凜然松柏之後彫遠慮深謀炳若蓍龜之先見
親結股心之誉偏更耳目之官紀綱肅正于臺端風采想聞于天
下匪躬蹇蹇有愛君憂國之誠造膝拳拳皆尊主庇民之要晝且
三接歲當九遷肆重北關之恩果正南牀之選聲名自此而愈峻
禮貌于焉而一新豺狼當道而安問狐貍固以聳百僚之聽虎豹
在山而不采藜藿自然折于里之衡上方銳于恢圖公豈淹于彈
擊伫觀顯拜光輔中興某正託餘庥側聞休命偏城假守恨莫避
于乘驄大廈告成喜自同于賀燕

策

廷對策

臣對臣聞有爲之君汲汲而求治敢言之臣拳拳而納忠古之人君有求治之心必有求治之實古之人臣有納忠之志必有納忠之誠求其名無其實雖政令百變何益于治有其言無其誠雖奏牘萬紙何有于忠君而有求治之實臣而有納忠之誠言聽計從志同道合此堯舜所以爲聖帝稷契所以爲忠臣也恭惟陛下以有爲之資居得致之位臨御之初勵精求治召用耆舊斥去宦官由宮人節浮費凡此數事聳動觀聽海隅蒼生相與議而言曰聖天子出矣中興太平日月可冀數年于今治效未著無以慰天下願治之望亦有由矣臣一介書生幸遇陛下龍飛親策多士益欲求讜言直論上稗日月之光豈爲應故事而已臣竊謂飾固陋之說獻佞諛之辭形容聖德鋪張太平非特臣有所不能恐亦非陛

下之所樂聞也臣狂愚不識忌諱獨有區區之誠以獻陛下惟陛下留神臣伏讀聖策上慕唐虞之盛治下及周漢之中興條舉當今八者之弊俯詢草茅臣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夫有求治之心者必有求治之實有求治之實者必有致治之效陛下求治之心如此其切致治之效寂然無聞故臣得以妄議陛下求治之實有所未至也蓋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其本既正其末不足治矣陛下欲知所以求治之實先求所以爲治之本其本無他正心而已臣請推其本而言之然後答聖策所問陛下能正其本則唐虞不難治周漢不足爲八者之弊可以類舉矣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心者又一身之本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故董仲舒以此告武帝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唐劉贊亦以正人蓋人君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巧佞或以貨利或以聲色各求自售以求寵祿人君心一不正則乘間而入故心志眊亂目耳壅蔽是非淆黑白紛錯靡所不有小足以害其身大足以壞天下惟人君者當直心于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吾不好馳逐則孟賁烏獲無所施其勇吾不樂諂諛則雖弘恭石顯無所用其巧不殖貨利也桑羊孔僅不能亂其志不遷聲色也鄭聲越女不能動其心夫如是所視無非正以視則明所聽無非正以聽則聰所言無非正言而爲天下法所動無非正動而爲天下則以之齊家則宗族化之以之治國則國人化之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化之無所施而不可側聞太宗皇帝嘗有言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慾行見于外則姦佞無所自入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大哉聖人之言誠萬世子孫之標準也陛下不居其聖動法祖宗正心之道所素行者固不待臣喋喋之言然愛君之誠不敢遠引前代姑以祖宗近事爲對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嗣承大寶循堯之道于今五載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廷子大夫褒然待問必有崇謀遠慮副朕詳延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臣草茅之士智慮短淺不知朝廷之大體陛下策之下廷者豈以其言爲眞足聽歟且廟堂之上至于百執事之臣有大臣以陳言閑邪有侍臣以獻可替否有臺官所以繩愆糾謬有闕官所以補闕拾遺在內又有輪對之制在外開有召對之命凡可以言者非一人也天下之事豈無可言者耶豈內外之臣默默而無所言耶抑亦尚勞宵旰之憂乎蓋人君其大如天其尊如神其威如雷霆君臣涉然而在下溫言以接之輒言以慰之猶且畏而不言又況臨之以勢厲之以威自非忠義之士奮不顧身者孰肯抗天觸神忤

雷定哉不言而然也雖有所言非搜摘微類而指陳細務大下有大弊人君有過舉擾逆鱗者誰敢在廷之臣畏而未必言言而未必聽聽而未必行孰謂卑茅之言爲貢足聽歟昔太宗嘗謂大臣曰在昔帝王多以勞極臼高劇色嚴毅左右無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推時事益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臣願陛下以太宗爲法先正其心容受直言然後審其是非邪正擇其善者而從之如是則天下之人樂告以善宗論遠慮日陳于前矣聖策曰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聰樂著不嘗而民勸書象而刑措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其慕之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而遠慕唐虞也臣聞堯之所以受堯者不過曰正心而已當時都俞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其正心于一堂之上故天下化之法度彰禮樂著賞刑不用一正心而天下定也昔漢武帝上嘉唐虞汲黯面數之曰陛下內多慾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堯舜之舉蓋堯舜之道自正心始不能正其心而欲效堯舜是猶立曲木而求其影之正也臣願陛下仰稽堯舜之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則前聖後聖異世同符不然徒慕其名無益也聖策曰今朕夙興晏食兢兢業業懼無以協帝弔而繩祖武若涉淵冰未知攸濟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念祖宗太上皇帝付畀之重也臣謂祖宗所以貽厥孫謀太上皇帝所以傳之陛下者亦不過曰正心而已昔仁宗御書三十五事以爲儆戒其大要則曰戒喜怒防滿盈懼貴驕求中正斥諂佞守信義此祖宗正心之要也太上皇帝正心之要得于祖宗之傳雖非愚臣所得而知然而三紀之間上無失德下無廢事天下庶幾平治非正心之功曷克臻此臣願陛下仰稽祖宗之道次守太上皇帝之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則可以增帝華光祖武不然求之于他無益也聖策曰設薦舉之科下聘召之命而實才猶未出此陛下委任羣臣而羣臣挾私之過也臣聞堂上遠于百里君門遠于千里人君以一身處于九重之內聰明知慮有所不周賢否並進忠佞雜遝豈一人所能盡知況外而州縣遠而山林非羣臣薦舉人君何自而知之乎陛下以公道而付羣臣羣臣徇私情而負陛下所薦之人皆有所挾或以權勢而薦或以賂而薦甚者身爲大臣移書而求薦其親屬有不知其人者有不識其面者其能與否固不暇問也薦其親屬有不知其人者有不識其面者其能與否固不暇問也陛下因其所薦而用之又無可否于其間薦舉之事收爲私恩聘召之命及于不才寒畯之士何因而前如此欲實才之得難矣天聖間有滯臣仕舉薦縣令向昱者仁宗謂輔臣曰昱之薦者才一人未可遽進又有帥臣陳升之薦衛尉司丞邱濬者仁宗曰濬雅無能稱惟以口舌動人今升之薦其才無乃長諛否臣願陛下以薦之人可知矣果賢焉用之又從而賞之其人非賢耶則所薦之人亦可知矣果不肖焉去之又從而責之其間挾私以爲蔽者鄙之而不赦無信于一人之言無惑乎左右之舉實才庶幾可得也聖策曰蹇僥倖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此陛下寵嬖近臣而近臣招權之過也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爵賞刑罰廢置予奪一歸至公與天下共之未聞有親疏遠近之間也陛下即位以來蔭耶舊臣密侍大過初無奇才異識殊勳茂烈躐次而驟用之庸人爲大伺所知識怙勢矜寵招權納賄有所不免鮮廉寡恥之徒倖求躁進宰相執政出其門侍從臺諫出其門監司郡守出其門四方之士奔走輻輳舉袂成雲揮汗成雨其勢炎炎矣手可熱陛下寒僥倖之門而僥倖之徒日多申奔競之禁而奔競之風日長如此而欲公道之行難矣昔眞宗時蔭郎之人頗怨習滯眞宗曰此等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升擢何以塞輿議益國家爵位不可輕也仁宗時以王舉正爲參知政事謂之曰卿恬于進取故不次用卿又以彭乘修起居注指之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臣願陛下以二祖爲法先正其心以察羣臣勁正而廉退者則用之邪佞

而浮躁者則屏之其開招權以亂政者又斥之而不疑威福生殺之柄攬之一己進賢退不肖之任責之宰相無以爵賞任私意無以名器假人則公道廢矣可行也聖謨曰臣聞廣言路欲其立紀綱言路既張而紀綱猶不立者未之聞也方今臺諫雖號數人伍卑而名下者又有事之禁言事之官二人而止耳或有累月而虛席或以庸才而備位間得慷慨敢言之士往往朝奏暮斥非特不能用其言併其人而去之是故委靡闒茸之流緘緘以苟延歲月日復一日寖以成風忠言至計陛下何自而聞之陛下恢治具以立紀綱而言路如此無怪乎紀綱之未立也且昔者仁宗時增置諫官四員以歐陽修等爲之所以遇之甚寵嘗曰自歐陽修等爲諫官皆言事亮直無所顧忌其第賜章服以寵之此祖宗賞諫者也英宗時侍御史龔鼎臣居職少所建白英宗曰近歲諫官多不職如鼎臣未嘗言事因命出之此祖宗罪不諫者也臣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臺諫導之使言言之必聽則言路漸廣而紀綱立矣聖策曰擇

守令務寬恤而民俗猶未裕臣聞擇守令欲以裕民俗守令既賢而民俗猶未裕者未之聞也方今郡守不啻數百縣令又數倍之陛下豈能人人而親擇又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乎在陛下馭之如何耳凡今之人聚斂以獻羨餘者謂之能辦事吹毛之察人以爲明刺骨之暴人以爲健或飾廚傳待過客以要名舉或置苞苴賂權貴以求薦達如此等人朝廷方且增秩改命以爲之寵不可干以私者謂之僻律己以廉者謂之矯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又以爲無能相率成風恬不爲怪守令既無愛民之心斯民也有賦斂之不均有訟獄之不平問有水旱盜賊之變流離困躓之苦將何所赴訴乎陛下務寬恤以裕民俗而守令如此無惑乎民俗之未裕也昔太宗親書慰子以賜守令曰惠愛臨民可書爲勞績此太宗以惠民爲先也仁宗嘗詔監司曰凡有牧宰貪殘自恣不務恤民者悉以名聞此仁宗以愛民爲

矣如此而尚有贓墨之吏嚴刑以治之不爲過也聖策曰錢穀之問非不勤而國無積年之儲臣以爲生財無術節用爲先漢武好聚斂而海內虛耗陛下問錢穀而欲國有儲蓄不可得也人君之于天下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功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力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以天下而奉一人不如以一人而化天下今朝廷之間宮掖之內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可省者未盡罷陛下不此之務而思與會計之臣朝講夕論求所以生財之計難矣昔仁宗謂輔臣曰朕惟先王不寶遠物身先以儉故天下化之今府藏珠玉犀象皆長物藏之何益其悉付之有司貿易以佐財用又嘗出內帑金帛計直數百萬緡以佐三司支費且曰朕以爲藏之內府不若付之有司以寬財賦也祖宗之制財用如此臣願陛下正心以節用無名之費不給之務日求而去之則國用足矣如此而尚有慊乏之憂臣不信也聖策曰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如農臣以爲屯田古之良法也不可遽行于今今未可

遷行不若行力田之制庶幾無遺利之患矣仁宗嘗曰唐鄧汝等州曠野甚多其募民耕之且寬爲賦稅之期庶使民樂于趨業此祖宗重農之意也爲當今之計兩淮荆湖之閒沃野千里募民以耕之立閒以誘之假其種糧略其租賦及其隙也教以武事行之歲月可以獲利聖策曰收幣以賠邦用或謂錢不如楮臣以爲楮幣今之權宜不可行之于久久而可行不若蜀交子之制庶幾無僞造之弊矣仁宗時益州寇璫欲禁民爲交子仁宗曰蜀民貿易有無用交子久矣一旦罷之可乎下使者議以爲官置務可以利民而止其爭欺此祖宗用幣之意也爲當今之計用蜀之制必泊其欺僞之罪使猾吏不能欺而姦人不敢僞又以今之錢幣兼而用之申冶人銷毀之禁嚴邊鄙遺棄之制行之于久可以無弊聖策曰豈爲之未得其要歟抑文勝而弊難革歟何視古之弗及也夫天下未嘗無弊亦未嘗無不可革之弊得其要則弊日革無其要則弊日滋今日之弊文勝也陛下知其文勝何不求其實陛下知求治之實天下之事不勞而治何策之有聖策曰內修政事宣王所以能興周綜覈名實中宗所以能隆漢考之方冊其施行之迹何如陛下始策臣以唐虞之治終問臣以周漢之興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無所不用其至也臣聞堯舜之德冠絕百王唐虞之治越超萬代豈二宣可同年而語哉陛下既有志于堯舜二宣不足道也宣王之所以興周者其要曰謹微接下側身修行而已故詩人稱之宣帝之所以興漢者承昭帝因循之後用嚴以救弊而已其他無取焉史官美其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樞機周密以臣觀之宣帝無是也王成之賞趙盾楊韓之誅賞罰爲如何有僞增戶口者有妄指鴈雀者名實爲如何甚者恭顯小人職典樞機樞機果周密乎後世以爲元帝優游不斷漢家之業衰焉臣謂漢業之衰兆于宣帝元帝之用恭顯以亂天下宜帝有以啟之也又況宣帝專以刑名繩下雖能起一時委靡之俗無仁恩以結之人心則彼知所以自愛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所愛者當有重于此者張建封好擊毬其門下士昌黎韓愈上書極言毬之爲害以爲今明于當世之務凡可以移風易俗富國强兵者悉陳毋隱此有以見陛下求言之切盡臣隱而不言誘之使言也陛下誘之使言而臣不言臣則有罪矣是以畢其猶狂之說惟陛下裁之臣謂移風易俗在陛下正心脩身先天下爲風俗陛下之人視陛下爲風俗陛下之所好惡下必有甚焉者矣至于富國强兵之術此戰國之臣曉曉而告其君者也臣未之學焉陛下能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雖不求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强兵而天下無敵矣臣又聞之居安慮危哲人君保治之道私憂過計者人臣愛君之心古之君臣思患而預防之未嘗一日自安也方今故疆之侵未歸敵人之患未釋盜賊竊發饑饉爲臻生民苟安而非誠安百度粗舉而未盡舉是皆今日大計陛下于蠭落之中燕閒之際以爲可憂乎可無憂乎陛下當枕戈嘗膽烏能無憂微臣當濺血披肝烏能忘言哉臣謂今日罷兵講和少蘇彫瘵之民不可恃以爲安也且反覆變詐之敵其情未易測陛下詎已安已治敵人不足畏故疆不必復雖可爲旬日計爲患將來可勝道哉仁宗時元昊請和范仲淹韓琦言曰元昊屢勝而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陛下當隆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務彼不背盟我則撫賜無倦彼有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策之得也若夫今日之舉復讎之師也與仁宗之時大異矣仁宗猶不忘于備敵況于陛下其可一日自安乎萬一邊場有警陛下所與運籌策者誰歟給餽餉者誰歟凡所以備敵者臣皆未之聞焉如此而陛下自以爲安臣所以寒心也臣聞之道路曰陛下自近歲以來倦于萬幾日以馳逐爲樂臣始未之信及久客聲下一日見武夫數輩躍騎而馳將命者傳呼絡繹于道臣問之行路之人皆曰此侍陛下擊毬者也臣雖未盡信亦不能無疑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何者張建封好擊毬其門下士昌黎韓愈上書極言毬之爲害以爲

五臟之繫絡甚微垂于胸臆之間而顚沛馳騁似非所以養壽命其言懇切極至夫士之憂其主也如此況臣之愛君乎雖然道路之言未可盡信也陛下生知之性洞達禍福之機固不應有此萬一有之改過不吝從諫如流亦帝王之盛德也深有望于陛下焉臣既辱大問不敢有隱始終以正心爲陛下獻于其末也又及于此臣非不知狂妄之言上瀆天威下犯衆怒罪在不赦然區區之誠深慮在廷之士志于取甲科得美仕而已不敢爲陛下盡言者臣既言之退胥鈇鉞其甘如薺陛下矜其愚而赦之幸甚臣昧死謹對

館職策 辛卯九月 四日

問自古進言之臣端誠畢議莫不欲其言之行也求言之君廣覽兼聽莫不願其言之可行也如漢之賈誼號通達國體者其上疏陳政事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凡九條史略其三前人謂古之伊管未能遠過蓋其言固可行也唐之姚崇知明主銳意于治欲命之相乃設爲目要說天子者凡十事至曰陛下度不能行臣敢辭而其言固亦可行者也然史之言誼也則曰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言崇也則曰舊史所傳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矣今以二臣之所言參二帝之所行于一代中可考者多矣願悉舉以告可乎于誼言略施行豈當時偶行其大略耶抑其果不可盡行耶于崇言皆已施行不誣豈行之者盡而無遺耶抑其不可遺耶又豈崇之說尤中時病實有優于誼耶抑豈誼自信直道而崇要君或有術耶夫行于古而有驗亦必可施于今試于推略二子之際攄其在今可行者果何事乎有可承詔策館閣之彥于斯其易知矣願敷陳之以聞于上

對愚閩人臣之進言正猶醫者之用藥醫于未病之前易于取效而常患其不聽醫于已危之後易于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有人焉言語飲食起居動作無以異于平時善醫者察其形色按其脈理而告之曰于有膏肓之病人必唾罵以爲不祥雖扁鵲倉公之術亦無所施及一旦疾作遑遽窮迫無醫不求靡藥不試以僥倖于或中雖一妄男子投一不驗之方投以無名之劑且喜且謝以爲得之之晚夫事未然而言雖有識之士亦必躊躇已然而言雖無知之人亦必懲創非言有淺深事有驗否勢使之然也蓋天下安閒無事之時不有近憂必有遠慮人之常情畏近而忽遠畏之則急于改焉惟恐其不逮忽之則樂于因循不足以有爲是故覆車在前來者必戒猛虎在後智者不疑人之所忽大言以懼之彼且不信故其聽之也爲甚易齊桓之于管仲村堅之于王猛君臣相得之歡不啻魚水及其將死垂別握手丁寧不遑他事仲以爲豎刁開方易牙不可親猛以爲慕容垂姚萇宜漸除之夫豎刁開方易牙刑徒耳慕容垂姚萇降臣耳似不足爲齊秦大患而二臣首以爲言君不之聽終以三人奪權五公子爭立而齊亂垂萇繼叛苻堅囚死而秦亡夫二臣者先見遠慮察禍變于將來未然而言宜其二君忽而不信也代宗之于程元振德宗之于盧杞其信任之篤可謂膠漆及其吐蕃寇武功李光弼等忌元振而調兵不至代宗用小臣之言不終朝而元振竄朱泚圍奉天李懷光憤盧杞而頓兵不進德宗聽羣臣之諫不旋踵而盧杞貶夫代宗之庸懦德宗之剛愎非樂于從諫者時方艱難勢甚危迫已然而言宜其二君畏之而不敢不聽也自古人臣所遇之主所遭之時或有不同故其言有聽否行有詳略不可一概而論也漢文帝承高惠之後天下尚安洛陽少年上書言事痛哭流涕當是時匈奴嘗侵邊矣固未若平城之危諸侯益踰制矣固未有七國之變而生以爲寢薪之上而火其下惴然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此固帝之所難信也又況帝以寬仁之資務在涵養斯民稽古禮文之事且有所不遑生欲制匈奴之命分諸侯之地此又帝之所難行也夫生之所陳者九史遺其三而帝所行者四耳生欲尚禮義而帝以德化民

生欲厚風俗而帝以敦樸示天下生欲教太子而帝訓太子以恭儉生欲啟大臣而帝養大臣以禮節生力言之帝躬行之史臣所謂略施行者此也唐明皇懲武后中宗之亂思欲得痛哭之臣崇因廣陳獵師乘時投合乃先設事以堅帝意當是時獄吏深文邊臣倖功閹人與政事戚屬任氣省費無度營造無節壬佞冒寵而不誅后家擅權而不抑此數者帝之所親見也而況帝以英敏之資銳于圖治塲除積弊興起太平之功此又帝之所樂行也夫崇之所陳者十事而帝皆行之帝鑒女禍遠后族放周利正之酷吏抑郝靈荃之邊功長孫昕犯法則誅之張廷珪善諫則賞之宋廣平之正則敬之楊思勗之詐則沮之焚珠玉錦繡示御內外貢獻也汰天下僧尼示罷寺觀營造也崇歷歷而言帝一一而行史臣所謂皆施行者此也益其所以行者鑒已然之失乞宋之所欲行也其所不行者皆未然之患文帝所不能行也是豈言者之過哉雖然已然之事有所據而言言之者易聽之者亦易未然之事因所見而言聽之者難言之者亦難甚矣言之難也行之者尤難也言于今而驗于將來非空言也行于漸而急于悠久非能言也誼之言雖不盡行于文帝之時而行于武帝之世崇之言雖能行之于開元之初而不能行于天寶之末武帝攘卻匈奴則誼所以制諸侯之術也當時雖略施行而後世益行之不足以爲深恨明皇天寶以後惑女寵任宦官相楊國忠殺周子諒好大喜功窮奢極侈與崇之所陳前後相反始雖行而不能終行之不足以爲深責或曰賈生非有公卿之位一旦慨然言天下事爲人痛哭流涕豈不失之輕售乎是不然蓋謀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動萬乘之主而回九重之聽生之言自有所見而深言之者將以感文帝耳嗚呼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萬世之長策帝略行之其效已如此使天假之年帝盡用其說則帝之治不止于成康生之功亦不下于伊管百未一施不幸早世可爲痛惜後之人疵而議之亦已甚矣若夫崇之所言與其所行則有

可議者崇之始見帝也帝獵渭濱因以獵進知帝之欲相己又以十事要之其始進固不正矣及居相位挾智任術而不由正道天下大蝗崇請捕之羣臣以爲不可崇行之愈力不勸帝修政以弭災乃專以捕除爲事帝將幸東都太廟屋壞他相以爲不可行崇居之不疑不勸帝修德以答譴乃謂木蠹而折適與行會從崇之議是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敬宗廟不恤人言明皇晚年之失類崇之所自有以啟之議者謂開元之治雖出于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以是推之則其所施行者用崇之言而其所以相反者職崇之由也崇以不正進而又以不正繼之烏能正君乎若崇者豈能逃後生之議噫賈生先見遠識言人之所難言宜其落落不合文帝略行之幸也姚崇挾智任術乘人主之所欲爲明皇盡行之者固宜也故善觀人者不觀其人而觀其言不觀其言而觀其時白古君明臣良言聽計從謂之千載一時者誠不可以多得也愚不肖生得遭遇明時聖天子詔執事者策之玉堂遵故事也夫祖宗之制必試之以言者非爲程其無用之文蓋欲訪天下之大計諏當世之要務而已今日之事豈無可言者耶廟堂之上豈無可行者耶抑內外之臣未嘗言之耶抑言之而不行耶皆非愚所知也方今外患未除內憂未弭孰與文帝之時使賈誼復生亦必爲之痛哭流涕願愚何人萬萬不及賈誼而人臣愛君其心一也詎能隱默于此乎且故疆之侵未歸陵寢之祀未修二帝在天之憤未雪主上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遑遑焉思中興之治于今十年矣主上之心未嘗一日不在中原也然而主上有恢復之名而無恢復之實羣臣有恢復之言而無恢復之志羣臣之心觀望迎合入對便殿慷慨敷陳莫不有萬全之策出見僚輩從容議論莫不持兩端之言乘機抵巇以要權利聽其說則侈大而可樂要其歸則汗漫而無成主上欲豐財而羣臣無心計聚斂者剝上益下以爲長策誕謾者移東就西以爲羨餘徒失人心無補國計故財終不豐主上欲強兵而諸將無勇略貪者掊克以事苞苴懦者姑息而廢紀

律兵籍虛實之相半士卒老弱之相并故兵終不強主上欲裕民而郡守縣令專尚刻剝略無撫恤民之心民生益無以聊主上欲求才而卿士大夫習成苟且殊無體國之意人才益以不振主上心欲如此羣臣用心如彼故愚得以妄議無恢復之實也恢復之實寂然無聞恢復之期邈乎無日務爲美談而不究成效徒招虛聲而成實禍此愚所謂外患者是也且連年災旱饑饉薦臻江湖十數州赤地千里米價騰踊日甚一日列肆爲之晝閉行旅至于絶糧茹草食葛流離顚仆相屬于途縣官方且急于催科必欲足其常數飢民饑殍不給稅租何從出乎甚者度所惡聞不以實奏或恐支費常平米斛或恐減放上供稅租俗吏所見甚微不知所失甚大流離不已盜賊必興飢殍既多疾疫將作徐爲之計不亦晚乎又況江湖之間地多藪澤境接溪洞其民剽悍好亂喜爭天下無事之時法禁嚴密猶且十百爲羣椎牛發冢縱火殺人白晝顯

率剽奪而已豪俠巨寇未必不出于此此愚所謂內憂者是也夫欲除外患莫若盡自治之策欲弭內憂莫若行救災之政臣治之策曰選將帥練軍實節財用裕民俗廣求奇才崇尚名節救災之政曰遣使者擇守臣捐田租發官廩嚴治盜賊安集流亡其大要則救飢而求之勤勤而行之謀之以審守之以堅持之以久無銳進而易退無速成而輒毀磨以歲月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哉凡此數者是皆已然之事今日之所當行故愚言其略執事復于上而行之可乎若夫二臣已試之言二帝已成之迹雖有可施于今者要非今日急務愚不敢以告謹對

論

高帝論

甚矣疑之爲害也自背父兄弟天屬之親積疑而成釁者多矣況君臣以勢合者乎蓋示人以疑人亦疑之內則損德外則招怨不惟人懷反側之心亦非所以爲自安計也高帝之五年天下甫定六年楚王信反七年韓王信反十年代相陳豨反十一年梁王彭越反淮南王英布又反十二年燕王盧綰反大抵終帝之世東征西討殆無寧歲蓋亦幸而屬勝漢之爲漢岌岌乎殆哉以愚觀之諸將反心生于自疑起于帝之疑韓信也楚漢相持權在于信信東歸楚則漢敗西屬漢則楚亡兩無所附則可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方懷推食解衣之恩力拒武涉蒯通之計信之心豈有意背漢哉信下魏代滅齊趙立數大功而無尺寸之土必待其自請不得已而王之帝固疑信矣固陵之會信又不至

帝始有誅信之心所以未釋垓下之甲已襲齊壁之軍奪齊王楚忌隙遂開信乃疑帝矣淮陰之貶又與噲等爲伍信始有不軌之謀當其據七十餘城勢傾楚漢不以此時自利顓然一夫在人掌握乃欲圖天下事此其計出于無聊可知矣由是言之信之反心蓋帝有以啟之也夫周陵失期信越之罪均故族越而信疑異姓封王三人之體一故誅越而布恐又況醢其同類之內而徧賜之則人人不能自保親愛如綰信幸如豨亦且狠顧而起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所以藉亂臣賊子之口嗟乎帝一念之疑人皆疑之楚之未滅也帝所與敵者羽一人耳楚滅而敵國日滋帝智不得安枕而臥帝之心何如哉或謂黥達大度愚不信也若夫是數人者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眾其勢至逼帝之疑猶有況也蕭相國謹畏人耳固可置慮何之守關中用召平鮑生之計僅得安迹終亦不免于繫獄于何且爾況信越輩乎故田橫知其必不見容徙自取辱所以殺身而恥爲之臣也噫張子房棄人間從赤

松子遊世以爲學仙欲輕舉子房豈不知神仙之說荒唐哉亦以長頸烏喙之君不可與共樂假此而去耳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所以爲子房之智歟

文帝論

知人不能用用人不能盡其才自昔人主之通患也賈誼李廣皆天下奇才生逢文帝非不遇時然卒不至大用迫今爲恨愚嘗求其故帝之于誼自以爲不及于廣亦曰令當高祖世萬戶侯何足道哉蓋帝非不知其才特不盡用其才耳非不能盡用不敢盡用耳甚矣人才之難也用之不難自用爲難有才而不能自用其來用必輕售既用必輕發人君又從而輕信之敗事者譬如洞庭之橘大谷之梨豈不適口而快意善養生者脾睨終日而不敢啗非不欲也懼其有以傷吾生不若粱肉之可以養生而無害也天下之事可以自適而快于一時終必爲患文帝之不收盡用誼廣者殆類是歟故廣結髮與匈奴戰往往輕敵取敗幾不免者

屢矣然竟以此破亡誼之三表五餌術固已疏矣帝若盡用之其禍豈止于殺身而已耶誼也廣也不善自用文帝不盡用之者乃所以深知之也觀帝所置相則申屠嘉命將則周亞夫嘉之守節亞夫之持重其視賈李初若遲鈍樸拙有所不及至言漢賢相良將必予之帝之所用相命將如此則誼廣之不用固其宜也且文帝非特能用將相耳又能假其權尊其禮行其志使得以自盡其才嘉貢辱邳彤通帝則遣使致謝亞夫以軍禮見帝則稱善不已自帝悟觀之二公悻悻自大不肯少屈幾于專權犯上者帝方且優容寬假委曲奬借又留以遺後人帝于人才可謂無負矣惜乎至景帝時晁錯變更法令嘉欲誅之而帝不可王信以無功侯亞夫力爭之而帝不然二公俱以是死其後晁錯既用吳楚七國之變起王信既封王氏五侯之隙開文帝以之致治景帝以之召亂治亂之開在乎人才之用舍耳嗚呼文帝能用人如此誰謂不能用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

用彼蓋有激而云非公論也

又論

文帝寬仁恭儉爲漢賢君惜乎君人之量不洪未免爲盛德之累諸呂既誅惠帝無子所當立者高帝子耳高帝見在子惟帝與淮南王帝長而賢天命人心不約而合故平勃定策迎帝者豈私也哉順天命因人心也且楚漢相攻平勃身履目擊之高亡屢矣卒并天下韓彭英盧一有非覬相繼葅醢高后擅朝諸呂用事尋亦夷滅天命歸漢殆不容釋乎勃尚何望耶帝可以判然而猶豫不決者蓋高后殺趙王齊王幾及于難燕王早世又殺其子後欲徙帝王趙患將及矣帝遜詞以謝之僅乃得免帝懲諸王之禍惴惴然朝不謀夕一旦人以天下與之非意所及且喜且驚故謀及羣臣謀及卜筮遲疑而不敢進先之以薄昭以察其情繼之以宋昌以觀其變當是時帝之心何如哉卽位之夕夜拜宋昌爲衛將軍之親公孫弘張武爲郎中令何乃惓惓如此數月之閒又封昌爲壯武侯朱虛東牟嘗有立齊王之意帝追恨而黜其功章以失職怏怏而死與居遂有不軌之謀夫昌以勸進而得封章與居以立齊王而被黜帝之所存夫亦可見矣昔晉侯賞從亡之功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蓋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能爲豈以昌一言之勸章與居一言之異而爲得喪乎帝于此切切焉是不知有天道也或謂夜拜昌武非遽欲貴之帝自代有天下疑漢大臣皆不附己故以親信代處要任蓋所以慮患于未然此文帝私憂過計幷縮灌始誅諸呂握璽將兵呼吸之閒有關存亡不以此時圖危社稷帝已正位君臣之分定矣欲何爲哉夫君人者當以天下爲量漢臣卽代臣也帝乃畏忌大臣寵任親信而預防之自分畛域示人以疑使人有危懼之心亦非自全計也唐魏徵嘗勸建成早除秦王薛萬徹嘗率東宮兵以攻秦府二人者罪不容誅太宗不惟舍之又復用之位極將相不以爲疑至于秦府舊人遷官反出東宮齊府之後惟才是擇不以新舊爲閒如太宗可謂有君人之量也若夫文帝恭儉愛民有非太宗所能及者儻以大體責之視太宗有閒矣故曰君人者當以天下爲量

武帝論

愚觀漢武帝殘忍少恩殺戮臣下如刈草菅雖所素愛信小有犯法輒按誅之無所寬假公卿大夫惟公孫弘以多智石慶以醇謹而得免其餘繼踵伏誅當是時立于其朝者直足一迹朝暮之不保往往如脂如韋偷合取容以苟延歲月汲黯乃以骨鯁之資犯顏逆耳屢撄武帝之怒帝每優容之愚嘗疑焉且黯面折廷爭蓋非一事帝或以爲戇或以爲愚或以爲奸或以爲妄發甚則怒而罷朝又嘗責公孫弘張湯于上前二人嫉黯欲因事誅之帝始終涵容委曲覆護不加以刑雖未大用而位九卿出入禁闥至以社稷臣許之在黯不爲不遇也夫以武安侯大將軍之親公孫弘張湯之寵或始不以禮或終不以恩待遇之厚無黯若者以愚觀之帝有深意存焉蓋衛青功高而偪田蚡負貴而驕弘湯挾詐懷姦專阿主意外則又有諸侯之踰制內則又有貴幸之撓法若無直臣則何以消邪佞之心沮奸賊之計耶傳曰山有猛獸藿藜爲之不采國有直臣奸邪爲之不起夫一人正色抗詞于一堂之上而折衝禦侮于千萬里之遠國勢自尊士氣自振宗社自安豈不偉歟故淮南王陰謀欲以死士刺大將軍以辨士說公孫弘舉無難者獨憚黯守節死義而不敢發其效可見也帝之所以矯情屈己而敬禮者蓋出于此不然帝之窮兵黷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斂殘害百姓極宮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虛無去始皇亦一閒耳始皇以之亂而帝以此治何哉甚矣國不可以無直臣也直臣在廷則忠讜之言日進欺蔽之實不開小人有所憚而不爲君子有所恃而無恐紀綱以正朝廷以治雖欲亂不可得也秦相趙高指鹿爲馬左右莫敢言上下相蒙循習至是此可以見秦之無人彼唐武后以一女子不出房闥屠戮士大夫不可勝記獨狄仁傑徐有功抗顏

正論無所畏忌不但免禍亦多信用其言武后所以終其身不及于難唐室未至大亂者職此之由故曰國不可以無直臣無直臣則國非其國矣

又論

論相自古其難論之不審而遽用既用而復疑二者皆足以害治古之人君其未得也求之甚切選之甚難其既得也任之甚專責之甚備罪惡彰著則竄殛流放之未聞非其人而使居是位居其位而不任以事者也漢武帝雄才大略號爲知人一時名卿于斯爲盛獨于論相之機略不加意所用之人如公孫弘之多詐車千秋之無能石慶之庸鄙以至田蚡李蔡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徒或以戚里進或以宗室用或拔于行伍或起于卒吏非趙武士則碌碌鄙夫徒取充位備數而已帝既不任宰相乃與左右親幸之臣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與論天下事帝又陰右之務使詘其大臣東厥之請田蚡不可助詰之而田沮溺方之議公孫弘不可買臣難之而弘平時蓋已見輕于助單議論之閒又不能力爭固執卒困于之言日用大臣之迹既疏則左右之權日重爲大臣者服台奏坐廟堂號爲天子宰相漫不與天下事其勢力反出左右近習下豪傑之士肯爲之乎故必得趨媚無似如前數公然後爲稱職也若夫天子左右之臣朝夕之所狎昵必求所以順適其志而陰中其欲故助誅閻粵買臣伐東越而啟武帝之爭心壽王議周鼎相如請封禪而啟武帝之侈心凡帝之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實數子啟之彼數子者奮自諸生幸得備天子左右固當拾遺補闕繩愆糾謬而乃開其不善之心置之有過之地殆與近習小人無異以此要權利固祿位豈不悖哉蓋不如是則其情易閒其寵易衰其黜可立而待勢使之然也助諶尚爾而況近習小人乎由是言之人主以論相爲職以任相爲正宰相不才內外之臣皆得言之近習朋奸上下蒙蔽則人主何緣而覺借使誠得賢者亦不足以爲後世法苟非其人爲害豈小哉雖然帝之信任左右其失固也猶得鴈馭之術也小有犯法怫意誅責隨之甚至赤族故左右之臣不敢肆其奸蓋亦有所懼也元帝用一閹者使亂天下終身不悟此尤可悲也已

宣帝論

天下之勢有以抑之則可以悠久而長存縱而不收則橫潰四海必至于一敗塗地而不可邊故縱之者非所以愛之適所以禍之抑之者非所以苦之乃所以全之也淮南王壞殺大臣文帝置而不問王以此驕恣卒抵于敗絳侯無辜連繫廷尉幾死而幸免卒能保有爵土傳之子孫何文帝忍于終俟而不忍于淮南也蓋忍而裁之所以存之不忍而驕之所以殺之其勢然也故人之愛子必自其孩提之時示之以成人之事一有乖爭陵犯之心則從而痛抑之不使滋長不善愛子者矜炫其能覆護其短不遽犯上亦曰姑遽之而已及其長也習與成性頑不可遽則暴戾之怙終不悛之而田沮溺方之議之怙終不悛則屏之斥之殺之而後已父母之愛其子豈欲殺之哉幼之不圖長而無及勢必至此史臣謂霍氏之禍由光不學無術闇于大理之所及噫此固光自取也而宣帝亦有以使之帝即位年十九矣民之情僞吏之得失盡知之矣方且謙沖退託舉國而聽于光莫敢一搖手凡尊寵而委任之者皆所以報光也光薨帝宜攬威福之權正君臣之分以張帝室所以待霍氏者亦宜優以祿秩厚以賞賜稍奪其重任陰散其邪謀庶幾全始終之恩而不負于光矣帝乃不然大封諸霍盡諸要地又以兵柄分授諸壻縱其心稔其惡聽其自潰一舉而滅之靡有遺種略無分毫顧惜之心以干親之意固有在也博曰將欲翦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此宣帝待霍氏之術也帝在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此宣帝待霍氏之術也帝在民閒閭霍氏尊盛心已不喜光也居不賞之功握非據之權挾震主之威以臨之帝積不平固非一日驟乘之際禍已胚胎帝不憚虛心斂容而禮下之者皆非本心蓋帝無霍氏久矣隱忍而不發

者不欲負光也又以光專政日久子壻秉樞機操權勢傾動中外亦不敢以輕發及聞許后之死帝有辭矣猶且堅忍若有所待蓋光之功德當十世宥而毒殺許后之罪不過霍顯一人以功準過未可以赤族帝祕而不言待以舊恩委以要職誘之使亂至于誅滅帝之心以爲我之報光者盡矣霍氏之所以誅滅者蓋自取也是何異以錦繡蒙陷穽而使人由之乃曰非我也彼自取之也且霍氏之盛許廣漢言之蕭望之又言之張敞徐生又言之帝略不介意以是知帝之意固有在也噫帝眞少恩哉

又論

天下之禍其發有端其漸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之明君憂深思遠于念慮言動之微必謹其始不敢輕作妄舉蓋恐毫釐之差基後世無窮之禍也夫漢之亡也以外戚外戚之禍不起于哀平而萌芽于武帝田竇衛霍繼踵將相武帝實啟之唐之亡也以宦官宦官之禍不生于僖昭而胚胎于明皇楊思勗高力士持節監軍明

皇實啟之故創業垂統之君所以貽厥孫謀者預爲之防曲爲之制過絶禍亂之原莫不備具傳之嗣君猶以喜怒愛慾變更法度至于敗亡況吾開其源而誘之哉漢元帝任用恭顯幾亂天下世以爲元帝不明之過以愚觀之宣帝有以啟之也當宣帝時恭顯已爲中書令僕射任事久矣其親信貴幸雖不若元帝之世然用恭顯者自宣帝始宣帝用之如此之久其人猶可任無疑矣況恭顯之巧慧邪僻能得人主微旨固有以當元帝之心故其迫殺師傅廢錮忠賢誅戮言者愚弄元帝于掌握如保母之玩嬰兒終帝之世專權怙勢公肆奸欺無所畏憚雖曰元帝不明之故非宣帝啟之何以致此哉謂恭顯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其才亦可用也在用之何如耳宣帝在上厲精爲治人人自奮其能故恭顯無所用其奸元帝優柔不斷小人得以乘閒而入雖知其奸亦不能制借使元帝有宣帝之明雖百恭顯何患焉夫元帝之仁柔宣帝知之熟矣嘗有亂我家之語宣帝知其仁柔宜選剛正之士以輔導之反令刑餘之人久典樞機閒以選元帝可乎況中人用事非盛時所宜有宣帝之時賢公卿在下比肩帝五日一聽政丞相以下奉職而已不能朝夕與賢者圖治于廟堂之上乃與宮掖婦除之隸謀事于帷幄之中豈所以貽厥孫謀者哉夫堂下百里君門于里天下之事九重不能盡知故以腹心之寄付之大臣又置耳目之官以糾察之强明自任之君惟恐大臣之負己大臣見疑勢不免詢謀于左右左右之臣窺其鑕乘其機必有以中人主之欲陰取威福之柄而竊弄之人主蔽于朝夕之所親狎疏遠之言無自而入蒙蔽之閒無自而知所以馭制于亂亡强明且爾況其下者乎故宣帝一用恭顯而元帝竟以恭顯亂勢使之然若夫敗德亂常之事出于庸君闇主後世猶以爲戒不敢蹈覆車之轍惜乎宣帝漢之明主而乃有此後嗣何觀焉噫元帝不足道也春秋責備賢者愚爲宣帝惜之

陳平論

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此高祖顧命之言也平天資詭譎動輒任數帝雖賴其智以取天下然至死猶疑之鄙考其平生誠可疑者捐金以間范增僞遊以擒韓信賂閼氏以解平城之厄凡所謂奇計祕策無非出于變詐君子或恕之者以其謀國則忠也天下已定智無所用一于謀身而已其保富貴固權寵謀身之巧又有甚于謀國故懼呂后之不安也用張辟之言請拜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于是起呂后之權畏呂后之不悅也背高皇帝之約立諸呂爲王于是產呂氏之變于之阿意順旨求媚于后惟恐不至者乃所以自爲身謀也至使諸呂作難幾危社稷皆平有以召之平之難于獨任至此可見然非特此也方其大臣共誅諸呂平不任其事乃令周勃先入北軍是以勃嘗試諸呂也及其迎立文帝平不有其功以位授勃而甘處其下是又以勃嘗試文帝也蓋人臣而專誅危事也成敗固未可知事成則平同其功不成則勃任其咎所以讓勃先入者此耳人臣而廢立大事也禍福亦未可

知帝疑之則勃爲禍首德之則平不失爲定策功臣所以讓勃居上者此耳夫平之雍容退託主謀而不主事類夫謙謙君子殊不知平之心又爲身謀者也蓋平說誦無所不用其智在高帝時則免于萧何之囚繫在呂后時則免于王陵之廢斥在文帝時則免于周勃之侵辱平歷侍四朝皆以智免其謀身之巧又可知矣由是言之平不止可疑亦可畏人也世之言謀臣必曰良平夫平豈良之儔匹哉良之學出于黃老平之學出于縱橫黃老則近道縱橫則尚詐黃老則有不必爲縱橫則無所不爲觀其行事察其存心良平之賢否不待較而明矣故平之言曰我多陰禍吾世卽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蓋亦有所慊而云耳

王陵論

論者多曰處天下事者貴于濟不貴于速危言極諫之直攖其鋒則事敗而身危蒙垢忍辱待時而發則事成而身安噫此一說也後世患得患失之士往往藉此說以文其奸平居暇日持祿養交

渾然不見圭角世亦莫知其故及其臨事侃侃倪倪俯首强顏偷合苟容以固爵位慷慨敢言者反以輕慮淺謀嗤之愚俗無知之人競信其說曰彼固有所待也其人幸而死且斥不預于成敗之際又以爲不幸而痛惜之若人者外竊君子長者之名內規市井之賊昔者高后欲王諸呂也王陵面折廷爭平勃惟務順從卒能誅諸呂安劉氏者平勃也以成敗而論陵可謂之無謀夫白馬之盟當時大臣皆預焉傳不一再遽欲背約陵安得默默哉平勃阿意順旨隱之于心有愧于陵多矣平詭辭自解乃曰安社稷安劉氏後君不如臣且諸呂之王高后稱制之初年祿產蓋未用事當是時劉氏固自安也平何以知其必危平固多智或能逆料其然然身爲大臣要當爲國遠慮絕其萌芽遏其源流無使滋甚今也坐視不問養而成之激而溢之徐起而緩圖豈不殆哉況以有限之年求難必之事邂逅不如意二公或廢或死遺之後人烏能保其

以成敗論人者退陵而進勃果公論乎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故爲人臣當以王陵爲法詎可優柔委靡閣然媚于當世以僥倖一旦不可必之功乎又況有平勃之功則可以贖過無平勃之功徒竊名以規利迹其本心不容于春秋之誅愚恐患得患失之士以平勃藉口學者靡然從之士風日偷以衰壞天下不復有節義之士其流禍豈淺鮮哉故愚不得不辨

申屠嘉論

古之所謂大臣者厲節行正詞色謹法度垂紳端笏于廟堂之上風采所及足以折奸回之氣弭陰邪之謀故人君專其任厚其禮重其權者所以尊朝廷衛宗社也愚歷觀漢相申屠嘉近之嘉剛毅方正確然有大臣之風故愚每歎慕而不已夫鄧通文帝寵臣也通方貴幸傾動一時宜其負寵恃貴不爲嘉屈嘉乃移檄而召之如取囚隸廷責而辱之如待童僕坐府中通免冠徒跣頓首而

謝其傲慢之容驕悍之氣固已消鑠殆盡而況白刃及頸魂飛膽落豈復有生全之望蓋幾死而幸免且嘉之召通帝可以固執而不遣通可偃蹇而不來帝不能庇通而使之前通不敢拒嘉而就之辱嘉非有陳平絕人之智周勃震主之威然而當時君臣皆嚴憚之者其故何哉必其平居秉義守節毅然不可奪素有以服人之心也夫嘉所立如此意其學問有大過人者故能振厲英發盪人耳目哀考其傳初以材官騶張從高帝征伐特一力士耳班固亦以無學術貶之無學之人所爲乃能如是耶蓋其天資之美見義必爲無所顧忌雖力學者有所不逮也彼貢禹孔光爲時儒宗事董賢以固寵祿服儒衣冠傳先王語高談極論人莫能屈一旦臨事反不若一無學術之人是豈學術之過哉蓋氣質之美者雖不知學術而立朝大節多與古人暗合氣質之卑者雖以學術矯揉之終不能自立于世其所稟者異也故君子學以濟其僞嘉也氣質之美輔以學術其成就當不止此禹也光也氣質之卑假學問以文奸言耳世之議者每以學術之工而輕恕小人以學術之陋而責備君子風節如嘉雖不學固不害班固以爲嘉無學術與蕭曹陳平異固號名儒附麗權要身陷大戮所學果何事耶乃反以無學貶嘉多見其不知量也若夫後乎嘉者一汲黯吾有取焉而武帝亦以無學鄙之噫時君世主既已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又從而責備之爲君子者難矣哉

定齋記

愚以定名齋隨所寓而榜之朝夕從事于斯所謂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凡人初生一性湛然及其少長六根誘于外七情汨于內日與物接膠膠擾擾方寸始亂矣譬猶水之體本清風撓之則濁鏡之體本明塵翳之則昏風止而水自清塵去而鏡自明人欲淨而心自定心既定如止水明鏡表裏昭徹大可以鑒天地細可以燭眉物物現前如空中花欻去欻來于我何有故死生禍福得失榮辱不足以動吾念吾之所謂定者常自若也以此燭理何理不明以此臨事何事不理以此處富貴貧賤患難無所往而不自得愚幼而讀書長而學道粗達此理一嬰世故沒于利害是非之途定力不固未免爲外物所遷今年踰知命閱義理多矣念念純熟心境兩融于此道亦庶幾焉苟進而不已確乎不拔雖聖賢閫域亦不難到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噫此聖人之事也愚不敢不自勉

靜觀亭記

余居草堂日涸人事賓客遝至書數紛積應接靡暇甚者俗物猥務常敗人意神疲體倦思欲燕息而不可得乃爲亭于堂之後取明道先生詩名曰靜觀亭前值花藥十數本亭中了無他物氛埃不及人迹罕至時休其中齋心滌慮隱几而坐一日有客直造斯亭卒然問曰子所謂靜觀者端居默坐而已耶余曰子所見者外也余所觀者內也余方縱觀天地之大萬物之夥盈虛消長榮悴生滅皆在吾目中返觀諸身天地萬物皆在吾分內物我爲一渾然無迹已而淡然忘物嗒然忘我物我兩忘顏然于無何有之鄉凡余目之所見與夫心之所得余且不自知而況子乎子亟去無擾我客俯而出因書諸壁以爲記

序

送陳侍郎序

古之君子以道自任其出處大節卓然不類于常特立獨行有我而已道行于時雖抱關擊柝不以爲辱非其道祿之以萬鍾若將浼焉不一日留也生死禍福貧賤無以動其心況其餘哉天官貳卿陳公信道篤而自知明古君子也出入禁掖有年矣爲君藥石爲國蓍龜爲善類所依爲小人所憚天下翕然尊之冀公大用一旦引疾匄外上可其奏乃詔公入內閣出刺大藩朝之賢大夫與夫四方有識之士咸以爲不當去或有請于上強公少留公歸志浩然挽之不可得一辭而退行之日車轂相擊祖于都門之外道路竦觀咨嗟歎息共言公之賢而惜其去門下士蔡某獨嘻笑而長歌客怪而問曰公行矣吾曹將疇依眾將戚戚敢問何樂豈非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長歌之哀過于慟哭者歟某曰不然眾之戚戚惜朝廷眞賢之去某之樂樂公出處大節合于道也道眞

樂耶方今聖天子在上皇皇焉思中興之治寸長片善悉羅而用之如公之賢在廷能幾人天子豈棄賢也哉會公請其力姑勉從之他日納君唐虞收地河湟當在公也行有詔矣眾客更慚忻舉酒屬公曰蔡子之言然當爲蒼生而起

送岳大用序

士有挾負才氣而反爲累者非才氣之過也用其才養其氣之爲難也學以養其氣氣以用其才有是三者然後可以謂之成人嗟乎擯紳士大夫恃才使氣傲上淩下衝口逆突動輒忤物自謂天下莫己若世俗無知之人方且指以爲介爲直爲賢及其臨事而敗蹈禍患而不悟又以爲不幸而痛惜之吁亦惑之甚矣有人焉晚出恨不及見前輩然誦公詩文久矣窃喜載名于石因詩以送別之詞冠諸篇首席幾後之人嘗鼎一臠知公此詞不爲無補于世又豈與柳晏爭衡哉公諱元幹字仲宗自號蘆川居士云

蘆川居士詞序

少監張公早歲問道于了齋先生學詩于東湖居士凡所遊從皆名公勝流年未强仕挂神武冠徜徉泉石浮湛詩酒又喜作長短句其憂國愛君之心憤世嫉邪之氣閒寓于歌詠紹興議和今端明胡公銓志在復仇上書請劍欲斬建議者得罪權臣竄謫嶺海平生親黨避嫌畏禍惟恐去之不速公作長短句送之微而顯哀而不傷深得三百篇諷刺之義非若後世靡麗之詞狎邪之語適足勸淫不可以訓公博覽羣書尤好韓集杜詩手之不釋故文辭雄健氣格豪邁有唐人風公之子靖袁公長短句篇屬余爲序某晚出恨不及見前輩然誦公詩文久矣窃喜載名于石因詩以送

跋張大資政奏議

右故大資政張公全眞奏議二十五卷公仁人也其言仁而不肆切而不迫當于事情達于國體而不離于道德賈誼陸贄之學未能遠過閻之當時公在人主前論議反復曲折著明心平氣定期以悟移上聽而後已故其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嗚呼盛哉吾以是知光堯之興也方日時披榛莽立朝廷而庶尹允諧百工維時以跻登再造之業左右調一繄公之力焉紹興開諸老相繼困踣嶺海公優遊里居身名俱泰了無政睨公者吾益以信公之仁天且相之矣夫急言極論犯言未信之前以幸必不可成之功掠名釣位而去國于何有哉故願出公之書以與世之憂時愛君之士共之而非以私于已知也

跋東坡先生墨蹟帖

鍾王無文稱韓柳無書名惟東坡先生詞翰俱妙卓冠今古岳大用家藏此帖蓋先生夢中所爲詩文而醉後所書也常人醉夢時顛倒錯亂何所不有先生乃超絶如此眞天人耶乾道己丑八月二十有一日觀于二樂堂

跋尚鄣祖與知己書

古人重知己之義以死報焉若以言哉尚公忠于知己如此使其立朝事君決非持祿固位者某將漕嶺表公之曾孫中庸適在幕中遇事不肯詭隨今觀此帖乃知家學之有自也

跋周昉傳陸圖

凡書畫以氣韻爲先形似備具而氣韻索然不得爲名筆唐徐彥遠記云周昉史書人物初年太肥晚乃稍減此疑初年筆也然善應曰暘則暘呼吸之間反災爲祥民免阻飢吏逃罪戾神食此方庶亦無愧

贊

定齋自贊

其才疏其學迂其形拘其貌愚既無富貴食肉之相又非山澤列仙之癯若人者橫陳鼎鐘而志不泰流落山澤而形不枯

孟光贊

猗歟孟光古之賢婦屏棄綺綈布衣麻履閨門之中事夫有禮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凡今之人多乘厥夫以陰制陽甘心俯奴誰謂伯鸞彼凡人耳能使其妻致敬如此女德無極養之固難反躬自責當無愧于伯鸞（余得齊眉圖或傳李龍眠筆按本傳孟光肥黑而醜力舉石臼不應嫁如此豈伯時筆而傳者過也然伯鸞德耀之賢今亡矣故余三歎息而爲之贊）

祝文

謁廟祝文

喬嶽配天在東作鎭廟像之所乃徧四方某以誤恩來守此土謹遵舊典祗謁靈宮惟帝仁民導和御沴吏苟逃責亦帝之休

告城隍祝文

某恭承嘉會假守此邦與神分職幽明共庇千里莅事之始敢以虔告宣布德意勤卹民隱惟吏之責雨暘時若疾癘不作亦帝之休

句芒神祝文

盛德在木獻歲發春爰出土牛以戒農事爲酒爲醴敢敬請于有神如茨如梁始終期于無害

諸廟祈晴祝文

舊穀已殫新穀未穟望此夏田以日爲歲芃芃其麥淫雨害之穡夫告病刈穫失時民飢怨咨吏忍坐視用瀝丹誠徧走羣祀惟神善應曰暘則暘呼吸之間反災爲祥民免阻飢吏逃罪戾神食此方庶亦無愧

謝諸廟祝文

多稼如雲秋成在望失時不雨稿夫告窮惟暨乃僚並走羣祀神不緩聽膏澤應祈百穀用成千里胥慶敬陳薄薦少答神休神其鑒茲以永靈賜

春祭祝文

春祈秋報自古已然東作惟時民用舉趾率遵舊典咸秩百神祗謁靈祠恭陳菲薦惟神降靈佑我穡夫曰雨曰暘三時不害庶臻景貺以格有年惟吏與民敢忘昭答

雜著

永嘉勸農文

國家聖聖相繼政在養民故于稼穡之閒尤急先務仲春之月申命守令躬即田畴勉以農事遵舊典也聖天子猶慮空言不足以示勸迺者詔減今年租稅之半以寬民力所以愛民之心養民之實過漢文景爾等何修何營以答上賜是宜更相勸率樂善就功無失天時無遺地利無游手以趨末無惰農以自安人力既至則稼穡必豐租入既輕則輸納必易廩有餘粟家有餘財鬬訟寖稀盜賊不作駿駿乎趨禮義之域庶幾助成文景之治豈不美哉爾等其以是言歸而告諸子弟使人知聖天子愛養之意不爲虛文而爾等所以報效之誠可不自勉歟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又

太守來莅是邦于今年餘矣雖無善政殊績爲他日邦人去思然而明天子德意志慮敢不奉承而宣布之固未嘗橫賦斂以傷農力興工役以妨農時縱奸慝而害及良民峻刑罰而濫及無罪凡太守孜孜汲汲以爾百姓爲念者蓋亦仰體聖天子愛養爾等之意惟恐不至也去年二月太守躬即田畴延爾父老勉以農事爾父老惟吾言是聽行訓告皆勸誘謹以時力乃事故天報以豐年爾等今日衣食粗足輸納無欠安居樂業吏不及前者皆前日勤勞之意也今年太守復來舉酒相慶惟爾等雅知天子之意稔聞太守之言又見勤勞稼穡其效如此固無待于勸太守二年終更行且去矣太守雖數遷易而天子愛養爾等旦旦不忘爾等服田力穡所以答聖天子之賜者故當歲歲如一爾等其勉諸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隆興府勸農文

太守奉詔來牧是邦殘一年矣仲春之月躬即近郊延見父老勉以農事遵舊典也爾等其聽吾言稽章之田瀕江依山高下相半常有旱乾水溢之憂土瘠民貧故雖豐年僅能卒歲一遇小歉民以乏食告矣蓋地利不可兼天時不可必所可恃者人事耳今茲土膏脈起農事方興出入田疇浚泊溝洫盡力耕耘相與勉力顧地利以應天時此吾民之責也吾聞病農者非一莫甚于爲盜每閱訟牒未嘗不惻然念爾民之拙于謀身而輕于犯法也夫田各有禾爭者已非民況豪奪他人之禾乎耕必有牛屠者且有禁況盜殺他人之牛乎是皆游手偷惰之徒不事農力肆其强暴縱其口腹冒觸憲綱禍及乃身怙不知悔良可悲夫爾等誨而子弟勸而鄉閭彼此相安各食其力無失天時無遺地利無游手以廢本業人力至而田野闢田野闢而衣食足衣食足而盜賊消盜賊消而獄訟息獄訟息而風俗歸于醇厚迨至秋成禾黍登場雞豚社酒以歌豐年飽食煖衣以適終歲爾乃自享其樂雖若無預于

太守太守亦將坐嘯黃堂以樂爾民之樂也爾等共勉之

傳

青奴傳

青奴姓竹氏其先封于孤竹君後以爲氏父千渭川人有直節義不仕秦二世閒之怒徵至咸陽二世曰此君欲爲孤竹二子耶吾聞賢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視之遂夷三族兩女輸織室長曰桃笙次即青奴也秦亂爲人所略賣漢寢中郎夏侯嬰得之以獻漢王有詔納後宮久不得幸一日上避暑未央殿愠甚顧謂左右曰何以解吾愠左右進桃笙上一見洒然桃笙曰妾無寸長蒙陛下慰藉光輝如此妾敢不展布四體以奉陛下妾女弟青奴頗有節操妾所不及陛下誠得此內助付以股肱之寄可安枕臥矣上亟詔之翹足以待既至曰昨夕夢龍據妾胸妾不才得備枕席之末豈非天耶上拊之曰吾聞姑射神人肌膚若冰雪世乃有此人乎昔秦始皇求白雲鄉朕得此清涼鄉足矣于是寵傾後宮封涼國夫

人追封父千爲渭川侯食邑千戶以族孫筠爲嗣改葬洪園置園
邑二百家上每燕寢二人必俱侍他姬莫得進戚夫人之焉相與
語于上上始不信曰朕非姬氏寢不安若等不復言會淮陰侯韓
信亦閒之諸幸姬因言曰青奴有刺骨之暴將不利于陛下乃
疑卒召二人青奴若芒刺在背畏避不前曰妾有寒疾不可以風
上兒之毛髮爲洒漸怒以足抵于地自是不復進御青奴既失愛
鬱鬱無聊摩垢滿體乃作團扇詩以自況上以觖望幽之永巷以
憂毀卒青奴貌雖不揚而肌理玉雪爽氣逼人性巧慧多口中無
他腸以是寵幸然淡泊無嗜嘗勸上清靜寡慾上曰吳姬之女伐
性之斧愛我者青奴也桃笙月餘亦卒筠傳子至孫篠不肖以罪
廢國除其族散在天下東南尤甚世有隱德幽人逸士多從之遊
贊曰夫人之賢近古淑女豈非有夷齊之遺風耶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夫人淡然無慾蓋非爭妍而取憐者
不幸爲諸姬所讒竟以幽死悲夫

祭文

祭胡端約文

惟公祖風烜赫濯望高華典型具存袁楊世家揮麈清談莊笏遙
睇風流曰命王謝子弟公方燕居杖履幅巾寄傲南窗羲皇上人
公方宦游政先愷悌撫字勞心召杜循吏戲弄翰墨一時珍藏溫
潤秀美規皋鍾張玅唾珠璣萬口膾炙清朗閒遠睥睨陶謝冥搜
怪石環列坐傍嗜此成癖奇章貴皇胸中邱壑萬里咫尺以此自
娛志相摩詰如公合德謂當百年豈其微疾遽隔九泉如公美才
宜在高位如何不達仕止半刺天理難詰人事好乖善人已矣云
何不哀惟我與公辱親且契交游忘年姻婭奕世把酒對月哦詩
吟風有倡必和無言不同人生幾何聚散兒戲追惟疇昔恍如夢
寐河梁之別歲辰一周哀周先君逝川莫留況復與公同生辛丑
淪謝相繼禍變希有初聞公訃閽門震驚悼親念舊涕泗交零昔
登公門公必倒屣握手語言式燕且喜今登公堂徒聞哭聲入拜
公像不見其人片文寫哀斗酒爲酹想公如生尚能一醉

祭丁待制文

惟公孝友之行與古追配英特之材于今鮮儷頭角嶄然見于弱
歲揅翰如飛老生退避雋譽四馳俯拾上第夐生少年志大氣銳
一書萬言三表五餌天子前席仇方襯氣自此結知中外歷試擁
麾乘軺所至輒最蜀道來歸入儀卿寺簪轂彈壓豪強斂畏禁路
政途跬步可致性直多忤才高見忌不容何傷奉身而退東陽調
守合淝謀帥詔起我公再膺劇寄謂當政成趣歸近侍云胡不淑
中道而逝九重興嗟寵以次對聞者盡傷況于朋類惟我與公總
角事契同門友生同升進士相期功名相勉道義夫何小慊閒言
三至公雖高明未免疑貳我心炯炯質諸天地公亦晚悟昨非今
是握手談心不我終棄共保歲寒沒齒毋替忽聞訃音駭愕隕涕
職守拘縻葬不臨隧千里賦詞寓此誠意幽冥之閒了無所愧尚
饗

祭亡弟允夫文

嗚呼哀哉吾弟允夫生稟令姿言不妄發行無小疵種學頁苦緝
文甚工一命不霑萬言已空嗚呼哀哉死生常理人孰不然惟子
不壽遽棄成年修短有數古今不齊惟子無後誰其嗣之老母哭
子少婦哭夫何所歸咎天乎人乎況我同生惟子二人子從我學
我爲子婚我仕我已莫不我隨踰嶺以南泝江而西水浮陸走雪
虐風饕如子羸瘠豈堪其勞我不知止乃以累人子之屬疾得非
我因病不我告懼貽親憂養成此疾百藥弗瘳棄我而死嗟我之
屯奪我賢弟天何不仁臨絕語我以柩東還居官有守欲去孔艱
我亦何心忍爲此留露章句祠行矣歸休先謀子喪權厝毗陵他
日改卜必求佳城顧我終鮮影隻形單念子長往魂孤骨寒安流
以濟勿恐勿驚瀝酒告哀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故端明殿學士王公行狀

公之先華州人唐末巢寇挺亂避地慶州家焉公生于涇州委棄粹美丰度凝遠少師嘗曰此吾家黃叔度也孟嘗從和靖先生尹焞學探窮理盡性之妙講貫經旨周知物情尹深契之紹興元年以少師任補京秩八年奉祠以便親養明年丁瑯琊夫人憂又明年丁少師憂少師蓋以不主和議忤時相出知潭州再貶道州以卒公兄弟護喪居南康之都昌乃相謂曰家難至此睚眦猶未已懼不免禍盍謀遠徙以避之巫山吾先少師之所舍也因居焉二十年九月果中飛語逮捕峻迫人爲公危之公平生學力臨難不苟舒徐區處居者行者之計意甚暇豫比至大獄告者自相抵訐不辨而直迎附者猶欲傳致深文公以家世忠孝寧死不當受誣鐵語侵時相竟坐謗訕請梅山築樊圃藝蔬茹暇日從諸生講學

相娛說了不見遷態以南方無醫乎劑藥求者輒予之所活不可計道遠不能以書隨乃次錄所記命曰羣兒故事以誨飭諸子聞者競傳州人家有其書二十五年十二月拜自便之命尋甄敘元官時三兄皆已物故公自廣之蜀閒關萬里訪之孤惸有流落不振者各經紀其生業遂返巫山故廬杖履林泉有終焉之志會朝廷盡復少師故官公亟展墓都昌感上恩之湔雪幡然改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調廬南鈐司幹官時年踰四十矣實初試吏而政事諳練憲章明習若素官然婉晝之當出人意表剛毅有守不爲勢力搖沮瀘川關令帥雖其選檄公攝事公卽日請往戴星出入省斷冤狥捄剔荒蠲瀘邊夷獠民風愿樸多西游民占數罔利知密院宣撫四川胜辭乞公偕行曰王某深知西邊利害改利路漕兼四川宣撫司參議官蜀承積弊之後百度廢弛人情偷惰一旦虞公以本兵臨之遠民拭目以觀新政公從容開說條畫事宜如覆軍雜圄義士量纔計以裁費不齎不耗舉規于中規摹經畫

賠書褒帥暨諸司委曲敦遣既至則倒屣迎勞恨相見之晚詔蠲屬曰王公當今第一等人半刺岳足以觀設施檄守光化軍光化經劉菁蹂躪之後民力凋敝加于他州重以之政號令不常民聽滋惑公既盡力以摩撫疲癃又悉意以奉行法令倡率其下剛柔緩急因事制宜百姓皆以爲便已有阿保四隣公裕前是歲一竭澤以爲常公謂爲若廣上好生之德施爲放生池刻石以識居數月耶計既充則葺城池飭邊備百廢具舉虞公允文聞之遣公以書曰眞得良二千石爲之喜而不寐本幾制司罷局公以辟命亦解綬去時新割唐鄧大江以北惟光化與襄陽相爲脣齒公涖事逾半歲敵無飛塵之警及行百姓遮道乞留諸司交章欲挽終任公曰辟居從所辟罷法也況宸翰丁寧切至豈有身爲長吏而自違君命也士大夫進退惟義竟歸巫山二年汪公應辰制置四川辟守永康沈公介制置荆襄辟置幕府沈檄備朝旨不許辭公遂東下乾道元年二月到官四月赴都堂與議結

先後次第井井有遠圖公之力居多四年春以直祕閣安撫利州
兩路兼知興元府興元少師舊治威望猶存且公任宣慕日嚴著
聞蜀士以是美之泊之鎮蠶倪夾道聳觀嗟異之聲相屬既至嚴
義士保伍之令勉其農時訓于暇隙有皇甫倜善御眾拔自偏裨
中奏爲利州總管以激勵其徒軍聲大振是時疆場多事往者死
事之家其子若弟多流落邊州雖抱負材略無以自展門丁者不
免飢寒有官者或未得祿公力廣募恩之歲
餘願從者幾二百人齊之紀律給之器仗使之各習其所能而訓
其未至知書者則授之百將傳以導其智識又拔其尤者二人爲
長貳以總之由是皆知自愛公每語人曰若于此中養得三四輩
人物異時堪爲將帥乃區區報國之微願也漢中控扼西邊形勝
險固往少師累來倉山不但阻絕要害且置阱于腹中殲侵軼之
驕敵覘知之不敢南盼其後寖以瞰弛公毅然欲城之議役于宣
司將如度牒于朝廷以給工費屬召還不竟其役公居官庶務裁

日整辦既被命代者吳拱即趨之交龜幣庾錢穀簿書文歷信宿
畢具人服公之素治去之日軍民父老依依不忍別有涕泣者用
私直儵舟東下橐無囏裝惟俸給緡二千所過鎖務必輸稅無慮
費三百緡在道促命再至除樞密院檢詳有大臣出判荊南語人
曰舟楫輕從不可勝數唯王檢詳乃清白之舟公到闕首陳正心
誠意之學儻能力行其效曰致非虛文也上嘉納之及進陝西湖
北地圖亟除在司員外郎有旨遣使北界公以先臣不主和議固
辭不行優詔褒允有志節可尚之語擢兵部侍郎尋兼侍講經筵
故事舊講官開端然後新講官繼之蓋聖朝優儒恐未習進止前
講一日曹吏白故事公遣問大略曰若止此何必舊講官耶首講
露卦至九五爻言人君歷險以立國詎容存意于飲食開必于曰
景不遑之際興民情難保之思或疑非先觸舊說公笑而已既講
上歎賞之次談卦言是卦諸爻不永所事不克訟復即命渝之後
由九五體中正之道爲聽訟之主故能已訟若此皆語含規諷意

在政路與之同列若或緘默苟容是臣前日迫于公論今日利于
榮進始終自叛其說凡三上章至拜于榻前數四皆慰諭不允是
時諸軍連年揀汰人心不安公言老弱不勝兵者誠難在軍然歲
壯力勝之時被堅執銳常效微勞一旦揀汰遂有溝壑之憂雖陛
下憐之使就食州縣而財賦逼迫無所從出不免取之齊民因以
不安況諸軍之少壯者無不動念乞行下諸路檢點一郡之內揀
汰幾人添差養老所費之數窠名來歷足以支撐如有闕數必朝
廷別行措置俟可盡給然後立爲定制按閱差撥議者韙之公初
入朝實丞相虞公薦進遂結主知公自謂再四受恩誓以孤忠報
國且天資峭直不肯折節權貴公繼室李氏文定之曾孫有要人
自謂李氏出予首欲姻好公峻詞以拒之爲屬在府時都承旨用
事久勢傾中外莫不影附之公視藐然一日抵掌論兵公曰談何
容易如是者三坐客皆失色而罷由是銜公張說並命公深排之
力辭不獲對客每以爲言張雖與公面交而心實惡公虞公既出

撫蜀道公自知孤危不能自立淮南謀帥公固請行諸要人亦陰
排之令條具得旨備邊之策奏十有七事九年正月遂解機政除
資政殿學士安撫淮南印從中錫合兩路爲一道且命公以鄉所
奏力田之議併推行之公陛辭從容奏言臣曩歲承乏監司奔走
淮壖誠見列城守令人自爲政勸耕備禦舉無一定之規亦嘗略
有奏陳至于施行有待今日聞諸古人一日不朝其閒容刀如臣
此行怯懦者未必不謂臣識閽慮淺導陛下以開邊雖陛下洞照
本末豈無三至之疑惟聖志先定確然不移則衆語自銷功業可
就上皆聽納慰勉之至曰卿肯爲朕出撫淮南社稷之福也公特
以無恐開府之日首揭榜于道備及移檄邊州毋得徼功生事時
兩淮監司守臣皆權貴姻黨苞苴公行賄賂成事公至首劾罷時
守元居實淮陰守趙磻老淮西漕馮忠嘉皆不報趙尋除太府丞
于是盡忤諸要人內外協謀擠公甚力在鎮未閱三月臺評遂及
之上深知公不欲拒言者乃詔公以外祠舊職罷即日理舟西歸

或勸少留九江公曰罪大責輕豈敢處此然故山三徑未葺亦欲
息陰休影省譽念咎以畢餘生慨然指巫峽而西過都昌先塋燎
墓道遇火而得腳弱之疾尋復痊愈而心氣頓耗飲膳不復如初
舟次黃岡毉于臨皐亭先敬于足一日驟呼家人輩集戶外令酌
酒語諸子以生平且戒之力學訓以忠孝人人隨其才分而敬過
之閒暇回已驚疑果以是夕逝公平日未嘗學問而洞見死生之
理得喪休戚視若一致蓋淵源有所自來在梅州大惠禪師宗果
以佛學重天下亦以罪至惟聞公名知公之來亟治館以須逮至
惟深相勞苦初無一語酬酢果以是益加尊敬平生宦達不過十
年餘皆憂患之日雖功業不竟而道學日進履忠蹈信必于躬行
不爲空言以眩俗取譽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道同志合則開
心見誠傾蓋底縕了無畦町在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事有當爲
盡心力而赴之不顧讒毀不計劇易大抵欲力行其志不負所學
性尤惇睦始官廬南亡兄通判婺婦弱予義不忍委之而去挈與

家將者欲往覘焉公已登壇下訓戒誓將畢軍門呵止不容入欲
覘者怒閽人曰觀此公平日所爲斬我不爲怪爲稟而後入其嚴
若此公于六經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有易傳若干卷奏議若干
卷先娶孫氏封彭原郡夫人節度使某之女再娶李氏封隴西郡
夫人男六人曰復文林郎四川茶馬司幹官曰中孚承務郎曰渙
曰臨曰大過用公身後恩澤並承務郎曰渙未命女三人長適承
信郎孫成次適登仕郎任渙季尚幼公既薨諸子護喪入峽因公
所卜某所某鄉隴西夫人之兆合葬兼祔彭原夫人大過今監平
江府糧料乃遵公之實將請銘于天下之能文者而捨諸剛大過
曰狀先君請以諉子某既辱公知且知公行事爲詳因次其顛末
敬竣采擇

大父行狀

公諱伸字申道興化軍仙遊人曾祖琇贈刑部侍郎祖德不耀祖
襄端明殿學士贈吏部侍郎謚忠惠端明以忠言直道受知仁宗

與歐陽公修等同知諫院時號四諫遷修起居注掌內外制歷省府出爲福建路轉運使知泉福杭州其惠政在民其遺事在國史皇考早終宣義郎開封府工曹累贈少傅先娶吳國夫人賈氏御史中丞黯之女生直龍圖閣佃徽猷閣待制佃繼室越國夫人文氏太師潞國公彥博公之女生公少傅早世三歲鞠于外氏少長與待制俱受業于龍圖及從元祐諸公遊議論文章有家法不肯追逐時好兄弟相繼蜚聲太學多中異等博號三蘇族相初用事恥于附麗迄未嘗一踵其門龍圖中崇寧二年進士第一族相故抑之降第二人待制以上舍中大觀三年政和五年公復以上舍及第其後族相鼎盛氣燄傾一時士游其門者無疏戚立致通顯公兄弟少負清名族相雅愛重百計羅絡竟莫能屈會星異龍圖上疏極論宰相非其人宜舉漢故事黜之以應天變責監溫州酒稅公自釋褐爲辟雍正改太學遷兩學博士凡四任皆以例授用舉者改秩復不堂白徑就吏銓知濰州北海縣移京東移司

屬官秩滿通判徐州時郡守不治事多取決于公裁剖無留會營卒謀以中夜舉火爲變或告官公密遣諭他營仍戒緩急三鼓至五鼓則趣之營卒舉火無應者聞五鼓急計窮奔竄公勒諸部軍校親往追捕盡獲之一郡賴以無虞未幾金人犯闕京城失守太上皇帝以康王開大元帥幕府公開道謁軍門王一見器幕下同議軍事王即皇帝位車駕南渡方倉皇中道路艱梗公爲頓遞官所至無闕需上每稱其能尋爲神武右軍參贊官成方張守忠跳梁江浙間公以尺書招之二大素服公威名即解甲就降知楚州趙立本徐州軍校公舊部曲也自以武夫不嫻民事乞公爲守而已專總戎朝廷以立有守禦之功重于易置乃命公貳之力辭不就除通判眞州歲大旱郡火延千餘家民方露處而繼以雪老幼號呼滿道公乃開守宇官廨分處之發常平粟廩振給之守不可公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不得咎請獨當事已自劾朝廷賢而釋之移知徐州去之日郡人擁過不得前有橫臥道上以當車轍

祠浮湛里社幾二十年不以窮通介意胸次豁達開心見誠無少長貴賤盡得其歡心尤重信義不汲汲于財利隨有輒散親舊之貧者悉力賙給久閒益落莫居之晏如捐舍之日囊無餘資鬻田以葬字畫遒正得端明用筆意喜爲詩詞通音律遇酒慷慨洁歌長嘯時以自娛議者以公抱負文武才有經世志使入掌樞機出典方面折衝禦侮于樽俎固其宜也乃不得志于當路用不盡其才每寓意于歌酒不知公所蘊蓄與世殊調自政和以來至紹興末四五十年之間士大夫朝辭窮閭暮登禁地非蔡黨即秦客公前以通譜之親後以同舍之情少貶以濟道其誰不然公獨抱節窮而益堅老而彌壯卒以不偶自今觀之其一時附麗之徒湮沒灰冷視公何如也官至左中大夫贈二品服賀建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以仲子貴累進特進娶商氏刑部侍郎守拙之女贈淑南郡夫人四子長曰淵承事郎通判鎮江府後公二十年卒次曰沈中法科歷戶部侍郎戶部吏部尚書出爲嶽猷閣學士中大夫擁過不得前有橫臥道上以當車轍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又後四年薨次曰流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幼子潩通仕郎長孫戩登進士甲科歷館職今爲朝奉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曰戩宣教郎知婺州浦江縣曰幾從事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曰武未命曰蔵將仕郎早卒曰蔵曰戢皆承務郎曰戚曰戎尚幼女六人長適武翼郎知楚州辛堅之次適通直郎知明州奉化縣尉士邁次適朝奉大夫知潮州潘淵明次適文林郎鎮州推官張克成次適劉澈曾孫五人公自正郎七經郊恩及致仕遣澤任子孫七人又官龍圖二孫載咸以報兒時教育之恩其篤于友愛如此公以丁丑正月二十日葬于常州武進縣懷德南鄉湏暨距今二十五年矣銘志未立何以昭先功詔後裔公勤名事業見于早歲一時輩行凋零殆盡門生故吏亦無一存者公之行事莫得其詳某大懼歲久湮沒無以傳遠謹摭所聞一二以告名世之士求爲之銘

墓志銘

故朝議大夫直寶文閣學士胡公墓志銘

公諱堅常字秉彝姓胡氏其先家豫章今爲常之晉陵人曾大父諱宿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贈太師秦國公謚文恭大父諱宗堯都官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越修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自文恭公以文學德行爲嘉祐名臣逮修閒公宗愈敏節公某定愍公某繼踵貴顯俱有風烈益昌其傳由是胡氏爲天下甲族公生長德門父兄之教不習而成少以蔭補官初尉建昌之南城有旨調禁卒行在所卒憚遠役留剽近郊譁且變公挺身赴之譬以禍福卒悔沮願益資糧公亟以郡守命捐所職營田錢賦之卒喜請行公曰夕毋往旦將送汝于境因寢卒所黎明乃去是日微公建昌幾亂縣多盜每發輒得屢應賞格公曰求盜職也豈爲己利哉竟不自言徙丹徙丞用薦者改秩知臨安之鹽官縣幾旬號阜

劇訟諜日以千數異時官據案列箠戒民鉗口一語不得吐公削去牙柙前民致詰情僞立見吏不得一搖手畏之如神明相與目爲佛姦豪重足訟以衰息日晝下簾未晡即休吏以爲常府歲賦稅諸邑而取其直公爲捐民財力相習爲欺會比公乃豫書井邑劾去後卒從公請縣故比民所有而抵其所無非是爭不得欲投疆域一日盡召胥長閉他室令各疏戶之高下吏姦一無所售具以實對戶長恃諸吏並緣差法爲姦利而責償逃亡有破產者公悉罷之出片紙示期于民賦以先辦帥趙公子瀟嘉歎不已曰此古術吏未爲也下諸邑使爲法太上更化詔與縣吏部使者以公應詔聖書褒勵增其秩通判臨安府帥雅相器重事悉關決能聲益白擢直祕閣知盱眙軍盱眙扼東北之衝時講信初定連易三守莫當上意益命精其選大臣以公對公夷簡荆棘規創官守招徠流亡經理財賦不數月稱治北人嘗游騎境上覘者以問下公郡廬從末減所平反非一其臨民率風厲以教化而緣飾以儒雅然前是北人戍在泗每夕必鳴鼓角以相震至是悉徹警有乘風絕淮爲北人候得致諸泗守怙敵威素暴及是悉悉歸之曰毋敢驚也二守益惟至需酒藥不疑從滁州值增築維揚古城調徹甌傍郡騷然獨滁賦不加民先期而集有請調夫城滁和城六合瓦梁堰以備敵朝廷下其議公抗論以爲非策且作未必即成成未必能久久未必可用而何以勞民殫財爲事寢不行提舉西江常平核義廩虛籍得米爲石九十萬曰是將有大饑公既去果旱飢民仰活甚眾知秀衢二州不赴提舉浙江常平歲甚歉公力請荒政捐官粟以濟不足則勸分富民人皆樂輸價不糴踰旬遷兩浙轉運判官升副使有旨下轉運常平司議濬運河由永樂以南抵長安開提舉官悟費搖以未可公曰一役不勞二司請獨任亟往調夫以身督役未再旬訖事役簡功倍至今賴之知揚州再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章罷除江東轉運判官升副使淳熙四年冬召還爲戶部郎中明年遷將監太府少卿匄外直寶文閣浙西提點刑

獄未赴以疾免尋得祠八月四日戊午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四官朝議大夫公姿稟嚴重動有典刑赴義若渴惟恐居後在建昌守倅不相能倅已受代有訟者守檄慰留之將以遏憾公密導其行而復以無及在臨安有制置沿海者辟公以屬公策其必敗力辭不獲後果被黜左右攘袂莫顧公極力調護返諸故里蒞官奉法不可干以私雖達官要人亦莫能屈將詣行部從者僅十數計日給廩郡邑無毫髮擾輒車所屆訟者雲集假以色詞延問反覆人人得盡其情雅意人物嘗謂薦剡寧不在我既徐觀深察以拔其所知又因其所知以拔其所未知有未嘗識面者推賢揚善自其天性所汲引多寒畯後皆知名折獄務寬通判臨安有不逞干輩謬言不敬府吏希旨將抵重辟公曰酒誤安至是竟以輕論盱眙有坐越境羣繫者公閔其容止病悴非眞有大計原情奏貸之江右歲歉居民曹伍攘粟逮繫充斥將論以強盜會播憲觸熱行郡廬從末減所平反非一其臨民率風厲以教化而緣飾以儒雅

利興害除弱扶强抑殺然以身任責及其過事隨見隨決破奸發伏吏不敢欺在浙右兼攝姑蘇嘉禾在江左兼當塗臺府之事交至並酬恢恢益有餘地尤長于治賦知取予愼出納視官物如其家視公費如其私不事苞苴不飾廚傳以譁世干譽所至府庫充衍後人利之在官市物厚酬其直公堂供張去輒按舊籍還之俸外增給歲時互餽卻而不受有不可卻者歸之公帑其廉潔蓋公餘事觀辭凡入對便廷所言皆剴切時病如論宣司當復發運當罷計臣宜久任尤深達國體召自淮東上且將用公未至而不樂者遂相排抵公閱其章則皆浮言喜曰如是吾無大過矣遲次家居言者復疏其疾公曰吾匄閑已決及期且露章得免吾志也初通議勤儉累貲公克承先志自奉甚約又以戒子弟而化其家人不知者直以爲嗇至人有急推財赴之無一分顧惜意友愛同產二妹靳擇所適厚爲資送歸焉外親之貧苦病者悉力振起使不乏絕如廣義莊發儲積施及宗族生養死葬賴公以濟者不可勝紀前配賈氏顯謨閣直學士諤之孫女再配榮氏敷文閣待制凝之女子男五人大成宣教郎知金壇縣大任迪功郎主袁萬載簿大年安豐縣尉大椿大鈞早卒一女尚幼孫男五人游將仕郎餘未就傅以某年某月某日歸窆于平江府某縣某鄉某山先塋之右方祔二夫人其孤大成以公之甥曾喚之狀來請銘惟某與公世姻且辱知最厚其敢以固陋辭乃銘曰

胡瑗晉陵大自文恭其後孔昌有卿有公維時名卿克肖乃祖出入踐揚廟有譽處我訓我又敦錯敦盤我廬我衣敦飢敦寒胡不高位以稱厥德胡豐于才而嗇則嗇其發涓滴其儲淵泉愈積益蕃百世之傳

朝奉郎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趙公墓志銘

乾道二年孝宗皇帝龍飛親策多士于廷臚傳第三三山趙公某徐步而出氣貌粹然進止詳雅在廷之士莫不傾暍或以公輔期之一日之間聲譽頓起天下之人始聞公名已而入幕府仕王朝據義守正不爲權勢屈天下之人乃服公氣節出擁州麾使將指所治可紀風采凜然天下之人已知公才可大用惟恐用之不早而不盡其才也及其駸駸嚮進中道而殞莫不咨嗟太息爲公痛惜又爲朝廷惜之公字景明其先開封太康人曾王父懷王父信皆隱德弗耀父格始以儒學游上庠籍籍有聲建炎閒避地于閩因家焉遂不求仕以公恩贈朝奉郎公天資岐嶷不類常兒少孤自立厲志力學間爲文章不肯碌碌慨然有四方志束書走二浙親良師益友磨礱漸漬沈浸融液益昌其文挾所有與天下之士爭衡一舉而登上第授左承事郎簽書奉公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郡將爲苛政人情不堪屬吏無敢白事公平氣直辭與之爭可否將初亦疏受久而怒其咈己也輒擯摭之公卽日投劾去兩易寇國軍未赴改差監潭州南嶽廟尋差充詳定三司敕令所刪定官時復置敕局遴選名士爲之首以畀公朝士皆以得人爲慶公雖在下位朝政有大闕失必危言極論時當國者以挾復爲己任功利之說蠭起如造甲葉蒐土兵團民保招良家檢括蘆場增稅廢畝新政異令紛然不一公因論對條陳三事大要以寬民力結人心治軍旅理財賦爲急又嘗面詰時相辭氣憤激無所畏忌相雖不樂可矯情謝之會西府除拜非才物論沸騰公率同列貽書言路以激怒之繼而臺諫接踵斥逐又貽書廟堂以譏切之竟不一登其門力句外補出知撫州撫俗曠險公明教條嚴約束破姦發伏奏民滑吏消縮摧沮屬邑有大姓武斷鄉閭恣爲暴橫會有告者具得其姦狀請而窴之法閫郡稱快湖南狂寇衝突旁郡官吏並緣爲獘民不奠居至有奔竄者公乃移文屬邑嚴保伍之法重科配之禁民恃以不恐而吏亦不敢侵漁既而調禁卒輦餽餉訖事無譁一方按堵如故以至損租耗以利民捐公田以養士約郡費以葺浮梁凡可以裕民而嫁俗者莫不具舉治行爲天下守之最部使者以聞方且召用適江西新耀寇攘人心易搖朝廷擇良吏以安之謂無以易公就除本路提點刑獄江鄉素號健訟有珥

筆之風鎖吭貫足者撫曰無之公曰天下豈有冥頑之俗哉顧教化不明耳于是訓飭告戒丁寧懇到揭之通衢有不悛者然後繩以法俗爲少變公留意庶獄所在先造囹圄呼繫囚親詰之積牘盈几一晡無遁情凡所平決悉當于罪靡有異詞久之移簡江東平反讞議如在江右時歲儀番陽流寓鄱野公乃檄郡發倉貸以與民或曰此常平職也盍以聞君曰若爾則吾民嗔聲亟命發之且自劾尋有旨褒公經寬公貝爲區處整飭有敘閭浮屠之宮候罕之館公私之邸舍分處之凡釜鎛薪蒸之具衣食醫藥之費纖悉畢備計日給廩大小有差在官之山林藪澤縱民樵漁陂隰原野聽其種植流人主者如歸自冬徂春所全活數萬人饒民賴以更生總領者方以宿逋責償諸郡殿其數皆名存實亡無一可償者公請于朝蠲其逋以鉅萬計秩滿知盜國府未行改湖北轉運副使以親嫌自列又改江東提點刑獄公遺愛在民去思方切聞公復來權忭交慶既至興利除弊不煩設施郡邑相安吏民信服獄訟衰息盜賊消弭坐以無事期年卒于官時淳熙十二年二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公端靜簡默內剛而外和與人交淡而不渝久見義必爲介然有守不可以時出之必使吏畏而民愛尤以教化爲先至臨川日未遑他務首詣顏魯公祠使人知所敬鄉待賓吏以禮不責其全有一善必誘掖而獎進之惜恐不及貪苟得與夫罷輭不任事者亦劾之不貸淳民清約不爭取予罷鄰道之吏餽卻屬郡之吏餽于勢利之隘人所就遂公方隨然迹與衆遠徊翔遠外十有餘年識者莫不欽其潛照公處之妥如此公之兒焯登乾道壬辰進士第仕至國子監主簿兄弟皆以文學名公事之如父家務悉稟而後行所之官必迎侍以俱終始無間言臨歿先公二年卒公哀毀過甚自是快快不樂因以得疾其友愛如此平生淡泊無他嗜嗜以書自娛手不釋卷其爲文徵約而理黜長于序事有文集藏于家積官至朝奉郎娶鄭氏封安人二子宣伯迪功郎潮州歸安縣主簿恕仲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文林郎新興府嘉興縣丞蔡康次適迪功郎潭州瀏陽縣主簿韓同諸孤奉公喪以次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平江府吳縣穹隆山長連陽之原嗚呼公之才識足以經遠氣節足以立事謂宜不次而用然年不逾五十而止于此非命也夫所以死之日士君子識與不識莫不咨嗟而痛惜之況余與公同年進士又嘗同寮且有姻連此情如何哉諸孤以銘屬余余將奚辭銘曰

天之生才疑非虛設不使年德皆無公志萬里方權輿如馭輕車振策發軔康莊衝眾人背驟我弗驅鳴鑣按轡行徐徐一朝變故非所圖軸折輪梶馬卒瘏胡不遠到廣半途止或尼之其天乎用雖不究慶有餘造物或者相乘除

中大夫致仕朱公墓志銘

某甫人先大父始寓毘陵某自弱冠宦遊四方後十年由三館出守暨陽歸待戍期至則訪士大夫之賢者時三山朱公朝宗亦居是邦一見傾蓋如平生歡某少公二十四歲公不鄙夷遂爲忘年交自是日從公遊稔其爲人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無一點凝滯承上接下一以誠意與人交耐久終始如一不以暑齒加人無少長貴賤皆得其讙心藹然君子長者也某使嶠南公守潮潮與衢海江贛壤地相接彌望千里蔚爲盜區有沈師者聚眾山谷開稍侵郡境郡人震恐公謂盜誠依山負險時出爲害發兵深入正嘆其計中乃召募山砦士豪嚴貞邱浩等授以方略扼其衝要以坐困之已而計窮出關勦戮六十餘人生擒三十餘若唯沈師捧頭鼠竄官軍無遺鋤之費餘黨悉平于是又知公爲能吏諸司以公治最第一合辭交薦未及剡上而公遭誣詢罷廣帥周公自張猶以公捕盜功聞于朝冤不報士論惜之公諱某朝宗其字也曾王父義王父中皆不仕父信有潛德以公恩贈中奉大夫公幼失怙特王母林氏撫養之自力學問親師友少長慨然有四方志鼓篋遊上庠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右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公不

以小官而苟于其職盡力求盜盜發輒得州上其功改左迪功郎知昭安府於潛縣爲政精明遇事能斷鉤深索隱發奸摘伏吏不敢欺舊用戶長催科多以代輸破產公以三十人爲一甲以甲門最高者一人催理本戶先足卽以甲帖授其次由是不勞裡人人樂輸公私俱便行之至今鄉豪徐衡父于以貲得官直斷一邑爲良民害官吏共以其凶饕莫敢誰何且曲意承之否則猥加公按治其罪不卹也京尹趙公子濶嬰之特爲奏褫徐所居官徐又訴于朝詆公甚力尹方欲窮治尋以內降移大理獄尹卽堂白訟言徐之誣罔徐乃伏辜卒以法遠徙一邑稱快治聲徹聞三十二年擢主管城北石廂公事隆興元年除監都進奏院未赴改除幹辦諸軍審計司乾道二年除司農寺丞四年改除宗正寺丞奏乞選文臣宗室治外宗正事以革南班騎恣之弊孝宗稱賞自此宗室不用南班從公請也五年權金部郎官未幾移考功因奏對上備邊六策又乞以州兵分番更戍于帥府以時頒閱上皆嘉納會

有更迭之制是歲差知台州台素匱乏官兵衣廩皆不時給前煩去弊儉出薄入用度自足郡無貢院每大比則闢寺宇爲之科需煩擾士民皆不便公乃以官田易佛寺之蔬圃四十畝捐公帑募匠石凡瓦木工役之費悉給其直約令自辦閱月落成民不知役士子咸賴其庇先是陞辭之日上有他日召用之意甫及七月召命果下新制必候代者合符故公復留乃坐論免八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差知湖州亭照四年到郡溪南一鄉濱鹽爲生禁之則爲盜一日禁卒數百人張旗幟羅兵器拏舟鼓噪順流而下聲言捕盜一郡皆駭謂必生變公不爲動徐以檄召之治其首惡餘悉罷遣公臨事有謀類此公去之明年沈師復出爲惡其勢張甚騷動閭閻至勞朝廷興師重費僅而平定乃知公前日曲突徙薪之功多也公自朝陽歸卽有倦遊之意奉祠家食于寓舍之東偏闢地治圃窪者爲池高者爲山松軒竹徑蔬畦花隝皆手自芟創屋數楹名曰安鄉角巾藜杖徜徉其中若將終

身焉公初尉臨海丞相王公居其前繼宰于潛丞相葉公踵其後二公當國左推右挽不遺餘力終亦不偶公自念晚節蹭蹬慨然有挂冠之請親故以年未耋諸子多白丁力諫止之公謂山谷之語曰子孫堅地自有分所豈能爲百草憂春露乎竟納祿謝事時年方六十七公于書無所不覽口誦手鈔至老不倦爲文若不經意睥睨立成粲然可觀嘗因陸辭進國朝名相龜鑑大略敘述名相言行事實斷以己見玉音稱獎又嘗掇拾前人野史雜說之訛舛者以正史他書折衷之名曰遯眼錄丞相周益公欽服以爲奇書公好善樂施周人之急戚寒以衣衾歛殯者行之累年人受實惠有二從弟淵津幼孤無所歸撫鞠訓導過于己子淵中淳熙年進士科公娶毘陵姚氏因家焉子孫遂衍婚姻蔓延勢不容歸乃命津復還祖居畢以脩葉使之增其舊業使金帛資給之其孝友如此自得謝之後絕口不及時事家事不問有無又創小廬于後圃之東榜曰見葬焚香誦書跋燕坐終日尤

喜賓客客至則具杯酒笑語從容唯恐其去里社燕集必先至後歸強之飲必醉未嘗臧否人物評議是非每曰今夕可止談風月耳晚年氣體清健精神說懌食生欲冷不減壯者屬纊之日猶取佛言誦之合掌而逝時慶元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也享年八十有二積官至中大夫胥侯官縣開國男賜三品服妻封令人先公卒一年令人賢而明治家有法米鹽瑣屑必躬親之祭享賓客服食器用務極精潔公得內助爲多男五人室(本案此下疑脫二字)郎提領檢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室文林郎知慶元府慈谿縣皆讀書應舉嘗與計偕壁宦基俱業進士室先公卒女二人故從事郎台州軍事判官兼司農卿贈進士王楷其壻也孫男女六人曾孫男一人公官五品壽八秩夫妻偕老子孫滿堂自起家至告休四十年無期功之戚仕雖離合亦至二千石笑傲林泉享有清閑之福者十五年如公亦鮮儷矣洪範所謂五福公兼有焉諸孤以是年八月七日合葬于晉陵縣安定西鄉邱墅村令人姚氏之塋將葬以陳昭州

所撰行實來謀銘某念從公游最久知之尤詳不宜以蕪辭辭

銘曰

公以孤童感慨奮厲來游賢關遂收名第踐揚中外垂四十年所至厥績治聲翕然周旋險夷雍容出處未老抗章挂冠神武貪榮冒寵所得幾何康寧壽考所享孰多寧此有餘而彼不足造物乘除詎知非福積善餘慶未艾方興百世蟬聯子嗣孫承邱墅之原公所卜室于茲歸藏其固其密

余每夕困於蚤寢不獲安心竊憤之嘗觀南齊卞斌著蚤賦孔稚珪
史遜其辭余乃作賦補亡因述其見虐之狀云
先生閒居讀書自適每夜分而乃寐幸身安而淫佚目欲瞑而輒
瞥夢屢驚而欲失有物攝之不遑燕息或齧吾臂或噬吾脅倏去
欻來更跳互出其毒也如懷釉之蜂蠆其虐也甚禪中之蟣蝨探
索揣摩手不容釋空屐轉而無痕苦爬搔而通夕先生憊瘁而神
疲曾不少安於衽席于是心憤悶氣拂鬱自念此七尺之軀而見
困於纖芥之物呼童秉燭大搜冥索熾爐炭以交攻燎衾裯而再
易大者緣隙以深藏小者跳梁而散逸簡巧捷以如神雖敏手而
莫及童子時獻捜而奏功聊快吾之胸臆願族類之甚博想未能
禽其十一也已而平心定氣泛觀默識因念天地之間何物不殖

蠕動門翹胎卵化溼蚊蝨蜂蝎螟蝗蝥螣在物雖微爲人之賊窮
人力以勦除恐天理之舛逆又況暑往寒來四時不忒消息盈虛
循環廢極背秋涉冬霜風慄慄萬物斂藏百蟲閉蟄是物也驀散
羣離滅影埽迹又何必取快于一時而較力於纖息姑少忍于須
臾蓋乘除之可必先生乃安斯寢乃夢遊華胥之國既寢而與但
見三竿之紅日

五言古詩

餞張平甫折海棠贈之
天公昨晚晴得得送行客海棠新過雨染就胭脂色醉臉嬌未勻
啼妝紅欲滴勸君臼玉巵一醉不足惜我君酷愛花爲君須小摘
後夜月滿船持此件幽寂

同張叔固顧致堯遊金山受之憚於涉險爽約不行因以詩簡之
我昔遊天都策足蓬萊山風日不到處意謂非人寰一涉世利途
未免塵埃閒了知此身累痛自鐫冥頑浩然動歸志暫得浮心閒
少年逐春心作意酢花期壯大願更事舉足先三思況有簡書畏
本非倦遊婿姚子磊落人自信了不疑應變似乃祖未肯爲猶師
婉晝多暇日餘事長於詩秀句摹勝景清尊樂芳時對花不忍去

乃知人力窮欲奪造化難黑白變朝暮相對眞面謾眉目且作僞
而況方寸間勸君循天理頹然任蒼顏漢廷方貴老臼首尚握蘭

瓊花

平生湖海氣浪自青雲期一爲蓬萊遊時動泉石思徒糜太倉粟
飽食終日嬉尸素亦已甚勇退夫何疑直道無所愧願學柳士師
歸來食不足三歎汝墳詩親老尚擇祿富貴嘗何時捧檄强自喜
安敢辭馳驅顧我性蕭散軒裳縛伊尼何當出幕府還把江海麾
思親匪懷土此意惟君知君抱四方志扁舟美鴟夷要先句踐霸
乃以西子隨不妨食肉相兼有絕俗姿暫滓芙蓉幕亟歸鳳凰池

案下次韻此處當再有二句原本缺

姚幹舜陟約觀瓊花因循未能往以詩相促因次前韻
少年逐春心作意酢花期壯大願更事舉足先三思況有簡書畏
本非倦遊婿姚子磊落人自信了不疑應變似乃祖未肯爲猶師
婉晝多暇日餘事長於詩秀句摹勝景清尊樂芳時對花不忍去

惟恐光景馳愧我但局促潔心似毗尼門牆可羅雀敢作楊雄廖高軒時過我不遺俗客知幕中向無事世路方坦夷要當休沐日飛蓋還相隨靈祠花藥麗皎皎方含蘂何妨修禊事流杯宴瑤池

我欲爲親壽憑君折繁枝

新居用韓昌黎詩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爲韻作十首

我家本儒素爲吏廉而貧所仰斗升祿役役常苦辛無地可置錐有金多生塵空餘清白操此以遺後人

憶昔少年日抗志期青雲宦遊三十載所歷多艱勤四持湖海節再飽江淮羣全家得飽煖何以報吾君

獨醒衆所忌尸素心懷慚既有不堪七豈止宜休三再刖皆自取百謫其猶甘歸歟一邱壑卜築蘭陵南

晏子近囂塵蕭何處窮僻我居城市閒而有山林適一水帶清泚萬竹環翠密亦足了此生人壽稀七十

南軒款江客北堂奉高年兩廡開數舍幼累聊伏跧未能大門閭豈暇週牆垣求足何時足萬事姑隨緣

我居本寬餘湫隘良有以子舍雖不多聚族五百指月俸均薄少晨炊共甘美憂貴叢一身冥行不知止

庭前植三桂門外栽五柳有禽號仙客愛蓮呼靜友鄰牆竹千挺晚色落杯酒終日對此君烏知非我有

旁有十畝園荒穢久不理荷鋤雖榛蕪運筒灌桃李因高築小坡就下鑿深泚杖屨日往來居閒頗有此

我亦大癡人口口多足抖擻囊中金傾倒囷內粟雖云壁徒立尚有田可鬻百口勿嘵飢張頤仰看屋

平生湖海氣志廣更才疏致君初無術許身一何愚慨念天下士四海無家居但願庇廣廈不唯愛吾廬

朱文朝宗索壺村落成之集次韻簡之

我本巖壑姿浪爲蓬瀛客下惠猶三黜孟公甘百謫況如腹背毛敢意青雲翮一麾江海去自分仙凡隔稅駕荊溪東屏居在幽穴

死生任浮休

效白樂天體自詠二十韻

人生七十稀我今六十六幼小承門資長大竊科目平步登瀛洲超遷應郎宿省寺久回翔京華厭馳逐七持使者節三剖刺史竹晚玷兩禁班濫紆三品服游宦四十年徒糜太倉粟君恩無以報捫心自慚恧吾聞老氏言知足乃不辱力辭會稽組願賦祠庭祿舉首謝鴛鴻甘心友麋鹿家有十頃田居多數樣屋長子通朝籍二女歸仕族貽恩沾弟姪餘俸贍親屬始望豈及此平生不啻足無奈百病侵齒豁頭已禿指攣足蹣跚背臃腰拘曲消長自乘除禍福多倚伏細數親舊閒十九登鬼錄自憐衰病翁詎知不爲福

又自詠效樂天體

我家高會來享年稀六十吾祖逾九齡屈指十之一嗟予蒲柳姿不覺開七秩雖幸延殘年其奈嬰末疾人生一世間無異駒過隙孔跖俱塵埃彭殤漫欣戚苟免飢寒憂況又婚嫁畢生亦何可戀

死固不足惜柏槨已素具墳壠漸加葺委順以待時臘月三十日

七言古詩

題端約喜神詩

高樓結構橋垂虹人間夢幻色卽空何勞愚智徒相攻無異蠛蠓戰蜩蟲先生學道尤溫恭皎然明月來窗櫳幅巾宛有林下風身雖隱約聲如鏞何人爲寫冰雪容屹若山立凝神鋒長松詰曲盤蚪龍朱藤緩步行松中泊世乃有商山翁詩瓢不肯京塵紅宜遊已悟舍入籠誰能薄祿仰釜鍾百年駒隙成悤悤一厘可老荆爺

東

家父約端約飯端約以疾辭乃作古風并送蠟梅數枝因次前韻詩仙逸氣舒長虹一洗萬古凡馬空五車蠹字勤且攻不肯區區辨魚蟲雪中鶴氅如王恭誰能低唱深簾櫳年來何事怯霜風閉門索句鳴蛩蟲新詩爲我開愁容退避豈敢爭詞鋒君不可屈眞卧龍小窗猶坐時一中故折金蓓贈我翁絶勝桃杏漫山紅君詩

當得碧紗籠此花宜侑琉璃鍾走筆寄謝仍悤悤昏暮叩戶驚鄰

東

再用前韻酬端約

君才千丈騰彩虹揮毫落紙萬象空我猶頑石不可攻愁吟嘈雜鳴寒蟲典刑況有先文恭短檠終夜臨書櫳騷雅不減陶謝風韶送奏鼓與鏞顧我羞澀難爲容鉛刀一割無餘鋒古人相遇如雲龍交情自得氣槩中倏然坐對兩曜翁一笑莫逆醉臉紅世間萬事空牢籠信知我輩情所鍾舉杯屬君無悤悤人生聚散西復東

送張安國舍人

若有人兮下天陛乘雲戲作人間游飄飄逸氣橫九州明光射策動冕旒一揮坐遣千人休老生瑟縮徒包羞餘子走偃汗且流自顧跛鼈驚驊騮大兒文舉小兒脩眼高四海非吾儔堂堂人物傾曹劉冰壺玉尺懸清秋胸次二十八宿周籌力乃與造化侔揮毫

落紙蟠龍虯殘篇醉墨人爭收蚤年嬉笑登瀛洲螭坳鳳閣增皇猷出與方面分顧憂昔禧今袴歡成謳六城父老思故侯往往出處甘棠留祠庭均逸心夷猶祇恐富貴來相求公今起自曲江頭蒲帆十幅風颼颼微官拘縛如楚囚雖欲從公嗟無由君王仄席勤咨諏姓氏嘗已覆金甌入登廊廟參籌謀勳庸併使書銀鉤當

時東閤羅枚鄒賤子還許登門不

送莫子漳還朝

長安車馬聲隆隆千官朝入明光宮我時亦逼金閨籍猥以麤鹿參鵷鴻魏闕聯鑣鏡趨走漢殿屬秩陪肅雍銀章朱紱赤縣手一見傾蓋稠人中縉紳交口譽成美政有三異如魯恭不勞烹鮮撫赤子不憚拔薤鋤強宗二年惠澤洽百里一日治行聞九重帝曰卿才當大用乃使驥騄試蟻封毗陵今日殷肱郡往來水陸當其衝比年積蠹寢不治公私赤立裕廩空與我共理二千石無以踰此強項公割雞焉用庖丁手斲鼻乃見匠石工公初下車問疾苦

萬家和氣生春風政平訟理百廢舉昔禰令袴喧兒童鈴齋宴坐未煖席宣室趣召還追鋒公來邦人歎何暮不謂公去仍悤悤依劉多士願莫遂借寇千里噫無從聖朝顧俊方重內此行自與登仙同高士不妨爲主簿先儒蓋亦嘗司農功名富貴儻來物盍論小釜與大鍾古人立朝有始末出處進退常和雍君家伯氏典刑在願君勉力追前蹤贈言蓋竊仁者號聊以寫我磊落胸方今天子堯舜上安得稷契輸誠袁士氣委靡思苟得民力彫敝屢告窮聞君欲草三千牘宜以此語裨宸聰

長風沙

舟人指點長風沙寂寞煙村三四家寒月熒熒照楓葉霜風槭槭飛蘆花江頭景物自不惡買魚沽酒時獨酌扁舟日日弄煙波此身空羨漁家樂

和楊廷秀游蒲澗之什

我來戲作南海遊雨驚落葉鳴新秋文書暇日得勝侶登臨清賞

追遨頭萬壑爭流如瓜裂天公幻出神仙窟巖前滴水六月寒巖下飛瀑四時雪要當踽屐攜枯藤躋攀石磴窶裘行勿令俗物敗人意暫止喝道聽松聲安期已去盧復見井竈漫傳丹九轉尚餘玉舄在人間特特不辭追尋遠腳力已盡病莫與好山無窮相送

林鳥飛白一峰突兀鬱相望萬頃滄波湛空碧此身疑是在蓬壺下瞰城郭如盤盂恨無詩才可入斗領略羣山但卮酒人生上壽不百年白雲駕我我即僊從此去天只尺五俯仰人間自今古

笻竹杖歌

我有一枝笻天矯如游龍由來博望使西域萬里持寄衰病翁自蜀歷楚入吳越名山勝地多酣蹤先排衡山雲直上南臺升祝融次登峴山首北望京洛浮塵中白鷺洲前弄明月黃鶴樓上迎清風東遊秦望探禹穴天台鴈蕩觀奇峰孤根端有歲寒操勁節肯染京塵紅飄然飛去不可執西山南浦聊從容放行天地無障礙

倚觀宇宙皆虛空橫挑斜曳任所適去來無定如飛鴻提攜九節常在手四方上下俱相從我常病足不能履賴汝左右扶持功老形已具身僵僕詎能一日無此公杖兮切勿化龍去酤取百歲扶衰慵

奉和子眞學士詠雪之什

千里同雲欲曛黑風掠寒郊聲槭槭初疑窗外忽增明俄見階前已紛積曉來戲作漫天飛臘後喜占平地尺回飄淩亂競穿簾態橫斜巧投隙乾坤浩蕩迷俯仰唯有寒江湛空碧扁舟遠訪漫乘興敗履徐行閒踏迹向晚漁蓑人盡圖清夜雞窗映文籍從教高臥野人廬未饒低謁王侯宅灞橋才子更清絕強把枯腸苦搜索最憐擾擾雪中人晨突無煙有飢色何當三白兆豐年盡挽八荒歸樂國不但新春歷災癘且喜明年飫麥麥祇憐魚貫挽舟人老去功名慵轉劇人生一飽復何求卒歲優游聊自得

再次前韻上呈

飛瓊天不管等閒幻作神仙宅詩人嘲弄困萬象苦思不妨閉門索攬眉呵手撚凍髯得意忻然有顏色英詞逸氣吞江湖竊比君才如楚國看花君子待新晴又不春風搖燕麥我方磐石築小坡獨守寒窗坐昏黑怪底打門聲槭槭呼童秉燈誦新詩篋笥珠璣喜盈積君家文藻萬丈長愧我才慳眞退尺往來政自風流足唱酬聊可供閒隙劇談快飲坐生春一笑相看眼俱碧曉來百鳥報新晴漸喜門前多轍迹跟明頓覺有春意耳冷況聞開樂籍何勞空汎剡溪舟不如沈醉高陽宅樓迴吹殘玉笛寒杯乾笑指銀餅索遙知塞上積雪深千里關山同一色夕烽罷警鐵衣閒聊幣星馳交兩國使華不用吞旃毛邊吏何憂取溫麥祇憐魚貫挽舟人墮指裂膚聲苦劇東風吹作一尺泥山鳥卻愁行不得

再次前韻上呈

大雪不止再次前韻

玄冥一怒天地黑毚二前驅聲槭槭須臾白帝振軒裳龍鳳旛旗交委積舊傳洛邑深丈餘今比常山纔數尺天公作意逞陰機翦水裁霜巧無隙雲濤萬頃俱浩蕩海風吹散琉璃碧坤軸催歷幾欲頹日輪埋沒渾無迹定知謫墮萬玉妃紫府清都削名籍可知

詩

憂國甘心老彌劇願言玉燭常均調萬物忻忻俱自得（昌黎有詩曰願張籍

恐之意
風流漢署尚書郎蛾眉列屋呈新妝中有一人十四五雪膚花豔
傾後房妒寵貧恃亦常理何乃棄置行路旁妾如桃李耘顏色君
如鐵石爲心腸憶惜贈君綠綺琴佳期密意寓琴心白雪陽春世
寡和高山流水誰知音燕子樓中空寂寞鳳凰臺上忍登臨餅沈
鸞斷不堪說釵分鏡破何由尋君不見韓退之絳桃柳枝二侍兒
別來柳枝已飛去故作鎮州初歸詩又不見白樂天小鬟樊素爭
取憐晚年樊素欲謝遣因賦不能忘情篇從來我輩情所鍾觴絲
此恨今古同世間尤物最爲累須信萬事浮雲空二公號爲知道
者未免愛慾傳胸中果能脫去如敝屣自古未有賢于公料得文
君對長卿小窗時鼓一再行幽愁暗恨欲備寫雛鸞別鶴難成聲
知君手種堂前柳春風披拂還輕盈憐新棄舊似淺薄如君未必
直忘情
有感

人生一世間常苦不自足冬寒但重裘日食惟一肉所須能幾何
甘心事馳逐何郎費萬錢徒令厭僮僕長鄧乘駟馬祇欲誇世俗
於我何有哉浮榮不償辱迴思五鼎烹焉用萬鍾祿朱紫蒙榊穿
簪笏如桎梏勿爲骰觴牛盧作擁腫木君看白玉堂未比黃茅屋
卧聽元戎報五更何如日高三丈春睡熟

五言律詩

晚泊江皐

日落西山遠傍橈傍水村蓬舟橫野渡茅店掩柴門牧笛隨風遠漁燈帶雨昏一枝梅照水行客總消魂

送介卿之官金堤二首

四海皆兄弟情親能幾人相看青眼舊總作白頭新直道何妨拙微官祇爲貧老來仍惜別把酒話酸辛

泗明去彭澤斯立佐藍田家近眞便官閒任左遷相望雖百里此別又三年擬辦登山屐從君訪洞天

夢介卿感而有作二首

湖海三年別關山萬里程故人頻入夢游子若爲情家近吳王苑身居義帝城平生雞黍約何日更尋盟

憶昔兒童日光陰急鳥飛舊遊渾似夢倦客只思歸青眼還如昨從容喜欲顚弟兄能有幾及此對牀眠

朱顏漸覺非梆陽縱無雁音問未應稀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詩二首

曆數承堯禪謳歌款舜仁規模自宏遠法度謹持循儉約身先下憂勤志在民萬方無以報雨泣但沾巾

舜禹相傳日元非倦萬幾慈闈躬至養別殿奉遺衣易月心何忍逼喪禮不違煌煌新廟號萬古播音徽

嚴仲八兄有若溪之行草酌話別而次何叔養正十二兄爽約不至坐客唯三人因以詩紀之

自古推同姓相從弟與兄已占東井聚誰謂秦階平龍友當爲首鵷音近有聲同堅歲寒操終始勿渝盟

卽席和端約韻

竹溪追勝槩得侶最爲多自覺功名嬾空嗟歲月磨夢驚風落葉心破雨鳴荷無此杯中物其如良夜何

舟行有感

仕路多艱棘人生更轉蓬浮雲偏蔽日駭浪不因風世事愁眉外人情醉眼中老來齊得喪方寸等虛空

予頃歲持節湖湘今二十四年白首重來親舊十無二三感而有作

落日放扁舟瀟湘生暮愁故人疑不見離思渺難收鼓瑟空遺恨吹簫憶舊遊劉郎今老矣霜鬢不堪秋

秋日書懷二首

遊宦輕千里閒愁度一秋衰顏憐攬鏡病起怯登樓事業因循廢功名取次休人生聊復爾一飽更何求

刻意搜詩句清心玩易爻凡塵斷鼠跡窗影印梅梢泉石頻招隱壺觴已絕交橫挑一榔栗在處寄僧包

送九兄僉書歸二首

離別一何久漂流不計年昔君猶壯歲今我亦華顚隔關如疑夢從容喜欲顚弟兄能有幾及此對牀眠

中年仍再別歸意苦難留風雨傷心夜江山滿目秋西堂詩入夢東閣酒添愁他日荊溪上無違具一舟酉堂東閣二謝二蘇事

先人嘗宰貴池今二十五年矣舟行經此不勝黯然

夜泊貴池口此情殊黯然思親空有淚感舊不成眠棠舍清陰在桐鄉舊政傳終天成永感忍聽蓼莪篇

至日書懷

病起逢佳節羈懷只自傷老來衰自至身與世相忘鬢引千絲亂愁添一綫長功名頂已矣此意付滄浪

乙卯春病中書

老去那堪病春來總是愁關心惟藥物寄命向醫流世事多翻覆吾生任去留一廛眞可老此外更何求

遣興四首

世味只如許人情亦可憐禪心甘寂寞病體覺輕便夢裏身非我

閒中日似年還家眞復樂此去若登仙

舟行有感

醉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靜觀佛理妙頓與世緣忘晚景無多日浮生有底忙漚翁眞得趣一葉寄滄浪

江海倦遊客乾坤老病身儻來皆外物自在作閒人睡足從吾懶歡來任我眞治身且耕鑿撫愧萬民

衰病人應棄窮愁孰與親同行木上座並卧竹夫人習定調干息談空外一身輸環天下半送老楚江濱

獨立

獨立寒江上蕭然一禿翁夢魂驚雪浪病骨怯霜風遠樹斜陽外荒村暮靄中閒身無一事尊酒與誰同

句祠得請喜而有作示介卿二首

多病身先嬾閒居樂有餘山林眞可老故事未應疏性與禽魚適身便水竹居非無軒冕志吾亦愛吾廬

人心輕萬仞吾志在兼山知止今眞止求閒復得閒天應念衰病代趙儀可挽劉叔尚

此士不可得鄉人今始思迎賓多事日教子廢科時望屋詒自止人免笑癡頑二老風流在何妨日往還

丙辰罷郡得祠

世論可憐哉無心任去來狙公徒自喜鷗鳥浪相猜塞馬寧非福池魚往見災禍舟從此去回首謝氛埃

水閣偶成二首

小閣枕橫塘荷花度晚香月華秋更白水氣夜偏涼地僻人稀到心閒夢亦長北窗聊寄傲身世兩相忘

徙倚危樓久無言對夕暉野花隨處發水鳥傍人飛自覺身無累那知世有機何勞戰蝸角萬事轉頭非

書懷

消息關天道災涼閱世情禪心了生死病骨識陰晴杜宇傷心切梅花照眼清焚香讀周易頓覺此身輕

涼熙戊戌將命廣東侍親摳拏十一月至安仁留雲錦驛一宿而去時晉卿娃偕行後二十三年分閫桂林晉卿生餘干簿復以楚月來會于此把臂道舊爲之愴然因成一詩示晉卿

憶昨南遊日今餘二十年扶輿潘母健舉案孟光賢遠宦徒勞耳重來倍愴然若非君小阮誰影更誰憐

胡端約挽詩二首

一代風流盡如公能幾人病來猶筆健老去更詩新握手言無盡傷心迹已陳墨君時一玩感慨淚沾巾

長卿多酒病子美太詩癡談笑隨時樂風標絕代無遺編應百卷怪石漫千株賴此青氈物傳家有鳳雛

顏侍子挽詩二首

耆舊三朝望廉平百吏師愛民先節用直道靡容私自視一無愧頑成三不欺遐氓應罷市淚墮峴山碑

昔年顏氏子當代魯公孫德行端能繼典刑今尚存平生窺聖閫晚歲蹋空門歸鄧歸兜率雲堂第幾尊

代趙儀可挽劉叔尚

此士不可得鄉人今始思迎賓多事日教子廢科時望屋詒自止

弄瓦爭者誰京華攜手處憶著最傷悲

王季立安撫挽詩二首

世襲樞庭貴仍專帥閫權公忠由性稟清白自家傳剖決神明速安懷長愛全功名方迫逐天不假長年

相門叨下客帥幕得佳賓玉樹連階砌芙蕖沉水濱遍家仍有契論世豈無人埋玉空遺恨清然淚滿巾

康素居士邵君挽詩二首

當代求遺逸斯人尚典刑雲愁富春渚月掩少微星易簀無多語空旒但一經遺休宜有後蘭玉滿階庭

世儒多戶牖家學自淵源處士名兼美先生道益尊黃金散閭里白玉揜邱原猿鶴空凄怨清江遶故園

提舉中奉程公挽詩二首

典午源流遠安鄉世胄隆廉平儒者政樸素古人風五福身兼備三尊德最崇善人無復見忍看一旌紅

靜退身無累安閒意有餘一麾眞漫爾三徑蓋歸歟肯酌貪泉水
公以據不甘淹下澤車後生知敬慕遵行藹鄉閭

張有年提舉挽詩二首

大上張公子家聲四海知晚方持使節聊復擁州麾嶺嶠多遺愛
蕃人亦去思遠民應罷市淚墮峴山碑

挺出雄英俊居民長者稱祖風知未泯世德自相承口不談臧否
人應算怨憎善人宜有後衮衮看鵬騰

丁牧仲寺丞挽詩三首

元祐名卿後甘盤舊學臣肯堂眞有子論世豈無人仕至二千石
年垂八十春哀榮子毋憾全福更誰倫

耆舊凋零盡吾猶及此公典型前輩近氣槩古人同抵掌談如在
掀髯笑已空堂堂眞復見蕭瑟九原中

華屋平生處傷心事已非綵衣方共樂寶劒忽雙飛漫說乘鸞去
終期化鶴歸長年知有淚感慨一沾衣

沈朝議之淵挽詩二首

早擅雲間譽唯公伯仲賢諫篇餘祖烈經學自家傳出處無餘恨
哀榮得兩全善人今已矣埋玉向新阡

仕至二千石年餘七十秋長生應有訣勇退復何求耆舊凋零盡
功名取大休莫陪蒿里餞東望隴雲愁

故盧陵府君葛公挽詩二首

家風唯孝友世系本神仙丹藥能延壽衣冠不乏賢享齡餘七十
積行滿三千存沒無遺恨青鳶有子傳

耆舊如公少明時豈棄才一麾聊出守三徑即歸來白璧人何在
黃粱夢已回秋風正搖落楚挽不勝哀

張晉英侍郎挽詩二首

當代推耆舊如公能幾人典型唐國老風采漢廷臣直筆書青史
巍冠侍紫宸壺公非不遇猶未究經綸

買傅方年少詞場屢策勳賢關馳雋譽仕路藹清芬德望三朝重
聲名四海聞仙遊向何許地下亦修文

韓子温母秦國太夫人挽詩二首

際會中興日來歸異姓王艱危從戰陣淑謹自閨房眼看兒孫盛
身膺福壽長平生修淨業一念即西方

八座太夫人疏封大國秦鄧侯仍有子陶母不憂貧四紀憑光遲
三陽錫賚頻榮哀極終始當代更誰倫

齊子餘母太夫人王氏挽詩三首

江右推門第華陽接洞天嬪夫成宅相教子作時賢富貴三從備
哀榮五福全平生勤白佛兜率是良緣

向來小宗伯日侍太夫人地占梁溪勝風流覩首春版輿隨處樂
綵服及時新欵敘萱堂夢居然迹已陳

石帥恩雖渥蘭陔事已非升堂人不見執紼淚頻揮樹競晚風急
草明朝露稀他年黃閣宴不及奉慈闈

趙從善母吉國夫人劉氏挽詩二首

鍾英推后族擇配得王孫兩太夫仍貴三從母益尊版輿欣就養
細軸屢承恩尚想平反日慈顏一笑温

令子方通顯神京更沾穰珍羞供鼎食綵服賁金章大國初封吉
佳城忽葬防貳卿哀慕切老淚泡千行

劉公寔母夫人董氏挽詩二首

杏苑仙遊遠桃源往事虧名高孝父傳詞掞外孫碑孟開方知貴
萊衣不復嬉生男有如此天道豈無知

列寺名卿重慈閨壽母尊眼前看五世膝下擁重孫九九登遐算
三三達妙門哀榮極終始全福更何言

五言排律

感事

親舊頻凋喪於今能幾人光陰雙轉轂富貴一微塵自歎癡頑老
人憐衰病身直饒心似鐵未免鬢如銀安樂能延壽憂勞漫損神
平生齊得喪六十六年春

七言律詩

送張子儀尚書起鎮東南

自古雙溪山水鄉風流仍繼沈東陽禁庭久曳尚書履輔郡方懷太守章再世甘棠蔭勿翦百年喬木鬱相望公家況有青氈在會見登庸坐廟堂

送蔣子立赴河南試二首

槐花拂拂弄輕黃白紵雲趨翰墨場曾國儒冠能有幾長沙舞袖頗相妨英才自是千人敵小試猶爭一日長來歲皇都春色好馬蹴應帶百花香

平生天上張公子一旦翻從洛下遊不特文章傳籍湜定知禮樂付程仇高山流水無真賞白璧明珠勿暗投他日大廷承顧問好將忠讜薦宸旒

觀雪二首

天公一笑喜生春坐見邱園物物新素色連空迷俯仰寒光借月作精神千金開宴無虛日萬玉飛來不動塵斗米如珠薪比桂可憐擾擾霄中人

乾坤浩蕩渺無涯龍鳳縱橫落萬家似與宓妃矜態度未應姑射並容華排簷巧綴纖纖玉著樹齊開種種花料得瓊瑤天不惜等閒狼籍委泥沙

用前韻二首

裁霜翦水戲成春瓊蕊瑤華巧鬬新驢帽清寒詩得助漁蓑幽絕畫通神峯巒幻出千尋玉宇宙空無一點塵我欲乘風入閬苑知飛佩更何人

江梅欺壓任橫斜愁殺西湖處士家頼有凍醪供熟醉慚無傑句寫芳華玉樓不夜家家月瓊樹先春處處花想見寒江最奇絕扁舟蓑笠釣雲沙

再用前韻二首

東君作意欲先春故放千林火速新風急亂飄初眩眼地空遠望忽迷神簷楹不動垂冰筯庭戶無聲參玉塵酒取寒光待元夕一時燈月付遊人

不用扁舟尋故友但穿敗屐訪鄰家雪堂歸去東坡老雲馭飛來綵鸞華稚子歡呼驚柳絮佳人疑誤認梅花出門天地俱無礙卻憶江空月在沙

雪中端約相招以詩簡之

纖纖暮雨變飛霙夜聽敲窗瀉竹聲柳絮因風誠可擬梅花待月有餘清梁園公子方開宴姑射神人最賦情可笑寒儒無秀句一

爲趙氏題三桂堂

千佛聯名未足多書生榮過已如何鍾英況出神明胄接武仍登甲乙科郤氏一枝猶可貴燕山五桂未能過矧君四世推良吏信史垂芳永不磨

觀雪

卧聽跳珠落瓦溝曉來飛雪凍雲稠俛觀佛國三千界幻出仙家十二樓公子休謗梁苑宴高人空汎剡溪舟何如縛取吳元濟夜半衝枚入蔡州

再用觀雪韻

幽居窮僻傍邗溝歲晚天寒雪意稠高卧但知深閉戶縱觀何敢共登樓寒驚遠塞孤飛雁重壓清江獨釣舟遥想千官馳入賀蔥蔥王氣滿皇州

憶和氣滿皇州

憶故園梅花

遥憶家山千樹梅幾年心力費栽培雪中最喜登臺望月下偏宜

傍水開東閣自憐詩興懶平泉不見信音來主人行矣休官去恐
鷄驚猿勿浪猜
雁蕩
又持一節向東州自怪平生欠此遊勝地百年開雁蕩滿天千古
瀉龍湫雪生半岫輕隨足泉落空巖急打頭御恨昔賢無轍迹謝
公嶺上更遲留
道中述懷
分閫南來兩見秋不才多病合歸休奔馳水陸三千里經歷江湖
十四州鱸鱠蓴絲懷故里梅花雪片送行舟自慚尺素終無補只
爲憂邊白盡頭
送胡季玉還毗陵
瘴雨蠻煙晝不開問君底事亦南來外臺總計慙無術內府輸珍
信有才我去雁峰同北鄉子行梅嶺帶春回故園花竹平安否何
日從容共一杯

元夕出遊
九衢燈火萬家春嶺外風光自可人賸喜豐登好時節會須打撲
困精神糖遊要屬風流帥衰顦何堪老病身勉意追陪非得已由
來憂樂本吾民
思歸二首
世事端如一局棋光陰還若擲梭飛亡弓休問人得失佩劒那知
執是非每對西山看不厭何當南浦送將歸不如從此扁舟去江
上秋高蟹正肥
久留瘴嶺苦思歸安得身如越鳥飛老去宦情眞是薄年來樂事
覺全稀衰顏得酒還如少病骨添衣卻似肥只爲蓴鱸動歸思非
關勇退早知幾
登榕溪閣
公餘贏得暫時休歸騎悤悤更少留古木千章環美蔭危亭百尺
枕清流詩翁仙去存遺跡病守重來訪昔遊坐久西山銜落照一
汲百尋松竹要堅三友操金蘭默契二人心時平歲稔文書省緩
引清態莫厭深
丁未立春日讀白樂天浩歌行不覺身年四十七之句時方忡亡
有感而作

不覺身年四十七此身雖在賢如霜生平意氣空摧索老去功名
付渺茫愁裏不知佳節至尊前那復少年狂梅花紙帳焚香坐感
舊傷懷淚兩行
芍藥
自古惟揚厥草夭露紅煙紫不勝嬌鄭風已久名猶洛品猶堪壓
魏姚痛飲休辭金鑿落清標偏愛玉逍遙楚狂小子嗟多病坐
對珍叢不自聊
過鄱陽湖適遇便風湖面如鏡喜而有作
多謝江神不世情爲憐逐客送歸程一帆風力如飛疾千里湖光
似掌平要自吾身仗忠信自然此意格神明反思宦路風波惡屢

舸危機夢亦清
十月十六日發南昌下半月過建康便風順流日行二百里舟人云未有如此速者
鍾陵一水下金陵輕舸何勞半月程千里快風衝雪浪一天寒日弄霜情天公有意如相念川后安流自不驚料得還家時節近買羊沽酒互逢迎
南昌大閱
自昔雄都地望雄劒光直與斗牛通角聲悲壯秋風裏旂影橫斜晚照中簫鼓萬家觀小隊弓刀千騎擁元戎此身雖老心猶壯自笑憑鞍鬢鑠翁
滕王閣
傑閣崢嶸枕古城公餘扶病一登臨西山壯氛增詩興衍浦飛帆動客心白鳥去邊明落日青林斷處認遥岑摩挲石刻空三歎吏部文章絶古今

至日書懷
自笑癡兒得許忙閉門便覺日舒長作詩擬學江西派起疾毋求海上方老去光陰空歎息病逢時節轉淒涼可憐隻影無聊賴兒女三人各一方
詠雪和介卿韻
詩翁咳唾自成珠畫筆新傳粉壘圖大白廣酬金潋灩小紅團坐錦模糊縱觀佛界成銀色疑入仙家醉玉壺應笑因何用心苦愁吟終夜撥寒爐
再和前韻
郢客清歌若貫珠迴風妙舞巧難圖漫空片片勻如翦投隙紛紛密似糊溪月一鉤窺玉鏡江梅千樹插冰壺何人乞我仙家帽共傲禪林與藥爐
浙東憲司會同年八人以詩紀之
乾道龍飛二紀前一時再會八同年諸公誰念廣文冷三已方知事宜將琬琰鐫（一數二會三俟考）
重九日陪諸公遊花田四首
天遣奇花擇地生爲憐體素更輕盈一天秋色風光好十頃寒香露氣清不特嫦娥資勝覆最宜賓鬢緩繁英憑誰移向瓊林去乞與江梅作弟兄
此花亦足可憐生刻玉融酥萬數盈素質更兼秋色靜幽香暗逐曉風清不須籬菊浮纖蘂好學官梅綴落英來歲龍山高會在又呼張丈喚殷兄（自衆人而復詩呈張侍御二十二丈殷判官十八兄猶有誇張少年態笑呼張丈喚殷兄）
作意登臨快此生愛花莫惜酒杯盈水沈風味香仍遠冰雪肌膚韻更清名字不須聯十友（曾編個十友及集薈菊詞）品題猶賴有三英（謂三丈）
定知茉莉眞瓜葛連璧誰家弟與兄
瑞叶嘉禾亦旅生瓊田十頃足豐盈（土人賣花映得不減力拌色侵粉面人爭高瓊英（晉一苦時事苦）
美香入奇熏心自清寶蓋緝成雙綸帶鈎簷采盡萬穎英由來王樹階
逢靖節爲佳妃（去聲肯讓黃花作女兒（坐閒植文舉菊爲靖節使教自女兒之句）
再成二詩錄呈諸公
漸老尋花學後生瓊瑰折得我懷盈（左氏瓊瑰盈懷纖枝瘦幹遥相稱道骨仙風得許清嫺共山禁對春色攬先離菊薦秋英由來王樹階
庭秀不減風流謝氏兒
爲嫌桃李太囂生晚殿羣芳不自盈冷豔坐消三伏暑（此退因五月已開）高標獨占九秋清籌花擬欲酬佳節落帽從教笑衆英最有詩翁（孟嘉）
被花惱從今喚作友予兒（老杜詩山鳥山花吾友于注與之同處若兄弟也）
再用韻呈辭士昭提舉
天公作戲爲誰生不數芳蘭九畹盈（韓詩檜蘭九畹）美景良辰無限好奇花妙句有餘清一枝灑泚門中秀百卉紛華冀上英聞道河東（士昭文學名世某僅從之遊今又窮窕佳作）
有三鳳詩名還是鶚雛兒
撥置吏牘再作一詩以酬相惱之什
朝來衙集事還生不覺文書几上盈顧我塵埃敗佳思羨君心跡

得雙清也知靜色撩詩興無奈無辭愧俊英得句已推三昧手論交當卅十年兄

偶得兄字再成一詩

年來習氣尚書生喜得珠璣筍盈不羨奇葩爭嫵媚且看麗藻鬪新清禪心欲向花前定佳句難酬座上英知是詩人故相惱只愁無處問家兄

再用前韻二首

秋著寒花取次生千叢向曉露珠盈根靈不止芝房秀香遠仍分桂子清芳堪飄颺疑玉女見傳見蘇氏演義品趣自是推詞伯誰道詩中只爾兄見劉禹錫詩迎風納約思君子見毛萇詩流芳傳汝詩文雖先哲只可爲爾兄見詩品

梅花料得是前生楚些招魂魄已盈卻笑橫枝太消瘦不堪淡月助淒清風流有客傳花譜火速無人集韻英唐陳友元有江左詩譜韻英十卷

僧淛歷倒每慚得句犯師兄惠崇詩多犯古或誡之曰不通師見多犯古人詩句犯師見温公詩

用前韻贈趙薛二丈三首

誰遮留愁百種生消除惟有酒尊盈自知老去風流盡暫得官閒氣味清香閣寂寥謾鄭女別姓蔡書窮邯女陳香後作永遇樂歌雅調護想宗英山谷戲馬中玉詩謾護二君此舉宜深罰大白先浮伯雅兄劉表子弟好飲爲三爵人物志

滿目淒涼秋思生寒香萬本綠曙盈風回蘭蕙田來遠露泡薔薇等閒流落惜芳英鳳樓大手須公等好分外清取次梳妝呈素面把蠻箋寄老兄僧浦以箋贈秋個無用助酬添修五風樓

瓜時正值一陽生已見眉間喜氣盈詔下蓬頭恩數寵香含雞舌貢南國無從戀葬英自此達尊兼德爵不唯年事合推兄

七言律詩

遊歸來園追想主人高風恨不及見因賦二詩

相門戚畹昔無鄰今代衣冠不乏人怪底山林成獨往從來鍾鼎敝精神休論今古無窮事且乞江湖自在身富貴功名付兒輩一

漫橫陳居官正自風流在教子空餘翰墨新蕙帳寂寥人不見

多花落怨青春

幾年奔走困塵埃愧仰高風得得來喬木參天應手種好花夾路

爲誰開芳辰不惜終朝醉晚色何堪惡雨催極目青林無限意歸

耕欲去更徘徊

歲暮有感

久困京塵厭劇煩一麾江表養衰殘簿書叢裏身空老鼓角聲中

歲又闌瓢得星星雙鬢白空餘耿耿寸心丹自憐憔悴今如許盡

向明時早挂冠

同顧慶文遊西湖

老來多病盍歸休祇爲江山得少留萬頃澄波環勝境千株倒影

漾中流十年再作西湖長一日同爲北牖遊預約他時官事了與

君直醉百花洲東坡知潁州謝表兩作西湖之長

登岸山觀用前韻

病足蹣跚好罷休又登絶頂故遲留霜明楓葉紅如染露泛嵐光

翠欲流遠目無窮休更望賞心未足卜重遊超然勝迹非人世疑

是身居麟鳳洲

水梶

誰移花木瓦盆中怪底幽香度晚風白石清泉助瀟灑疏枝瘦葉

綴玲瓏晴窗坐對情無那午枕清眠夢亦通小品紛敷生意足信

知人力奪天工

不寐

獨卧虛齋百念衰枕邊猶有數枝梅青燈看盡愁腸斷畫角吹殘

旅夢回髮爲憂時渾欲雪心存報國未全灰功名蹭蹬身先老那

更駸駸急景催

有感六首

宦途慾海久沈冥自念虛爲一世人不向精微窮性理多于塵淺

敝精神休論今古無窮事且乞江湖自在身富貴功名付兒輩一

邱一壑任吾眞

仕路驅馳老不堪自憐蹤跡徧東南人間失意常八九海內同心

無二三蝴蝶夢中心自適蝸牛角上戰方酣要知世事皆虛幻且

向禪林更飽參

老來觸目總堪悲點檢尊前事已非方歎嬌嬈隨月落何堪樊素

與春歸梨花著雨還空委柳絮因風只欲飛惟有庭前栢子樹歲

寒相對兩依依

蚤歲登瀛浪自期一爲俗吏困驅馳平生不得文章力老去空求

世俗知到底麤官是男子從渠了事笑癡兒全家飽煖還知否欲

報君恩力已疲

我本湖山一老僧業緣未斷尚貪榮重來日了前生但死去空餘

後世名已絶塵喧心不競更堪衰老病相縈散花天女今何用爲

問維摩作麼生

百年光景忽如梭攬鏡登樓奈若何歲月不堪供把玩親朋已學

漸消磨功名自是身心嬾憂懼端由患難多富貴儻來非吾有恍

如一夢枕南柯

自詠二首

自憐衰病力難勝豈不懷歸畏友朋隨牒偶來眞漫士打包卽去

類孤僧頭顱種種何勞問面目稜稜自取憎賴有一廬今可老不

妨飲水曲吾肱

浮生一夢疾南柯白髮人間所閱多土木形骸齊物我荊蓬蹤跡

慣風波可憐造化小兒耳其奈癡頑老子何毁譽是非何足較百

老來不復歎飄零游宦眞如水上萍棉力何堪分閫寄寬恩猶許
奉祠庭休誇仙去騎鯨李賸喜歸來化鶴丁料得親朋相慰藉還
驚雙鬢失青青
書生賤分動多奇浪得聲名毀亦隨絕口不須談世事捫心惟有
仗天知人間變態渾如戲眼底風光總是詩白石清泉無限好挂
冠神武未知遲
書懷
扁舟東下白夷猶宵次渾無一物留世味橫陳如嚼蠟人生變滅
似浮漚休休且畢山林願去去空懷耿耿猷憂自念秋毫皆帝力銜
環結草若爲酬
江行阻風
雁峰飄泊又經年卻憶槎頭縮項鯿三伏炎光眞燥石重湖駭浪
遠連天快風坐閱千帆過上水徒勞百丈牽坎止流行隨所遇便
當歸去訪林泉

舟過汕陽許倉蔡守留飲不果赴詩以謝之
小泊汕陽暮靄中故人留我一尊同歸心已逐東流水快意仍逢
下水風自念相逢非草草也知別去太匆匆歸來獨酌寒江上空
想賓筵蠟炬紅
夜宿交石峽淩晨舟行適過便風俄頃至小孤山
好風特特送征帆百里俄驚指顧間薄暮暫暘交石峽遲明已到
小孤山峰巒過目非吾有鷗鷺無心似我閒幸得年豐歸去好長
腰玉粒未應慳
金陵道中
蚤年遊歷徧諸方觸處無心是道場三已不須形喜慍兩來盍肯
異炎涼落霞孤鶩仍秋水衰草殘雲又夕陽天假一帆風力便回
頭五日到家鄉
東歸喜而有作
投老何堪再落南病軀盍敢望生還空慙馬援標銅柱自分班超
老玉關萬里梅花愁思外五湖煙水夢魂閒詔恩幸喜歸田里旋
築新堂牓愛閒
荊溪卽事
我愛荊溪擬卜居萬家人物似建康湖光瀲灩新磨鏡山色嫵媚
卷畫圖願潛茶甘風秋爽石亭梅老月輪孤功名已矣君休問一
舸從教寄五湖
新居偶成二首示鄰人李子眞

薄宦歸來卜數椽慳變倍費買山錢地幽不見林泉勝天闊渾疑
風月偏事與心違方問舍客將老至合歸田平生豪氣今如此百
尺樓高空自憐
我得祇園十畝間清溝一帶巧縈環芰夷叢竹通幽徑指點荒城
當遠山敬枕清宵聞鶴唳凭闌終日伴鷗閒西都頗有詩人在二
老風流任往還
愛閒堂

閒能得幾人知

詠橘

江上霜明十月寒枝頭顆顆綴金丸王孫拋卻黃金彈酒伴收歸白玉槃乍見渾疑盧橘熟初嘗猶帶越梅酸洞庭風味眞相似試與尊前比並看

以蓮寔偷李子眞作詩爲謝因用其韻

窮巷深居擺俗緣幽芳偏愛小池蓮戲將淨色供齋鉢走送新房薦酒船懷橘孰無慈母念覺梨應有小兒憐行看綠水芙蕖麗漫遣登臨憶仲宣

金壇燈市甚盛介卿見招不能往以詩謝之

可憐回首少年强燈夕追遊得許忙老去情懷甘寂寞年來節物轉凄涼出門有礙身如絆異縣相望道且長漫想故人行樂處水晶宮裏醉霞觴

燈夕不出偶成

晚歲光陰只自驚眼中樂事欵何曾雕鞍繡幰多游子紙帳蒲龍一病僧塵翳掃除方寸地光明散作百千燈維摩丈室跏趺坐千息調匀喚不應

奉帥介卿惜春之什

屈指韶華向六旬每於春事尚關情病逢時節還虛度老去光陰只暗驚賸喜清新詩句好休辭激灩酒杯盈榮枯代謝年年事怪底鶯聲訴不平

介卿送方竹杖以詩謝之

何必窮搜到大宛仰山龍種出天然直方自得坤爻動堅瘦宜居艮位全等閒裁徧小園花賸擬春來賞物華不覺瓊英先滿樹更看綃帶暗隨車光搖玉鏡冰初泮凍屈金鉤草未芽料得小橋人不到江梅欺壓任橫斜

病中書

短褐頹然一病僧支離瘦骨伴枯藤埽除習氣嗟猶在擺脫塵緣愧未能案上縱橫堆藥裹篋中顛倒貯書縢青鞋布韈從茲始試遊金山

襆被歸來萬事輕此行得得爲登臨蒼崖斗絕山浮玉碧瓦鱗差地布金千里江淮窮遠目十年塵土愧初心何人爲擊中流楫北

策試中庭雪已深玉樓合凍冷難禁哦成風絮頻呵手擬盡寒灰苦用心梁苑巧妝花滿樹藍田幻出玉千尋吾家二謝多才思莫惜高吟更淺斟

次蔡介卿雪中見寄二首

玄冥作意逞雄豪凌壓東君慘不驕一氣回春何太晚羣陰見睨未全消漫誇呈瑞宜新麥那似爲霖抹旱苗造物深機雖莫測願言六氣自勻調

等閒栽徧小園花賸擬春來賞物華不覺瓊英先滿樹更看綃帶暗隨車光搖玉鏡冰初泮凍屈金鉤草未芽料得小橋人不到江梅欺壓任橫斜

病中書

短褐頹然一病僧支離瘦骨伴枯藤埽除習氣嗟猶在擺脫塵緣愧未能案上縱橫堆藥裹篋中顛倒貯書縢青鞋布韈從茲始試

挽胡通判

胡公家學本中庸挺挺雲來有祖風但得年皆餘八十何妨位不至三公方期東帛迎申老忽舉空衣葬葛洪江左祇今推甲族慶源衮衮自無窮

齊子餘侍郎挽詩二首

玉筍班中第一人棠堂風采照公卿箕裘四世儒科貴簪橐三朝法從榮廣度細旃多啓沃黃扉青瑣簪忠誠經綸未了猶遺恨信史空留後世名

袁榮終始冠當時何況人生七十稀峴首正思羊叔子宣城還憶謝元卿松階方俟甘泉對萬里俄驚朝露晞他日西州忍重過爲公回首一霑衣

李粹伯侍郎挽詩二首

妙齡才氣已無雙筆陣飛揚翰墨場白簡空餘遺稾在錦囊應有舊詩藏生前且盡林中物死去猶堪地下郎逸氣不應埋宿草會看千丈吐光芒

猶記當年玉筍班凜然風采動朝端壯懷漫擬麒麟閣直氣曾纔獬豸冠太白風姿圖像見衛公英爽夢魂寒西州巷哭多遺愛留取甘棠勿翦殘

胡長文給事挽詩二首

中庸天下有胡公儒者宜給事中華國高文推大手回天讜論出元戎磬孤忠長抱玉筍人何在夜賜金蓮事已空惆悵故園招隱地惟餘猿鶴怨西風

大才深結九重知親灑宸章出禁闈壺遂暮年非不遇謝公雅志或相違虎龍倍覺鍾山重龜鶴還從蜀道歸故吏門生半天下空垂老淚一霑衣

錢大受挽詩二首

少年豪氣已如虹抵掌論兵一世雄智略獨超倫輩上功名只在笑談中弄兵坐埽潢池盜賣劒潛回渤海風恢復未酬人奄忽佳城那忍葬滕公

泥水功名取次休空令遺恨滿滄洲禁中新賜黃金帶天上俄成白玉樓京峴兒童應墮淚江淮草木亦生愁一朝雙劒齊飛去會見光芒射斗牛

七言絕句

胡粟彝敷文巖桂四首

翠葆金英天與奇清香十里已先知春光不似秋光好桃李紛紛何所施

移根月窟最爭奇料得姮娥誰不知挽住西風拌一醉玉杯從此不徒施

獨占秋光自一奇深藏巖壑少人知招還茉莉同爲伴欺壓黃花不得施

秋入東山景物奇花開亦遣野人知二難佳句眞連璧願我深慙風味長

娛與施

端約遺墨梅以詩謝之二首

先生出語已驚人戲作梅花又逼眞眼底江山詩有助胷中邱壑自浸山

勿愁金蕊墮秋風自是璽犀一點通醉魄薰成寶篆細香脂勻就畫稱神

清香素質惱詩情更倩揮毫爲寫眞共挽東風拌一醉不須慕倣賈精神

龔彥則送水栀小盆口占

動人春色不須多一點幽香叵奈何蘑蔔林中誰折得故令相惱病維摩

王東卿惠墨戲副之以詩因次韻謝之六首

戲拈禿筆聊復爾一翦吳淞半江水歸心已逐水東流夢到家山四千里

枯槎怪石出天然筆力挽回三百年但見毫端俾造化不知胷次蘊天淵

揮翰等閒遊戲爾誰能十日畫一水煙雲杳靄咫尺開遠勢應須論萬里

玉箋羅帶故依然吏部文章二百年畫筆詩篇兩奇絕正須妙手寫龍淵

軒髣髴來眞漫爾穠纖況瀟湘弄煙水憑君收入畫圖中一抹雲山數千里東廂已有行色

近時畫手說超然水景仍推趙大年誰識當家老摩詰有如珠玉龕深淵

和胡端約巖桂六首

萬妃蕊佩影珊珊沈水薰肌粟玉顏曾記廣寒宮裏見誰移仙種下人間

薔薇清露染衣裳綽約仙姿淡淡妝碧玉參差張翠幄黃金錯落綴珠瑞

羞澀東籬九日黃拒霜麤俗不宜霜此花底事小如許無那惱人風味長

幽香拂拂影珊珊宜在江梅伯仲間嫩對春風爭嫵媚從他桃李自浸山

勿愁金蕊墮秋風自是璽犀一點通醉魄薰成寶篆細香脂勻就畫稱神

玉肌豐

一枝小摘開舊冠酌酒愁花莫作難惟有詩情被花惱冥搜應作孟郊寒

題墨梅

誰作橫枝太逼眞枝頭的礫眼俱明也知筆力窺天巧無奈清香畫不成

道中見梅

籃輿兀兀夢初回怪底幽香觸鼻來日暮天寒正愁絕誰家籬落數枝開

二孤山

小孤相去大孤山一望煙波百里間風日晴和江似鏡兩峰對峙擁雲鬟

劉溪

六月衝炎出問囚歸途因汎劉溪舟短蓬塊坐如深甑卻喫清寒

王子猷
春郊即事
一犁春雨欲平塍預卜今年穡事成天意卻愁人意嬾故令衔穀
苦催耕
提壺
斗酒千金未易沽聲聲何事勸提壺山禽豈解知人意不道思家
飯也無
鵂鶹
年來隨牒走駸駸險阻誰知客子心盡日只憂行不得愛人猶賴
有斯禽
竹雞
積雨淫霖四月寒春泥一尺未曾乾勃姑猶自相呼喚不念征人
行路難
天柱峰
壁立千峰紫翠浮一峰直上更孤遒世間有此擎天柱何用人懷
杞國憂
日者鄭生謂予晚過至人享上壽其詞多脫以詩簡之
鍾鼎山林不兩全未聞富貴出神仙黃金丹訣何須此九轉金丹
未可憐
黃陵廟二首
千載追崇古帝祠不知世代幾推移未須回首叫虞舜今日親逢
虞舜時
舊梧香靄暮雲陰尚記南巡歲月深不是邦人嚴祀事至今千古
想韶音
九宮壇齋居
齋居獨卧小禪房暫得心閒氣味長一炷爐香春睡足此身疑是
在家鄉
六十不歸何日歸人生七十古來稀憂愁疾病常相半十載光陰
轉瞬非
登三高亭
我爲蓴鱸得得來三高亭上且徘徊老來心事無機械寄語羣鷗
勿浪猜
平山堂
平山堂上略從容笑拍闌干萬里空因念醉翁行樂地不知還又
幾春風
于公參政舊居
勇退方名大丈夫中興人物更誰如傳家不獨青氈在況有南陽
舊隱廬
次張伯信韻題吳園畫軸
誰把吳園較輞川畫圖猶復想當年要知故國非喬木文采風流
尚宛然
紅菊
爲愛東籬九日黃孤標正色占秋光如何卻被胭脂污也學人間
時世妝
送葛謙問十首
風流人物曹劉上俊逸詩章鮑謝閒好似騎鯨天上去不應著腳
向塵寰
禪心久已絕貪瞋劇飲狂歌總是眞世態紛紛翻覆手不圖復見
葛天民
有酒盈尊客滿門陳卿百謫不須論癡兒官事何時了我本無心
出岫雲
杯酒從容相勸酬須臾墮幘自搖頭玉山顛倒從人笑我醉欲眠
君罷休
功名固有更何疑平步青雲不用梯他日玉堂風雨夜略移清夢
到荊溪

江上霜楓葉葉紅不堪搖落又西風只愁羣鼓催船去千里相思月滿空

從來鍾鼎不關心此去溪山更可人儻有新詩寄勝槩好邀尺素寄雙鱗

垂虹亭上少逗留回看冰輪萬里秋正是蓴絲鱸鱠美不妨乘興五湖舟

莫唱陽關墮淚聲一杯相屬已酸辛丈夫感慨猶如此應有倫彈玉筋人

顧我窮途醉未醒年來不復歎飄零道山朋舊如相問爲說生涯一草亭

乍寒

秀色芳心曉露叢翩翩涼葉舞西風虛簷四面搖羣扇更遣清陰滿座中

詩餘

點絳脣 秋閨宴酬

纖手工夫采絲五色交相映同心端正上有雙鴛並　皓腕輕纏結就相思病憑誰信玉肌寬盡御縈心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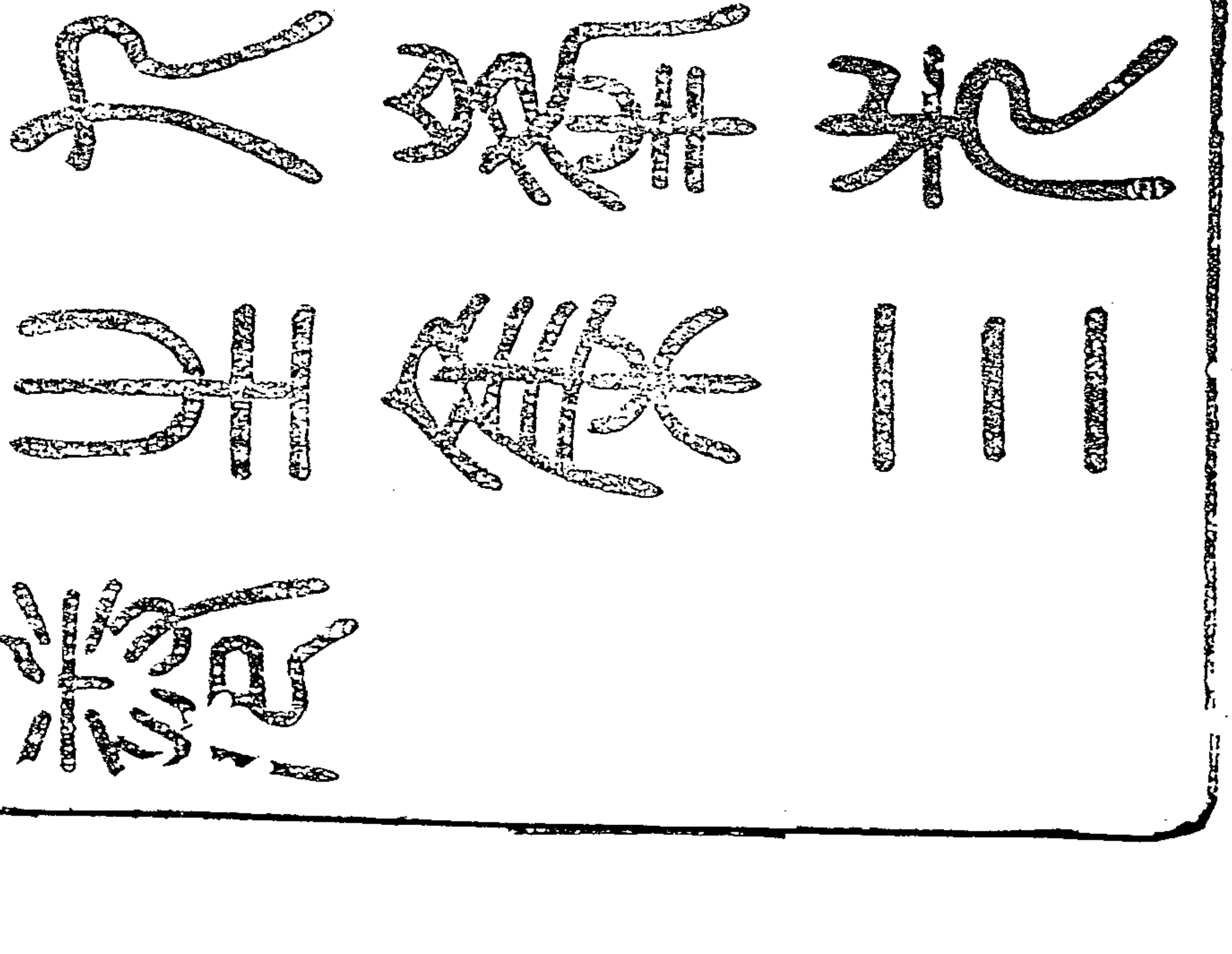
水調歌頭 南谷秋閨宴酬將代老人作

肅霜庭衰草驟雨洗寒空刀弓斗力增勁萬馬驟西風細看外圍合陣忽變橫斜曲直妙在指麾中號令肅諸將談笑聽元戎　坐中客休笑我已衰翁十年重到今日此會與誰同差把龍鍾鶴髮來對虎頭燕頷年少總英雄飛鏃落金盤酣醉吸長虹

前調 送趙帥成都

擁節出關嶠場鎖上岷山東西險岨分陝初不在榮觀痛念兩河未復獨作中流砥柱屹苦障狂瀾極目神京遠百萬虎貔開　趁良時攄豹略勇聲徹風飛看屬威令敵國膽生寒漢寢周原如舊一掃邊城烽火談笑定三關識取投機會莫作等閒看

右定齋集二十卷宋蔡戡撰戡字定夫其先興化軍仙游人端明殿學士襄四世孫祖紳紹興中寓居州武進縣遂爲武進人宋史無傳其行事不概見書錄解題云後中乾道丙戌進士甲科官至寶謨閣直學士凌迪知萬姓統譜云戡持節五羊代輸數銀民甚便之爲湖南憲有定亂功爲京兆尹歲滂糴艱亟請發廩民賴以濟其敘述頗詳然案集中諸表啟則又嘗任京西運判廣東運判湖北總領廣西經略淮西總領等官其乞致仕劄子及效臼樂天自詠詩中亦頗見其概案中興館閣錄蔡戡字定夫蕭國梁榜進士及第治詩賦乾道七年九月除正字八月除知江陰軍蕭國梁榜即乾道丙戌也景定建康志總領所題名蔡戡朝奉郎守太府少卿淳熙十年七月十八日到任淮揮與湖廣總領趙汝誼兩易會稽續志提刑題名蔡戡紹熙元年四月十一日以朝散大夫直寶文閣到任當年七月二十八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咸淳臨安志紹熙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蔡戡以朝請大夫試司農卿兼知臨安府十二月一日依舊司農卿兼權戶部侍郎湖廣總領又尊白堂集有右文殿修撰蔡戡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制定夫兩爲湖廣總領宋時湖廣總領統湖南北又爲廣東運判統譜云爲湖南憲總謂知靜江府臨安府至知江陰軍建康總領所會稽提刑又統譜所未詳也集四十卷其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廣所刊眉山李壘爲序亦見書錄解題著久佚　館臣從大典搜輯勒爲二十卷其謨慮深遠文筆爾雅卓然爲南宋一家并李壘序尚存尤可考見定夫生平行誼不可謂非厚幸惟七絕內王侍中智興云云系唐康駢劇談錄所載但節略過甚平生四句即智興之詩謹爲節去光緒丁酉八月潮生日武進盛宣懷跋



昔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七篇亡矣孔子於正考父七世祖也遡曾之後名頌或佚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商詩在宋孔子家書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是之謂頌删後至大毛公傳矣余七世祖九峰先生宋淳祐末與樂清劉彪吉水鄒瀛同游太學景定初率三學諸生伏闕上疏論賈似道專政誤國及何夢然怨附鳳桂勦除之龍承順風旨排逐善類不報遂去國闔

書院講公羊家故有詩文集十卷宋祚既屋先生亦在矣宋李之儀家藏最集佚去且半今所存者三卷即不敢比商之名頌其所述什一不亦類騷文之史邪謹稟錄其副刻而傳之嗟乎士丁衰運阨矣漢道盛時販繒吹簫之夫椎髻不文猶然析圭儋爵先生一登澤宮以布衣終會不百石卒史若也其論恢復大計與上陳丞相書草茅憂國豈為名高乎溘死牖下自幸宋室完人卒不失為忠孝士景公駟馬高車采薇百世之下邱山鴻毛竟何如哉宜叔氏謂景定投匭時先生流涕太

息似洛陽少年然才名泪沒湖長沙矣嗟嗟先生之志誠有如賈太傅者好學世家余小子於嘉也終負愧焉於是益嘆恨七卷散佚不及釜編輯如遷魯時也明萬歷乙酉正月既望九代孫奉政大夫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大任百拜書

公卒於景炎丁丑不二年宋祚終矣遭世亂亡都志闕載當是時文丞相幕客泯滅何限死於戰者藍通判且佚其名趙安撫且沒其節琦之義勇謝明謝富舟安國黃之傑死無所聞遠士孤臣惟不負宋而已

公何憾哉考淳祐開莆田柯夢得趙庚夫公同志友俱下南宮第別去其後裔無所傳而花翁潛沼茅齋栀林藍散亡於亂離之後亦多矣公集久失七卷元時刊本亦亡景泰癸酉之歲併失之後因錮於石不敢出今幸存此殆吾家之天球河圖也夫大任識

九峰先生集目錄
卷一
論奸臣誤國疏
奏宰臣矯詔行私朋奸害正疏
上陳丞相書
糾集鄉兵書
卷二
金銀傳
送窮文
九峰先生集目錄 一 詩雪軒校刊本
郭林宗畫像贊
說離送趙崐谷歸鳳叔
書王汝舟所藏詩卷後
卷三
部門送杜樞院
黃檗劉敞趙蕃王元野會講祐國僧舍
閩徐石史暴亡
酬呂監簿叔朝垂示試草
祭酒慈谿公以月令勸講兼示諸生感事有作
送劉聲伯赴南安軍職員
寄趙仲白先輩
觀參寥手書
喜聲伯論還
贈桐長老
建昌憩李伯書山房時曹令新修齋舍
過金壇遇劉宰
答趙宗白宣州寄詩次韻
與客西湖上感事
九峰先生集目錄 二 詩雪軒校刊本
閒張山翁入黃鶴山
薝蔔二子夜過
胡生行
書事
遷家
游雪溪六祖寺
登西樵後即往羅浮山趙侯新開山路至絕頂
石竹花
長林館

鄒寺丞鄒山長來訪林中
雨中
五十
柴門
嶺南大雪
讀景炎福州詔書

上舍公傳

廣東通志

區仕衡宋景定中爲太學生嘗上書論賈似道誤國不報後陳恢復策亦不見用

廣州府志

區仕衡字邦銓助教蔡亨之子生而類異強記博聞以先世多在史局得縱觀中秘書應淳祐鄉貢入太學爲上舍以天下爲己任嘗上書論賈似道誤國不報德祐二年端宗幸閩廣仕衡陳恢復策亦不見用歸講學九峰先生詩文典雅有九峰集

理學簡言

順德縣志

區仕衡字邦銓陳村人助教蔡亨之子生而類異強記博聞以先世多在史局得縱觀中秘書應淳祐鄉貢入太學爲上舍生平慷慨有智畧以天下爲己任嘗上書論賈似道誤國不報德祐二年端宗幸閩廣衡陳恢復策亦不見用歸講學九峰書院從遊甚衆稱爲九峰先生詩文典雅孫費聖謂其有嘉祐風有九峰集理學簡言行世

公諱仕衡字邦銓助敎公之子也紹定末助敎公在史局日覩公兄弟課業有程聚經籍以博聞見出游錢塘建康縱觀形勝謂非建都險塞兩河萬民日望王師何不移蹕淮汝襄漢以圖恢復中原上豈甘爲脊元帝偷安一隅哉將相爲豢酣湖山殊無擊楫渡江閒雞起舞之志尙得謂國有人乎助敎公曰咄小子奚知廟堂大計淳祐閒應擧入太學爲上舍生嘗投匭上書言奸臣

誤國兵士解體不報時蒙古人寇國事危急公畫郭林宗像於齋舍贊之曰國論日非黨人已辱鷹鸇欲翔瞻烏誰屋卓矣介休中行獨復言不忤時行不絕俗謝交當塗行歌深谷折角爲巾披襟而服禁錮弗知飄然自足千古吾師欽此遁歸田里所居有九峰書院長林館遠近來從講授者二百餘人謂學者曰六經論孟自程朱註釋後發明盡矣箋說益繁道理益晦惟素儉於財飭軍千石唐文殿陳汝達亦以未嘗在位無死雍之節也我子孫敢論列哉殆私恨百世矣

風云公承先世之業闢荒墾穢歲租八萬石家大起大崙山嶺南勝地也卜爲祖禰兆域復得青蘿山日優游其閒曰二山吾夫婦蛻邱也德祐二年元兵漸逼端宗航海幸閩廣皇太后命舉國以降公聞檄悶出萬金集鄉兵爲郡邑聲援當是時帝舟次于惠州甲子門元酋帥呂師夔右丞塔出合攻廣州會逢龍敵虜兵于南雄不利李性道熊飛戰亦潰公知運祚將移勢不可爲矣景炎元年病卽不食曰吾得爲宋家完人幸也自書其碣命勿起墳勿表墓遂卒葬大崙何夫人葬青蘿如其

志焉

大任曰嗟乎上舍公經學如陳南金詩文如趙東山出處如張登辰忠義如何子達遭世亂亡郡史闕佚其耿耿報宋之心曾不得與曾淵子文應麟諸人並傳猥謂其家比素封致身未死國然馬南寶素儉於財飭軍千石唐文殿陳汝達亦以未嘗在位無死雍之節也我子孫敢論列哉殆私恨百世矣

鵬不息則不搏龍不蟄則不神君子不藏器則不足以待用昔司游歷太學罷歸入太白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吳楚愛夷陵溪立廬其側召赴京師行次汝州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田東鄘高宗幸嵩山遣使就問其母又親至其門野服出拜帝謂曰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其息深矣而其用可易究耶南海區君邦銓忠孝名家也淳祐間與敝游太學爲同舍生朝夕相與談二帝三王之道內外合一之

學予得所師焉君伏闕上書論奸臣誤國兵士解體不報遂南歸築講院於所居陳村以講業爲終焉計未幾予亦以狂戇疏忤執政安置南安軍矣度嶺訪君語平生三遣夜君喜曰衡幸得以詩書禮樂誨二三子也蓋若私廣金錢之恩者敝竊有感焉事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其身之謂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全之云者保其身之謂也其保其委豈豫計乎會參閔損保其身矣未嘗以是而負於忠諱逢比干委其身矣未嘗以是而負於忠孝保身也忠孝一道也君之所以

嗚呼此有宋上舍九峰區先生墓也先生諱仕衡字邦鉉生于嘉定丁丑四月初二日淳祐間鄉貢入太學遂爲上舍生歸而築九峰書院以聚徒講學學者稱九峰先生云據家譜及狀稱其先世諱觀昱者梁乾化中避江淮盜亂遷嶺南之韶州隱居棉圃里再傳文傑攝邕州軍事推官會孫廣能爲泰和令廣能元孫端提舉江州常平茶鹽公事是爲遷五羊區姓始祖端子志平右

文殿修撰卜居南海陳村志平生慶昌西京留守推官慶昌生孺文泉州教授孺文生紹霖爲實錄院宣教郎紹霖生泰亨入玉牒所檢討至國子助教區氏後先列于史館衣冠文學彬彬矣仕衡爲助教公長子生而穎異強識博聞以先世多在史局得縱觀中祕書故上自結繩下及百家諸子無不研究而一以反本歸約爲宗蓋奉宋大儒程朱二氏爲王父尸也嘗出游錢唐建康收覽形勝謂非建都要害兩河父老日望王師北轉何不移蹕淮汝襲漢以圖恢復上嘗甘爲晉元帝偷安一隅悒悒不樂退而著書名曰賈勇決戰先護六飛兵爲聲援計上陳丞相恢復策因論荊湘苦於打算江淮苦於抽丁行都人心輒已動搖矣疏入不報又值蒙古入寇國勢危急先生晝郭林宗像贊之以自況語具集中

遂遁歸龍津倡明經學先後來就業者二百餘人先生自著論以示之謂六經論孟聖賢糟粕自程朱訓詁後發明盡矣唯在守一而躬行庶幾不爲書淫傳癖此亦豈僅僅屈首宋儒者詩文更務沈蔚婉雅不落宋人窠臼嫻余友王黃門佐黃待制哲稱其有嘉祐風惜其散佚少傳所稱九峰集理學簡言亦在全缺閒耳德祐二年元兵漸逼端宗航海幸閩廣先生家故饒出萬金集鄉兵爲聲援計上陳丞相恢復策因曰賈勇決戰先護六飛據廣爲行在一軍爲前鋒四軍爲左右翼兩軍爲游兵

一軍向浙一軍向閩皆由海往一軍由滇江向嶺一軍由湘灘備楚蜀北軍雖強悍無能爲且戰且守勤王之兵旦夕四集天下事未可知也議未決帝次于惠州甲子門曾逢龍熊飛諸將屢戰不利先生知宋祚將傾勢不復支景炎元年病卽不食曰得爲宋室完人幸也自書其碣命二子勿起墳勿表墓二子一爲貢元子美一爲武僊縣縣丞子復卒葬大嶺山甲向之原蓋從治命也孫男五人國瑞子美出國琦國瑛國珍國輔子復出國輔爲元江西諸政廉訪司副使曾孫男十一人顯宗

興宗敬宗貞禮學禮和禮賢禮幸禮寅禮宗禮鼎以字行爲百民則副使國輔子也元末同姓太原太吉太忠立若保隆鄉邑我大明將命廖永忠兵下粤民諸子首請歸葬且書勒來莞何貞入朝詞極詳婉余典郡教三年得交歡四君子於何鄉莞所猶嘆區氏多才諸子遂泫然流涕曰吾屬非上令府君寧有今日其當宋社將屋時府君聞關以保如綫之脈豈唯吾屬賴之卽鄉邑父老猶能口述也向省元公兄弟重違先志故不敢塋封裘墓副使公兄弟又從忽于勝國干戈間今海內有

宋南海區仕衡邦銓著

論奸臣誤國疏

臣謂國家大事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諫官御史也宰相奸回誤國臺諫言既不用則不得其職當去矣臣昔見丞相鄭清之倚潘邸之舊邀邊境之功抗議用兵損辱國體河洛困匱遠近騷騒獨奪相權專持國柄履畝害民貪財納賄竄殺之下實狀可稽合臺上章陛下曲念舊臣諭留供職發書樞密院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畫將守使臺諫秉持正論陛下日思安危權自中出則

詩雪軒校刊本

內外交結牢不可破其時臺諫已不得其職但亦逡巡不自引去陛下尚謂朝廷之上正人猶在正論猶存耶端平更化以來天下拭目方望太平不知天未欲四海治安耶陛下何以又復任丞相史嵩之而使李鳴復參知政事也鳴復邪諂小人有同妾婦在列共事多爚其奸惟史嵩之陰險未形殘鶩稍見苟持自肆而士夫之善類不容和議是圖而軍國之重謀不講蠱惑蒙蔽罔上欺君紀綱陵夷境土日蹙誤國之罪擿髮莫數人主之於國事首在論相如史嵩之者可使一日居密勿之地乎臣又聞今都城遠鎮惟在保障江淮邗溝漣水西通襄漢屯戍重兵以護江北權相謀帥非其人兵士二時解體此變非細也郢襄蘄郢已失則江陵危荊西不守則長江之險不足恃且巴蜀很很成都孤危夔門未必可保井稅既無所斂軍饟又不易通所以固兵士之心者未知何策嵩之足以運籌帷幄能決勝千里否耶願陛下以祖宗之基業為重以軍國之謀猷為急卓罷史嵩之李鳴復等別擇文武壯猷之臣任之使宰相策畫將守使臺諫秉持正論陛下日思安危權自中出則鴻業可保中興可圖矣臣本草茅蒙被教養目覩柄國之非人私憤奸臣之據位非敢效鷹鸇之擊誠少竭犬馬之忠惟陛下裁察

詩雪軒校刊本

奏宰臣矯詔行私朋奸害正疏

竊見右丞相賈似道專權秉政中外朋奸道路以目紀綱亂而不能正法度頹而不能舉善否淆而不能辨議論讒而不能持內治廢而不能修外寇迫而不能禦日惟知蒙蔽陛下之聰明搆陷陛下之忠哲引用邪黨主張國是大小臣僚稍異己者擊去殆盡而小人之無恥

者爲其指使必欲賢人君子引類而去使陛下孤立于
上此何心也昨議行公田書屢見天之示戒明矣若
非罷公田以還民免浙西之經界天下騷然可望太平
耶今先帝宮車晏駕四海臣民方舉首企睘新政似道
乃敢於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而行關子以楮賤作銀關
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物價踊楮益賤關子之不便於
民罷但川蜀荆襄爲然吳越閩廣俱不便也陛下宅哀
未發綸音似道首倡矯詔悖逆不道莫斯爲甚陛下宜
赫然震怒罷逐似道以爲人臣擅專之戒臣又聞何夢

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羽翼鉅奸結爲死黨承順風
旨排逐善類臺臣諫官前後上章彈糾已非一人先帝
優容以至今日陛下嗣登大位正宜容詢故老廣集忠
益摹奸害正亟屏逐之嘉言入告必虛心容納而酌其
時宜警報日聞必委督將臣而策其防守雖國事方殷
疆圉孔棘天下事尚可爲也陛下苟以似道爲可獨任
使宰臣葉夢鼎馬廷鸞不容效其協恭之謀武臣趙葵
孟珙不容竭其修攘之力鎮戍苦於轉移兵士苦於策
巔一軍由湘灘備楚蜀北兵雖強悍遠來野戰行無宿
糧驅無休息絶海風濤非大漠之熟途粘天帆柁非鐵
應荆湘苦於打算江淮苦於抽丁行都人心輒已動搖

矣關子之行縱不爲初政之累而獨矯詔擅行羣奸附
和陛下誠不可不察也臣席藁待命取進止

上陳丞相書

景定以來北兵自大理至廣劉帥逆戰于道捷音上馳
四方吐氣兵非脆也數年息肩吾廣州郡鄉兵操練待
戰嶺外無不思保城池者德祐初鄂州始破帥臣開府
督戰自孫虎臣丁家洲敗駕走海上誰爲策耶然皐亭
遁避聞江淮兵尚有一萬諸路民兵尚有二十萬正軍
尚有十七萬溫州非用武地勢不得不航海福州非駐
蹕萬邦天下喁喁望焉文右揆張少保陸樞府蘇殿帥
義問壯猷方叔召虎非江左丞相首登台席式百辟足
足地勢不得不力廣上初即位丞相首登台席式百辟
趙制使兵有紀律所向無前吳李朱毛十一將軍分道
而出樓船飛集海上丞相壹以興復爲計賈勇決戰先
護六飛艨艟爲行在一軍爲前鋒四軍爲左右翼兩軍
爲游兵一軍向浙一軍向閩皆由海往一軍由湘江向
嶺一軍由湘灘備楚蜀北兵雖強悍遠來野戰行無宿
糧驅無休息絶海風濤非大漠之熟途粘天帆柁非鐵

馬之長技鹹食溼蒸半多嘔泄春夏漸迫不能耐暑吾
之水軍登于慣習鯨波足以敵之海上萬一散而悔歸
諸港口哨卉且守且戰彼久必潰我得養銳今尚未如
少康一成一旅勤王之兵旦夕四集天下事尚可爲也
昔苻堅百萬遠臨淝水晉已急矣謝安石密籌制勝遂
遏氐羌炎運猶熾人心方憤惟丞相決策而已

糾集鄉兵書

北兵迫臨安方孔鋭蓋德祐已播越航海行矣聞其時
林琦結集忠義於嵇山劉竟收召散亾於洞源開府轉
栅砦鑄軍器艨衝尚可二十更多置游船爲分哨用烽
臺則在青螺障錄有兵冊星火馳報願協謀糾率餘如
吾各鄉兵長請俱受其節制庶有所統以抗北兵併力速至各村舉烽一時皆出且戰且守夷氛縱惡
宋運未終今日之舉吾人忠義士也某不度德不量力
輒捐家資積穀數千石吾鄉得兵八百餘矣以其暇脩
飛也新會之統帥鄉兵則會長官也甲子門日望勤王
制置使與忠勇軍聲息不堪聞矣諸鄉村煙火相接艨
衝稍集請同心糾結總之不下萬人各鄉推一人爲兵
長無事則分行伍日嚴操練以保障自衛有警則艨衝
皆出爲郡邑聲援張待制淩都統拜疏行宮誓圖興復

宋南海區仕衡邦銓著

金銀傳

銀之先本金天氏之裔昔金天氏才子十七人銀之祖某一也陶唐氏舉而用之由是六府孔脩九功惟敘生民賴焉謂之七寶蓋八元八愷之流禹任土作貢錄其後於青州得其一於梁州得其二又於荆揚得其三後皆有鑄九鼎之功胙之土而命之氏曰黃曰白曰赤各別其姓氏焉有古冶氏見而異之曰黃其姓者固爲宗人之貴然白氏赤氏之後亦當顯貴於天下其後周太公作九府圜法求赤之後用之歷秦漢唐以降惟赤之子孫盛行於世而白之後則以成器稱或曰春秋之楚有白公者卽其後然世次未得也國朝混一之初銀之父母曰金定率先入見上愛重其才將致大用時則有金少卿沮明公將復本始爲不思革其敝乎銀用其言一時吹毛求疵疾如風火悉取人人成器廢而毀之其始生之性才氣毋以異於厥祖厥父也一爲時所用遂得志大行於世天下其亦幸而已矣世之無大功而得重名者皆然余因傳之以戒焉

送第文

戊午之冬歲除之夕區子束葦爲舟剡木爲楫具糗糒

薪芻器皿揖窮鬼於庭而遣之既而載肉於俎祭酒於
觴將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乃告之曰人之有生富貴貧
賤貴稟於天惟爾五窮竊造化之命顓宰物之權人或
值之緜緜延延所以使余屯蹇困滯老皆汝之致然耶
人之有衣華采絢繢裘豹衽文錦繡穀子惟單衣布
或無帷誰其尸之致此窮蹙人之於貧日費錢粟鷹
矣龍醉醲飽鮮子惟阻饑曲突無烟困厄至此是誰之
愆他人之居潭潭其府左青右黃雕牆峻宇子獨無家
顛連逆旅褰帷桑樞儻蔽風雨靜言思之咎其在汝他

人之稼五穀穰穰黍稷種種千倉萬箱予有薄田糊口
四方年登而饑壁此糟糠誰生厲階至今為殃人之畢
財帑藏充積明珠文犀貝金翠璧獨齎於予家徒四壁
室如懸磬儲無儋石匪汝之尤曷至此極凡予遭汝幾
年於茲去故即新此惟其時悶予之行行且有期請於
此辭焉言未既窮鬼聽然而笑曰貧賤聖人所不去也
而子乃惡之乎富貴聖人所不處也而子乃慕之乎昔
在元聖厄於陳蔡我惟相之潦乖千載顏氏庶幾簞瓢
屢絕我惟輔之名高十哲後有昌黎五窮為祟奮為文

章流傳百世是三儒者後世所宗處困而享窮而不窮
子以前五者為予之咎則是三者又誰之功與天之於
物吞極泰來久屯必亨窮通流坎匪人所能吾今其去
矣前之所言請子擇而行之於是區子埭然拂冠振衣
挽窮鬼而留之曰駟馬今高車富貴今華轂里閭倣衣
今草廬貧且賤今隱居富貴者驕人今富貴有時而衰
貧賤者驕人今又焉往而不自如隱几今讀書甘食之
樂今有餘吾不知孔顏氏之徒與昌黎氏之徒與

鄧林宗畫像贊

國論日非黨人已辱驚鷗欲翔瞻鳥誰屋卓矣介休中
行獨復言不忤時行不絕俗謝交當塗行歌深谷折角
為巾披褐而服禁錮弗知飄然自足乎古吾師欽此遐
躅

說離送趙雖翁歸鳳叔

夫人心稟性命道德學通天地古今用達禮樂刑政澤
及鳥獸草木吾分內事也必伊尹之遇湯傅說之遇高
宗周召之遇武王不然必張子房之遇漢高諸葛孔明
之遇蜀先主庶有濟耳然時豈易遇而予友趙雖翁鄉

鳳叔俱慷慨自許欲樹勲名每見其封事據忠赤切事實無一非節食豆羹之可餐而不餒筍菜饘糲之可衣而不寒使其假風雲之便投魚水之歡有所遇也詎可量哉今日子南還雖紛亦返繙雲鳳叔亦返永豐執手湧金門外回首中原何由逆俾傅周召張葛時平嗟夫紀之廬鄭之瑣吳越之劍二君自愛卽橫之閫之不必於光芒燄天雖矣二君其往侯之南海東海之濱也

書王汝善所藏詩卷後

浙東王汝善與大梁江子我閒中趙庚夫倡和甚著譽韶陽鄧子復又從而和之頗多刺世語危行言遜今何時耶諸君且自埋名夫士固有顯闇於一時而汨沒於後世者矣然豈能終泯泯乎汝善此卷於嚴霜大雪時酌大白舞長劍曼聲謳之便可馭風騎氣也

九峯先生集卷之二

九皐先生集卷之三

宋南海陳仕衡邦銓著

都門送杜樞院

荼荼中興葉勳庶咨明輔鋒車召黃扉端笏拜西府昔
遊諸筵班倏接儀曹武庶幾進讜言竊職萬一補璠琚
剛珉玦櫪枏襟榛楛鏡幾祈慶許廣謀梁柱云何夢
傅時而乃與嗛伍指圖覬金甌進箴騁玉斧旦夕尚遂
巡調劑竭肝腑志竟不可諧激身謝鴻羽道豈榮抽簪
思恆記銘銜公行且居東交歸謁朱戶

九皐先生集卷之三　一　詩書齋校刊本

黃檍劉敞趙蕃王元野會講祐國僧舍

城角曉方罷齋鐘時一鳴良候屬春暮求友來嚶嚶吾
儕二三子脩誼悅同聲相期辨初志觀履規安行道豈
講解得學以磨琢精釋氏辨一心且不斷脩名齊盟共
商求勉旃在明誠

閩徐布史棨仁

寄趙伯瑾

生還今日寸心明客淚初收恨亦平豈有安危關一疏
不知流逐到諸生錢塘江上船猶待玉枕山前屋未成
試南徐忠劉子政也應全不爲脩名

贈福長老

雪湖空山白日巢
醐呂監簿叔朝垂示試茗
議論風生神采端一身不保更論官泉聲此恨誰能訴

雙樹林間結草庵拈花一笑并瞿曇元風樣葉餐亭午
堂下門徒且放參

建昌憩李尚書山房時曹公新修齋舍

舊里鳴坷一下車蓬山西視更誰如木天清夢何人到
花雨空林有客居樓迥更堪看鑑澤雲深猶自愛匡廬
高齋曲館新增色韻盥尚書萬卷餘

過金壇遇劉宰

故人遠倣更問驛下西關製錦誰能似鳴琴爾自閑京
江三國地斗野五州山去矣發霜蛾烟波照白綸

答趙宗白宣州寄詩次韻

三載樽罍信到遲偏勞雙鯉寄相思元暉有與期頻訂
太白曾游亦自奇願我嘗爲秋圃客知君不廢敬亭詩
未須更道澄江練只候飛鳧上赤墀

與客西湖上感事

湖頭雙槳藕花新五嫂魚羹麵院春只道西陵松柏下
繁華客更何人

聞張山翁入黃鶴山

采薇黃鵠嶺投迹去無蹤我亦從今逝浮雲四百峯
蕭寺是縣烏倦早知歸但有黔婁婦猶堪老布衣

游曹溪六祖寺

智藥曾過此溪源掬水香西天傳盛至南海見龍藏菩
薩一心竟伽梨六代長千年法珠在持得照迷方

登西樵後即往羅浮山 趙侯新闢山路至絕頂

大科百丈與俯然東向朱明七洞天躡級脩衢通絕巘
鑿空靈殿翠飛煙鳳毛五色天巖上竹簜千秋石室前
兩入名山勞蠟屐安期于世竟能僊

石竹花

風搖衡浦岸邊涼露結江皐葉上霜小玉移來牕檻裏
翠霜供落冀心水不流荊軻何用詠劍術轉堪羞

不勝愁思滿瀟湘

長林館

司空修史王官谷貞白藏書句曲山我愧汗青無日就
深林空自掩柴關

鄭寺丞鄧山長來訪林中

噫傷彩鷁下江干村北村南催子看呼酒咄嗟欣有客
住山家落幸無官不慚屠士新藤帽亦醉田家老瓦盆

君愛幽居尋舊好幾來林下共清歡

雨中

蓬窗竹戶小園東溼盡殘紅又淺紅羨殺烏栖深樹穩
豆花雖落雨聲中

五十

早衰方五十短髮已成翁客向閒居謝詩因老病工殘
更啼絡緯細雨落梧桐明日晴當出看山興未窮

柴門

豈少安危事柴門獨倚樓溪濛通舸艦林已叫鉤輈歸
鬢霜供落冀心水不流荊軻何用詠劍術轉堪羞

贈南大雪

海凍珊瑚萬里沙炎方六出誰成花洛陽縱有行春令
誰問衰安處士家

讀景泰福州記書

冬雖與邦海鑑移忽逢記夏配天時小臣不死留雙眼
東向行都望六師

夫何一佳人兮南漢之後宮靚新粧之姽婳兮淡顧色其丰容奐錫名之特異兮曰既潔而且馨荷昭質其或虧兮楊斯名之稱情既承恩於非墅兮紛獨有此婷節焚椒蘭而薦芳兮濯溫泉以自潔邱墟忽其零落兮顧原野其清霄泉何能以擢秀兮枝葉嬝娜而敷榮謂芳華於朝露兮翠蓋變於羅裙比蕣華之屢殊兮類青家之昭君貯黃舟之天香兮散菲菲其滿室墜玉雫之無瑕兮揚傾城之國色想英靈之未泯兮豈以生死而異心忍爲人而作春妍兮期拳君之玉音儻攜衣而一試兮猶有攘昔之故態也普一白而不濡兮洗六宮之粉黛也彼蘭美於生前兮香隱碧而成花睡海棠之未足兮羌敗國而亡家跨瓊燕之遺裝兮具已成乎塵土孰若此花之伺神兮竟留聚於萬古嗟何繁刻於衆芳兮獨見遺於簡編豈托身於非所兮徹厥美而無傳獨悲夫此花之不幸兮荷流落乎人間彼冶容而倚市兮咸安慙而堆髻豈知俯潔之可寘兮驚眷之不可褻也綃素衣之縞縞兮恨緇塵之見涅也嗚呼故宮廢兮煙樹蒼蒼疑冢淒兮秋草黃獨花田兮千載紛紛人而蘭芳

先是劉銀官人名素馨者始種此花宮人死而花以素馨名至今廣州城北有劉王花田故云公竟二十二而卒有林館集二卷傳於家

龍津士者白沙容幾載流離歸未得何時同有理田園
底事奴奴走南北緬思先世本儒林詩應賀裴紹猶紛
傳家一卷魯靈經直上青雲登仕籍一官佐邑理武偃
翩翩遠播毛生檄共楚山川攬轡看淮水河流經歷歷
中原風俗猶存古前代名賢有遺跡父老爭迎少府車
士夫快覩文章伯琴堂日永公暇簡案牘紛紛委積
持心廉謹務律己處事公勤思稱職蠻陲出入不辭勞
朝履東郊暮南陌春風鼓櫂長桑條夏隴瓦瓦多秀麥
致使戎馬窺南溟衣冠文物染蠻貔樂業華富實如浮萍

數家破屋困微求幾戶編氓頻力役救時先務賦役均
生聚終斯田野闢民風舊習擬不變更奘多端思盡革
上副吾君旰食心下使黎氓均感德要追卓魯歌善政
茵俾龍韜虎略志長懷報國丹誠早爲憂民自
閒思故里數畝田比似成都桑八百大兒采桑可躬耕
小女辛勤足供織歲時伏臘儘優游不向他人仰衣食
先廬風雨待重修故塚松楸欠封植每逢寒食倍思親
翘首東雲長嘆息滿溝泉想舊盟庾嶺梅花尋故識
他時解印賦歸來社里祥狂伶親戚款段車乘馬少游

柴桑酒醉陶彭澤錦水溪山依稀好白沙風月今猶昔
我來波此一鏡平楊柳夾岸相崢嶸乘風高步臨江亭
亭前碧水通蓬瀛水上羣山羅翠屏水流富貴千年恨
山鎖興亡萬古情流傳奕葉世相承舉國人觀鄉邦寧
宋朝牧守多名卿宦游英俊皆詩鳴翰墨揮灑天人驚
湖山草木增欣榮盡橘絲柳翠煙輕十里珠簾捲暮晴
隔花臨水自娉婷中流鼓枻揚歌聲一從南渡失經營
君臣對此忘恢復京倒戈戮將罷征權奸竊柄亂國經
致使戎馬窺南溟衣冠文物染蠻貔樂業華富實如浮萍

百年宇宙仍分爭東南貢賦來揚荊風波浪泊綿遠汀
瞬息千里無留情商金大賂貝鏤瑣倉廩豐溢府庫盈
我來越國且暫停一場弔古酹江靈岳王墳前秋草青
蘇公隄上碧波澄古今豪傑同凋零惟有忠臣賢士千
歲留高名元大德元年秋七月望日萬象州試優縣拥
翁子復書

右九峯先生集三卷宋南海區仕衡邦銓著先生事蹟附見阮通志曾孫禹民傳中是書暨文志亦未著錄子部錄所著理學簡言亦云未見宜棡伯先生有遺世亂亡志乘缺載之憾據定中爲太學生時上書論賈似道誤國不報南宋末太學之權輒欲驅逐宰輔張浚所謂以布衣持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其言雖出於私而其言亦未始不當理也然陳琅少陽集　四庫提要亦謂其志在匡時言皆中理所指盤者皆人不敢觸之巨奸所指陳者事後亦一一皆驗是其事絲毫國不出來

名故儒者以忠義予之而遺文至今傳述焉先生杭疏事向一例孫西樵裒輯先生與樂清劉敞吉水鄒颺爲莫逆交今說隱送鄒颺叔等文劉敞等會講祁國僧舍送劉聲伯赴南安軍職暨聲伯謫還諸詩並見集中劉敞爲撰九峯書院記亦附見集中則所言當不妄二公危言動紙屢觸權奸當國家板蕩之時瑣尾流離抱節而死則先生生平亦可概見吾粵宋人文集流傳絕少顧屈翁山廣東文選不錄其一字僅存楨伯先生撰序豈未見此書耶南海葛志有傳藝文畧亦已著錄

慈湖遺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雅

序

序一卷記一卷書一卷祝文一卷行狀墓誌銘文講義跋銘一卷賦詩一卷家記十卷紀先訓一卷附錄一卷爲正集又維文一卷孔子閒居解一卷並附錄爲續集曰慈湖遺書明周廣編次者（見日本內閣文庫漢書目錄）先生學行史乘記之詳矣檮昧如鏞奚敢贅一辭哉聖殂道衰學術久裂乾坤幾乎息矣大道原於易而言人人殊莫識根源焉先生之言曰一者易之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鳴呼先生之學盡見乎是矣一貫之言或說曰仁或說曰誠或說曰孝紛紛然也一爲道本天地之原也惟先生獨識其然故其解經立說率以一心貫道而嚴謹乎意念之動蓋自子貢歎性與天道不得聞諸夫子而性道之本遂爲後世濛學者所支離性與天道非二也易以性命連言而本諸乾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天之道本一貳則

惟先生得之而其確然有以自得于曾思之遺意則亦解悟超識力眞之效壽鏞讀先生書好之而弗厭謹校而刊之特著大義于簡耑俾後學知所循守也考明史周廣字克之崑山人（案太倉舊時屬崑山）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御史疏陳四事幾爲武宗義子錢寧所害謫懷遠驛丞終南京刑部右侍郎例得附書清馮可鏞輯遺書補編一卷慈湖世系一卷年譜二卷並刻於後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金谿之學以簡爲大宗所爲文章大抵敷暢其師說其講學純入於禪先儒論之詳矣其論治務最急者五事次急者八事大抵欲罷科舉以復鄉舉里選限民田以復井田皆迂闊不達時勢然簡歷官治績乃多有可紀又非膠固鮮通者蓋簡本明練政體亦知三代之制至後世必不可行又逆知雖持是說以告世世亦必不肯用不慮其試之而不驗故姑爲高論以自表其異於俗學霸術而已及其莅官臨事利弊可驗而知者則固隨地制宜不敢操是術以治之故又未嘗無實效也宋史本傳載簡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己易啓蔽諸書其目甚多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如語錄之體十七卷紀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眞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與振孫所記卷數多寡不合而集中家記內各條又有別標曰見遺書者疑先有遺書三卷初本別行後又裒輯諸編共成此集仍總以遺書名之猶之王質雪山集有三卷之本歟

慈湖遺書十八卷

宋楊簡撰陸九淵之學近乎禪而非禪其全入於禪則自簡始猶王守仁之一傳爲王畿也然畿多空談簡則有實用畿不矜細行簡則不失爲正人故是集得傳至今焉

慈湖先生遺書序

侍御史秦君祗命按大江之西不踰庶政罔不協於一馴致融洽則深惜夫俗學惟馳鶩口耳俾聖道不明於人心畏難苟安恥論懼蹈支離爲功辟若汎江河望茫森罔知源委若啖蔗脆服綺穀罔克問粟帛雖行以習莫著莫察乃出舊所藏慈湖先生遺書若干篇手自勘讐得十有八卷復節縮稍食以鏤諸梓將眎夫世之學者比訖功遺予一編讀且繹既終卷則識夫所謂天命之正與公人心之靈與廣理欲義利毫釐千里之異爲學存省體充先後緩急之序古今禮樂制度之變之詳天地日月鬼神曆數高遠運行之奥之幽人倫庶物之巨之細之要規模條貫闊大森整而詩文若賦諸什皆溫潤爾雅不規時好作俗下語沛乎若有契遂不辭贅言簡端於乎士君子爲學以自命於聖賢必託諸言以昭示無極然立言亦未易也精思力踐恍然有悟措諸詞說氣昌而意足以不背古訓道斯至矣有宋專門文章無慮數十家其言卒澤於道可以俟百世而不惑則惟濂洛關閩之學爲然蓋其學以窮理尊道爲本以明

體適用爲貴式是古訓以迪知忱恂靡有他適其或未得蚤夜孳孳不遑寧息眞若卒歲者之於衣褐若農夫力穡以必求有秋又有若致遠負擔不弛於肩以求必造視古聖賢同賦均予弗敢多讓體認既眞積習漸以久乃由中以出推於人人敦典厚俗凡上下內外罔不章敘孚格比播諸言明粹洞徹指深慮遠與古訓若合符節於百世之上天下後世讀其書得以引伸觸類感發本然以不迷所適以不甘與草木鳥獸同罔罔於化育於乎君子之學至於是其效不亦遠且大哉遡厥所

繇亦靡有他自吾心之正以求諸道優柔涵泳用俟自得焉耳慈湖先生姓楊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宋多茲特其什之四五耳然非侍御君篤信而好之亦并歸於散佚也已先生姓楊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宋乾道中進士終寶謨閣學士侍御名鉞字懋功正德甲戌進士盡與先生同邑云皇明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冬十月庚子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宗禹謹序

宋史列傳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辠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辠必撓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

撫幹臣尹張枸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眾大和悅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鬻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

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滌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

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坡籍尊敬賢士私謁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軍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辱意良久得釋癸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鬻家第宅踰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讙踊名楊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

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踧踖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鴈部員外郎老稺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輪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

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祕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啟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五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各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慈湖先生遺書目錄
卷之一
序
周易解序
春秋解序
詩解序
先聖大訓序
曾子序 已上出訓語
陳規守城錄序
慈湖遺書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記序 已上出甲稿
卷之二
記
申義堂記
內訟齋記
莫能名齋記
詠春堂記
參前記
達菴記
昭融記
絕四記
樂平縣學記
臨安府學記
樂平孚惠廟記
饒娥廟記
二陸先生祠堂記
磬齋記
永嘉郡治更堂亭名記
慈湖遺書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永嘉郡學永堂記
敬止記
連理瑞記
深明閣記
知樂亭記
賢豐齋記
著庭記
永嘉平陽陰均隄記 已上出甲稿
時齋記

安止齋記
節菴記
和孺記
憤樂記
復禮齋記
安止記
歸然齋記
默齋記
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永堂記 已上出遺書
卷之三
書
學者請書二首
過庭書訓
汪文子請書
詹亭甫請書
王子庸請書二首
永嘉張直翁求居處恭發揮數語
日本國僧俊芿求書
贈陳伯量
與張元度
贈毛誼夫
書邁項吉甫
送子之官
贈錢誠甫 已上出甲稿
卷之四
祝文
謁宣尼文二首
先聖祝文
紹興府元日釋菜祭文三首
先聖
先師兗國公
先師鄒國公
祖象山先生辭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奠徐子宜辭

奠高處約辭
祭孫元禮尊人文
祭沈叔晦文
祭袁之屏文
祭舒元英文
祭趙子欽文
奠呂子約辭
奠舒元質辭 已上出甲稿
卷之五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出甲稿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宋母墓銘
半亭高祖墓記
蔣秉信墓銘
舒德彰墓碣
鄒魯卿墓銘

鄒元祥墓碣
鄒元祥尊人墓銘
家婦墓銘
葉元吉妣張氏墓誌銘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文
永嘉勸農文
講義
吳學講義
跋
跋汪尚書達古字碑刻
跋扇氏李氏墓碣
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
書馮帥功
銘
中庭呼召磬銘
雲石銘
慈湖書屏

馮甥詩書屏已上出遺書
卷之六
賦
廣居賦
南園賦
東山賦
蛙樂賦
月賦
心畫賦已上出甲稿
詩
明堂禮成詩
內丹歌
登石鼠樓
石魚樓二首
寶蓮官舍偶作
遊樂平明巖
慈湖六首
送黃文叔侍郎赴三山
熙光
明融三首
詠春
丙子夏偶書二首
偶作十九首
丁丑詠春偶作二首
丁丑偶書
乾道撫琴有作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胥必先周元忠奕二首
偶成五首
夜蚊
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谿留宿本縣

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
題將作軍器二監
和擬舉留題縣驛
賀朱倅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賀王使君
上耿泉使生辰
上鄧憲生辰
代馮似宗壽樸文昌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二首
喜雪次陳書韻
蒙檢詳封送與諸同朝倡酬
壽葉倅生辰二首
賀傅憲生辰二首
壽趙泉使二首
臨安張帥生辰詩二首
次韻吳機宜
次韻吳天機已上出甲稿
偶成二首
示葉元吉
偶書三首
慈溪金沙岡歌
大哉
謁秦伯廟
偶作
贈野牛
滿水巖禱雨詩二首
蒙訓
金明池
歷代詩
三皇五帝
夏
商
西周
東周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二首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已上出遺書
卷之七
家記一 已易 汎論易
卷之八
家記二 論書 論詩
卷之九
家記三 論春秋 論禮樂
卷之十
家記四 論論語上
卷之十一
家記五 論論語下
卷之十二
家記六 論孝經
卷之十三
家記七 論大學 論中庸

卷之十四
家記八 論孟子 論諸子
卷之十五
家記九 汎論學 論文 論字義 論曆數
卷之十六
家記十 論治務 論治道 論封建 論兵

右家記三卷分爲十卷其間汲古所編誨語并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二書皆與家記大意相同今查係重出者止於各條下註互見某書若

二書所載家記原無者附於各條之後註出某
書
卷之十七
紀先訓
卷之十八
附錄
實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文忠西山先生眞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文忠西山先生眞公跋訓語後

慈湖先生遺書目錄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一

序

周易解序

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爲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眞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一者易之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一雜者名之曰坤其一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麤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尙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

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爾

春秋解序

某敬惟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爲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爲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脫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已明繼此章爲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至焉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烏摩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明彰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遷訛載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詩解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烏摩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

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它本心也由是心而昂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適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平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先聖大訓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某祗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於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皆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覿無覩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於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證羣記裒而爲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後學之惑非敢以是爲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胥正

曾子序

聖賢之等不同聖賢之道同道也者所以明其無所不通之稱惟同故通不通無以謂之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則奚特聖賢之道同雖愚不肖之道亦同惟愚不肖由之而昏賢者由之而明聖人由之而大明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旨至於今人致其疑孔子歿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學者至是益疑烏虖夫何疑吾之所以事親者此也無所庸復致其思尚何庸復致其疑曾子以物者此也吾之所以事長者此也吾之所以應事及爲忠恕而已而學者疑而遠之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似大而小似通而窒正道不明意說陷溺曾子之書世罕傳誦小書幼紙訛脫爲甚哉乎將遂泯絶而破學異說蔓延充塞甚者詞人墨客俳語戲論淫談穢辭則相與沮豆特書大冊溢案充宇痛哉人心安得不胥而入於昏謬熟爛愈陷愈下之汙瀦謹取

曾子之書參古木而釐正之間釋其疑義尙俟同志者相與扶持正道反人心歸之正慶元二年夏四月四明楊某謹序 已上訓語

陳規守城錄序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自孔子歿孔子之徒又歿而士大夫率莫之思莫之行嗚呼人非木石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卽可使如一家四海之內皆吾赤子何忍取赤子而殺之然事有本末法關盛衰某有志於武備踰四十年前數年始得陳規守城錄其言條理至詳某於是於守備頓省懷慮待制陳公初鏤版於九江今士大夫罕見此書取諸九江以納東嘉郡庫某卽命多爲帙將以分遺士夫以廣國家武備又慮觀者不本於四夷之守不得已故書

鄉記序

權發遣溫州楊某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爲堯舜特動乎意則惡日用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此固不可得

而書今姑倣周官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孝友睦婣有學
邑官之賢者與主記之賢士又能書其德行道藝則尤
其善者書善不書惡其敬其審某願與四邑之士夫軍
民共由斯道嘉定三年冬十有二月 已上甲稿

記

申義堂記

嘉泰四年春昌國葛令君訪某於慈溪之石魚對語從
容及邑學忽作而言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願某申之某
欣然奉命令曰此人心所自有惟申而明之爾某於是
益喜其言至當厥明敘而書之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
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
也大哉斯言啟萬世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
親有不愛敬其親者非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有不
後於長者非人也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
而知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
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感於物而昏
也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爲
禹曰妄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心卽道也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事親事長乃天地之心列聖
之道可不自知可不自敬乎

內訟齋記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予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恥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大哉改過之道乎有過而憚改者不能自訟也惟賢者爲能自訟惟賢者爲能改過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成湯之聖改過不吝子路大賢聞過則喜子貢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仲兄不特內訟而已又書以名齋人皆仰之之道也此周公之道成湯之道也此孟子之道也此先公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此天地之道日月之道四時之道萬世百聖之道也某起敬起恭謹發其義慶元元年正月書於行在所仙林寺之北官舍

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陋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

奉親偶得在宜僧屋於寶蓮山之巔師君雅禮士爲更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摹之乃創書室於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哉曰壯哉快哉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白濤際天越山對揖衮衮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暮晦明變態百出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頤迷沈溺外景要不可謂眞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櫻觀輝明煙蔦翠蒙模寫不可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頤迷沈溺外景要不可謂眞識湖山反而卽諸本眞斂其放情落其外慕窮靈窟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傍通百川會同歸宿於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爲樂亦熙熙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頤迷沈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眞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絶識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疏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鼇風怒

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雲飛鳥啼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廛與其麋鱗比萬屋人物往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嘲曰既曰莫能名又曰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某曰常淳熙乙巳仲春楊某記

詠春堂記

昔曾皙莫春沂水之詠學者熟視不見泰山之形恪也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瑩明其旨予曰入而事親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別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旨也其言其動其旨也傲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是勇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扃予又曰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是宜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疑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也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虞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毕曰曙名若時時是也以不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之旨也請銘其西房曰勿

齋凡動乎意皆害道凡意皆勿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槩無踰斯四者入斯室者能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藥矣又請銘其東院曰熙光光之光緝熙斯道不動乎意熙和而理亦詠春之旨也其左曰昭融昭明融一即熙光其右曰修永修永而無息者即熙光即昭融即詠春之旨又其別室曰喜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不可思也曰止所易曰止其所也斯止非難無勞與意斯旨非遠無勞索至斯止在筆端光照天地嘉定三年敦牂相月書於慈湖

參前記

循理齋長及同舍求兩字於齋前壇上仍求記某書參前二字又記曰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實直無他無意也無說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敬而已矣無意也無說也此無意無說之妙虛明純白

曾子曰嗃嗃卽文王不識不知卽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卽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曰輝光曰光明書又曰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此也此見非思非爲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僞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平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白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某深感聖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蓍明故奉同舍之命而書嘉定二年牡月同舍生具位楊某記

達庵記

慈湖楊某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謂幼侍嚴君朝夕翼翼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有樂融融怡怡則於今不知始終也某不勝起敬起愛曰斯心卽天之所以清明也卽地之所以博厚也卽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也卽古今聖賢之所以同也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爲達也仲禮言庵依祖塋羣峰拱翠壽親大觀又時節展墓策杖周旋足倦則憩於亭扶侍先後猗歟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此舉之光而不自知卽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卽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曰輝光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此也此見非思非爲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僞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平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白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某深感聖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蓍明故奉同舍之命而書嘉定二年牡月同舍生具位楊某記

達庵記

慈湖楊某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謂幼侍嚴君朝夕翼翼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有樂融融怡怡則於今不知始終也某不勝起敬起愛曰斯心卽天之所以清明也卽地之所以博厚也卽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也卽古今聖賢之所以同也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爲達也仲禮言庵依祖塋羣峰拱翠壽親大觀又時節展墓策杖周旋足倦則憩於亭扶侍先後猗歟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此舉之光而不自知卽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卽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曰輝光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此也此見非思非爲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僞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平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白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某深感聖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蓍明故奉同舍之命而書嘉定二年牡月同舍生具位楊某記

達庵記

慈湖楊某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謂幼侍嚴君朝夕翼翼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有樂融融怡怡則於今不知始終也某不勝起敬起愛曰斯心卽天之所以清明也卽地之所以博厚也卽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也卽古今聖賢之所以同也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爲達也仲禮言庵依祖塋羣峰拱翠壽親大觀又時節展墓策杖周旋足倦則憩於亭扶侍先後猗歟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此舉

之光而不自知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思自備五常君親忠孝兄弟悌良夫婦倡從賓主迎將應酬交錯不可勝窮而其實澄然寂然變化孔彰斯妙也自古謂之心又謂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洞照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惟動乎意則始昏作好作惡物我樊牆是非短長或探索幽遐究源委徹淵底愈乖張故孔子諄諄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以箴學者之膏肓斂其雰霧出其昭明融一之光

嘉定二年陽月四明慈湖楊某書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窒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日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於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皆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

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

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纖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於無窮無始無終非眾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況於費辭善說何辭寶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鄙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於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悟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絶之其誨亦隨以

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於固乎尚無所知而況於固乎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立我立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育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絶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於此某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義非無而必以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荊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黃灝顧瞻先聖之宮與夫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以使人興敬以助教養矧行都四會觀仰大化本根告於帥請於朝朝旨惠然從請明年孟春經始越壯月告成闢基崇宇萬目具瞻自昔到今幾於百年始克鼎新大備屬某識其事以發揮先聖垂教之大旨俾後學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不精神無體質無

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知及之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聞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榦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本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

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又曰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有過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絕學者門弟子欲記其言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絕四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日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月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顏子三月不違三月而往微動微違不遠而復不動如故純明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

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朝散大夫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楊

某記

樂平孚惠廟記

吾邑之所崇敬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追邈畢趣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

刻石昭紀事節而宣和四年縣尉沃彥所書號止威惠爵止公使觀者惑焉不可讁按元符三年賜廟號孚惠崇寧四年封廣利侯宣和三年封威惠公建炎三年封威惠王四年加號善濟紹興二十一年加廣祐三十年加忠烈廟本於信之貴溪自鳴山樂平實爲旁邑邑民詣其祠致禱者衆乃奉香火歸於縣治之西南二十里亦有山焉高倚如屏泊水東至拱揖其下於是建祠不忘其本宜亦曰自鳴山聲傳浸訛唯曰鳴山於戲神之所以靈者以能弱冠起兵報不共戴天之讎追牛昌隱至貴溪祠所殺之兵至之日風烈雲湧水泉騰躍山谷自鳴故遂以此名山自此祠而祝之神應無方威靈累著當旱霈澤感應如響變化飛擊蕩攘剔寇異迹陰功莫可殫述神何修而得此神心至孝痛切勇決寧死無生必殺昌隱不顧利害一心無他斯乃道心斯卽天地之心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順用而無差順行而無爲可以範圍天地可以發育萬物神之所自有也不可思也不可贊也

饒娥廟記

二陸先生祠記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卽神人心卽道安睹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賢有之人人皆與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棄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爲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愈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途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

荷賾者妄致聾瞽之議當置勿論然則聖人之旨亦得而贊明之乎有宋學者四明楊某起敬起慕而爲之言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小子恪請以磬名齋又請書其說慶元丙辰立秋日書於西嶼之竹

房

永嘉郡治東堂亭名記

郡宇之東有堂焉名清心某心不安焉胡爲乎不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非非云爲變化能事親能事君上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泛應而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行止動靜無非變化而未始不寂然是謂艮止是謂光明艮道光明動靜一貫之妙瀕水小亭曰澄光即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而光照

永嘉郡學永堂記

上蔡曰聖人洗心大學曰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蔡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不繫子曰之下某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覺覺此心清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澄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某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無所不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清之於本虛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千失萬過朋然而至矣甚可畏也某懼學者此心未明又惑乎洗心正心之論某朝夕居乎清心堂之中而不以爲非是清心洗心正心之說果是也亦由是而登也有行有止於是因明艮道光明動靜一貫之妙瀕水小亭曰澄光即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而光照

永嘉郡學永堂記

皐陶曰謹厥身修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不思夫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忽覺非思也斯

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永也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日之永是謂日至一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永是謂月至三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三月之永是謂顏子三月之外猶有違焉雖不違復如雪入水泯然無際而未純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於萬萬世之後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流分本與末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意說也某懼誤學者矧古者堂名不三字更名永堂

敬止記

大人結茅家旁小山先生命之曰敬止求說先生曰敬止無說某當爲之記明日授以此文今附於此櫫敬書

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初無聖賢庸愚之間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禹曰安汝止本之不動文王緝熙敬止即不動孔子爲之不厭豈未覺而爲哉亦緝熙敬止知及之後觀過精微用力於仁守也如鑑中象交錯紛然而虛明未嘗有動也予是知及又進於仁守兢兢欽哉

連理瑞記

慶元二年仲冬之月伯兄命圭持蔬莖連理以示某曰後畦所產亦異哉某受而諦視駭而曰未之見也果異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瑞鬱葱造化神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兄俄而又曰弟亦知復有離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

枝於是恪曰蘇亦連理悔曰嘗見之誠異乎常果駢蒂比實者未之見連實混然者某又省伯兄嘗攜某手徐行東圃視橘實其狀與梅之所見同某退而念吾家一年而有連理之瑞四雛儒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古聖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啟佑後人深入潛化往歲鄉里以潛藩蒙賚舉子蠢蠢詭冒所至而是而吾家寂然二弟群姪勢便力可顧視之若無不惟不作於其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細行不足爲言而俗衰風靡吾家遂爲砥柱某竊自喜先公流化之效至是而

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內而世莫知某每自言曰兄眞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而深得復卦之旨於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恥於聞過兄顧自白其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而兄安而行之猗與盛矣叔弟機仲用改過之力於內而人未之知又其聞鐘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文仲孝友篤志訥於外而敏於中內心發光不可致詰諸子雍雍羣孫濟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數而其大較質而不淳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今茲嘉祥來集不可

外索祥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精此某所以不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厥明書於竹房

深明閣記

漢司馬太史記董先生之言謂孔子之作春秋也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某又嘗觀孔子論國俗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而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大哉聖言孔子既因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筆之削之自謂深切著明

不知學者謂夫深切著明者何道也學者深思力索爲說汗牛充棟與夫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神氣風霆庶物露生無非教之大旨果合矣乎有不合焉雖多亦奚以爲然則何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教烏虖先聖既載諸春秋又啟明其道如右其爲深切著明也滋甚何庸贅雖然亦尙有可言者出則事公卿居處執事語默揖遜卽四時風雨霜露也卽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也慈溪主簿永嘉張直翁致其外

翼沈仲一之意復以其書至曰熙豐間不立春秋學官

士非新經不學當是時族曾王父彬老獨好春秋暨遊太學遂摹石經篆本以歸今藏家四世矣近作閣峴南嚴奉之於其上兵侍葉公名其閣曰深明蓋本先聖大訓仲一屬某書扁且爲之記某深有味乎深切著明之旨不勝興敬而書且曰彬老之不從時學獨好春秋此即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仲一作閣藏經葉公名閣直翁致其意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奚職是舉天下萬世之視聽言動心思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皆深切著明也顧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知非思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不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眾人之所自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玉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賢覺齋記

人皆有至靈至神至明之妙卽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不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眾人之所自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玉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知樂亭記

馮甥慕叔作小樓臨水請因水爲銘銘之曰知樂又從而釋之夫知者所以樂乎水者不可以言語解也惟其不可以言語解故先聖亦惟曰樂水而已終莫能言其所以樂之之旨雖繼曰知者動又曰知者樂學者終患其未詳明夫水終日流動而未嘗思爲知者之動如之斯妙不可言又不可知而無出乎日用無出乎忠信先聖曰主忠信忠信不詐妄而已矣初無他巧乃人之主

書庭記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某不

勝起敬而贊之曰大哉聖言著庭以屬辭比事爲職辭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彰何以不亂亂生於意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之光明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萬殊而大槩無踰斯四者聖人深知意之害道也甚故諄諄止絶學者門弟子欲盡記之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絶四動乎意者必謂屬辭比事如此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如彼屬辭比事如此若之何而一易曰艮其背背尙不知其爲一而況於不一不識不知是謂帝則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明夫日用平常之心何思何慮虛明無體廣大無際天地範圍於其中四時運行於其中風霆雨露雪霜動散於其中萬物發育於其中辭生於其中事生於其中屬而比之於其中如鏡中象雖紛擾參錯而未嘗動也不可以爲有也而亦不可以爲無也不可度思矧可剖思春秋之大義在斯嘉定二年窮月朝請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楊某書

永嘉平陽陰均隄記

天府府岸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舟親仁四鄉父老而下銜哀興敬以請於州守楊某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繇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吾邑深慮熟計建埭八十丈於陰均障海潮猪清流又造石門於山之麓以時啟閉以防漲溢給資糧佐工費又經理其旁之逢地以爲社倉俾晦翁待制奏請賑貸平陽十鄉細民不計息遇饑歲併蠲其本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恩今承訃巷哭路弔念無以仰酬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無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筆大書八字并事紀其事乞鑑四鄉同欲之請伸四鄉終身悲戀之思某於是乎惻然爲之書且記已上甲稿

時齋記

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寖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

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即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即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過改即止無庸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之曰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乎季和求齋名書時齋二字畀之

安止齋記

禹告舜曰安安止安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已矣獨舜曰安安止安謂舜心本靜止故伊尹告以欽厥止厥猶安安也言舜大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以意爲之故有四者之序不起乎意融明澄一惡覩四者夫人皆有此止而不自知也先儒以大學爲孔子之言意之爾士莊請書故書

節菴記

州曰饒縣曰樂平鄉曰懷義山曰金銀菴曰節居其菴者曰玉甫其姓王其名珪今或字曰羲民問其所以名菴之義曰叔南安名之其說曰竹有節不可改易霜莫能凌雪莫能凋欲玉甫之守清節不移也屬某發揮其義玉甫所自有自不可改奚俟某發揮然菴之左後有松焉山風入松蕭然有聲此足以發揮其義其南有陂流焉波流湍鳴泠泠其音足以發揮其義環菴皆茂林山禽鳴聲足以發揮其義斯義可聞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思玉甫之節如此某之節如此天地之節如此紹熙甲寅仲春四明楊某記

和孺記

林自本具道馮表伯正之言曰昨獲某和孺二字以銘其室今思世俗兄弟本和多因婦妒致不協伯正懼焉欲某啟諭以防未然之萌某不勝興敬伯正是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友一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伯正皆有是心是心皆具是聖今伯正又能兢兢防謹於未然某無能復措其辭即兢兢無怠無荒而伯正日用皆中庸之妙矣奚可贅忽又思或者往往

以某言爲過孔子曰中庸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夫何疑陬月某敬書

憤樂記

誦先聖之言者滿天下領先聖之旨者有幾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胎仁者覺之純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者無幾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有子

尚未知及而況於諸子乎唯顏子三月不違仁餘月至者閔子歟冉伯牛歟曾子指子游禓裘特日至爾子使漆雕開仕以既覺浸浸仁守故使仕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言足以驗漆雕開知及又用力於仁曾皙於仁守太不及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勇於仁守也憤其猶有未精一歟其樂有不可容言之妙憤即樂不知老之將至無思無爲匪作匪輟無始無終何止於三月不違而已比一二十年以來覺者滋眾踰百人矣吾道其亨乎古未之見天乎子潛之覺非空見乃切於身脩勉

安止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虛明

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視聽言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安焉者動乎意也舜聖人而禹猶致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安非意也不動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安也曰用力於仁者安也安非思非爲是謂眞爲舜曰惟精惟一者常精明不昏純一而無間卽安也堯安安文王之德之純一也曾子嘗信本止矣請嘗安止之旨故書

其辭以賜汲古

歸然齋記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子張尙未知及安知仁守而有仁諸何樂乎山之問聖人不欲遽言者不知幾萬萬其知及者有幾孔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而指水又知學者未必達水之旨繼曰知者動孔子深知學者求道多求諸寂靜多差故曰知者動使人知日用應酬無非至妙知道始可言知不知道何足以言知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然而又曰仁者樂山何也孔子欲言仁者之所領他日與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語及皜皜皜卽不動乎意之旨不可諸子曾子雖未盡樂山之旨亦庶幾矣

人不知歸然之旨止謂高嶂爲奇故發明斯旨

默齋記

季思請名其齋某名之曰默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旨者在孔門已甚無幾而況於後學乎比來覺者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汨於事而昏孔子曰心之

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比日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即喜怒哀樂之妙即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即先聖默識之妙

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國有常典守令首謁社稷視壇壝紹熙三年春二月閻朔縣令楊某既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庭而修築其牆財計匱乏雖弗克極其宏壯而不敢不敬之意於是乎在仲秋訖工某仰惟國家崇敬社稷厥有大義至高至深至神至明未有發揮其蘊昭示今後某偶當其職任其事不敢遜乃起敬起恭從容秉筆而書曰夫社謂夫土之有神也稷謂夫百穀之生有神也其祀事則二其神道則一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不通貫也惟神不形惟神不名天以是健行地以是發生人以是靈百穀草木以是成莫究厥始莫窮厥終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學者詎能片時常久而況於終日乎孔子曰日至謂終一日意盧不作澄然如鑑如日

永堂記

皋陶曰愼厥身修思永永久也古者未有道之名堯曰嘻咨若時登庸時是也此也若順也言乎能順是者將

登用之舜亦曰惟時惟幾惟此爲幾也至舜授禹始曰道心皋陶曰永亦名夫永永悠久即所謂時而嘗無名道若大路然舜特謂夫無所不通之心至於動乎意則倚矣礙矣窒矣非通也故曰人心嗚呼至矣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今月如此他月不如此非永也今年如此他年不如此非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學者詎能片時常久而況於終日乎孔子曰日至謂終一日意盧不作澄然如鑑如日

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日至謂終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顏子三月不違謂三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虛明無體無體則無際與天地萬物盡在吾虛明無體之中變化萬狀而吾虛明無體者常一也百姓日用此虛明無體之妙而不自知也此虛明無體者動如此靜如此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死如此修身而不能永永如此非道也日至者已得此永矣特以未勤未熟故未精未一自舜禹大聖猶以精一相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是永始不可不思思其本無俟乎思而本無斷續者終也熟而純是謂純德孔明是謂精是謂一永亦強名已上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三

書

學者請書

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某不勝喜樂不勝喜樂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某忽覺某心清明澄然無畔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知人人本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卽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某謂忠信者與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吾庸常平直之心卽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卽主本渡河北人亦曰吾之人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卽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卽道已丈人當日

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僞謂之忠信措吾軀於波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焉故能入又能出也此措非措此不敢無意露學者每熟靜縱談惟心悟後實大戴所記孔子忠信爲大道之言益喜得聖言爲證證平常實直之卽道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曰用平常不假思爲靡不中節是謂大道微動意焉爲悲爲辟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淸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卽視聽言動卽事親事君兄弟夫婦朋友慈愛恭敬喜怒哀懼愛惡欲未始不妙而求深故曰中庸庸常也言不可求諸高深也又曰王道平平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心無體段無際畔不可測知故學者謂之高深孔子又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無二心爾非道舍淺而求深離近而求遠置忠信於道之外不知道一而已矣忠信卽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又有學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於不妄語而已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爲道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淸明無際直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事長上爲夫婦爲朋友仕則事君臨民其愛人曰仁其處事得宜曰義其恭敬曰禮其不欺不妄曰忠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無所不通無所不妙孔子卽不欺不妄而言之曰此卽主本主本者乃道之異名非忠信之外復有道也離此不欺不妄實直之心而外求道者斯乃妄也先聖之言如此明白而學者尙疑其有他焉學者自起意起疑自蔽其淸明不起意起疑則日用庸常神明淸明無體無際原始不知其所始反終不知其所終其妙無窮先聖病學者率離此而求深故曰中庸庸常也言不可求諸高深也又曰王道平平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心無體段無際畔不可測知故學者謂之高深孔子又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無二心

學者請書

孔子曰主忠信諸儒未有知其旨者蓋意謂忠信淺者

無二道孔子告人皆開明人之道心而學者率以忠信爲淺者大孤負聖人啟告之本旨也今學者莫妙於無思無爲其不欺不妄之時何思何爲自旁者觀之但可以言變化神明而已如此發明可謂昭然了然而學者猶疑貳更起意求深入荆棘入坎陷吾末如之何也已

過庭書訓

世謂王逸少書爲天下第一吾謂逸少書俗字爾異曰嘗以白象山先生先生驚曰何故予是時對曰鄉間有一富戶爲桃枝細器寸矱盈二十箴緣以小黑漆誠極精

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某家器物也故士大夫恥效之今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用力於字畫也先生笑而無語予又曰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而少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楷和平近於隸蓋今之楷卽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隸故予爲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絶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柳病與歐同而又弱顏方正莊敬

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歐虞柳同凡是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其自晉以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當亦默同此默同之心卽道心顧知之者鮮女旣知之矣其敬之戒之毋荒墜慶元二年仲冬之十三日付恪

汪文子請書

文子畀紙求書所欲言某思古學字爲季卽今孝字本音孝借音學於此見古者造字本旨以爲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後世始加兩羽之習又加一象

學舍焉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然則晨省昏定出告反面無非道者卽天之經地之義也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視食問衣燠寒無非道者卽天之經地之義也父母杖屨祇敬之無敢近卮匜非儉無敢用無非道者卽天之經地之義也夙興夜寐無敢嚏噫嘔咳欠伸不敢唾洟癢不敢搔無非道者卽天之經地之義也學者不知道往往求道於孝之外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以此事君則忠以此事長則順以此於夫婦則有禮以此與朋友交則信以此

使下則惠一以貫之聞文子於事親之間有省焉敬之
敬之兢兢孜孜毋忽

曆亭甫請書

論語謂孔子每每教學者忠信今學者當思其旨聖人
豈姑以淺者教人哉曰主忠信謂忠信者主本也答樊
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答子張問行曰言忠
信行篤敬所謂非於忠信之外復有其道也卽是心而
已矣是心之不欺罔謂之忠信是心之不放肆謂之敬
不放肆之心卽不欺罔之心乃庸常平正之心古先聖

人深明此心之卽道故曰中庸庸常也又曰庸德之行
庸言之謹又曰王道平平初無高深幽遠孔子又謂是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嗚呼
至哉茲所見者豈思慮之云乎忠信篤敬不欺罔不放
肆而已矣不假思慮而後能蕩蕩平平融融混混大再
謂之安安止非止之也人之心本自靜止也喜怒哀樂
之變化萬物吾之散殊而後自信吾之事親卽天之經
地之義吾之忠信卽天下之大道而非有未至焉者而
後信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謂之忠恕忠卽忠
信恕卽恕物先儒乃曰忠體則流而不息恕體則萬物
散殊是猶未信忠信寬恕之卽道未信忠信寬恕自廣
大通融故爲是譬喻推廣之說嗚呼忠信之心無精麤
無本末無內外無所不通但微起意卽失之矣親家詹

亭甫以篆軸累紙命某書所欲書其某謹書某日用進學
之大略願與同志者共講之
非曰智其雖千變萬化而常明曰仁百姓日用而不知

王子庸請書

錢塘王子庸予爲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予究其胷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予告之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語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惟在道所問未嘗不疑蓋曰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因見陽蟬躍然如脫如釋於是乎洞然自是不復如前之疑矣予聞其言喜不能自已予得罪去國將行子庸請益從容問其情乃猶意其猶有未盡予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絶也止絶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絶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慶元二年三月朔書於江皐之旅次

王子庸請書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爲言至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喪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復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況於他乎百無所思純一哀痛此純一哀痛即道也子庸親履此境已至於道順達敬養無放無逸自然爲禮爲義爲忠信爲眾善百行其處家應物事事有條理得已即已不得已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一一中節矣人心即道日用不知因物有遷至喪親而復始純一不雜

永嘉張直翁求居處恭發揮數語

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愿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天天邪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天天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此心至靈惟無放逸或恭或慢或申變化神明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日本國僧俊芿求書

日本俊芿律師請言於宋朝蒼庭楊子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日用云爲虛靈變化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謂之死晝夜常光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起意則昏則非

贈陳伯量

都昌陳伯量主平陽簿同寅幾兩周星從容話別次復求數語以行某深知忠信正直大戴記孔子之言忠信大道主簿亦已自信乎孔子又嘗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所見者何狀耶每每念曰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蕩蕩平庸學者往往率起意求說不思聖人每每戒學者毋意忠信篤敬即道心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

與張元度

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接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於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於靜某曰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舍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爲未能無過某曰有過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既以爲然矣告別復求書數語以歸某蒙之胸中實無說足以稱塞來意辭之不獲乃敘其略而又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淳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於寶蓮山官舍

贈毛誼夫

畫畫皆妙點點皆妙小學家日用其妙而不自知毛誼夫克承先志研精脩懋餘二十年比年相親近忽自知是知匪思是知匪知知及之敬之敬之

書遺項吉甫

吉甫既有覺善養毋怠荒匪思匪爲澄然有光是爲用力於仁非助長非忘

送子之官

堯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安女止而況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死生爲畏甚不易得皐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此字非思慮言語所及可惜可敬之敬之兢業不兢業即禍福榮辱之樞機

贈錢誠甫

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毋或昏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改而止謂過卽改止無復他求易曰變化云爲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能也能以己復我本有之禮禮非私意皆道心之變化已上甲稿

祝文

謁宣聖文

具位楊某敢釋菜於至聖文宣王某觀戴德所記先聖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乃卽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卽大道而不敢輕以語人懼其不孚且笑侮及觀戴德所記聖言以爲證曰乃今可以告學者矣學者亦因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大惠布流四方益傳諸後茲分牧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當有覺者覺者自覺覺非外取卽日用平常實直之心事親自孝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於長幼自序於朋友自信日用萬變自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聖如天之大惠言之不可盡質頗之不可盡者也敢告尙饗

謁宣聖文

祇惟夢奠兩楹垂光萬世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孰非先聖之教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

露生孰非先聖之教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訓昭明某覺此篇信此玆分牧東嘉將以此告東嘉人士以日用庸常卽大道惟毋動意立知如興雲氣自翳其光明當有覺者某內外親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矣敢不敬告

先聖祝文

某洪惟先聖之道廣大昭明無所不包統無所不貫通在天爲乾在地爲坤在日月爲明在四時爲變通在萬物爲生在某爲心心者某之所自有而先聖之道在焉之所以不可及而某中心之所依歸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內負此心上負先聖

先師鄒國公

某少時讀公之書首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之論曰誦心維歎息玩樂謂他日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簪仕以來驚世變之不同嗟流弊之非一日欲盡革之而難於亟欲循循焉又於心中不安惟公英靈百世不泯何以惠相於我後學使此心無愧於古之人無愧於天地

祖象山先生辭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

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
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
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知之士竭意悉慮
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
知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春之簿
廨雙明閣之下某問本心先生舉淩晨之扇訟是非之
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郎扇訟之是非乃有
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
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
有之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可以事親可以事
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
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臨
照四時以是變通鬼神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某乎況於四方之
士乎故聖人遏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遏絕學者
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遏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遏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脫桎
梏清明光大到於今日用云爲變化夫人之喪承訃後

時今既襄奉既祥禫矣玆敢敬致三獻之禮於文安公暨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斯覺未嘗流死生雖異斯覺無極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奠徐子宜辭

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爲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其當哭於寢門之外時疾作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卽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云爲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尙欲與子宜共講仁守之力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遣奠匪邇匪遠

奠高處約辭

同舍弟朝請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楊某謹奉奠於故同舍兒處約高公運幹哀哀處約盛廡近在關外而自坤徂艮亦既數里初不知處約有疾作近莫俄承訃於邑子念卽奔赴而轎卒已散去度再集不可往返哀哀處約某與處約同齋舍又同州里某被命此來甚久不知處約官於此納謁旣晚嗣勤報訪自是一獲再奉周旋而處約遽至於此哀哀處約幽明判

奠孫元禮尊人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故明仲孫君至契嗟我明仲生長富春之山谷間曰龍門富春人士絕少國家三歲舉士能秉筆具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焉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孚器其子弟從其教烝烝於善盛哉可謂難得矣而明仲純恪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者閱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頓異曩時及其爲里正也公移方急嘗曰出入吁陌奔走應辦憂勞苦辛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某至於今猶識明仲斯言明仲方日進不已忽焉大化天地間失此賢哲誠可痛嗟千里寓誠此誠不隔明仲清明終不可殞滅當聞某此言尙饗

祭沈叔晦文

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

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故友人沈兄叔晦通判國錄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思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之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於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

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蓋天下其之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恫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苶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善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從容乎周旋善言善行矣可悉

墩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窺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莫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袁之屏文

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迹若不至甚洽而其心則甚親者某與之屏之謂也吾人義以爲質惟義之爲親全體忠信坦然而無藏襲有如之屏海內幾人先聖明忠信之爲主本某亦深信質直之即道愛之屏之有此深敬深

念曷物喻之何啻於己獲希世之寶所恨異邑不得朝夕從容相與周旋乎仁義道德之妙中道而往何去我之謂哉向如此今亦如此欲觀之屏之正體自之屏不能以自知而況於他人豈可以心而思耳而聽目而視

祭舒元英文

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迪功郎新邕州教授高宗商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元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晨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淳仲兄謂傳聞

多失實尙須審問旣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又自越來同哭於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感動亹亹可觀使元英得志行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不可望哭東南於黑龍潭嗚呼元英必饗此奠

祭趙子欽辭

具衙四明楊某謹再拜遣致一奠之禮於故友人趙兄子欽節推之靈嗚呼念哉子欽天族賢行推高豈曰爲異由道而行惟行乎庸衆所不能之中故人咸敬輿論崇褒一見之亟及易交雖轉旋曲折乎陰陽九六之間難疑問答徐而聽之而亦有所謂得而非思行而無勞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淸朗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緘辭寫衷中間合離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某同此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

奠舒元質辭

承議郎楊某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沒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斂衽而師之其賢可想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好為己勝者楊裒之失言出祖之失禮速貧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皦皦之論曾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寥寥乎千載之下知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吾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者而已矣忠信人所自有而自知其為主本者無幾元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從游之士蒙被元質之啟佑聞亦有知元質者矣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為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眾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某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志以緝熙於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某之奠元質之心惟某知之嗚呼元質嗚呼元質已上甲稿

絲湖先生遺書卷之四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名九淵字子靜其先嬀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吳令四十世爲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稟

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喜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過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倣而無壞鞾至三接手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卻不受季兒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遜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闊眼而實勤於攻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於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某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

興起者甚眾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
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
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眞三
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
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
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
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
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
雅故聞其大概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

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
爲不正有可以形跡觀者有不可以形跡觀者必以形
跡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繩人則不足以拔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
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扃宅矣嘗攻切問
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
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
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
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沈粹

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惟默聽俟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卻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

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惟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原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雨造有不持狀惟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其約求明

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漫津坡陁不能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軟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

於備禦義男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廩鹿可至累政欲脩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眾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恥吏惟好衣閒觀至是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

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榷杜姦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匿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姦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賈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

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

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傭值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逾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

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除已雲交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疏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箚筆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於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盡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晏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卻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敘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

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於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狀出甲稿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爲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僞學舉子文字由是

大變不敢爲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僞學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摳衣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卽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淸叔曰渭叔蓋頓有覺焉後移書襄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聲當戶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爲論

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其甫賢遂聘其兄之子雖甚窶窶焉爲親故洪雨苦乏親喪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周之衆人咸以爲難篤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正月戊戌葬於其鄉之董墺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

人心虛明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宋母者嚴陵王氏祕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母節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陸先生於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叔瀟然修潔亦承事陸先生家子伯微亦言其瀟然修潔修叔遽丁其母憂旣葬持其所自記母王氏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觀其四歲喪母哀慕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己出及禮如成人歸金華郡守宋子華之子沆字叔子三十而寡長子甡纔十有二次林卽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旣久或告以歲月尙賒何恃能自守王氏泣曰女不讀禮乎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古志嘉明甡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王氏誨之曰汝無恙時講道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衆每使學者熟味論語學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效舉子習小技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冠帔請於舅乞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遣之從游大見稱許其舅欲以政事任甡王氏請曰傳長法也恐難以卑踰尊況孤貧之人越受恩榮萬一不克

貧荷則上孤慈祖之恩下失嫡母之望不若聽其修身俟命後性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祿養姓字茂叔不幸蚤死呂子約哭之爲慟王氏通詩禮史傳不爲辭章見世之婦若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以爲非處逆順事泰然無喜慍其家三世衣無常主爨無刖膳少長良賤不聞忿爭皆王氏化之後居隆興開禧三年冬十有二月己巳以疾終壽七十有四明年嘉定改元冬十有二月壬申葬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鷺嶺孫男九自適自道自逢自迪自述自逸自遠自達自遠自逸四明楊某

銘曰

宋母節義秉心不貳此心卽道學子疑貳

半亭高祖墓記

朝請郎權發遣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公事楊某字敬仲之高祖考九府君諱論居於明州今爲慶元府之奉化縣之忠義鄉之半亭歿而葬焉四子伯與季及其子孫多環而居之叔子無嗣仲子諱宗輔卽某之曾祖考獨徙而居鄞故曾伯祖考及曾叔祖考之子孫從而徙焉者亦間有鄞先大夫始又自鄞而徙慈溪先大夫乾

非懼卽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參錯具有而實無如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皎而日月無思曾子曰皜皜謂此也日至非果有所至不動乎意澄然昭然一日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日至自古到今知道者千無一萬無一故學者以知道爲至聖人與人羣居不得不因人爲言月至亦非有所至澄然昭然一月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月至顏子三月不動乎意故曰三月不違仁某得之先兄和仲曰同舍蔣秉信因聞歌朝中措之詞而忽有覺某厥後屢奉秉信周旋灼見秉

信之果有覺非學者所知今其云亡其子行中求言以發其幽光秉信之光非幽所可閒秉信諱存誠自其上世居四明郡城中小湖之西南曾祖諱俊明金紫光祿大夫祖諱琚大學諭父諱從儒考秉信幼不好弄母滕氏鍾愛之曰當成大器娶任氏盡以奩具助嫁諸妹全身布衣見人所行當於理必贊必譽有違乎理必告必

此自古學者通患聖人知學道者率求之高深幽遠特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洪範曰王道平平聖誨諄諄聽者藐藐某之爲樂平也舒同年之弟揚字德彰所居伊邇節朔相過暨某拜國子博士之命也延某於其別圃而餞焉於今幾二十年其子綸以計告卒之日嘉定元年季春己丑葬之日是年十有一月甲辰墓在長城鄉餓娥廟冢之右麓新權知興國軍許公錫狀其行曰孝友曰睦婣曰任恤曰文雅與鄉貢雖未仕而道無窮通於韓溪之青嶂嗚呼秉信之善人所共知秉信之心人所未知人皆有此心多不自知友人楊某書

舒德彰墓碣

孝友睦婣任恤之外求道銘曰

德彰之行平夷大道之妙在斯百姓日用平平常大道
之中而不自知顧舍之而慕奇

鄒魯卿墓銘

某爲樂平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某
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與名近仁字魯卿又來
訪道某與語從容翼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
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
而疾作仲夏癸卯忽盥手振衣而坐召子曾曰吾心甚

明無事可言爾輩脩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元祥
以訃來予哭於寢門之內曾不憚脩途至通名予意魯
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予哭曾哭而拜予答拜唁問既
久留終日知曾因元祥而又覺曾請銘其父墓在龍田
山之阿魯卿祖諱聖從嘉州文學父諱孟登進士科初
尉建德後陞興鉄參爲魯卿質直不事文飾以孝聞惡衣
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或干以非義則介焉弗受告以
有過則斂衽謝服所當爲雖強禦弗畏以特恩爲靜江

孔子歿月至日至者又歿誰其嗣之孟入聖域濂溪明
道似之象山陸子則有之魯卿同之

鄒元祥墓碣

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遇
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
言近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自是益
澄明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語厥明再
語而頓覺末得比邑餘干之曹夙字叔達叔達留縣庠
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呼盛哉自孔子

歿學者率陷溺於文辭論議喪其本靈而事意說寥寥
二千載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
知三子知之魯卿之子曾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盛矣
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
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弛張闔闢宇宙在吾手又
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天坐端
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
吾獨以天坐端默爲動其眞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

法曹再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曄次曾銘曰

和音儀不形動容周旋中禮開泰其處事一於義理不可爭別後進德厥效迺爾久欲來見嘉定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不可來歸而略平孟夏三日命二子扶坐良齋自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齋明喜甚哦曰嘉木扶疏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平虛澄還中堂與家人若飲罷就寢而歿訃至永嘉哭於燕堂遷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葬有日請志其墓銘之曰

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惟不動乎意不與人無尊賤一用吾情不虞人之欺人感其誠亦自不欺嘗有言曰正吾此心萬里星見順理而出萬事自行不假謀停了無滯礙日進而久愈熟以安賢哉宜其有子如夢遇也所居之南治圃曰涉林壑清邃牓曰南野自號南野居士淳熙初慶朝錫類封初品紹熙三年十有二月十有二日以疾終享年九十妻洪氏亦以慶典封孺人夢遇將以紹熙五年十有二月庚申奉帷荒葬於紹原之司徒山求某銘其墓銘曰

人性自善眾德自備無之斯惻有不爲異故夫南野之其鄉接語稍異於襄矣予從而剔其翳刮其垢渙然通

德之美皆非自外至維彼破焉而闕者眾而後斯之爲貴

家婦墓銘

新除將作監楊子宇敬仲之家婦恪之妻馮氏名媛安字婉正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戶衣服不事華侈口不言財利覺厚慈惠知過能改明白不藏襲病久常惰不堪婉正語其子塾曰我雖病實未嘗病生如死死如生嘉定六年夏六月十有七日安然而瞑無一言越明年祖奠遣奠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於象山縣之崇仁方日需不闕醯醢殺核備具賓客至不知其爲事姑如婦人所當爲太湖之田雖不多孺人銖積寸累謀度有章曰非婦人所當爲從寺簿歷官中外言不及政曰非子之子曰傳或疑其名孺人曰是出樂天之詩留與子孫傳孫君大驚他皆類此平居亦不切切讀誦過目輒記元吉謂其虛明靜一如鑑中象自然畢照未嘗作文

母惟所欲不問難易常儲以供而自奉甚約歲時佐寺簿羞饋祀必躬以嚴必豐以潔如是者二十有四年姑歿獨養秋之事勤勞怵惕如初他皆仿此則二女爲之曰他日爲婦人亦所當知孺人言必端莊事必謹審高明而色柔嚴正而氣和尊者不以貧賤廢禮卑者不以貴盛降意奴婢不箝困乏必恤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爲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了齋陳公爲增不可使俗壞其素風士之有願學請者令諸子與之游

慈湖遺書 卷五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論講磨孺人以夫家司計者侗儻廣賈孺人長慮亟出玩服冶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孺人所治之田遂爲祭祀伏臘之需祖姑適台倅孫君老而無子女子之子曰傳或疑其名孺人曰是出樂天之詩留與子孫傳孫君大驚他皆類此平居亦不切切讀誦過目輒記元吉謂其虛明靜一如鑑中象自然畢照未嘗作文章曰非婦人所當爲從寺簿歷官中外言不及政曰非婦人所當爲太湖之田雖不多孺人銖積寸累謀度有方日需不闕醯醢殺核備具賓客至不知其爲事姑如歿獨養秋之事勤勞怵惕如初他皆仿此則二女爲之曰他日爲婦人亦所當知孺人言必端莊事必謹審高明而色柔嚴正而氣和尊者不以貧賤廢禮卑者不以貴盛降意奴婢不箝困乏必恤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爲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了齋陳公爲增不可使俗壞其素風士之有願學請者令諸子與之游而遠其張皇虛矯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爲戒故元吉

曰祐之由是不敢苟學試業閉門不妄交某至吳元吉來訪執禮甚恭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凡先儒所視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然終未相應中間得先生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後疽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若常有一物及一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

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爲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雖喜而未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聞盡記某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時嘉定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乙未終於正寢卜以明年正月庚午祔於吳縣至德鄉陸公原寺簿之墓子五男女二天其一許嫁迪功郎新台州寧海縣尉東白牧孫男一潛元吉泣血請誌銘於某遂爲之銘銘曰

孺人張氏諱高行懿孝敬至矣眾善兼美子頓悟覺常情大喜孺人雖喜以其微蔽逮其蔽除始不勝喜精明若此古今鮮儷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祐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曰覺惟尚有微礙某剳其礙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遣冢子櫬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

於乎子孫皆覺又皆兢業守仁足以垂名於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矣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於父

文

永嘉勸農文

古者舜大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賤君子之所敬尤爲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繫銜今爭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貧其二風俗好爭以好爭故雖耕而終於貧人情豈惡富而喜貧哉風俗之

爲虛文非眞情此眞老太守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講義

吳學講義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側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

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卽止無外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跋

跋汪尙書達古字碑刻

自正學不明士大夫以放逸爲事業夫是以草聖之名與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爲僉判全不見有性氣永

嘉徐貞甫與德淵至稔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貞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驚曰異哉貞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曰與鷟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動乎意

書馮帥功

沈公甫言先世暨馮帥稔治初顏亮決策渡江馮帥斬

其筏而亮以死後又父子冒大險入峒而峒寇平其言海上火矢燎帆之功曰此猶未足爲難公甫屬某題其詩後某平生見人一言一行之善卽與敬興愛矧馮帥有安社稷之功三是宜書

銘

中庭召呼磬銘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此爲賢盡此爲聖

雲石銘

有石而雲有扣而聲匪聲匪形大哉一靈

慈湖書屏

先聖有訓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虛明靜瑩曾子曰皜皜易曰蒙以養正又曰乾元曰性命孔子亦謂明目不可得而視傾耳不可得而聽

馮甥詩書屏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馮甥請書於屏儆戒深意殊慰老懷徵意雲興日月虧照古聖猶兢業吾甥其戒之已上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五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六

賦

廣居賦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嶼之麓緣野橫其前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餘百里之勞遙崎嶇委蛇日致兩潮之勤於其門輸清納潤會不少懈北山之桃李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廁翠組織西蜀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園之竹櫛櫛差差如立萬琅玕疏疏剪剪微風過之蕭然如奏天上之樂於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有荷青圓有蒲綠纖水仙微酣而立炯若出塵之風度而隔以雲煙游鱗戲涼羣羣然圈圈然至於芙蓉秋紅菊金布錢橘柚之黃未垂而葡萄堆架擁千萬夜光之珠而爭先雖朔颶之戒寒爛丹巳於四山而壓冰之梅獨出其奇吐孤芳而盤旋玄冥又從而佐之翦玉鑱瑤雨花其間有家如此亦可謂奇矣而楊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益奇吾所謂廣居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所共瞻有口者之所共言吾今所敘有目者之所不睹

有口者雖欲言而無所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爲乎天莫之覆也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居之下地所不載胡爲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起有所止吾之廣居無所起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爲乎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朝升猶在青冥之中青冥有象有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言矣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迷雖極夫日入焉之涯道阻且脩已莫之躋矧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

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言矣窮廣居之南滄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莫得而觀可觀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倘不可得而觀矣窮廣居之北沙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北距大海海又無窮窮海雖大不逃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廣居不可以形矣窮廣居之中天生其中日月經其中星辰羅其中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中人與鳥獸蟲魚萬彙盡產其中然則所謂楊子者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西嶼之麓乎室乎堂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竹塢乎謂不居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亦不可謂不徙乎西嶼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嶼之麓亦不可謂不徙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起有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爲乎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朝升猶在青冥之中青冥有象有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言矣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迷雖極夫日入焉之涯道阻且脩已莫之躋矧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

聽心知之屬不以爲有且暮有古今有始終而寂然莫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聖域之冥濛而圓首橫目之子方且日持鑽堅之錐力運鑿深之鋤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嘻嘻吁吁

南園賦

光風兮靜明林塘兮翠深雲閑兮不動景妙兮莫尋泰和融凝兮非浮而非沈萬化迭奏兮豈去曩而來今不知吾足之所如往兮不覺吾口之自吟百草千木兮散蒼然之球琳紛禽鳥之飛鳴兮盡成韶濩之音樂悠悠

以自生兮孰究其所始究其所終徵覺其略如萬象兮
森羅雜錯於止水之上明鑑之中纖洪短脩畢陳互映
兮有不可勝窮之容而澄光瑩然兮曾莫省其聚散矧
復判其西東厥沈兮匪卑厥高兮豈窮其驟馬輻輳兮
非積其忽焉以遁遂至於無兮詎空斯妙兮可言而不
可語惟可弄明月兮歌清風不索自獲兮愈思愈窮古
之人何以命之曰中庸

東山賦

吾之日用何加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

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粲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
玉龍出沒天嬌於萬峰翠翠之間可觀可駭而須臾忽
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空爽明若
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清露濡之霜
月炯之而無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玲玲其鳴
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又如巖
上織錦濯蜀江之芳鮮宮商迭播角羽相先律不知其
何律兮呂不知其何呂惟覩夫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
不謬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如彼萬象森羅參
差私有獨妙獨化他人不得而與哉舉遐近通萬古夫

孰者之不然惟昏明之不齊是非之迭出所以有知有
不知有協于極于不極粒我烝民莫非爾極孰謂吾日
用而非極乎孰謂吾日用而可以知乎孔子曰
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
如此問不惟不識東山亦不識日用慶元丙辰仲秋書
於石魚竹房

蛙樂賦

至矣乎至矣乎音聲之妙有如此不可以言道不可以
意傳者乎靜夜兮寂然發機兮捷然有唱輒酬兮翕然
驟然千聲競奏萬珠紛聯此斷兮彼續甲洪兮乙纖各
出其奇互發其妙離離然粲粲然若星辰之綴懸泠泠
然激激然若巖隈之溜澗下之泉又若急雨過瀟湘之
上織錦濯蜀江之芳鮮宮商迭播角羽相先律不知其
何律兮呂不知其何呂惟覩夫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
不謬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如彼萬象森羅參
差所私有獨妙獨化他人不得而與哉舉遐近通萬古夫
錯畢見其瑩然之鑑澄然之淵至動矣而靜至繁矣而

不喧是音也可聞而不可聽可以默識而不可口宣孔
聖遇之而忘齊國之肉味黃帝得之而大張於洞庭之
原胡爲乎獨不見省於橫目之士至憎而爲煩甚以爲
冤冤矣乎冤矣乎俯不覩其爲地仰莫知其爲天雖百
師曠何所措其耳雖千子期惡從採其源然則是其要
妙終而不出其祕以啟後來之惓惓者乎西崦楊子於
是爲之歌曰竹風之蕭然松月之炯然佐以絲桐之灑
然繼以是歌之油油然可謂昭然灼然

月賦

山月兮騰騰千峯兮畢明入林度嶺兮疏爽而散清浮
波泛流兮又何其縈迴激灩湛湛亭亭雲氣盡伏太虛
碧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忽一輪之驟升珠無得以肖
其圓玉不可以齊其瑩神光獨奇萬古一靈遯星辰之
失色截天漢之欲傾虛明之妙彌滿六合擬攬之而無
得姑觸之而莫零入竹則與之爲竹入松則與之爲松
到几盈几透窗滿櫺徹酒涵杯跨絃詣琴大巧造徵至
於此而無所用其力至潔非染而如留若凝卻之似止
而非止進之似臨而非臨自古幽人雅士孰不仰止玩

心畫賦

視者天池也墨者玄雲也筆者龍也乘龍者不知其爲
何神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忽焉有感而動乘龍飲天池之水
運磨玄雲須臾下膏澤以潤洽萬物隨物爲形爲圓爲
方爲正爲旁或直而遂或曲而彊或來或往如飛如翔

如金如玉如齋如莊變化萬狀眾善中藏粹然之容燁然之光其不可窮盡之妙豈鍾王歐虞諸子所能夢而見覺而望彼方且馳騖矜衒乎放蕩之晉世以文飾姦可恥可歎之唐後世又從而祖述之不復知三代之王古列聖人典章鍾鼎刻畫具在覩之使人溫良恭敬中正精粹之德生今觀蘭亭遺稿亦有油然感動於中者乎亡吁吁嘻噫壞人心敗風俗使成人鮮德小子無造享國者不長皆斯類有以其成其殃而天下猶不知其故反相與助其狂瀾擷其餘芳已上甲稿

詩

明堂禮成詩

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於明堂禮成館職祇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請郎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臣楊簡上進後不上

去臘陳三劄玆秋奉九筵羣英俱有賦孤迹敢無篇宗祀新隆禮宸衷上格天廬明融寂莫大化合敷宣近駭邊烽急前驅內寇連鬼神雖默佑刑政謹將然咸謂公私雖希聆宰相賢積深千萬弊任止二三年苟且姑循舊嗟咨亦屢傳旱蝗難熟視殍墐慘相聯寒後裘方索薪間火已然冕旒幾咫尺軒陛隔天淵善訟無諛語愚衷有至虔願兢兢業業安止出剛乾

內丹歌

某間內丹不可見不待施工自成煉羲皇以上幾春秋何啻千千萬萬轉到今晝夜流光湧金烏夜照廣寒殿餘輝散發綴碧落稀稠紛糾珠玉濺沖氣祥精騰太虛舒卷飛浮態累變映空曉景綠拖藍錯綺晚凝紅染茜有時震響聿冥濛有時熠耀盤飛線有時清潤垂冰絲

有時忽舞瓊花片其間秀結成山川密木繁林飛鳥蟲魚次第現龍翔鳳鳴寶藏興細縕孕瑞生羣英四明之麓鄞之曲育神含和備五福中有祥光兩派明內虛外應無不燭能聽能言能往復屈身俯仰天然奇不知手舞與足蹈二十年前忽轉移驀過慈川大寶山之西翠微曲復烟霞深變化遊徙誰復知端倪石魚樓閣雲氣低比年往往暫此棲御風兩渡浙河去又尋歸路從桃蹊桃源深處無人識縱復經從當面迷天質祕此丹所見惟童顏暫時一語露一斑不直知音又復還

登石魚樓

樓欄倚碧空綠樹正搖風我獨來從容笑歌於其中微涼吹我衣碧秧紗玲瓏詩成自長吟宛轉音和融此意無人會只許清風同亦許空間雲悠然西又東亦許林間禽幽囀聲無蹤亦許山間翁笑語天機通前山對我吟突兀青重重終日展我歌知音無瞽宗知音自古少日月空臨照天地終不祕造化今未了

石魚樓

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樣示吾人碧桃丹杏分明了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雁聲中休憐憫雪梅枝上莫因循機關踏著元非彼正是吾家固有身

又

箇裏包坤更括乾精神微動便紛然桃紅柳綠春無迹魚躍鳶飛妙不傳菱浪豈緣風裊裊荷珠不爲露涓涓分明是了何言吾此事難容鄭氏箋

寶蓮官舍偶作

雲海湖山有主人寶蓮峯頂露精神有時領客登高去親手桃窗對景新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眞出門更有慇懃在爲奏松風又絕倫

遊樂平明巖

西風吹作明巖去石屋高虛滴如乳是誰不是洞中僊無人自信吾爲主

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焉某曰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是湖宜亦以慈名作詩曰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煙水平軒檻觸目無非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步雲生足孔子明言是孝慈

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山色連深翠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弄月吟風處底用思爲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講學從遊地一聽思爲一聽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空人知慇懃爲語從遊子
孰是思爲孰是疑

送黃文叔侍郎赴三山

某請違判府安撫殿撰侍郎之次始知同館有
詩某惶恐捉筆遑成謹申上告毋罪老拙

某信人心卽大道先聖遺言茲可考心之精神是爲聖
詔告昭昭復嗃嗃如何後學尚生疑職由起意而支離
自此濫觴至滔襄毋惑懷玉不自知何思何慮心思靈
不識不知洞光明意萌微動雪霏水泯然無際澄且清侍

郎日用所自有總是本原非左右舉而措之於三山的
然民仰如父母鑑明水止燭絲麤變化云爲奇復奇斯
妙可言不可思矧可傾耳而聽之然而舉陶尚兢業不作
好惡生枝葉聖賢相與告戒尚有斯某也何敢不於侍
郎之前獻此詩

熙光

兢業初無蹊徑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何
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用力
箕疇王道平平

明融

妙妙融明樂未央山川人物獻文章縱橫組織無邊巧
變化委蛇不可商北麓林塘秋靜瑩南山景氣曉蒼茫
欲吟無句方徐步忽報相從注早香

又

妙絶虛明萬里光融融靜靜渺茫茫其間變化無蹤跡
卻有方圓與短長仰首看空閒顧盼聚頭竊語足商量
竹梢忽作瀟然韻正是雲門第一章

又

淨几橫琴晚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
外青山

詠春

日日看山不厭山白雲吞吐翠微間靜明光裏無窮樂
只是令人下語難

丙子夏偶書

風從槐市過來涼絲竹金英尚在堂惟有慈湖親聽得
近來吾黨亦專芳如何鑽仰徒勞苦要說精粗與短長
神氣風霆俱是教四時代謝儘彰彰

又

行年七十有六隨世名言則然應酬衮衮萬狀變化離坎坤乾人情曲折參錯動靜多寡後先孰有孰虛孰實無高無下無邊清明靡所不照一語不可措焉先聖爲是發憤忘食某也何敢空度歲年

偶作

此道元來卽是心人人拋卻去求深不知求卻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誰省吾心卽是仁荷他先哲爲人深分明說了猶疑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窮年費煞精神後陷入泥塗轉轉深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閒田地難定西南與北東

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卻不到

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承認狀

從古癡頑何不曉

曩疑先聖嘗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今醒從前都錯認

更加詳後卽紛然

夫子文章不可爲從心到口沒參差嗟哉韓子休汙我

卻道詩祂與易奇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奇鏤巧學支離四時多少閒光景

無箇閒人領略伊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雖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
問著關雎恐不知
詩癡正自不煩攻只爲英才輒墮中今日已成風俗後
後生箇箇入樊籠
儒風一變至於道此是堯夫未識儒除卻儒風如更有
將驢騎了復求驢
道心非動靜學者何難易癡雲欲掃除迅霆無異擬無
妄而微疾勿藥斯有喜一輪秋月明云爲豈思慮太極
奚可圖可圖非太極矧復贅無極哀哉可太息何不觀
行五行皆妙質不可離合論渾渾體自一安得孔子生
邪說俱蕩滌哀哉復哀哉太息復太息
古聖一一已默識胡爲復作圖交擾而曲屈是孰知五
當敬不敬謂之悖當正不正謂之諛是中適莫俱難著
意態微生已覺疏

丁丑詠春偶成

葉葉枝枝都教女紅紅白白儘呈人如何自古知音少
方到而今得句新既遣鳥啼頻囑付又令鶴舞出精神
便將天作一張紙難畫慈湖二月春

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
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孔子許可之言也

乾道撫琴有作

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颼寒空月明夜氣清入骨
何處仙佩搖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咽復鳴一唱三嘆
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龍吟虎嘯遽神怪千山萬壑
風雨晦海濤震蕩林木響亂撒金盤冰雹碎和氣回春
陽縹緲孤鸞翔三江五湖烟水闊波聲颼颼鳴魚榔悲
猿臨澗欲渡不敢渡但聞澗下蕭颯松風長閒雲浪碧

落勢去還回薄神仙悅惚無定所徵吟似欲止所作御
風一笑歸蓬瀛猶有餘音遶寥廓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胥必先周元忠弈

百里平湖十里隄新蕪再再綠齊齊水晶宮裏光風靜
碧玉壺中遠近迷局外有基輸與我口邊得句豈須題
流鶯卻會幽人意故向人間一兩啼

又

淺紅深翠綠高低各出精神不肯齊山色好時新雨沐
湖光遠處淡煙迷不知醉後無言句逼近前來乞品題

我亦未能勤領略只煩鶯囀與烏啼

偶成

春入園林種種奇化工施巧太精微山禽說我胸中事
煙柳藏他物外機既遣杏桃呈似了又令蜂蝶近前飛
如何肯眼無人見只解西郊看落暉

又

可惜有生都衮衮如何終日只紛紛滿前妙景無人識
到處清音獨我聞

又

我吟詩處鶯啼處我起行時蝶舞時踏著此機何所似
陶然如醉又如癡

夜蚊

夜蚊告教一何奇妙語都捐是與非偏向耳旁呈雅奏
直來面上發深機借哉頑固終難入多是聾迷聽者希
費盡諄諄無領略更煩明月到窗扉

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溪留宿本縣仙
巖觀歸而作是詩

膏露奚爲降傳聞不偶然兩晨呈瑞處萬葉遶爐前嘗
審如飴味誰操動物權天權非遠近不可向人宣

道士清晨喜告余昨朝膏露降濡濡夜來輿從留山觀

此瑞端呈邑大夫我聞斯言半疑信踏破曉光上孤峻
巍然古殿漢天師水邁丹爐葉明潤旁觀復折取以前
連日祥應詎偶然我亦嘗審甘如飴是誰執此變化權
益信人心自靈妙莫執人神定名號此機不動萬象沈
此機一發靡不到此機不屬上下中此機非西南北東
此機無遠亦無近此機至正而大公此機天人之所有
何不自貴自善守寸善微萌天地知小惡閒元禍隨後
皇天無親亦無常願言孜孜兢兢悠久而無疆

張時可惠示甲乙稾

凌晨帶月上竹輿荷君封送兩卷書朦朧未省何文字
中道曉色來徐徐乃是約齋甲乙稾驚喜遽讀味新好
一篇一篇奇益奇閒姿雅態雲生島石泉竹月風蕭蕭
斗牛劍氣秋空高意度橫出不可速灑灑落落眞詩豪
慇懃厚意何以報熟復謹藏永爲好大雅不作繼者誰
恐非少陵所可到君心自是思無邪何假於中植奇葩
男兒要當追配古聖賢豈能更與凡卉爭春華

富春龍門

桑麻迤邐入高原級級差差水落田樹色自分深淺綠

題將作軍器二監

出入雲從二監中新來盤薄翠玲瓏飽觀太景金星洞
喚作慈湖蠻雪翁石怪山奇誰造化鳶飛魚躍我家風
只今笑語難聞見灼與人心萬古同

和提舉留題縣驛

伏蒙提舉祕書郎中以留題縣驛新篇封示惻
隱惠愛之意自然著見可謂發情止義無愧古
作道中不得卽具申謝之儀夜還舍秉燭亟次
崇韻庸兒不敢虛辱大賜之誠非敢爲文某惶

恐敬上

我學如猷澹織流未距川何如作難邑姦窳宵火煎學
力未純固誠不能不遷所喪逮尋丈所補無塵涓是則
百煉金無復畏巨燃不聞曾氏子兢兢而虔虔一貫融
終始虛明萬慮捐此道甚簡易勞苦無禹胼體妙用亦
妙揚州十萬纏不熟愧稊稗未免世累攀使者臨舊治
盛禮修同年所道惟政事握手意留連車行眼偏矚粟
畦暨麥阡父老亟來迎喜色津津然我非當世才亦復
見謂賢臨蓮語益惆不堪膝自前更願所以諳教我理

婚田

賀朱倅

舉杯話別幾時逢此事分明鑑象中到處風光無遠近
毋言易道有西東輕輕衣濕梅坡雨款款舟行柳岸風
忽憶從遊談笑處蘇公隄上躍花驄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濟濟衆賢俱徐徐五馬驅中司親雁序南岳佩魚符吳
楚從今異參辰幸小殊他時羣玉聚相與話踟躕

賀王使君

南風頌王使君也使君有寬裕和樂之德如南
風薰兮人之近兮天溫厚之氣以幸吾鄱江之民兮 南
風薰兮于誕之辰兮何以壽之有南山之椿兮 南風
薰兮我不斬兮無請弗獲以幸吾樂平之民兮

南風

南風四章章四句

上耿泉使生辰

雲臺壽泉使顯謨大監公也

瞻彼雲臺有那其武祝阿發迹中興元輔　歷世數十有孫惟良憬悌君子之紀之綱　秉亦不茹剛亦不吐有志而寬夫誰敢侮　天子曰於亟來輔予寘彼周行　古之遺直亟輔予德疾風勁草歲寒松柏為上大夫迺眷西顧畀之節符　是司九府爰總數路迺眷西顧金節畀之禮樂光華亦王近畿　欽哉祥爰究爰度阜豐化布國用是裕　江左矜刑獄平訟清刑克寬克明民罹旱虐焦勞發情　民饑毋恐惠澤方滂適兼郡符民有天寵　首白蠲租寬博其模大公靡私匪畏匪拘　儻者起之骨者肉之知幾千萬父之母之　洎陽為邑羅旱則甚故維私邑蒙澤亦甚　維公誕彌端月維時夢維熊羆何以壽之南山維基大椿植之毋祝毋祈公自有之某也表弟馮某作是詩于以敬之

雲臺一十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四章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十一句

上鄧憲生辰

岷源壽江東使者司諫鄧公也樂平令傷某有祝頌之辭於誕辰以獻焉

維彼岷源維深且長是為大江潤澤南方　維江之東萬口交昌大名泰山北斗　雲歸星聚持麾東下乘流

御風琳宮燕暇山水清暉親戚情話不問遐賤如某某者肆筵設席獲教蒙益繾綣綢繆問遺不息萬金良藥再生大德陽復之望惟公誕辰何以貺之秉國之鈞何以壽之南山之椿

維山五章一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六句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某欽值府判直閣誕生令辰率爾以二章章八句爲壽老拙不文告略罔聽宥

底事焦勞偃室中耕農皋月未施工兩龍會合千山暗數日霖零百里同舉手盡稱知縣雨何心領略大王風州家和氣藹新春得所親賢尉豹文天遣星辰爲一屏再生天造奚爲報海有窮時此不窮

我將風月作三分碧梧翠竹來堪閈嶽鳳潢鯤寫慶雲

雨日長憂積滿中感深令禱格天工欣欣處處人人喜渺渺茫茫歎歎同不至傷如無極雅韓詩雨無極正大雨無其極傷我稼穡行當改賦黍離風王風黍離本旨爲譏今取其有年禾黍豐故擬改邑民頌德千和萬毫楮如何可以窮

喜雪次陳雪韻

簾垂不覺夜窗明清曉從容始下平推戶忽驚瓊作地登樓笑指玉爲京暫停杵上猶賢弈時子舉敬浦對弈來作絃間太古聲時琴撫白雪操甚念衣單塵甑者毋令彼此有虧成

礫某祇拜以呈

原廟陪祠曉色開從容復指綴衣來花填輦路驚何早春向皇都特亟回聲贊俯躬千冠帶香浮夾道萬樓臺傳聞歸燕隆親睦天上雲韶捧玉杯

壽某倅生辰

某欽值府判直閣誕生令辰率爾以二章章八句爲壽老拙不文告略罔聽宥

州家和氣藹新春得所親賢尉豹文天遣星辰爲一屏我將風月作三分碧梧翠竹來堪閈嶽鳳潢鯤寫慶雲奚必生申向嶽求卧龍山水瑞光浮御風天上騎箕尾持節人間占斗牛嚴下光芒驚走電筆端河漢瀉新秋

賀傅憲生辰

某恭承提刑國史郎中慶誕令辰謹修祝頌之章上贊崇高之算繕寫左方伏乞賜覽

精神已致鳴山雨更願爲霖徧九州

郡陽江上是瀛洲中有神仙暫此遊明月襟懷民善頌浮雲喜怒我無留蟠桃一熟三千歲玉陛重瞻十二旒諳盡民情并世道從容借箸屬君侯

壽趙泉使

孕秀鍾鼎慶源長屬近親依日月光弧矢影侵傀蔭緣熊羆夢入藕花香詩書博雅今平獻政事精明古趙張九府本根關大體故分華節到鄱陽來迎父老喜相扶才大能令惠愛孚十道山川新約束

三樓風月舊規模巖巖氣貌踰嵩華坦坦胸襟有典謨仰止光華申善頌何當斂版向庭趨

臨安張帥生辰詩

山野書生百不知同官元有誕辰詩怪他衙報來何晚笑我詞源發處遲坐想鼎來門下士爭雄盡吐腹中奇如何獨有關西後只解揄揚撫恤辭

爲恐他人未必知故推善意入歌詩非誇聲轂先彈壓肯把寬仁作鈍遲不但輿情都喜愜亦聞天語有褒奇鋪張才美終難了只此今朝祝頌辭

次韻吳機宜

十里松湖乘雁歸酒鄉近處一驚飛頗聞水月中泉石笑我年來杖履稀

次韻吳天機

洪範論時常心官職雨暘分龍何效竭負扆久憂傷禾稿幾於臼苗蘇尚可蒼焦勞殊未已詔旨欲盈箱 已上甲稿

偶成

風雲雨雪自何來我有乾元大矣哉萬景出奇供杖履羣峯環翠拱樓臺興來吟詠誰裁剪飯罷遊行豈去迴

信口道來俱妙妙教人尋訪幾枝梅

又

中堂此景亦不惡疊嶂窮林張翠幄有時雲氣間出沒誰能繪畫得此樂詩人如麻筆如椽擬待索紙莫莫莫

孔子明目尚不見杜賁精神去摸索

示葉元吉

元吉三更非鼓聲蠡湖一夜聽鵝鳴這同是異難聲說何處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窗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

偶書

君子不必相與言禮樂相示甚昭然禮樂相示無一言物物事事妙莫宣此妙自覺不可傳可傳非覺亦非玄風雨霜露無非教哀樂相生先聖篇

又

無聲之樂聞四方純德孔明即就將哀樂相生不可見衾裘非煖簟非涼秋毫莫大泰山小殤子上壽彭祖天入門金作示吾情於衛磬聲今不了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胡爲自古學者倭莫曉二十年來淺多曉是猶小固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指

殆天欲亨吾道屈指何止數十人知及仁守或可保曲禮三千不可思至哉忠信與孝愍水哉水哉也大奇孔聖無語孟不知

偶書

自古挑才揚豎漢多書木才木雖不同一音貫吳蜀犬道無異同奚庸析耳目千載覺者幾邇來帝錫福所知餘百人宗祖慈湖麓天地吾施生四時吾繼續日月吾光明變化吾機軸夫人同此機宇內皆吾族惟日用不知被褐而懷玉禮三百三千是誰不備足父母誰不愛弟幼誰不育事上誰不敬對賓誰不肅步步在杏壇句句香芬馥羣峯穿白雲碧流響松谷諄諄帝誨我敢不拱承矚夙興筆此詩既復從首讀此讀人不聞惟有庭前菊

慈溪金沙岡歌

岡湧金沙來幾里貼天袞袞白雲裏雄峯健隴四奔馳每每回顧慈湖水慈溪慈湖孝名美卽天之經地之義子思不知萬物我發育推與聖人自固蔽己自固蔽禍猶小固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指

其愆汩汩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湖卻不然灼見子思孟子病同源不得已指其蔽寫出世所不傳大道蕩蕩而平平聖訓至明至坦夷一無荆棘相維纏學子首肯斑斑焉靜明莊敬非強參學者多覺近二百事體大勝於已前學徒轉相啟告又未已大道行乎詎非天

大哉

大哉孔聖之言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不見乃眞見不聞乃眞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莫之承終於昏誤認有子爲師道曾子覺雖小而悟孔聖之皜皜

濯之暴之覺之虧卽濯卽暴無不妙子思孟子皆近之惜乎小覺而大非其言多害道二子名聲滿天下指其非者何其少滋惑後學何時了安得朝家專主孔聖言盡削異說明大道比一二十年覺者寖寖多幾二百人其天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君子不必相與言雖在軟畝之中默然卽聖無他巧大哉孔聖之至言罔極之德何以報

謁泰伯廟

三以天下讓先賢謂至德某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三

辭不難也泰伯無人識胡爲無得稱萬象妙無極

或曰泰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曰萬通大道者匪有匪無象卽無萬卽一一卽萬尙不可思而可言乎卽無言天地內外皆泰伯人實見之而不識

偶作

處處靑山人不識步步踏著此巖石妙妙妙妙不可言

可惜可惜大可惜

贈野牛

曾將大手挽恆河引得龍來地起波何待硯池藏滴水工夫元不費指磨

滿水巖禱雨詩

戊辰之夏天久不雨農嗟失時孰不徬徨邑人余崇因幹到縣之石臺鄉遇一老人曰此地龍潭靈甚名滿水巖居士胡不祈於此崇回視間老人已不復見其神矣繼到滿巖果是聖跡禱而歸告於邑之士庶令君張君潤之齋宿同詣潭所化龍隨見甘雨沛然吾邑無不種之歌惠

至渥也崇號滿巖居士一力經營刻立碑記裝飾神像龍天感應歲斯上熟不可不記憩湖楊某

滿水龍潭古跡遺不因老叟有誰知鄉人禱雨無靈日雲魁常暘尙在時說與縣家誠且信去從潭所宿爲期回頭甘澤蘇枯槁插種工夫未是遲

精禱何須到處臨只祈滿水沛甘霖驅除旱魃無餘事感召靈神在寸忱庭砌已酣行蟻戰山川能動老龍吟當知一飽皆公賜雷地何人無喜心

家訓

父母生子身身是父母箇如何卻言我大不可父母在此坐子則不敢坐不坐乃當然父母如天大男兒立父旁女兒立母旁男兒拱手立女兒斂衣裳捧盥兼灑掃將茶及奉湯言語須低軟依前立正方兄姊惟恭敬弟妹常愛慈飲食先尊長不敢退有之尊長若嗔我嗔我是愛我欲我爲君子所以約束我語話須誠實步履學疏遲頭容常正直四體莫邪欹

金明池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爲甚無人領略又添箇山青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辭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卽道百姓日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著

歷代詩

三皇五帝

混沌鑿開知幾歲洪荒莫考傳承裔但聞前史載三皇伏羲神農及黃帝三皇之後五帝傳少昊顓頊高辛繼唐堯虞舜又繼之天下於斯爲盛際

夏

堯舜天位傳禹王禹之子啟傳太康仲康王相少康後王杼王槐及王芒王泄不降王扃立王厪孔甲何淫荒王皐之後有王發桀放南巢夏始亡十七君餘四百歲夏之天下遂爲商

商

商湯興時民戴后外丙仲壬繼其後太甲沃丁及太庚

小甲雍己及太戊仲丁外壬何亶甲祖乙祖辛傳沃甲祖丁相繼有南庚陽甲之後是盤庚盤庚能復興商邑不幸小辛小乙立武丁有德號高宗祖庚祖甲又無功廩辛庚丁逢武乙太丁帝乙衰王室末有紂辛名曰受民心遂歸周武后六百餘年三十王周得天下商遂亡

西周

后稷文王世幾傳武王方得天下全成康昭穆及共懿孝夷之後厲幽宣幽王見殺平王立以上凡經四百年

東周

平王避難遷洛陽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兼悼敬
二百餘年春秋王春秋之後周之晚元王貞定相承纂
哀考威烈遂傳安夷烈顯聖愼靚赧三十七主始爲秦
八百餘年誰謂短

秦

始皇繼周稱皇帝傳子胡亥爲二世子嬰灞上降漢王
四十餘年非久計

西漢 卽前漢

西漢十二君高惠呂后文景帝傳於武遂及昭宣元成

哀平帝後王莽乃爲君昌邑兼孺子二人不足云

東漢 卽後漢

東漢之光武高皇九世孫誅莽中興後依前十二傳明
竟稱顯肅乃及和殤安順賢沖與質桓靈極不君終當
孝獻帝漢室遂三分

三國

兩漢四百載分爲魏蜀吳曹操始居鄴劉備據成都孫
權在金陵鼎足互相圖
蜀從劉備傳後主四十餘年爲魏虜吳傳孫亮至孫休
晉封孫皓歸命侯魏有文明俱稱帝齊王高貴還相繼
陳留王立共五君大業卒歸司馬懿

西晉

晉人司馬氏相魏敢專權懿師昭不帝追謚宣景文武
帝受魏禪惠帝闇童昏劉聰害懷愍由此失中原

東晉

夷狄陷河洛元帝南渡江宣帝之曾孫立號都建康明
成康與穆哀廢最堪傷簡文武安後桓玄暫稱王卒閩
恭帝世遜位宋武皇兩晉十五主二百年而亡

宋

宋武是劉裕傳位從東晉營陽與文帝遂傳武帝駿前
廢乃有明後廢乃立順八主六十年蕭齊因繼運

齊

齊主蕭道成乃是蕭何孫武帝鬱林王海陵鳴帝鷕東
昏至和帝七主不足論二十有四年蕭梁遂建元

梁

蕭衍梁武帝其子號簡文孝元敬皇帝前後共四君五
十有六載大位移於陳

陳

陳武名霸先文帝廢帝傳宣帝及後主共三十二年六朝至此滅天下歸楊堅

隋

楊堅隋高皇煬帝遂淫荒恭帝不足道四海正擾攘三主四十年天下禪於唐

唐

唐祖是李淵太宗高則天中宗曾見廢睿宗傳與玄肅代德順宦穆敬文武宣懿僖及昭哀二十一君傳二百九十四朱梁稱元年

五代

梁主是朱溫篡唐都汴朱友珪及末帝滅於李克用莊宗克用子滅梁又稱唐明宗與閔潞滅於石敬瑭敬瑭晉高祖其子號少主虜爲負義侯契丹入中土晉亡漢始立知遠實姓劉傳子稱隱帝二世遂爲周周家有太祖姓郭乃名威世宗及恭帝僅能十載期共五十三年天命遂有歸

宋

太祖太宗兄授弟兩派天源稱善繼眞宗嗣位及仁宗以子傳孫皆聖裔英宗有詔嗣濮王次及神宗哲宗世徽宗行道付欽宗高宗南渡中興帝孝宗之末嗣秀王揖遜兩朝誠鮮儷已上遺書

慈湖遺書 卷六 三十五 明嘉靖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六

家記一

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

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智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己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

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

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聽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

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陰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三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聽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

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臭爲鼻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

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臭所以能臭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臭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二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臭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臭在耳非聽在目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臭非臭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臭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畫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道天卽乾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卽天萬物卽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若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卽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已說也神卽易道卽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

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卽易也德業卽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聞有微礙者傳錄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卽易坤卽易其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二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讀學易者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是古聖

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尙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尙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脩言之信脩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

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敬戒吾敬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即此心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孟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羞惡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

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顚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能矣況於造次顚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故反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

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揚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它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遠也魚躍于淵非魚

之淵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兆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闔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

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見甲稿

汎論易

汲古問三易經卦皆八何以所首不同或謂乾坤其易之門但當以周易爲正果可如此說否先生曰今之言易者必求本於乾坤陋矣但見周易之書不見連山歸藏之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連山歸藏首坤故曰坤乾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

曰象言大矣哉皆定卦不知當何如看先生乃指誨曰易卦諸象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頤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旨非無大小無非易道之妙聖人倘於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

而言則不勝其言愚者執其言智者通其旨豈特六十四卦皆可以稱大矣哉雖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豫隨遯旅則猶有義之可言至於頤大過解革則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矣何以曰大矣哉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溺於思慮必求其義聖人於頤大過解革蓋捐義用止言其時而教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不容鉤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粗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

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或言其一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隨卦發明大易之道又全言之臨又言之无妄革又言之亦偶於此數卦而復言非此數卦之特異也亦恐學者執乾坤屯之卦異於餘卦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疑於坤曰牝馬之貞者於以明地道也臣道也柔順勤行之正也剛陽在上無為而佚君之道也柔陰在下有為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道則通也在君則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使牝馬之貞果劣於乾則屯不言牝馬又大於坤乎雖婦人孺子知其不然也而先儒率尊乾而卑餘卦非明乎易者也歸藏首坤則乾又劣於坤乎學者不知連山歸藏是以蔽於斯義或者又曰他卦言元亨利貞者豕釋曰大亨以正與乾坤不同何耶曰此亦會通之義也元有始義有大義以始明之可也以大言之亦可也乾象亦曰大哉無不可者文言雖列而四之而又舉乾元以統亨利貞則四德之名雖殊而實同也屯隨曰大亨貞又與餘象不同亦隨卦發明大易之道不可以一端拘也六十四卦皆易也六十四卦皆元亨也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聖人偶有所言偶有所不盡言言不盡意欲詳其言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至於今不已猶不得而盡也且諸卦間有贅辭曰大矣哉者所以歎其道之至大所以明易之道也非獨此數

卦者有易之道餘卦無也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
自坎遯睽蹇旅皆可以言大矣哉而況於他卦乎元
亨利貞猶是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非元乎
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
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己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
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
元亨利貞咸具焉而況於他乎一以貫之物物皆易
事事皆易念念皆易句句皆易號名紛然變化雜然

無一非易見訓語

汲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
也此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
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雖
至於聖而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
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
疑必問欲辨明其實也辨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寬
何患不仁然聖人垂訓所以啟後人後人問辨未得
其實而自以為實者多矣故諄復而誨之以寬

此則猶未可以言仁也見誨語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
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
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
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
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
不習无不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強本有者矣俟乎
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

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或者往往於是疑其爲小故聖人特發之曰知光大也道一而已初無大小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謙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於坤則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黃者中之象言乎得其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而發發於文爲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爲非信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也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卽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道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坤卽大哉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爲妻爲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爲六所用爲形體所使爲勢位所動故凶初亦不能用六故爲霜爲冰爲不善之積能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

汲古閣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何以謂之果先生曰果者實之謂德性人之所自有不假於求順而行之無有不善有行實焉行虧則德昏矣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珠混沙而失其明如水不濁則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達之是謂果行所以育德見誨語

汲古閣蒙何以養正先生曰蒙者不識不知以養正性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失其道必無後獲需待也彼此相孚則應矣人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則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亨通或得所需亨矣得所需亨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

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即人於邪入於凶禍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以小畜大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養義有止義以下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不敬不順非得位則不可以有所行豈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君之事者乎惟柔雖得位而人心不悅雖悅而不至於上下皆悅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心不悅而能行者而況於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咸

應之乃可其德健則力足以行事而無困懾不繼之患巽則順入乎君心剛則物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剛中兩言足以發明道心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無其本亦不能致亨健矣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君雖略相應而諫不盡行言不盡聽則臣亦不可謂得行其志亦不能亨於戲物情事理如上所序節節

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見於小畜六畫者然也象曰其象象發其義所謂柔也得位也上下應也健也巽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數者以發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之全者自能當小畜之時盡小畜之義自與此象辭無不合有一不合必於道有虧焉齊景公悅晏子之對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之小亨也何者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易者天下之大道聖人之大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雖高明之士已

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往往疏略不能皆盡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明知夫易者大聖人之事變應無窮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學也

汲古問先儒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此說如何先生曰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於善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啟之必從其易明之所以

啟之萬變萬殊不可勝紀難以明指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卽道卽易之道卽人之心卽天地卽萬物卽萬事卽萬理言之不盡究之莫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所莫究其端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二乎此倘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露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於戲至哉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見誨語

汲古問說卦云離爲甲胄何也先生曰剛在外以衞己取其外實中虛也汲古又問古之兵用皮爲甲秦漢以來改用鐵豈非後人多好戰故以鐵爲之乎先生曰函人爲甲犀甲兕甲合甲革堅者支久惟革之足以當矢刃者以其柔勝剛也後世易之以鐵豈古聖

不如後人之智嘗以問諸軍將曰蠻人用皮甲若大國用之則不威重爾實不如革也見誨語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雜併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也地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惟人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未而不見其本轉移於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棄天地之事陰陽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爲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男女之不可以爲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爲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於戾天魚之

躍乃不離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卽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則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夫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卽草之所以爲纖而短者也苟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乎此也

泛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或以爲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說是否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卽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爲難而不能遷改者患在於動意惟能不動意則虛中無物如鏡如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道心精一故無有阻滯也

先生曰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汲古對云故夫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先生曰世之學者多溺於空寂以自訟爲非道豈聖人以非道教人汲古遂蒙先生書七言以示誨云能見其過內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訶不知此勇不曾動又書六言云兢業初無蹊徑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何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用力箕疇王道平平見誨語

賢之義不得其義遂穿鑿其說不知彖辭所言甚明甚正不必他求鼎象也言鼎卦儼然有鼎之象有腹有足有耳有鉉以木巽火言其亨飪也卽以木巽火卽大易之道卽亨飪卽大易之道聖人亨於鼎以亨上帝此外亦無說此卽大易之道使有說則不足以享上帝矣胡不聞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乎養聖賢則不一而足所亨多矣故曰大亨自大亨之外亦無說此卽大易之道也學者於易之書每求其說每求其義至於巽而耳目聰明以下則有義矣自鼎象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先生曰世之學

也以下無義之可言也嗚呼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惟知有說有義之爲易不知無說無義之爲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說而彊鑿其說無義而彊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爲易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眞之旨矣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云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不一人自不一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不動乎意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不動乎意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不動乎意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爲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曰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留於聲照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者不妙耶豈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始有我則有所矣

咎交作矣非艮止之道也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見善卽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卽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易上下繫雖非孔子所作而其間得之於孔子者多矣其言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雖不繫之子曰而吾信其爲孔子之言也其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亦信其得之於孔子者也吾深念堯舜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旨不復見於後世深念自孔子沒似是而非似正而邪之辭充塞宇宙斯人相與沈迷於昏昏之中而正道不明也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周有訓方氏乃正辭之謂言之失正失實則作之於心發於其事卒以害道害道禍亂之原也正辭所以教之也聖人治天下禁民爲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一本諸此自子思孟子之言其失質者猶多而況於下焉者乎少讀易大傳深愛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聞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泛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无思无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爲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

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
顧人不自知不自信爾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
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
豈訓詁之所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
其言既曰言不盡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
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似異而實同也聖人之言意豈
盡不盡之所可言言盡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

聖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人之實言此唯智者足以
知其解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慮始信孔子果
無隱於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卦齊一始信三百
八十四爻爻爻不殊
汲古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隨寓而
有如何分上下先生曰此非孔子之言蓋道即器若
器非道則道有不通處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至哉聖言實
語也而自孔子以來至於今知之者寡同歸殊塗取
喻爾非實有歸有塗也極上下四方之間古往今來
萬物變化有無彼此皆一體也如人有耳目口鼻手
足之不同而皆一人也自清濁分人指輕清而高者
曰天於是靡然隨之曰天指重濁而下者曰地於是
又靡然從之曰地到於今莫之改而實一物也清陽
濁陰二氣感化而爲日爲月爲風雨人物於是生皆
一也曰彼曰此曰動曰靜曰有曰無皆是物也何以
思爲何以慮爲一致爾人自百慮故又申言曰天下

何思何慮聖人多循誘罕言及此今欲破憧憧往來
之惑不得已申言之以明聖心之實自聖人觀之一
猶贅言何俟乎思慮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爲未覺者
設也又曰君子有九思爲未覺及覺而未全者設也
堯之文思如晝夜寒暑之變化也皐陶曰愼厥身脩
思永以舜禹雖聖猶未至於堯之大聖也孔子贊堯
曰大哉贊舜曰君哉不無小間也然孔子垂教奚可
不循循善誘也言曰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
成者將以形容屈信相感而利生使人知往屈非不

利通其屈信之異見也又言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屢屢言屈非不利聖人知人好惡偏陷深固故諄諄然漸啟之又進之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即所以崇德也明道非無用於世即利用安身無非大道而人自不覺也大道坦夷如此而已過此以往無可言者故曰未之或知也惟覺雖通達而未精未一故孔子爲之不厭者窮盡其神用也前言利用安身謂大略爾變化則不可勝窮無一云一爲之非變化又言知化則聖道於是乎盡

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皆言其大略爾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猶言萬物物奚止於萬耶萬民民奚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略而言爾先儒故必欲整整其所謂萬數釋鄭康成謂尙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恰恰爲萬國不少一不多一吁可哂哉其陋至此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言漢博士求其說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七

家記二

論書

孔安國謂堯安安安天下之當安謂舜允塞信充塞上下謂天敘有典天次序人之常性謂惟和惟一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謂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謂王道平平言辯治陸德明又婢綿反傳註之謬至於此極而未有釐而正之者

而不獲遂爲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國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成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遂又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率合可笑之狀若此類矣可殫舉凡是皆起於不達道義無所用心故溺情於名數之末寖愚而不自知又以愚後世使學者弊精神於愚陋之說中則先儒於是爲有罪而予諄諄之辯爲不得已彼獨不思夫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羣生於天地之間皆有血氣生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鬬鬬則傷則殺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下者此也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皐陶祇敘此也祖考以此而來格羣后以此而德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敕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用之蓋時卽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皐陶祇敘此也祖考以此而來格羣后以此而德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敕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

政之幾蓋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經營無出此道是猶此也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卽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輕清者謂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雨弊行不迷堯以爲聖若謂自舜錄大政而風雨始

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矣

道也互見訓語

堯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按孔叢子宰我問及此孔子曰堯既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幾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之可疑者不一舉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益稷篇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讀幾者動之微也後世多事遠不逮唐虞然今朝廷一二日亦安得有萬事尙不及千百則知唐虞之時所謂萬幾者指視聽言動念慮爾此斷斷乎無疑者而此言大錄萬幾之政深有疑焉又改麓作錄然則堯納舜於大山之麓使之主祭因名山升於天烈風雷雨弗迷者舜畢祭而烈風雷雨他所咸迷獨舜所行不迷言百神享之特佑焉故不迷史記亦云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若謂自舜錄大政而風雨始

不迷錯則堯時迷錯乎後始皇封禪遇暴風雨豈非神靈示此以爲驗乎孔叢子所云疑古好事者託辭又孔叢子書宰我問禘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禘于六宗此之謂也與祭法大略同祭法首言祭天地卽繼以埋少牢於泰昭已下夫舜肆類于上帝類者蓋類宗祖之外又禘於三祭及地日月星之類聚祭而於文祖之外又禘於三

昭三穆歟古者天下爲公惟讓於德三昭三穆皆有
德可宗非如三代而下天下爲家而傳於子三昭三
穆未必皆宗也若孔叢子所言六宗則舜祭於上帝
不及地而遂及山川無乃不可乎又孔叢子後章謂
孔子欲貓得鼠琴音爲之變甚失孔子好生之志此
皆後儒託辭亦猶言堯瞽叟北面朝舜孔子曰於斯
時也天下殆哉之類乎

舜典曰象以典刑者漢書所謂畫衣冠而民不犯也漢
儒去古近宜有所傳後孔安國一人乃更其說曰象
法也法用常刑不越法後儒又因別爲說曰象民所
犯輕重而加以常刑皆不明白釋象字不平正象畫
也畫其所犯之典刑於衣冠而恥之而實不刑之且
後世直加之刑猶恐其不革而欲畫衣冠以革之嗚
呼此衰世淺丈夫所見乃爾稱致思焉亦何不可今
固有至愚至姦惡而寧甘受杖恥於示眾豈唐虞之
世而人不恥之歟矧大聖人道化所感動耶舜典
此章曰流曰宥曰鞭曰扑曰贖曰眚災肆赦皆寬恤
之類惟怙終賊殺者乃刑之此刑乃正之用五刑若

上言象以典刑非畫衣冠則無乃重復乎下言欽哉
惟刑之恤哉則上敍寬恤乃其本旨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民苟無食雖有常性饑困迫之必至
顦顇故舜先食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亦曰所重民
食孟子曰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爲王道之始農事之不可失
時惟農家知之苟失其時雖種不粒既富而後可以
言教民食足而後可以言德化欲柔遠必能邇而後
可德性人所自有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不隨物
遷則不失其厚是謂惇德惇德之言所以勉十有二
牧元即乾元坤元元者道之異名允信也誠也惇德
之至至於信其果元是謂允元書曰德元不失其厚
不因物遷則可謂能邇矣其次又能難於任人以堯
朝而有其工驩兜以四岳而猶薦鯀人之難知如此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如此任人
必得其賢必能使遠方蠻夷率服遠者猶服而況於

近者乎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止即惇德允元弼直即難於任人動應徯志即蠻夷率服皐陶曰謹厥身修思永即允元又曰庶明勵翼即任人故曰邇可遠在茲言乎致治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在邇不在遠也此萬世不可易之通論論治者無能越之予思論治天下國家亦以脩身爲先尊賢次之後儒亦曰王者之道在修身任賢而已見訓語

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謂也

寅敬者禮之道禮曲折萬狀而由道心行之實未嘗曲折故曰直實未嘗萬狀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三言明禮之一道後世道不明此等語多莫曉

舜命伯夷典禮尚書曰三禮孔安國註云天地人之禮某疑三者五字之訛誤歟按尚書多曰五禮其巡狩修五禮皐陶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五典之外自有五禮則吉凶軍賓嘉見諸周官者是歟且書中文字非古者不一如汝古必不加水太必不加點遜必不加之時曰曷喪本或作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或作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或作紹我周王見休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或作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尚書稱堯文思思者知藏於中深靜不露也稱舜文明明者別賢否凡百敷見於外也故史記曰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予欲以出納朕命言汝聽予之言而出納之於朕命也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而後世不聞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騫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夫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救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至若任俠輕生以周人之急有足尚者而敢於犯禁敢於殺人似義而非正相帥成風肆行無忌此豈一日之積哉上之

人無以救其始稔成其俗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教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訓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三五之世君人者以左右斯民若有常性爲本務故設官分職出納而正教之奉天命子兆民本職如此叔世官廢而不修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修廢官此其一也秦漢而降君臣安於功利三代舊政不復修舉而況於有虞氏之政乎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爲之功而舜諭之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時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爲也盡欽竭力惟無入於意苟動於意即私即偏而非道心禮樂刑政一入於人爲則違道違天即可致患故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即天又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箕子能辯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是謂帝則是謂帝載由乎此則能懋勉則五品遜五刑明

則直則清直而不溫則失此寬而不栗則失此剛而虐則失此簡而傲則失此讒說殄行皆失此讒說者似是而非之說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太過殄絕之行以其入乎意也孔子訓子張以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天也曾子曰嗃嗃者純白無意象即此天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者天德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此也小心翼翼者此也此心不動則不放逸不慢易不私不偏日用純

純動靜無二道三才無二道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猗與至哉此堯舜禹皐益相與講論之大旨而後世君臣往往下視此等語以爲特言其淺者耳特言其見於臨政事者耳必別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方可爲至論吁堯舜禹皐益有二心乎臨民出政時有一心窮深極微時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爲人而可以爲堯舜

禹皐益乎精一之論卒於欽謹卒於敬修謂欽謹敬修又特言其淺者則有淺有深謂之二可乎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又曰無

忘無荒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而姑以其淺者告乎皐陶曰謹厥身修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爲首語也於戲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皐陶益之所以爲禹皐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易失則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方戒謹恐懼時此心放乎不放乎紛擾乎不紛擾乎有計較乎無計較乎支離乎不支離乎此時之心可謂堯舜禹皐益之道心矣可謂精一矣可謂中矣可謂天下之所同然者矣是心也無私好無私惡無私喜無私怒無私取無私去可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庶政庶事皆建此極設官分職莫匪爾極粒我烝民莫匪爾極皐陶之刑使協於中豈非此極皇建此極而天下之民不協於極者無是理也唐虞之所以比屋可封者此也成周之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謂克艱之語爲特其淺近者遏絕天下後世之良心長後世非僻之心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大哉舜禹之言其萬事不易之道乎帝王之道初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遹化於德可以使野無遺賢可以使萬邦咸寧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夫人主長於深宮輔而導之者士大夫而已漢高以匹夫取天下羣臣以一權利輔之無足云者張子房亦一時翹楚借箸發難毋立六國後未害也何至深沮高帝爲善之心叔孫通首進大猾固不足以輔帝陸賈幾開帝矣而謂湯武逆取順守此何等學術而可以事君也孝文欲禪賢有德者而不敢專於子有司再請帝再卻之又恥於飭兵厚衛遂罷衛將軍觀此器度眞一帝三王之用心

也賈誼儒者帝所前席五餌鄙詐可恥可賤豈非士大夫之罪也武帝雖窮奢黷武幾亡社稷然好儒甚有嘉唐虞樂商周之心而董仲舒學不知道三策所陳雖皆正言不達大本不能啟導君心固有之善惟曰仁義禮智信所當修飭而已不知如何而修飭也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夫誠者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設爲帝雖多欲而嘉唐虞慕三王之心亦帝之善心順心也人心本善因物有遷仲舒誠能因帝之善心順以啟之達而充之安知帝不可躋之三代之上也申公力行之言正矣不能如孟子因齊宣易牛之心而達之於王道也士大夫誠未可亟歸過於世主也帝亦頗悅仲舒之對矣末冊曰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情狀亦可觀矣韓歆之死世咸罪光武光武誠有拒諫之罪而歆指天畫地亦不敬不克艱矣諸葛亮三國之英而勸攻劉璋立同姓之婦爲后棄義亡禮亮猶如此則下焉可勿論矣唐房玄齡首發亂謀杜如晦贊決二人熟視巢妃之穢而不言魏徵雖言僅使勿后三人者尚爾餘又可知馬周史稱王佐九成之諫

某自以爲能稽衆舍己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某不敢自用亦某自謂能舍己從人意謂如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息舜心沖虛不有己善雖稽衆舍己從人亦自謂不能嗚呼聖矣舜豈不能稽衆者豈不能舍己從人豈虐無告豈廢困窮無告常人之所不敢虐困窮常人之所不忍廢而今也聖人曰己不能嗚呼聖矣惟舜沖虛如此其至故益贊舜德自廣運自聖

自神自文自武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時某年已六十有六平時讀大禹謨未省及此續思曲禮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者稱某人仁某人知某人孝友之類不敢取人者以微有品題之意歟皃取於人則不可曲禮斯義略似禹謨

益曰罔失法度當哉斯言三五盛際所以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法度備具故也後世所以人物衰喪間有賢者復多闕失以法度大廢故也學問之道雖曰求放心而已不在於外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卽以然而默化於德矣欲化民而不由三事未見其可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其所謂帝則豈有措身於淫邪非僻之地而曰吾求放心足矣難哉近丹者必赤近墨者必黑自舜禹大聖猶有克艱之戒益曰戒哉戒敬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而後世學道之士乍有所聞微有所覺忽視高明廣大往往下視舜禹益所爲過矣氣質曾未及古中賢而遑抹略小節不復退思舜禹益用心之如何多見其不知量也見訓語

唐虞之際六府以養民三事以教民秦漢而降不復聞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事之教矣大禹謨具言正德利用厚生爲三事而解者已不知其說利用言器用之便利厚生言養生凡民切身日用之事無越斯二者卽斯二者而皆有正德焉如茅茨瓦器諫造漆器權量均一之類是利用之有正德也老者衣帛食肉頒白不負戴於道路之類是厚生之有正德也生民日用非利用則厚生非厚生則利用今也咸有正德則斯民耳目之所見手足之所用心思之所關無非正德之事不知其所以然而默化於德矣欲化民而不由三事未見其可

後世爲國者大概兵財而已文物而已教化無聞焉故三事之說不傳惟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福之此稍不失旨至於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則失禹謨之旨矣無咸乎三事之教於今不聞也

舜命皐陶曰民協于中時乃功自後世觀之協中不協中此何等急務也湯誥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自後世言治者觀之衷爲何物常性又何物所謂綏厥猷者又何如而綏之也

笠子爲武王陳洪範曰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自後世觀之極者極至之道也民至愚無知何足以與此設諭告之彼又安知成王命君陳分政東郊成周曰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周殷頑民所遷頑民淫湎叛宄尤其愚不可訓誨者自後世論之當棄之絕之而成王方欲使君陳升之於大道是頑民成王猶期之以大道而況於他乎於戲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其民者乃如此也古先聖王之所以奉天命爲天司牧斯民者乃如此也天能生斯民而不能教

之惟民生厚因物有遷無有以左之右之使無越乎極無失乎常性則縱所欲爲而往大亂之道也是故有君焉以代其任謂之天子則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爲君者設也天以衷降於民民有之是爲常性率此常性而往謂之道亦謂之猷又謂之大猷又謂之極不率此常性以往則爲姦爲宄爲寇賊爲大亂之道古先哲王知天之所以命我者在此知民之所以爲治爲亂者在此故夫一政一令之出無一不爲乎此曰五禮所以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曰六樂所以防

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曰刑刑者所以使民協於中曰政政者所以使民無不正也中和正皆極也故唐虞三代盛時利用厚生無非正德禮樂刑政無非大道左右有民懼民之或失此極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者常道之異名言天下惟有此道不可得而加也立政立事莫非此極莫非中正上自朝廷下達閭里目之所見無非中正之色耳之所聽無非中正之音身之所履無非中正之行無姦聲亂色以賊其外無異端邪說以賊其內從容乎大

道之中不勉不強而自有士君子之行比屋之民皆可封殂置之夫皆好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者何修而得此民有良性無以賊之也民之有過有以防之也後世忿疾民之不馴上之人既無德以感動之乃爲一切之政峻令苛法以痛繩之將以禁民之過而反毒其良性反作其不肖之心迫夫治之不得則曰後世之民非唐虞三代之民也世移俗改日就澆漓刑政已脩而民猶如此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吁此豈後世之民果不可比於三代之民也豈後世之

民果日就澆漓果不可奈何也善夫魏鄭公之言曰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爲鬼魅矣上之人賊民之良性而疾民性之不良上之人不善防民之過而忿民之頑田不井民無常産而欲民之有常心禮樂大壞淫靡輕浮之音淪浹乎民之肌髓而欲民之不蕩鄉不舉里不選不教以德行道藝而教以淺薄無用之虛文而欲民之不失德是日授之以朱丹而惡其赤也日染之以皁墨而求其不黑也見訓語

少時讀書竊自念古聖人之道高明廣大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度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曰惟精惟一如曰一德略見深旨其他大略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兢兢曰典常曰學于古曰奉天曰勤恤殊未省其實豈聖人姑致其謹循其常而其中固自有廣大高明之妙耶豈帝王之治理如此而不及其精微其精微不多見於書耶至讀論語亦然惟見孝弟忠信力行學文平平常語所謂一貫之旨亦未明白無隱之誨亦不終告豈聖人不輕出其祕耶何其莫可曉也及微悟後方悟道非心外此心自善此心自神此心自無所不通心無實體廣大無際日用萬變誠有變化無窮不識不知之妙而儻得尚熟乘間而起不無放逸於是方悟尚書論語所載止合如此放心之戒果爲要切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欽敬謹戒常妙常一治亂之機在此古道在此與常在此順此爲勤反此爲怠順此爲恪反此爲虐孝弟忠信乃此心之異名力行學文乃此心之妙用一貫之誨已詳矣不可更言無隱之誨已詳矣不可復說萬務錯綜無非大道不妄厥止禍亂攸基見

舜戒禹曰敬修其可願此可願即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人之所願欲雖紛紛無窮大概不出二端善與不善而已矣其善者可願其不善者不可願善即道心也即中也即精一者也顧人未之察耳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徐行後長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即堯已此外豈復有深

隱不可測識之妙哉卽此可願之善自是至中至正至精至一不可識也不可測也使舍此善而欲求精隱深微不可測識之妙乃非堯舜之道

皐陶曰愼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後世之言治者往往率不信以謂後世難治與古不同治道必不可止於此烏虖此後世所以終不及古也愼厥身則治道得矣禹謨所謂克艱政乃乂正謂此其有所脩當思久永久永則爲道不永則非道道卽恆性由此恆性悠久不已斯乃誠實非由外假

其施行則睦敘九族由親及疏親親有殺無非道者睦者不知以爲惇敘九族而已非道也惟聖人知其爲道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又況庶明皆賢哲勵翼無怠天子惟治邇而已由邇可以及遠此理灼然周公作立政惟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綏夾虎賁卽庶明之在邇者愼脩思永惇族公已稔言汝古訓書云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呂東萊云敕者整齊工夫寅恭是典禮之根源典禮皆本於天惟

儆戒萬事之幾先生曰此說未是幾微也二日此心念慮之微可言萬也堯舜時太平無事如何二日有許多事今朝廷每日數奏亦不知甚多二日斷無萬事

皐陶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有當爲之事而後設官然則官矣可虛曠禮樂刑政無非左右斯民使無失恆性故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孟子曰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周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極者大中至正天地人所同之道故庶官所職所施無非天地有毫釐不與天地相似則爲逆天皐陶旣言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所以明其無非天道不可作好不可作惡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後世庶官能若是乎

汲古閣書云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呂東萊云敕者整齊工夫寅恭是典禮之根源典禮皆本於天惟

先生曰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如何汲古對云可忘而非所詳也聖人知要後世逐末見訓語

君與天爲一然後能惇之庸之若不同寅協恭皆是
虛文賞罰皆不可有我此心常勉勉不已不可有一
毫止息纔有止息有我之心便生便非天心此說如
何先生曰五典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
惠幼順君仁臣忠不知者謂此五典人所爲知者謂
五典皆天敘也敘者有倫理也故親生之膝下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有固有者天也敕者謹戒之
謂惇者厚也人生本厚因物有遷始失其厚謹戒之

使不失其厚爾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
禮親萬民庸用也在人能用之此五禮皆人心之所
不能自已者天人一道也寅有敬謹之意五典五禮
行則君臣上下皆敬皆恭衷心也其心皆和同天地
之間一而已五服章采不同隨其德之大小而賜之
服惟當乎人心則當乎天心討有罪罪有五等用刑
亦如之必合天下人心則合天心皆不可容一毫之
私慆哉者是勉其無動乎意以行其私也汲古謂聖

象服十二章以舜之聖猶未盡明命禹明之禹所明
又不傳於後後學何敢遽言家語云心服衮職其義
可明人心即道神明廣大無所不通日月星辰皆光
明無思無爲而無有不照即此心之虛明光宅天下
山以象靜止不動而變生庶物龍以象變化不測而
霈澤博施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
則華蟲似矣清明澄澈蕩蕩難名即水之難於形容
姑繡以藻則水可見矣火之光照象此心之照用宗
廟之彝尊以其行道致孝米以養人而君心常慮乎

不博粉而散之則其惠廣及黼爲斧形鐵黑而刃白如此心之剛斷柔而無剛亦足召亂半白半黑者即天時之秋冬地之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次合於天道非出於人爲黼形兩已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爲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此心之辨察是是非非也袞職如此豈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周雖升三辰於旂其在旂猶在服也九章即十二章之道也道一而已矣

先生觀書謂汲古曰出納五言汝聽何如說汲古對曰孔安國云出納仁義禮智信之言呂東萊云五言樂之成言者今之三百篇詩是也詩出於上者爲出出於下者爲納出納作之於樂先生曰此不是東萊之說五言是五方之言出納即舜命龍作納言又周官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五方者并中國也五方多所傳道者乃其方人士之所習言之霪道者不可不訓而正之也誦其言於朝納也布而訓五方出也聖人之教民憂國如此後世不復

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乂天下之民文王之不識不知而德化自足以及廣者此光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堯之聰明文思非出於人爲非由於造作耳不蔽於聲而自聰目不蔽於色而自明聰自無所不聞明自無所不見使胸中微有意有

我則外物必得以蔽之惟其無意無我故虛故明故不得而蔽故無所不通文者自此而發有自然之文思者以此而思有自然之深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爲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深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默悟乎此矣見訓詁益稷篇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按明堂位言四代之禮樂而擊玉磬孔安國謂球玉磬擊以鳴球玉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此而詠歌歌永言而聲依永也以人聲爲先而球琴瑟從之故曰以詠是時祭禮初行祖考來至虞賓天子之後在助祭位羣后德讓亦以初就位故讓也讓出於誠出於德性也然後堂下之樂管鼗鼓與堂上之磬敔鳴球宜倘附羣糠之制甚古夔偶不言敔抑擊柷周禮非虞禮歟若此詠歌有附倘於琴則宜居鳴球之先不宜居後然夔所言乃略舉所作致感應之同笙鏞亦堂下之樂驗諸周禮亦然大鍾謂之鏞其

郊特牲言諸侯之僭宮縣擊玉磬孔安國謂球玉磬某謂或戛或擊以鳴球玉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此而詠歌歌永言而聲依永也以人聲爲先而球琴瑟從之故曰以詠是時祭禮初行祖考來至虞賓天子之後在助祭位羣后德讓亦以初就位故讓也讓出於誠出於德性也然後堂下之樂管鼗鼓與堂上之磬敔鳴球宜倘附羣糠之制甚古夔偶不言敔抑擊柷周禮非虞禮歟若此詠歌有附倘於琴則宜居鳴球之先不宜居後然夔所言乃略舉所作致感應之

效者非備言樂器也大聲玉聲絲聲不及遠故在堂上今鼓琴不在堂下則聲大矣此亦可驗

簫韶九成何爲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爲能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幾惟幾微也動之微也是爲感動之幾也猶機焉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幾也可言而不可見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言欲知此幾即元首之起哉是也即股肱之喜哉是也即百工之熙哉是也是幾也爲中爲和爲樂爲治爲熙爲敬爲欽爲喜爲一皐陶所謂念哉者此也所謂念哉者此也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者此也所謂屢省乃成者此也所謂康者此也所謂讒說殄行所謂堕者非此也見訓語

某謂伊訓至官刑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於是驚念矣今常情庸俗其恆舞恆歌者亦實恆畋者非備言樂器也大聲玉聲絲聲不及遠故在堂上今鼓琴不在堂下則聲大矣此亦可驗

簫韶九成何爲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爲能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幾惟幾微也動之微也是爲感動之幾也猶機焉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幾也可言而不可見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言欲知此幾即元首之起哉是也即股肱之喜哉是也即百工之熙哉是也是幾也爲中爲和爲樂爲治爲熙爲敬爲欽爲喜爲一皐陶所謂念哉者此也所謂念哉者此也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者此也所謂屢省乃成者此也所謂康者此也所謂讒說殄行所謂堕者非此也見訓語

某謂伊訓至官刑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於是驚念矣今常情庸俗

戒心與性之爲二此亦孟子之疵

洪範九五福不曰貴者何也聖極之道人所共有欲使庶民咸於此極則貴有限故不言唐虞之際比屋可封文王之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能使人人貴哉故六極亦不言賤若夫富則有儉德者皆可致不貧之謂富周官序言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三代而上其於民無貴賤無不教

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某觀書至是又觀首篇言文王明德慎罰又憶念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而曰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不得已而用刑皆所以左右斯民使歸於正今大罪之眚災者固上奏而不殺至於小罪非眚終自作不典式則斷斷乎不殺豈周公之嚴不如後世之寬哉而舉一世賢士大夫之論咸以爲不可行何也然則賢士大夫當深思周公大舜之旨夫刑者所以治民之不善使復于善爾彼怙終不改興起者不知宜殺一人而眾人畏慱不敢長惡善心興起者不知其幾也百則斥之遠方如疑則赦或問刊也雖然文王先敬忌明德家既齊大小之臣無不一於正而後可以治民不然則亦未可故康誥曰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而惟威惟虐乃非德用乂

先儒謂王城與成周爲二地某竊疑其不然紛紛於今蓋本乎孔安國一人之說夫召誥序言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洛誥序言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則所謂成周即洛邑王城明矣而安國乃析爲二者蓋以周公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安國疑此卜二地遂謂瀍水之東爲下都爲成周與洛邑王城異自此說一立而後世諸儒不復審考遂祖述不已而某所以疑其不然者其情狀大體已著於前矣若大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見龜所食墨亦依洛邑之言爾亦之一言明非二事于於是非乎稽首以謝周公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來營及刖

爲下都以遷殷頑民之意多士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多士亦言予新邑洛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卜并命亦言周公誥殷頑民遷于洛邑則洛邑即成周豈不益明合召誥洛誥多士君陳畢命五篇之序讀之情狀昭昭又春秋左氏傳言王子朝入於王城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益驗王城即成周昭二十六年冬十一月王子朝奔楚敬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十二月王入於莊宮按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王城秋七月鄩羅納諸莊宮則莊宮在王城中則成周即王城又明矣宗廟宜在王城事理益著又況敬王微弱既告於晉合諸侯以修所居之城矣又豈能營宗廟宮室郊社百司庶府賓館耶則益驗成周即王城非獨指瀍水之東益明左氏率好更辭既曰王城又曰成周乃其屬辭常法又孔穎達正義於王城言今基址可驗而瀍水之東不言有基址可驗節節可審知成周與王城非異也

周公既復政厥辟乃拜手稽首告王以立政之王要首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休者歎美之辭謂夫茲乃致治之至要而後王知以此爲憂恤而深慮之者亦鮮矣嗚呼茲誠立政之機要雖四海之廣夷狄之遠其亂其叛服盡由於此王者誠能竭心盡情精擇左右大臣與夫親信近臣皆得其人如滌水之源其流派不足慮矣如培木之本其枝葉無所患矣用力少而取效多其機甚近而其應甚遠豈不要且妙哉所謂休者以此雖然使自古世主皆知此爲要皆知此爲急皆能恐懼深憂詳察則必得其人必致治安不復有亂亡之禍夏可以長有天下商不得而代之商可以長有天下周不得而代之惟其知以爲憂者算也故周公首以戒成王恐王心之忽乎此也伯長也王左右伯長之官大臣也任信任也居王左右王所信任之官近臣也既爲長伯既所信任必得大賢始居其職既爲大賢不可輒易當常居其位故曰常伯常任至於準人典司法則亦可以次賢爲之亦貴久任而其體稍降其人易得不必以常爲名綴衣掌衣虎賁忽畏久而後歎幕小臣虎賁持戟屏衛之士言至此則凡在朝列與

夫侍御僕從蓋盡舉之矣然亦不過王左右之所親近此誠可謂灼知立政之要領矣豈有大臣近臣皆大賢而其保任遠臣有不可信者乎豈有朝廷既治而外治有不舉者乎豈有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王心有不善者乎王心既善大臣近臣又皆善而遠臣有不善乎世主豈不知大臣近臣之不可不擇而周公深有慮於成王者蓋略知所擇則所擇不精深憂深慮則所擇必精苟非明哲之主往往忽於其近勞神於遠且一意於擇近臣猶慮其或差而況勞思於耳目所不及之地難哉好詳而不好要必至於雨失好要而不好詳必可以雨得是故惟明王好要以擇近臣爲憂知天下安危治亂盡在此則不敢以其違己而惡之不敢以其從己而樂之眾好必察眾惡必察虛中靜觀既視所以又觀所由又察所安安者其久也惟深慮久察則雖有深姦隱情久而自露歷觀自古亂亡之君大率以人違己而疏從己而親故賢者常遠不肖者常近而亂亡隨之雖中材之主苟知安危治亂惟在近臣深憂精察自然不敢輕易以從

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成王繼統周公攝政故致敬而告之曰嗣王代天作子非可輕也羣臣因公之言咸進戒於王則謂王左右之臣皆不可以非其人周公遂歎曰當此太平休美之時而知憂此者鮮汲古因又問如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與嗚呼休茲說者多不同敬求其誨先生曰伯長也謂六官之長及三公當常人其任故曰常伯其次在王左右常任事之人曰常任其在左右司法度

準則之人曰準人庶職之繁言之不盡遽言綴衣虎賁之微則其間在左右之職盡舉之矣綴衣掌帷幄下士顧命出綴衣于庭虎賁謂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周公發歎而曰休者以前言之甚美也蓋治道不遠近在王之左右左右苟得其人則君德烏得而不正曰茲者公指所言左右之臣也今人言亦有此類休絕句茲亦絕句謂治要在此然知以此爲憂恤者鮮使人君能憂慮乎左右之臣則不肖無自而入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聖人之言非不切至後世君

臣如醉如夢飲胎禍於無窮見誨語

世儒之言果斷惟曰處事當決無疑滯蓋誤解周官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之語周官蓋言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繼曰惟克果斷所以贊言志勤戒毋悠悠當如舜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謂夫知之已審見之已明而又悠悠不勇進則不可非謂見未明知未審冒然勇往也後儒所謂果斷乃此類耳異哉觀古書不達其旨惟就己說既誤己又誤人謬以千里夫知已審見已明何當詢謀況於未明未審而遽果斷哉某

常道之爲道大矣成王命微子亦曰率由典常仲叔又曰勿替敬典命蔡仲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周官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嗚呼古聖賢所以立德所以出治無他奇巧所以每相誨告率不過典常之道自後學觀古聖人之道德事業當有高深奇異之論而書之所載惟曰常道豈古聖賢未肯盡剖胸中之祕而政事之外復有精微之旨哉是不然孔安國不知道裂而殊之故以三墳爲大道五典爲常道不常何以爲道不一何以爲道道心惟微本精本一人心即

道心心本常故合乎天下之公心而爲政爲事則其
政可以常立其事可以常行不合乎天下之公心而
爲政爲事則其政不可以常立其事不可以常行箕
子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蕩蕩平平之道卽常道也無深無奇不怪不異
平夷簡易而天下之道無越乎此由古到今有失此
常典平夷之道而能有濟者未之前聞也
漢孔安國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欲廣其居於壁中得
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劉歆

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劉歆
謂孔壁中得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有又也及期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有也時世已有魯淹中所出
之禮世謂之禮古經者七十篇文與孔壁之禮相似
而又多三十九篇故曰有世所未見故曰逸亦猶世
已有伏生之書與孔壁之書文相似而又多此逸篇
之書非孔壁中止有此篇數也自大小戴已集此儀
禮劉向別錄亦見之向歆父子之校書祕府備見古
文漢藝文志亦謂孔壁中得古文尙書禮記禮記者

良心之所發也至於今千載之下取而誦之猶足以興起也故曰興於詩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興於詩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思無邪卽興興則不面牆一旨也自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日至月至者相繼淪沒孰有知此旨者此旨非子夏所能知也子夏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獨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曾子則知無邪之旨矣非言關雎之詩也爲序者不得其說而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今取關雎之詩讀之殊無哀窈窕思賢才傷善之心之意繆末之逮下意指君子故曰樂只君子而序言后妃桃夭言昏姻夫婦之正序者無得乎正之旨必推本諸后妃之不妒忌鵲巢之詩初無國君積行累功之意而序言國君積行累功甚者至於何彼穠矣之詩初無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之情而序推而詳言之蓋爲序者不知孔子所刪之旨不知無邪之道見詩辭平

常無說意聖人取此必有深義故穿鑿遷就委曲增益雖傍依禮義粲然典雅之文而孔子之本旨亡矣毛氏之學自吉子夏所傳而史氏又謂衞宏作序自子夏不得其門而入而況毛萇衞宏之徒歟子夏之失未必至如此甚蓋毛衞從而益之序本曰義先儒謂眾篇之義合編者謂今之所謂序者也猶未冠諸各詩之首後儒離而冠之學者見序而不見詩之有序如日月之有雲如鑑之有塵學者愈而牆矣今序文亦不必盡廢削其太贅者與其害於道者置諸

四益書館 明儒 約園刊本

其末毋冠諸首或可出也觀詩者既釋訓詁即詠歌之自足以興起良心雖不省其為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面之牆矣其通達也孰禦昔者舜命禹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都美辭也既自以所言為美而又曰子何言予思曰孜孜爾故皐陶吁歎而問曰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自或者觀禹斯言

人所作無損於斯妙也況序亦不能盡知其世與其人其間乖謬良多

先生問汲古既醉詩云昭明有融曉此說否汲古對曰昭即明也融和也既明且和其德備矣未知是否先生曰融一也昭明有融是澄然融一汲古問大雅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云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此言王有令德則民從而天與之是否先生

四益書館 明儒 約園刊本

嘉善之訛曉此詩否汲古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

見詩語 四益書館 明儒 約園刊本

曰嘉善和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無樂亦非德性之善既嘉善又和樂德性之光輝自然而然初非有意於爲善又爲樂也此惟有德者自知而非章句儒所能識也君子謂王道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謂君子即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顯顯者令德之益顯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性而發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亦在是故受祿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自天實自君子之德性汲古又問千祿百福是成王求祿於天否先生曰千祿非干求也干字似干僕之微詘也闕疑則可謂干求則大不可百爲千千祿百福言其多也願王子孫蓁衍至于千億穆穆靜默之容皇皇精明尊大之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輝光非有心於爲靜默爲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辭也不愆不昏忘率由舊章由德性而發自不愆不昏自率由舊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行同也汲古又問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如何先生曰威儀每每有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頌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匹類也率由羣類如此先生曰道欲而行無己私也是皆德性之所發如此先生曰道無先後小大覺焉者有先後小大汲古曰夫子告子貢曾子皆一以貫之子貢徒聞而不復問曾子能唯而不加辨此見聖賢之道無異而覺者有異焉如曾子與子貢弔季孫之母閻人以君在弗內俱入廐修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已告矣及曾子入閻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此非容之謂也其覺與未覺自見於動容出處如此惟聖人一貫之妙不可言先生曰聖人循循善誘姑曰一曰貫天地內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曾子未覺始言貫以啟之及既唯既覺知此心日用無非此道故與人忠信恕人如己皆此道也子貢則不然億中方人豈知忠恕夫子屢啟之而終未覺

先生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何說汲古謂此只是天人一理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天

即文王也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即天也其進退升降之間一而已矣先生曰是汲古囿問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如何先生曰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爲微細之間熙有理順之義緝熙者進退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爲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爲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思爲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所謂緝熙者緝熙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爲故緝熙融釋猶雪之融於水猶雲之散於太空其緝熙於思爲微細之間融釋於無思無爲之妙如此豈不是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穆穆也互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九

家記三

論春秋

春秋於魯桓書至至者以禮至於廟也春秋之時典禮大壞時君能以禮至於廟者無幾史書之聖人無取削爲是之也說者謂危之鑿矣左氏近之矣而亦未有以明其爲道魯桓天下之大惡也何道之有蓋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聖人如天焉無私好無私惡魯滅大惡聖人已著其罪所以明其非道非私惡也至於至廟一節猶知遵禮之善猶知有祖廟也雖其中心之藏未必果出於誠而其事則禮也聖人知所是也是者是道非者非道春秋不以善掩惡不以惡掩善終不以威公彌天之惡掩其毫毛之善以善者道之所在聖人不得不明之也春秋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斯道非爲春秋之君臣設也爲萬世設也春秋爲明道而作所以使天下後世知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而諸儒作傳不勝異說或以爲尊王賤霸或以爲謹華夷之辨或以爲正名分或以爲誅心凡此固

春秋所有然皆指其一端大旨終不明白子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明彰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載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春秋左氏傳襄四年穆叔如晉一章與國語大同小異義不甚同大戴記與家語王言等篇亦大同小異

異義亦大殊以是知盡信書不如無書書難盡信於是甚明

春秋人物多賢而吳季子音成鱄其言某尤心敬焉季子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至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季子非有道安能爲此言成鱄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某甚有味乎應和之莫照臨之明經緯天地之文也

秦穆公欲立重耳穆公之心本善也公子縶以利說之而移晉夷吾欲從兄於翟夷吾之心本善也冀芮以利說之而移茲利也乃害也韓原之戰穆公幾爲韓簡所止徇縶之說以至於此也夷吾雖以不正得國

身陷於惡子不免戮害敦甚焉夫子晉成鱄其言某尤心敬焉爲

汲古問春秋經有書王正月有不書王正月此是略闕文否先生曰十一公之元年皆書王正月惟桓公三年而後不書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而書王三月汲古云未達其義先生曰不書者非脫闕也孔子削之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即此類也蓋春秋法甚嚴而亦甚寬魯桓弑君周王當誅之至三年而王不能誅始不書王魯昭公之見逐於三家薨於乾侯逐雖輕於弑既七年矣故定公元

年不書王正月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討之汲古見莊子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汲古謂忠孝名雖異而實無異如以有二言之恐非聖人語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莊子以一命一義而分忠孝以爲聖人語誠難取信先生曰忠孝一心無惑於異論如周曰以無爲首又曰物不勝天久矣是皆自紛紛於意慮之間豈知乎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而又曰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汲古問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以進藥致禍何春秋書弒其君左氏曰許悼公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公羊曰曷爲加弒譏子之道不盡也穀梁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何三傳皆言止不弒君先生曰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如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許止不愼不敬輕果進藥致此大禍雖奔而棄位未踰年而卒足明其心而春秋猶加之以弒名者所以明道也夫人心自善自清明謹重必不輕進其藥於君親惟其意動而昏不敬不謹故輕進藥於君親而不免此禍許止雖未踰年而死亦不足以贖弒君之罪者孔子不削欲使後世深思力索求免此罪必至於復吾本有之道心則靜重敬謹自備萬善自絕萬過自信其可以免矣見詩語

論禮樂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人心卽道不假外求放逸慢易則失之故曰毋不敬毋不敬則常清常明儼然若有所思而非思也無思非冥然而昏如日月無所不照而非思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皞皞乎不可尚已純然渾然卽此妙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卽此妙也至者終日如此老子曰我獨泊兮其未兆未兆者念慮之未形也學者求斯須思慮暫止不能而老子能久持之曾子戰戰兢兢亦入此妙也儼若思未言之時也至發於言辭亦安

亦定則動靜純一其德全矣故可以安民見訓語
小戴曲禮篇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非德乎又
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戴不思
孔子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行爲先文爲後
天下之常理聖賢之常言而戴先文而後行蓋戴以
文爲本務其心不主於善行是謂本以文行雜之正
猶漢宣帝曰本以霸王道雜之大抵自漢以來天下
風俗本以利而雜以義歷千載而不變皆戴之徒助
成其俗也此無他人欲盛於中度實行非己所長姑

從其所長於博聞強識而尙之人之常情多言己所
長爾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孔子之言亦
非德行諸賢之言也至於戴記之博聞強識益陋益
鄙矣論語所謂文者詎如是乎夫聖孔子不居而戴
以聖自名其矜大昏闇之狀備見於此
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死於兵壓死於嚴牆溺
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
果死於匡則亦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不可弔乎而
先儒有謂直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

與聖哉惟得道乃能爾變化萬狀皆道心之爲而不
知其所自來也竊笑夫好古不通之士錙銖比方分
寸量度其何以應方來無窮之變哉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
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
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
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於是窺見聖
人日用變化之妙即天地四時不無愆陽伏陰之妙
是謂大德則無踰也小德則出入可也子貢謂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殆閒夫子之誨而微失其
辭德本無小大小大之言因學者而隨施初無實意
也天地變化何大何小子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
蓋孔門誠有是論然小大之論因人而異施謂其果
有小大不可也謂其果無小大亦不可也孔子曰無
可無不可此誠有不可以言語解釋之妙不可以心
思測識之旨孔子自謂莫我知也夫比世好古學禮
之士觀說驂於舊館之事使不知其爲孔子必以爲
輕重失倫已所不爲今雖知其爲孔子亦莫諭孔子

之心往往以爲流傳之失實夫流傳之訛妄者有之
矣如謂予鼓琴見貓取鼠欲其得之遂有幽沈貪得
之音此則訛妄矣如謂堯瞽瞍北面朝舜孔子曰殆
哉此則訛妄矣說驂之事非訛也无妄之疾勿藥有
喜孔子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利欲之過內訟可也
說驂之過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聖人曰用不識不知
純純輗軏不知老至過於一哀而說驂天道之變也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而後學以輕重多寡觀之陋矣

見訓語

檀弓下篇云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
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又子游曰始死脯醢之奠
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
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嗚乎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孔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矣以形
觀人則人固可見以神觀人則人固不可見也神者
人之精形者人之粗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神無
方無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無所不通無所不在故
孔子之祭知鬼神之實在而羣弟子觀孔子之祭時

精神以爲如在也今子游以爲未見其饗之是求鬼
神之道於形也死生一致人神一貫此孔子之自知
非子游之所知而況於戴聖乎 見訓語
檀弓下篇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此非聖
人之言夫君臨臣喪親愛之心也人不能皆聖人聖
人則無畏常人安能皆無所畏桃茢執戈所以安夫
人君之心也聖人不敢盡去此禮慮夫畏心之勝并
與夫臨喪之禮而不行也巫祝所以接夫鬼神者桃
鬼之所畏茢蓋曰掃不祥鬼亦惡鐵戈益足以

抗之矣聖人安以此爲禮因人情而爲故有此謂畏之猶可也而曰惡之豈君臨臣喪之本心哉記者誤釋賊其君所以親愛其臣之心夫聖人不得已而存是禮記者又從而增益其不善之心矣可見訓語

曾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記者記此蓋有是敬子之意是啟人臣無君之心也不可以爲訓學者斷斷乎不可讀非聖之書孔子歿邪說又作先儒莫能辯其非致國家行其書列於六經殊爲巨害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慆慆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眥也嗚乎非聖之言殊爲害道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放肆無禮固不可而子游言禮於心外惟曰微情曰故興物不言此心本有之正謂人死斯惡之矣此謂他人則可謂其子則不可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人雖至不肖其喪親也哀痛略同而子游曰斯惡之矣誣矣夫人皆有至孝之情而子游誣之以爲死而惡之是矣可是矣可設蔞翣所以飾也爲使他人之勿惡猶之可也若夫絞衾所以愛之非爲他人而設行人子哀痛切至之心而已矣聖人因人本有哀痛切至之心而爲之節文故禮非自外至人心之所自有也至於又曰無能也斯倍之矣其誣汚人子之孝心滋甚始死之奠朝奠夕奠殷奠啟奠祖奠遣奠虞祭卒哭祭祔祭練祥祭禫祭皆人子篤愛之誠見諸禮文者如此亦非自外至也亦聖人因人心而爲之節文也至於又曰未見其有饗之者也噫其甚矣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生死一人鬼一孔子未嘗言無鬼神而子游敢於言無鬼神是奚可人惟不知生故不知死不知人故不知鬼神人寢不離牀而夢登天夢之千里之外豈七尺之軀所能囿哉人執氣血以爲己故裂死生判有無殊人鬼而不知其未始小異也不知其未始不一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孔子祭如在知鬼神之實在記者無以著孔子誠恪之心故再言之而子游以爲未有見其饗之者也是奚可是奚可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子孫毋變也檀弓下篇具載如右無譏焉斯足以著衛獻公好賢報忠之心矣某初亦爲之起敬而無疑他日讀之乃覺其非道似是而非不可以無辨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獻公深感柳莊之弭禍念之不忘故至於此而非大公之道也非禮也似善矣而私也作好也柳莊雖賢臣所祭則君也臣也當祭而廢者惟天子崩后之喪爾臣攝其事則君薨夫人之喪亦廢不聞卿卒而廢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孔子曰后之喪爾不聞以公卿之喪而廢也公大賢盛德猶不以其喪廢禮而況於當祭乎禮所本無而預戒之使當祭必告私也不釋服而往異乎易羔裘玄冠之禮矣遂以禭之與之邑亦可怪不可少綏乎知孔子不以車爲伯魚顏子之椁則大道清明人欲消釋非禮之禮不足以動其心矣

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荊與魯皆非禮檀弓篇不必記可也記者蓋有不平荊人之強魯以非禮亦快魯以巫被殛足以挫荊人之心也嗚呼衰世臣子所以事其君治其國者多此類不能輔君以道與其國家而使朝楚徒求勝於末節亦可羞矣亦危矣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

孟氏不以是罪于朋友不以是棄于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且既無葬可犯人禾之禮而不庚之是子皐之過也記者既不明言其非而卒記難繼之說是殆許之也檀弓記者褒世之士禮樂寖廢之論也載哀公妻我之言載容居不敢忘其祖之言皆不明言其非可以勿記而備記徒厥後世廢禮之端又記軍有憂赴車不載棺槨意示將報也嗚呼此豈先王典禮舜命禹征有苗苗逆命班師振旅其載棺槨也必矣衰世所爲遂著爲禮此甚不可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此亂國之爲也檀弓記焉而不言其非禮則後世將有倣而爲之者矣今削之慶父弒子般閔公與士大夫不敢申其哀慺慶父之不悅也申哀盡禮則不悅慶父矣閔公畏禍而不經亦卒不免經麻於庫門之外者畏魯人之公論也不敢以經麻入畏慶父也

曲禮檀弓多言喪禮顏合孔子所重民食喪祭之意重喪祭禮其感動人之善性也易喪祭者斯人天性之發於文爲而先聖王因爲之節制者也見誨語

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月令此類衰世之文也衰世君昏政亂不知唐虞三代盛世初無是事孔子曰聖人有國曰月不食星辰不悖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古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今月令云云是使衰世君臣安於衰亂不復反身修省謂月令所著乃古之常非政之疵也豈不大誤後世耶凡月令此類宜削見訓語

職當中心無爲以守至正羣臣各盡其職事之大者則請於上而行之何至事無小大一命於天子秦尊君卑臣罷侯置守斂天下之權而盡總之其弊至是爲天子者亦勞矣安能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三代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此啟人盜心載孚秋爲來年受朔日見秦書也文見呂不韋春秋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

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魯之有司亦曰古之禮慈母無服而小記言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是爲慈母有服子夏之傳喪服也亦曰慈母如母傳曰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子夏所傳又與孔子不同蓋未聞孔子之言故爲俗禮作傳孔子之射於矍相之圃也使子路執弓矢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然則爲人後者

得罪於先聖如此而子夏傳委曲而爲之說何也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事慈母如母非道也父命爲子母非正命也從父母之命焉得爲孝乎子夏隨俗爲說孔子固嘗鄙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子夏非知道之士後世不宗本孔子之訓而雜用俗習之說不知子夏之說而尊信之蓋非聖人則多溺私情多違公道故世傳喪慈母如母之禮今又載之國法嗚呼道之不明人心滋亂幸有先聖之言在鄭康成必欲合孔子子夏之言爲一故

謂孔子之言指國君之子康成好牽合眾說不知孔子初未嘗言大夫士之慈母異禮姑舉君家餘可類通況父母亦稱嚴君子夏委曲謂父命爲母子之說乃愛妾之私情非天下之公道子夏所爲喪服傳害道者良多不可不削以釋人心之惑復人心之正小記亦有可削者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鄭康成云吉凶不可以同處正義云待事畢然後歸哭二說皆未安禮必明其義鄭徒曰吉凶不可同處不本諸人心非義之正夫有君喪服於身尚不敢私服以類通之則卿大夫爲尸於公既受宿不敢廢爲尸之事宜也出舍於公館者患哀情之亂齋敬也待事者待祭日已爲尸之事也齊衰不可比於君父故雖內喪不廢尸事惟聖人能辨微決疑

文王世子曰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吁聖人之言未嘗有此惟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予一以貫之未嘗裂內外如斯辯截不通也樂者

吾心之和順禮者吾心之等節無二心也所謂交錯者何哉某每見學者多不知道意慮萬狀不知其未始不一也見訓語

文王世子篇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鄭注曰郊人賤技藝殊未安夫所謂三者有德進焉何得以技藝賤之況賢能之書道藝在其中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三代之制未嘗賤藝

鄭強加技一字形容藝之賤蓋不明遠之之意遠之之意謂未及語姑誓而教之故曰郊人明未登於賢能之書爾非賤其藝也且其爲言亦未當聖人之於人無所不敬愛惟有罪乃遠之郊人方教而進之不當言遠之六卿在郊野卿大夫攷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又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吁斯言似是而非雖正而不通父子君臣固其大倫而道無不通斯言使人

載一律意說紛然道心滋蔽吁可痛矣知其蔽者有幾又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三公坐而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當尊而禮之而曰使能亦不敬矣

文王世子篇首敘文王所以事王季武王之所以事文王者善矣餘言禮事亦多善惟以意說廁其間則有不善前已辯數端後又曰有司告以樂閱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

俯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又曰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吁仁道之難明也久矣學者無輕言之孔子言仁豈曰惠而已哉今論語一書具在學者能通之者有幾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雖謙辭亦足明仁道之大矣此止以養老幼言仁亦不知仁矣仁如桃有仁杏有仁梅有仁寂然無思爲而能發生如此之謂智常明而不昏謂之仁由是而日用萬變無不中禮謂之聖此可謂大矣豈思慮之所及始終一道大小一道此曰大事則謹其終始徒亂

後學

文王世子篇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既夕禮記養者皆齊夫玄冠玄端固齊服而親疾必玄者忌素也非齊也親有疾子憂懼方興何暇齊耶因玄而曰齊乃禮家不知道者溺心於文爲之曲失其本心者也此當削齊字庶不壞人心不損孝德聖人復起當不易斯言士喪禮雖本於孔子而既夕禮乃爲別篇此又其記斷非孔子之言

汲古閒記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未曉政何以藏身先生曰聖人言此政卽禮也故曰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也夫天生烝民有欲無禮則亂而君據其崇高富貴豈容廢禮以危其身周以禮義乃有尊君敬上之心無犯分干正之意故謂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見誨語

古列聖之於禮器有不說之至教焉而諸儒莫之知也犧尊有沙牛之象焉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爲沙牛牛之爲獻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觀犧之象必不作乎輕肆放逸之心心不輕肆放逸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娑尊蓋因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爲沙謂羽飾改讀沙爲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爲娑差之又差亥謂本之毛鄭毛鄭受誣甚矣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爲牛形厥明蓍禮經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云朝踐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爲犧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爲

一代之所尚獻必首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爲犧象尊爲象形象之爲獻其重厚爲至其入水毅然悠然險莫能陷人之道心似之自道心已明者觀之足以默證聖心之精微矣太尊有虞氏之尊也太之爲言非物也當爲至質無文之形或曰瓦尊也豈不似道歟山尊夏后氏之尊也明堂位曰山罍山寂然未嘗動也發生草木其用無窮人之道心寂然事親從兄事上臨下變化云爲神用無窮豈不似之著尊商人之尊也商人質其輅則木其尊則著於土而無足爵

以舉灌尊亦以舉皆不復寓象是謂無象無所取象聖人之示人也亦明矣兩口殆兩耳而狀類口歟體狀如斗故又從斗歟而先儒外求音類謂爲禾稼之形者殆鑿也字畫無此義焉壺尊以壺爲尊亦無所取象也亦猶著尊之謂歟人之所以不明乎道意說蔽之也觀著尊壺尊之形則意說無從而作庶乎道心之忽明矣此維內明者自知之不可以言語解也可以言語解者皆意說也非道也犧尊山尊與夫雞彝虎彝鳥彝蜼彝黃目之彝皆不可以言說解也以爲可以言說解者不識犧象山尊與夫雞彝虎彝鳥彝蜼彝黃目之彝也雞之知時也亦然又有鳴聲至和宛然道心之默契故樂首取之有道者必有德威其靜重剛毅之威似虎而其文也發於自然亦似虎雌之爲獸健捷而有智鼻印尾修末有兩岐兩則自懸於木以尾岐塞鼻或以兩指蜼有智有健捷自道心而發智者似之道心之智如水鑑如日月光明洞照何思慮疑滯之

有故曰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黃中也中無體質無作好無作惡則自無所倚無所偏畔矣目清明也禮家之說曰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者陋矣此豈足以知黃目之旨哉道心無思無爲無偏無倚自然清明矣分內外萬物畢照不可以意度也而曰酌於中而清明於外皆窒者之意說非道心之實說也方道心發用豈曰吾今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使果有此意則倚於此意不可以言中矣此意窒之何清明之有黃目之象誠可以默會不可以言盡也尊之爲言言是

道之可尊也彝常也惟道爲常書言典常惟常故一老氏之言駁矣亦曰知常人之道心未始不一未始不常未始不清明未始有偏倚惟其微動於意焉故失之實未嘗失也昏也如日月而雲氣蔽之雖足以塞其明而明未嘗息也自不知爾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罍之爲象雷也古雷三田字雷猶雲也禮物多爲雲象皆古聖列辟啟誨後人之至震動變化如雷如雲皆足以爲道心變化之默證非訓詁所能殫孔子曰風雨霜露神氣風霆無非教也見訓語

郊特牲曰黃目酌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此非聖人之言禮家之意說也黃中是也目言其清明亦是也而專以氣言則非也至於曰酌於中而清明於外則幾於可笑矣不知道者之言固宜其委曲於意象文義之末而不悟本有之中也是中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人以之靈是中人之所自有中無實體虛明發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皆其妙用純然渾然何內何外何即禮象以垂教其啟後人至矣而先儒未有默識其旨者孔子識之故曰仁者樂山又曰知者樂水皆此妙也

玉藻凡祭不諱廟中不諱何也事死如事生歟古者卒哭乃諱則生事之時未嘗諱也康成爲說穿鑿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至矣哉大矣哉可謂斡旋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鄭康成謂謙不比德坐井觀天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不玉古之制也行則鳴佩玉之音君子之禮也吾聖

人獨異於是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清明而健行者是也博厚而靜止者是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皆此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此也山以是峙川是以流草木以是華以是實禽以是飛獸以是走蟲魚以是動躍天地間變化萬狀皆象環之文理也混圓而無端也五寸五行也五常也錯綜成章棊組綬也天地萬物萬化非彼孔子非此也玉非有聲象非無聲也一以貫之也一非實萬

非眾也是故天數五地數五一也十百千萬億以至於無窮一也所以事親是也所以事君是也所以尊卑所以長幼所以夫婦所以朋友是也無庸加思焉而未嘗離也愈思而愈莫之及也及不及一也思不思一也至矣哉大矣哉孔子之象環乎可謂斡旋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不可贊也不可論也而愚不肖之所同有也不自知其有爾顏氏之子其知之乎月至日至者其知之乎知不知一也知不知一者孔子之象環也

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且書曰周公相成王不曰踐天子位明堂位之書非君子之言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今明堂位曰七百里雖以附庸通之亦不及此闕宮公車千乘乃方百里竭作之數或幷附庸記之若方七百里則爲方百里者四十九爲車四千九百乘矣明堂位多誣

小記大夫不主士之喪其衰世之禮乎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其情宜無此

大傳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此爲大傳者之意說非武王之心也孝子順孫敬其祖考尊而大之之道也武王至是始得以申其尊而大之之心也

大傳又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夫所謂民不與焉異乎孔子所重民食喪祭矣大傳意雖在民而言則不中又異乎中庸之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

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大傳以治親先於舉賢猶云可也至於以舉賢列報功之後不知命何人酌所以報之也姑存問愛人者事亦褊小若此類多矣何止於五

大傳又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夫欲齊一天下之心則改正朔易服色考文章亦足矣考諸古志未聞更立權度量異器械既易服色又別衣服紛更如此三代器服誠有不同蓋積世之久風俗寖變器服寢異非創業之聖人遠

紛然盡革朝野之器服也

大傳又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賢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某竊謂其五者皆當惟名未安鄭康成謂世母叔母之屬夫名固有之而亦豈無尊尊親親之心乎不然則謂君之母妻之屬而亦豈無尊尊之心乎古者后夫人亦與其臣爲禮亦豈略無親義子夏謂士爲庶母緦以名服也豈無尊尊之心乎從母昆弟緦子夏又曰以名服也豈無親親之心乎大抵不知道者多好爲分裂殊異之說其末流至此豈不壞亂人心

學記亦非知道者作泛泛外務謂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辭氣非眞通達果通達豈九年所可限又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游息孰非脩習之地善脩者無動靜之殊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是皆人爲之故非道也尊師道也詔於天子無北面禮也何必加嚴何難之有

安按周禮六鄉設官掌書德行道藝書有學者六遂設官脩稼政趨稼事蓋士居六鄉農居六遂遂非建學之所說文術邑中道也夫鄉學自五百家之黨有庠之外不聞別有講學之地則道路之旁設序可以講學爲宜爲便則術序爲鄉學明矣何必改讀改讀又礙

汲古問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人惟意固情放而有此失一失而不救則何止於四先生曰人心圓融廣大虛明應感無

所不達安得有失人於其間加以私意則本心始失矣失之多則繁而無統失之寡則知一不知其二失之易則太輕易而不詳審失之止則無志而怠惰惟溺於靜止而惡動作此四者足以盡學者之失先生又謂記云學者四失教者必知之故孔門問答率隨人之失而各之各救其失而已子游事親有徒養而未敬之失孔子教之以敬而使之盡救其失則子游之孝心未始不全也仲弓未敬未恕之失孔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救其失使其失盡去則仲弓之心未始不仁也人無過失則道心融明先生曰常情多責人而不責已君子則反省諸身懼己德之未善上不敢怨天下不敢尤人自責而已汲古謂聖賢誨人皆以反身脩行爲要夫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先儒亦曰道學之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先生曰此言是患學者但能言而不行見誨語

樂記亦非知道者作其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此語固然庸眾者不知其非而知道者不肯爲是言蓋知道則信百姓日用斯道而自不知百姓日用無非妙者惟不自知故昏亂也故曰物使之然則全以爲非裂物我析動靜害道多矣禮樂無二道吾心發於恭敬品節應酬文爲者人名之曰禮其恭敬文爲之間有和順樂易之情人名之曰樂庸眾生而執形動意形不勝其多意亦不勝其多不知夫不執不動則大道清明廣博天地位其中萬物育其中萬事萬理交錯其中形殊而體同名殊而實同而樂記謂諄諄言禮樂之異分裂太甚由乎其本心之未明故其言似通而實塞似大而實小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己自疑阻安能使人不疑阻其引孔子之言善矣其曰禮樂之情同亦庶幾焉要其本自不爲大道故曰似通實塞其情狀尤著者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蟠之爲言乃記禮者之意態而禮樂之道非動靜之可言而況於蟠乎又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皆意說又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尤其

可笑孔子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鳴呼聖言至矣聖人雖因人心以天地爲二故曰分以陰陽爲流轉故曰轉令人心本無禮樂蠢乎地之意何爲又增益之以起其意乎辭意甚失言樂記又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率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於大道一貫之中而妄立町畦至此重復又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又曰樂統同禮辨異分裂堅定如此害道爲甚嘽慢邪也簡節正也猛厲邪也剛毅正也樂記乃一之何也

樂有所謂九夏夏大也大哉樂乎樂音生於人心播於歌詩鐘鼓莞絃笙磬通於天地感於鬼神節於四時明於日月動散於雷霆風雨發育於萬物大矣哉王出入奏王夏王之一出一入至大也出入之時大矣哉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不特王之出入至大也尸之出入亦大也故尸出入奏肆夏不特尸之出入至大也牲之出入亦大也故牲出入奏昭夏牲之爲物微也疑不可以言大也烏乎大哉天地之間何一物之不大

也何一物之可以明目而視可以傾耳而聽也是故賓來則奏納夏者明乎賓之來主之納皆大也皆孔子之所謂不可見不可聞也臣有功奏章夏明乎臣之有功君之章之至大也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夫人祭奏齊夏齊敬之心又何其至大也族人侍奏族夏又何其至大也至於客醉而出或者以爲醉而已出而已何足以爲大也而奏祇夏焉聖人於是特明其至大而無以加也是故有牘焉有雁焉有雅焉雖在乎陶陶之中而步步應四時之節公之出入也奏鷺

夏又以明公之一出一入其大與天地同與四時同與鬼神同與古列聖同天下無二道也是故天下無二大也人皆有是大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人不能者賊夫人者也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一日覺之何所不通何所不同是故九夏也於以明天下之無二大也聖人於禮樂一名一物而致其深旨焉其啟佑萬世至

人之言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又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夫道一而已矣樂記之書似高深而實不知道徒惑亂後學又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曰蟠曰測意狀益露

汲古謂樂者聖人所以善民心移風俗何周之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亦舞之先生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爲天地兩間之主雖四夷之民皆吾赤子也人心皆天地之心也四夷之樂以中正之音一之皆可以同天地之和感人心之善 互見諸語

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孔子家語子羔問廟制於孔子孔子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王制亦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鄭康成據禮緯謂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唐虞則殷七廟甚明謂之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殷七廟甚明謂

周七廟大槩是矣而亦有始末禮器曰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六廟也周之始享嘗之廟六而已后稷發爵不受旅酬說也禮器方言尸豈有發爵之尸而獨不及乎康成不思武王欲祖文王之心而執七廟之常說也又忘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之文而好穿鑿牽合此注周旅酬六尸謂后稷發爵之尸不言亦不嘗屬文之驗也康成改醴賓爲禮賓改醴婦爲禮婦以唯舒武爲唯舒

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強注作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其不善屬文之狀若此者眾孔子家語雖曰孔子觀周遂入太廟后稷之廟然此乃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言況家語所記多誤是時其以文王未正太祖之名位而周人或以稱后稷之廟耶祭法及孔子家語皆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文王爲太祖甚明家語及祭法皆曰遠廟爲祧而康成以有功德者爲二祧夫遠廟不以功德言也孔子謂以功德見祖宗者其廟不毀則殷之太宗中宗高宗皆當不毀康成又將何以處之天子之廟七而周旅酬六尸六廟者武王將以祖文王虛其位以待之也太祖不可遷也是故周之始享嘗之廟六而已后稷雖以始祖亦有廟而不與六廟同其禘郊則及焉大祭則及焉有禱則及焉惟四時享嘗祫不及旅酬六尸則及焉有禱則及焉惟四時享嘗祫祭也周家推本姜嫄大司樂首言享先妣謂姜嫄也閟宮有侐謂姜嫄之廟也姜嫄有廟則后稷宜亦有廟姜嫄之生后稷也神后稷始封則后稷始祖也周禮守祧奄八人每廟一人則當有八廟武王又曰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者謂鯀之類爾無功德不祖不宗以親故郊故其後去祧而壇是爲毀厥周至其王時文王始正太祖之位而三昭三穆至孝王時武王之廟不遷不毀太祖及三昭三穆及武王及后稷其廟九矣而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之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言五廟

者謂諸侯也言七廟者因彼失禮而生文爾不可遂執此以爲周止七廟

祭義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未知鬼神之無所不在也人自知德之無所不在則信鬼神之無所不在矣

祭義曰殷人貴富而尚齒此非聖人之言也富非道之所貴也而家語謂孔子之言豈記者之差乎聖言之傳記訛謬者亦多矣

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孝敬之誠發於中達於外者自爾也而曰此與

境內樂之之義也非也禮家之說也失其誠敬支離而爲是說也又曰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此又祭統之意說也求道於心外而溺沒於故智者也

孔子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人心之禮本周流無不徧三子未明今啟之教之故曰使夫言以啟人因言而後生名而人以名而致惑天下之名眾矣不可不思其故也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樂悉而數之奚有窮盡所謂道者聖人特將以言夫人所共由無所不通之妙故假借道路之名以明之非有其體之可執也所謂德者特以言夫直心而行者卽道之在我者也非道之外復有德也所謂直心而行亦非有質體之可執也仁者知覺之稱疾者以四體不覺爲不仁所謂仁者何思何慮此心虛明如日月之照爾亦非有實體也禮者特理而不亂之名樂者特和樂而不淫之名以是觀上數名者則不爲名所惑不爲名所惑則上數名者乃所以發明本無

名言之妙而非有數者之異也是故道卽禮禮卽樂樂卽詩書易春秋孔子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孔子不爲名言所惑洞見實通至一之妙故確然曰禮周流無不徧也見訓語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也孔子斯言見小戴記學者厭觀熟誦聖誨切
的如是而未聞有表而明之者此無他無意之可解
無說之可求如空之不可升如金石之不可鑽或者
強爲之說則曰其相生有義焉噫嘻異哉孔子曰樂
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至者又
何耶至卽不可見不可聞彼惟不知可見卽不可見可
聞卽不可聞故棄麤而求精棄一而求二哀樂必有
物人以爲必可見哭笑必有聲人以爲必可聞而孔
子則曰不可見不可聞非棄形而言義也形卽無形
然則堂下管簫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卽吾之事也

無形卽形聲卽無聲無聲卽聲正不必作意以離之
也據實而論不見其爲二也意作而始離始二也自
孔門諸賢猶率病乎意故孔子諄諄止絕之曰毋意
而況於後世乎意積見牢故雖聞正實之言反駭怪
以爲不可解今學者誠盡屏胸中之意說則自明自
信矣見訓語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愼聽之女
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
雖在畎畝之中是亦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
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語家
作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家語
作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
樂相示而已孔子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縣
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卽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
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
暢卽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
然則堂下管簫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卽吾之事也

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
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
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
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卽吾之中采齊也容
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
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
而卽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
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於其前而昧者
不見不聞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夏禾之欣欒耘耔

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和鸞
之節聲諧韶護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默而識
之當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學道者率以
言而離默而近孔子引三子歸之一默之中庶乎默
而成之矣 見訓語

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
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
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
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孔子曰予欲
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曰人者天地
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孔子曰夫禮必
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
而爲鬼神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人皆
曰所以聽者以耳而所謂耳者膚與肉而已膚肉能

聽乎孔子於是致其問曰何以聽人皆曰所以射者
心與手而已而所謂心者何狀方其挽弓挾矢而心
已注於鵠及其射已心又若入而執之無得視之無
見窮之無鄉域卒不知其所孔子於是又致其問曰
何以射烏乎至哉射者即聽者聽者即視者視者即
思者是數者雜出而並用何末何始何終無所
不通是之謂大同其間高者曰天厚者曰地明者曰
日月暄涼寒暑曰四時震動者曰風霆潤澤者曰雨
露凝結者曰霜雪恍惚變化者曰鬼神其事親曰孝

其事君曰忠其事長曰順其撫下曰慈其節曰禮其
和曰樂言之則無窮思之則無說其謂之事物也非
巘其謂之道德性命也非精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設
官分職莫匪爾極哀樂相生孔子以爲不可見不可
聞則精巘之名何所置之知春秋冬夏風雨霜露之
無非教則知之矣知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無非教
則知之矣知孔子之一貫則知之矣知則不知不知
則知即不知不知即知 見訓語

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

見膚長無被土此言其縱也又曰續衽鉤邊此言其衡也自旁而數之衽居其端也古之衽今之襟亦曰袂也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衽使之長與裳齊也上狹下廣其邊如鉤言其旁曲也於體爲宜玉藻曰衽當旁此之謂也衽亦脩廣矣矧當衣前故首言之喪服言喪衣裳負適袂祛廣博尺寸靡不備載獨不見所謂襟焉而有曰衽二尺而有五寸是衽即襟也喪服言衣二尺有二寸襟與衣齊而衽二尺有五寸何也言衣帶下尺則衣之長略可知袂幅屬衣之處曰

二尺二寸此言袂之闊中八寸偏前以安項衽綴於前領平衡之下則衽長二尺五寸正其度也通乎喪服之衽則深衣之衽與衣齊是爲襟昭矣郭璞注方言亦謂衽爲襟鄭康成既誤釋之孔穎達復誤疏之謂深衣十二幅幅即衽也且援魯哀公以衽受齊餽爲證而深衣之篇未嘗以幅爲衽又與玉藻衽當旁之文不符蓋孔思不及此故不知此下廣之衽正足以受餽不爲不寬古志四夷左衽喪記斂衣左衽咸謂襟也左傳結衽若訟者結此衽也古相有衽是謂小要以鉤邊如衽也古曰衽度度左斂右斂如衽也詳攷衽制無所不通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三祛縫齊倍要祛尺二寸祛袂口也袂今之袖也三祛言其大略謂深衣之長也非恰言必三尺六寸古尺短蓋侈乎衰衣矣康成之注曲矣齊下也其縫倍要即要縫半下也深衣曰袂之高下可以運肘言乎當掖之度也又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無厭髀上無厭殆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圖以應規曲祫

如矩以應方祫交領也夫衰衣上古之制也領正方其前平衡故可綴六寸之衰後儒不究古者制衣之始自然之體若是而曰如今中衣那領之交亦近於方也使古表衣之領果那則六寸之衰於何所制之也那綴於前領則非宜也非正也古初制衣惟取闊中之方以安項爾某嘗爲方領深衣久則前墜近於今之圓領則後世變而爲圓領亦其勢之自然又變而爲那領其當暑之爲歟以是爲中衣不敢以爲表衣人心之靈不敢尚巧而下朴也不敢貴末而忘本

也深衣曰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深哉衣乎矣止次而已矣十有二幅卽十有二月也袂圓天也袷方地也負繩及踝直也下齊如權衡平也矣止於應之而已也人性自善自直自平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自與天地同有毫釐不平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有毫釐不直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有毫釐與天地有間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深衣惟曰抱方時已圓其所負之方歟中古之制歟抑闕中偏前故爲抱方歟循頸而勢同故獨言抱方歟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玉藻曰朝玄端夕深衣深衣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謂長衣中衣則繼袂之長掩手不露復一尺而已反詘不及肘

也微短於深衣之袂也

家語小戴記並載儒行一篇其間可疑者良多最其甚者曰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殆非孔子之言

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謂也寅敬者禮之道禮曲折萬狀而由道心行之實未嘗曲折故曰直實未嘗萬狀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此等語多莫曉

三言明禮之一道後世道不明此心流出人皆有道心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自道心中流出

不明而徒執迹必至失道玉藻戒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與皇矣臨衝閑閑攸馘安安之容異矣天下之事不可執定論也久矣於是益信惟聖人之言禮貴通無阻

大戴禮小辨篇哀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惟社

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知也子三辭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丘聞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某讀孔子之書至此不勝敬歎大哉聖人之善於明道如此夫忠信人所忽以爲至平至近不可以爲大道而孔子大而言之三辭而後言且曰大道不隱是明忠信之爲大道也嗚呼知忠信之爲大道則日用庸平無他之心皆大道也喜怒哀樂皆大道也是謂中庸無所不通用之不窮剛健中正虛明瑩融何思何慮如鏡如空見訓語

大戴記公與孔子言而善孔子曰君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師也私意盡無純誠蕃見即道也而公不自知其爲道故孔子吁焉其色發歎而告曰君行道矣惟孔子安得不正言曰知之公乃不自知故驚曰道耶孔子亦足以啟明萬世之道心道也此豈惟啟明魯公之道心亦足以啟明萬世之道心

某常讀大戴所載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某不勝喜樂其深切蕃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舍雙明閣下侍象山陸先生坐問答之間忽覺明心即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謂人人本心知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某謂忠者與人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吾庸常之

心卽道孔子曰主忠信卽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卽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卽道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亦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他之心謂之忠信故二三子識之或傳錄失眞而微差歟後讀大戴記孔子忠信大道之言如獲至寶蓋深喜得聖言爲證正平常實直之心卽道孟子亦小戴記孔子云禮必本於大一陸德明音泰學者咸讀

以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爲塵不中節是爲大道微動意焉爲非爲僻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淸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卽視聽言動事親事君兄弟夫婦朋友慈愛恭敬喜怒哀懼惡欲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乎庸常聖人曰中庸所以昭示萬世深切著明矣而學者猶曰我未有道吁

大戴所記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雖謂日月薄蝕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僧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盡委之數胡康侯於春秋誤解日食殆未讀大戴記孔子斯言世罕誦習故表而出之見訓語

爲太一某一日忽省其非自孔子歿學者罕知道奚止千無一萬無一故靡然作太一自鄭康成謂本於太一與天而況於陸乎以太一與天爲二則必讀太爲太太之爲義始也言始而不該終非大全也非大道也不當音太當如字一明無二大明無外有外焉不足以言大曰大曰一所以明道亦猶曰中曰庸所以明道大一道之異名異用於筮百姓所日用故權以諭俗曰乾元曰資始人道惟始庶其易覺覺始無始則無始無終渾然大通繫辭問有聖言大統多非聖

正言乾知大始是讀作太始又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解意亦音太自作繫辭者已失孔子大旨而況於後世乎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裂易與聖人爲二豈孔子一以貫之之旨某嘗曰幽明本無故何必仰觀而俯察也死生本無說何必原始而反終也皆指繫辭之被易天地一也何必言易與天地準準平也言二者平齊其辭意謂實二物而強齊之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裂道與器謂器在道之外邪自作繫辭者其蔽猶若是尙何望後

世之學者乎然人性皆善此性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與亦非二因形與氣與名之異而姑言與因人情而姑言亦猶孔子言何莫由斯道非我自我道自道也亦因人之常情而姑言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是歟

冶不如三代人心無古今之異政教有古今之殊周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畢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孔子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左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自漢以來士大夫有知此理者絕少不思夫上帝一視同仁有國家者不視夷狄如赤子使無罪之民肝腦塗地大違上帝之心無乃不可乎 見訓語

行人之職掌朝覲宗遇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則車前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不曰宗覲遇有別義則知通言朝位其制同夫諸侯立不離車則王不可負斧扆於戶牖間如覲禮所云王當出在應門之內以受諸侯之禮如康王之誥參驗事狀則與今儀禮之中覲禮不合意者周官乃周公所爲有所損益而成王未之行歟遷都洛邑封建益地成王皆不能行以此類知之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由夷王以下諸儒率以周家所行之禮與周公所著之書合而論之故多不通或者又孔子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阼非王之常位惟覲諸侯爲賓主之禮則王踐阼則王有東序西嚮之位其常朝皆南鄉周公不敢南鄉不得已而踐阼也周禮大行人諸侯朝位主賓之間若干步是踐阼之禮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惟曰王南鄉以是知常朝皆南鄉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

絰服凡喪王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不聞爵弁絺衣也而檀弓篇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絺衣此殆衰世之禮而鄭康成又謂絰衍字也無乃不可乎康成之學率牽合羣書雜說爲一說故至於此檀弓篇繼曰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觀此則檀弓所記衰世之禮亦明使有司哭之益薄矣檀弓所說多衰世之禮

汲古閒古之族黨州鄉皆有相保相賓之義今日之州鄉族黨徒有相兩相靡之習豈非古今之制不同而風俗人情之變所致如此耶先生曰周禮五家爲比爲鄰即今之五家結爲一甲又如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亦今之小保長大保長保正保副之類古者設官分職得賢久任行鄉舉里選德行道義之法是以比閭族黨之制脩而有長有帥皆儒士故曰帥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使其法復行於今則士民亦何敢爲不善而德行孝悌之俗自成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此勢之所必至也見誨語

汲古曰嘗見周禮夏官多有侍御僕從之職皆以端人

正士爲之大僕掌正王之服位而小臣上士四人御僕掌王之燕令下士十二人隸僕掌埽除糞灑洗乘石而下士二人其職雖卑而以士人爲之者謂王之前後左右關繫尤重不可以非其人故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正于羣僕侍御之臣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後世則失其制矣雖漢時宿衛之人猶有光祿勳攷其德行而進退之終不免具文如孔安國掌唐堯揚子雲爲執戟初非古人以德詔爵之意厥後侍御多宦寺衛士皆武夫良可惜哉先生曰此言是

見海語

家記

論論語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爲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勞是心有妄有說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心之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愛人之心也此廣大之心也此不自私之心也有朋自遠方何爲乎來也以好善之心來也則吾樂與共之樂吾之善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樂天樂也非人樂也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爲固無是樂也此則異端之道非天地大

公之道也莊子謂楊朱得道於老聃則亦非祿祿者矣蓋知有己而已不知他也見天地間未始有一物而不見天地間未始無萬物也知一而不知十百千萬也知靜而不知動也溺心於小而不知大也然而此非祿祿者所能知故天下靡然從之而無君之說偏天下非孟子不能闢非知夫子朋來而樂之意無以知孟子所以闢楊墨之意人不知而不慍雖賢者容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慍惟聖者能之易曰或有之此慍不必暴見於外苟動於念慮間即謂之

慍已子思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謂之潛龍之德非德之純而無毫釐外馳者至是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

習无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安得有說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說樂也或者又曰孔子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說吁是又實未識所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學文者也方子

之事親時愛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然此則孝也使作意曰吾將以學爲孝也則亦僞而已矣非眞心之孝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使胸中有意有說則失其所以爲眞孝眞弟矣不眞則僞僞則終於失孔子誨學者使出入之間無非孝弟則眞而不僞不思不勉而自愛自敬矣謹則無放逸無思慮信則允塞亦安得有思慮惟如此者乃能汎愛其不能汎愛者必其思

慮紛擾私意橫生則不虛明不廣大也孝弟謹信汎愛無非道心之所發見自然喜於親仁自然與仁者同心自然謙虛不敢自足其有不親於仁必有私意必有阻隔但順此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心而行謂之由道而行行之既熟爲有餘力乃可學文文非道外之物文學之事皆此道之精華日用之妙何往而非一貫但聖人設教之序當自孝弟始當自幼而達之通則悟其本一一則無時而非習矣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無愛利之大

用非道也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爲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窮矣然又慮其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慍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慍非勉強抑止也清明之性自爾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說吁此孔子言弟子之事言豈一端而足然事似異而實非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

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安得有說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說樂也或者又曰孔子又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說吁此孔子言弟子之事言豈一端而足然事似異而實非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

人心也此心卽道故舜曰道心心無形體故變化無方孝之心何狀弟之心又何狀謹之心又何狀信者不詐欺而已不詐欺之心又何狀孺之心又何狀汎愛之心又何狀親仁之心又何狀學文雖不可勝紀夫學文之心精神變化又何狀孔子謂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謂禮斷然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然則百姓日用之妙果有不可得而思不可得而言者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故自古學者率求於無思無爲之說而不悟無思爲從兄爲衆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

無爲之實乃人心之精神妙用易曰變化云爲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無思也無爲也溺於沈寂而不達日用之妙故子曰知者動知道之謂智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謂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人皆有此大道之常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穽矣然而又慮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慍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慍非勉強抑止清明之性自然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時中無時而不中也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無時而不中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雍也仁而不佞大抵精神外淨此心放逸則妄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況於外淨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衆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爲旨迷爲機巧爲詐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蓋曾子有此三過故日以自省此三語者乃問心之辭人若不自問心其不覺又陷乎此也嘗讀檀弓見曾子出祖之遽以告從者裼裘之譏遽以示人而實未嘗學習觀此則知曾子有傳而不習之過特無所考見君子不以過爲諱而以不能改過爲恥人心卽道自靈自明過失蔽之始昏始亂過則知仁矣無過則此心清明廣大如故矣雲氣散釋而太空澄碧矣

汲古問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亦是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孔子止言千乘之國者其義何也先生曰千乘謂侯國其時王室微諸侯浸彊盛而多故此言其多者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諸侯難遽責以聖度其能行者言之事不敬必失必害不信無以出令民無信不立而況於君乎敬生信治國之道敬信爲大其次節用節用則可以推有餘以補助斯民不節用則厚斂於民矣民爲邦本厚斂於民是自伐其邦本民離國亡君隨以亡愛民而後能使民以時國君愛民乃所以自愛其身見誨語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子思亦曰齋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脩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固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即吾之心吾心日用平常無詐僞是爲忠信是即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爲吾之主本故孔子明以告之使勿外求學者既自省主本又當親賢以求助不可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來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來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己者疏與不如己者親畏人之壓己樂人之奉己此學者大患又有雖親能勝己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爲難得此心虛明一無所有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過見訓語誨語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學溫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學者則然至於適道則不然矣而況於聖人乎人心自神人心自靈人心自備衆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而不猛自威而不猛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遷故昏故失自適道而上則自知自信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所答則異夫子之意安在

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違禮孟武伯蔽處在父母不以疾而憂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其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子曰爲政以德爲政之道無出於德吾夫子以一語盡之甚明白甚簡易更無餘論而自兩漢以來至於五代無一人信得及者豈夫子欺罔天下後世哉蓋後世不識所謂德者習聞其號未燭厥理故輒疑德之外更有事在如法令如禮樂如任選如賞罰如兵財科條殆紛紛未易一二數嗚呼有是哉有是言也是豈德之散殊哉謂德之外自有無窮之事不惟不知德亦不知事政事不出於德非德政也政非德政苟非安即危亂矣法令不出於德則將以遏民之不善反以長民之不善民有良心不可賊也不可擾也衰世之法惟便利之從增之削之惟己意所欲非有稟得其所同然者謂之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心得其大綱則萬

性多矣禮樂不出於德則禮文不足以導民心之正而反以起民心之僞樂音不足以導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淫任選不出於德則我既無德亦不知何者爲德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後世法度壞禮樂崩風俗浮蕩雖有賢才亦難於不隨其間無文王而自興者幾人故賢才多不成就不缺則瑕然賢者雖有瑕缺大槩誠慤不肯習詐故過失亦不隱小人終日爲不善見人則揜然去其不善而著其善又善於佞媚使人君無德其以賢爲不肖而不肖爲賢也則宜賞罰不出於德則賞以行一人之私怒兵財不出於德則將不肖而兵脩兵雖多而蠹財兵多財匱雖周公不能爲也善爲財者如劉晏王者之佐乎晏之術三代之法乎苟道耳人君無德而欲爲政無一可者然漢唐治績亦有可稱者亦其君不至於全無德也是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惟君天下者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所同然者謂之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綱則萬

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
自舉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
慮其無枝葉凡後世君臣之所憂不足憂也不知後
世何爲不及此而爲是紛紛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大哉德
乎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百
物以此生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
家以此齊國以此治故曰考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
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何以能至此也天下同此一德故也孟子曰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皆有此德性患上之人無以
感之則民之應也如響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矣以德施教其妙如神故曰神道禹謨謂后克
艱臣克艱而政即乂民即敏德亦神速矣孔子又曰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曰德曰孝弟曰神明曰克艱
曰正其名不同其實一也秦漢以來不復知有此矣
權謀縱橫惟利是務張良發八難謂漢高必不能行

仁義婁敬謂漢不當比隆成周君臣相與規圖乃如
此故高帝斷棄詩書慢罵陸賈及賈說曰使秦行仁
義法先聖漢安得而有之於是心動始聽賈言賴有
此耳故漢家規模本以霸王道雜之使賈果能開明
正德帝明達易曉導而入王道不難也賈亦惟義利
爲言耳故僅足小補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
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冥行而妄學孔子
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
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
俟乎復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
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爲而
至靜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孔
子如是者久之至於三十而後有立所謂立非於學
之外復有立也學久而固如木之生久則堅立非有

二木也成就之敘也因苦患難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富貴聲名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白刃鼎鑊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此非勉強而爲立也立非強力之所能致也以強力而立立於暫不至於久不以強力而立者吾心之所自有也吾心未始不剛健也戕而賊之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能而他人無之也人皆有之而未明也未學也是以未立也明乎己故立通乎物故不惑物己一貫而進德有序知己而不知物者有矣天下古今物情事理利害本末虛實衆寡曲折萬狀不可勝窮自古明智之士至此一無惑者有幾孔子既明乎己又明乎物物己一貫利害一貫本末一貫虛實一貫衆寡一貫夫是以惑無從而生也一則虛實則明明則無所不照故凡物之情理昭然自明凡事之利害曉然自辨雖詢謀不廢而明德內徹學道而至於不惑可謂光明洞徹內外矣而舊習之氣或未能盡泯感物而動日用百爲猶有謂吾之所爲不知其爲天也非不知也習氣間興而偶昏則雖謂之不知天命可也孔子至五十則舊習之氣消盡無有或昏者矣必至是而後可以言知天命嗚呼至矣日用百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永無塵矣天而不人矣物之拂違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順適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進德之純至於六十則凡物之順乎我不復微動其意凡物之逆乎我阻乎我亦不微動其意順逆一物物我一體之非難常明爲難常純純然而無間則耳順矣目明之非難常明爲難常純純然而無間則耳順矣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爲多暮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目所不及而言辭之所傳事物情狀不勝其多舉不足以動其意又自此而上極於遠古簡冊之所載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無不融然而一怡然而順純然而和是謂耳順耳順則無不順矣無不純一矣而亦非一無所辨如鑑焉妍醜萬狀纖微畢見而鑑無動也自志學而已默造斯妙矣至是而純乎純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聞蘧伯玉使者寡過之言而歎美之寡過之難如此微動乎意即謂之過故六十而始耳順至七十雖從

心之所欲未嘗踰矩焉純乎純不足以言之矣至矣
盡矣不可以有加矣非謂末七十而猶踰矩因言從
心而及乎此釋學者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
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精麤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
精麤之序如謂道果有先後精麤之不同則何以謂
一以貫之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
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雖已知
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為六十而耳
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汲古又問耳目同
體何以言耳順而不及目先生曰目之所見者眞耳
之所接者多暮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
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事物情狀目力所不及而
耳皆聞之又自此而上極於遺古方策之所傳言辭
之所及亦屬乎聞 見詩語

先生曰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故則善有進
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
人性自善又能盡集天下之善則道在我矣學者自
心而及乎此釋學者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
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精麤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
精麤之序如謂道果有先後精麤之不同則何以謂
一以貫之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
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雖已知
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為六十而耳
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汲古又問耳目同
體何以言耳順而不及目先生曰目之所見者眞耳
之所接者多暮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
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事物情狀目力所不及而
耳皆聞之又自此而上極於遺古方策之所傳言辭
之所及亦屬乎聞 見詩語

先生曰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故則善有進
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
人性自善又能盡集天下之善則道在我矣學者自
心而及乎此釋學者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
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精麤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
精麤之序如謂道果有先後精麤之不同則何以謂
一以貫之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
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雖已知
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為六十而耳
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汲古又問耳目同
體何以言耳順而不及目先生曰目之所見者眞耳
之所接者多暮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
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事物情狀目力所不及而
耳皆聞之又自此而上極於遺古方策之所傳言辭
之所及亦屬乎聞 見詩語

先生曰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故則善有進
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
人性自善又能盡集天下之善則道在我矣學者自
心而及乎此釋學者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
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精麤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
精麤之序如謂道果有先後精麤之不同則何以謂
一以貫之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
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雖已知
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為六十而耳
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汲古又問耳目同
體何以言耳順而不及目先生曰目之所見者眞耳
之所接者多暮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
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事物情狀目力所不及而
耳皆聞之又自此而上極於遺古方策之所傳言辭

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
明此夫子答曾子之問其分道與德而為尊與明之
義如何先生曰道德非二道者言其無所不通謂如
道路之四通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德即道也苟不通
達則已雖有德而不自知故曰道所以明德非德外
復有道道外復有德也然人亦有雖明乎道而已德
猶有不善則人心終未服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行斯可樂德義可尊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原壞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其德不
脩則人咸賤之聖人以學者於道未洞明或微明而
未全則德行多虧故循循善誘 見誨語
子曰君子不器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
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見訓語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之心無私好無私惡如天地太虛
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爲反我者孰爲順我者反
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
而無可比者也小人之心奪於物倚於物又從而爲

血氣所使有順我者喜之反我者惡之喜則比惡則
否比左則遺其右比此則失乎彼安得周天下哉此
無他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吾固知其然也君
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日月之光然日月
之光容光則及何所取舍知此則可以知君子之心
矣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固殺於仁而亦非私也惟其義爾故君子
而愛物愛固殺於仁而亦非私也惟其義爾故君子
之愛銖分錙別而天下不以爲私固非如墨氏兼愛
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爾汝愛昵相濡以沫胡越可
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爲害
如此血氣之能奪本眞如此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以不知爲知非曰飾其辭之謂飾辭以欺人者不足
道固有胸中自以爲有見自以爲知道如斯而已不
復求知若此者多矣然非眞知詰之則窮用之必不
繼似是而非似明而昏似眞而僞以此知爲知殆不
若不知之愈也然能自知其不知乃所以爲知也其進
昏爲明此亦明者也此雖不知是無時而知也子張
不疑而言者有矣此子張所以難與並爲仁而由知
德者鮮
子謂子路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大或聖言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曰道不
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心之精神
是謂聖又謂思信爲大道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不知爲不知誠實無他無思無爲非道而何聖言善

於明道如此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聖訓至矣惜乎子路之不領也不知爲不知何以曰

知孔子謂忠信大道見於大戴記中庸曰誠者天之

道也子又曰主忠信又誨子張見其參前倚衡者指

忠信也學者於此所以多疑者以於平常實直心之

外復求之也孔子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箕子曰王

道平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即

平常實直之心空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爲不可

度思矧可數思誠實之妙如此復何求即此即知見訓語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與服同一機緘枉與不服

同一源流天下之道二善與不善而已矣善者天下

之公道不善者非天下之公道直者善道爲公爲民

心之所服枉者不善道爲不公爲民心之所不服一

開其端其類咸應於戲直者民心之所同然枉者非

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

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此之謂要道見訓語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學者隨文釋義

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學者其

能於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果一而無

二乎於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化云爲日用

萬殊而道心常一此一人人所自有而自不知自不

信見訓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實爲信實則不僞不僞則直無

矯揉無支出蕩蕩坦坦可與天地同鬼神合人生天

地間所以相處羣而不亂者以其有此心也無是則

相誣相罔相詐相奪亦安能一日而處今人平居暇

日所與人交苟未覩利害往往皆誠實語有物奪之

則僞耳人惟不知自有眞知昏蔽既久姦詐日熾至以

機變爲巧不復知恥見僞詐之巧者則喜見信實之

人則竊笑又從而譏侮甚至父子兄弟之間無所不

用其詐此與禽獸鬼魅等耳尙何可商以爲人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儉則不放逸奢則放逸戚則不放逸易則放逸不放逸之心至矣哉爲孝爲弟爲謹爲信爲忠爲恕爲敬爲恭爲剛健爲中正爲萬善順而無失應而無窮不識不知何思何慮儉與戚人皆有之而不自信其爲大本孔子又曰禮本與天所謂天道在此又曰禮本於大一所謂大一者在此不放逸之心至矣哉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堯曰欽哉禹曰克艱皐陶曰兢兢周公曰無逸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一也

汲古問聖門言禮者非一子張問禮之損益曾子問昏祭之禮言優問禮之急也惟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乃答云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因其問禮之本而有奢易儉戚之分非禮有本末歟

先生曰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各去其蔽爾或有非切要者唯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以禮之本難言禮即人心之妙用奢易放逸則非道使放即儉戚而忽覺焉虛明澄一即大一即天地即四時即鬼神即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本無末匪異匪同匪有匪無不可度思矧可數思見誨語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絢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絢文也巧笑美目之文不俟外飾以質素爲文也孔子於是明質素之爲本而曰繪事後素子夏稔聞夫子一貫之教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爲後也文質一致也本末一貫也他日以子游本末之論爲非即此意也子夏蔽在溺於文故孔子示之以質素子夏之論又高焉夫子安得不是之曰起予者商也非子夏不爲詩所拘則庶乎善觀詩矣他日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則子夏猶不無

汲古問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之闕文可與言詩已矣因觀衛人閔莊姜之詩止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無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此詩之闕文何聖人又據以子夏之對而爲起予耶先生曰碩人

詩四章章七句若益素以爲絢兮一句則八句矣他章皆七句又此章文勢不應繼此一句此疑當闕孔子答以繪事後於素功質素爲本也其旨欲潛消子夏尚文無實之蔽子夏不領孔子之旨而爲大言如此則禮後乎言文與質一也無本末先後孔子於是因而善之曰起予者商也聖心虛明廣大一無意必見詩語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文獻既皆不足無所徵驗則孔子何所攷而能知夏商之禮既無所攷又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言本於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生而爲萬物行而爲萬務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是謂天則是謂帝則是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近在人心本非外物賢愚知之愚眾惑之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策可證無賢獻能證則庸眾必疑必不信也然則禮豈禮家之所能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弟子紀錄之辭若夫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何以明鬼神之實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明死即生人即鬼神鬼神者無形之人人者有形之鬼神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道發育萬物聖人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舉天下萬古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神心無方無體無所不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爲鬼神實在非意之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師摯之始亂洋洋盈耳之音也師摯能知其音不達其道孔子能知其音又達其道此樂而不淫即人之樂而不淫此哀而不傷即人之哀而不傷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坦明至簡易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不懾人之本心自如此不昏不放則

常如此微昏微放則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子曰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惟指人心
放逸之病至於子張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思敬
思哀雖異乎不知恥者然亦僞已導學者爲僞不可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亦意說曾子曰吾聞諸夫
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子發明人之道
心如此端的亦異乎子游矣人之本心臨喪自哀臨
祭自敬敬與哀乃道心之變化遷於物動乎意則昏
矣肆矣

子曰知者利仁深知仁之爲美爲利故好之好德不如
好色未知仁之爲美爲利故也何思何慮之妙靜虛
純明如天地日月融融和樂無始無終如春風和氣
此唯知者知之仁者安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
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顚沛必於是
沛必於是仁者欲惡與衆人同至於不以其道得之
則不處不去則與衆人異志於仁用力於仁則必不

處不去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二十年覺者浸
多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勉學者用力於仁也蓋
知者雖覺而舊習久固未精未一唯純明無閒輟始
能盡仁知者所覺造次顚沛已無非妙用矣然蒙養
未精一與已精一者不同此曰必於是者明精一也
聖言一字不苟學者感聖訓明切罔極之恩何以報
也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嗚呼聖言至矣造次顚沛始信不可置意必固我於
其中始信忠信即我之道心始信涉河丈人出入風
波之中不過忠信無他奇巧孔子使弟子志其事者
此也子曰知者動惟得天下之至動斯可以言知及
之惟吾心之喜怒哀樂造次顚沛如天地之變化四
時之錯行而未始不寂然而後知知者之動而後知
丈人出入於風波之中即仁即忠即信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
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御行而求前也不
知夫舉匙施箸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

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訓語 五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以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心外故難求仁於心內亦難心無實體安有內外微起意象輒昏輒迷意實非象實非象直心直意實無內外變化萬狀實無作止智者知之故得動中之妙無所似之託言樂水仁者不惟知之又能好之斯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雖已聞道而未精未一奚可不用其力是力非思非為故孔子未見力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他人不知道用思為之力故有不足孔子得道心無思無為而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故其力未見不足君子道心初明舊習未釋斷不可不用力未精未熟豈能遽絕思為久而精純泯然無際孔子曰用力其旨甚明特其初不免於思為然亦至平至易過失之泯如雪入水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無擬議無漸次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自然無力不足之

道者亦意也非道也鋤之而益遠測之而益深夫是以有彌高彌堅之歎以為如是者皆未離乎意知其尤為不仁而惡之也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欲從未離乎意夫子之所絕而惡之者惡其不仁也惟顏子知夫不仁之病如此其微故他日獲至三月不違之妙用力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力他人之用力乃意必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於仁之力乃不識不知之力故無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

患彼小人之中庸蕩然無忌憚者則以爲無所用其力此學者之大患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中庸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中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爲而能發生仁道亦然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爲其旨微矣曾點詠歸之妙夫子所與而逮大杖撻曾子氣絶幾死則亦不用力之故也孔子曰我學不厭孔子猶用力而況於他人乎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所用其力見訓語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黨偏也某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黨者意好所向人心本清明動於意欲使有過知意欲之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仁者復其本心之清明如鑑如日月萬物畢照而未嘗思爲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偏也動乎意則有所倚故曰黨倚則有過觀動意有倚有過則知不動乎意庸常平直虛明日用非思非爲斯仁矣

中庸矣大過易知小過難知知過不盡以過爲仁見訓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知死生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見訓語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恥惡衣惡食是墮在事物中爲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之是無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爲乎轉而爲理據經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僞既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

明淨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之中十百千萬皆吾心耳本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事物之紛紛起於念慮之動耳思慮不動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孰爲衣與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於思慮是其爲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爲格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爲必窮理而後可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適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子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此我方寸中窒矣礙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太虛安得有適與莫也人心皆然識我之心則識君子之心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先儒謂君子安安而能遷小人則懷居矣君子以刑爲體小人則惟利之從而又謂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其說是否先生曰上之德政則一而懷之者不同君子懷其德又懷其刑以其不及無辜小人則懷其土得安土不擾故得其惠見諸語

曾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意正不必推大之深求之若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皆未得曾子之意曾子見夫子之道只是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君子胸中洞徹無疑豈敢爲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知有孝弟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斷不相似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礙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事親之心也一而不二通而無間不可別擇謾舉一事言之即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內何外不曰孝弟而曰忠恕蓋曾子從其所

通處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亦可也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可也曰灑埽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可也讀書不可只讀紙上語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此語害道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貫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即忠恕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此論殊爲破蒙既已謂之一矣何多何少體認兩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未嘗教人體認惟曰一以貫之則無注脚曾子曰忠恕發明亦坦夷明白不謂後世學者穿鑿撰造至於此其病甚著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天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己而貴聖人平時妄慮紛紜惡習深固纖纖蕃籬複複限閾一旦語夫子之道固望而驚畏而遯慄然自以爲不敢企及聞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固以爲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不然則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是不可不推而大之曰忠猶流而不息恕猶萬物散殊又曰忠則無我恕則無物嗚呼此夫子之道所以愈昏昏於天下乾坤易簡之理所以戛戛乎始返而爲難善乎孟子之言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不出於衆人之日用衆人日用此心苟與人而誠孰非此忠苟待人以寬孰非此恕忠則忠直恕則平恕夫子之道坦然甚明無有餘蘊謂之一貫信乎其爲一貫何往而非此心何往而非此忠恕天得此忠恕而高明地得此忠恕而博厚日月得此而明四時得此而行鬼神得此而靈萬物得此而散殊於天地之間人得

此忠恕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人惟裂於其私囿於所見奪於其形執於其名斷斷然謂天地必不與我相似萬物必不與我一本四體之間其喜其怒其哀其樂與夫語默意慮少壯衰老尙不得而一而況自身之外如天地萬物之紛錯又烏得而一略不思天地之所以施生運化者不可得而知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亦不可得而知鬼神之吉凶萬物之生生不窮飛鳴蠢動走伏潛躍者亦不可得而知人之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能思能慮能喜怒能

哀樂能愛敬恤睦者亦不可得而知可以知則可以異不可以知則不可以異可以異則二不可以異固一也自夫不可以異者而觀之則天之氣地之形與萬殊之不可勝窮與人之位乎兩間皆同體而異形同機而異用如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而一身也如木之根幹枝葉華實而一木也順是而達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曾子之謂忠恕又謂之孝子思之謂中庸又謂之誠逆是而行之則爲不仁不義不禮不智爲愚爲小人亦曰不忠恕然而此私也非公也妄也非

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飢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天地內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以曾子未覺姑言貫以啟之曾子既唯既覺悟此心日用無非此道與人忠信恕人如己此道也日用見於忠恕者多故曰忠恕孝此道也弟此道也禮此道也樂此道也不必貫而本一也中庸篇曰忠恕違道不遠者子思記言之訛歟 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曰忠恕二字曉得否汲古對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此合體用而言只是一道汲古又問曰曾子指忠恕爲夫子一貫之道則忠恕卽道矣至中庸卻謂忠恕違道不遠如何先生曰曾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此言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此言未安忠恕卽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貫一貫是一片無間斷

汲古謂易云德不孤者以其敬義之立也論語曰德不孤者以必有鄰未曉此所謂德不孤者如何先生曰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心天下之所同同然之機翕然而應衆所共服苟動乎意則邪枉而民不服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直心感動之妙如此 互見誨語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生於放心心苟不放逸日用常在不識不知中安得有繁數之事

事君與朋友而數雖出於忠未離私慾 見訓語

汲古問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未達聖人何以取其器質之美先生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也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其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汲古又問子曰君子不器此言君子之廣大無方非拘於一用是否先生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先生曰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汝曉此否汲古對曰漆雕開自以爲其學未能見信於人未可以仕故夫子喜其知己而篤學先生曰漆雕開可以仕而不仕故子使之仕夫聖人以爲可以仕則仕異乎子張之干祿仲弓子路之爲季氏宰矣乃曰吾斯之未能信惟曰斯者以所覺不可信而言也曰道曰德則可得而言而非漆雕開之所覺孔子以覺爲知及之又必仁能守之漆雕開雖已覺此不可容言之妙可曰知及而用力於仁蒙養之功未至純明雖顏子三月不違而三月之外亦或違雖不遠復終未純明漆雕開未自信其純明歟惟曰未信不復詳言蒙養之妙非思非爲略言卽泯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是宜子說 互見論語

夫子之文章也性也天道也其名言不同而一物也而子貢以爲三又以文章爲可聞以性天道爲不可聞是安知可聞之卽不可聞不可聞之卽可聞也哉故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羣弟子率求夫子之道於日用之外率以不一之見見夫子夫是以得其門者寡矣天地間何物不一一人自不一起思起意絕然殊異不知一貫無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張橫渠以爲聖人深美之辭若曰再斯可矣況能三耶所以明夫思之可貴所以明夫思之不可不深曰思曰睿睿作聖曰思無邪曰思之弗得弗措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止於三而已乎又曰思之一門其夫矣哉橫渠之論甚有味乎其言但聖賢立言不必以一定論執言語以求聖人之道非但聖人所望於學者橫渠發揮思之一義盡美盡妙而不可以此論再斯可矣之旨聖賢之言有時如此論有時不如此論要當會聖賢之意不可執聖賢之言況季文子之思乃每事必三思而後行思曰睿睿作聖之思也思之弗得弗措終年思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思之可也至於日用之事苟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則過矣滯矣不通矣隨遇輒應而不思固不可思之思之又思之每事如此亦不可隨遇輒應謂之太簡每事三思謂之太詳太簡謂之不及太詳謂之過太簡未是太詳亦未是太簡則有簡之意太詳則有詳之意皆非無意無必大中至正之道也是道也初非絕思慮之謂得此中雖終日思慮終年思慮不可謂動心也失此中雖終日不思慮終年不思慮不可謂不動心也周公日夜以思乃聖人之道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智者知其動心也聖人叩之以爲老賊此非得聖人大中之道未易辨此 見訓語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非有道者愚不可及也其知有才智者或能之其愚不能有一點動心處便不能愚也故甯武子之不可及至於愚乃見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狂是過簡是不及狂是爲簡是不爲狂是動簡是靜狂是進簡是止過非此道不及亦非此道爲非此道不爲亦非此道動非此道靜亦非此道進非此道止亦非此道甚坦夷惟人動其心斯失之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聖人何爲深恥乎此人皆有此眞心有此質直心即道心而合也昏迷顚倒馳放不返爲詐爲變爲巧爲機爲鬼爲魅

故聖人深惡深羞之或者曰此聖人深誅小人變詐之心耳未可遽謂發明道心道心恐不止於質直而已是不然獨不聞聖人曰主忠信忠信之心乃大本使聖人於此姑言其淺者則其深者爲如何聖人之言無淺深無本末吾聖人之道所以至於今不明於天下正以學者不知孝弟忠信即天下大道夫是以聖人之道往往以平易見卑於高明之士而異端空虛寂滅之論滿天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我知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觀聖人此語益信聖人之道不爲難也夫子亦嘗曰主忠信是忠信聖人之主本今十室之邑即有忠信如聖人則苟誠實無詐僞即已得聖人之主本但以不好學不能通達耳然則聖人之道朴實無詐僞而已豈不甚易觀此則忠信之士不可不自信然此自信亦復難常以語人人終未信非直不信終不無疑者亦多矣固有天資純朴確誠無僞宛然有聖人之質而自不知眞可惜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由道心而發其居自敬其行自簡居不敬則慢行不簡則擾居敬行簡乃道心之常意念微作即有微偏君子不器以其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故人不得名之以器子桑伯子則爲孔子所名故孔子亦以此微貶之使不可以簡名則善矣敬簡不偏本於無意好惡微偏人即得以名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知道者有之好學者難得如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與夫曾子諸賢不可謂無日至月至於三月不違非顏子不能顏子縱有怒過怒不遷而旋止過不貳而旋釋意念微動便自寢息他人豈無志於學者往往不能旋止旋釋怒過以暴露而不可掩乃徐救之或自以爲小過無傷於義姑縱而遲之此皆怠惰之故雖已至於道者猶有此病則聖人謂獨顏子一人好學他人不與信乎他人不可得而與也此病惟曾閔諸公知之未至於道者亦不知

怒已動於心矣顏子何爲而能不遷過已作於心矣顏子之心本無過動乃有過今顏子既知其動而改矣則復不動如故不動則尚不知心之爲心孰爲怒孰爲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無際蕩蕩無涯融融無止是中安得有怒與過也

孔門諸賢孰不願學何獨稱顏子好學曰至者終一日不動於意純明精一是爲至道月至者終一月如此亦非衆人之所能矣猶不得謂之好學蓋比於三月

不違仁者勤惰有間矣好學之所勤非思慮之所到非繼續之可言本一也本不動也本清明也此學日至月至者之所其知惟弗如顏子之勤爾孔子學不厭亦此勤也

子華使於齊孔子不與之粟者君子周急不繼富也冉子不知此道乃爲其母請粟孔子亦不以其不當與而固執不可之義蓋冉子來請又生變通之義焉與之釜釜六斗四升亦兼示不當與之義冉子又不悟而請益孔子亦不執不與之義又益之以庾庾十六斗既不深紀冉子之請又兼明不當與之義此與堯試鯀同道雖明知鯀方命圮族不可用以僉岳薦諭之不從而姑從衆於戲此堯之所以如天孔子所以亦如天也冉子擅與粟五秉孔子亦不怒惟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亦略明大旨而已於戲孔子眞如天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學者常情往往多與冉有同而孔子斷然不以爲力不足以爲自畫止者何也斯道無不通

人自阻礙斯道無思無爲人自起意意起則礙矣道
本無所礙孔子所謂力不足者非謂學道者於斯道
之中有力不足也謂徒步遠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
廢負任而行而力不足則道而廢謂此類也夫斯
道忠信而已矣何思何爲曰阻何礙而曰力不足乎
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
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
學者謂之畫地而曰止於此吾不進也學者多此類
也惟聖人則不畫日月至者亦不畫餘皆畫也見訓語

學道安得有力足不足足與不足皆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
初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
貫冉有乃自畫
汲古問學者用力果有不足處否先生曰學道安得有
力不足足與不足是人心自爲之如冉求曰非不說
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
女畫汲古問用力於仁又如何先生曰用力於仁無
思無爲精明純一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
知學者何爲乎不省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非斯道
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
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
濁未分以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
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地
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

乎意見訓語
野不可史亦不可何故野爲史亦偏偏皆未離乎意惟
文質彬彬庶乎無意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直非剛直不溫
和之謂乃直正之直子又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又
曰苟違此道民叛如歸人惟覩不直而生者滿天下

故戛忽以未必然而妄言妄行者多略不思聖人曰此乃幸免爾其不免者皆不直也聖言無不驗天下後世當深思幸免警告切至之旨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自古學者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言其意也若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如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互見訓語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蓋孔子之言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爲堯舜但其氣質昏甚難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之辭也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亦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爲善亦猶上知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移然又曰性相近習相遠孟子亦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然則所謂中人以下者自昏自迷耳一日內明忽開方悟吾性本與聖賢同殊不相遠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子所以告子思此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之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固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惟曰知者所樂者水託象以示學者惟覺者自覺夫水流行汩汩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動中之妙眞不可度思學者求道率求之於靜徒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靜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能動者乃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知者之動矣動即水水者動中之妙也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靜而已草木生焉未嘗無用而常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事物汩之也仁覺也醫家謂肌體無所知覺曰不仁知者亦覺而不同其仁何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仁幾者可以言靜靜即山知者之動即仁者之靜動靜離不足以言仁知者得動中之妙豈不堪樂仁者慮常靜則氣常和平心火不炎火常濟水故多壽考訓釋而妄腐儒不知道意其必有深義不可作壽考引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若老子無此言又當引何言爲證耶樂五孝反者非爲此音者不知道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乃可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道之謂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此曰知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指水以明之覩學者觀水而忽覺循循善誘慮其或未覺又釋之曰動聖人每見學道者率求諸寂靜止定不悟變化云爲喜怒哀樂之妙故曰動以別知者所覺之妙又曰知者樂者初言樂水指在於水慮學者未得其樂茲專言樂明知者常樂知者虛明澄然死生憂患不足以動或曰用常樂仁者樂山又何也仁覺也醫家謂肌體無所知覺曰不仁知者亦覺而不同其仁何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仁知者樂山又何

於聖矣知者雖覺虛明而舊習未盡消意念微動即差未能全所覺之虛明必至於純明不已而後可以言仁知者雖得動中之妙雖動而未嘗動雖擾擾而未嘗擾擾而舊習之氣忽乘隙而至終未得靜中之妙或有遷動故聖人又取山爲象山之妙不可言即水之妙不可言答子張仁者何樂乎山之問曰山者巍然高至哉聖言妙不容言子張又不領又問高則何樂爾子不得已而言曰夫山草木植焉禽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亦猶觀水而曰以其不息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即山雖靜而未嘗無發生之妙用特以仁則純明知未純明雖大體虛明而未純舜曰惟精惟一用力於仁也孔子發憤忘食用力於仁也用非思非爲之力故未見力不足知者樂則仁者之樂不言可知仁者壽以無思無爲之妙純一無間故至和保

而未嘗動言知則必靜矣未曉仁者靜又曰離動而求靜則愈求愈遠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動者乃得之必也應酬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可以言仁之靜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靜而已草木生焉水泉發焉寶藏興焉未嘗無用而常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常明不動事物汩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不動故惟仁者可以言靜靜即山知者之動即仁者之靜

論然壽與天亦一也見訓語

動靜離不足以言仁知汲古又問古註讀作知者樂五孝反水今先生讀作樂音落水何義先生曰樂五孝反是有意樂音落是自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聖賢氣象大略相類宰我之問孔子之答在今時風俗必且大笑以爲愚人不通曉之甚也特以孔子宰我爲是言故不起誚使言不出於孔子必付一笑置之不足復道之域吁無惑乎今人之不如古也木訥近仁巧言鮮仁豈今時風俗所知哉互見諏語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讀書爲學者文也三百三千者禮也或者以禮爲理非的也禮固理之不可易者而必易以理爲禮則不可也蓋因小戴記有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近世學者多以理釋禮舍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眾多疑其不可以爲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由人心以生者也尊尊卑卑升降揖遜周旋裼襲皆循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舍三百三千而言也即禮而未嘗不約也即其至繁而未嘗不至簡也小戴記有曰禮自外作者非知禮之言也博學之初多識前言往行不勝其多故曰博猶未得返約之本至於禮則一貫矣約矣惟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舍舍是則豁焉無所依憑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此曰博文約禮正謂三百三千之禮豈不易簡豈不中庸豈非天下之至理若必舍禮而言理乃不知理見訓語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爲之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聖人名之曰中庸者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至哉斯言儼然有道者之情狀也有道者無思無慮一無所以爲

故其居世不得已而後動故多述而不作古人有道
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舜告禹曰無
稽之言勿聽稽者稽於古也傅說曰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
民又曰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召誥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周官曰唐虞稽古賢信古好古述而
不作古典古則經幾聖人皆述而不敢作故老彭如
此孔子亦如此其作聰明亂舊章者皆昏愚自取凶

禍之徒也見訓語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而
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易繫上傳曰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學而不
厭即默而成之孔子亦謂用力於仁又曰時習舜曰
惟精惟一學也以此誨人而在我實無所有默識知
及之也學不厭仁能守之也文王不識不知即帝則
即學也有毫髮焉即爲放逸爲意爲我見訓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言無所有也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
敢不勉不爲酒困而已何有於我哉言我何所有也
羣弟子皆疑孔子胸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他日又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可謂至明白矣而學者不悟立意植我
如膠如漆如荊如棘如鐵如石然則本有無體無方
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人有德而不脩則偏則虧學未能時時而習
之則不能純不同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學之不可不講如此子與顏子言
終日退而省之知其已發發覺也講之足以啟覺又
如此至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之告語所
不及惟憂焉憂其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旅泰山又實佐季氏伐顓
臾而僞曰不欲干載之下此辱不可洗滌見訓語
汲古問孔子云吾不復夢見周公或謂聖人歎道不行
故託夢爲辭非果夢也此說是否先生曰孔子方強

壯可行道之時屢夢見周公必有神交之祥孔子不言爾一日忽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以衰老道不可行故不復夢見孔子之心澄明如太虛旣與天通又與古聖神通故夢隨時而見見論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孔子當日啟誨門弟子之時其詳必不如此記錄者欲嚴其辭而浸失聖人之旨也然而聖言之大旨終在孔子之本旨非並列而爲四條也敘事先後淺深云爾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道而高明地以此道而博厚日月以此道而照臨四時以此道而變通人物以此道而散殊於天地之間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學者舍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爲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卽道也謬以爲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卽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謂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卽道奚俟他求既昏則妄既妄則不可不志於此故曰志於道學者孰不知志於道求者紛紛得者千萬無一二求道於外心不內覺道非在我心非我有德者得道之名道非有物初無實體之可得謂之得者姑以別夫昏不知者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所謂入則孝出則弟者此心也所謂忠恕者此心也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此心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孟子謂之良知良能誠非作爲之所到意態微起卽入智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非不諄諄而天下學者終不領會求性於意慮而自不省也用心於心外而放逸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不習卽孔子之無知也卽文王之不識不知也直而不思直而不習是爲實得非疑似意度恍惚不實之謂也故曰據故直心而行謂之德字從直心徵起意焉則支離則曲矣有德者雖實有道而或不能常覺常明或轉移於事物雖能旋覺其未覺也猶爲不仁仁覺也覺非思爲故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草木之實曰仁无以明无思无爲感而遂通之

妙此古聖之寓教也草木無思爲而自發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卽知與仁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仁非思爲之謂一而非二依猶據也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一也亦猶何莫由斯道也非謂我與道爲二也達其旨可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非道外之物雖非學者所當急而非學者所當棄高明之士儻以爲末務而棄之亦非道之全故卒曰游於藝是謂彝倫攸敘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蓋本旨次第大略記者誤條列而爲四士志於道而罕覺惟覺始知道在我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直心爲舜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忽覺心明無所不通確信無疑實有所據非謂德在彼而我據之也泪桀溺荷蓧丈人知止而不知動至如柳下惠三黜而不已與閔子騫汶上之辭之類皆未能至於意必固我都忘此心和平毫髮不動者也然則聖人也亦猶德曰據云爾不然亦豈記錄之差耶見訓語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謂絃歌音樂之爲道也子曰成於樂記曰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常情莫曉樂之爲道也尤其莫曉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也司馬遷莫曉故於三月上加學之二字遷於道無覺尙何望其純明後學皆遷之徒故或從其說或疑三月爲音字之訛某初亦疑之後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初勇進敏修至於不知老之將至則和樂融融何思何慮無始無終太虛不足以擬天地自然默同言之不可推之莫窮加以韶音之至和妙合感通三月不知肉味聖心變化豈比於橫目之遇蒙縱於道或覺終日虛明澄然無始無終之日至尙不逮彌月虛明澄然無始無終之月至亦不逮三月虛明澄然無始無終如顏子之不違仁仁非思非爲孔子雖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謙恭則然而其不知老之將至況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愈不可思不可稱贊而或妄議其無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事坐井觀天多見其不知量也見訓語

物成務惟變所適委曲周盡者也此聖人晚年所到如其本則自十五志學時已洞白於胸中至三十時已堅固不可搖動矣蓋未得道者以得道爲難而已得道者又以盡道爲難也

汲古問易卽己也孔子何以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必待五十而學易其義如何先生曰易者千變萬化無一不中節聖人學而時習日就月將蒙以養正至於五十則漸入耳順純一無間故聖人謂可以無大過至七十而不踰矩此是五十

學易之效見海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文雅之謂雅言謂非俗語鄉音乃雅正之音也聖人於平居無事不必修敬故只常言至談詩書與執禮之時則乃爲雅正之音非聖人之改其常也聖人之心卽天道自天道中流出自有如此變態非不知道者所能知也

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發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憂不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憤

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之自夫子以來更幾千百年更幾千萬人敢謂舉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知使可得而知則離於思慮不離於思慮前有起必有止思慮起則知之止則不得而知也此知尙不能爲一日之久而況於終身之久耶當知夫發憤忘食非用人力樂以忘憂乃有天樂人心可知道心不可知人樂有盡天樂無盡可知者有久暫不可知者前無端緒後無終止喜如此怒亦如此哀如此樂亦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千歲亦如此無思慮亦無不思慮融融悠悠是豈爲生而存死而亡生與死尙不能入而況於老幼耶不知老之將至夫子尙自不知後人豈得而知夫子所可得而知者以吾一心存焉耳吾心所可得而知者以吾一心存焉耳吾之心卽夫子之心也以古今無二心也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一轍也以古今不容有二心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

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言雖不矜而實天下皆無及子曰有顏子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誰能發憤至於忘食發憤忘食已未知覺又誰能樂以忘憂孔門之日月至者三月不違仁者舞雩詠歸者能樂以忘憂矣而曾皙撻曾子幾於死無發憤忘食之學顏子短折餘無好學日月至者虛明澄然而精一純明至於不知老之至惟夫子而已矣比一二十年以來開明者何其多也日月至者相與切磨以發憤忘

食惟精惟一以無負先聖所以垂教所望於後學之旨見訓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惟言憤不言所憤而爲之者何事惟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惟繼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使憤而爲之者其事可言則無以爲孔子使所樂者其意可言則無以爲孔子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往往多以孔子爲有知故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卽道

是謂道心無體無方清明靜一其變化云爲雖有萬不同如水鏡之畢照萬物而非爲也如日月之溥照萬物而非爲也世名之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也言其無所不通而託喻於道謂如道路之四通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之物也憤者憤己德之未純而憤融融純純非思非爲也故忘食此惟親履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爲之妙固無始終無今古則固不知老之至也嗚呼至矣子又曰我學不厭者此也又曰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常明之稱常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見訓語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雖如此言亦不能言其無隱之朕不能言其無行而不與之物予幼讀論語常病聖人不明以告人自予微省始悟古聖賢亦止可如此告人如此告人已詳矣若復加諸言則反失之矣聖人言止於此他日猶曰予欲無言而況欲詳說其所以然乎君子胸中空洞誠無所以然之故昧者出入乎意必固我之中不能暫離故疑聖賢言之不詳

先生謂汝古曰孔子言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汝以爲如何汝古對曰道在聖人何隱之有視聽言動無非教也如日月之明何述焉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謂天雖不言初無所隱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先生曰是見誨語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爲當達其旨此爲卽聖人之學卽無

時不習之爲卽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卽哀樂相生正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卽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卽
一以貫之見訓語
動容貌何爲便能遠暴慢正顏色何爲便能使人信出
辭氣何爲便能遠鄙倍此固有精神之妙行乎其間
我亦不知他亦不知一動容貌而人自敬一正顏色
而人自信一出辭氣而自無不服此上帝所以降衷
於我天以是覆地以是載人以是生者在人謂之心

是心有慈有愛有恭有敬有忠有信有剛大有高明
有博厚有神聖有武文窮天下萬世之思慮集天下
萬世之名稱不足以盡此心之形容而是心人皆有
之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則有如此妙用遠暴慢近
信遠鄙倍豈止於此而已可以通於神明光于四海
無所不通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嗚呼至哉
非曾子安知此百聖所傳惟此一心曾子傳之子思
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我心也爲則
成外物也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可謂直
而無隱而學者不省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又曰君子之
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非心而何天下之至深常存
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易至淺故雖明告之
以此心卽道往往復疑以爲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
於是乎始他求始放其心紛紛支離終日不休終歲
不休終身不休也曾子旣明知此矣何不明告人曰
此心而已蓋道雖不離此心而徑告之則往往未必
自悟未必自信不如發其端形容其似而使人自得
亦徑領不復疑貳故孟子憫思祕之未剖一舉而告
人曰仁人心也信孟子者不可謂無其人而復有疑
者往往而是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畫出聖
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惟無己私而後有此己
私無處卽是道卽是吾心雖衆人亦時有此心形見
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

昭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冰炭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殊非近世所謂豪者之容汲古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或以此爲學者治身之序又以爲成人材之道其言孰是先生曰詩者正心之所發正心即道心三百篇皆思無邪誦之則善心興起由此心而行自理即禮然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惟聖人一一中節學者道心方興其言其行未能一一中禮或語默動止未知所據依學禮則有所據依而立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樂者和也至一二端而已竭焉實無以酬之鄙夫之問尚無以答其問我但叩之以易於答而我亦空空如也無以答鄙夫來問於我常情以爲甚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縱有鄙夫來問於我但叩之以一從一違皆天道當如此非聖人如此也聖人之心即天道其體本如此非勉而進此也

答羣弟子之問益知隨機以解其惑釋其疑救其過耳實無得以與人也實無所知以告人也然而聖人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如此則又自以爲有知然則聖人果有知乎果無知乎曰無知者聖人之眞知而聖人知之實無知也如以爲聖人之實無知也如此則聖人之道乃不過智識耳不過事物耳而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非智識非事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爲止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

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眞無知也聖人之眞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眞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卻一重障又有一重雜不如休心無作卽心自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

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卽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困何有於我哉此皆平常初無高峻難行之狀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

明示中庸庸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於高深幽遠之弊又謂我實無所有蓋門弟子多疑孔子胸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我我易於酬答而我空空無所知也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不過叩問其一兩端而已竭盡無所有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爲隱吁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荊如棘如鐵如石然本有無可告者烏虖孔子如此諄諄明告而學者率不領會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義當如何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卽不言不言卽言知卽不知不知卽知見誨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運而往自生至

死流逝如川之急常情戀景著物多不悟時運如此之速故不勇於道學聖人斯言所以警誨學者深矣鄉黨一篇皆夫子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惟覩其變色屏氣勃如躩如禮節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知可射思 互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以自德行而上爲孔子言也德行而下則門人之所記也如何先生曰晦翁集註弟子因孔

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某因其書字不書名此非孔子之言然分爲四科又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亦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書德行則善而謂宰我子貢止於言語冉有季路止於政事子游子夏止於文學則害道子夏雖爲小人儒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以言不稱師而曾子責之然孔子於子夏未嘗棄絕忠告無隱況餘子雖不及顏閔而精神之聖蓋人之所同矣可止科之以言語或政事或文學乎大不可吁以孔門而知道者如此之寡無惑乎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彊曾子而

曾子不可也一貫之妙知之者有幾

汲古問夫子答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及宰我問鬼神之名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聖人之言也而先儒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也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又以心無死生幾於釋氏輪迴之說如何先生曰人鬼生死實一非強一蓋人道之大通三才貫萬古分而

言之有氣有魄合而言之一也魂氣輕清其死也復於天體魄則降而復於土天地之分也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天者吾之清明非特吾之魂氣歸於天而已地者吾之博厚非特吾之體魄復於地而已人心廣大虛明變化萬狀不出於中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豈特聖人如此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爾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一道也此道昭然不可亟語於庸人之前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

生焉知死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庸情知魂氣歸天如彼其高體魄歸地如此其下以爲不可合而爲一達者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弊于下陰爲野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吾之天百物皆有此地皆有此天天地之精妙名之曰鬼神如曰祖曰考者聖人使民知祖考之精神終不泯滅遂制爲祭祀之禮築宮室以爲廟設宗祧以序遠邇親疏順人心親愛等殺所以教民反古復始追思祖考不忘其所由生也皆由乎人之本心之孝而又使之報以二禮早朝祭事有燔燎羶薌蕭光見焉此以報氣氣神也此教民反始所以通祖考之神也至於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俠甒齊酒加以鬱鬯臭陰所達此以報魄魄鬼也又教民相愛以通祖考之魄也上下用情孝事其親鬼神合一生死無二豈不甚明人自以爲二爾故曰反古復始追思祖考而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惟行吾道心之孝而亦以教民也學者當以聖言自信毋以異說滋惑汲古承先生之誨乃知人心與天地鬼神之心

通一無二雖云賢愚有異而此心初無少異惟知者由之則淸明在躬愚者失之則昏蔽不反如釋氏自云能覺於禮教則不知矣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梵綱戒經不禮拜君王父母大悖大壞人心大敗風俗 互見誨語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衆人皆謂過愈於不及聖人獨謂過猶不及開明天道於是爲切人心卽道是謂道心特以或加之意而過之或畏惰退縮而不及之耳使子夏之道心無恙也使子張不於心外而加意焉則子張之道心無恙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心無恙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觀聖人此問誰則無他日欲有所爲之志曾晳獨無子路率爾而對有華再承師問而對及晳再承師問

方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亦無所言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皆於是不容自已乃徐而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數語者乃適然暫語非中懷本說悠然澹然無所止倚即文王之不識不知即夫子之不知老至故夫子曰吾與點也互見訓語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大哉克己復禮之訓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學者罕有知其解者

知其解者大道在我矣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爲證是謂克爲勝而未必孔子本旨果爾也以顏子粹然之質加以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俟於克而勝之也詩書所載多以克爲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爲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且一己字無二義也大哉己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知其可問故如愚孔子省察其私見其有啟發之狀與未與言之前不同此顏子之始覺也是謂知及之至是又問仁守之道夫子告以能克己復禮則仁禮舊道心之發見於文爲之名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以動乎意而放逸始失之今復我本有之禮無一點私意則孔子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虛明無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

際萬善具足謂之天下歸仁不爲過儻如諸儒謂克去己私則爲仁由己又非己私況已啟發洞覺虛明無我本無己私可克仁守之道蒙養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初不必求諸外孔子發憤忘食蓋用非思非爲不識不知之力此惟覺者自知顏子自知此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旨卽精神謂聖之心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克己復禮爲仁曉得否汲古對恐非孔子本旨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與得否汲古對曰克謂克盡己私天理渾全所以爲仁所曉者止如此先生曰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自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爲證是謂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待於克而勝之詩書所載多以克爲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爲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大哉己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餘歲知其解者鮮矣己本無過與天地爲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卽道矣何必復求顏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尙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易至約之道曰能己復禮則爲仁矣禮亦非己外之物禮者我之所自有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我本有之禮斯已矣夫何所復爲自是己尙足以範圍天地則天下安得不歸吾仁再言由己所以再明仁道之在我顏子於是雖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曰不過禮而已無他事也先生又曰顏子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此時猶未覺及問仁與請問其目此時方覺故曰請事斯語見論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明卽遠遠卽明孔子知子張未必喻明之道故又曰遠夫道本無近遠惟人苟徇淺近日用逐逐不知廣大故曰遠然而學者求道於遠不悟其不出乎此心故又曰不遠誠內省此心之無體無方無限量則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思何慮澄

然而靜自無所不照矣故曰遠卽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不可而猶不止亦忠愛矣而失於過是謂私欲故聖人止之見訓語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至哉聖言此三條豈樊遲之所獨宜誠萬世學者之要路人心卽道不必雕琢特有以害之故聖人之訓惟治其害人心者居處不恭則放逸而此心失矣執事不敬則放逸而此心失矣日用萬變無非執

事常敬則雖動而常靜與人不忠則變而爲詐爲不直而此心失矣放逸之門無出此三者窒此三門則道心自無蔽矣見訓語

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人道大矣與天地並名之曰三才非得道者不能而孔子止云爾者正以明夫道者道路物皆由之無所不通之義本無實體人性卽道惟意起蔽興故智不明故不能無欲故懾而無勇故陷於孤靜而無藝故禮樂不備誠兼此

數者非道而何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也子曰不怨非眾人之所能知亦非眾賢所能知往往子貢聞聖人莫我知也之歎又疑其不無悼道之不行殆有怨天尤人之微情也故孔子首釋其不然人惟觀孔子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終夜以思是殆下學耳安覩所謂上達者又見夫子在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君在則踧踖如使擯則色勃如足躩如入公門鞠躬如也

如不容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執圭如不勝盛饌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是安覩所謂何思何慮寂然不動者莞爾之笑前言之戲如常人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子見南子從佛肸不說驂於門人而說驂於舊館故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子路以爲迂甚者陳子禽疑仲尼不賢於子貢叔孫武叔至於見毀而微生畝以爲栖栖晨門荷蕢荷蓧接輿沮溺咸致譏貶是誠有所不可曉者然則所謂孔子者果何如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自孔子猶不

能以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孔子之欲啟告門弟子亦勤矣惟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終不能詳言無行不與之實自孔門諸賢猶疑其師爲隱而況於門外之人乎夫可以知則可以言孔子既不能知則亦安能自言所可得而言者特其近似耳子思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知四時之錯行則知孔子矣知日月之代明則知孔子矣知天地之猶有憾陽伏陰日月薄食而星隕則知孔

知孔子之過差矣此猶可以類而知者猶不足以見聖人之全其不可以類而知者如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人皆以哀樂相生爲可見可聞而孔子乃以爲不可見不可聞此固衆人之所莫曉而明者以爲固然初無可疑此非詰訓之所及也或者求其義不可得則又曰是言其相生之妙耳意不在哀樂也吁彼以同異虛實揣度之見見聖人是何異指白曰黑謂青曰丹也孔子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知孔子矣子擊磬於衛荷蕢者以爲有心磬者固無與乎文章之觀也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終不言水之說孔子豈有隱而不詳言之哉欲致其辭不可得也孟子以爲取其有本善矣而非聖人之旨也知水則知磬矣則知孔子矣孔子知則自知矣見訓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所見者何物也忠信篤敬也是物不廢思慮純實混融無始無終曾子謂之參參乎哉此言學者之序義以爲質則已私不存洞然無

我全體爲義而行之有重輕進退之節是爲禮至於
孫以出之則純熟和順矣至於一出於誠心無有他
而自合乎義自中乎禮自孫出而順是謂成孔子又
嘗語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者卽忠信也孔子曰主忠信明忠信之爲主本也誠
信無說之可言無議之可尋誠信而已矣此之謂道

心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非病其無名病其無實也
有實則有名其上曰君子病無能焉下曰君子求諸

己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
是學非思也然則子曰我學不厭曰用力於仁皆非
思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
的然無所知也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
不逆不億而亦先覺其詐不信果無俟乎思慮也子
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天下之實道也吾心淸明無體
而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而天地
無思無爲也嗚呼此孔子之學也亦天下萬世學道

者之學也故曰哀樂相生正明且而視之不可得而
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學不足以言
之而孔子曰學者蓋道心初覺雖縱心皆妙而舊習
未盡泯日用萬變微有轉移皆足以蝕吾無思無爲
之本明是故不可以不學而學非思也不學之學非
力之力不可以有無言不可以作輟言不可以動靜
言不可以虛實言然則何以泯舊習何以免轉移道
心發光如太陽洞照過累之泯如雪入水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謂蒙養是謂用

力於仁

聖門講學每在於仁聖人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
之必失之又曰力行近乎仁以此知仁非徒知不行
之謂吾目視耳聽鼻臭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
用而有一私意焉隔之不覺不知謂之不仁可也然
則仁者謂已常覺之非徒知而已聖人曰造次必於
是顚沛必於是非徒知而已也又曰不仁者不可以
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非徒知而足也又曰惟仁者
能好人能惡人必於好惡間驗之非知者所能也又

曰觀過斯知仁矣必無過而後謂之仁過失未盡去未可謂之仁也答顏子之問以克己復禮答仲弓之問以敬與恕答司馬牛之問以訒其言答子張之問以能行五者答樊遲之問以愛人又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無非卽實履以語學者達之者本末貫通渾然天成卽考弟忠信卽無聲無臭之妙卽戒謹恐懼卽不識不知之則卽人倫日用卽惟精惟一之極未達者循循愼謹業業恭恩願不失爲寡過之士必無異端猖狂妄行爲小人之無忌憚是故儒者不可不以仁爲己任用力於仁聖人深志三月不違亞聖之仁日月至焉諸子之仁惟仁者爲能靜知者雖得乎動之妙終不及也惟仁者乃能壽爲其念慮閒靜氣凝而意平長年之道也此固非徒知者所能到學而不仁非儒者也

自古知道者寡故先儒誤釋孔子知及之一章以爲創業以知守成以仁況乎易繫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秦二世而亡正應夫知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之說嗚呼痛哉是無惑乎自秦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也下繫之言雖非子曰猶未至於甚悖也曰大寶者謂位可以行道孔子不得位道不可得而行故云而先儒用以證仁守之則大乖矣自秦漢以來號英傑豪雄者舉以榛蕪攘奪土地視殺人如刈草菅坑降不知其幾千萬往往以此爲知及故肆行而無忌烏虖痛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知道之謂知不知道何足謂之知而醫家者流謂四體不仁曰無所知覺者蓋知者雖覺而舊習未能頓釋必純明無間所覺無虧而後曰仁顏子三月不違仁者三月澄然非思非爲照用無方純明無間也三月之外不無微違不遠卽復孔子發憤忘食爲之不厭猶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大學之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於牀奉先大夫之訓俾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曰天曰地曰山川草木曰彼曰此某皆名爾方信範圍天地非空言發育萬物非空言惟舊習未易釋後因承乘象山陸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某澄然清明突得有過動乎

意始有過自此雖有改過之效而又起此心與外物爲二見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又觀而又動愈觀愈動掩書夜寢心愈窘終不寐度至丁夜忽有如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窘者掃迹絶影流汗霑濡泰然旦而瞥視外物無二見矣亦有小人而覺者但不改過是爲無忌憚之中庸是謂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而不大受則道不明小人大受則爲無忌憚之中庸見訓語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明聽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聰色思不溫惡得而無思貌思不恭惡得而無思言有未忠惡得而不思忠事有未敬惡得而不思敬既有疑惡得不思問既有忿胡可不思難既見得矣則必思義苟不見得不必思義可也有病必施藥人之無病者寡矣當思不思則罔不必思而思則貪不可罔亦不可貪初學之思即成德之無思成德之無思即初學之思思非劣無思非優致優劣之見者不足以學道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秋幾冬矣而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幾死何止百物人自謂吾識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實能識者有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無言即言此非梏束於形體沈溺於文義膠執於意見者所能知也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疑即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見訓語、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眾人無知安能自至於道惟遭親喪乃能自致何以明之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因物有遷始動始放始昏始亂初遭親喪哀痛由中全體眞實全無計度全不顧利害全無其他念慮純然道心但人自不覺爾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人之所以營營不已意欲前進者以

不知命也苟知命則吾之所處皆命也貧富命也貴賤命也其居此位處此室衣此衣食此食毫髮皆命非人之所爲也則庸何求無求則無所用其思慮人之所以進學不已者以其能約於禮也知約於禮則一進一退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予一取皆有正禮不可移易故曰立於禮禮道之所在至於知言之妙則非方術之所可施非思慮之所能到人心自靈無作好無作惡無思無慮自清自明自能知言自能知人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即今所居何位何所所飲食所衣服其貧富其死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小人以爲亦有以無道爲之而得者非命也不知夫所得者亦命也不以無道爲之亦得徒以無道而致後禍故君子亦無所作爲惟循道而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語其默其進其退視聽動止無非禮不知禮則茫乎無據無以立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知言不可強明者自知不明者自不知何由而明人心未嘗不明

孔子記集必專記孔子之言必不失本眞今記集者見識乃出有子之下則何以知聖言之本旨所幸大聖之言雖紀錄有差大體猶在孔子每每止絶學者之意每每止絶學者之必止絶學者之固止絶學者之我縱不能盡記或每事記其二三則猶可以明示後世其餘至言當亦備記如今孔子閒居一篇燕居一篇禮運一篇及所與子思言心之精神是謂聖及魯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孔子吁焉其色曰噫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能詳記如此則一

以貫之之道豈不大彰明也哉今魯論又有異於古
論者四百餘字則不能無差明矣況爲文簡短多失
當日語話本眞故後學不克遽明眾說殺亂有子子
夏之徒之言害道多矣雖有善言惟當存之卷末不
可因聖言而錄

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首記有子之言又不止於
一二章有子何爲曾子所不可而況其徒乎其所記
亦難盡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非孔
子之言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

於首見識又不遠有子矣所幸聖言本無瑕故記者
雖差亦可默會 見訓語

家記六

論孝經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
則之夫天之不可以俄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俄而測
又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
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
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
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不可既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
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
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
以代謝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
之間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
有也人皆有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

發育萬物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即愛親之心也肚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即事親之心也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及其臨民博施之心又不期於生而自生即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無二道也汎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哀喜怒樂無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古人以禮言之故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

列而爲鬼神又以哀樂言之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謂民之則之非則乎彼也昏昏者滿天下不可不以漸通也漸以通之庶乎其視聽也明目不可見傾耳不可聞所以告子夏非以告眾人也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某亦曰無非教也某亦曰無非教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某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而爲悖爲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絕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爲愛敬爲博愛爲敬讓爲不敢爲不驕不溢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臣爲不敢侮鰥

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爲補君之過爲哭不俟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爲彼麤此精也曰麤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似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僞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益之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

章曰諸侯章取混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又刊落古文闔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即事君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不通無所不應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見訓語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人咸以身體

念念也聿語助也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此心虛明

變化至和至順爲孝爲弟爲博愛無一點己私置其
中如春風如和氣如簫韶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
烏虖至矣某每誦此章每每樂生亦如春風和氣油
然動於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其
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
致聖人非虛言斯道天地同之四時鬼神從之宜四
國順之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
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
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
親也脩身順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薦矣孝弟
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愛敬父母之心卽天地之心天
地之變化孔子循循善誘姑以類言父天母地明猶
察也謂曉達也明王之事父母孝異乎未明者之孝
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
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地亦不明其父母雖知父
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正性人惟不自明己之正性
故亦不明父母之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

惟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觀之父
母卽天地人生而執己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
醒覺吾性清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
殊尚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況能事天地孝
子之心卽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
不知於天地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間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天子祀乎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言有父
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
也脩身愼行恐辱先也至孝之發用卽天地之變化
也致敬於宗廟鬼神實在實著融明靜虛是謂孝弟
之至道心見諸事親謂之孝見諸事長謂之弟渾然
神明本無間隔如日月之光光于四海而非思非爲
無所不通引詩爲證所以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
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

家記七

論大學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蓋其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爲窮高極遠蔑以加此惟無詰焉詰則必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絕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所謂至善即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意焉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渾然圓融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頑然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

與子曰慈發於博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意而爲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爲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爲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爲善反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德可以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爲是不同耳是入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一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壅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直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斲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啟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徑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啟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必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爲善反勝其眾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者自古則然而況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於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卻於此章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若以咸武

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如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見誨語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愼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爲愼獨乎疏略亦甚矣學道者固如此乎某少時不知大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有覺卻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特不可屈於威武而恐懼爾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而不動不視不聽之時亦是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人自不知自不信如終日懷玉而索諸人此喻猶未切也正

又曰庸何也至哉聖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庸常也中道初不深遠不過庸常而已而智者自過之愚者又自不及賢者自過之不肖者又自不及切實言之曰庸常而已矣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明其初無奇也所謂視者是也所謂聽者是也所謂言者是也所謂動者是也所謂心思者是也其有不思之時不言不動不視不聽之時亦是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人自不知自不信如終日懷玉而索諸人此喻猶未切也正

猶孩提未辨寒暖終日流汗而曰寒也人日用此道而自不知何以異此及其省也其言常言也其行常行也不必加微意焉不必損微意焉而渾渾融融蕩蕩平平皞皞之妙我所自有雖終日思慮而如不思慮也雖終日云爲而如不云爲也似動而未嘗遷也似靜而未嘗止也是妙也惟覺者自知而不可以語人雖強言之終不可以盡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見訓語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爲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爲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卽發中則卽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放逸馳騖於心外自起藩籬自起限域孔門惟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分裂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吾心渾然無涯畔無本末其未發也吾不知其未發其既發也吾不知其既發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知則失帝則矣事親事君非無知也應物從事非無知也周公仰而思之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無知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油然而生忽然而止生不知所生而是非自明利害自辨止不知所止止無其所止無其事如此而知猶無知也如此而爲猶無爲也子思覺焉而未大通者也其卒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又分裂之意也孔子之言則不然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明乎孝卽天之經地之義未嘗分本末也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卽哀樂而發明其至未嘗外哀樂而發明其至也眾人自以爲哀樂之可見可聞也孔子則以爲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惟洞達者知之未至於洞達者終疑也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自起藩籬自起限域孔門惟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分裂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吾心渾然無涯畔

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
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
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見誨語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
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外愚不肖罔然不
自知固為不及賢智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
天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過故為之屢言

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智者
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動之意
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多之意
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
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
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絕
羣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
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
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
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
吾心虛明牢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
焉而不省其妄雖賢雖智難逃四者惟顏子自知其
受病之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自知欲從之意去道猶遠
至於三月不違仁則脫此患矣默省寂然不動之妙
何思何慮自清自明何高何堅無勞鑽仰何今何曩
無體無意夫如是故三月如一日莫究厥始莫窮厥
終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

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
道此道可以默識而不可深思可以略言而不可詳
議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為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
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閒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
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
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告語之所及也雖
以孔子之聖亦末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復歎曰道其
不行矣夫若夫於行言智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
明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

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爲不思卽不爲明猶強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告語之所及見訓語

先生曰孔子謂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汝以爲何如汲古對曰子路問強未明孔子何以如此答先生曰矯者欲明故罔然無知既知而不學不能行其所知則危矣卽入小人之域書云人心惟危起意爲人心又曰不起意非謂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合理若起私意則不可如事親從兄治家接物若子哭顏淵慟與見其過而內自訟此是云爲變化非起意惟覺者自知汲古對曰不起意便是君子坦蕩蕩而無一毫之累若起意則是小人長戚戚而無片時寧一先生曰是見誨語

或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知也程正叔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何言之淺若此衆人皆能知之子思之分精粗裂本末知者獨得議之正叔不必論矣然而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耳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卽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爲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爲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爲而求諸爲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爲愈遠萬古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卽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意慮紛然有作有爲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

自謂其饑渴也至近而自以爲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爲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本如此也自覺自信匪思匪爲孔子深惜夫中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

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爲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 見訓語

家記八

論孟子

孟子言舜傅說膠鬲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正說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精一之學非傅說厥德脩罔覺之旨也

孟子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未當伊尹之心徒以就湯就桀之迹言之爾夫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雖湯再使人聘之未爲之起豈治亦進亂亦進意度

哉無非惟義之從爾

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人廣大與天地同體惟自乳稚梏束於氣血形骸之中失其本體之大孟子既明固有之心漸復本體之廣大故蔽漸脫體漸明廣大漸著孟子明見廣大漸著之體無以名言之曰是殆吾氣之浩然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然而非的也性體本大因蔽而小復因蔽去而大其實復我本有之大耳非體有消長也自人物

言之謂之性自人物萬化莫不由之而言謂之道自其細縕和育發達言之謂之氣自其萬事各有宜謂之義自其惻隱謂之仁自其恭敬謂之禮自其誠實謂之忠信其實一物特所從言之異非果有紛紛實殊本不可同之體也鑑中之氣水中之形性中之變化有小有大有消有長有動有靜有實有虛有多有寡有異有同變態萬狀不可勝窮而實一性也一貫也凡是皆人性所自有惟眾人蔽之君子明之其蔽也似無其明也似有非眾人本無也

孟子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氣即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豈亦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眞者也人心即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昏迷妄肆顚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其細縕和育發達言之謂之氣自其萬事各有宜謂之義自其惻隱謂之仁自其恭敬謂之禮自其誠實謂之忠信其實一物特所從言之異非果有紛紛實殊本不可同之體也鑑中之氣水中之形性中之變化有小有大有消有長有動有靜有實有虛有多有寡有異有同變態萬狀不可勝窮而實一性也一貫也凡是皆人性所自有惟眾人蔽之君子明之其蔽也似無其明也似有非眾人本無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孟子此論足以開明人心學者之蔽二智與故而已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莊周則云則知孟子之時智故兩言聯稱通義率以為常故孟子於此始言故忽繼之以智不思乎人莫之曉千載之下時移事改言語寖差學者罕言智故智慮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為也即故思即智學者之蔽非思則為非智則故言其不出於此即出於彼其蔽同其受病之源同故學者常言智故不以為異此二者足以盡天下萬古學者之蔽矣此道坦然不假思索不勞作為人性自善人性自明人性自具仁義禮智自具萬善何必他求何必更思何必更為故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何假思爲不屬智故天下之言性者則異於是矣其所言者必有故焉必用智爲或有利心心有所欲之謂利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無思也自仁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何更以智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惡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於外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不屬智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而不離也是以曰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遂通而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用智智有邪正有小大有是非故孟子於此致其議至於故之爲言則斷不可以爲性不必致議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雖千歲之日南至北至善曆者可以坐測而籌之殊不難惟此乃言性也非故也故不可以故言之舉天下無逃於智故是以舉天下皆不知性

孟子所以每言必稱堯舜者以天下不知人之性善故率以堯舜爲不可及率墮於智故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通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於物而動於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爲爲悖亂爲奸詐爲淫佚爲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迫急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於外離乎我而逐乎物者之妄心則然吾本心何嘗如此哉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剛健外物舉不可入其門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不知也故天下之爲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欲爲君子爲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

知乍見孺子將入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卽吾本心也不知徐行後長者之心卽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之心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此坦易或求之則又苦迫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勢也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道與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惟曰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失一貫之實也又惟曰吾有知乎哉而已曰何有於我哉而已

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而已曰志氣塞乎天地而已蓋曰志曰氣曰義曰道曰心曰性曰哀曰樂曰忠信曰篤敬名殊而實一明者觀之渾然寂然本不可以名言聖人因人言而隨之言大旨未嘗判裂此惟內明大通者知之雖小明而未大通猶蔽斯旨噫學者生而習聞人言如是者謂之志如是者謂之氣如是者謂之義如是者謂之道如是者謂之性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喜怒哀樂牢不可解一旦告之未始不

道義亦是物也或曰禮樂亦是物也故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範圍天地者此也發育萬物者此也安得曩小而今大也孟子曰志氣塞乎天地而已蓋據其所親歷而言惟覩曩之梏束誠覺其小今之開豁誠見其大不知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執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無乃不敬乎又

曰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此亦不敬聞之孝宗亦不以爲然

孟子謂楊子取爲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也此非楊子本心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非取爲我惟不取不與各安於無事而已矣亦老子使民至老不相往來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人皆有道心皆有愛人利物之心如天地之春乃變化之神用而老子楊子欲絕滅之是猶未免於意必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此言人心操則存在此舍則失之所以出入無定處孟子引此說以明此心之不可失也先生曰孔子此言蓋謂操持有士君子之行故詩有此先公後私之誠心役民歲不過三日互役之以治官田如合方氏尚同天下之數器度量而乃行二法乎況無的然無疑之證大田思念外物外事則遠出直至於千萬里之外或窮九霄之上或深及九地之下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之中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旨未嘗貴操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每每有存心之說又有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爲神見誨語

汲古問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若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何以致之先生曰鄭康成謂周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此亦意說初無證驗雖云據詩春秋孟子亦不無疑魯宣十五年初稅

畝言稅民夫自開闢零畝之田爾初不見其爲助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由是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亦不過因詩而意之爾今攷周禮未見其有助法然則所謂雨我公田者殆官有閒田之屬役民以耕者作此詩爾周官化洽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故詩有此先公後私之誠心役民歲不過三日互役之以治官田如合方氏尚同天下之數器度量而乃行二法乎況無的然無疑之證大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幽王時詩非侯國之詩

不可以此證侯國之助法 見誨語

論諸子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未大通者也動即靜靜即動動靜未始不一貫何以致守爲何以復歸爲 見訓語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語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復歸柢病

大露混而爲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老子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未悟古今之一也凡此惟大通者知之信之未大通者終不知終疑也此不可以思慮及也不可以言辭盡也曰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古曰今曰萬曰一名言之不同也昏者則云爾也老子又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體寂然何逝何反學道而未通者自作此意度耳道不如是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動者道也靜者道也有者道也無者道也古者道也今者道也萬者道也一者道也孔子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異動靜有無古今萬一而爲殊也

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夫三才之道一而已矣而老子裂而四之其言法天法道法自然尤爲誣言瑕病尤著以他語驗之老子不可謂無得於道而猶有未盡焉爾

莊周寓言陋語良多仁義邊廬之論惟覩夫二未覩夫一也亦祖夫歸無之學而未大通者也周又曰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意說也曰不用曰寓皆意也又曰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又意說也未悟有無之一也又曰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是又惡動好靜陷溺之巨病也似廣大而實小也似高明而實卑也又妄謂顏子忘仁義忘禮樂坐忘此乃老莊棄動趨靜之偏蔽而謂顏子亦然其言似高妙而未免於不一足以惑亂學者 見訓語

孔子問禮於老聃恐非莊子所謂老聃者何以明之所言絕不類也豈有與孔子議禮如此之詳而又以禮

爲亂之首也莊子所言老聃皆痛絕仁義
莊子曰以其知之所不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莊周何其
意態之多也孔子曰人孝出弟謹信汎愛未嘗有意
度也莊子鑿空爲有又屈曲其蹊又曰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不如是也以
爲不可奈何者非眞知命者也非眞知命者也天命之
妙不可以人爲參也曰天曰人非知天者也亦非知
人者也天人一道也隨世而曰天曰人可也吾心實
曰天曰人非也

莊子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曰不忘其所始又曰以
無爲首是皆意慮之未息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未嘗有周之繁說也而萬世自莫得而闚之莊子又
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又思慮之紛紛也是又樂
死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戶之
歌曰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眞以生爲
不反眞其梏於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之言曰未知
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子又曰汝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矣茲又守形陋矣又
自矛盾矣
子思子之書載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
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交雖
不敏竊慕下風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
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
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
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
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嗚呼是殆非子思之言也夫
道一而已矣君以此使臣臣以此事君公子以此爲

公子士以此爲士一也今異而言之無乃不可乎況
乎明否臧立規檢矜持務外非由中而生者是殆非
子思之言也不然則子思之學陋甚矣何以能作中
庸中庸雖不無瑕病不至如此蔽陋之甚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
子思年十六而辱宋大夫樂朔幾不免曾子亦謂其有
傲世主之心老萊子亦言其性大剛而傲不自然則
子思亦未能無我矣惟未能無我故中庸之書亦不
能無意孔子每戒學者曰毋意又曰毋我

子自微覺而已深疑子思之言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以予所覺心中初無淺深前後精粗之異而予思異之殊覺其礙此乃予未覺之日所見既覺則無是見也乃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若孔子之言若合符契而子思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不可云者乃以意爲之孔子所以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爲是類也

自孔子歿而大道不明自曾子歿而道滋不明孟子正矣而猶疏荀卿勤矣而愈遠董仲舒號漢儒宗而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嗚呼異乎孔子之言道矣自知道者觀之惟有嗟憫而自漢以來士大夫學識略同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由戶爲諭爾何莫由斯正實無瑕仲舒支離屈曲不知仁義禮樂乃道之異名而以具言則離之矣不知仁義禮智皆人心所自有不假脩飭泉陶謨愼厥身脩思永脩其永永不變者仲舒所言脩飭能永乎仲舒曰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禹曰安安止謂人性本靜止安之不動而已矣何以設爲孟子道性善又仲舒之所未知也以此事君以設爲文王不識不知何乃反汨亂其君本有之德性諸儒雜說無論所至如是能知其非者有幾就有知其非者又不得行其道於天下而欲望復見三代之治難矣

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吁咈哉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健行清明者也而仲舒離而爲二舜誅四凶亦救弊矣初不害於三聖之一道誣言曲說令學者靡然從之道何由而明人心何由而復於正

王通之學陋甚其言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蓍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

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通之妄至此殆不足辨惟其羣弟子宦達尊稱其師書行於世其言亦足以惑亂學者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奚特聖人三才一貫也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鬼神之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而通曰遠則冥諸心是誣聖人也又於心外復求理復求天是自誣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說卦之文未嘗槃之子曰則知非孔子之言也曰窮理曰盡性使明者言之辭旨承連自無

瑕病而通分裂如此良可笑也通又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杜淹問藏之說通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通之陋至於此今有司每出題於其書以試舉子又時文習尚順題罕有駁議而通之書依倣聖言竊取其近似而實非也學者多爲所欺故靡然從之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而通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孟子曰仁人心也通之病蔽甚著孔子雖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大略明人之不遠耳欲之爲言亦常言初無深用思慮之意通不會聖人之旨倣而言之自謂無悖矣不知冰炭之不同也又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通乃效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遂妄意禮樂出於仁義之下不知仁義禮樂乃道德之異名先王順道而行非能有所作而次第之也繼善之言大傳不繫之子曰之下則非孔子之言也通又曰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霍光陰妻邪謀非忠也劉備受劉璋賓客之禮而反自奪之亮輔之又立同

姓之婦爲后此何心也霍葛誠有他善可愛可敬而王通概取之則不可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輔太宗殺建成元吉亂巢如亦通此等學術議論有以啟之也李密問王霸之略通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此論正矣惟餘論則駁滋惑後世不得已致辨道無窮無方學者自有淺深有不盡昔孔子遇程子於遂與語悅之取其善者爾非盡與孔子同也程子名本號子華子程子固曰仲尼天也本也何足以望夫子程子曰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膚澤臟腑肝膈吹噓

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斯言善矣其曰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貞剖判斯則蔽矣夫太貞者道之異名爾何得言剖判道一以貫孔子猶欲無言而況於本無可言之中而強裂初始元玄四者之名其曰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未見其朕也而繼曰因其然也意朕可覩已而又曰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言雖似深實積意說又曰吾亦不知所以然也此庶幾矣猶有所倚也其之齊知齊國大危晉景公之問一本列子道壺丘子林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壺丘之言似實而非夫天下氣化物理一貫無二而壺丘裂而二之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之言實理也明乎此則壺丘之蔽可觀矣陰陽四時生化皆不可見不可聞也即不生不化者也皆非有無所可言也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子雖能御風而行乃清虛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物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貫之之妙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而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孝弟忠信仁義禮智萬善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於事親則謂之孝見於從兄則謂之弟見於事君則謂之忠見於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於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於長幼則為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為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一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溫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者仁也及遇大賓則又升降揖遜而為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心也耶嗟乎學者藩以私情鄙以小智絕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有持異端邪說而欲立乎清虛無為之境吁可傷哉

荀卿子言性惡而自背馳聽訟兩詞不同靜聽久之而

眞情自露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其大略篇則曰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夫不能去民之好義則人性之本善驗矣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曾看老莊之書否汲古對云老莊非聖之書多害道特以聲律爲習不容盡廢因問道體至大何所不該老子四大之說似亦支離先生曰三才無二道老子卻裂而四之如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尤爲誣言意說瑕病尤多以他語驗之不汲古問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不知其禮矣而家語乃云夫子聞其通禮樂之原而往師之又云問禮於老聃先生曰聖人無常師師其是不師其非也先生曰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啟吾心之所自有也教者豈能於學者所自有之外別取一物而教之耶亦使之復其所固有爾若使之不由其誠則所教者皆外物無與學者事也故記曰今之教者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汲古嘗見張

橫渠云不盡材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其材乃不誤人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由誠哉先生曰是

汲古問先儒謂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此說如何先生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飭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脩飭設爲其不達大本如此互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四

自古人之知道者寡是以其言之害道者多就有知焉有偏全有淺深未全未深其言猶有害道然則非聖人之書誠難讀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天下非聖人之書何限無非惑亂人心之具孔子之言出於古者所記錄猶或失眞而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矣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錄猶或失眞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見訓語

嗚呼今天地之間孔子之言無幾而非聖之書充棟宇非聖之言知道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以害道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幾學者誠不宜汎觀必遭誤惑唐虞有納言之官周有訓方氏易曰正辭爲是故也 見訓語

百聖傳授惟曰一中初疑其庸近疑其庸孰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卽道故大舜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皆爲非爲僻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而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故告曰中平平庸庸事親從兄怡愉恭敬豈學而能油然而生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應酬萬端忠信全功不習无不利會子謂之嘻嘻某亦謂之融融道固不離乎常故孔子曰中庸毋動乎意洗明在躬自無所不通發育萬物人

學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見訓語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値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止不動而實流

行子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邁而德不加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純思爲自泯子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某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仁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爲至靜故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靜子何敢言仁用力於仁者也

恐同志者復蹈前患故備記如右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蓋臆斷之說而後世之士恥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略於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見訓語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此豈心思推測之所能亞哉如日月自無所不照如水鑑自無所不明也此心神明有甚於日月水鑑

孔子稱子路不恥縕袍之善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則其誦久矣豈無以告孔子者子路既沒門人語及始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於以見聖人廣大虛靜如天地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淳斷然謂以清虛一大爲天道爲以器言甚善非知道者豈能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此亦有此未至

伯淳謂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此語亦有未安謂二子得聖人之道誠然不當謂一人默識一人篤信信者必默識默識者必信自不當分裂又不詳放日月至焉者非得道何以言至所謂至者必如顏子之不違仁所謂不違仁者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一貫方可言仁方可言至然則孔門得聖人之道者亦不止二人而已

伯淳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斯

言甚善

伯淳言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

惟伯淳而後有此言

伯淳謂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回造化者誠有此也伯淳名顥門人尊之曰明道先生伯淳謂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又差矣何精何麤何妙何不妙

化卽神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

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執事敬敬而已無意也微致意焉卽迂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致意焉卽迂曲卽猶爲卽不正直卽不忠信所謂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

正叔又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異哉正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強立藩籬固守名意陷溺於分裂之學障塞聖人坦夷之道

孟子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以羊易牛卽王者之心發明孩提愛親及長敬兄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而正叔分裂體用而言之不可以爲訓也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卽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梏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或問熒惑退舍果否程正叔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尙幾不能保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正叔未明道故有此論人心卽道無所不通善心興起如其眞切豈無感通之理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又謂成王未必能然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此說不可長堯舜與人同耳其不善之心旣足以感動災異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消弭之不知道者其輕有所立論

濂溪通書亦何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覔決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超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即神神即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民不能者賊其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麤之論乃起於後學之意說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爲是之類也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況又裂幾於彼裂誠於此於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爲害道

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曰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本心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無意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無體則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致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況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實耳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橫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故孟子曰天下之

不助長者寡矣言心聲也其最著見者芭蕉詩有願學新心之句此未悟本心之至善而於心外覓新心也墓議有精魄反原之言夫血氣有聚散精神無死生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神心無體即本即原死生一貫何以反爲原始反終乃作易大傳者之言非孔子也與呂和叔書曰天德雖能盡其說然後大本可立天德豈說之所能盡說之所可盡者尙不足以盡意而況於天德乎大本豈可徐徐而立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失其所本立也人之本心自寂然不動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烏虖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某謹取而爲集語覲與我同志者或未覩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卽道而不他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浸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德本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 見訓語

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陽之精曰神陰之精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云云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云云天地之間非陽則陰非陰則陽陰陽之氣雖二而神靈之道則一風雷電霧雨露霜雪霰雹之所以變化者此也羽毛鱗介倮匈之所以生成變化者此也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則無所不通故四靈役於聖人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之知如日月之明如水鑑之明非思非慮自明自照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此之謂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此之

謂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次第不同而其知則一也其知無次第之差也是知至神至靈至精視聽言動何根愛敬和樂智慮應酬何終何始始不可得而知也終不可得而知也中亦不可得而知也順是而行之爲善爲治逆是而爲之爲否爲亂知則順不知則逆吁人皆有至神至靈至精之心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故聖人之道無所不通聖人之事無所不行守日月之數察星辰之行序四時之順逆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上下清濁其道一也其事一也立五祀制五典和五聲合五味正五色成五穀序五牲其事整整其倫敘敘皆神靈之變化精一之散殊可觀而不可測可言而不可詰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容思夫是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仁義之祖歟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正心便是起意汲古對云此即孔子毋意意一起即有過要無過但不起意便了意不起則此心安然瑩靜虛明若子貢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是改過後私意不起此心昭明況此心明照愈於日月日月雖容光必照尙不及焉屋之下此心則無所不照無所不通安有隱顯之間

先生曰此說卻是

先生曰少年聞先大夫之誨宜時復反觀某後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然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通貫爾疑象與理未融一今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更無間斷

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看喚作甚麼喚作天亦得喚作地亦得喚作人亦得喚作象亦得喚作理亦得喚作萬亦得喚作一二三四皆得

先生謂汲古曰聖人猶兢兢業業豈學者不兢兢業業用力於仁爲之汲當庸言之信庸言之謹兢兢業業用力於仁爲之不厭又曰學者切不可觀非聖人之書當師孔子之言

先生曰學不可躐等亦不可操之太急故雖息焉遊焉

孫而順之無害於事但於其間不失敬心不失時敏之心則厥脩自然日進無疆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下事皆然彼苦澀不易樂者必無成效

汲古問聖賢言性何以多不同先生曰性字解釋有不同如性相近與節性惟日其邁此是隨俗汎言性質如易曰各正性命孟子道性善則言性之本

論文

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見訓語

天下有累數百年之風俗既成而不可拔士生其中沈浸深入有不自省吾徒不可不疾而察之聖人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吾非求異於眾也誠有所不自安於中也自三代衰孔子沒義利之辨浸不明漢興君臣相與以權術取天下大略本以利文之以議孝宣亦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豈惟漢規模如此歷三國晉南北隋唐五代大抵一律豈惟人主規模如此士大夫惟上所好其規模皆如此豈無善者其略則同後世之經術異乎孔子之經學矣後世之文章異乎三代之文章矣後世之字畫與鐘鼎篆刻不同矣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時謂祿利之路則然取青紫有拾芥之喻指所蒙以稽古之力公言侈說不以爲恥三代之時無此風俗也無此等議論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書曰辭尚體要而已後世之爲辭者大異冥心苦思鍊意磨字爲麗服靚妝爲孤峰絕岸爲瓊杯玉斝爲大羹玄酒夫子之文章不如是也夫子之所以教誨其子弟亦不聞有是說也甚者韓愈敢以孟子與司馬相如比而同之相如何人蹏之至此專以文稱也以易爲奇以詩爲葩三極六爻之旨如此乎三百篇無邪

之義如此乎甚至於序送李愿有曰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何等法語而敢肆言無忌如是耶此無它舉天下之風俗皆然不以爲異也故學者仰韓如泰山北斗心服其文莫見其過至於字學尤足鄙笑書者六藝之一古所不廢然非學者之所急游之則可後世之爲字畫者異哉皓首習之祕術不露此周孔事業耶嘗觀鐘鼎古文如精金美玉齊莊嚴弁使人起敬起愛眞三代時風度也衰世所謂草聖者何哉以放逸爲奇以變怪爲

妙後世之俊傑三代之罪人王逸少獨步一時流芳千載蘭亭遺墨祕藏昭陵老師宿生無敢擬議雖則云然有聖言在眾好必察縞所未安如婦人焉清神麗色雅服妙妝美則美矣而非公庭之所當言非君子之所好樂施之於晉宋以來則善施之於三五之上則悖何者無淳古質厚之體也無莊敬中正之容也書心畫也使逸少之書盛行而不少衰則人心風俗終不反朴終不可庶幾三代吁可念哉累數百年來風俗如此習尚如此論議如此牢不可破如此

子將甚焉上肆其欲下必倣焉倣而不已必亂至於亂則禍及其長上稽之往史可想可戒然則放逸之習不可縱也莊敬之學不可廢也悖薄之務不可親也朴古之事不可厭也不惟不可厭而已又有樂焉人心即道至樂中存皆者失之明者得之無謂詩文之放逸非放於惡也無謂字畫之縱逸非流於不善也商之末葉周之麻冕孔子獨意嚮之取其質也道二正與不正而已矣莊也敬也朴也古也善也皆正之類也不莊也不敬也不朴也不古

也不善也皆不正之類也故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故相如至於見賢韓愈至於宣注豈不異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胡可忽也況所差猶不止於毫釐乎草聖之差遠矣宣注之差不知幾千萬里矣無怪後世之禍亂相尋於無窮也明君良臣知治亂之歧於是乎分則烏得不戮力剗剔文士曼容滋蔓之邪說而無使啟亂也 見訓語

文士有云惟陳言之務去又有云文章切忌隨人後近世士大夫無不宗主其說不知幾年於茲矣書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珍近世士風好意滋甚以某言平常易以宅語及世效之者浸多則又易之所務新奇無有窮也不思乃利口惟賢之俗士大夫胡爲不省不告諸上而痛革之乃相與推波助瀾

論字義

古者制字一而已矣其有轉音多後世所增益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皆如字耳而後儒讀者多轉爲去去聲非也夫齊宣王昏愚特甚使當日孟子牽作去聲言之宣王必不聽解況作去聲則不文後儒鄙陋好異音釋奚可盡信曲禮次伸據方言俗音則如字耳而音釋家作丘斂反至於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並五孝反則尤爲害道夫五孝反者好樂切蓄之謂也若夫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則不可以好樂切蓄爲義也自孔子猶無得而形容姑託喻於水託喻於山而已聖人尚不得而言豈好樂切蓄之可言哉後世陋儒不知道拘於音訓家轉音一定之說至於害道殊爲不可論語去喪無所不佩口舉反則失君子不忍安猶愈於去喪口舉反之太甚也就去喪定讀惟可口據反離喪而去猶云可也大抵天下事自不可以一定論言欲信行欲果而子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哉堯舜揖遜湯武征伐孔子序書桀受不書王不以征伐爲非也然則天下奚可執一定而以爲義且下字有上去二聲唐韻於上聲爲降也於去聲謂行下也義亦相通耳今方言爲消減降下亦作

去聲然則音義亦無定論其字平去二聲亦通選字
上去二音亦通唐韻於選字二音無異而論語音唯
從去聲曲禮供給鬼神音恭或作供方音俗語率用
平聲而論語子路其之居用反與僧釋語則同皆偏
拘也通用可也

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是言簡自總角讀書音大爲太
否多也率從陸德明音從舊從眾不復考究今老始
致疑而考焉周禮大宰小宰樂官之大師小師祝官
之大祝小祝史官大史小史若此類皆當如字大小

相對尚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孤貳公弘化禮之太牢少牢若此類皆當音太與
少對三公所以音太者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得其人乃任之尊之之至故音太牢祀天
神亦尊其稱音太以三少少牢推之則三公太牢音
太可知矣陸德明於太牢初音如字次音泰陸凡百
好異率類此今世所傳尚書凡太史皆音太者鼂錯
漢儒隨俗苟稱而不考諸周禮也古書雖音太者皆

蓋不知京師語音麥音默自與得國則慢感叶今改
作乞力切則全差矣山有樞隰有栲去九切陸璣草
木疏云許愼讀栲爲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爾雅栲
山樗疏亦云許愼正讀栲爲糗糗去九切言去九切
特不明爾至於曰今人言考失其聲也差矣音轉而
浸訛今九亦有音苟者栲作苟切則通矣亦與糗同音
非失其聲也今禮部韻則失其聲矣閩人又以九音
狡斯干居焉切又云居閑切亦可角弓胥遠於圓切
亦差引易林遠與言叶韓愈閔己賦遠與漫與言叶

然則從平聲盈元切則不差矣今作於圓切則失其
毋大差矣況又曰韓愈此賦用韻難知蓋愈此賦又
用難爲韻亦不甚叶故轉而爲切曰漫彌延切難泥
泜切玆其所謂難知者歟大抵古人亦不拘乎切叶
其大槩叶爾而補音必欲拘切叶故礙而不通其於頌
多曰未詳蓋頌不叶韻節南山人殆養里切又失毋
音作延里切可矣所引楚辭天問與止叶九章與特
叶釐笑傳與起叶易林與齒祉叶亦無相妨延里切
與今俗呼殆同毋至於養里切則大差異毋凡服字

皆蒲北切雖引士冠禮服與德叶碣石刻石與息叶詩一十有六
叶之罘刻石與德叶碣石刻石與息叶詩一十有六
無房六切者然安知非扶北切扶北與房六同毋亦
與德飭息叶何必蒲北異毋萊菔或名蘿蔔者方言
能皆中曆家咸服唐一行之精而一行所中十僅七
特異乃作蒲北切今欲一切合異方之音無乃不可
八諸儒泛聞曆算每中不究其詳遂歸之定數此言
乎凡弓躬皆姑弘切亦失毋古詩乃與朋叶楚辭九
歌弓與懲叶引班固東都賦躬與棱叶崔瑗和帝文
躬與懲叶然則經稜切可矣何必姑弘切又凡國字
皆越逼切其所據亦不明白端的蓋意度牽合愛字

許既切亦失毋纓既切可矣尚書古愛字集韻許既
切亦未可據信或以方言特異歟
詩補音行葦大斗腫庾切十升也溝洫志白渠之歌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補音所引證
止此爾殊不明著何以驗其果腫庾切白渠之歌大
略叶爾亦有關雎左右芼之鑰鼓樂之芼與樂大略叶
爾而或讀芼如邈亦過矣抑話言與行行亦不甚叶
又黃耇果羽切別無證驗徒以欲叶韻而爲此切台
背必墨切亦曰叶韻爾無證凡此類皆難用抑孔昭
之笑切廢樂魚教切爲虐宜昭切皆無謂

論曆數

丁丑孟秋朔日食望月食汲古云日月薄食或謂天之
定數非與先生曰日食雖因日月交會而曆家亦莫
能皆中曆家咸服唐一行之精而一行之定數此言
八諸儒泛聞曆算每中不究其詳遂歸之定數此言
害道大戴記孔子之言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
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孛世罕誦習不知日月薄
食實閼君德三才一體元氣混全逮重濁下凝故輕

淸上浮重濁靜止而積陰輕淸上浮而生陽陰陽交而人物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人道亂則天地之氣亦亂君人者其可不反而求諸己乎此心本與天地爲一意作而昏始悖唐虞三代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雖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此衰世之術妄能一一皆中汲古又問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伐鼓取其有聲以壓陰氣而充其陽也如月食亦鼓豈充陽乎先生曰此言皆未達乎陰陽之實人知日之爲陽而離爲日不知離陰卦也知月之爲陰而坎爲月不知坎陽卦也以此推之陰陽之實則一三才一也人道悖逆其氣發於上而爲日月之食則人心恐懼而鼓於下其氣豈不應乎上故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見薦語

曆家之好爲欺罔也甚哉不知曆者率爲其所欺及知曆者又復與之爲徒欲自神其術故凡爲是紛紛名數之浩繁參錯者大抵詭辭飾說務使人與之邊解以自神奇而已矣獨司馬遷之曆書眞爲簡易特曰大餘小餘而已而亦不明著其說至於班固之志太初曆何其爲欺之甚也太初曆之本法以一日爲八十一分月行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復與日會而爲一月如此而固尊稱八十一分之善又從而肆其飾說所謂言足矣何必祕其說而曰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也二千三百九十二卽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之數也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弦望晦朔於是乎定爾又何必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也此猶云可十九年而七閏初無深祕乃立爲章歲之名又曰合天地終數得閏法地數於十天數於九十九年而七閏耳何必詭爲是強合之說自此積之至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爲統何法之有又何必言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二十七章而爲會三會而爲統初無關乎以閏法乘日法也祕其本實之說詭飾偶合之文所謂章月二百三十五者十九年之月數耳殊不必言何必復立其數又何必言五位乘會數得章月也所謂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者二十七

章之月數耳亦何必言又何必曰以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也所謂統月萬九千三十五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皆不必言也所謂章中二百二十八即十九年之中氣除七閏月之無中氣者其數如是耳所謂統中即統月之除閏所謂元中即元月之除閏徒爲浩繁之數以助神奇之狀蓋不神其術無以言功於上功無足言則名譽不彰利祿患失此漢以來曆家胸中默符之利心曆法精備世服大衍之爲法其要在乎通法三千四十凡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分日之一千六百一十三則月復與日會是爲一月耳何必飾而爲說曰四象之策又曰揲法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揲法之數即二十九日與夫餘分一千六百一十三之數每一日爲分三千四十即得其數何奇之有何揲之有如曰四四揲之象夫四分其數而定弦望晦朔則明曰四分之以定弦望晦朔足矣何必爲是詭飾之辭不務以明告人而專務以滋惑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千四十分度之七百七十九太如此言周天度分豈不明白簡易何必易其名曰乾

賓又積每度三千四十分而爲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也日行不盡天度歲差三十六分如此言歲差又豈不明白簡易又何必變其名曰策賓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也所謂減法尤其無謂所謂九萬一千二百者三十日之數耳既不合日之行又不合月之行乃先布此數復減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是爲揲法一月之數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耳不必立此數可也所謂所差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即十二月之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也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其數不可廢至於虛分一千四百二十七不必言可也又何必詭其名曰用差積其虛數至於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若此之類奚可殫舉自時厥後諸曆迭興豈能果有所改作哉皆不過易大衍之分或以八千四百爲日法以四千四百五十七爲朔餘或以一千三百四十爲日法以七百一十一爲朔餘其數自異其實即大衍之日法三千四十即大衍之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詭名飾詐以欺不知曆者忠信道喪一至於此歐陽永叔既知其詭又備載其詭

辭相與爲欺何也豈說解爲文士之常邪

家記十

論治務

方今治務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淮五曰教習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之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

禁羣飲五曰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何謂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周公作立政之書專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爲出治之本至於默然良久太息曰甚休而人主知以是爲憂恤者鮮哉蓋周公深知熟諳治亂之機在此而不在彼在近而不在遠的然無疑確然無易

故特而言之其情狀切至至於此近治而後遠治近
臣賢而後遠臣賢小臣雖卑賤而人主之德性實薰
染漸漬於左右親近孔子謂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居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治亂
安危之機皆自乎近可不謹乎講筵宜擇有道盛德
之士使得從容問答又使忠信秉正之士得應奉代
內侍之雅事內侍內人有一語一事之善上卽稱善
或有賞宮闈善心興起則小人無隙可投君子可以
安民安宗社安○何謂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今夫官

不擇賢不久任之害人皆知之所患員多闕少今選
人三年爲京官二年爲任吏部猶病其冗而況於久
任則何以處夫至多之員故士大夫一聞久任之說
不復長思輒以爲不可行不思國家設官分職將以
治民治國非徒欲給養天下逐逐羣羣無德無行之
士也士大夫不念夫天下民被害怨及朝廷苟曰久任
之不可行蓋不以國事爲家事視國之利害終不如
己家利害之切故不復深思亦其人自度其德之非
賢其才之無能知其必不在選用之內故決然以久

任爲不可或又曰懼失士大夫之心吁士大夫之賢
者能者國家旣選而用之其不賢無能者奚足惜賢
者甚無幾不肖者滿天下不肖多臨民故多怨嗟郡
邑無久遠安固之備其患不可勝言送往迎來徒勞
徒費居官不爲長久之計貪墨以爲待闕之資雖間
有賢者方諳物情利病又已將代而治歸裝守槖無
素備寇至輒潰民知其不久於位不服從其教令奸
頑好訟候新吏訴幸新至未諳情僞姑肆其欺擾害
善良無有已時使久任則不敢矣官司數易苟且圖

書散亡本末無考吏弊滋蠹民病滋深怨積於中安
保他日無一夫大呼同聲相應禍有不可言者是故
當今治務擇賢久任爲急宜升縣爲州大縣爲監司
各辟其屬謹簡乃僚先王令典縣稱百里奚止百里
久任雖非世繼亦幾於古之侯國事力不可太厚立
法當關盛衰故必縣升爲州大縣卽大州凡州皆得
專達於朝苟非其人則罷去無古者諸侯難制之患
其甚賢有功者有褒焉有賜焉有增秩焉有貼職焉
雖終其身可也必不可不升於朝則升○何謂罷科

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自漢以來古道滋喪學徒陷弱於經說琢壞道心不務實德唐鳥獸行君臣相與其勢競趨於粉飾華藻十八學士以詩詠爲事業劉考功加進士以雜文紛能就學皆誦當道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未嘗啟卷三史皆同掛壁本朝雖不廢經史而虛文陋習尚踵餘風士子所習惟曰舉業不曰德業高科前列多市井無賴子弟篤實端士反見黜於有司何以德行爲文華而尊榮相師成風淪肌浹髓欲使事君而君獲其忠使臨民大槩惟羣飲惟求舉惟貨惟色惟苟且甚者民思寢處其皮而食其肉或曰鄉舉里選善矣任選之官率而民不被其害可得哉雖間得其人而亦無幾仕宦者選矣曰既擇賢則舉選之官賢矣自無私私則罷黜終其身不得復用敢私乎哉況監司賢察官賢敢私乎哉況今日罷科舉行鄉舉里選之制天下士心即趨於善而況於舉選之官乎或曰詩賦經義論策浮華不可不罷經義論策雖不必於廢而襲今時文可笑之式則亦不可爲士而言辭太不成文亦難斷不可糊名棘圍月書季考惟考實德實行言辭不拘鄉里自有公論三歲大比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賢能之書於朝三省奉其書獻於上周禮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今若未能遽行拜禮則聖躬宜與以敬受取書藏於至尊嚴之所○何謂罷設法導淫周書痛禁羣飲至於殺之漢律猶禁羣飲罰金四兩施大恩則弛其禁謂之酺至五代猶有酺知其猶有禁也今既縱民羣飲又羣官婢盛妝麗服飾花木之房導民爲淫蓋自夫犒設軍將之法嘗用官婢今乃用以導民羣飲官司沿襲不知愧恥殊可怪嘆而進言之臣未敢請革者亦有說行都繁麗淫侈之地恐一日不設法則飲者必頓減課入必大匱大軍之支禍在朝夕故不敢輕罷循仍到今然某究知情狀利害曲折甚久行都諸庫設法課利反少諸店不設法課利顧多以飲者憚庫設法支費多某爲樂平爲東嘉皆罷設法酒禁亦寬而酒課無損○何謂教習諸

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夫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士君子至願而武備不修空談不詳慮爲米囊爲成安貽笑百世不可率衛公入對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奇文蓋得其粗也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黃帝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法天四爲法地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項羽所以敗於垓下者以不習觸處爲首之法故爲孔費二將單夾攻其兩旁韓信反力攻其前三面受敵故敗也武侯之七擒七縱孟獲者此法也今州郡教閱猶有古制其圓陳此法也將敕圓陳成內嚮者訣佼特改舊制曰捉將團非正士之法也有曰弩關鎗者此法也顧知者鮮以爲古法不可用者所至如是也今七書首孫子孫子

十九養兵今將理財罷橫斂不屯田何以省費法當因募補籍之兵而新其制曰吾授爾田以爲衣糧之資兵多死亡補以屯田兵則費可漸省得良將善教之可用也況諸州守久任則守禦自備大軍亦可漸減○何謂限民田以漸復井田諸儒言井田詳矣田不井則貧富不均貧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救死不贍矣暇治禮義無禮義則亂亂則國危限田井田之漸也初限以寬在限外者可減不可增民析產異戶無時

無之漸析則漸均矣再立限漸減又幾年則又漸析漸均矣○何謂罷妓籍俾之從良壞亂人心莫此爲甚盛妝麗色羣目所矚少年血氣未定之時風俗久壞其能寂然不動者有幾至於名卿才士亦沈浸其中不知愧恥每每發諸歌詠舉世一律不以爲怪人心靈壞邪僻悖亂何所不至前代亂亡之禍皆基於人心之不善周家德行道藝之俗成而縣祚八百後世君臣胡得無懼而官僚士夫中懷大欲襲循流俗重於罷去致國家受末流之禍嗚呼痛哉○何謂漸

罷和買折帛蠲諸積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所謂和買初未嘗不給錢今直取於民又不止於直取而已又俾約折帛每疋六貫五百其價大過於絹直至於夏稅折帛則每疋七貫以折爲名實強取多此類笑可殫舉榷酤雖非強取而壞亂人心爲甚酒誥諄諄禁羣飲至於殺今反導之羣飲世以酒爲狂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士大夫當愛護邦本愛護人心使毋至於壞亂右所條邦賦國家方資以給軍未能省費未可省賦次第而舉可也故次於省兵費之後禁羣飲不禁禮飲○何謂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自孔子歿學者異說到於今不勝其紛紛似是而非似正而邪各徇偏孤罕由中正不得大賢教救之則刑名者自刑名清靜者自清靜楊者自楊墨者自墨任俠者自任俠文華者自文華議論者自議論其孝弟忠信修謹之士雖未知道未至背道至於無忌憚之中庸雖亦罕見而不可謂無一二十年來覺於道者寖多古未之見幸多篤實吾道其亨乎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惟大賢可以司教○何謂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國者治國敗其國者也由漢而下其規模皆本以霸王道雜之霸以利王以義義利雜施猶不可而況於以利心爲本乎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主本職如此漢唐諸君安知此漢唐士夫孰深知此周六官分職皆爲民極漢唐君臣所以治其民者皆極乎舜特命納言一官以治讒說

殄行讒說不正之說殄行不中正之行訓方氏布訓四方以觀新物訓士民如訓子弟皆後世未之識未之知周公有比閭族黨之教有德行道藝之書漢唐無此政事也司市之屬不一而足市井小人皆教之以善道之以正漢唐無此政事也職方氏其任甚重其扈甚盛周知中國夷狄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無有一民不獲其所者矣漢唐無此政事也略舉數端則三代而上兩漢而下其規模不同如冠如履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襲漢唐治少亂多可恥之規模顧又不逮漢唐殊可惜也某末學不敢企望三代諸聖賢而中心所安終不肯爲漢唐規模始亦不敢自必曩宰樂平後守東嘉略行己志頗有驗效於是益信其可行又信古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亦非高絕不可企及之事考諸古書固自有其道也固自有其政也舉而措之爾人性無古今感之斯應○何謂禁淫樂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蓋聲音之感人也易其人人心也深今之妓唱與夫雙韻鼓板之屬其氣志不爲之淨動者有幾某初入太學聞太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油然而生移風易俗於是乎切是故淫樂宜禁○何謂修書以削邪說夫聚賢士而教之固已明聖道之大體指異說之謬誤而經子史集差失已久其惑亂人心已深不修成書則邪說不衰熄正道不開明人心乖亂人心乖亂則禍作國危孔子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而除九丘以其害道壞人心不可得而已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思無邪至簡至易老師宿儒不知大道平夷反疑惑莫之解孔子不作序正以思無邪之道自發見於詩章之中無庸爲贅自能興起人之善心矣必究見何世何人及衛宏作序冠諸篇端而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見其序說而不見思無邪之大旨害道爲甚使學者皆面牆茫昔平常無說大道自明宏必欲求其說曲推穿鑿可笑摽有梅男女失時詩章甚明宏不詳觀雖失時而不敢萌淫奔之意不明此無邪之情而曲取以爲及時此類不一戴聖漢人其爲曲禮記首言傲不可長亦可有而不可長歟是何言歟又敘博

聞強識於善行之先皆衰世小人之言此類奚可不削易大傳多非聖言害道者多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春秋雖因是有考而失聖人之旨不一諸子史集是非混殺蠹人心爲多可削者甚多掃雲驟昭日月斯任至重非得有道盛德之大賢同寅協心難乎有就已上見遺書

論治道

或曰爲治在轉其機而已矣其機一轉治功自成不必言三代之制也某謂圖治而不本之三代之制終苟道也漢唐之治所以民不得其所者多禍亂多風俗不善享國不久者職此之由也如欲生民之皆安禍亂息風俗善國祚久長則三代之制不可不詳考熟講而圖復之也自漢以來公卿大夫不知王道無王佐之學雖有周官之書不能隨綴急次第以圖復之惟定雜霸之規模以周官爲無用之空文就有慕而行之惟行其末不治其大者急者誠可爲長太息也擇賢久任誠爲當今大利或者憚於改爲姑循其舊守宰數易曾無固志豈不思治邊諸州軍守臣果能固守以當他日數百里之虜騎乎不能乎甚可畏也而猶憚於改爲豈不誤國家大事乎缺少員多爲今論治者之巨患而賢能之員殊不多也吾猶憚其不足以充數缺少員多非所患也

古者王畿千里天子所自治者不過千里餘皆侯國後世人主德不逮禹湯文武而統理四海之內宜其治不及古然封建有春秋戰國之禍宜擇賢久任職方氏雖通理九州四夷而實分國以治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孥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後世士大夫觀此雖知其善往往繆疑何以使天下之莫當也嗚呼至哉此道神靈通天地貫古今而況於人心乎卽一驗百知宋之有政政者正也故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確信此者可以治天下國家矣子又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

人性自善人心自仁其於父自能孝其於君自能忠其

於天下事自能是非非善善惡惡此之謂天下同然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乎人心之靈與聖人同也深惜夫人皆有至善至仁與聖人同然之性偶爲利欲所昏遂迷遂亂遂惟利是從而不顧夫大義也人性自清明自廣大自中正自無所不善無動焉無作焉直而出之自不肯行不義自不肯殺不辜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自不肯爲也此非獨孔子伊尹伯夷及古列聖如此舉天下之人心未動利欲之意則皆不肯如此也三代衰孔子歿義利之辨寖不明利欲之說滋熾秦漢以來人心益昏益亂有若如漢高出秦民於湯火之中大惠也大功也獨惜夫以利心爲之遂陶冶一世之心術盡入於利欲秦之禍止於毒人之身漢之禍乃足以毒人之心噬乎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此何等意念而不自知其可愧史氏又從而侈言之也陽城潁川之民何辜而盡屠之也三川李由爲秦守忠也何罪而斬之也類張耳者何罪而又殺之也啚秦將以利義乎非義也從三老董公仁義之說以利心從之也其處心積慮率利而爲之約三章除苛禁非一出於義也四海之內塊土耳何足爲義而自潰亂至此也孝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灼見高祖之心衷灼見自漢高以下之規模高祖未嘗口傳面授於其後人也而後人默而承之如出一人何也利心之同門俗之成不以爲異也吾深念夫漢以來諸君其性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性也其本心之不肯爲不義亦與堯舜禹湯文武同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以利欲昏之殊可惜也孔子以喻於義爲君子喻於利爲小人吾深惜漢諸君之不得爲君子也吾非不樂於成人之美也漢諸君之善政善令出於義者吾所愛也而其出於利者吾不敢妄是之以亂亟後世也王通以仁義稱七制之主所以導後世入於利欲之途致禍亂於無窮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故玄齡首勸太宗用周公之迹以文其利心而如晦贊之決又使太宗不自以爲恥欲史氏明書之以比於周公烏虖痛哉周公豈詐爲隋帝詔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伐遼以激民

思亂之心者也周公豈亂巢妃而生曹王者也彼君臣之微情相與爲奸利又相與勤施寬利之政以惠百姓以干其譽以欺一世故人咸以太宗爲賢君房杜爲良相一君二臣非無善者而總名之曰賢曰良則未可也以太宗爲賢君是教後世之君爲悖爲逆爲奸亂而文以飾之也以房杜爲良相是教後世之臣爲悖爲逆爲奸亂而文以飾之也痛哉吾懼君不得爲君臣不得爲臣父不得爲父子不得爲子兄不得爲兄弟不得爲夫婦不得爲婦天下之亂無時而已也此亦非有甚高難行而不可及者也使人心不起而爲意則不入於姦利清明未嘗不在躬天下之所同也萬世之所同也皆不肯行不義殺不辜也雖祿之以天下皆弗顧也謂人之本心無此善者賊夫人者也謂己之本心無此善者自賊者也孟子所以諄諄必稱堯舜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不信是以勞孟子之諄諄也吾徒不可以不熟講也不可以不自信也以此治民則可使民爲堯舜之民至易也至簡也或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漢唐之未可輕議此乃悖逆姦亂之源也此說不可長見訓語

世論有唐盛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賢名特著及考本末玄齡乃首發亂謀如晦贊決建成元吉謀害太宗元吉祕計又將并除建成社稷傾危民將塗炭此固可誅也然惟天吏則可以誅之秦王安得而誅之玄齡首謀借周公以文其姦解則周公也其情則非周公也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周公固如是乎行不義殺不辜其諄諄號於天下則曰義師也天下之人心則未服其爲義也自古君臣大抵同德德不同則不合不合則不能久此三臣者惟其與太宗合故深相得杜則早卒房魏則久於其位其所以合者非他也本以利雜以義正猶孝宣之言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豈惟漢之規模如此而兩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之規模皆如此也幸而不遭變故其迹不露不幸而遭亟變履危禍則胥而入於姦利爲悖爲亂爲大惡勢之所必至也人心自靈人

心自明其隱然不安於中者卽天下人心之所不服也其餘衆善誠有可觀論者樂成其美是以多稱其貟不知夫義利之不明善惡之相掩啟姦雄自便之門開後世惡逆之路君子懼焉魏輔建成猶房杜之輔太宗也巢妃之穢三臣者熟視莫敢言魏雖言之僅使勿后使言而不聽則何不去至此而猶不去也夫是以太宗不親享太廟而不言也幸九成避暑不念太安之在暑而不諫也與騶子倡人比肩於朝行而不知恥也三臣者殆欲爲鄉原而又不及焉者也

而俗儒之論每槩稱其賢吾恐姦亂之禍接迹於來世未已也 見訓語

陸宣公可謂社稷之臣不可謂天民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爲悅雖義可以已亦不已所謂天民者可則進否則退德宗昏疑猜忌其不可告語之狀昭昭爲日已久矣宣公爲宰相而進議不行已累矣而猶強其所不欲犯其所甚怒幸得死幸矣使諫官無陽城殆哉蓋其才有餘其學猶有不足誘人名利之論非正也宣公之意則善宣公之號則非執序遷之失說病

久任之確論漢唐人物有如宣公可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而猶不滿人意至此所以愈使人遐想三代之世也 見訓語

范氏唐鑑美太宗聽諫而曰雖過庸何傷乎予心深所未安夫惟士大夫不知改過之爲至善也致人主終恥於從諫堯舜舍己從人禹好善言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伊尹稱湯曰從諫弗咈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曾子曰我過矣夫是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孟子切戒揠苗取芸苗芸苗改過而之心殊爲不可道二是與非而已矣過則爲非改則爲是是則爲賢爲聖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道非則爲愚爲不肖與朱象紂盜跖同道是無二是非無兩非范公於一是之中而分爲淺深過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及攷范公古文孝經說尤爲破壞

范氏唐鑑論明皇友愛曰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 見訓語

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譖殺其子爲人夫則以髮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范公誠賢明皇誠有大惡因其不充類而遂謂其爲善皆出於利心則不可春秋不以善掩惡不以惡掩善以明皇友愛之心爲皆出於利心竊意萬世公論未必皆以爲然方其爲長枕大被殿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之時雖非正禮謂之不出於誠心可乎人雖至不肖眞心終不磨滅春秋於魯威書至至者至於廟是之也魯威大惡滔天而聖人是之者非是其弒君也是其至於廟也魯威至廟未必不出於利心而春秋猶書之而況明皇之友愛乎明皇不足惜而人眞心之所發使不自知其爲是不自知其即道則道心泪遏而不伸善心愈消不善之心將愈長吾爲此懼故諄諄乎爲是辨

歐陽公作唐紀皆書其君曰大聖夫爲唐臣猶曰不敢不書歐陽公宋臣而書唐君曰大聖是將以爲後世之公言耶是誨天下後世胥爲亂逆胥爲鳥獸行也可乎正道不明姦邪雜說公行於天下學者不知其非此有國有家者之巨害未有發之者明哲之士一旦覺省痛禍亂之浸淫壞人心危國家則削除邪說若斯類者急於救焚拯溺可矣不知世稱名卿賢大夫者胡爲思不及此也

王明清揮麈錄謂蔡元長父子既敗其門下士楊中立孫仲益之徒攻其姦惡不遺餘力觀此則亦譏誚楊孫太過矣又記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佳士以教諸孫汝爲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張彎者遊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作可備其選元長領之涓辰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生請問其故云君家父子姦憍以敗天下指日喪禍惟有奔竄或可脫免諸生泣以恕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彎曰事勢到此無可言者且下姑且收斂人才改往修來以備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流涕所以敘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某謂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楊

張未能因蔡悔過之機導之十分誠實改過自暴其罪自求削奪盡反前爲天豈不容人改過人心亦將大服社稷可以復安蔡氏亦保無虞見訓語

本朝召命官謂之召唐謂之追聖朝可謂君使人以禮有三代之遺風唐陋矣見訓語

嘗觀唐人本政之說不勝歎息既久曰比世士大夫議論略相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歿道本平常人自無睹本政之說曰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悚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雖乾

乾不可蹙原其始固有啟之者闇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由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曾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矣乎吁斯言似正其實失之夫政之本固不在於發號施令失其本而事於末實德未孚實德未用而發號施令宜其悖然非矣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古無不示之說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本德性而行之無非正道誠而無爲久而無違默感天下同然之性故靡然化服是之謂神而非術也非爲也禹曰克艱政乃乂黎民敏德克艱者不放逸之謂又曰安女止謂性本靜止不動此政本也此孔子曰爲政以德也此伊尹暨湯咸有一德也此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也書又曰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幾者初之心發不失本止則康矣安矣又得正直之臣弼以行之則動而民咸應矣自漢以來罕聞正德之論故論治者惟睹其難德性人所自有士大夫自明其德者寡故無以啟其君見訓語

漢唐苟就私刑亦明知人心之未深服岌岌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反者亦數起士大夫學業鹵莽大智不明不深知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末棄安固取岌岌殊可惜也漢唐豈樂於岌岌哉誠不知所爲竭思盡慮所見止此漢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自漢迄唐一律也本以霸者本以利也以利爲本雖雜以王道人心豈服人心不服危亂之道也

誠純於王道則人心畢服四海之內仰之若父母矣

夫誰與之敵 見訓語

董仲舒之告其君曰願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嗚呼誠豈可設也設則非誠仲舒尙不明己之心何以啟君之心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指齊王易牛之心曰是心足以王矣又言必稱堯舜蓋深知人性之本善故每每言之人心本善當時雖戰國之君而興起者眾或議武帝不能用仲舒予謂武帝未可罪仲舒有可罪學者所治何事日夜口誦聖人之言心維聖人之道今也己之心不自知矣以告君漢有君如文帝罷兵衞不私其子此古帝王之器質也惜乎其無臣賈誼誠美才其學疏未知道故帝亦窺見其短

治天下之道本諸君心古聖王以我所自有之本心感天下所自有之本心書曰若有恆性克紹厥猷惟后禮樂刑政皆所以維持斯事今周禮一書可觀也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刑非刑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矣

若恆性紹厥猷也失上帝所以命君司牧斯民之本

職矣 見訓語

人心皆善皆正惟上之所以治其民者反以壞亂之故雖有本善之性如金混沙如雲翳月矣必如周禮所以治其民者治民而後庶幾乎不失上帝所以命我司牧之職而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後免冒武夫皆公侯之腹心而後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後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烏乎周禮之書至矣 見訓語

古聖王之所以教其民者每每因其日用而寓教焉書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謂三事生民之所日用非利用則厚生聖人於民利用厚生之中而寓正德焉車不雕器必度斑白者不提挈飲食必後長者童子不衣裘庶人耆老不徒食三易之占皆有書因致其教今周易之書具存其所以啟導人心至矣周官因寶興賢能而致德行道藝之教苟惟民之所不用而特致其教則難以至於因民之婚姻而致婚姻之禮以寓其正

以寓其正德因明之祭祀而爲祭祀之禮以寓其正

德後世之爲教也徒恃詔令戒諭之暫聽暫觀其何
能致化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不如古也無怪乎
後世之民不可化也終年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
非淫聲則豔色非利欲則邪僞日夜沈浸乎非僻浮
蕩之中而欲以數行之詔令拔其久固之習難矣
人心易感化以其性本善故也曩宰樂平政事大略如
常間有施行而人心率嚮於善由是知人心果易感
化若先謂民頑不可化則必無可化之理見訓語

古者納言之官出納五言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
訓四方以觀新物自比長而上無非師儒教之德行
今之五家爲甲甲有長又有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
皆古制其道擇保甲之所推重者而長之倣古相教
相糾禮敬其長又賓興其賢能則唐虞三代之化復
行於今日矣
今之五家結爲一甲則周禮之五家爲比爲鄰也今小
保長大保長保正副即閭胥族師黨正州長之類也
縣令得賢久任行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則比閭
族黨之制可修矣所謂族師其賢可師者歟二十五
家爲閭百家爲族百家之中必有賢者可師閭胥比
長皆儒士故曰儒以道得民此都邑之法也周禮六
鄉之制如此若六遂農民則所以教之者略其官亦
降一等誠使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復行於今則
士民亦何敢爲不善此勢之所必至也縣令苟御私
則廢之終身將不復亦何敢以私比閭族黨之制行
則德行孝弟之俗成三代之治復見於今國祚之長
亦可數百年漢唐之禍可息也
今之通議大夫以上即古之上大夫周之卿周有卿而
無上大夫今之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
中大夫今之朝議大夫以下古之下大夫朝請朝散
朝奉即古之上士今謂之員郎今之升朝承議奉議
通直郎即古之中士今之京官宣教郎以下即古之
下士今之選人承直以下即古之不命之士古簡而
今繁爾非古制泯絕也大治之後徐釐正之
古者論道經邦三公之職也漢則轉而爲大夫爲議郎
矣漢大夫多至數十人議郎員益多夫以三代盛時
猶難其人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論道者非聰明睿

智深達乎道者不能自秦滅先王之學士失教養故
人才欲求其有如三代者絕無而僅有而況於有如
三代之三公能論道經邦者乎諸大夫諸議郎所論
大抵淺陋是無惑乎自漢而下不復有三代之治也
漢雖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名則半存實則
俱亡

揮麈錄載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
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

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
制屬祕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主之四曰臣寮墓碑行
狀則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日錄於
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
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寮所申而又多務省
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紀錄者
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新
唐書載事倍於舊事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
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輕出之某竊謂左右史不可

輪日所立之位不可去榻前遠二史因仍故事失於
釐正

先生嘗言治道只在擇賢久任又曰宰相貴知人知
甚難安得人人皆知但一路擇得一賢明監司使監
司擇一路郡守使守擇諸邑令則得人久任而無不
治矣久任則諸縣皆得上達郡守亦止治附郭縣治
國小已下脫簡

論封建

諸儒論封建詳矣而猶有未深當乎人心者今具論之

以俟明智者擇焉封建有一利一害利謂藩維固可
禦寇害謂久則有背叛相侵伐屠殺之禍害謂藩維不
一利一害利謂無叛背侵伐屠殺之禍害謂藩維不
固寇至莫禦二者均有利害而封建之害重難救郡
縣之害輕亦可使之無封建之害難救攷之春秋戰
國可覩已或謂用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則
易制而夏萬國非不眾也至商侯國歸者三千周八
百雖有不在其數中無幾矣強陵弱小并大以至於
寖寡勢也郡縣之害何以能使之無擇賢久任則亦

可以固藩維亦可以禦寇亦封建之意也或曰封建公也郡縣私也吾今舉天下之賢者而郡縣之久任之其公猶封建也矧封之始公矣一再傳之後安能保其皆如父與祖之賢也亂禮虐民天子之六師未能亟至其國而移之也是乃所以成其私郡縣則審其果亂虐下一紙之令罷之矣不得肆其私也不至於必勞天子之六師也或曰封建則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有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有五兩卒旅師軍之制而兵農可以合今能屯田營田限田漸寓兵於農則古亦可漸復也或曰封建古列聖之遺法置郡秦亂世之法舍三代而從亡秦不可此則不究事實以非亂是以惡揜善自古聖人非謂世襲至善斷不可廢侯國之封其來尚矣湯武豈能盡削而去之周所滅者五十國耳餘無大罪固不得而廢者勢也周之所封藩屏王室亦勢也使武王歷見春秋戰國之禍而又當秦已并天下之後未必以置郡爲非也秦之亡也則有由盡掃先王之道焚書坑儒殺人如刈草菅然洊興大役民不堪命一夫大呼奔潰四出而不可收拾矣非罷侯置守之故也漢四百年唐三百年郡縣之亦足以綿長不爲無效也或曰柳宗元匪人其言不足用也吁以人廢言君子不爾矧馬周亦言之李百藥亦言之不校是非利害民被禍之輕重而貪慕古之虛文受執古之實禍智者竊哂矧今又補羣論之闕而爲久任合封建郡縣之意而通之守令無罪終其身朝選上佐如古者一卿命於天子餘從辟召而責治效爲責貢士焉稱職則有賞增秩否則有罰錮秩甚則罷縣統於州州統於帥府帥府統於朝廷帥守令皆達於天子諸路州縣之大者析之可也縣不治并責帥諸路不治責御史宰相或曰任之莫久自歷代未之能改缺員衆何以處此曰才德之足以父母斯民實矣吾猶慮其不足以充數夫何患況當漸舉比閭族黨之制分職多矣鄰里推服即可任世變風移人心本善改過移善即可任缺員非所慮也

論兵

聖人未嘗廢武備而後世之爲將者至於用詐此天淵

之不相及冰炭之不相入也自宋襄公成安君以好行仁義不達其道致敗而後人懲創之者亦不達其道遂謂古道不可復行於今是豈眞不可行哉夫道一而已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於武事每求諸義每喻於義得義之趣小人於武事每求諸利每喻於利得利之趣君子之兵豈若宋襄成安之爲哉且彼二君豈眞得仁義之道而用之哉由道而行何往弗利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未嘗用詐也自司馬懿莫之能當而況於餘乎馬隆李靖皆

得正兵之法皆規八陣而用之皆根本乎黃帝丘井之制二子之爲將皆古今名將之所畏仰然則正兵何畏乎大敵豈正道獨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豈正道獨可行於平時而不可行於戰陳乎正道之足以倚辦如此足以致效如此而小人志不在道不得道義之趣苟於目前之利遂至於詐古志謂言不必信謂義在於變不可固也小人直徂詐而已矣以詐而勝既勝之後其禍方長求其如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不可得也求其折衝千里之外遣師衽席

之上不可得也自周衰道義不明義利雜施以詐術相魚肉可痛可念又自漢以來文武之道益離士大夫往往恥於言兵而狙詐狠暴之徒始得以攘臂於其間益肆其毒權謀益張忠信益泯良心益斲喪幾於磨滅矣相陵相詐相篡賊之風何時而已有志於善世之君子安得不精究乎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

漢高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知猛士安能守四方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韓信彭越黥布非不猛反以起亂夫武備不可已而非所尚也虎賁虎士所以行吾之德威也禮樂刑政有一不於德則人必有不心服者矣是爲禍基自漢以來諸將多以智勇智如成湯斯善如後世則非道矣豈有不以其道而能安能治者乎諸葛之八陣李靖之正兵略近古矣見訓語

岳飛用兵有勝而無敗聞其欲有所舉也必盡召諸統制官環坐飲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備謀詳慮竭智其攻而終於無敗也乃

行故飛每戰無敗見訓語

今之樞密元帥卽古之大司馬必得夫大公無私大智無我大勇無動之人而任之庶乎可以爲吾民之司命用不仁者爲帥僥倖成功其禍方長魏之司馬晉之劉裕其事可攷見訓語

蓋嘗綱笑世有御將之說說者每難之講其說者輒歸諸術且曰惟英雄之主善御將嗚呼旣曰御將矣安得有善豈不危哉唐虞三代之君不御將將未嘗爲亂後世以術御將術易窮將多亂蓋後世不用賢將

三四 明嘉靖本 約園刊本

而用智將勇將後世所謂智不本於正率出於術用任術徒勇之將授之以專殺用衆之權是使之爲亂也夫旣以使之爲亂又爲小術以御之彼一日覺之適足激怒凡曰御將者皆可笑也此其患起於儒者不知兵然世亦或有之苟得而禮用之可以措國於泰山之安奚俟於御將見訓語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某初疑焉邇乎其不可以企而及意或謂時移世異古道不可行於後歟厥後忽省

而言曰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誠心感通四夷可使如一家然而舜誅四凶周公滅國五十其不可告語啟諭再三或於四於五有大義不可宥不得已用師則有法如後見訓語

擇帥

周官六軍軍將皆命卿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卽今之左右丞相樞密院事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聖人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武王師尙父周公然後可以作帥帥奉上帝之命以行上帝視天下生靈如子帥亦視天下生靈如子帥亦視天下生靈如子道全德備有一虧焉必於此乎受敗敵窺吾隙以投之兵如水器虛必入帥不能不動於色則以色誘之帥不能不屈於威武則以威武屈之帥不能不動於富貴則以富貴誘之帥之聰明知睿不能無所不照又不能稽於衆舍己從人則於其知所不及之隙以敗之帥好名則以名取之帥不能不動於玷辱則玷辱以動之此類不可殫紀

三五 明嘉靖本 約園刊本

始謀

有友爲平寇之策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某曰脅從罔治善矣願亦毋置殲厥渠魁一語於胸中足下置此一語於胸中口雖不言而精神之所發施行之所形見識之所在不可掩彼知足下欲殲之遣一刺客至如之何生靈皆吾赤子今守令不能一一皆得其人守令害虐小民小民困苦無告無所逃命聚而爲盜未可遽取而戮之當諭之平之於再於三可也雖於五於六已上亦可也萬有一義不可不殺則殺如殺吾之子友不用某言取七賊剮之或謂膽其心肝而食之彼雖嘗破縣未嘗攻州至是擁大眾欲取州以友在焉友及其未至用五六百騎摧其前鋒寇乃遁捷則捷矣亦危哉又聞寇果嘗遣刺客至所幸免於難免則免矣危哉何如用守在四夷之道

諭敵

諭敵之詞曰有國有家者必順承上帝之旨廼吉廼福拂逆上帝之旨必凶必禍此天下所共知上帝豈欲兩陳交鋒使無罪之民就死地今茲已令諸軍不得擅發一矢唯設布幔以待敵矢願同奉帝旨同享吉福人皆樂生畏死願同奉帝旨俾兩陳生靈均獲生全不惟兩陳生靈大喜兩陳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甥舅親戚朋友鄰里不知其幾千萬人皆喜不惟兩陳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甥舅親戚朋友鄰里皆喜見者聞者不知其幾萬萬幾億億皆喜然則上帝惡得而不大喜吉福惡得而不大至

軍法

軍法本於伍法五人爲伍四人四隅長居其中長卽四人之將也以此推之擊其左則左應擊其右則右應擊其後則後應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此不可敗之法也孫子謂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似矣而又曰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非也垓下之陳韓信得此法故勝項羽失此法故敗五伍爲兩兩有司馬卽此法也四兩爲卒卒有長亦此法也整於百人易於算也自此而上皆五五卒爲旅旅有帥五旅爲師師有帥五師爲軍軍有將皆伍法之推也

賞罰

吳子謂能使眾整者智將也諸葛武侯之師止如丘山進如風雨整也能使諸軍不畏敵則整矣諸軍之愛敬主帥如父兄又賞信以誘於前必斬以俟於後則不畏敵矣必教習熟而後可

生直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謂夫不直者當死其不死者幸而免也異哉衰世之言兵也曰兵者詭道也詭而勝者幸勝也適值夫彼之不善也非常也正直之道中自有深慮遠計諸葛武侯不用詭而勝之道也不直鬼神之所惡也上帝之所惡也不即死者幸也禍在其後也孔子曰好謀而成非謀為詭者審諸此已上見訓語

又嘗聞高宗皇帝聖訓云選用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才能然後用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選擇先生曰建炎間如岳都統欲有所舉必盡召諸兵官環坐飲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詳備乃行故有勝無敗又如德安守陳規備禦有方具見於守城錄向者陳待制初鏤版於九江知某喜此書遂取以納東嘉郡庫即命為帙分遺士夫以廣國家武備汲古曰有是人則必能成是事但患無若人也先生曰是見訓語

紀先訓

吾家子弟當於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內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力改

賢者檢身不暇又豈敢見人之過

心吉則百事皆吉

聞過而意不逆百無一二千無一二喜於聞過豈非君子之人

人間以爭爲事吾家當以不爭爲事

所親者君子吾卽君子也所親者小人吾卽小人也小人戒節要先於味蓋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之甚於此淡薄則餘過亦輕

君子處心尙恕不恕則與小人一間耳

吾遇事則審而求其理不敢遽以私見定其去取故少過誤

損人卽自損也愛人卽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已已凶矣

人有不善習於性成其堅如鐵惟學者自覺能破此堅不然則其堅牢日甚

邇日人精神多在外而不藏蓋奔競利名所致觀之足以自警

不善之心起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門首變易之資若己有資則寬與之直不可旣欲其物

又計較不已彼身卽我身彼得卽我得彼失卽我失

奢則財散儉則財聚此理也用度當儉不當奢亦理也

學者要無我出幹喜晴喜雨此則庸流之情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所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

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貪則有害於子孫而人且以是爲子孫計不勝其誤矣

喜談人短乃下俚氣味吾家不可有此

處世免人怒責已爲幸事安可責他人

閻耳

人爲景所奪則有喜不喜之心其喜在清風明月在畫

堂花燭在珉筵綺席在異香美色飢時飲食寒時衣

裘炎暑風涼凜例火閣其不喜者天色晦昧人情背

違柴門茅舍惡衣惡食不美人意處更省之此二者

之心無自而生

貪味則多飢貪財則多貪

此身尚非我有外物亦何足道

逐物之久猶如醉夢

人在顚倒中以美爲惡以惡爲善以苦爲樂以樂爲苦

則爲學不勞矣

一事不敢妄爲

吾家子弟當急親賢

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學者以平昔所見置之千里之外故能舍己從人舍己

從人未易見以己見根固而不自覺也

廣置田園不如教子爲善

學有進則知人間言語多失作事多失一言不敢妄發

自己有道則人自化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顏子簞瓢人知其貧誰知其富此簞瓢中萬事皆足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

不知今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讀書意或在名利則失聖人之意

善學者以平昔所見屏之千里之外視己空空絕無所

知而讀聖人之書則所學正矣

怒人而人不畏以其失理也未怒而人已畏以其得理

也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

放則惡

吾遇心忙則自行罰今已見作效

人之大患在乎自滿而以己爲賢故終其身學無所成

善學者觀彼賢則知己之不肖彼遠大則知己之褊小

彼有勇則知己之懦弱於此有恥則所學未有不成

近來學者多僞至於臨死亦安排

學道不可作兒女態

慈愛恭敬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

安富尊榮由此而出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吾今爲學自己之善惡與學力之多寡皆自知之此自

知由吾初學深究無我所致蓋無我則虛明不以自

己之惡爲善亦不以學力之寡爲多曩時觀彼學者

自謂無我實未無我觀彼省此深有畏焉故今日有

所濟

不如意事人皆有之然善學者不以爲意吾因片言戲

謔自悔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吾深究無我已二十年今日見此患猶如山岳殆有甚

焉吾乃自覺多以爲幸

學者有志氣無問性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

散矣

學道貴專一一事未嘗遽然干預一言未嘗遽然出口

使胸中閑靜靜極明生其道自見

此心卽道一體二明

吾家子弟或忝科第未可遽入仕必待所學開明從而

自試上不誤君上任委之心下不失民人倚賴之意

九泉乃祖於此無憾矣

世間如夢時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熱

處誤卻多少人

學者當先虛己自古有誤認膽度爲道浪度光陰蹉跎

實學不知其幾東坡投老願以養生爲先追想其情

使人恐畏微細習氣人不自知學者當審而求之吾

爲學至此亦不自知自前歲一病方知之今歲一病

又知之吾覺此病非病乃教誨我也

世間多材多藝者不少學者回顧己之愚拙未可以爲

愧材藝之士多爲材藝所惑不能進學未若愚拙有心於道

賢者德重則服人也眾德輕則服人也寡觀服人眾寡知己德之一斑

世間誰不被人瞞不甘被人瞞者亦少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先聖爲魯司寇遂能使齊歸侵疆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淫妻愼潰氏越境而徙學者回顧己

德寧無愧怍

福莫大於無禍今無事已是享福如不自知將恐禍患生

近世學道者眾然胸中常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學道者多求之於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大人君子與言立教皆奉天命豈有己意哉

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必欲使人從我者豈智者哉周公孔子天下後世皆歸之非使其歸也

正欲說教住即住得正欲怒教住即住得如此即善孔子拱而尚右載之古書則知夫子常拱令人多忽之吾家當習熟

君子有所養處富不驕處貧不憂無得失無逆順其心常一應酬不亂無所不容

眾人中有存天焉可從眾則從眾學者虛己如無知遇事則謀於人如此者三年大智必發

近世惟尚詞章而奪其正學是以家國乏人材

惟小人喜聲譽夫大人者量含太虛天下如家聲譽復炫燿何人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靜動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

中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爲喜行久則厭以坐爲喜觸目覩景無非意思皆由失己

聖賢垂訓蓋使人求之己也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爲常君子
於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
古人以暫爲恥今人以不暫爲恥
待秋涼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
古人急於求友近世於此頗緩
處世取法於賢者則不費力一事賢則取法一事積則
成功不必問細大
義大矣無所施而不可
利名即富貴崇高之事貪則爲利名不貪則爲富貴崇
學者常帶我行所以見道之難
高
吾置物酬價不過往往心不安蓋以於理不安理即已
遇日知學之不可緩至於寢食不安以此卻得氣習日
也
銷
爲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
男女婚嫁人之大義也薄俗語及婚嫁意多不正
不容有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人之趨向爲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
世間勞役朝而復暮戕賊其心人欲惺惺
是以自己於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
間過則喜是乃翻小人爲君子在瞬息之間
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其不遠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爲己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
曾子謂堂堂也難與並爲仁矣顏子無此等言語蓋
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盡徹乎每每在懷一日
有所未暇也顏子志大惟好學耳是以寡言非特地
忽有所得夫盡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

也顏子亦自不知
好學者處世但欲了事耳與人交每懷寬恕靡爭靡競
以其好學之篤心不逐物自然如此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
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回耐之語起於心已失道矣
人有過尙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
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
或者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

知潛伏於中此過必毒害己益甚過旣不去使己終
身爲小人學者試思卽以此斷其是非去留庶使改
過之心自勇旣改之則便可無愧
或無公論必任私意順之則喜不順之則不喜是使人
皆無公論也在家無公論則一家無公論在國無公
論則一國無公論家國欲治其可得乎
名有過不隱雖名位高敢北面再拜師於人以其實
而有耳
娶妻生子學周公孔子衣服飲食學周公孔子
吾有公論於學大有所濟凡吾所見不正皆被公論收
然之勢善養兒女則以理不以私意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悄至於面目塵埃亦去矣

以實待人非惟益人益己尤大

至誠則百行并生

以寬待人人必感動猶愛妻子雖無言妻子必知之

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卻自己安靜之人

飽多飢少由靜以養氣

人之躁心神物卽知

耐事而未免胸中有停留未爲盡善

人心不明互有得失賢者所以尙恕

矜伐有害於己而今人以爲先

世之才能儘爭惟有道之人無能勝者

自己不得黨蔽他人

不貪則百祥來集貪則衆禍生

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人惟顚倒故多憂不顚倒則常樂

人有過旁人覺知者衆人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

好學之味言之不盡惡去善興佳況寢生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於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爲人所厭

好學之心人皆有之其間所以不成就者有待來年之失也

人以善歸己以惡歸人蓋欲己之勝也然卒於不勝

少年性或敏慧詩書一覽自謂盡得之恃此而不求師

乃人之大患

財物是末事爵位是末事知此幾事是末則知本矣

爲學當以心論無以外飾

人心至靈惜乎錯用卻

卽事卽學也卽此下筆處卽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時人自己尙不識更向

何處旋爲

人知逐物之樂不知不逐之樂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於動靜語默不必宅求

吾往者儘恃思量與夫言語今日頓覺前非蓋以馳求於外而不反本也

君子無所欲亦無所不欲第由理而行耳

人之處世何如此之難茲蓋獨任己智倚於一隅不得自然而與天理相違之所致也學者當如何未若以自己私見屏於千里之外使胸中了無所有則所謂天理者見矣天理即吾心也

人方飢思三盃殽饌莫彼他謔盛暑炎燠風亭水榭薦孟以沈李浮瓜偃息以紗廚湘簟莫被他謔朔雪飄零人紅鑪畫閣笑語之餘淺斟低唱莫被他謔皆爲物所轉故不能逃有無難易

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常無事常悅樂

事即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人切忌被人順了切忌被人不說

吾往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亦不知飲食時亦不知行住坐臥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惺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知

近世多貪逐利名彼此營營遂成風俗故不長人才

凡有家者或棟宇可以居穀粟可以食更有園蔬足用若此則已屬於富矣惜乎人有所不知也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

道非言語之所及非思量之所至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有志可以奪造化人或有志學無不成無問智愚利鈍也

人之舉動皆有妙用

不奪於味飲食自然甘美不從事於味則己作主從事

於味則物作主

處世采取衆人之善而用之則不勞矣

君子以國爲先祖宗次之居官以民爲先子孫次之

食不語爲學到日自然如此

萬事由理耳人言由我故失

立家有法度人不敢慢易

交易之道我之心則平矣貨一物者其價增

置一物者其價減物初無補徒置身於小人之域

外國使命乃賓客也賓客之義有愛敬焉至於論國事

亦自有理以理從事則優遊不迫或有息心或有勝

心則與理相違故勞神故招禍興戎

言語不可以化人惟心可以化人

學問貴於見端的或者望風承受蓋爲聰明所累

知人而善用其人固可嘉矣然知自己而善用其己則

學尤高非無我則不能也

學欲至於無疑惑之地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

耳

處世遵承法度不失大人君子之體夫有變更者莫不

慮其有失然遵承法度縱失所失亦輕或出於私見

而有失則所失重大人君子於法度有變更者蓋不

得已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善教人者今日能善其類他日國家取而用之則澤及

天下

善治國者必以德教德教行則治道成彼憂財用與畏

夷狄者不足語此時論有以夷狄爲畏財用爲憂先

公曰宰相優劣但以此考驗

實心無所往而不可蓋實心一也可以應天下之萬變

大舜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即大舜之

心

人以念慮爲心是致爲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

吾往者質甚不美每以小人自目所幸者有志復不自

執己私有公論雖氣習如山岳如膠漆而常自覺一

日氣習分離如巖崖崩倒如是者三日自後身寖輕

矣

天下之事惟一理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對以盍徹夫盍徹正而已矣四時正則萬物生人倫正則天下治事無巨細凡有所成皆成於正子路亦曰干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苟不以財用養民焉能臻此後人之常患財用之不足故不以有若子路求之乎君子不以財用未足爲憂而以此理爲慮達之則超出物表而足以宰天下事物治道不足患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有智則好問而樂無智則自用而憂

中國伐夷狄當出於不得已如使長子殺季子也爲安天下之民天使我伐之則伐之鋒刃之下有所殺傷如割己體

常情喜一人未必可喜但與吾合則喜也怒一人未必可怒但逆吾意則怒之耳

家事處置了則休不必留滯在心

字畫雖小亦欲端謹閒書當與特書同

道會是不會

立家有道則鄉里悅而歸之以是爲驗

學者或無志久久與流俗同

攵子不可多言矣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銼復一銼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古人每事廉謹無求於人誰得此眞味

雖小兒不可令觀戲玩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人必不服

古制散亡因論喪禮曰五服一也知一乃能知五知五乃能知一也知一乃能分別等差而不亂

吾家稍整喪禮不必他外議緦麻小功有疑則服大功

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爲盜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顧某欣然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

子弟讀禮不可以世俗諱忌特缺其禮令某書之冊以
示人
君子仕宦或有陞擢自顧其材不足則辭之於義爲當
於身則榮才不稱職君子恥之
汝輩謀屋先須築一片基址且道如何是基址務廉謹
是基址學安靜是基址此一片基址極好若欲將錢
急於營圖架屋便錯

因及婁師德唾面自乾語曰且道唾面從那裏來有對
者俱未當意徐曰從動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即劈面
而來也
人之本心本自寂然
鄉土無雁好事者婚禮必欲致雁使天地間都無雁則
聖人定禮亦必欲奠雁乎當別有物也但以義通之
耳
受人寄託必周留神
一日以墨汁潑粥而食謂某謹曰吾向來惡粥色
黑者今日微黑耳便起惡心故潑以墨
治人不在威得理則人敬服如門三伯臨事通變寬怒
人自不犯死之日鄰里下淚
不獨大底是學小底亦是學一語之差一事之不中雖
極微小吾以爲其大如天何故道卻無大小
後生不可呼長上字雖非當面亦不可
吾向者嘗恨己過難除知他幾番淚下幾番自拳
子弟可遊山不可下墓小兒許用胡哮不可放紙鳶他
皆倣此
奴婢病常令照管湯藥飲食
兒女不責備他聰明
寬爲貴

小兒漸長欲行約束不可遽明年欲行今歲先諭之以
道無大小何處非道當於日用中求之衣服飲食道也
娶妻生子道也動靜語默道也但無所貪正而不邪
則道不求而自得
儻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
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智我所自有不思無智此心不動日用常情物至自明
事至自應如明鏡止水毫髮無差

萬事無非天命不達則止見人爲處世勞苦孟子曰臧
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
女子字人能敬夫能奉祀事舊姑有道則爲父母之榮
往者申屠一郎以孝聞於鄉里豐清敏諸人多訪之母
在堂未嘗不冠帶衫止皁帶
有家者起不可不早食不可不齊於此可以觀家之興
衰
使財物覽餘當置產業一頃以充接延賢者與夫給助
之費

吾家命新生乳名不可務尖新
吾今之樂不可量也
嘗被竊盜其明日食罷從容曰吾夜來聞婢驚告有盜
時吾心止如此已而告所亡物多吾心亦止如此今
吾心亦止如此
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
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
患頗深
埤檻墜地他日語人曰我當正墜未及地時吾心怡然
甚安
先公平時常拱手拱而寢拱而寤一日偶跌仆拱手如
故神色不動
某自少便見先公輕財好施他日語次某曰大人輕財
好施惠乃出於天資先公曰不然吾資吝嗇後知非
而改故然
淳熙十三年家書云汝勉吾爲西湖之游吾已舊遊今
日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人朝夕區區皆出有己
及問其所以爲己卻又不識人好思量於此思量

向有郡守以善聽訟稱有啞者執白紙遞令柳項示眾
乃密使人伺之道路有云啞者誠屈昨日遭某人拳
今日卻柳項伺者以言人遂直其訟太守以爲得計
郡中亦稱之吾竊不取是使部民習詐非善教也
人心本自清明本自善其有臆乃妄心爾因其不達執
以爲我被客來作主迷失本心達血氣二字則無我
矣
賢者幹事謹終如始一事未畢彼事不爲彼事功雖倍
亦不顧十百千萬皆本於一一事辦則十百千萬存

乎其中

人之溺見在庸愚猶輕在高明之士則重此溺見不自覺惟他人知之近有一高明之士著地理圖志文書浩繁亦善第恐顏子未暇及此

先公嘗言吾少時忿懥甚知非力改某自童稺已見先公凡百容耐其後見有極微之人無禮先公怡然不以介意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嘗置小簋實豆其中以記過念多少

每自置多言之戒晚年益簡默拱而行拱而坐湛然終日幾於無言每曰吾今日一無思慮

舉足不敬卽爲不敬拈一草不敬卽爲不敬

人皆有一我故不見道雖名士難逃此患遂以聰明爲道釋氏謂之認賊爲子夫堯舜爲天下後世知其名而堯舜所以爲善今人點妝賢者之名歸己於堯舜有異矣儻得堯舜之心則無我無我則自然日進不待修爲

吾當行七事好善平直謙虛容物長厚質朴儉約此可以成身可以成家而道在其中

附錄

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屢空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滿皆不仕考諱庭顯臞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頹波中舊自植立起門戶繩己甚嚴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拳象山陸文安公碣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生有異稟清夷古潛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鄧祥光外燭亙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爲火也輒集眾環向入小學便嚴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遊戲事呼譟過門聽若無有娚望例得假纔兒數日以俟走散相徵逐先生凝靜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戶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已食燈默坐候熟睡始揭食佔畢或漏盡五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甩間省奉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眾鬨鬨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覓復袖卷舒徐俟眾出不以已長先人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迪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閒冷先生誠以接物眾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貿數千日諷詠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宇初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平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公剚揚聲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憬此心燈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公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

語卽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居墓室哀毀盡禮後營壙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踵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旣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側然卽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士俗荼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廡稟稍效尤俗吏束濕徵賦役事咎箠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順卽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閭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舊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孜孜矻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儐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涮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奸猘必躬臨之端默以聽使自吐露因情炯燭毫末猶疑終夜坐不吏僅行文案手膠拳莫敢舞越陪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屬帥怒送獄勘之先生自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詎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擿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尙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己意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劄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卽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居無何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閭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卽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滿西撫幹大尹張公栻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

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顧日相銜在庭天府潞穰
類多戾契聱牙不易可辦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腠會莫
不服爲神明畿甸災意悄悄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
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
肄習之軍政大脩眾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
至易感動億萬眾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
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
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
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譽亦不效尤稱門生求腳色狀

例遜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
劉章輻湊溢數創返之改宣教郎知紹興嵊縣以外艱
不往宰儌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支柱苟旦暮
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
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眞賢實能共
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眞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
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
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爲持此
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

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
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
誰無不忍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
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
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
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竊惜之敢先以告每
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
之諄諄不倦刻除氣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惡其言

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汨於凡陋視道爲高
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
而我自暴自棄自願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
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
惡少以闉健虛喝官府姦人無賴淵藪歸之起事端賊
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爲鷹犬挾借聲燄生其爪
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猖猖然來搖牙庭下先生灼
見姦狀趣提圄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
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爲恥夜無盜警

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眾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緜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曩日嘗獻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利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實贊初政推崇道學芟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三王之脈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僞若先生則見爲僞之尤者痛黜逐堉地不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臣願陛下即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

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卽三王之道卽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食者嗚呼痛哉近在灩澦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羣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爲不可閩淮民之饑者欲度江郡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哺聚申上司累累查不報昏繆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

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抑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

納者復追伏則囚則絣訊或舉債或鬻産甚者鬻妻賣
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
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
外官司以汙爲常公取緡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緡
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
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緡取之
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
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
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

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
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
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
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
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
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
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
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
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

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
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
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脩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整齊諸
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
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
惡者潛化祈天永命羣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
三軍大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
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恫切上數脩首諦視至讀饑民相
食處蹙額久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
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二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
封事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
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
感應而爲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
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
至贓汚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近者凶人
謀爲大逆天佑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
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感

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
請禱於宮中又分命備於羣神略降雨澤未至宏濟者
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
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達小宗
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
江西隱士吳姓者漕司申請謚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
而以庭幃在念不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
忠既遵先聖訓且啟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
亂臣十人問大姒爲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
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
吳以是奇之編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
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
下大亂胥而爲夷狄爲禽獸難議謚章亦牒兼本部郎
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卽自舉之劄章旣
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書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
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劄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
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
氏某未審嘱當路原善先生咨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
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卽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
監並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
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
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
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泓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
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
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
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
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
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
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
涸滯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財虐不恤故
下民怨咨聚爲羣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
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臣范仲淹富弼亦
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
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旣賢則
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

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上曰心卽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道遷不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

致之示標表首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紀効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舜載路如脫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先生架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卽引問立剖決無待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據案方書判有啫於庭者無問誰何卽釋筆拱答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撓有私謁者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

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儇佻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趨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羣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羣官堵進爲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產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爲語對曰益苦受其狀既而麾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眾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靳之竟追斷償所負浹海膠萊甚嚴商人庾稅闌出海時副端方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子新喪母歸輒衰衣造庭挺身自冒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爲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扼舟人喉矜巷居者苦溉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致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

翼偕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踧踖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使者反告於朝曰秤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階西向坐

不終辭故事歲擷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鐲楮眞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己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聞貴游狃聲樂事赦放蹈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度置之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豪侈頓消兼幷衰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諸色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賭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稺纍纍爭扶攀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機戶嘗遭徒亦手織錦字爲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懼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眞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己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缺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爲曲寃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囚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權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吠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眾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

繫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悃諂政蠹舉獎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太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

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虜大饑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壅日數千萬計邊吏間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況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暫遣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日廟堂亦已寖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爲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寬而有秤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爲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暫遣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己求言聞過願改若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

之恩已乃歎曰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祕閣脩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祠賜帶寶慶元年授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耆德朕心素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病控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陞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觀來歸胡不愈疾士歎明師之失國矣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弔奠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愷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居善宜倅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埜生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燮曾孫金以三年四月乙酉葬邑之五峯嗚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爭鞭驅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鑿剝蝕舛於稂莠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眞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

子以之爲刪爲定爲繫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膜指枸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兢兢無須臾懈且又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眞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詠春之間而啟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己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面牆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已易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解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玉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虛未始不清明去其曇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四記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紛呶簧鼓疑似支離坐崇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啟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有治務論蓋先生之學以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願焉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歸然天地

間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無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內未易遽集方裒之其已成編者甲稟乙稾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記皆成書時受恩師門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門人嚴陵錢時狀

文忠西山先生眞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於叔謹而遺以命焉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正夫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眞德秀跋

文忠西山先生眞公跋訓語後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懽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

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敬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眞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元明嘉書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八

後序

余少讀性理羣書未能折諸聖也見有所謂楊慈湖氏者不知其學不知其爲象山高弟今巡按江右秦公道出信州手是編以示余曰慈湖吾鄉先正也其遺書尚存顧多舛訛子盍正之俾世之學者窺其淵源余始得而玩之知先生之學受之庭訓悟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絕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其鞭辟處如捍強敵一至融液脫落殆晴雲麗空舒卷自如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端倪者然余嘗聞之孔子語諸子之求仁其義不一曰克己復禮曰敬曰恕曰慈曰忠曰言訒曰先難曰愛人曰慈寬信敏惠因材而篤使之會萬爲一慈湖豈皆不屑是也蓋學者分量不同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萬世心學精一之綱要也不然又獨不聞太極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乎此一貫之旨也未至慈湖考究自考矣余也莽裂何足語此特承示以識一言若篇章謬稽多所散逸而大意繇苞蘧校彙粹綜以成集而梓行之以不違秦公詔世之初心斯同

元明嘉書 約園刊本

寅顧惟賢之緒餘余無庸焉謹序嘉靖四年乙酉季秋
九月吉旦太倉周廣撰

慈湖先生遺書續集目錄

卷之一
炳請師求訓
脩請書
葉元吉請書
翁延之請書
書表軸
樂平縣學講堂訓
書遺口文儀
書遺桂夢協
局中祭先聖
先師
鄒國公
辭廟文
秋祀禹廟
晉王宗禋祝文
唐顏魯公祠祝文
邑人求春秋祀董孝君詞

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石臺杜先生祠文
諸廟
土地
祭中霤文
饒娥僊聖
祀社
后土句龍氏
稷
又

立春祭太皇句芒文
祭雷師
祭雨師
到任謁社稷
到任謁諸廟
誄詞
祈雨
謝雨
祈雨
諸廟祈雨
社稷
社
稷
諸廟祈雨
奉安聖水文
海神祠山文
祈雪疏文
封贈告家廟
受誥告廟
冬抵臨安拾享文
焚黃祝文
上元設醮青詞
默醮青詞
禳火青詞
設醮青詞
祈雨青詞
又

施舟詞首
永嘉季春祈雨碧沚醮青詞後雨作改用
奠余兵侍辭
會奠邑宰鄭令君辭
奠林景初辭
祭潘叔昌知縣文
祭高仲圖知丞文
祭伯兄文
祭愿禪師文

奠安康郡太夫人辭
奠鄉相慶國太夫人辭
奠馮氏妹辭
祖奠馮氏姊辭
祖奠姪婦舒氏
奠孫甥子方
奠曾叔達
楊公伯明封志
慈溪縣孫孝子墓誌銘

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翰林醫痊臧公墓誌銘
陳夫人墓誌銘
王德高墓誌銘

卷之二

孔子閒居解

附錄

曾彥恢書二則
曾熙書四則

楊先生同翰
老先生復賜書答

炳講師求訓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中庸曰發育萬物

炳講師作此表軸求書故書

恪請書

吾鄉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褰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閉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葉元吉請書

舉陶曰兢兢業業孔子發憤忘食爲之不厭又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翁埏之請書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而況於同邑君子翁彥陽有夷齊之行非聖乎夫道一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百姓所以不自知者自顧未能無過妄敢言聖孔子曰改而止改過即止無庸他求某甚念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而多不自信故因其曾孫埏之請書

書表軸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縣水三十仞圜流

九十里魚鱉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於人乎某讀此不勝起敬而歎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夫道之不明也不惟

此章雖孔子主忠信之旨亦未聞有發而揮之忠信之爲德也至矣乎忠信之心人皆有之無思慮直而行之此正孔子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其曰主忠信言乎所謂主本者忠信而已忠信乃大道之異名而人不悟也丈夫者得全乎忠信故出入乎波流之中若神使微起計度意慮卽私矣卽不實直矣忠信之爲德也至矣乎禹履遺而不取冠卦而不顧淮南子以爲禹之趨時然也陋哉淮南以已度聖不知其誣也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此語近之要之禹之心豈言意之所能盡禹之心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樂平縣學講堂訓

按學古字爲學學卽今孝字一字而兩音固多蓋古所以學爲孝音又爲學音於以見古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也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書遺口文儀

蒙養之功非有覺者莫知今文儀直諒明敏勇於義深有味乎如愚如蒙蒙養聖功之旨文儀殆已覺而未全

無疑可更書前後曲折以告某見病當劇

書遺桂夢協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局中祭先聖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仕行其義固某等所當爲懼無學也不學而仕古人恥之某等學不逮古人然有先聖之訓在幼而讀之略知趨向矣習是勝非他日不敢負也敢以敬告

先師

學之不可已也自少至老蓋不容一日廢不惟不容一日廢斯須不可廢也孔門好學先師一人求爲孔門弟子於千百載之下者舍先師吾將焉歸某等頌詩書久堅此志自今以往未至於道不敢止也雖曰不可以政學向也不學及政而始學則所未聞向也學爲政而不廢學可也敢告先師

鄒國公

惟公器大無近用尋在所直尺不可枉終身王道無有二說琢而小之萬鍾不受也千載之下此風可以立人某等雖不肖讀公之書有日矣敢不從公之後

辭廟文

欽惟心之精神是謂聖道發育萬物是謂聖道生天生地是謂聖道人有死生之殊道無死生之異世有古今之殊道無古今之異舊有告辭之章道無動靜離合遠近毋意毋我舉天下萬古神人之心皆若是

秋祀禹廟

某不可思克艱若時精一專欽惟聖帝道光萬世賴之秋有奏章酌獻豆觴假守攸司恭敬是將神之格斯其尚饗斯

晉王右軍祠祝文

右軍偃武正論百世不磨字畫累我顧爲慙德者所多後儒罕知治道往往以俎豆之事老生常談而翰墨瀟灑駿逸之態爭覩欣玩相屬肩相摩今茲鍼羣子之膏肓障千載之頹波右將軍本衷清明當知後世有四

明楊某者發其正情

唐顏魯公祠祝文

魯公臨大節而不可奪發諸心畫莊敏肅括此風可以立懦夫振叔末今祠而祝之孰不仰之敬之敬之某灼知其必可以感動吾民之秉彝何日忘之

邑人求春秋祀董孝君詞

夫孝人心之所同天地之所同鬼神之所同徵君用此心於千載之上吾邑人敬而奉之於千載之下豈惟邑人敬而奉之豈惟一郡之人敬而奉之一郡之人敬而奉之豈惟一郡之人敬而奉之以敬事神

奉之際天所覆凡在人倫中者有所不知知則孰不敬而奉之鳴呼至矣是謂至德是謂要道是謂人心之所同惟爾有神惠相之俾某暨茲在位永保所自有之本心以對越明神以對越上帝

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石臺杜先生祠文

欽惟道心無古今無淺深堯舜此心禹湯文武此心周公孔子此心天下萬世同此心惟放逸失之祇敬不違先生有之故文正范公禮敬之今茲建祠先生清明何所不照知百世祀之

諸廟

敢以一獻之禮告至於某神惟神之神上與天通下與地通中與人通通一至神無有二道大道甚夷不容微置意於其間某雖有此心未能無過敢不兢兢孜孜以保養吾意必周我之初以敬事神

土地

俗曰土地古曰中霤州縣主社家主中霤某今家於此依神而居神無大小道通爲一上下通天地旁通萬物神道如此人亦如此某敢不敬修其在人以敬事神

祭中霤文

維年月日敢敬告於中霤之神竊惟陰陽不測之謂神妙萬物之謂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謂神天以是生地以是成人以是誠中霤以是靈洞觀此機幽明一心爰精爰祀敦知精禋尚饗

饒娥僊聖

至孝格天龍震於淵天猶敬之宜世稱賢是廟是享是崇是仰孝人所同同知所尚某長斯邑首訪而知雖無舊文當啟新儀一獻爲禮神豈靈需此昭明孝道庸示百

望

祀社

某敢用量脩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於社神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疆而化而生而順而行道無二順心無二神禮物攸敘齋明有融不可度思斯寂斯通

后土句龍氏

維茲仲春修祀事於邑社惟神作配載在國典功著水土平易九州厥德無疆體合匪侔以薦以奠匪度匪邈是謂一神卽人而神

稷

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爲惟神無疆而化而生百穀用成庶民用寧是典是興惟茲中虛之誠可以感通通爲無窮

又

維茲仲春恭修稷祀惟神作配功在稼穡粒我蒸民莫匪帝出乎震大化茲始邑有舜典令率其屬肅敬以迎有酌有獻至神感通匪幽匪邈匪異匪合弗可度思

祭雷師

某敢用量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於雷師之神神氣風霆無非至教隱隱絃絃不可攬取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是謂至神與天地同有動有靜有敬有恭感通於無窮

祭雨師

至哉一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萬古注焉而不盈萬物資焉而化生是有至神不可度測不識不知聖曰帝則

到任謁社稷

准令首謁社稷視壇壝敢敬致釋菜之禮欽惟至神無體無思無爲而無所不通某敢不卽無所不通一以貫之道以有事於社稷

到任謁諸廟

恭惟至神無所不通某假守於茲祇見祠下敢不卽無所不通之道以有事於爾神

誄詞

立春祭太皇句芒文

禍災之來惟人自取民愚莫測良可憫傷大道洞然生天生地生人及物保合太和本無疵癘情僞滋動爲非爲僻爲淫爲邪於大道太和之中起乖爭悖亂之氣薰蒸流注疫癘斯起今茲禱祈罔衆心一誠道復見可以對越上帝可以感通陰陽可以轉乖厲之氣爲太和可以變禍災爲福祥卽此一誠廣大貫通不可致詰有此神用不可不信

祈雨

東作方興民田盡槁膏雨雖至猶未通洽深念他時老

辭轉死於溝壑某爲此邑之父母不勝痛切惟明神哀憐之

謝雨

大道非遠不離人心人心匪殊是謂天道本無瞬間矣假和同孰司雨暘之機妙在聲臭之表豈容報謝不可度思

祈雨

天人一致聖愚一性雨暘一機三才一氣本氣太和安靚乖厲民物紛紛蠢欲焚焚忍爭攘奪倩僞萬狀爲蘗

稿尙虧一簣冒昧於神惟神無方化生順行益霈其雾

社

某德未純明雨暘愆舛靡神不宗既蒙應矣而四邑久

厥後益時以迄於萬斯倉

稷

某以涼德被命受此惟稷有神司我下土斡旋生育無名無方無爲無躬某也有罪而適惠陽神其昭明膏澤應誠倘惟神之靈以往爲霖百穀用成

諸廟祈雨

某茲以惠陽爲災闔郡危懼叢禱虔虔應亦累累簷溜已鳴忽復告止農事甚急過此無及某德未純某知罪矣惟神敷惠千里之氓錫以三日之澤生死骨肉判於

旦暮某不勝懇懇禱禱之至

奉安聖水文

某茲迎聖澤闔郡危懼伏惟神龍察此切誠憫此無告神氣風霆變化頃刻錫以滂然之霖某曷勝懇懇禱禱顒顒俟俟之至

海神祠山文

天人一致何所不通人違乎天始不一致腹臟生疾頭目作楚某德未純政事愆違故雨暘亦愆惟神興慈運神機霈膏澤惠我有秋使四邑赤子不失乳哺護養本

有之善某不勝懇禱顒俟之至

祈雪疏文

敬以一奠之禮致祭於某神竊以時雪未應疫癘間作致禱舊章所不敢後欽惟此心無遠弗届至神感應上天同雲載零載積凝和敷瑞某不勝純誠至敬辭不能

盼

封贈告家廟

孝曾孫某謹奉牲禮清酌庶羞祗薦某惟祖德流光自天錫慶啟考妣登秩斯崇某不勝慕仰敢不小心畏忌

思嗣前修垂裕於後

受誥告廟

介曾孫朝請郎行祕書郎某昨準上旨除前職今茲拜誥命又考功增秩皆前世積善流光某敢不兢兢在時無忝所自尚饗

冬抵臨安祫享文

某進德未純未能寡過叨蒙新命備數學宮茲豈某之所自致實惟上世之遺訓未泯某敢不敬之承之禮曰大夫士有省於其君則於祫及其高祖支子不祭祭必

告於宗子某既告於小宗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用薦祫
焚黃祝文
孝子某敢告考君贈朝散郎妣君贈安人既告於廟更
題神主茲燬告黃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祇薦墓几欽惟
先德肇本天貺答之滋至未已某敢不兢兢恪修率迪
丕訓庶無墜遺緒
上元設醮青詞
敬以惟皇上帝無為無所不在無所不照知有感
斯應不可度思帝降衷于民民皆有無思無為無所不

照知之常性惟日用不自知私欲繁興禍災隨之某雖
微覺未精未一謬當郡寄政理闕失罔祿之禍災由人
興匪天降之災咸自取之臣不敢不勉惟帝興慈憫斯
矜斯民在塗炭如切臣之肌惟帝興慈憫斯矜斯
默醮青詞
欽聞上帝無聲無象無動無靜無所不照知未嘗往來
嘗來有感斯應無所不通流俗謂上帝自天而下設絹
為黃道謂帝行其上至卑至陋不足以事上帝聞有默
醮之法虛明廣大上帝憫民秉彝惟昏故比改過滋多
加祐啟祥殄災息禍渾融太和不可射度
禳火青詞
臣欽惟上天不可以言而格惟善可以格溫民改過遷
善者寖多臣德未純不敢荒怠惟上帝憫斯護斯保養
而扶持之俾毋罹其災拂亂其所為帝心融明有感斯
應禱斯叩斯不可度斯
設醮青詞
郡郭洊災比屋懷懼民愚積釁匪天劇殃臣德未純無

能昭假敬從輿議恭修醮禳大道渾融三才共貫有感
斯應保合太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祈雨青詞
虛明博大三才變化其中雨暘愆違千里危懼以請臣
則有罪德未純明民雖無知性本靜止生死骨肉之機
判於今日啜菽飲水之命懸於上穹錫以三日之霖解
此四邑之急發道中之妙用若有機緘運物表之神功
不動毫髮
又
愆陽為災民則有罪民愚罔覺宜若以寬臣覺雖微亦

恒安止爲未精一有悃純明臣不可赦尙蒙帝恩眾禱同慶累應敷潤未被沛然之澤不勝日暮之憂千里嗷嗷一誠懇懇恭修碧玉太乙醮禮初禱輒應終日迄洽甲乙丙夜如注如傾生死骨肉之恩感深至骨虛明變化之妙不可度思更祈三日已往之霖卒濟百穀時播之務

施解詞旨

敬以大道無形匪動匪靜萬古常寂無所不通惟彼迷途立我我所意興欲滋逐逐戀依沈魂滯魄昏昏莫知

自囚自縛自苦自樂逐味逐臭百趨千垢法食普供道味靜深卽味匪味曰深匪深湛然澄淵淸明本心無思無爲不識不知

永嘉季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改用

三才一致人自慾違久旱眾憂茲焉貢禱累蒙應矣未至優然仰碧玉之垂慈憫蒼生之無告赦臣知罪之故取民遷善之新啟醮初迎日庚申而奏請共澤終夕夜甲乙而如傾四邑懽呼拜生死骨肉之大賜九天變化妙雲行施雨之神功更祈三日已往之霖卒濟百穀時播之務臣無任至感至禱激切屏營之至

奠余兵侍辭

具位楊某敬奉奠於故修史給事侍郎余公靈筵某獲趨承之日雖無幾而獲趨承之義無二事職凡百有請有議溫乎其容怡然精粹問答坦夷正直平易尙未得侍容莫識其涯涘瞻顏聽辭嘻昨近爾胡爲亟報曰致其事厥明就車心軫疑貳式遣問察天星果墜縞巾素裘哭於門內衣衾旣履旣襲於地退而請口庶幾平口之制口口固辭有志弗遂遂歸而載惟出辭寫意爲奠

爲禮幽光如對哭而薦之願願饗是

會奠邑宰鄭令君辭

具位某謹奉奠於故令君於乎旱旻垂雨雷動風行而雲從矣月明哉生已光照吾邑而旋促西馭之車矣嬰兒待哺啼及屠門而奪其母矣隻言單語微施略爲已傳誦百里百里士民謂有父母我者至矣於乎天乎天德好生好生之德卽降遽斂而去之殊非天意蹙額相告不知所謂玉德孚尹介石不貳英萃外發姦宄消氣曾未滌龜民已蒙惠如何不淑天星忽墜良善無依凶

狡無忌趕旌肇銘邑人殄瘁某等奉奠痛心殞涕

奠林景初辭

具位某使子某敬奉厄酒於故景初林公尊兄親至情深合并況頻啟胸吐心恍辭罄陳中庸之至不殺之仁篤實不孚踐之以身天胡困之千苦百辛家徒四壁甚於憲貧重以不淑遽焉訃聞望哭於室老莫亟奔使恪奉槐哀衷阻申新卜湖濱山旋氣氳就封戒期胡敢憚勤已整竹輿啟行淩晨雨不少輟冷氣覺侵盥手以湯悲楚若針甚已不久感昌懼深緘辭以哭如對靈明

祭潘叔昌知縣文

某追惟向同學舍相過相與篤志實德務決疑阻厥後離羣不記何日聚會某宦浙右君猶處學僅一再見尚是隔闊泯泯到任於乎念哉叔昌既登科宦遊益南北矧某去國遠關靜處向一通問啟讀報帖如對芝眉縈宇不謂未幾而忽聞訃南望痛哭道里修阻衰病居約欲往而住再拜緘奠薦諸棗主於乎哀哉與叔昌訣矣於乎哀哉

祭高仲圓知丞文

同里友楊某望哭再拜以上一奠之禮於故友仲圓高子知丞靈前州里之賢有如仲圓萬口稱善忠信正直德意繾綣相去四十里不得時見別去易久茲得行甫書忽以訃聞於乎哀哉善類淪沒正道眞無哭以遣奠於乎哀哉

祭伯兄文

介弟具位某謹以清酌奠羞祇薦於伯兄八七府君惟兄易簀今既周星禮雖有制而中心愛敬日日新又日新兄靈清明雖千變萬化不可度思寂然如水之清豈惟某心永欽百世之下凡心光內明者熟不興敬知嘉

惟某心永欽百世之下凡心光內明者熟不興敬知嘉定之有人祝辭有盡愛敬終無盡尚饗

祭愿禪師文

具位楊某敬致一奠於圓寂壽果宗人愿禮禪師接辭累累洞見底蘊妙蘊非蘊斯蘊無盡相與切磋無如若何淨雲忽斷碧空無畔斗城老人送奠於遠

奠安康郡太夫人辭

具位楊某謹奉奠於故安康郡太夫人祖筵曰於乎哀哉道無不明人自不明天地之道爲物不二人天地心

三才一致自學子裂坤道於乾元之外置天地於人心之外而先聖之道始不明於天下雖古烈婦賢母載在簡策人所知敬而道終未明於乎哀哉夫人淑德懿行某夙昔而不得備知而辱在州里又辱知於尙書因尙書而獲修登堂再拜之敬望見揄翟之光退而得諸親知夫人博觀古書中秉正德居既富且貴人所不敢仰望之地而至朴至儉服有人所不堪之衣某聞不勝起敬起慕曰夫人之賢行如此又尙書嘗道其燕侍之言確乎不動於勢利淸哉偉哉今又獲尙書所狀行實啟

讀熟復益視其所未知母儀坤德某灼知其爲天地不貳之道往往盡盡橫目未必咸知就知之不能無疑而某確信之斷斷乎無疑胡不攷諸易乎日用而不知夫惟不自知是以人雖有道亦莫之知有莫在筵有銘在旌商祝讀辭道由是明尙饗

奠鄉相慶國太夫人辭

敬致奠於近故慶國太夫人靈筵其辭曰道以一貫無所不通其在朝廷其義如此其在宗族其義如此其禮如此其在州里其義如此其禮如此一也某等以州里之義爲奠爲賻致哀敬之禮於慶國太夫人殯前皆用此道恭惟太夫人實以此道孕和育粹篤生元輔又以此道茂膺錫命備受嘉福某亦何敢不以此道爲祝爲辭古奠無辭奠之有辭幾年於茲有其舉之於義無違大道在斯至靈淸明昭斯饗斯

奠馮氏妹詞

兄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某祇奉祖奠於亡妹百念八娘子某自總角以至於六十不知吾妹性質靈明不因言而始覺後觀古而默契比偕甥輩暫寓於吾室之西偏間得款話話次始知靈覺天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足垂芳於世婦而能覺古惟太姒自茲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內明心通惟龐氏母子及吾伯姊暨妹而妹乃生而明斯某所以每歎其未有與擬靈光溥其無際神用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錯來備而澄明瑩然斯靖斯止方謂嫂婦輩朝夕伊邇德意德言其有薰漬天胡奪吾妹之遽慟哭不勝再慟莫繼疾作累日中猷復常僅能朔哭今復甚病食損十九茶爾膂甚祝告以翼日帷荒就道矣不可遠送忍哀寫此

哀哉痛哉哀痛之極死生之變其與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何異吾妹靈明之妙正如此

祖奠媽氏姊辭

從父弟某謹致祖奠於亡姊百十九安人憶昔世父合居武康諸姊俱長某輩幼行男女則別同堂對房旦旦肅揖歲時奉觴姊雖有行歸寧則常獲依居眷深愛長日月如車轂俱焉鬢霜三遷數里家道寖艱安得徒步數數而登堂昨問姊疾姊猶爲興坐榻良久某請安寢問答清明後聞復強謂福履益其紱將夫何遽然棄諸

孤以行會哭家廟爲位其旁姊七十某亦六十二二哭遂疾作踰月未平遽告啟期扶力而來哀不勝矣欲慟懼其傷生撫哭忍痛執奠涕滂於乎功衰至情豈一幅之辭可以盡道其中腸

祖奠姪婦舒氏辭

叔舅某茲祭奠於亡姪婦舒氏就封有期酌酒以告婦吾友西美之子來相姪懌旦旦登堂敘揖時節敘拜祀事相禮凡百惟肅近懌有覺轉以告婦迺克領會且曰又覺截不殿屎於乎哀哉於乎善哉懌復告某婦秉禮嚴斁符先聖於乎姪婦有至德善行如此叔舅未之知迺今知之而遂隔幽明於乎哀哉叔舅朽質新年六十有六不可冒寒風酌奠以別辭噎莫繼哀哉哀哉

奠孫甥子方

舅某茲致祖奠於故孫甥子方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中已拱達旦猶拱自是心明達於日用舅刻餘礙喜甥之覺妻甥以家女每每講講緝謂甥用力於仁庶幾乎

仁何壽之促雖有懷中之玉力未續續妻與子遽環而哭舅狗官守問訃望哭既歸哭柩日月遄速今且奠甥老不可慟哭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奠曾叔達

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於道晝忘食夜忘寢踰旬而忽覺二千年來覺者甚無幾比覺者雖滋眾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中比裕甫遠來即訪動靜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崇儒重道某備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緘曰叔達物故矣特以分嚴有願陳於叔舅之前當益有啟明之意疾革

哀哉痛哉哀哉痛哉老不能慟望哭敬遣斯奠哀哉哀哉

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啟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日至月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強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

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某先大夫顛沛而拱如初伯兄諱壽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爲變化易簀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斯其庸眾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庚申壽七十有八日月甲申葬于慈溪縣之石臺鄉句餘村孝順里王畽先大夫墓左娶李氏葬同域子恬惟怵惕惻愉孟女歸顏裒仲歸舒鉞季歸李棟孫圭至學仲弟朝請郎新差權發遣溫州兼管內勸農事某與哀起敬以書

自古罕知孝之卽道矣止不知孝之卽道庸常之卽道聖人思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可謂昭曰而學者習讀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達天經地義之旨就閩近似終非本眞孩提無不知愛其親斯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體貌不可推其所始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慈溪之金川雞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於學孝行著於鄉母疾病旦革文舉割體取肝爲粥以進母越夕如醉而醒廼底于寧鄰里以其實上於縣縣上於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太夫人亦願見命縣勘駕嗣王溫顏褒稱將聞於朝文舉曰本心救母他無覬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吁人情驚異爲甚難也以此爲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爲異乎道無難易人自難易心無難易動乎意者自難易使文舉以爲難則不爲矣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因物有遷生意起異始析難易而道心始不明孝德始衰當知日奉甘旨扶持先後出告反面皆定晨省無非大道毋以爲庸

常而忽之自不知自不信文舉居親喪里人稱哀厚於昆弟睦於親族周急矜亡先義後利嘉泰壬戌六月庚寅以微疾終壽六十有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于五磊之明山銘曰

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戰陳無勇非孝不難不易天經地義　朝散郎楊某誌并書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楊某撰并書

先聖有訓曰吾行在孝經孝其至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此某所以盡心焉矧某外氏乎矧外氏而有致政承務臧楷之妻如蔣氏之淑德者乎蔣氏名處定字常一姚氏之姪婦也曾祖俊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璿左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柏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母陸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姚氏之不復見見姚氏之家賢婦則如姚氏存焉某既誌舅氏墓茲又誌舅氏之孫婦蔣氏在母家志趣高潔來歸外氏敬事舅姑默符禮經淑質凝重悉能先見閨門之內進退有度安心淡然不以處約爲恥子女眾多人不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宗族敬之家用平和上下無怨克相夫子義訓諸子悉有成績嘗曰心自垣衣吾何慊乎哉疾甚命子曰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此生於紹興丁丑卒於寶慶乙酉葬于鄞之桃源封孺人子四曰夢祥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圭登癸未科修職郎新婺州司戶參軍女三適里士魯文郁李正君姚鑰孫震亨巽亨夢祥領諸子請銘某以外氏之義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銘曰

人心即道一貫不二外氏賢婦蔣慈湖敬誌

宋翰林醫痊臧公墓誌銘

從甥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楊某撰并書

某之外曾王父臧公諱中立本毗陵之無錫人爲儒而通於黃帝岐伯之道樂四明山水而徙焉今六世矣娶無錫承氏生五男子長諱師心次諱師旦次諱師顏是爲翰林醫痊臧公諱師文是爲某之外王父以文行升上舍貢禮部次諱師皐某自識事已不及見外王父母矣惟省總角侍母孺人歸外氏猶及見外伯

祖母從義孺人倪氏諸舅環侍朱紫滿前今姚舅俱亡而諸妗又亡傷今念昔哀動於中比會從妗孺人盧氏葬從表兄屬某誌銘從舅醫痊墓并敘二妗某屬卑德下懼莫之任表兄勉諭於再於三某不得而遜乃退攷其行實已而歎曰正道之不明於天下也蓋自周衰以迄五代周六官分職皆所以爲民極極者天下極致之道而天官之屬有醫師焉蓋上士中士爲之古之爲士異乎後之爲士古之士以德行道藝後之士大抵以文辭是故品流之論興而是非之實殺亂夫天下極致之道惟其是而已矣捨天下公是公非而虛文而侈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日趨於傚而不反古也皇朱舉三代之遺制建百官一道德而習俗之固猶滯於流品之論豈其人猶或未有公是之實耶若吾外氏則有公是之實矣從義之戒子曰疾者之求於我當懷惻隱毋以利爲也違吾言爲不孝醫痊諱賓卿字雲叟從義之仲子也亦急於救物不以貧富貴賤二其心醫有能而無資公推挽俾盡所長藥必已給報必彼歸其不善不忘如此是非公是之實耶善無大小道無精粗公卻除蔽惑滋成疾趣向高明又是邪之句一日夢神人告之曰女壽五十二今以積德延七十六及屬纊之夕安然如寐實慶元三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壽七十

六符神人所告云明年十月甲申合葬於萬壑子男三
皆儒學長諱泳紹興元年四月二十有三日卒次諱濟
季諱沔淳熙十有五年七月十有二日卒女二長適承
直郎□州學教授盧子郎從姊之從姪也次適里士陞
檥孫男十有三人植登紹興四年進士科迪功郎常州
晉陵縣主簿格登慶元五年進士科迪功郎新紹興府
諸暨縣尉杞楷枏松棫枸佛栻枋枝孫女五長適贛教
授子次適玉牒承信郎□通夫次適太學生史彌鞏次
適里士舒濤次適里士章德甫曾孫男十有七元善元
謹元吉元慶餘未名女十有五俱未行不勝含哀起敬
而銘曰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道一以貫孰精而深孰膚而近
胡不聞先聖之言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庸常也猗
與舅姑德性正順有皇極焉人毋易之自超遁離之病
止三十六生二男曰希韶曰希韶二女曰桂曰梅今將
以其柩歸十有二月壬申葬於臨海郡城之東北望海
山之原師郎嘆其秉志之可嘉悼其降年之不永又思
師郎或負斯人之所期也故述其大略以道其失助之
悲且屬某銘其墓某聞其言中心敬生曰有賢婦若是
宜書銘曰

世觀夫人若力而爲我觀夫人其自有之惟其有之是
以安之斯有斯安豈惟夫人不自知雖百世無能知

王德高墓銘

四明慈溪王德高諱鎬世爲鄞人後徙慈溪曾祖諱發故夔州巫山縣主簿累贈朝散郎祖諱庭芳故朝奉大夫祕閣致仕累贈太中大夫考諱基故從政郎潭州長沙縣丞德高忠信德行勢利紛華一不以動其心弱冠高與鄉貢繼登太學後登進士科尉江州湖口時歲不登郡委偕德安簿視荒德高不憚艱畝務寬下戶簿趨郡上白太守怒其減及縣額之半擲於地簿遺書言使君意叵測德高報勉其堅守且以罪自任邑民不勝

感德既而韓使君入境問父老以邑官之賢否咸稱尉賢自是邑民之訴於郡者悉以委德高德高處決一一惟允無復異辭一日彎卒者獲三捕卒乃徭人之隸於池陽大軍官捕甚急縣賞至千緡是在法抵死自首則免第賞不行爾遂以自守首聞於軍帥三卒遂免死瑞昌宰不事事卽檄德高兩易簿并攝縣比至縣視其圄圄充斥縲於廊廡者纍纍問之吏則曰是皆負官賦者德高曰噫彼繫於此賦何從出悉召至庭下撫問喻曉與期而遣之吏執謂此皆頑民一縱不可復追弗聽皆羅拜而去遂相率如期而輸民訟之久不決者盡爲之決遣里正之頑黠者於期會惟謹不敢違德安宰以事彼鞫德高又奉檄攝邑且俾盡有牢之月給德高密以半遺宰之家未嘗以語人也湖口丞素相陵德高不校豐官滿郡督過貢窘爲之極力調護以薦舉陞從政郎授建康溧陽丞以慶典循文林郎覃恩循儒林郎民之訟之帥漕皆乞送清強官縣丞累年滋蔓曖昧之訟一旦而平公不可樂舉至有密詣庭下以手加額再拜而去者漕使林公栻剛方嫉惡所至竦畏始臨治所德高

逆諸境一見慰藉甚厚云得政聲於道路卽面付民訟數十紙居亡何得替告歸時已六月漕欲少緩交割以下半年薦剡相踵對曰已交事漕悵然德高恬不以爲意厥後司羅行都適值積弊之後商旅不通德高始至卽率同官力請於長明示以信酬直必時無淹阻牙儈畢力效誠亦不忍欺眾商感悅舳艫輻輳歲羅僅百萬不勞而辦考滿以賞循承直郎後調會稽丞年踰六十精力不衰職事益不苟終更奉祠雖貧而樂親姻交舊宦達寖多無求無請廉不近名直不忤物無町畦無緣

飾吏能精敏法令明習事長官如父兄與同僚如朋友
久敬不替御胥吏如家人視部民不啻如赤子御家詳
整有法度氣貌方嚴而即之也溫虛心樂善好獎勉後
進於人無賢否敬愛惟均族黨姻舅之家或有人所
難處苟知之必忠告善道其人亦多感悟遷善仲子津
治詩魁太學一時流輩推與家世衰落咸屬意俄天折
親黨不勝痛惜德高雖哭之未嘗過爲慼終日危坐凝
塵滿席嘉定六年三月丁未以疾不祿壽七十有九娶
孫氏再娶馮氏四子混津準瀟女五皆已適人二孫杭

柄孫女二諸孤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荒葬於慈溪
縣金川鄉施塏銘曰
忠信正直寬裕明寂德高有焉莫匪爾極

某不欲從近世出名衙按溫彥博墓誌撰者亦不
出名衙孔安國作尚書序不出名里王肅作家語
序不出名里某鄉亦不出名衙今知非故改過

慈湖先生遺書續集卷之二

先生曰勿盡信非聖之書某少不明於是非爲非
聖之言所誤惑不知其幾年後乃知非大聖人終
未全明戒之哉

又曰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
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
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耳可念也孔子之言
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
者之所記錄猶或失眞況於非聖之書其害道者

多歟

孔子閒居解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
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
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
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
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

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

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威儀逶遲無服之喪施及喪以爲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

假遝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沈溺於文義之淵數斷非一語之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謂至人皆有心志即志即至無所復至凡志之有所思焉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思無所感思無所起思而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爲感倏然而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

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傑然而感感無所止者何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或曰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志而爲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眾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而眾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眾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眾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眾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卽實是實卽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卽實是實卽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

體之禮卽無服之喪樂未嘗無聲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卽聲也禮未嘗無體無體非無體也卽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也卽服也聲卽無聲體卽無體服卽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惟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命何所始無所始無所窮際謂之極寬極宥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聲卽無聲天下之至

實也而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
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又慮學者
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則得其終矣曰基
命所以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始莫窮
厥終莫執厥中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果日聞四方矣
無聲卽聲聲無體卽體無服卽服無本末無麤精威儀
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也卽齊斬功緦哀誠有等差皆一
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緦哀誠之聖人以爲非孔子又
心之爲也卽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爲
擗踊爲毀瘠一也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卽人人卽
天地卽日月卽四時卽鬼神卽禮樂之原原無所本
亦無所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
心而異人謂支本則亦姑從而謂之本人謂之末則
亦姑從而謂之末人謂之天則亦從而謂之天人謂
之地則亦從而謂之地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
日月人曰四時吾亦何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
禮人曰樂則曰樂人曰人則曰人曰道則曰道曰

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爲夫子必曰毋有必
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徵有意象
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眾人而知之
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
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淸本
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曰吾之所能道也此
非思爲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淸人心自明人心自無
思無爲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嘗思人自以爲思爲
未嘗爲人自以爲爲滿也明也無思也無爲也寂然

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可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啟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即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奄萬邦有妄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斯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

渾然融融遲遲所以順帝則者在斯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芽甲形焉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爲百骸爲九竅爲視聽言動爲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欲降雨山川先雲宣王未出而臨莅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爲乎其神至如此道通爲一其

心是神神無方體易曰範圍天地天地在吾心量中也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萬物者聖人實發育之也此道非聖人獨有而眾人無也天下之所同也自此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此而下千萬億年皆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爲先在今不爲今在後不爲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爲然又何獨宣王爲

然樂平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遣胥致命俾成先聖之宮且召之食期日二十有七至是默符曩夢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捐金特盛此亦王老之有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心即天地之道即禮樂之原即文武之德即三代之德而不知自貴不知自愛殊可念也能自知者千無一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知常明者又鮮自知者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者孔子謂之仁能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捨意慮之所爲意慮交作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乎昏則不可以爲仁仁者覺之謂醫家者流謂四肢不覺爲不仁先儒嘗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不覺無一事之不覺無斯須之不覺如日月中天如水鑑昭明常覺常明自覺自昧晝夜通貫顏子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如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月之外亦昏亦違可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顏子幾於盡仁矣孔子六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附錄

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眞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棄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彥愼敬書

熠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悟後學因錄木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雜出

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嘉定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熠謹書

四明楊先生已易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眾好者鮮彥恢事先生舊矣負丞吉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攜示彥恢曰先生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廬陵曾熠謹書

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恢書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彥恢起敬起恭以謂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定遠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口手斯亘彥恢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皆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內曰外皆起意此與大學同病曰止曰定曰靜曰安皆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正其心又曰先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也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已易聞

楊先生已易羅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因

競競業業日用之間先生字敬仲嘉定元年六月六日

學生承事郎知吉州吉水縣丞趙彥恢敬書

居解亦詳矣略復不縷縷某咨
熠再以書叩 老先生其略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
有然汩沒斲喪所存者幾希待其略云平時憧憧往來於利慾之
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人先生之言是
爲之涵養爲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
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
之隱而度之持循執守久焉而後安止椅熟不失我心
之本然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
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眞誠與僞念交作果何以

十四 明嘉書 約園刊本

洞識其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綢繆深
念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度
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汩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爲也熠
輒欲於此加閑邪之功可乎使邪既閑而平常正直之
心自見如雲陰解駮而日月之體自明由是坦然由之
而無疑沛然行之而莫禦下學之用力果可以如是否
乎

老先生復賜書咨云
某咨定遠契好茲又得手帖備見問辨不鹵莽然定遠

十五 四明嘉書 約園刊本

講益老先生往復之間兩蒙報教始謂平常正直之心
即道而體察隱度者未免起意再謂日用變化豈無膠
擾但當改過遷善而止熠反復敬誦老先生之言乃知
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
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輒合已易
閒居解爲一帙并以二書刊其後敢不服膺以無負老
先生循循之誨嘉定己巳六月望曾熠謹書

慈湖先生遺書續集卷之二

慈湖先生遺書補編目錄
同邑後學馮可鏞輯
序
象山先生集序
記
和至齋記
主簿廳記
墓誌銘
宜州通判舒元質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墓誌
孫燭武先生壙志補
雜文
紀先訓
訓語
詩
進月堂
題默齋
淨土院
妙庭觀
孝子孫之翰

案先生詩文湮佚良多其散見於諸書而有目無文者如張汝弼墓銘遺書張淯
誌遺書故孺人 舅氏鶴山文鈔題慈湖
蔣氏墓誌 韓貫道墓碑所書韓貫道墓碑
後 蒙齋集跋慈湖先
陸君墓誌諸作 生墓誌 其文雖存
而經餘錄者如陸象山先生配吳孺人墓誌象山
年譜文云孺人諱窓卿吳公茂榮諱漸之長女
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
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爲國子正
刪定赦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字

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啟齒孺人調度
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橐橐蕭然同僚
其贐之還里之明年經理
象山孺人捐館中物助之
肅行狀諸作宋元學案文云先生書無不習習
無不究自始仕習明經科業成去
習宏博科業成又去習先儒諸書自謂無不解
者逮從晦巖沈先生遊因論太極不契憤悶忘
寢食遂焚平昔所業數篋動靜體察工夫無食
息閒一日舟行松江聞晨雞鳴已而犬吠通身
汗浹前日胸中塞發一時豁去其後以語學者
且曰不知此一身汗自何而至省覺之初有詩
曰循緣多熟境窮法無要津虛心并百慮猶是
隔幾塵雲邊察飛翼水底觀躍鱗悶殺魯中叟
笑倒濠上人閒居善誘學隨叩輒鳴自卦畫象
數儀象律麻封建方田儀禮司馬法及釋書道
藏下至醫卜導引之類各因所質而誨之學者
欣躍自喜則又曰如此坐實居肆聊備雜蓄以

應人需爾非吾本務也姑遲十年吾將收繩捲索以俟能者　可鋪久事搜求而先世所遺寄月樓書悉付戎燹諸藏書家亦末由徧及補闕拾遺願俟博雅光緒戊子長至日識

附錄

陸九淵書二則

眞德秀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王應麟困學紀聞一則

戴良題楊慈湖所書象山語

葉紹翁四朝見聞錄二則

陸九淵楊承奉墓碣

潘汝楨刻慈湖遺書序

楊世思書慈湖遺書節鈔略

丁丙慈湖遺書跋

慈湖先生遺書補編

同邑後學馮可鏞輯

序

象山先生集序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某爲之序某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朦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某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僞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曰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某不自撿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某

記

和至齋記

率履有重屋銘曰和至履行也行乎世交際應酬相親相敬可謂和已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和者心之精神日用無體而不可見猗歟用而不自知猗歟至矣精神與笑談不勉不思至至矣同舍每晨鳴版會揖至矣相與笑談不勉不思至矣易曰履和而至灼然灼然必有事於芸苗毋尚疑於過而已改過日精神之妙猗與至矣 咸淳臨安志

聖訓孔子曰改而止改過即止無復他爲用力於仁改

主簿廳記

主簿之爲職重矣凡一縣之簿皆得而領之民丁有簿保伍有簿學有簿受詞有簿三一下都一送案一退抹限有簿三十逮至有簿緻有簿準諸司及守倅判皆有簿准帖牒皆有簿受外州縣牒有簿佐官申有簿斷釋有簿凡財賦之入皆有簿自始至門皆有簿入出庫皆有簿復有給俸簿給庸簿給士兵錢糧簿籍解鈔簿自

徐令存以來又有所謂總簿蓋無所不鉤稽可以正典常可以糾姦慝可以理財用可以安邑民近世居是官者自二稅與夫省庫之外無與焉號曰冷局無惑乎爲縣者之務益繁也是邑丞簿咸寓蕭寺而簿廳之廢特甚舊有址於縣之東久爲荒墟矣簿君周正字仁甫質直無所回畏某喜於得良友縣東堂幾二十楹講聲而居焉蚤暮徒步可以相過屬某記廳壁且追書前官之可考者列於左紹熙四年楊某記 嚴平縣志

墓誌銘

宜州通判舒元質墓誌銘

慶元五年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友人宜州通判舒元質氏卒訃聞某哭諸寢門之外既而奔奠於元質之廬又哭盡哀而反十有二月望厥子將卜兆於嵩溪里之公棠山使以窆期告且徵銘焉簡哭而對諸使曰某尚忍爲元質銘也哉躬壯而爲執遊強而茅拔於春官艾而期伸執於案服今迨頤而遂永訣矣某尚忍爲元質銘也哉使速之曰弗銘何以掩夫子於幽乃拭袂而序以銘之元質諱瑋其先東陽庭堅之後三代時國於舒舒

亡而其裔卽以國氏世望廬江十三傳邵爲漢皐陵長又廿三傳而元鏡相唐弟元褒官司封員外郎褒子守謙以伯父廿露之變徙居於越再傳而遷四明之奉化菁積慶餘更四葉而寘嫉元質之大父宣議郎卞文才武略名冠一時建炎中獻金有功鵬舉岳公招而置之幕下鄉人銘績焉父曰敏由進士歷官通直郎後以明堂恩進秩承議元質生而敦樸得子淵之愚道心融明所覺非思一時師同門志同業者則某與沈叔晦袁和叔也元質於書無所不貫尤精於毛鄭詩早遊上庠爲

南軒識荊乾道壬辰中進士第擢信州教授隨丁承議憂易喪誠信哀毀骨立孝友聲益彰服闋特差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戚遷教授新安愈自磨礪其於晦翁東萊南軒及我象山之學一以貫之新安之士執經而問難者堂溢階充兩端不竭不怠築風雩亭以自娛其萬物同春氣象誠狂點不得爭殿最也時世故紛

以別駕終昔韓退之誌子厚之文曰使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退之可謂知子厚之深矣吾與元質也亦云然元質兄弟七人長曰琬進士福州簽判次曰琰次曰球進士類州太守次曰琳次曰琥任國學次曰璘是爲元質季曰琪與琥俱遊象山陸君之門配童氏卽奉議郎大定持之之女早世無所出繼娶於汪迪功季顏生子五人曰鈃叔晦塏曰

鉦娶袁氏曰銑某女女焉曰鎖娶趙氏曰鎳和叔之壻也孫男俱幼銘曰

猗歟元質道心惡狂誘也匪慕樂恬簞瓢陋廬蕭鑒然誦絃按鍔按鍔有勳其爛百里大賢維藏之石某敢其迹永永萬年 舒文靖類藁附錄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墓志銘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諱燮字和叔明州鄞縣人明今爲慶元府曾祖諱灼故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祖諱坰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考諱文贈通議

大夫妣淑人戴氏和叔以乾道二年入太學淳熙七年中上舍選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外則尉江陰爲浙東福建帥倉兩屬官辟權沿海制司議幕守九江攝豫章持江西庾節內除太學正去國再召爲宗正簿遷樞密院編修奉常丞俱權考功郎補外入爲都官遷司封歷學官長貳俱兼史館又兼崇政殿說書權禮部侍郎自權爲正兼侍講又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去國爲南京鴻慶祠官積階自迪功郎轉凡十七至通奉大夫之職自寶謨閣侍講陞至顯謨閣學士爵自鄞縣開國

男三陞至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嘉定十有七年八月癸巳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一遺表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贈銀絹皆二百娶邊氏嘉泰三年卒贈淑人男四喬宣議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蕭秉義郎新除太學博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女四長適從事郎監鎮江寄椿庫林密次適國子進士鄭景淵次適舒鎳次適江西漕司進士邊應時孫男四衡國學進士復循徽和叔生有異質凝粹端慤器畧齠不好戲弄惟喜觀水乳母置盆水其前則端坐熟視移時不動夜臥常醒然達旦至

老猶如此篤實不欺嗜慾淡泊心無偏倚行無瑕玷久之益明親師取友急於道義志氣恢宏博覽羣書自六經諸子百家及前代治亂興亡之迹暨國朝故事靡不該貫於先聖格言大訓玩索尤精有契於心則終日諷詠師尊象山先生之學訓諸子期卓然植立諸子登科甫冠多士亦無甚喜色齊家躬率以正涖官修舉職業聞望可紀在外臺未嘗輕劾官僚曰有不善姑教之奚以按劾爲立朝大節能爲人所難初爲學官獲罪權臣

一斥十餘年操守愈礪及登班列擢侍從赤心事上始終如一其在經筵也勤啟沃謂陛下不邇聲色祇畏天戒此時之心即諒陰三年之心先帝改容敬聽他講官或有陳奏先帝必顧曰果如是否往復問辨玉音琅琅今起居注可考其在成均節宣約束以爲常時春秋七十有三四矣師弟子更相叩擊由是學者皆知勇於遷善居論思獻納之地奏疏無虛月事關國體正色直言略無忌諱舉朝悚然金人衰弱假息於汴宋索歲幣和叔抗疏力爭謂與幣乃偷安之計適以召兵山東流民而論罷去之日大學生歌詩餞送者三百餘人和叔曰以致仕爲名以去位爲高豈余心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吾道固如是吾心亦如是退居閭里可逸豫而偶得淋疾既久起居有常度未嘗少變容貌雖瘠而神明不衰有來問者必整冠襟見之病中有朋友未報之書索紙筆悉答作府學記上虞縣橋記易簀之前三日取二稿再加審訂

襁負來歸邊境迴之甚嚴和叔又力爭以爲阻中原向化之心不可之大者同列議不合屢上章丐去未得請以致仕爲名以去位爲高豈余心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吾道固如是吾心亦如是退居閭里可逸豫而偶得淋疾既久起居有常度未嘗少變容貌雖瘠而神明不衰有來問者必整冠襟見之病中有朋友未報之書索紙筆悉答作府學記上虞縣橋記易簀之前三日取二稿再加審訂

孫燭武先生壙志

孫燭武先生應時越之餘姚人也今爲紹興府會稽縣政祖諱子全父諱介累封贈承議郎某與季和承學於江西象山陸先生季和由是信此心本善方相與講切進德而開禧二年二月甲戌不祿季和早入太學淳熙乙未登進士第爲台州黃巖尉士民愛之欲其置田宅留居爲辭不受後丞泰州海陵丁承議君憂服闋爲嚴州遂安令從蜀帥邱公密之辟屬州府學記上虞縣橋記易簀之前三日取二稿再加審訂送大將有世襲朝廷患之邱公因其病使季和往視疾

以察軍情盛禮十獻辭焉復命以事告邱公遂奏易他
姓厥功茂矣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垂滿太守以倉粟
累政流欠三千斛見問士民陳詞願共償不聽竟聞於
朝貶秩罷歸後授通判邵武軍將赴而已病歷官至承
議郎後以致仕轉朝奉郎壽五十有三冬十有二月庚
申葬於縣之龍泉鄉竹山娶張氏子祖開方九齡三女
長適文正范公五世孫克家次適宣義郎義烏丞胡衍
葬日薄嘉言善行不備書姑識其略於壙石朝散郎主
管建昌軍楊簡書 燭湖集附編

雜文

紀先訓

用心太過則事不成見利口處必有禍

賢者處世口爲貨利口要與心論全勝高談

爲學者觀彼賢則知已之不肖彼遠大則知已之疏口
彼有勇則知已之懦弱於此有恥則所學未有不成
者也

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其不遠

吾才不足雖然才不足則使人進學

逝日知學之不可緩至於寢食不安以此故得氣習日
銷

處世自有理口用不必太自盡

識口則所學成就

自蔽者尋不見

爲學當與心論無以口口口口論乃爲己學也

口與味合此則性也心口口口口遂成貪

尚志口口觀口求友口口實

覺得念起便休

可鋪案慈谿縣西南三十里車廄有老楊先生墓
墓碣之陰載手訓二十七節其十二節已見遺書
又二節則漫漫不可辨識矣餘十三節爲遺書所
未載者謹補錄之

訓語

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甚於聾身不遠聲利
甚於穿骨不化俗氣甚於痼 (痼宗儀說郛引元仇遠
稗史作慈湖訓後學語)

仕宦以孤寒爲安心讀書以飢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
爲平安 (元仇遠稗史作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說郛)

引宋顧元鷹船窗夜話作楊敬仲先生語

詩

進月堂

我有一輪月不圓又不缺更無晝與夜光耀常洞徹縱有蔀屋遮亦莫之閒絶將此以爲燭難作進退說 咸淳臨安志

淨土院

此意分明有底深蒲團斜倚滿鋪陰豈容俗子閒攪眼只許清風得入林我對此君無一事自言幽處直千金 咸淳臨安志

默齋

古人今已成陳跡猶向當年擊處尋 咸淳臨安志

妙庭觀

漸漸踈鐘動幽深一徑開炎光隔林麓清興遶崔嵬擬作臨流賦應須倩雨催小窗宜挂起且放竹風來 宋詩紀事

孝子孫之翰

古人所棄今人慕不謂蘇公亦世情此話若教天上聽定須笑倒董雙成 富陽縣志

孫氏休聲繼董張一鄉三孝振綱常功歸世教無窮烈風過慈湖分外香路入小橋存古屋門臨流水映垂楊喚回多少天人性菽粟年年禮不忘 楊氏譜

附錄

陸九淵書二則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人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聞亦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

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眞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顚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眞德秀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顚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卽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蓍庭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齊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傚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卽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五德之本云西山文集卷三十五

困學紀聞記慈湖語

邱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

慈湖楊簡號

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困學紀聞卷十七〇全云引宗卿語見場屋之文不足觀引慈湖語見此所得是兩層〇元圻案書錄解題邱文定集十卷抬遺一卷樞密江陰邱富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其文傳慨有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彰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戴良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陸文安公之學由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以循序爲階梯而以悟入爲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學

也江右諸公多得其傳浙水之上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文安而進拜焉立談之頃卽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某於後非自得於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程知慕二公取其言與字尊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歟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二　師程姓沈氏邑之鳴鶴鄉人九靈居慈時常與往還

葉紹翁四朝見聞錄二則

考亭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欲實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意慈湖楊氏讀論語有毋意之說以爲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之自爲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之論考亭先生之解是已於意上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爲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

撰碑誌俱欲去意其慮意之爲心累者無異於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盡去意則不可心不可無則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與論語之毋意者相爲發明又何疑於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領俱差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鵝湖之會考亭有詩其略云舊學商量加遂密新知培養轉深沈陸復齋云留情傳註翻荊棘著意精微轉陸沈象山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轉浮沈蓋二氏之學可見矣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敘述碑記則則題爲心之精神是謂聖

太極而已亦源流於象山云葉紹翁四朝見聞錄甲集案題爲慈湖疑大學下

慈湖第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宮舟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象山於□□有自信處否按文義此處脫落似不止二字學者只是信幾箇子曰象山徐語之曰漢儒幾箇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卻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箇什麽象山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驅塘謂予曰那學子應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辨然亦禪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爲⊗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於

氣益衰而此志益厲黃育不足言也余獲遊甚晚而知公特深平生爲學本末無不爲余言者四方士友辱交於余惟四明爲多自余未識公時聞公行事言論詳矣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屑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言有曰畏夷狄憂用財此宰相非才之明驗少時盡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內訟不置程督精嚴及於夢寐怨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功益密念慮之

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間無苟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檢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博而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戒人患忿懥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閾門雍

雍相養以道義仲子簡尤克肖入太學治易冠諸生既第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敬誦所聞反復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兒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腹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爲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復它適自謂不逮迺翁遠甚恨其未聞余言後簡自以告公公果大然之於是盡焚所藏異教之書每曰人心至靈迷者繆用又曰動靜語默皆天性也又曰顏回屢空夫子所賞必以所得填塞胸中抑自苦耳又曰今吾之樂何可量也余爲國子正公攜二孫訪余留月餘而去後其子爲浙西帥屬迎公以來余更卜廨爲鄰每侍函丈屬厭誨言晚學庸虛無能啟助負公所期斯爲愧耳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翛然殊不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蹉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驚擾則致傷耳余聞之曰所謂顛沛必於是江浙相望千里而遙公既還第余亦屏處時想風采如鞭其後公之云亡子簡遣訃余適西遊僕及余館余不知其爲訃也方喜見之首問公安否僕答曰已下世余驚嗟再三哭之爲慟簡又以墓碣屬余於是次

而銘之公諱庭顯字時發其先居台之寧海黃墠九世祖徙明之奉化其子又徙鄞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溪曾祖倫祖宗輔父演皆隱德不仕淳熙十一年壽聖慶寧公以子官封承務郎十三年光堯慶寧封承奉郎十五年秋八月戊寅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卜以十一月庚申葬於縣之石壇鄉句餘村孝順里娶莊氏先公十四年卒公蓋合葬子男六籌篆簡權卿篪籍篆嘗與舉送簡宣教郎新知紹興府嵊縣權卿夭女三長適孫楷次適馮象先次適王洽孫男十二恬恢惟悔懌忱恪

愔愉愴惿愷女九長適顏裒次適舒鉞餘未許嫁曾孫三壑厓女一銘曰施之家可移天下海可竭斯銘不滅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慈湖先生遺書序

潘汝楨

予嘗謂學問無歧途而有邊見故朱陸儒宗始猶營攻擊之壘卒之釋筌玄筏印證入微德性問學融會爲一陸之不墮禪解猶朱之能繹理縛也其後諸儒得陸學最深者無如慈湖楊先生先生之學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以毋起意爲宗旨而所遺諸書大都闢悉自心靈明變化之妙以我爲書非支離附會成書駕漆園之雄而析理最眇離曹溪之幻而譚性極玄惜其一段精光不可磨滅者未見全編大行於世以予令茲土得近故址俎豆先生入其堂謁承奉遺像儼然生氣詢之祀裔僅得大聖訓已拾蠹魚之緒即作必有述譚何容易惟文獻散佚湮滅無傳詎解守土之嘲會見洲楊君究心理學自燕臺持繕本歸屬予相與卒業幸其校歸既嚴當年精神可託茲不朽而日暮之遇予梓之以俟其人儻鬼神呵護此編常新賡先生五經之旨其慈

湖重來雖言不盡意而意豈外言哉吾明王文成公良知一脈固毋起意鼓吹也稱慈湖見解已晤無聲無臭之妙嗟嗟讀是書者能潛撤邊見默默證心其禪耶非禪耶亦當有會於聲臭外如先生與象山雙明閣問答始謂大悟始能思議雙遣耳古桐國潘汝楨題

楊世思書慈湖遺轸節鈔略

慈湖先生之學以忠信爲本以不起意爲宗忠信實心也實心之謂誠主忠信所以立誠也意者心之所發意從心發意乃心之用離心起意意乃心之賊故意不可

起起則爲妄子絕四首言毋意毋意則念念皆天不言誠意而意無不誠矣故曰毋意之意乃爲誠意先生之學誠意之學也意誠而心正身修家國天下一以貫之先生之學一貫之學也而或者有未之信其亦未之思耳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豈有意而爲之哉納交要譽之念微動焉則爲起意納交之意非惡意也然視諸乍見之初心則眞僞判矣不起意是一任其乍見之眞而未嘗有所動也好好色惡惡臭此豈有意而爲之哉微有意焉則爲作好作惡之意不起意是一任其好好色惡惡臭之眞而未嘗有所作也好好色惡惡臭如好好色惡惡臭之眞而未嘗有所作也起意則爲人心不起意是動以天不參以人動以天謂之率性先生之學率性之學也或者謂其立說太高非下學所可及然先生心地本來如此故即以此立教又安得以常人之見而議之乎不肖手鈔先生之書窺先生之似深信先生之學爲廣延之正脈洙泗之眞詮故略舉其似如此後學惕世思識跋

丁丙慈湖遺書跋案此爲孫玉仙師跋馮氏輯之慈湖遺書有鈔刻二本均十八卷鈔本多文數十篇其目次亦不同今摘刻本中所無者附鈔於後案文淵閣著錄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提要云十七爲記先訓十八爲行狀則著錄者乃刻本也又云雜編文一卷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爲續集今檢鈔本雜文不知其目孔子閒居解在十一卷則閣本所云續集者似已羼其中茲雖補錄惜未得閣本一校不能知續集原定次第耳光緒己卯夏五八千卷樓主人記

壽鏞謹案慈湖遺書附錄三則續集附錄四則補編附錄九則年譜更詳載慈湖遺聞軼事王牖軒著宋元學案補遺又著附錄三十六則前十一則多取錢融堂行狀語李穆堂著陸子學譜弟子一楊文元公行狀之後綴以書問雜記慈谿縣志書院門又載慈湖書院記自宋迄清名作薈萃皆足翼贊心學湛甘泉舊楊子折衷一書名曰折衷而多偏見豈舒廣平所謂不知者徒生矛盾者耶清修四庫意在尊朱凡講陸學者皆辭而闢之更不足責矣至慈湖弟子散在四方見淺見深雖各不同然慈湖之學之傳若袁蒙齋陳和伯桂夢協袁洪童杜洲李希大劉子固求之吾鄉不尤賴是數子乎因刪其重複者而編新增附錄如左

袁絜齋書贈傅正夫曰自象山既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於慈湖其初雖有得於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於後學可不謂自得乎

袁蒙齋書慈湖遺稿曰先生居處無一惰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眞如父母

去溫州葉侍郎適書別先生曰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權沸井里

樓攻媿答敬仲論詩解曰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志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特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大戴禮記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

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欲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曰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數

黃東發題石門李縣尉一可所作曰余雖生慈湖先生之里而慈湖以覺爲起悟與孟子言先覺覺後覺主於開曉後進之覺不同以道心爲道卽在心與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言之道心不同故惟敬其人而求嘗究其學

方桐江送家自昭晉孫自菴慈湖山長序曰四明志謂

慈湖師象山自爲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此兩自字乃慈湖以自爲是以自爲高不顧詘笑云者王尙書應麟伯厚嘗語子曰朱文公之學行於天下而不行於四明陸象山之學行於四明而不行於天下此言亦復有味

仇遠稗史曰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柳道傳跋先生與劉子周書曰子固書曰子固其里中子初盜爲尉致書通問於公而公小楷細書以答之無一筆稍縱且以皋陶之兢業曾子之戰兢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心學之正造次之間純明儼恪如臨君師雖尋常小夫竿櫝必致其敬謹又以見平居接引後進一是中和之所著見者如此

黃南山先賢慈湖楊先生贊曰慈湖啓教象山是宗一誠貫徹萬象昭融臨民若神處己卽易巍然祠宮四方是式

謝山句餘土音楊文元公舊里詩淳熙正學推四公慈

湖先生爲最雄降生實在三江東是夜祥光貫白虹運理之楊連理筍弟兄和篤與天通先生踐履眞溫恭一念不忘歸沖融涑水橫渠將無同頗疑言覺言悟近禪宗殆爲中人以下資發蒙先生講堂在碧沚西湖花鳥歸春風絳紗不以身後冷鄉校肄業猶雍雍陋儒門戶妄相攻言朱言陸總朦朧試問生平踐履果何似尙其泥首三江東

又鮚埼亭詩集返棹慈湖先生墓下守潮詩晨起望早潮茫茫霧如海黑雲偏蘆中朝爽失眞宰四明北諸峯

翠碣擅晴靄胡忽眩我睛三歎生感慨誰謂平旦氣定
足見精采長夜亦梏亡疇爲洗荒穢竚需旭日光祛茲
周遭累靈臺頓覺然石窗其瀟灑右十二則見宋元學案補遺
鄭霖慈湖書院記閣學文元楊公家於四明慈水之德
潤超然口耳之學蚤從象山文安陸公游以心之精神
是謂聖由覺入道推誠體物研幾察至尤深於易見諸
用立朝大節浩浩乎不可奪分牧於民古良吏不能先
天下士宗先生之學不以爵稱而以慈湖沒於寶慶二
年至今誦其書籍先生之門爲重歌曰慈水之東注兮

泱泱夫子之楹夢兮堂其書存兮人未亡跂望不可
及兮心皇皇自古有德兮侑於庠闕里俎豆兮胡爲未
遑鳳鳥不至兮孔傷蘭佩其高潔兮遺芳九原不可作
兮墜緒茫茫大音之寥寥兮瓦缶宮商尚雲車兮相羊
想容止兮洋洋興起人之良善兮是爲慈溪之鄉千秋
萬歲兮疇能忘

壽鋪案寶慶閒慈湖書院在縣東一里慈湖之濱
以祀鄉先生楊文元公嘉熙閒制置使趙與懃遷
於湖中之沚延祐志延祐二年郡守祕撰陳公塏發

錢米下縣委令曹郤爲創祠堂於成德堂之右祠
成令以告於郡於是朝奉郎主管建康府崇熙觀
天台鄭霖作記先生之姪檢書丹邑人桂萬榮書
蓋

文及翁慈湖書院記慈湖先生昔在太學肄業循理齋
足不踰閾者累年一日冠帶揖同舍郎曰某悟道矣坐
反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
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
更無象於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不

必言一自是一片此先生知至至之始事也及見象山
陸文安公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對忽省此心之
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守永
嘉日謁先聖又謂自幼而學長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
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此先生知終終
之終事也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衷信而有證其註
孝經述己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五次
急者八遺文訓語皆先生精神流動嘗肅觀先生手筆
齋莊中正本古篆籀心字必象心學字教字皆從孝又

心學之發輝先生家於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灑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

壽鏞案咸淳辛未郡守劉黻於普濟寺東易地重建壬申撥餘姚定海沒入官田以爲奠饗之需延祐志於是文及翁更爲之記陳宜中書陳存題蓋

王應麟慈湖書院記慈湖先生立心以誠明篤敬爲主立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躬行實踐仁熟道凝盛德清風聞者興起可謂百世之師矣遺老見而知之後學聞而

知之春木之茁兮其人若存兮此書院之所爲作也先生之學文安先生之學也文安講論語於白鹿先辨其志聽者竦然動心收其放而存其良者在此朱文公亦云陸子所言專於尊德性學者多持守可觀又謂先生之學有爲己之功合而觀之知入德之門矣覺有先後道無古今問津於辨志尋源於尊德性必將有人矣

黃翔龍慈湖書院記宋乾淳閒鴻儒輩出吾明有正獻象山舉扇訟豁然有覺曰此心之體至止靜而至變化至明達而至自然故循其自然視自能明聽自能聰言自能乂動自能和事親自能孝事君自能忠不識不知公邑故有湖先生居焉因以自號故邑之名昉於漢董

而帝則自順者心之體也惟起乎意便涉安排故視橫意則昏聽橫意則塞言橫意則跲動橫意則乖將迎固必私智紛錯而帝則日漓者失其體也故先生教人嘗曰不起意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心之精神凝聚則明而分散則昏病起意也

壽鏞案嘉靖乙巳知縣劉逢愷修祠請復春秋二祀載在祀典以至於今錢德洪爲之記

顧鰲慈湖書院記昔宋儒慈湖先生與象山夜集雙明閣下因剖扇訟揭示本心恍然有悟精詣力造渾化忘言其學以天地萬物與吾身澄然一片而直指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心萬善具足平等聖凡考其入門路徑則改過檢身至忘寢食而無我立誠隱顯一致蓋孳孳終身爲樂平之政庶幾三代立朝諸劄淵源王道視之夢寐白晝屋漏康衢豈惟獨得象山法門而太宇絕塵表裏洞徹凝神專一空視千古

壽鏞案萬曆二年提學滕伯輪發官帑增學田寧波府推官周廣鎬復推廣之顧鰲爲之記知縣戴洪恩立石

黃錫祚慈湖書院記邑治北故有湖楊文元先生居焉因以慈湖自號先生闡明心學爲象山高弟先生沒邑士大夫構祠於湖之濱奉祀慈湖先生之學卽文安之學也而論者以其專明心學稍近於禪宗而疑朱陸有異同聖賢之道殊塗同歸何必妄生異同之議

壽鏞案乾嘉間知縣歲延掌教就永明寺設講席道光六年知縣黃錫祚以書院久廢創議建復邑人馮雲濠雲祥捐資一萬五千兩馮汝霖汝震捐資一萬五千兩於普濟寺前面湖建屋三層奉文

元公祀以弟子從祀

王梓材慈湖弟子從祀記昔在甲午之東梓材初至慈湖盡歷新舊書院而展謁焉其舊書院中奉慈湖先生兩旁祔主不下數十以爲皆慈湖弟子也細視之則非弟子而錯列其間者不勝數心竊訝之其新書院惟奉慈湖之主而弟子蔑如則又歎爲闕典今則甚幸其未奉弟子也迺得備考而從祀焉比歲丁酉慈邑同年馮君雲濠校刻黃梨洲氏全謝山氏二家纂修宋元學案俾梓材同任參校之役己亥庚子又同輯學案補遺書

各百卷卷第七十四爲慈湖學案蓋慈湖弟子之見於黎洲原本者三十二人爲錢融堂時趙元道李楨袁蒙齋甫陳習庵塤趙習齋與籌定遠熠鄒歸軒近仁及其從孫艮齋夢週曹叔達夙葉同庵祐之張渭叔渭及其弟清叔汾馬季文樸及其子敬叔燮從子定翁應之王表文琦余永之元發鍾了齋宏王子康晉老洪錦溪揚祖孫明仲王子庸孫王佚其名而蒙齋爲絜齋先生之子受學慈湖錦溪則卒業於融堂者也其見於謝山修補原稟與別學案之稟者二十人爲洪默齋夢炎舒

魏絜何元壽而定之卽碧沚之從弟也其未爲謝山所補而見於慈湖遺書與各家文集及地志者二十四人如曾子濟汲古孫子方誼錢誠甫楨張元度竝見慈湖遺書元度佚其名本在象山陸先生之門子方慈湖之甥且以爲壻而誠甫則融堂之子也又如舒仲與衍汪及甫伋李雄飛鶚胡從之革陳從見袁絜齋集馮振甫興宗及其從弟國壽袁晉齋蕭陳端甫瑒周之德吳某見袁蒙齋集徐子儀鳳傅正夫見眞西山集趙行之與嘗見趙彝齋文編僻季常疑之見林霽山集陳師稷見戴剡源集傅正夫馮國壽佚其名吳幷佚其名字而晉齋亦絜齋之子蒙齋之兄也又如吳定夫見辟疆園朱文選劉諶甫伯諶見徽州志項耕樂復見處州志孫南曳伯溫見南昌志皆其弟子之宜補錄者也又史同叔彌遠滄洲之兄其爲慈湖弟子見諸史志者信而有徵黃全兩家皆未列之學案而慈湖固未嘗麾之門牆之外猶之聖門公伯寮尙在兩廡閒也故亦附錄於補遺以上七十八人或從遊於富春或受業於樂平或當在朝而聞道或因家居而傳心蓋於庚子之春慈湖生日

告之新書院監事者秦都講玉等爲之設主而從祀則見擠湫一堂不啻洙泗之有七十子矣至若慈湖之子磬齋恪見遺書從子叔中舒廣平稱之叔正袁蒙齋稱之而皆疑其名是當以家學從弟子之列者遺書又載翁埜請書汪文子求書而皆有以勉之亦何嘗不在答問之列哉而或者又以眞西山德秀嘗見策勵於慈湖而甚爲心折者其跋慈湖訓語題慈湖行述備載於邑志不可以不從祀梓材以爲西山朱學之大宗也其於慈湖蓋在私淑之列援孔庭左邱明林放之例而進之

列於諸弟子前可乎僉曰唯唯則亦從而祀之并其家學答問共八十四人獨是從祀之舉雖已設主而不爲記之以刻於石猶恐世遠年湮或有缺蝕脫遺之患用敢不厭煩瑣備書名號爵里於後而爲之記如此

從祀弟子八十四人

眞德秀 字希元一字西山浦城人進士參知政事謚文忠 **錢時** 字子是一字融堂淳安人史館校閱江東帥屬 **袁甫** 字廣微一字蒙齋鄞縣人進士國子司業知溫州 **袁肅** 字晉齋甫兄縣人進士知江州 **洪夢炎** 字季思一字默齋淳安人進士太學錄 **馮興宗** 字振甫慈谿人象山書院山長 **趙彥槭** 字元道餘姚人吏部尚書直華文閣 **史彌忠** 字貞叔一字齊翁縣人進士資政學士謚文靖 **史彌遠** 字同叔彌忠從弟進士丞相衛王謚忠獻 **趙與懃** 字德淵一字節齋湖州人進士禮部尚書謚忠定 **鳳** 字子儀浦城人進士祕書少監 **張元度** 佚其名臨川人鄉貢進士 **史彌堅** 字開叔一字滄洲彌遠弟貢政學士謚忠宣 **桂萬榮** 字夢協一字石坡慈谿人進士直寶章閣 **史彌鞏** 字南叔一字獨善彌忠從弟進士直華文閣 **童居易** 字行簡一字杜洲慈谿人進士中奉大夫 **李元白** 字希大進士國子博士○案學案字景平奉化人遷居鄞 **劉厚南** 字子固一字寶山慈谿人進士朝請大夫 **鄒近仁** 字魯卿一字歸軒德興人龍陽縣丞 **葉祐之** 字元吉一字同庵吳縣人鄉貢 **史彌林** 字和旨彌堅從弟 **鄒夢遇** 字艮齋樂平人鄉貢○案樂平縣志作字子祥 **馮定之** 字子應守之從弟知饒州 **馬樸** 字季文樂平人 **沈民獻** 鄞縣人 **孫明仲** 佚其名富許字止齋目春人國人布衣 **王子庸** 佚其名錢塘人 **余元發** 字永之樂平人薦舉 **張渭** 字渭叔新昌人 **鍾宏** 字子虛一字了齋樂平人進士太學錄 **張汾** 字清叔渭弟 **曾汲古** 字子濬廬陵人 **趙與訔** 字行之臨江人麗水縣丞 **舒益** 字裕文樂平人 **劉伯諶** 字諶甫敫縣人 **洪簡** 字子斐樂平人任子知茶陵縣 **曹正** 字性之樂平人永明縣尉 **方溥** 字大樂平人 **王琦** 字表文樂平人學官 **馬燮** 字敬叔樸子 **吳埙** 字仲和樂平人 **馬應之** 字定翁樸從子 **吳埙** 字仲郊埙弟 **沈鞏** 字元道豐城人嘉禾人 **何元壽** 吳縣人知光州 **朱介** 昌國人進士 **孫伯溫** 字南叟豐城人進士知臨湘縣 **魏杞** 昌國人布衣 **項復** 字吉甫一字耕樂松陽人校書郎 **張端義** 字正夫一字荃翁鄭州人應詔上書 **汪伋** 字及甫奉化人從事

鄖李鶚字雄飛奉化人家金溪事參邵甲壽昌人軍揚一字錦溪嚴州人正字傅大原義烏人口錢櫃字誠甫人時子鄭節夫口口人清縣周之德口口人字季常一字瑞甫口口人衢州別駕吳定夫口口人昌人○案陸子學譜傳從字正夫南城人學於慈湖湖堉胡革字從之始名謹慈湖人字叔謹一字碧齋慈湖子楊叔中疑名愷慈湖從子楊叔正疑名惟慈湖從子原案曰王氏梓材所定八十四人外如周坦字平甫平陽縣人少穎悟從舉師一覽成誦及長執業楊慈湖之門辭歸楊送之曰吾道南矣嘉熙戊戌及第除鎮東簽判遷工部郎出知吉州有惠政召爲祕書百姓乞留歷除殿中侍御史劾董宋臣奉祠去起爲寶章閣待制移知徽州召拜刑部尚書景定四年卒謚文獻應節嚴詩其墓見東昆仰止錄劉九思字得之樂平人潛心易學從沙隨程迥受易占法復問邑宰楊文元易數親喪卻浮屠法不用而用四家禮範一君子多之見樂平縣志宜增祀至程濂字廷本樂平人以經學薦於鄉慈湖嘗器重之彭椿字春卿樂平人以賦薦於鄉慈湖稱二人未明言其受業於其撰茂苑見樂平縣志慈湖則固不在其列云右九則見慈谿縣志

升堂入室尤爲一時之選推之全浙淳安則有若汪文子字正夫南城人學於慈湖王晉老字子康樂平人任子舒銑字奉化人慈谿鄞縣人進士徽州錄事參軍陳從古字仲古鄞縣人贈朝散郎王震嚴陵人洪揚祖字季昌明陸學從游者聞風興起而文元楊公門下尤盛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故學者稱慈湖先生慈湖之學以誠明孝弟忠信爲主而尤善提醒人之本心謂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學者翕然宗之其弟子之在四明者慈谿則有若桂石坡童杜洲劉厚南馮興宗馮國壽鄞則有若袁正肅陳和仲沈民獻舒衍史文靖史忠宣史獨善史和旨史子仁史定之奉化則有若舒銑昌國則有若許孚朱介魏杲慈之桂竟昌則有若張渭張汾永嘉則有若群疑之壽昌則有若鄧甲嘉禾則有若沈鞏嚴陵則有若王震富陽則有若孫明仲宋史舉慈湖弟子以融堂爲都講蓋以其箸述之富授受之廣有非他人所可比者至其宰樂平時有若鄒艮齋王晉老余元發鍾宏曹正王琦舒孟洪僎吳塤吳坰馬樸馬應之馬燮方溥蓋慈湖以所學陶淑邑中多士絃歌之化何以過之其遊跡所至與家居而遠

方來學者有若廬陵曾定遠建昌傅正夫傅大原浦城徐子儀鄭州張端義餘干曹夙德興鄒歸軒吳縣葉同庵雖所得有淺深要皆克衍傳心之學者也他若鄭氏則有節夫顧氏則有平甫何氏則有元壽其里居無可考此慈湖弟子之大略也至私淑若眞文忠劉文清全眞志全本心諸子外及再傳三傳而後指不勝屈約舉其要有特樹一幟者元代若趙寶峯讀慈湖遺書恭默省悟從而和之有時子中王予復其徒不下百餘人陳文昭羅彥威方景淵王學士李元善烏春風昆季向樂

齋父子其最著也其弟子之後人世守遺訓者杜洲童氏民獻沈氏眞志全氏而外明初有若桂氏容齋之敦樸長史之純粹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皆能不失石坡家法其同時稱爲大儒者卓卓若黃南山淵源由全氏本心之子逊翁而得鳴呼慈湖之流澤長矣後世乃謂慈湖宗陸學多流弊夫陸學流弊則是傅子淵包顯甘泉之於楊則篇摘而縷數之右二則見湛甘泉集崔銑序楊子折衷曰整菴公闢陸楊之謬厓之於陸高矣然而未禪今曰慈湖高過象山是何言歟

壽鏞案湛甘泉楊子折衷一書錄在文集卷二十三直斥慈湖爲非聖之言而誤後學何不知慈湖之有玷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諸公不爾也慈湖生平齋明嚴恪好讀書靜坐其踐履與朱子無異故一時高弟信從者衆而學派又若此其久遠也若以史彌遠之有玷

之甚也試取錢緒山所論折之當恍然矣象山初見慈湖有習氣未盡之說（陸子學譜載書問難記說他有禪只是習氣未盡先生嘗言楊敬仲不可）而無歸爲言一以力量未能至此爲慮朱子答潘子善書既言其人誠慤又言自信已篤不可復爲辨論蓋確乎不可拔者其志也篤實光輝者其學也朱子又謂其不肯讀書則取慈湖諸著述如詩傳二十卷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五誥解駁正舊文兼綜羣言不肯讀書者能如是乎若

云禪學則佛老之言其精者悉本乎大道道固無私彼得其精而我亦得其精豈能因彼之所得者併大道而外之也耶論語之堯曰章所以著道統之傳堯舜禹湯文武施諸政事者曰簡在帝心曰天下之民歸心焉此二心字如何重視將謂孔子亦蔽於心學乎慈湖嘗言學問之道雖曰求放心不在於外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失其所謂帝則王伯厚知慈湖最深故曰於己易見先生潔靜精微焉於廣居賦見先生廣大高明焉於過庭訓之言見先生自強不息焉於講堂訓之言孝見先生一貫之道焉嗚呼蓋之矣雖然朱子謂先生不肯讀書然持履節薦先生曰學能治己材可及人豈有不讀書而能治己及人者乎然則朱子之言或如象山初見之時視爲有習氣者然而非所論於晚年敦篤之會也壽鏞樗昧輒就所得妄綴於末至甘泉云云者甘泉自伸其學說而慈湖疑大學正心誠意之非甘泉以爲心意人人所不能無也又疑恐懼好樂憂患忿懥之語甘泉以爲心意人人所不可以有所也甘泉明之儒者陸學是守雖謂其不知慈湖而其說亦未可非儻所謂無害其異者耶因竝論之黃東發曰義理之公不得以鄉曲而私願後之人毋以壽鏞有私於鄉先生也

後學同邑馮可鏞葉意深輯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辛酉正月二日先生生

宋史本傳楊簡字敬仲慈溪人

錢時撰行狀先生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曾大父宗轉大父演考庭顯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有異稟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亙天而上四鄰望之以爲火也輒集衆環向

慈湖遺書廣居賦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

全祖望甬上族望表三江口楊氏慈湖先生生於此

嘉靖奉化縣志縣東一百里爲瑞雲山楊文元公生於此始生時有五色雲起山上鄉人異之因名瑞雲山

林頤山曰依今時憲術以維正元年癸卯上推宋高宗紹興十一年辛酉相距五百八十三年減一年得積年五百八十二與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一日〇三八六三二四四減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加本年冬至日分〇八三九〇七五六爲天正冬至日分加一日得紀日四十二又置中積分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一日〇三八六三二四四減氣應分一二二五四加本年冬至日分〇八三九〇七五六得積日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一十一日加朔應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得通朔二十一萬二千五百八十六日一二六三三以朔策日一二六三三除之得積朔七千一百九十八餘數二十四日九三五六六九百九十八餘數二十四日九三五六六九日四六六二八五五九爲正月朔距冬至日數加紀法六十去之餘三十六日四六六二八五五九自初日起甲子得紹興十一年正月不紀朔三十六日四六六二八五五九自初日起甲子得紹興十一年正月己亥朔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一年正月庚子朔十月丙寅朔又置餘數三十六日四六六二八五五九遞加朔策兩次滿紀法去之餘三十六日四六六二八五五九自初日起甲子得紹興十一年正月己亥朔五日五二七四六六六五自初日起甲戌朔較本紀庚子朔後天二日又置餘數三十六日四六六二八五五九遞加朔策七次滿紀法去之餘二日二四一六〇〇三六自初日起甲子得十月乙丑朔較本紀丙寅朔後天一日其故由於當時立朔有訛遂至後天一日或二日也宋史律曆志東都紀元曆亡紹興二年高宗重購得之五年日官言今太史立朔有訛凡定朔小餘七千五百以上者進一日小餘七千六百八十六以上者進一日小餘七千一百九十八以上者不進故十乃爲進朔四月大盡願詔改造新曆賜名統元以六年頒行乾道二年日官以紀元曆推三年丁亥歲十一月甲子朔統元曆法當進作乙丑朔然則高宗南渡曆學散失至紹興六年始改用統元新曆較東都紀元舊曆立朔率後天一日而日官不自知其訛其甚者較今時憲術或後天二日尤非日官所及

十二年壬戌二歲

十三年癸亥三歲

十四年甲子四歲

十五年乙丑五歲
十六年丙寅六歲
十七年丁卯七歲
十八年戊辰八歲
行狀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一紙
凡遊遨事呼譟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數
日以俟走散相徵逐先生凝靜如常日課未嘗投足
戶外
遺書家記三簡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
他事惟有道而已

案遺書續集祖奠馮氏姊辭云憶昔世父台居武康
諸姊俱長簡輩幼行據此先生幼時曾居武康其年
月與世父名氏俱無攷
十九年己巳九歲
二十年庚午十歲
二十一年辛未十一歲
二十二年壬申十二歲
二十三年癸酉十三歲
二十四年甲戌十四歲
二十五年乙亥十五歲
二十六年丙子十六歲
二十七年丁丑十七歲
二十八年戊寅十八歲
二十九年己卯十九歲
三十年庚辰二十歲
行狀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
二親寢己弇鐙默坐候熟寐始揭身佔畢或漏盡五
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
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一歲

行狀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耆舊言先生入院
時但面壁坐日將西眾閧閧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
寫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竟復袖卷舒徐俟眾出不
以己長先人
陸九淵象山集楊承奉墓碣仲子簡尤克肖入太學
治易冠詣生
遺書家記士簡初入太學聞太常古樂莊敬中正之
心油然面生
又祭沈叔晦文簡未離膝下知有先訓而已及入太
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每告曰此天子學校四
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簡遂從求其
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
善皆吾叔晦之賜
宋史沈煥傳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與陸九齡爲

友乾道五年進士通判宜州諡端憲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二歲

行狀紹興末虜突進右考庭顒避地慈溪因占籍焉

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一年命雨浙江東瀕海諸州修備敵兵九月金主亮造浮橋於淮水之上自將來攻兵號百萬造近大震三十二年金人犯壽春蔡州汝州順昌府陝州虢州河州海州惟寧府命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

象山集楊承奉墓碣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溪

遺書廣居賦徙居西嶼之麓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三歲

二年甲申二十四歲

乾道元年乙酉二十五歲

二年丙戌二十六歲

眞德秀西山集袁燮行狀乾道初變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聚於學以道義相切磨

宋史袁燮傳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初入太學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燮累官寶文閣直學士學者稱絜齋先生謚正獻

袁燮撰燮墓誌乾道二年入太學

宋史陸九齡傳字子壽居撫州之全谿乾道五年進士官金州教授學者稱復齋先生

薛季宣浪語集季宣抵楊敬仲書云季宣景鄉有年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輒能具道問學之妙行誼之美及所以提誨之甚寵顧以未嘗面爲恨鄉來幸會獲合并於武林雖承教愈愈弗及詳款護養之至然一面而悔吝釋接奉而羣疑亡所得固已多矣幸甚幸甚分決之後窮審擢榮上第雖爲宏材本分內事然而蘊蓄之富可以次第見之文嘉郡治更亭名記簡年二十八而覽

三年丁亥二十七歲

四年戊子二十八歲

遺書續集僧炳求訓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鐙至簡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圌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

行狀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鐙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

遺書家記九先生曰少年聞先大夫之誨宜時復反觀後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覺我與天地澄然一片

言足驗天有顯道義命之重非仁賢所望之雨晦雞鳴乃今見其人矣僑居荒僻新除尚未知何地何日之官有家姪便可寄聲時蒙發棄是幸

宋史葛秀英傳字士龍永嘉人樞密使王炎薦於朝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

梁溪語集附載季宣姪溶寄季宣文溶少不天早失所怙義方之訓賴有叔父又叔父又季宣撰父徽言行狀子二人長季陵次季宣溶當是季陶之子呂祖謙撰薛季宣墓誌子沄補太學生壻季宣書云姪子每自庠序歸省又云及所以提誨之甚寵當是先生在太學時溶沄從之問學也

本傳授富陽主簿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

行狀授迪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眾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不得寢者踰四十日四明楊敬仲主富陽簿始承教

可質數千日諷誦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學

又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側然自詰曰等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士俗薾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廩虛稍效尤俗吏束溼程賦役事笞捶吾食且不得下咽柰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優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由是欣奮很讀書晚

六年庚寅三十歲

七年辛卯三十一歲

遺書永嘉郡治更堂亭名記簡年三十一而又覺

八年壬辰三十二歲

象山集楊承奉墓碣象山云簡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敬誦所聞反覆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兒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腹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爲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復他適

李子愿象山年譜乾道壬辰春試南宮夏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又象山在行都與諸賢從游朝夕酬應問答學者至不得寢者踰四十日四明楊敬仲主富陽簿始承教馬

宋史陸九淵傳字子靜乾道八年進士自號象山翁

學者稱象山先生謚文安

本傳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

遺書象山行狀簡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象山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簡一夕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心之清明忽省此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至問曰止如斯耶公煉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

語卽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
每謂簡感陸先生由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
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衙山谷閒觀故書猶疑終
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覺灑然如物脫去乃益
明

遺書祖象山先生辭壬辰之歲富春之簡解雙明閣之下簡問本心先生舉凌晨之扇訟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簡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卽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簡實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

象山年譜敬仲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象山過之問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卽此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悟偶有鬻扇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象山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象山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陸九齡與學者書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材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游皆躭躭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象山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以十六日至家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慈湖主富陽簿象山猶以舉子上南宮舟泊富陽慈湖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

案行狀言象山新第歸來富陽與先生問答在六七月閒耳象山年譜則以象山由行都過富陽在三月閒閭見錄則以象山至富陽在未第以前三說不符當由傳聞異辭也

羅濬寶慶四明志楊簡師事陸九淵自爲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

通書家記三先生曰簡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上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閒忽覺簡此心清明澄然無滓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用此心乃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貢氏曰鈔象山門人傳琴山之外學是爲慈湖琴山名子雲字季魯金谿人

遺書家記九先生曰學者初覺縱心所往往遂足不知進學面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止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徼覺已後正墮斯病

四朝聞見錄慈湖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敘述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

杭州府志富陽觀山上有傳心堂亦名傳心亭卽雙明閣址後人改建祠象山慈湖兩先生

石魚偶記嘗官富陽始至錢塘潮惟至廟山而止他日與同官俱出西郊至看潮村皆訝村何以得此名越二年潮忽過邑而西噴浪如岸雪聲如震雷宛然與錢塘相似於是悟看潮村得名之由古亦以此記

異

九年癸巳三十三歲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四歲

行狀先生在富陽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學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風益振

遺書祭孫元禮尊人文孫明仲生長富春山谷閒曰龍門富春人士絕少國家三歲舉上能秉筆具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

孚器其子弟從其教烝烝於善
案又富春龍門詩云竹輿漸近鐘鳴處詩句來從鳥語邊先生當亦時至孫氏居也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楊慈湖在富陽有題淨土院詩和者甚眾又有題華蓋仙山院默齋詩洪氏浴室院進月堂詩

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哀毀盡禮後營壙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

楊承奉墓碣至石庭顯要臧氏先公十四年卒
案墓碣承奉卒於淳熙十五年據此是臧氏當卒於

是年
又案象山集承奉墓碣作莊氏與殘石及遺書行狀異遺書續集有臧蔣氏墓志醫痊臧公墓志先生皆稱爲外家則當以石本爲可據象山集誤也

二年乙未三十五歲

慈湖遭妣氏喪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

三年丙申三十六歲

本傳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立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辠命鞫平日簡曰東過詎能免今日實無辠必擿往事置之法簡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

行狀服除以通奉公畏浙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犴獄必躬臨之囚情炯燭罔失豪末猾吏僅行文案手膠拳莫敢舞越陪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一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曰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則實無罪也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日緣兩造是非歷先生就己意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

四年丁酉三十七歲

遺書紹興府元日譔釋菜祭文
案先生爲紹興司理凡七載此文未定作於何年姑隸於此

又案遺書續集秋祀禹廟文晉王右軍嗣祀文當均作於官紹興司理時

五年戊戌三十八歲

六年己亥三十九歲

七年庚子四十歲

八年辛丑四十一歲

本傳丞相史浩以簡薦
行狀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解華條達孝友之行閫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

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卽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浙西撫幹

宋史孝宗紀六月戊辰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謙葉適袁燮趙善譽等十五人詔都堂審察

寶慶四明志史浩淳熙八年八月罷仕歸露章薦鄞縣王簿薛叔似等十五人

案宋紀作六月羅志作八月象山年譜云史浩薦象山與十四年登進士第拜尚書右僕射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請老除太保封魏國公薨封越王謚忠定

又薛叔似傳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累官端明殿學士謚恭翼

九年壬寅四十二歲

本傳常平使者朱熹薦之

行狀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居無何閩陞

朱子文集答劉晦伯書浙東學者多修潔可喜楊敬仲季和皆已薦之

黃氏日鈔朱子爲浙東倉有繼母接腳夫破蕩其家子來訴其情朱子遂委楊敬仲敬仲以子告母不直

便朱子告之曰父死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根治其父得不銜冤乎

行狀先生自入仕固未嘗新人舉亦不效尤稱門生最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求腳色狀例遞謝不敢

從部中得去劄章輒集溢數倒返之

宋史朱熹傳字元晦徽州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

宦煥章閣待制謚曰文公

案王楙紘朱子年譜淳熙八年八月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十二月六日到事於西興九年正月巡歷紹興屬縣婺州衢州二月回紹興六月早七月留台州乞賜罷黜改除江南西路提刑點獄九月十二日去任歸據此薦先生

當在是年九月前

朱子文集答滕德粹書大抵守官一以廉勤愛民爲先幸四明多賢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終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呂子約所聞者沈國正袁和叔到彼皆可從游也

西山集滕璘墓誌字德粹世家徽之婺源淳熙八年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子朱子自寓里來歸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從游者也

案朱子年譜是年九月十二日歸里此書當在九月後

宋史呂祖儉傳字子約祖謙之弟監明州倉寧宗卽位除太府丞

十年癸卯四十三歲

承奉墓碣殘石象山爲國子正秋初赴國學十年冬還敕台所刪定官

案據此承奉至臨安當在九年七月後十年十月前

來訪留月餘而去

象山年譜淳熙九年象山除國子正秋初赴國學十

遺書遺奠舒元英

龔蠡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簡致奠於元英舒兄昨晨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仲兄謂傳聞多失實倘須審問旣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居明之奉化簡官浙西應朝又自越來同哭於此

黃宗羲宋元學案廣平案舒琪字元英文靖弟其學

於陸子家居教授慈湖雅重之
舒璘文靖類稾承議公壙誌先君敝字德齊世居明之丞化子七日琥曰琰曰球曰琳曰琥曰璘曰琪
宋元學案槐堂案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乾道八年
仕學尤與楊敬仲舒元質相契任邑川教授
呂祖儉游侯蒿山記壬寅之冬逐祿甬東言侯蒿之
勝欲往未果今年夏四月至定海舒元英亦自大猷
來即登侯蒿山
案是年四月閒元英尚在學案言宗商之官邑川楊
敬仲方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而先生以十一年
春初轉承務郎文稱從政郎則元英之歿祭文之作
當在十年四月後文云簡官浙西據遺書先生以十
一年八月始領浙西撫屬事疑當都堂審察後即有
撫幹之命但未及任事也

十一年甲辰四十四歲

象山集承奉墓碣壽聖慶儒以子簡官封庭顯承務郎

宋史后妃傳壽聖太上皇后淳熙十年年七十親屬推恩有差
畢沅續資治通鑑宋孝宗紀淳熙十年十二月而葬碣以慶儒封承事郎
車矩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案據此是壽慶在十年十二月丙子而葬碣以慶儒封承務郎隸之十一年蓋於次年始行恩霈也

本傳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枸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眾大和悅

遺書莫能名齋記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既領事
行狀大尹張枸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潛穫類多戾契聲牙不易可辦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腠會莫不服爲神明畿甸災意恤恒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肄習之眾大和悅先生易感動億萬眾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

十二年乙巳四十五歲

承奉墓碣殘石先生爲浙西帥屬迎承奉以來與象山卜廨爲鄰

宋史張浚傳浚之子杓字定叟孝宗朝知臨安府
袁甫蒙齋集慈湖先生陸君墓志跋慈湖論兵主於不殺講求諸葛武侯李衛公陳法甚詳謂古者正兵不可敗於孟子不嗜殺人訓若合符節
案象山年譜象山於淳熙十年冬赴敕局至十二年冬奉祠歸其與通奉共居臨安者此三年中事以未確知其月日姑隸於此
又案先生與象山同在臨安者前則乾道八年後則象山爲國子正遷敕局居中近五年先生亦官浙西遺書有侍象山遊西湖舟中觀胥必先周元忠弈詩疑作於其時
象山集胥訓字必先臨川人象山連襟周元忠字元忠建昌南城人象山門人

十二年乙巳四十五歲

咸淳臨安志郡莫能名齋於寶蓮山二月爲之記

遺書記云簡爲浙西撫屬就宅臨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溷屋於寶蓮山之巔創書室於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名之曰莫能名齋淳熙乙巳仲春記

十三年丙午四十六歲

象山承奉墓碣光堯慶儒封庭顯承奉郎

續資治通鑑宋孝宗紀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推恩

遺書紀先訓淳熙十三年通奉家書云汝勉吾爲西湖之遊今日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人朝夕區區皆由有己及問其所以爲己卻又不識人好思量於此思量

十四年丁亥四十七歲

遺書正月二十二日書與張元度

書云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接其詞氣知其誠恪可敬告別復求數語以歸簡乃敘其略而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簡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書於寶蓮山官舍

象山年譜淳熙十四年象山登貴溪應天山講學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象山年譜十五年易應天山名爲象山

宋史葉適傳適除太常博士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

又陳傅良傳字君舉瑞安人官至寶謨閣待制謚文節

十五年戊申四十八歲

本傳改知嵊縣丁外艱

行狀改宣教郎知紹興嵊縣以外艱不往

嵊縣志改知嵊縣未涖任而嵊人重其名祀名宦焉

縣西北一里有楊公橋以簡得名北門內桃源坊有慈湖書院明嘉靖三十三年提學副使阮鶚檄知縣吳三畏爲簡立

案嵊縣志官師表作乾道間任誤也

承奉墓碣殘石秋八月戊寅承奉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卜以十一月庚申葬於縣之石臺鄉句餘村孝順里

象山集承奉墓碣公諱庭顯字時發長不滿五尺忝然臞儒而徇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益衰而此志益篤屢責躬不足言也余獲遊甚晚而知公特深平生爲學本末無不爲余言者門方士友辱交於余惟四明爲多自余未識公時聞公行事言論詳矣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言有曰畏敬狄鞫用財此竿相非才之明驗少時蓋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內訟不置程督精嚴及於夢寐怨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功益密念慮之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閒無苟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笥篋著之累帙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海汝我亦當敬聽之檢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博而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戒人患忽憧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歉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鐙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閭門雍雍相養以道義宋元學案象山案錢融堂謂通奉省過最嚴毫釐不苟全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象山年譜淳熙十五年象山作承奉墓碣每謂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鉛二君子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行狀陸文安公誌承奉墓謂年在耄耋而歿日進富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

象山集黃世成墓銘南豐黃世成卒於淳熙丁未十六年己酉四十九歲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楊文元書院記文元之講學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沈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木鐸之聲相聞竹洲在南碧沚在北

鄞縣志碧沚書院在西湖文元講學處

宋史史浩傳淳熙十年致仕晚治第鄞之西湖上

鮚埼亭集外編竹洲書院記史忠定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忠定最與端憲厚割宅以居之

宋元學案東萊案呂祖儉監明州倉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閒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祖儉於諸講院無日不會甬士學者遂以祖儉代文靖亦稱四先生

宋史先生於壬寅癸卯官紹興司理甲辰差浙西撫幹建戊申八月始丁父艱歸而呂子約已先一年去官西山集袁正獻行狀亦以紹熙初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則先是亦未歸甬上先生於紹熙二年服闋去宰樂平則其講學於碧沚而得與絜齋往還者當在已

宋史本傳字同叔拜太師左丞相封衛王謚忠獻一生浩幼子彌堅延祐志字固叔與諸兄並學於慈湖以彌遠久在相位勸歸不聽遂食祠祿於家以資政殿學士卒謚忠宣一漸之子彌鞏宋史本傳字南叔嘉定十年進士官至直文華閣知婺州學案從慈湖遊好學彌記一浩弟涓之子彌林史氏家傳字振叔戴表元劉源集題跋字和旨鮚埼亭集外編甬東蔣清書院記和旨與饒州君定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一浩孫彌大子守之詳見下嘉定十七年甲一浩孫彌正子定之四明文獻字子應少時扶祖浩造朝孝

宗奇之且勉以學嘉定間知饒州學案定之亦楊門高弟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歲

本傳服除

案先生以淳熙十五年八月丁艱則除服當在是年冬

二年辛亥五十一歲

遺書遺奠沈叔晦

奠酹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協致奠於叔晦通判國錄叔晦善言善行奚可悉數簡以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一奠哭別嗚呼哀哉遵制之宮不得執紼而從柩一奠哭別嗚呼哀哉袁燮絜齋集沈煥行狀叔晦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酉葬鄱縣翔鳳鄉

案先生是時當已膺新差樂平之命至明年春始赴任也

三年壬子五十二歲

本傳知樂平縣

遺書樂平縣學記紹熙三年二月閏朔始領邑事

樂平縣志以奉議郎任

案二年祭沈叔晦文稱宣教郎是年始轉奉議郎四年祭沈元禮尊人文故亦稱奉議郎

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

行狀字儀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柱礎且暮先生日教化之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眞賢實能使進於科目處學校往往謂服行歸盡無害於高科他日非其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

何以爲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敎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不待外求不待外求

趨提圖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感以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化之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遺書譔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記云春二月閻朔簡既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庭而修築其牆仲秋訖功乃秉筆而書

四年癸丑五十三歲

遺書二月戊戌朔遺奠孫明仲

奠酹紹熙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簡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明仲至契明仲純格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其左猶拱其專如此閻兩旬忽大喜自是發言頓異曩昔及爲里正公砂方急奔走應辦而竇未嘗微動宋元學案慈湖案明仲富春人先生爲富陽簿從學

紹熙三年卒

遺書新樂平縣學成記之

記云三年簡領縣事敬瞻聖人之宮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撤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人丕應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修廊翼之因廊爲齋學者有安居之所

六月九日譔二陸先生祠堂記

象山年譜象山弟復齋先生淳熙七年卒象山以紹熙三年十二月卒於荆門軍四年正月柩歸於家金谿宰王大有建象山復齋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

樂平縣志自夏徂秋不雨年穀大損令楊簡憂盜起請之倉臺邑無可濟移之上供歲雖饑不害

案遺書祈雨文東作方興民田盡槁簡爲此邑之父母不勝痛切又有諸廟祈雨文謝雨文

實網古今救荒活民書紹熙四年樂平饑村民攜錢市米山路遇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斷刺則復爲盜配去則逃歸斷一足笞傅部示眾一境肅然此雖苛切之政然深合周公荒政除盜賊之意

趙汝愚忠定集與楊奉議書汝愚悚息上啓奉歉爲憂艮年惟有州企遠示書辭懇懇然以境內旱歉人意願以實惠深欽歎異時州縣舉行荒政率不滿圖募饑民以興陂不及民耳有如誠心軫惻先事而圖澤一二條目極爲切當足見學力深到爲政有方萬家之邑雖饑不害矣來諭即與丞相言之閭閻郡除截撥上供三萬石外更賜僧牒六十道伏幸照悉悤悤此占報惟爲民社加意以需異用不宣

遺書鄒德顯墓銘金山之桐林有鄒生夢遇者初聽子言未以發紹熙四年秋予視旱過其鄉接遇稍異於曩矣

冒襄辟疆園宋文選楊簡鄒魯卿墓誌簡爲樂平首得鄒夢遇簡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簡從而滌其滓

樂平縣志夢遇字子祥以辭賦薦於鄉爲人孝弟喜怒不形處事一於義不可奪從邑宰楊簡遊

宋元學案慈湖案慈湖爲樂平以訂頑二字用諸文舜無以頑斥慈湖告王琦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爲堯舜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敏王琦字表文樂平人慈湖稱爲直友其門人鍾季正有慈湖謝過遺墨跋云今之今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

又馬樸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叟子變字敬叔俱受業於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

得人矣

江西通志鍾宏字子虛樂平人從邑宰楊簡遊嘉定進士官貴溪丞袁甫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閫學楊簡之傳同邑又有洪簡字子斐以蔭補官知茶陵縣曹正字性之官永明尉學有自得方薄字成大余元發字永之以辭賦薦士晉老字子康以蔭入仕篤志於學皆簡門人

樂不縣志鄒近仁字魯卿邵道於楊簡程廉字廷本以經學薦於鄉簡嘗器重之彭椿字春卿以賦薦於鄉簡稱其樸茂劉九思字得之以易數師於簡吳墳字仲和與弟坰俱學於簡坰字仲郊慈湖嘗曰墳敏不踰月而至坰踰年亦當知德

樂平縣志甫脫凶荒復大疫簡求疵癘所從起爲禱誄數百言大旨使民自求多福因郡官督征乃援孟子受牛羊牧芻之說以告守不敢罪又行周官禁飲

法斥侑飲官婢配之官民無敢犯禮

遺書誄辭禍災之來惟人自取於大道太和之中起乖戾悖亂之氣蕭蕭沸沸疫癘斯起今茲禱祈眾心一誠可以變禍災爲吉祥

葺樂平主簿廳爲之記

記云是邑丞簿廳之廢特甚舊有址於縣之東久爲荒墟簿君周正字仁甫貿直無所向倚喜於得良友縣東堂幾二十楹請葺而居焉早暮徒步可以相過爲簡記廳壁且追書前官之可考者

十月裘萬頃任主簿初見長官楊簡拜爲道德師

倒庫全書提要裘萬頃性齋詩集三卷附錄一卷楊簡記其墓以默識稱之後述知姓氏始末萬頃字元量新建人登淳熙進士爲樂平簿清聲播聞遷大理司直

遺書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溪留宿本縣

仙樂觀

象山年譜冬十一月九日葬於貴溪延福鄉朱陵門人弃哭會葬者以千人

遺書誄祖象山辭代李伯誠誄祭象山文

案遺書留宿仙樂觀詩云道上清晨喜告余昨宵露降濛濛夜來與從留山觀此瑞瑞星邑大夫我聞此言半疑信踏破曉光上孤峻巍然古殿漢天師水繞丹爐葉明澗旁觀復折取以前連日辭我之審實甘如飴是誰執此變化權據此先生官樂平時有甘露降之瑞

五年甲寅五十四歲

遺書二月誄王珪節庵記

記云王珪字玉甫樂平懷義鄉人

象山年譜二月十六日誄象山行狀

文靖類稟答敬仲書象山行狀洞見表裏其閎載子伊川事甚當然鄙意謂此等事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敬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敬仲以爲何如

案齋集樓鑰行狀鑰薦士於朝必以公議所與楊簡劉伸光之流世皆賢之

宋史孝宗紀五年八月丁巳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考古臣伏覩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淳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愛民

之政著於劇邑是臣鄉人素爲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疏通而有立自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又有闕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之選宋史樓鑰傳字大防慶元府鄞縣人累官吏部尚書謚宜獻

遺書新饒娥廟碑而記

記云饒氏孝女邑人祠而祝之歷年數百旱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簡脫遷別祠而新之又聞於帥請奏於朝求錫命爲簡忽叨胄學之除將去邑邑人請竭而記之

樂平縣志簡教民以孝弟爲首新饒娥祠朔望拜之曰吾以敎孝

遺書續集祀饒娥僊聖文簡長斯邑首訪而知雖無舊文當啓新儀一獻爲禮神豈需此昭明孝道庸示百里

明一統志饒娥廟在樂平縣東三十里柳宗元饒娥碑饒娥饒人父醉漁溺死娥走哭水上三日不食死

讓爭惠王廟記

記云樂平之所崇敬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畢趨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刻石昭紀事節

案記不詳年月姑附於饒娥廟後

曾熠已易序刪訂已易

案序云先生宰樂平時嘗刪訂已易以年月未詳姑錄於此

樂平縣志題小甘巖詩

案遺書作題樂平明巖又有賀王使君南風詩四章有云幸吾樂平之民兮上耿泉使生朝雲臺時十章有云泊陽爲邑實惟所隅上鄧憲生辰岷源詩十二章則甚故維私邑蒙澤亦甚詩入本朝至元十九年縣尹翟衡得魏氏之隙地於縣治之東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聞賜額曰慈

湖書院設官如今式至正辛巳公之五世從曾孫同翁來爲山長素使過是州既拜謁祠下同翁求爲之記予惟楊氏學出於陸文安公其爲樂平也實朱文公爲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不知者以爲朱陸異學可勝歎哉今學院有田以養學者於其中他日出而仕於時當以是爲師範矣

行狀 宋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寧宗卽位之初年也旣赴監講乾綱反復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襄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廣人聽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仿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亦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

案宋史寧宗紀八月丁巳詔舉通亮公清懷宣獻蕭之十一月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先生始上奏據此則博士之召當在八月後十一月前也

文靖類稟璘答國博敬仲書

曾云壽皇崩棄夔戚之懷正如來諭公庭不能盡哀退與諸生坐哭明倫堂下當是時事方岌岌後雖少定然傳聞猶件奐吾友入中朝與諸公數入否集賢果相敬信得最盡底藴否璘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案壽皇孝宗崩於六月戊辰先生任致文靖文靖答之如此

鄧夢眞汪行簡戴詠皆有啓發可敬但頹風未易返敬仲爲國子師如何端居靜念有治己之道無治人之法我若無虧隨處皆應一或自蔽萬語悉空璘日來灼見此辨不敢不勉更望見教

遺書續集冬抵臨安祫享

祭文云簡進德未純未能寡過叨蒙新命備數學官茲其簡之所自致實惟上世之遺訓未敢敬不敬之承之禮曰大夫士有省於其君則於祫及其高祖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簡旣告於小宗宗謹以清酌庶羞用薦祫

慶元元年乙卯五十五歲

遺書正月記內訟

記云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簡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拳仲兄嘗告簡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予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恥之而仲兄樂之簡起敬起恭謹發其義書於行所在仙林寺之

北宮舍

承奉墓碣殘石庭顯次子篆

案遺書張秉信墓銘有云簡得之先兄和仲和仲當是篆之字雍正蕊谿縣志篆字醇仲號訟齋呂祖儉游候鶴山記史丞相館賓楊希度名篆家於蕊谿則篆又字希度也

本傳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咋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退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宮

宋史寧宗紀二月戊寅以右正言李沐言罷趙汝愚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三月甲寅國子監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秉相位而去官僚幾欲渙散軍民將爲亂舉洞霄宮國子監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士知福州臺臣合辭乞竄汕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嫌身膺族之讒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

祥博士楊簡以黨趙汝愚罷

又趙汝愚傳韓侂胄欲逐汝愚擢其黨將作監李沐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秉相位而去官僚幾欲渙散軍民將爲亂知福州三月甲寅國子監祭酒李知福州臺臣合辭乞竄汕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嫌身膺族之讒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

行狀汝愚劾祥抗章辨之先生案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測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末幾亦遭例誣以僞痛黜遂掃地不留根株而其既滔滔矣

宋無名氏慶元黨禁二月二十八日甲申楊簡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之

續資治通鑑宋寧宗紀四月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上書言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章穎李祥楊簡發於忠憤非郎遭斥遂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疏上詔宏中等悉送五百里外編管時號爲六君子

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侍郎劉珏請置僞學立黨籍宰執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餘官則楊簡等三十一人

宋史李祥傳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遷國子司業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除直龍圖閣諫肅簡又章穎傳字茂獻臨江軍人官禮部尚書升侍讀謚文肅

通鑑輯覽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周端朝字子靜溫州人張道字用叟福州人林仲麟字景沖福州人蔣傅字象夫信州人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

二年丙辰五十六歲

遷晝王子庸請書

晝云錢塘王子庸子爲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子得罪去國將行子庸請益慶元二年三月朔書於江皐旅次

行狀先生歸自胄監家食者十四載

遺書張渭叔臯銘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簡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僞學舉子文字也是大變不敢爲禮義之言如簡見爲僞學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摳衣焉從容累月未嘗及舉子事業簡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渭叔領會無疑

宋元學案慈湖案渭弟汾字清叔

案宋史寧宗紀禁用僞學之黨在是年八月

遺書記磬齋

記云恪請以磬名齋又請書其說立秋日書於西樊竹房

行狀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淮備差遣

宋元學案慈湖案恪字叔謹號磬齋

八月謁東山賦

案遺書又有廣居賦南園賦蛙樂賦月賦心畫賦賦中多自稱西樊楊子當皆里居時作要莫定其年月也

案齋集跋慈湖先生廣居賦慈湖先生既作廣居賦廣居之室後轉而之他先生之猶子叔正能復其故物端平三年夏屏處山樊叔正過余求紀其事且曰更爲我敷暢廣居之旨余不得辭設客問以見意王梓材慈湖從祀錄叔正疑名惟

十一月十三日過庭書訓付恪

記連理瑞

記云慶元二年仲冬之月伯兄命圭持蔬莖連理以示簡曰後畦所產亦異哉簡受而諦視駭而曰未之見也果異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亦瑞鬱蔥造化神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兄俄而又曰弟亦知復有薤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枝於是恪曰窳亦連理悔曰當見之誠異乎常果駢蒂比實者未之見連實混然者簡又省伯兄當揭簡手徐行東圃視橘實其狀與梅之所見同簡退而念吾家一年而有連理之瑞四雖儒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古聖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啓佑後人探入潛化往歲鄉里以憫蒲蒙賚不復多述惟哭簡同

遺書遺奠呂子約

奠辭承議郎楊簡謹遣致一奠之禮於呂元子約寺丞哀哀子約我心則同學問雖略異我心則同所同者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簡之心簡敬子約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贏莫奔緘辭寫哀中間離合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簡同

宋史呂祖儉傳寧宗即位韓侂胄用事李沐論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未至如言者所云貶韶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

紹興十一年卒再娶盧氏女弟慶元三年十一月辛
明年二月甲申合葬焉從表兄某屬銘其墓

五年己未五十九歲

遺書奠舒元質

奠誄承議郎楊簡謹奠致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
嗚呼已矣簡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
憤忘食之篤念嗚呼已矣元質享簡之奠元質之心
惟簡知之

文靖類稾誌舒元質墓

誌云九月二十九日舒元質卒訃聞奔奠於其廬哭
盡哀而返十二月望厥子卜兆於嵩溪里公棠山使
以宅期告乃序而銘之

又璘遷宜州通判拜命便歸未果行卒璘子五人三

日銑簡女女焉

六年庚申六十歲

本傳主管崇道觀再任朝奉郎

案行狀轉朝奉郎無年月據遺書四年讓翰林臧公
墓銘結銜稱承議郎五年奠舒元質辭署銜亦稱承
議郎宋史職官志祠祿之官以三十月先生以慶元元年奉祠歸至是年則再任則
矣其轉朝奉郎當在是年

嘉泰元年辛酉六十一歲

石魚偶記十一月九日清晨忽覺子貢曰學不厭知
也教不倦仁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二子之言仁異乎孔子之言仁矣十一日未昧爽又忽醒孔子之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必繼之以勇者不懼何也知及之仁能守之知道仁者常覺常清明之謂然而亦有常清明日用變化不動忽臨白刃鼎鑊猶未能寂然不動者此猶未可言得道之全故必終繼之以勇者不懼

二年壬戌六十二歲

遺書續集祖冀馮氏姊

冀齡從父弟簡謹致冀於亡姊百十九安人憶昔世父台居武康諸姊俱長簡輩幼行男女則別同堂對房旦旦肅揖歲時奉觴姊雖有行歸寧則常常獲依居眷深愛長日月如車轂俱焉鬢霜三千數里家道寖艱昨問姊疾姊猶爲興夫何遽然棄諸孤以行姊七十簡亦六十二哭遂疾作踰月未平遽告啓期力扶而來哀不勝矣撫哭忍痛執冀涕滂

三年癸亥六十三歲

遺書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焉簡曰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是湖宜亦以慈名

行狀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者於熙光詠春之閒而啓迪之

四年甲子六十四歲

遺書續集讌安康太夫人冀辭

冀辭具位楊簡謹奉冀於故安康郡太夫人祖筵曰夫人淑德懿行某夙昔而不得備知而辱在州里又辱知於尚書因尚書而獲修登堂再拜之敬望見捨翌之光退而得諸親知又尚書嘗道其燕待之言確乎不動於勢利今又獲尚書所狀行實啓讀益視其所未知攻媿集安康郡汪太夫人行狀汪氏諱慧字正柔鄞人嘉泰四年正月癸酉以疾薨於畫錦坊安康爲尚書樓宣獻母

遺書春記昌國州申義堂

大德昌國州志嘉泰三年東陽葛容夫洪爲昌國令建縣宰之講堂名曰申義越明年春容夫訪慈湖先生於慈溪石魚語及邑學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願申之先生爲記其後

戴良鄞遊集沈明大墓誌沈文彪以與學峻行與楊

文元爲忘年交嘗別築亭館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增劉厚南執經座下

句章撫遜沈文彪其先吳興人遠祖陵吳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自號滿遯居士嘗築亭館石魚之麓名曰槃隱招文元講道其中案元不著年月據申義堂記先生以是年居石魚因列於此

案雍正慈谿縣志石魚山在縣西三里有石如魚形今山麓有靈巖庵相傳爲石魚樓舊址石魚偶記一書當著於此遺書登石魚樓詩三首當亦是時作成化四明志劉厚南字子固蓋谿人嘉定五年進士官至知台州朝請大夫

本傳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主管仙都觀

行狀權發遣全州將陞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於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存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則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戰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雖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制剋復諸軍恐讎益於讎罷剋復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受私謁之人知將習知將情邊方易茶搖邊戀陳之刀筆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言扼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遺書續集焄黃祝文考贈朝散郎妣贈安人告廟更題神主

奠馮氏妹

奠辭兄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領祠奉祖奠於七妹百念六娘子簡自總角以至於六十不知吾妹

性質靈明比偕甥輩暫寓於吾室之西偏聞得款話次始知靈覺天然萬古鮮儷方謂嫂婦輩朝夕伊遷德意德言具有薰遺天胡奪吾妹之速遺慟哭不勝再勤莫繼疾作累日中既復常僅能朔哭今復甚病食損十九萬爾瘠甚祝告以奠日帷荒就道不可遠送忍哀寫此

案承奉墓碣殘石庭顯三女次適馮象先當即其妹適書知樂亭記馮甥茶叔作小樓臨水請因水爲銘銘之曰知樂又馮甥請書扉茶叔末知即象先子

家記四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說者曰黨偏也箇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

開禧元年乙丑六十五歲

象山集六月乙卯序象山集

象山年譜開禧元年象山長子持之伯徵編遺文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楊簡序

鄧遊集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中庸尊德性而入改其用功不悟入爲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傳浙江之士傳之得其宗者爲楊文元公文元始乎亦謂求觀聖人者若是必自文元始乎持之伯徵編遺文爲

二年丙寅六十六歲

遺書續集祖奠姪婦舒氏

奠酹叔舅簡致祭於亡姪婦舒氏婦淑慝近懌有覺轉以告婦迺克領會且曰特以分嚴有陳於叔舅之前當亦有啓明之意疾革又奠宋元學案廣平定川案舒璣字西美鄉貢進士學於象山案舒璘之弟

三年丁卯六十七歲

遺書續編誌孫孝子之翰墓

誌云慈溪之金川鵝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母疾病且革文舉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迺瘥於寧文舉以嘉泰二年壬戌六月庚寅卒年六十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於五磊山

攻媿集林碩墓誌銘四明善士林碩卒楊敬仲識其墳

誌云碩字興祖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於用言議亦無以表暴於外躬行於家里閭敬之其亡也弔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申葬於鄞縣延遠鄉益谷里

宋濂文憲集葉秀發傳字茂叔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初授福州長溪簿門父憂服除轉慶元府教授時鈍儒樓鑰史彌鞏樓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重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簡自謂有所啓發得邊

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息時簡年六十有六平時讀大禹謨未省及此

遺書代馮似宗譔壽樸文昌詩

序云壽宮使閩學樓公表弟馮某作是詩以獻

案絜齋集樓鑰行狀鑰官吏部尚書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據此逆推則開禧二年七十時鑰奉祠家居詩當作於是年

宋元學案慈湖案馮與宗字振甫慈谿人慈湖高弟從弟國壽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王梓材曰馮似宗未知即國壽

案攻媿集有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則似宗仁叟皆與宣獻爲表兄弟當是一家人

慈湖先生年譜卷一

後學同邑馮可鏞葉意深輯

嘉定元年戊辰六十八歲

遺書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遺書滿水巖禱雨詩序戊辰之夏天久不雨農嗟失時孰不徬徨邑人余崇因幹到縣石臺鄉遇一老人曰此地龍潭靈甚名滿水巖居士胡不祈於此崇同視閒老人已不復見其神矣繼到滿巖果是聖迹禱而歸告於邑之士庶邑令張君聞之齋宿同詣潭所化龍隨見甘雨沛然吾邑無不種之故崇號滿巖居士一力經營刻立碑記裝飾神像

龍天感應歲斯上熟不可不記

寶慶四明志慈溪令張義和開禧二年十二月任嘉定二年十二月滿替

慈湖年譜卷二

遺書續集附錄門人曾熠刊已易孔子閒居解六月六日趙彥悊書後十月六日又書十一月曾熠書後

錄云曾熠得已易思錄請版吉水縣丞趙彥悊轉致於先生四月二十三日先生復熠書云已易閒居解並收已

徐象梅兩浙名賢錄趙彥悊字元道餘姚人宗室受蔭官復登進士第吉水丞累官吏部尚書壯歲從楊簡游重修象山精舍刻慈湖遺書

遺書遺奠徐子宜

奠辭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繼以訃傳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遺奠匪遑匪遑

宋史徐誼傳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知隆興府謚忠文

水北集徐誼墓誌嘉定元年七月朔卒年六十六

誌舒德彰墓碣

文云德彰子綸以訃告卒之日嘉定元年季春己丑葬之日是年十一月甲辰墓在饒城廟家右

本傳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

請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

行狀上厲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祕書郎遷著作佐郎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於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窘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羣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率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爲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嘯聚申上司累查不報昏繆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恨含冤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伏則因訛或舉債或鬻產盡者寖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辟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奸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緡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東手無策得賢則宮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處謀知社稷安危在此其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賄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斂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修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奉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修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整齊諸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見者嘔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

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羣公云臣臘月三劄所陳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軍大盛宜析小半去臘陳三劄據此則三劄皆屬是年十二月上

案行狀二年旱蝗先生上封事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又二年九月明堂禮成詩云

西山集慈湖行狀 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

西山集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嘉定初獲侍公於舊庭

案對越申檠注西山戊辰爲太學博士己巳爲校書郎庚午爲祕書郎此三年間先生與西山談同在舊

庭
也
宋史眞德秀傳字景元後更字希元浦城人登慶元進士第嘉定初遷博士累官起居舍人端平二年拜參知政事
謚曰文
宋史楊輔傳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前上召輔益堅乃之鎭江俟命者作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
宋史寧宗紀開禧三年三月庚子詔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爲副四月丁卯召輔詣行在
續資治通鑑宋寧宗紀開禧三年四月召楊輔還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案先生爲著作佐郎在嘉定元年召楊輔在開禧三年畢氏併事書之據輔傳則召輔在開禧三年至嘉定元年輔始抵建康時
先生已起爲著作佐郎

遺書銘宋母墓
文云宋母者嚴陵王氏歸金華郴守宋子華之子沆三十而寡長子姓纔十有二次林字修叔生五歲開禧三年十二月己巳卒壽七十有四嘉定改元十二月壬申葬隆興之新建縣白鷺嶺既葬始爲之銘

遺書續集受誥告廟
文云介曾孫朝請郎行祕書郎簡昨准上旨除前職今茲拜誥命又考功增秩皆前世積善流光

遺書曰本國僧俊芿求書

書云日本俊芿律師請言於宋朝著庭楊子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
案文稱著庭楊子故肆於是年

與高處約
與辭同舍弟朝請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楊簡奉與於故同舍兄處約高公運幹哀哀處約盛辭近在闕外而自坤徂艮亦既數里不知處約有疾作近暮俄承訃於邑子念即奔訃而輛卒已散去度再集不可往返哀哀處約簡與處約同齋舍又同州里簡被命此來甚久不知處約勤報訪自是一獲再奉周旋而處約遽至於此納謁既晚闢處約幽明判矣德性虛靈曩豈生今豈死一與告哀斯哀
至矣
案與辭不著年月據先生署銜定爲是時作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年己巳六十九歲

遺書三月譔著庭記
咸淳臨安志著作之庭在道山堂後
胡詮書扁有著佐楊簡贊孔子語

本傳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

宋史寧宗紀五月己未以旱詔羣臣上封事
行狀二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曰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

贓汙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近者凶人謀爲大逆天佑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請禱於宮中又分命備於羣神略降雨澤未生案吳有云安社稷而以庭幃在念不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無不念其親又其子靚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太姒爲誰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劾章既上然後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撫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毋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爲夷狄爲禽獸鄰議讖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氏某未審嘱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案宋史寧宗紀嘉定二年五月戊戌借補武訓郎羅日愚謀爲變伏誅先生奏中近者凶人謀爲大逆云當指此事

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劾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

宋史汪應辰傳應辰信州玉山人子達纘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延祐四明志史彌忠監文思院門楊文元公著薦劾曰質直而才遜德無競宰慮陵有能名

案先生署薦劾當在是年官考功郎時

遺書八月書參前二字又記

記云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直實無他無意也無說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敬而已矣無意也無說也此無意無說之妙虛明純白曾子曰皤皤卽文王不識不知卽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卽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曰輝光曰光明書亦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不照知所謂見非思非爲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僞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平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白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簡深感聖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著明故奉同舍之命而

歷宰盧陵有能名

案先生署薦劾當在是年官考功郎時

遺書八月書參前二字又記

記云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直實無他無意也無說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敬而已矣無意也無說也此無意無說之妙虛明純白曾子曰皤皤卽文王不識不知卽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卽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曰輝光曰光明書亦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不照知所謂見非思非爲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僞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平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白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簡深感聖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著明故奉同舍之命而

命而書

九月明堂禮成獻詩未上

序云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於明堂禮成館職祇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請郎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臣楊簡上進後不上

宋史寧宗紀九月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案遺書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詩七八句云懋欄相與謀荒政第一言無罪歲饑陳大著名無考意同官著作郎者詩當作於其時又有送章大著出守衡陽詩云癘濟眾賢俱徐徐五馬驅中司親雁序南嶽佩魚符玩詩意亦當時送同官而作

十月譔昭融記

記云循理鄭同舍命簡銘其居之室併屬記其說簡銘之曰昭融取諸既酔之詩昭明有融陽月書

十二月記達庵

記云慈湖楊簡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門謂幼侍嚴君朝夕翼翼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有樂融融怡怡則於今不知始終也簡曰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爲達也仲禮言庵依祖塋羣峯拱翠壽親大觀又時節展墓策杖周旋足倦則憩於亭扶侍先後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仲禮屬爲記簡於除夜之前一日謹記

銘鄒魯卿墓

文云簡爲樂平魯卿來訪道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而疾作仲夏癸卯召予曾與語言訖而瞑

三年庚午七十歲

遺書正月銘張渭叔墓

文云渭叔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以庚午正月戊戌葬於其鄉之董隩渭叔父汝弼簡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

遺書續集二月伯兄籌卒譔封志

志云籌字伯明晚而頓覺嘉定三年二月庚申卒壽七十有八日月甲申葬於慈溪縣石臺鄉之王隩

本傳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

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行狀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汎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信有此大道又聖性濟然無所好啃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之寇節作由賢不肖瀾清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爲羣盜陛下當精擇眾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自擇知州委州守令昔先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從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陛擢使凡建議不遂非節辭則集眾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自信此心卽是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間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間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先聖法度後人又廢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愼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

四朝聞見錄慈湖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以而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

行狀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力求去得溫州

遺書七月記詠春堂

記云恪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敷明其旨他日恪又請銘其西房曰時齋請銘其東房曰熙光其左曰昭融其右曰修永又其別室曰喜哉曰止所三年敦厖相月書於慈湖

案尾云書於慈湖蓋當得溫州後暫假歸時也

案遺書送子之官文汝旣於道有覺又嘖欲淡薄不以生死爲畏甚不易得皐陶猶曰兢兢業業敉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敬之敬之云云此文當是之官沿海置制司差遣時作不詳年月姑附於此

慈湖年譜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溫州府志楊簡知溫州善政舉舉採士民善行集曰鄉記鏤版於學以勸民

銘蔣秉信墓

文云秉信名存誠世居四明郡城中嘉定三年三月寢疾故舊訪問必謝曰萃聚許久今告違矣毋笑毋訝七日而歿實壬寅十有一月丙申葬於韓溪清嶂

鄞埼亭集內編蔣金紫園廟碑存誠爲楊簡講學友聞歌有省德性滿明思復修興新像無幾方坎坎坎墓下

本傳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

行狀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啓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善尙賜酬有時不縱爲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冶容列肆導淫到郡之明日妓羣賀卽戒之具狀來眾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矣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

四年辛未七十一歲

水心集社稷記溫州之社稷壇陛頹缺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甓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專修平之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

案遺書續集有知溫州到任謁祉稷文又有謁宣聖文到任謁諸廟文又有諸廟祈雨文祭祉稷文奉安聖水文祭海神祠山文永嘉季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改用文禳火青詞上元設醮青詞諸作俱守溫州時事自到任謁祉稷謁先聖謁廟文外皆不能定其年

本傳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辱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

行狀有私鹺五百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儇佻易事先生驚曰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違節制命斬之郡官爲懇致悔罪意乃得釋

案先生任溫州月日無可攷惟行狀云到任首行鄉記其鄉記序自署則三年冬十二月也故以巡鹺與償負諸事繫之四年

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卽日徹之城中讙踊名楊公河

行狀或訟售產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爲語對曰益苦受其狀旣而麇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卽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紬眾詞卽其家語曰簡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簡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靳之竟追斷償所負瀕海膠萊甚嚴商人偵稅闌出海時副端方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子新喪母歸輒衰衣造庭挺身自冒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簡老繆不堪爲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毀屋扼舟人喉衿巷居者苦瘵溷而官失虞火之備累致熏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賠官立毀之廂官懾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耶科首械之往遂卽日徹去滿城讙踊勒石名楊公河

遺書續集

讌祭伯兄文

文云惟兄易簀今已周星禮雖有制而中心愛敬日日新又日新

案此爲除服而祭當在是年二月

遺書讌牛亭高祖墓記

記云牛亭高祖墓曾伯祖下族兄百六府君之子子才子富子祥合計協力作新門牆邑里改觀又族兄名居立石使億以書來欲簡識其事簡不勝興敬興慕以書於永嘉郡齋

讌勸農文

文云舜大聖人也而耕耕伊尹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賤君子之所敬尤爲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繫銜今爭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貧其二風俗好爭以好爭故雖耕而終於貧願父老從容暇日審思詳慮切勿以奢爲榮切勿以好爭爲榮勿以老太守諄諄爲虛文非眞情此實老太守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更永嘉郡治堂亭名

記云郡宇之東有堂焉名滿心簡心不安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滿之矧古者堂室名不三字今更曰燕堂燕居之堂也又郡圃有堂名夢草夢草蓮社之所不納也今更曰詠春詠春孔子之所與也更企賢堂曰知樂堂前有水孔子曰知者樂水更燕術堂曰艮光艮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堂憩止之所也瀕水小亭曰澄光即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而光照

更永嘉郡學養源堂曰永堂

記云皐陶曰謹厥身修思永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友弟親夫婦與朋友交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源有流分本與末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簡懼誤學者更名永堂

嘉靖浙江通志溫州永嘉縣慈湖橋宋郡守慈湖先生立鄉校於此故名

讌平陽陰均隄記

記云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舟親仁四鄉父老而下銜哀興敬以請於州守楊簡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由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吾邑建埭八十丈於陰均又造石門於山之麓以防漲溢又經理其旁之塗地以爲祉倉奏請賑貸平暘十鄉細民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恩今承訃巷哭路弔念無以仰酬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無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併紀其事簡於是乎惻然爲之書且記平陽瀕海而州水利多良所創也今故碣猶在

五年壬申七十二歲

本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閒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

敏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階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踧踖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卽揖而出旣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

行狀楮券之秤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下使者郡譏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儀典曠約邦人創見之使者反告於朝曰秤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許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臺憲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陟階西向坐不終辭

案宋史寧宗紀嘉定四年十二月癸未以會子折閱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攷是年十二月乙卯朔癸未則二十九日也故以使至郡事隸之五年

簡在郡廉儉自將奉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祀之

行狀故事歲撷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以柑實大苛擾悉削去貢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忍欺也士成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成向方知務己學有員同姓登科者旣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緻納出身閒貴游狎聲樂事敖放踈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庋置之一名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閧豪侈頓消兼拼雍睦無忿爭聲諸邑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杖杖之終無忿軍民懷戀有父母

慈溪家肖像祀之顏阿翁壽

天啟慈谿縣志劉厚南謝瑞安尉楊文元守溫州以其勤於奉職奏之累階祿秩皆有能聲

永嘉縣志載蒙字伯養其先由閩徙永嘉居栝溪紹熙庚戌用閤門舍人載勤牒改名墜中第調吉水尉棄官從朱晦庵於武夷因念假途易名之非改舊名應鄉舉再試不售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薦於朝後用御史王穎叔請詔以原名復官

溫州府志吳澡字子量永嘉人淹貫經子南吹臺塾從游甚盛楊簡知州事禮之因易名慈湖

塾地有湖亦名之曰慈湖

案浙江通志吳澡永嘉人淳祐元年進士則相後近三十年疑誤

東崑仰止錄周坦字平甫平陽人執經慈湖之門

白石臺二薛先生文序永嘉自許少伊周恭叔劉元承受業於程門爲最先薛氏玉成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

欽定四庫全書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作伊洛源流譜

平陽縣志薛疑之卒慈湖誌其墓

朱彝尊經義考胡一桂曰湯建字達可堂溫州樂清人交於楊慈湖有周易箋傳

遺書贈陳伯量書

書云都昌陳伯量上平陽簿同寅兩周星從容話別次復求數語以行西山集徐鳳墓誌字子儀浦城人年十九舉於鄉明年中進士教授溫州年甫三十餘善開迪不嚴而威更三太守皆敬之慈湖楊公謂可與語道嘉定十二年給筆札於玉堂之廬以十七年卒年四十有八案溫州府志徐誼爲教授無年月以墓誌推之嘉定元年子儀年三十二先生知溫州在嘉定三年當亦具時同官也故附於此

本傳遷駕部員外郎老稗扶攜緣道傾城哭送

行狀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稺纍纍爭扶擁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機戶嘗遭徒亦手織錦字爲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權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眞有二代之風

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敝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

行狀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具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己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筆楚取賂以直爲曲冤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囚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之久一夫吠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盂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眾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廷重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

六年癸酉七十三歲

本傳輪對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

行狀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簡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剳申斯旨

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行狀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案遺書題將作軍器二監詩當作於是時

遺書夏六月冢婦馮氏卒

墓銘馮氏名媛安字婉正恪之妻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戶病久語其子埜曰我雖病實未嘗病生如

死死如生以嘉定六
年六月十七日卒

遺書續集銘王德高墓
墓銘王鎬字德高世爲鄞人後徙慈溪弱冠與鄉貢
繼登太學登進士科尉江州湖口調會稽丞嘉定六
年三月丁未卒年七十九
一月丙申葬於金川鄉施隩

七年甲戌七十四歲

本傳轉朝散大夫
行狀七年以兩院進御
集實錄轉朝散大夫

遺書二月葬翁婦馮氏於象山縣之崇仁里
墓銘卒於嘉定六年六月越明年
祖與遺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

本傳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
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
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升斗粟而迎
殺之靳脫死乃遑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
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
謨閣主管玉局觀

行狀虜大饑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壅日數千萬計
邊吏聞不知大體例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
卽日上奏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
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浸知擇賢久任之昧云且
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尙虛文大壞
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恪不考才德郡守例二
年爲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
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
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
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
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卒心者
不可謂無楷劵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寬而有
科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
月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
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尙欠客子若干萬
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探怨不知已未
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
論爲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
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
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
由乎道義則上可事君下可臨民簡險七十又幾年
三入修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徒綴
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確
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

八年乙亥七十五歲

行狀其領玉局而歸門人益親退方僻嶠婦人孺子
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歸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泰
山喬嶽秋月獨明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
篇次

九年丙子七十六歲

遺書夏偶書詩二首

貫二云行年七十有六隨世名言則然應酬衮衮萬
狀變化離坎坤乾人情曲折參錯動靜多欲後先孰
有孰虛孰實無高無下無邊清明靡所不照一語不
可措焉先聖爲是發憤忘食簡也何敢空度歲年

十年丁丑七十七歲

遺書偶書詩二首詠春偶作詩二首

偶書詩一云新年七十七是虛不是實我心包太空
有無混然一比日腑臟作示病而無疾憑欄拱翠峯
可詠不可詰

又家記九孟秋朔日食望月食曾汲古云日月薄食
咸謂天之定數非歟先生曰日食雖因日月交會而

曆家亦莫能皆中曆家咸服唐一行之精而一行所
中十僅七八諸儒汎聞曆算每中不究其詳遂歸之
定數此言害道

慈湖從祀錄曾汲古字
子濬盧陵人慈湖門人

遺書復禮齋記爲汲古之父作安
止記爲汲古作皆汲古自爲之記

十一年戊寅七十八歲

遺書誌葉祐之妣張氏墓

文云葉元吉名祐之母孺人張氏故將作監丞允恭
女歸司農寺簿大顯簡至哭元吉來訪執事甚恭自
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得先生絕四碑讀之知
此心明白廣大自謂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復躭中閒

東鼓聲而覺耳此非鼓聲也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
萬象萬物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
冠與貢孺人不以爲喜及見簡歸道簡言且謂若不
見先生止於半塗於是喜甚簡訪元吉元吉謂簡之言以告孺人孺人舉手曰幸
命二女聽於屏開盡記簡之言甚吾兒得此於先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
一語差時嘉定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以明年正月庚

午祔於吳縣至
德鄉寺緒之墓

案遺書有示葉元吉詩
又續集有與元吉請昔
宋元學案慈湖案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居於吳郎
以長文樂圃校此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
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
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

遺書吳縣
講義一章

慈湖年譜 卷二

陳世崇隨隱漫錄慈湖題
平江府泰伯廟詩一首

案先生至吳年月無攷玩葉母
誌亦作於吳地王鏊姑蘇志吳
當以其講學之地而祀之

咸淳臨安志謚臨安府學記

記云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黃顒顧瞻先聖之宮
與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使人興敬告於帥請於朝明
年孟春經始越肚月告成始克鼎新大備屬簡識其
事簡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

十二年己卯七十九歲

本傳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

行狀十二年除直寶文
閣台州明道宮再任

遺書誌錢子是妣徐氏墓
文云簡於淳安錢子是先已覺篤刻其墢
遂溝明無聞後遺其冢子櫰奉書至幷其妣氏家傳
請誌銘其墓櫰字誠甫近於嘉定十有一年元夕後
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鴟呼子孫皆覺載之家傳
亦垂不朽奚假誌銘
誠甫以此紙告於父
宋史錢時傳慈湖門人錢時字子是
淳安人以易冠漕司官史館檢閱
李德恢嚴陵志時遊慈湖之門慈湖喜曰人心背馳
不知其幾惟子是超然有覺又能啓迪其鄉人士大
書融堂二字贈之
學者稱融堂先生
宋元學案慈湖案洪夢炎字季思
號默齋與融堂同登慈湖之門
遺書默齋記季思請
名其齋簡名之曰默

嚴州府志洪夢炎字季思淳安
人寶慶二年進士官差知衢州
宋元學案慈湖案洪蠙字君實後字本一淳安人淳
安自融堂爲慈湖高弟而蠙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
故淳安士皆
爲慈湖之學

譔敬止記
遺書錢櫰敬止記跋大人結茅家旁小山先生命之
曰敬止求說先生曰敬止無說簡當爲之記明日授
以此
文

十六年癸未八十三歲
本傳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
行狀十六年除
寶謨閣待制
成化四明志陳塤丁父喪從慈湖讀禮

十三年庚辰八十歲
文贈錢誠甫書誠甫遣訪從容近
月間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

十四年辛巳八十一歲

本傳除祕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
行狀十四年除祕閣修
撰紹興千秋鴻禧觀
純德編嘉定十四年邑令趙崇遂屬鄉先生楊簡題
純德廟額
純德編趙崇遂與慈湖先生書崇遂拜啓漢董孝君
以我章聖朝膺純德封號業蒙椽筆採純德字題廟
矣週者進士李伯英請并定神龍張孝子之祠伏念
兩君子立子極同臭味必合或別立一廟固善即同
室而享亦可也今諸搢紳定議祔入董
廟內行禮有日希先生早賁以襄其成
案張虙撰張孝子配董孝子廟記
尾云嘉定十四年孟秋朔日記
寶慶四明志張無擇句章人性篤孝
父卒負土營葬七日絕漿三年不櫛

十五年壬午八十二歲
本傳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
衣金魚
行狀十五年授右文
殿修撰南京鴻慶宮
又慈溪縣令趙崇遂嘉定十一
年五月任十五年正月離任

十六年癸未八十三歲
本傳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
行狀十六年除
寶謨閣待制
成化四明志陳塤丁父喪從慈湖讀禮

宋史陳塤傳塤字和仲鄞人嘉定十年進士調黃州教授喪父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累官國史編修實錄修撰出知溫州·

案和仲學禮慈湖不詳年月而本傳言免喪後注處州教授以去時在理宗即位前姑列於此

宋元學案慈湖案塤號習菴慈湖弟子遍於大江以大弟子自袁正肅外習菴其最也

鮚埼亭集外編石坡書院記慈湖氏予嘗攷之其最能昌南宋史學其都講爲融堂錢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菴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即當年所講學地也石坡之語悉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旨子三省其言樸質無華葉葉平踐履大類慈湖石坡晚年最爲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竝於蒙齋習菴其道之尊如此

慈湖年譜 卷二

二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七年甲申八十四歲

本傳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

宋史理宗紀九月乙亥詔袁燮老觸以楊簡爲寶謨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續書續集述桂夢協書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

袁正獻從祀紀錄十二月誌故龍圖閣學士袁燮墓誌云燮於嘉定十七年八月癸巳年八十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葬於鄞縣陽堂鄉鄮嶺之原諸孤泣請簡銘簡與和叔同講學和叔立朝光明臨終不亂簡不勝與敬

眞西山集袁燮行狀公之葬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

羅大經鶴林玉露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

從祀錄云楊文元公所撰墓志不載慈湖遺書故黃南雷全謝山先後輯宋元學案皆云未見道光間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甚久子仁受文元之教終身不應召命碧沚牙籤甚富文元因思修羣書以正邪說未就而卒

宋元學案慈湖案守之字子仁從楊簡遊仲父彌遠當國心弗善也退居月湖之陽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八十五歲

本傳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

行狀慈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旨謂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令所在郡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疾控辭至於五六

宋史傳伯成傳伯成字景初少從朱熹學隆興元年進士授明州教授累官寶謨閣直學士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以老病辭又眞德秀傳朝廷之上以耆艾宜傅伯成楊簡高宇泰敬止錄穆陵卽位聞師相幼受教於卿慈湖對曰臣之所以教爾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對曰爾遠視其君如奕棋上默然罷朝以語爾遠欲收衆望勸帝召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而據敬止錄云云及訃告辭云作覩來歸胡疾不愈則先生固曾應召也

遺書續集誌臧孺人蔣氏墓

墓誌蔣氏名處定簡姚氏之姪婦卒於寶慶乙酉葬鄞縣之桃源

二年丙戌八十六歲

本傳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

行狀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陞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日怡然如平常時以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訃告辭有云作覲來歸胡疾不愈士歎明師之失國奚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遲弔奠者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憶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居善宜倅舒公諱璘之子統孫男五塾坐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燮

會孫金鳴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爭鞭駕於天下其後傳注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鑿剝蝕舛於根蔕學者信之愈篤卽所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眞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子遺書不假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兼彝之則茫乎古智探巧索如曠商律如月指朞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雕雖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勉兢兢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神

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慈溪甲稟下注寶謨閣直學士楊簡先聖大訓下注龍圖閣學士楊簡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類仍之攷本傳先生以敷文閣直學士終行狀以寶謨閣學士終未嘗游歷龍圖陳氏誤也

所著書有甲稟乙稟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啓蔽等書

直齋書錄解題慈溪甲稟二十卷今本遺書注有出甲稟者而不及乙稟蓋乙稟之佚久矣溪疑湖字訛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楊慈湖冠祭家記一冊婚禮家記一冊喪禮家記一冊經義攷楊簡冠記一篇昏記一篇喪禮家記一卷俱佚

百川書志楊
簡家記十卷
案今本遺書目卷七至十六爲家記
注云家記三卷分爲十卷即此書也
行狀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面縞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己易
宋史藝文志楊
簡己易一卷
經義攷陳一桂曰己易一卷只作一大篇自包羲氏一畫陽一畫陰論起至八卦六十四卦爻辭大要謂易者己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桐江詹阜民子南刻之新安郡齋
曾慥己易序楊先生己易囊先生宰樂平時嘗加刪訂慥得其本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爲轉致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爲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言傳益則以善之不能爲過之難改皆始於意意本於我知我本無體復何慮而何改傳震又曰人惟知恐懼修省學者事耳謂易道精微不在是持是見者不惟知易亦不知恐懼修省矣曰不能爲曰難改曰寶之顯晦有時哉

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神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沈潛而反復之其於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物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馳造聖賢之域可也

四朝聞見錄慈湖改周子太極圖爲⊗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

行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紛咿簧鼓疑似支離坐崇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啓蔽

經義攷楊簡易

學啓蔽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楊氏易傳二十卷

遺書有周易解序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

慈湖易說二十卷

經義攷慈湖易解十卷存

四庫全書提要楊氏易傳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明劉日升陳道亨所刻經義攷載慈湖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相同而無其前數行亦爲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多以私意竄亂之萬曆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歟其書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十卷則皆汎論易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睹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故也

蔡國珍慈湖易傳序慈湖先生云少讀易大傳惟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

傳益則以善之不能爲過之難改皆始於意意本於我知我本無體復何慮而何改傳震又曰人惟知恐懼修省學者事耳謂易道精微不在是持是見者不惟知易亦不知恐懼修省矣曰不能爲曰難改曰寶之顯晦有時哉

五誥解四卷

文淵閣書目楊慈湖五誥解一冊

四庫全書提要昔韓愈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

通其難通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諾以下五篇亦是意也此書世久失傳朱彝尊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案條蒐萃惟闕梓材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爲四卷

慈湖詩傳二十卷

遺書有詩解序

案文淵閣書目楊慈湖詩解八冊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俱作慈湖詩傳二十卷

經義攷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

四庫全書提要是書原作二十卷國史經籍志及千頃堂書目尚載其名經義攷注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祕府而是書之目缺焉則彝尊所說爲可信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又從慈湖以有閒居解文獻通考經籍志孔子閒居講義一卷楊簡撰

案遂書卷二十爲孔子閒居解亦見於先聖大訓卷一

延祐四明志亦作閒居解

曾熙孔子閒居解序熙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著孔子閒居解熙請之而未獲也乃寄示誠足以開示後學因錄本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雜出傳記者雖載聖所尊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海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

宋史藝文志春秋解十卷

遺書有春秋解序

古文孝經解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志中興書目楊簡古文孝經解一卷

案延祐四明志作古文孝經傳

延祐四明志論語傳

文獻通考經籍志曾子注十卷

遺書有曾子序

直齋書錄解題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楊簡注

行狀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

撫餘編慈湖先生傳有詩

易春秋論語古文孝經傳

直齋書錄解題先聖大訓六卷

遺書有先聖大訓序

慈湖年譜卷二　三十五　四明畿書　約園刊本

文獻通考經籍志楊敬仲取禮記家語左傳國語而下諸書凡稱孔子之言類爲此編

鍾音浙江採集遺書錄先聖大訓六卷楊簡輯采經傳諸子中孔子語分列篇第加以注釋今本爲明萬曆閒焦弱侯所藏明州守張翼軫傳而校刊者

四庫全書提要秦漢以來百家詭數之談緯候怪誕之說無一不依託先聖爲重龐雜蕪穢害道茲深學者愛博嗜奇不能一一抉擇簡此書削除僞妄而取其精純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閒字句異同文義外互亦皆參訂斟酌歸於一是較之薛據集語頗爲典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驪淵矣

鄭氏二老閣書目石魚偶記一卷

案是書爲慈谿二老閣刊版計載經解雜說五十六條

浙江採集遺書錄慈湖遺書後附記家訓七十一條

案今本遺書卷十七爲記先訓

遺書目誨語　訓語

遺書曾汲古所編誨語并傳慈湖訓語二書皆與家記大意相同

西山集跋慈湖訓語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願嘗側聽諸公閒或不能無竊議者既心思慶特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也至平實既與談說空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戒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勤值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眞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陸子學譜傅定字正夫南城人學於楊簡爲高弟子嘗輯簡議論經籍又訓詁弟子之言爲慈湖訓語

宋元學案槐堂案正夫之兄道夫嘗問答於慈湖慈湖遺之書云道夫昆仲俱麗

蒙齋集書慈湖遺稟後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爲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情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眞如父母是皆先生純純隔之妙先生嘗侍象山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

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不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謂自幼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豫山先生吐於言辭的的眞實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陳著本堂集語錄

本堂集與曹久可書近全本心所求慈湖詠春詩稟及所刊語錄別集與時議梓本堂所見者久歸於燬今則無從訪得之

成化四明志陳著字子微號本堂鄞人登文天祥榜進士爲著作郎官臨安通判

宋元學案慈湖案全晉孫字本心學於和仲爲楊文元私淑高弟曹漢炎字久可慈谿人慈湖杜洲二院長堂

陳第世善堂藏書目律解辨疑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慈湖遺書三卷一卷遺文

卷前二卷雜說末一卷易說已易二

浙江採集遺書錄慈湖遺書六卷一卷易說已易二卷爲詩書春秋說二卷爲禮記孝經說四卷爲四書說五卷爲雜文六卷爲詩

卷爲詩書春秋說二卷爲禮記孝經說四卷爲四書說五卷爲雜文六卷爲詩書後附記家訓七十一條

案此本明萬歷間慈谿楊世恩陳光弼刊楊守勤校題曰慈湖遺書節鈔略潘汝禎宰慈谿爲之序

案錢曾述古堂書目作慈湖集二十卷四明盧氏抱經樓書目作慈湖書二十卷

案錢曾述古堂書目作慈湖集二十卷四明盧氏抱經樓書目作慈湖書二十卷

四庫全書提要宋史本傳載簡所著有甲稟乙稟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己易

四庫全書提要宋史本傳載簡所著有甲稟乙稟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己易

啓蔽諸書其曰甚多直齋書錄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

啓蔽諸書其曰甚多直齋書錄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以家記皆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如語錄之體十七卷紀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眞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與直齋所記卷數多寡不合而集中家記內各條又有別標目見遺書者疑先有遺書三卷初本別行後又裒輯諸編共成此集仍總以遺書名之猶之王質詩山集有三卷之本有四十卷之本歟

本堂集詠春詩稟

鶴林玉露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眞又六言詩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紋閒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徵所養

遺書過庭書訓吾字畫惟方正古樸和平近於隸蓋今之楷卽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不用篆隸故予爲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

又心畫甌硯者天池也墨者玄雲也筆者龍也隨物爲形爲圓爲方爲正爲旁如金如玉如齋如莊變化萬狀眾善中藏粹然之容燁然之光其不可窮盡之妙豈鍾王歐虞蘇子所能夢而見覺而望

阮元兩浙金石錄楊簡參前碑末題重陽後二日立石於太學循理齋前之臺刊者余逢辰碑在杭州府學高三尺二寸廣二尺二寸正書十六行行十八字額正書參前二字字大尺餘文元師事陸九淵洞徹精微此刻全講心性觀其告桂萬榮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者全是此注腳當時立石太學咸淳歸安志載之有以也文元不以書名此刻蹟壯流麗皆從篆隸出入於八法外別樹一幟

西山集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政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蹔造次顚沛閒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蓍庭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故形於心畫亦絶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侹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

蒙齋集慈湖先生陸君墓志跋

迹未嘗至庖廚一語注於旁筆力清勁藹然先生之道心見焉

社範清獻集慈湖字畫端嚴清勁使人望之凜然亦足以見所存不愧而隨寓有則

咸淳臨安志林希逸幹辦公事廳記淵祭卯夏五月三山張君實來追企前修慨惜闕典且曰向口口

慈湖垂芳可百世莫能名一室先生自扁自記白書以泰碑膏碑寶之可也廢雖移此烏可廢秋閣捧鄞檄寶爲先生故里遂訪求遺墨以歸鉤畫端嚴典型如在袖以白府公府公少嘗問道於先生得之尤喜即捐楮錢五十萬俾勒石以復其舊府君名與簠張君名興龍

慈谿縣新志慈湖書院東西二坊西曰熙光東曰緑春時無年月題識字畫端勁朴茂原本漢隸參以篆勢當是先生手作

夏文彥圖繪寶鑑楊敬仲喜作墨竹士大夫求者欣然落筆有石本橫枝傳世

案乾道撫琴行翩翩指下生秋風漸漸入絃中寒空月明夜氣清入骨何處仙鳳搖丁東野客聽起舞洗水咽復鳴一嘯三歎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又曰曇曇訖暫停杯上猶賢奕奕作絃開太古音自注

時琴撫白雪操據此則先生又善琴也

本傳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

遺書家記十何謂謹擇大臣近臣小臣周公作立政之書專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爲出治之本至於默然良久太息曰甚休而人主知以是爲憂恤者鮮哉蓋周公深知熟諳治亂之機在此而不在彼在近而不在遠的然無疑確然無易故特而言之其情狀切至至於此近治而後遠治近臣賢而後遠臣賢小臣雖卑賤而人主之德性實薰染漸漬於左右親近孔子謂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治亂安危之機皆自乎近可不謹乎講筵宜擇有道盛德之士使得從容問答又使忠信秉正之士得在內侍內人有一語一事之善上卽稱善或有當宮雅

闇善心興起則小人無隙可投君子可以安民安宗社安

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

遺書家記十何謂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今夫官不擇賢不久任之害人皆知之所患員多闕少今選人三年爲京官二年爲任吏部猶病其宏何以處夫至多之員故士大夫一聞久任之說不復長思輒以爲不可行不思家國設官分職將以治民治國非徒欲給養天下逐逐羣挈無德無行之士也士大夫不念夫下民被害怨及朝廷苟曰久任之不可行蓋不以國事爲家事視國之利害終不如己家之利害之切故不復深思其人自度其德之非賢其才之無能知其必不在選用之內故決然以久任爲之

不可或又曰懼失士大夫之心呵士大夫之賢者能者奚足惜賢者甚不肖者滿天下不肖多陰賊故多怨嗟郡邑無幾不肖者既選而用之其不賢無能者國家既選而用之其不肖多陰賊故多怨嗟郡邑無久遠安固之備其患不可勝言送往迎來徒勞徒費

居官不爲長久之計貪墨以爲待闕之資雖聞有賢者方諳物情利病又已將代而治歸裝守槖無素備寇至輒潰民知其不久於位不服從其教令奸頑奸訟俟新更訴幸新至未諳情僞姑肆其欺蔽害善良書獻於上周禮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今若未能遽行拜禮則聖躬宜興以敬受取書藏於至尊嚴之所

四曰罷設法導淫

遺書家記士何謂罷設法導淫周書痛禁羣飲至於殺之漢律猶禁羣飲罰金四兩施大恩則弛其禁謂之酺至五代猶有酺知其猶有禁也今既縱民羣飲又縱官婢盛飾花木之房導民爲淫蓋自夫犒設軍將之法嘗用官婢今乃用以導民羣飲官司沿襲不知愧恥殊可怪歎而進言之臣未敢請革者亦有說行都繁麗淫侈之地恐一日不設法則飲者必頓減課入必大虧大軍乏支禍在朝夕故不敢輕罷循仍到今然簡究知情弊利害曲折甚久行都諸庫設法課利反少諸店不設法課利頗多以飲者懼

四曰罷設法導淫

遺書家記士何謂罷設法導淫周書痛禁羣飲至於殺之漢律猶禁羣飲罰金四兩施大恩則弛其禁謂之酺至五代猶有酺知其猶有禁也今既縱民羣飲又縱官婢盛飾花木之房導民爲淫蓋自夫犒設軍將之法嘗用官婢今乃用以導民羣飲官司沿襲不知愧恥殊可怪歎而進言之臣未敢請革者亦有說行都繁麗淫侈之地恐一日不設法則飲者必頓減課入必大虧大軍乏支禍在朝夕故不敢輕罷循仍到今然簡究知情弊利害曲折甚久行都諸庫設法課利頗多以飲者懼

五曰治五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

遺書家記士何謂教習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大凡明主於三代之隆士君子至愚而武備不修空談不詳慮爲宋襄爲成安貽笑百世不可不戒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對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閒容陳隊閒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敢問必先此陳世所傳握奇文蓋得其粗也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以制天四爲法五爲法天四爲法五爲正兵安能致遠非正兵安能致勝故爲首之法故爲項羽所以敗於垓下者以不習觸處爲孔賈二將軍夾攻其兩旁韓信反力攻其前三面受

敵故敢也武侯之七擒七縱孟獲者此法也今州郡敦閱猶有古制其圓陳此法也將敕圓陳咸內嚮者諫佞特改舊制曰捉將團非正士之法也有曰弩鬬鎗者此法也顧知者解以爲古法不可用者所至如是也今七書首孫子孫子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之書非無善者而率然之喻驗其不達正兵之法正兵者不可敗之法也馬隆用此法以三千餘人而平涼州謂奇兵在陳內唐太宗善用兵猶不知此法頻問兵將官知此法者殊不易得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孔子曰我戰則克學者不可不講習他日得君行道有文事而無武備不可

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

遺書家記十何謂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古者兵山於農無坐食之費今國家財計大概十九養兵今將理財罷橫斂不屯田何以省費法當因募補籍之兵而新其制曰吾授爾田以爲衣食之資兵多死亡

補以屯田兵則費可漸省得良將善教之可用也況諸州守久任則守禦自備大軍亦可漸減

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

遺書家記十何謂限民田以漸復井田諸儒言井田詳矣田不井則貧富不均貧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救死不贍奚眼治禮義無禮義則亂亂則國危限田井田之漸也初限以寬在限外者可減不可增民析產異戶無時無之漸析則漸均矣再立限漸減又幾年則又漸析均矣

三曰罷妓籍從良

遺書家記十何謂罷妓籍俾之從良壞亂人心莫此甚焉甚盛妝麗色羣目所矚少年氣血未定之時風俗久壞其能寂然不動者有幾至於名卿才士亦沈浸其中不知愧恥每每發諸歌詠舉世一律不以爲怪

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

遺書家記十何謂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所謂和買初未嘗不給錢今直取於民又不止於直取而已又俾納折帛每疋六貫五百其價大過於絹直至於夏稅折帛則每疋七貫以折爲名實強取多焉此類矣可殫舉人心爲甚酒誥諄諄禁羣飲至於殺今反導之羣飲世以酒爲狂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士大夫當愛護邦本愛護人心使毋致於壞右所條邦賦國家方

五曰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里井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

遺書家記十何謂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自孔子殁學者異說到於今不勝其紛紛似是而非似正而邪各徇偏孤罕出中正不得大賢教救之則刑名者自刑名清靜者自清靜楊者自楊墨者自墨任俠者自任俠文華者自文華議論者自議論其孝弟忠信修謹之士雖未知道未至背道至於無忌憚之中庸雖亦罕見而不可謂無一二十年來鬻於道者浸多古木之其亨乎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惟大賢可以司教

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

學

遺書家記十何謂擇賢士聚而教

遺書家記十何謂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國者治國敗其國者也由漢而下其規模皆本以霸王道雜之霸以利王以義義利雜施猶不可而況於以利心爲本乎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主本職如此漢唐諸君安知此漢唐士夫孰深知此周六官分職皆爲民極漢唐君臣所以治其民者皆極乎堯舜特命納言一官以治讒說殄行讒說不正之說殄行不中正之行訓方氏布訓四方以觀新物訓士民如訓子弟皆後世未之識未之知周官有比閭族黨之教有德行道藝之書漢唐無此政專也司市之屬不一而足市井小人皆教之以善道之以正漢唐無此政事也職方氏其任甚重其屬甚盛周知中國夷狄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無有一民不獲其所者矣漢唐無此政事也略舉數端則三代而上兩漢而下其規模不同如冠如履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襲漢唐之卑四明藏書

治少亂多可恥之規模顧又不逮漢唐殊可惜也簡末學不敢企望三代諸聖賢而中心所安終不肯爲漢唐規模始亦不敢自必曩宰樂平後守東嘉略行己志頗有驗效於是益信其可行又信古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亦非高絕不可企及之事考諸古書固自有其道也固自有其政也舉而措之爾人心無古今感之斯應

七曰禁淫樂

遺書家記十何謂禁淫樂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蓋聲音之感人也易其入人心也深今之妓唱與夫雙韻鼓板之屬其氣志不爲之浮動者有幾簡初入太學聞太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油然而生移風易俗於是乎切是故淫樂宜禁

八曰修書以削邪說

遺書家記十何謂修書以削邪說夫聚賢士而教之固已明聖道之大體指異說之謬誤而經子史集荃失已久其惑亂人心已深不修成書則邪說不衰熄正道不開明人心乖亂人心乖亂則禍作國危孔子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而除九丘以其害道壞人心不可得而已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思無邪至簡至易老師宿儒不知大道平夷反疑惑莫之解孔子不作序正以思無邪之善心奚必究於詩章之中無庸爲贅自能興起人之其何世何人及衛宏作序冠諸篇端而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見其序說而不見思無邪之大旨害道爲甚使學者皆面牆茫昔平常無說大道自明宏必欲求其說曲推穿鑿可笑摽有梅男女失時詩章甚明宏不詳觀雖失時而不敢萌淫奔之意不明此無邪之道自明宏必欲求其說曲推穿鑿人其爲曲禮記首言傲不可長亦可有而不可長傲是何言歟又敘博聞強識於善行之先皆衰世小人之言此類奚可不削易大傳多非聖言害道者多左氏雲翳昭日月斯任至重非得有道盛德之大賢同寅協心難乎有就本傳論曰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

宋史傳伯成傳論伯成晚與楊簡爲時耆龜

朱子語錄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朋友又卻覺不振

又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

絜湖集贈傅正夫自象山既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於慈湖其初雖有得於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於後學可不謂自得乎

又統領胡革墓誌慈湖楊公今之師表

蒙猶集樂平慈湖遺書閣記先生自幼志聖人之學久而融貫益久而純生平融履無一暇玷處閫門如對大賓在閨宅如臨上帝年登耆耋兢兢敬愼未嘗須臾放佚此先生之實學也凡先生之所言者言此而已學者之所以學先生者學此而已

又天祥明州四先生遺廟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皭彼慈湖雲閒月澄瞭彼絜齋玉澤冰瑩

句章撫逸文元丁宋祚之末閱事孝光寧理四朝始終五十四年立朝僅三十六日四經陞對遂躋之言雖忠而措之無用君子惜之

慈湖年譜卷二

吳四明葳書　約園刊本

三年丁亥

遺畫正月十五日門人嵇陵錢時撰先生行狀

行狀時受恩師門至深至厚自顧庸陋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復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

內閣吾貝慈湖先生行狀一卷畧陵錢時撰

西山集畧慈湖行狀慈湖先生將葬叔讓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若正亦以是爲請竊伏念先生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蕭然私儀恪如臨君師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聲初不峻切而聽之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外襲而取之哉日月

之所以運行風雲之所以鼓舞山川之所以流峙昆蟲草木之所以生化亘古今包宇宙孰非吾此經之妙而乃涸溟涬自陷爲愚不肖者無他不知所則耳惟堯則之故蕩蕩乎民無能名舜則之故巍巍乎有天下文王則之故斯道以續洙泗之正統其處家則冠昏喪祭以禮孔子則之故老少懷之朋友則之故大明

雍正慈谿縣志與慈初寓青田縣楊文元公道學不遠千里因從弟與明詣門受業緣自青田就居慈谿
宋史趙與懃傳字德淵太祖十世孫
居湖州歸宦觀文殿學士贈少師

淳祐二年壬寅

寶慶四明志續增郡守祕撰陳墦發錢下縣委令董
鄞縣慈湖先生祠堂記祠有功有德則附祭於學所
以助教化厚風俗示儀制也我朝自濂溪周元公以
太極圖發先天之妙於是河南之學有所傳授雷動
四方上紹孔子千百年不得之統下啟漢人專門角
逐垂四明俊書

約園刊本

慈湖年譜卷二

至四明俊書

約園刊本

立之陋中興以來推吾道扶植國脈之功與天地並
詔加節惠源分派別派後能以所自得者教於鄉鄉
於時其徒各尊其師力足以講於朝亦核祀典隨所
寓肖像以祠斯文可謂盛哉閩學文元楊公家於四
明之慈水德潤期超然日耳之學蚤從豫山文安陸
公游以心之精神是謂聖由斯入道惟誠體物研幾
察至尤深於易見諸用立朝大節往往浩乎不可奪分
牧於民古良吏不能先天下士宗先生之學不以爵
稽而以慈湖沒於寶慶二年至今諭其書猶先生之
門焉垣雖圮宮牆猶在而桐鄉祖豆未設志懲懲
焉始慈湖後人欲倣四書院以藏家塾所著文學而
習之此意美矣相地湖中及龍虎軒既牽於道旁疑
阻又病於規模屢輟三四年無定地制使祕撰
可齋陳公墦壬寅春開闔而宣彰善以勸問祠堂中
輟之故公諭於士友曰郡邑有學顏孟不過俯祀所
以尊吾夫子也尊夫子而俯祀於夫子之側者未嘗
不尊然則即學以祠慈湖亦何不可道一而已矣無
適非道必指湖里爲夫子之道在是誠其小者祠

慈湖年譜卷二

至四明俊書

約園刊本

於學祠於書院同一慈湖也九京可作必爲余言於
是士友翕然無異詞乃撥緡錢六十萬米二十斛下
邑令尹薛君仰遷徑名家也能成公志上作而下承
役以民不知經始於孟秋癸巳越月庚午告成堂
三間前軒過廡稱是士庶予來祭洋洋如在相與頌
曰非郡侯之尊所幹非令尹之敏於事此郡邑典誰
實顧念又相與勉曰嗣既亡吾徒屑先生之里誠先
生之書以心會理以身率教毋爲先生羞公聞之而
有德兮侑於庠闕里俎豆兮胡爲未遑鳳鳴不至兮
孔傷蘭佩其高潔兮遯芳九原不可作兮
大音之寥寥兮瓦缶宮商尚要車兮相羊想容止兮
洋洋興起人之良善兮是爲慈
溪之鄉千秋萬歲兮晴能忘

慈湖年譜卷二

至四明俊書

約園刊本

度宗咸淳四年戊辰

賈氏日鈔繳申慈湖壽張行實狀震近因分修附傳
妥意嘗在局官各於鄉里自行訪求先賢事迹繳赴
史館庶幾徑而易集亦足少裨今日史事之成震鄉
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閣學楊公諱簡壽張先生侍郎
張公諱颺慈湖爲時儒宗壽張亦交行表裏皆先皇
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合立傳謹訪求到慈
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乞賜委官修成附傳

案原注成淳四年五月一日申蓋文潔官第五任史館檢閱時也黃震與書東塘求楊文元公行狀或銘誌千萬加意搜訪以授去人令姪四六哥位必有之萬一書告以鄉曲先賢烏忩其早早見付幸甚

宋史黃震御字東發慶元慈溪人寶祐四年進士官至宗正少卿門人私謚曰文潔

本傳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宋史劉黻傳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四年改正丁父憂去官服除知慶元府事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官至端明殿學士

案實處四明志劉黻以咸淳六年知慶元府十二月二十一日交領府事八年交割離任據此是建慈湖書院之請當在咸淳七年

慈湖年譜卷三

至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延祐四明志至元乙酉普濟寺僧特楊璉眞伽擅勢侵奪書院地殷先生像諸生訴於官至元丁亥按察副使侍其君佐巡按至縣乃占先生舊宅遺趾復建禮殿祠宇越五年壬辰至元二十四年復建慈湖書院於舊宅迺趾邑有湖先生居焉故名因以自號世謂先生從陸文安之學者人自標異止乎極而已豈可各誦聖人之言述聖人之行求其止乎極而已豈可各開戶牖而有分裂聖人之道者哉惟先生學力所至則未易泯也距今且一百有餘載祠塾訖不可毀延祐六年重修

文及翁慈湖書院記慈湖楊文元公之學心學也學就爲大心爲大心之精神是謂聖不至於聖曲學也不大於心淺學也一心虛靈其大無對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資於心若不識心何以爲學自有天地以後未有經之本體也太極此心也皇極此心也湯惪惪此心也禹孜孜此心也文王緝熙此心也堯兢兢此心也舜業業此心也禹翼翼此心也武王無猷此心也周公無逸此心也孔子孟子千載相傳此心也曾子子思謹其獨此心也易說心書傳心禮制心樂治心詩聲心春秋誅心故其帝所以爲帝王所以爲王聖賢所以爲聖賢焉有心外之學乎慈湖先生昔在太學肄業循理齋足不踰閾者累年一日冠帶揖謝同舍郎曰簡悟道晏坐反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參片更無參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此先生知至至之始事也及見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對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變化此先生知終終之終事也必由衷信而有證其注孝經述己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五次急者八遺文訓語皆先生精神流動隨觀先生手筆齋莊中正本古篆籀心字必象心學字教字皆從孝又心聲之發揮先生家於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鼓瑟吟鶴舞雩皆道妙之形聲今玉牒香竹影山色水光禽吟鶴舞侍讀文昌劉公嘗於太史氏爲先生延譽於世即先生舊宅創書院於慈湖之濱規模軒豁襟佩銷鳴其景行前修風厲後學懇懇切切之心即先生昭昭靈靈之心也相與事者縣宰王君愉提舉陳君允平東鈐好德誰無此心開創於前正望增益於其後劉公爲永嘉知名士又嘗爲太學循理齋長習聞先生前言往行爲詳而及翁平生讀書以本心名齋於先生片言隻字收拾殆盡知之好之樂之又若心交而神遇者噫俗流失世敗壞學士大夫苴習白粉謾不知心爲何物驅血氣而角功名決性命而饕富貴喪精神以失虛靈者總總也譬山之卷九千仞架之軸三萬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以是爲學亦祇以鈎聲譽梯利祿膚而已矣出入口耳之學名

是其是反以心學爲非至有疵先生之學爲禪學者何異衆人皆醉執獨醒者以爲狂此先生之所以太息復太息也書院有規廣稍有籍眷秋之法常事不書敢書其大者以諗同志咸淳九年夏月吉日

王應麟重建慈湖講院記古者鄉有序黨有庠塾里居又有父師少師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理義明書院之設意猶近古睢陽白鹿爲稱首若周程朱呂治教之地文獻尤盛天典民彝之紘紀恃以不墜東海之濱有大儒曰慈湖先生文元楊公立心以誠明爲敬爲主立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躬行實踐仁熟道凝盛德清風聞者興起可謂百世之師矣遷老見而知之後進聞而知之春木之茁分其人若存分宅心之初爲作也古浩文公及翁士合志協力舍舊而新是謀相攸先生舊宅烈光遺址爰契我龜鳩工庀材經之營之禮殿崇祠宇奕奕煥觀昔不愆於素冠進衣逢游於斯習於斯如詠舞雩之風如升闕里之堂闕金石絲竹之音莫不油然而興樂躍如而悟咸曰自堂徂基輪奐新矣陟降庭止惠我光明益亦勉新德而進新知乎於是屬應麟著石章以永敘思於無窮庶幾隣邁未知學辯弗獲敢誦所聞切磋究之嘗謂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師言賢不言道身即道也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一則純明靜虛與天地同流在易爲不遠復在書爲精一在詩爲無貳在大學爲毋自欺在中庸爲至誠爲恭惟先生乃無意而自得之齋莊儼恪非禮不動言性必曰堯舜論治必曰三代道學之將廢則正色讜言不回於羣枉道學之復行則見幾卷懷不汩於勢至元丁亥春獨次便者貢定侍其公君佐行部至邑問故愀然曰是不足與較也先生遺址故在盍簪之長炎爲之請卜吉於是命前貢士舊漢君魔魁主其役始崇禮殿中嚴祠庭後闢而堂錄桂君魔魁主其役始崇禮殿中嚴祠庭後闢講堂外植門墻旁翼兩廡因其舊爲齋四曰忠信篤

實鞠龍重修慈湖書院本末記宋乾淳間鴻儒輩出以理學相倡和吾明有正獻袁公慈湖則有慈湖先生文元楊公邑故有湖先生居焉因以自號故邑之名昉於漢董孝君而湖之名昉於先生先生得象山陸文安公之學千里心契文安公於先生今爲東南重矣生爲東南重先生之學者尊而祠之有象山書院至今有講習之地先生之道難尊而未明嘉熙間制閫節齋趙公與慈改祠於中泣地隘不可久既又祠於邑之岸邑人以不得專奉爲歉淳祐辛未永嘉蒙川劉公歆來帥明捐郡帑得民地於閭寺之右負山面湖勒精舍肖像而祠之名得與鄰郡之書院之名侔撥濟民莊米爲與製鼎士之資書上蔡橫山齒烈禮殿猶闕也陵谷變遷浮屠氏撰之至元丁亥春獨次便者貢定侍其公君佐行部至邑問故愀然曰是不足與較也先生遺址故在盍簪之長炎爲之請卜吉於是命前貢士舊漢君魔魁主其役始崇禮殿中嚴祠庭後闢而堂錄桂君魔魁主其役始崇禮殿中嚴祠庭後闢講堂外植門墻旁翼兩廡因其舊爲齋四曰忠信篤

敬明通公博先聖先師咸具像設長有署錄正有序后土有祠司閽庖湢皆有舍藏王辰八月落成又度地講堂後為橫經庋書之所來學於是者六十有一人與得占名數復其身先是蒼川劉公之捌始前資政殿大學士本心先生文公為之記今也重建又得前尚書閣齋先生主公復大書以紀其成凡文元心學之瑗卵跋之實亦既發其精蘊足以昭往而淑來矣鄉人懼後來者於廢興本末之莫詳復令翔龍記其概維前代儒先山處過化之地必建書院俾學者尊經而學其學率由臺閣若郡邑長吏請於朝縉紳薦士柬賢下無科率旁無阻撓故力省而成袋粒粟皆出縣官謀其始而歷山富君德庸也前令尹滹水馮君貳謀其始而歷山富君德庸也前令尹滹水馮君貳謀其始而歷山富君德庸也前令尹滹水馮君貳

慈湖先生世系

後學周邑馮可鋪重

薩九淵撰楊承鯤殘石楊氏其先居台之寧海

宋壇九世祖徙明之奉化

錢時撰慈湖先生行狀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

袁燮慈溪縣北一里慈湖書院今爲楊氏家廟其木主奉十世祖諱鑑爲始祖

鑑 諱鑑字明仲行狀稱十三人

慈湖世系

綸 諱綸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慈湖世系

倫 諱倫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宗輔 諱宗輔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寅 諱寅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逵 諱逵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慈湖先生行狀稱逵一年大

慈湖書院記稱逵以中舍

先生子孫編今據石本佳編

逵 諱逵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王梓材馮雲濠補宋元學案慈湖學案稱逵以中舍歸湖從子廷名德舒撰墓碑之

愉 諱愉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愉 諱愉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慈湖世系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鍠 諱鍠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鍠 諱鍠字編今據石本佳編

慈湖世系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悔　詳年譜

出嘗是室侯氏諱芝子姑列於此

悔　詳年譜

悔　詳年譜

悔　詳年譜

壽鋪謹案慈谿黃震文志錄先生著述都二十四種隔氏舸月槎氏繩卿輯先生年譜復分別攷訂至爲詳盡醫鋪讀錢融堂撰先生行狀有云茫茫千古智探巧索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論洞然不雜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又克永厥聲習久益熟遂造神明之盛若先生眞所謂天民先覺者歟然則先生之書必盡刻之無遺乃可無負先生之教醫鋪之刊四明叢書也既將舉舉大者如易傳二十卷先聖大訓六卷先後天圖易鈐云詩傳二十卷先聖大訓六卷先後天圖易緯云詩傳二十卷先聖大訓六卷先後天圖易緯云詩傳二十卷先聖大訓六卷先後天圖易緯

至初疑序卦之爲義似迂止凡二十一條與曾汲古問答語爲多其說散見於易傳卷二十即清四庫所謂泛論易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是也五誥解四卷已依文瀾閣本錄副待刊孔子閒居講義一卷四明延祐志作孔子閒居解已載遺書續集卷二嘉靖本作遺書卷二十冠記昏記經義攷均作一篇踐禮家記經義考作一卷此三書既均見楊士奇文淵閣書目與家祭記釋菜禮記凡五種均待訪石魚家記十卷已載遺書卷七至十六石魚偶記一卷鄭氏二老閣

有鐫本待重刊春秋解十卷案經義考載春秋解十卷注云未見復載春王正月說一篇孚札觀樂一篇公至自棠論一篇許世子弒君說一篇此四篇皆在遺書中縣志謂疑即春秋解之文惟縣鋪以爲春秋解凡十卷先生既自作序世必有流傳之本此尤宜訪求者也古文孝經解一卷文獻通考經籍志中興書目楊簡古文孝經解一卷延祐四明志作古文孝經解一卷雜說末一卷遺文直齋不知慈湖心學因有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之語放兩浙名賢錄遺方帙字元道刻慈湖遺書疑此三卷本爲趙氏

所首刻所謂遺書者初止此三卷也直齋書錄解題
集部又載慈谿甲稟二十卷僅題寶謨閣直學士慈
谿楊簡敬仲撰而未加稟語馬氏通考仍之據此甲
稟有二十卷之多慈志所謂遺書與甲稟各自爲一
書是也顧甲稟未見而散見於遺書二十卷中則無
可疑鋪所藏嘉靖四年乙酉慈谿秦侍御鉞巡按江
西時刻本據陳洪謨序謂出舊所藏慈湖先生遺書
若干篇手自刪讎得十八卷 鋪案陳氏序書未見周廣所注因僅及遺書
而目錄十八卷止迫刻成時則爲二十卷而以十九

卷炳講師求訓起接續於十八卷之後又不別爲編
目滋可怪矣考清四庫所錄爲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遺書爲十八卷續集二卷即提要所云又編雜文一
卷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是也秦刻之書
與此相合所差在正續未分續集未編目而已斯二
十卷雖爲秦氏所梓而編之者周廣也 日本內閣文庫漢書目錄
亦云周鋪已於序遺書言之矣當時周氏必見慈湖
廣編次鋪已於序遺書言之矣當時周氏必見慈湖
訓語誨語甲稟家記諸作故於遺書卷一既分別注
出訓語注出甲稟卷二又分別注出甲稟出遺書卷
三卷四注出甲稟卷五亦分別注出甲稟出遺書卷
六分別注出甲稟出遺書卷七至十六總註云右家
記三卷分爲十卷其曾汲古所編誨語并傅正夫所
編慈湖訓語皆與家記大意相同今查係重出者止
於各條下註互見某書若二書所載家記原無者附
於各條之後註出某書云卷十七紀先訓則不明言
所本而是書固有刻本百川書志列之盡所據也馮
氏舸月重刻慈湖遺書煞費苦心當時求善本不得
至請罷學使訪取葡朱樓陸氏書惟陸書爲翻刻本
尙不及薈鋪所藏嘉靖癸卯本與醉經閣所藏同出一
源者爲勝也丁氏所藏亦即此彼闕而不我闕尤可
寶焉馮氏合正續爲二十卷今仍分而爲二以復其
舊並得馮氏稿本當時林晉霞賈士頤山親筆校出
者甚多而源識略之其任刻資者潘保燮佐校者馮
善長皆舸月之姪也今條錄慈湖遺書卷目分別已見未
見各書於後求見者續待訪求已見者略考淵源至

楊氏易傳二十卷 清四庫浙江吳家墀家藏本 明
明叢書 劉日升陳道亨刻本 已刊入四
第一集

遺書有周易解序鏞案序在易傳正文之中劉日
費氏所傳至猶升陳道亨刻本閟今易經乃漢
要謂或日升等所妄改惟遺書首篇載此序確無
前敗行朱彝尊經義考錄其自序亦如此而四庫
所收爲浙江吳玉墀藏本乃有之編讀遺書悉湖
論易未著此語吳
本必有所據也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悉豁易說二十卷

朱彝尊經義考悉湖易解十卷存鏞案錢氏朱氏
所見不知何本

已易一卷 朱曾慥刻本 桐江屬阜民刻本 悉湖
遺書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悉湖著述攷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史本傳所著書有己易宋史藝文志己易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同經義考己易存並錄趙彥悅
曾煇後序文載胡一桂張理曰其書只作一篇

悉湖遺書續集卷二曾煇刊己易時在嘉定元年

其後桐江屬阜民于南又刻於新安郡齋見經義
考悉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

易學啓蔽一卷 疑即遺書卷七家記一汎論易 已
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朱史本傳所著書有啓蔽經義考作易學啓蔽云

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即已殘闕耶案文

淵閣本所闕實不止公劉以下諸篇如卷一闕麟
趾卷二闕采蘋摽梅野麕卷三闕綠衣倘兮卷五

易傳卷二十多採此二十一條語謂之易學啓蔽
亦甚當也惟錢時行狀云學者不反其所有卒莫
見道是以有啓蔽云云則啓蔽不僅屬易猶有可
疑者矣

五誥解四卷 依文淵閣鈔本 墅海金壺本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楊悉湖五誥解一册

焦竑國史經籍志五誥解一卷

經義考五誥解一卷未見 清四庫輯永樂大
典惟闕梓材一篇

悉湖詩傳二十卷 依文淵閣鈔本 已刊入四明叢
書第三集

悉湖著述攷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遺書有詩解序經義考即從
遺書錄出

文淵閣書目楊悉湖詩解八册

焦竑國史經籍志詩廣稡千頃堂書目張金吾愛
日精廬藏書志俱作悉湖詩傳

經義考悉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

清四庫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爲二十卷提要云
明初即已殘闕耶案文

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
淵閣本所闕實不止公劉以下諸篇如卷一闕麟
趾卷二闕采蘋摽梅野麕卷三闕綠衣倘兮卷五

闕伯兮卷六闕細衣摶兮卷十一闕皇華崇棣采
薇河水卷十二闕旻天卷十四闕
裳裳者華卷十五闕菀柳白華菁菁何草不黃卷
十七闕厥初生民蕩蕩公劉以下至昊天諸篇
至樸鐫論詩解書文淵閣本未載蔣鋪錄自攻媿
集附於詩傳之後與四庫附於卷首者差異矣
孔子閒居解一卷先聖大訓本 遞書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錢時撰行狀有閒居解
直齋書錄解題孔子閒居諸義一卷文獻通考同

延祐四明志作閒居解
孔子閒居解載在遞書續集卷二又載在先聖大
訓卷一慈湖所解兩書所錄大同小異各有佳處
論語傳二卷遞書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錢時撰行狀傳古文孝經傳魯論年譜七十五
孝經傳魯論篇次延祐四明志錄論語傳遞書卷十家
書凡稱孔子之言皆類爲此編文獻通考同鍾音
記四論論語上卷十一論論語下凡二卷卽此書
也
石魚家記十卷遞書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宋史本傳所著書有家記百川書志楊簡家記十
卷年譜云家今本遞書自卷七至十六爲家記注
云家記三卷分爲十卷卽此書也徵文錄曰慈湖
遞書十八卷自卷七之十六爲家記一論易鑑案
汎論易分而二之二論書詩三論春秋禮樂四五論論語
六論孝經七論大學中庸八論孟子諸子九論學
論文論字義曆數十論治道鑑案論治務論治道分而二之封建

兵法凡十卷
石魚偶記一卷二老閣刻本
徵文錄曰是書載經說五十六節
直齋書錄解題曰取禮記家語左傳國語而下諸
先聖大訓六卷博四庫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孫
厚乙卯雲閒張氏刻本 已刊入四
明叢書第三集
遞書有先聖大訓序

此本也

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　清四庫狂如璈家藏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馮氏遺書補編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明嘉靖乙酉慈谿楊氏刻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書錄解題云慈湖遺書三卷前二卷雜說未一卷文浙江採進遺書錄慈湖遺書六卷一卷易說已易二卷爲詩書春秋說三卷爲禮記孝經說四卷爲四書說五卷爲雜文六卷爲詩書後附家訓七十一條凡二百餘條不僅七十一條也意者每條併合則七十一條此本明萬曆閒慈谿楊世恩陳光弼刊楊家勤校題曰慈湖遺書節鈔潘汝楨宰

慈谿爲之序又云案錢曾述古堂書目作慈湖集二十卷四明盧氏抱經樓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今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目作慈湖書二十卷今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靖乙酉黎氏在江西所刻本並參校馮氏鈔本定爲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

慈湖遺書補編一卷　馮氏遺書補編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序一記二墓誌銘三雜文二詩五慈谿馮可鏞就

散見於諸書者輯之並題識於目次曰慈湖先生

遺書補編中雜文紀先訓十三條係錄自老楊

先生墓碣訓語二條係錄自說郛者也

先訓遺書本　馮氏遺書補編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百川書志紀先訓一卷浙江採進遺書錄曰紀家訓七十一條附慈谿遺書後鏞案遺書卷十七紀先訓凡二百餘條不僅七十一條也意者每條併合則七十一條係乎馮可鏞取老楊先生墓碣中所載刪其重複者更得十三條雖百川書志所藏原本未見而紀先訓一書已無煩他求矣

訓語　誨語　遺書本　已刊入四明叢書第四集

袁蒙齋書慈湖遺書後明人馮興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爲一編附南刻梓息始刻者袁甫也家記誠於遺書注見訓語者八十餘條注見誨語者三十餘條入補編者二條是訓語誨語分別載入家記而家記已刊入遺書亦可得其大凡

未見各書

春秋解十卷

遺書有春秋解序

宋史藝文志春秋解十卷　天啓浙江志作春秋傳

古文孝經解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志中興書目古文孝經解一卷

延祐四明志作古文孝經傳徵文錄曰宋藝文志不著簡名文獻通考作楊簡撰經義考宋藝文志亦作簡撰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引中興藝文志曰古文孝經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死云云

冠記 晉記 喪禮家記

宋史本傳所著書有冠記喪禮家記文淵閣書目楊慈湖冠祭家記一册婚禮家祭一册喪禮

家記一册經義考作一卷

家祭記 釋菜禮記

宋史本傳所著書有家祭記釋菜禮記

鄉記

遂書有鄉記序年譜嘉定三年冬十二月識鄉記溫州府志據舊版於學

曾子注二卷

書錄解題曾子注十卷 清四庫輯者案云唐藝文志及文獻通考曾子俱作二卷原本作十卷誤今改正 文獻通考同曾子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於其中錄出別行慈湖爲之注

誨語

見陳本堂集 徵文錄云慈湖語錄其門人曹漵炎所刊者案陳藎與漢炎書云近全來心所求慈湖誦眷詩稿及叔所刊語錄別集與時議云云本堂所見者已歸於燬今則無從訪得之

律解辨疑一卷

見陳第世善堂藏書目

誦眷詩藁

見本堂集 鶴林玉露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眞又六言詩云淨几橫琴曉棲梅花落在弦閒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見所養鋪案遺書卷六錄慈湖詩中有誦眷七絕一首又有丁丑誦眷偶作七律二首又有偶成七律二首第一首第三韻即鶴林玉露所錄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是也是誦眷詩

孫翁甲乘二十卷 乙稟

宋史本傳所著書有甲稟乙稟　直齋書錄解題
悉錄甲稟二十卷讀閣直學士楊簡敬仲撰文
獻通考同年譜云今遺書注有出甲稟者而不及
乙稟證乙稟之佚久矣又云侯疑湖宇訛錯案甲
稟二十卷周厥編次遺書時多已採入但既未見
原書無從勘比故仍列未見書乙稟更未知尚在
天壤間否
右已見各書爲十五種未見各書爲十五種較慈
谿志所列多六種然閒有重複者安得一一取原

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書勘校刊行之是所望也

識

慈湖遺書存者寥寥吾宗醉經閣藏有明嘉靖間蜚本
庚辰春可鋪與修邑志獲覩是書寫錄副本惜其紙墨
舊腐不可更校辛羊亥豕錯譌相仍思更覓一善本不
復可得後讀歸安陸氏皕宋樓書目知有其書而未由
假得丁亥春罹于玖學使來案試吾郡學使爲楊理菴
太史與湘試時所取士太史素留心桑梓文獻且嘗求
慈湖之書而不得者學使將謁太史可鋪與太史言謝
其檄借陸書夏六月自湖州郵寄至因邀魏聲塘明經

一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啟萬其相校售閱十日竣事陸書爲翻刻本蜚既不精
閱亦尤多卷首亦無序目不及醉經閣本遺甚嗣聞鶴
皋葉氏藏有舊本因乞陳韻儕假讀之而卒
不可得明年戊子秋太史哲嗣紹孫孝廉家騶自杭州
歸復假得丁松生明經丙藏本太史屬爲覆校讀之亦
嘉靖閒本其書較醉經閣本雖爲完好而闕續集二卷
即外託亦所不免校既竣謀重梓之而誌其緣起如此
光緒戊子秋九月鳥可鋪謹識

山川

史者文也所以扶綱常辨統系佐征伐之窮者也心
者精也所以植天經立人極代命討之大者也春秋
一書爲史外傳心之要而其義在尊王黜僭誅亂賊
而大復讐故曰商不謀夏夷不亂華萬世之防凜凜
焉五胡北魏雲擾相仍然中國正朔尚有屬自蒙古
篡統乃脊左衽每讀元史恨未有秉春秋法黜之者
不謂宋鄭所南心史先獲我心也吳門張子丘子持
以相示述其事甚奇余受而讀之見其正統一論斤
斤乎正名辨分於夷夏之防獨三致意作而言曰夫

非先聖史法耶序攷傳記以及詩賦拳拳反正戀戀
故君熱血時拋忠肝欲碎雖不足泣鬼神而動天地
所著終於至元二十年每篇仍冠德祐之號王無少
康而戴夏不改支微昭烈而思漢嗣堅草檄立盟盡
黜胡元之統似符若讖誓開大明之天精誠大類愚
公銳志眞能格帝果祚我明啓運直接宋之正統焉
綜而論之春秋爲衰周之心史故筆削定而萬年之
倫紀不淆心史爲故宋之春秋故寧嚴而九世之
以墜厥啓之則宋鄭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書大
宋鐵函經五字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
自勝國癸未迄今戊寅閱歲三百五十六載楮墨猶

新古香鐫手當有神護於是鄉先輩陸子嘉穎始發
明其書假鈔題識冀廣其傳同志中多興起者而諸
生張劭遂獻其書於大中丞金華張公公覽而異之
立捐俸繡梓并植碑井傍復擬構祠置主顏其門時
爲庚辰孟春云余惟先生卓行載在郡乘載苑稱其
畫蘭無坡意不欲着元土一染墨之微猶不忘君況
此史係其親歷於悲歌涕淚中攷据纂輯者觀其誓
詞足訂史訛其爲俾信無疑昔人寄慨陵谷至沈碑
於湖思詩其功業而先生獨遭渝茂憤懣惓惓憶固無
忘後世之知之也孰知一點血心土封泉漬三百年

後復有起而表章之照揭幽魂登諸政琬如張公者
乎固見忠義不泯賢代相感而神物吐現有時耳非
偶矣書成其原本錫庵祝髮祠中傳僧達始世守以梓本
行贊成者鄉先輩文子從簡吾師張巽庾先生暨友
人張子劭而宗之爲記其緣起如此茂苑陳宗之記

衡郡文從簡書

宋鄭所南先生心史目錄

卷上
咸淳集
大義集
中興集
久久書
卷下
雜文
大義畧序
後序
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療一切病咒

三山菊山後人所南鄭思肖億翁

咸淳集

文者三綱五常之所寄也舍是匪人也又奚文之爲哉幼嘗問作文作詩之法於我先君子曰古未嘗有所謂文也惟古聖賢心正身修德備行粹凡見於與居踐履遜問答之間無非至文之文安事章句乎其或紀行事之實其或發天理之秘不得已而托於言語爰詔天下後世爲聖賢時本無作文心此三代以上之事自漢

以來專意詞章言浮於理才騁子學始文而爲文矣至論古今忠臣孝子仁人義士頗有不達文者其躬行之事乃六經言也亦偉哉或讀書作文之暇不若之何耶是故行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行而無文不失爲君子有文而無行終歸于小人行者匪他三綱五常是也悲今之人委身汙下詎墜世將焉取材汝欲爲文必本之六經立身三綱五常之天然後熟讀左傳孟子莊騷賈董韓柳歐蘇之書縱觀諸子諸史百家之說養其氣質老其才智秉正大之論揭大

經大法弘播天下一舉斯民同歸三綱五常之天始無媿於爲文若夫體製意旨欲新語欲簡古森嚴有法度主於理勿流於鑿庶不墮於綺靡卑弱及乎出奇直與天地萬物相爲變化於無涯庸以波瀾其才苟不身之以道惟務言語爲工是委文爲技耳良可歎息詩之法祖於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鮑詩之律宗於盛唐王維輩要在澈以杜兼之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輩要在澈書史之潤益其骨根歲月至才華吐爲天芬其體製欲溫柔敦厚雅潔瀏亮意新語健興趣高

遠追淳古之風歸於性情之正毋爲時之所奪焉凡人之一言一動皆此心之形見者也果能先立其大者何往不可豈止文之與詩也耶蓋心之爲心廣大于天地光明于日月不可以小狹之不可以物犯之惟始終養之以正則庶幾乎夫如是無言則已有言則必可觀汝其行之思省後質諸數千百載聖賢之書又以此衡鑑古今人事之變乃知我先君子教我者至哉言乎且汗漫湖海從天下士游固嘗見盡法度議論精微者然根本之論或遺之故終身所法惟

學我父而已敬述所受以爲自序云時宋德祐
五年歲在己卯正月十七日思肖自記

題多景樓時板將到
整圖襄陽

英雄登眺處一劒獨來遊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
江分淮浙土天濶楚吳秋試望斜陽外誰寬西顧憂

逢陳宜之伯義

行李苦役役相逢古潤州千金一夜醉四海十年遊
山靜鬼行月冷涼人夢秋近聞邊事急耿耿得無憂

送友人歸

年高雪滿簪與渡浙江濤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

鳳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別後空回首冥冥煙樹深

越州飛翼樓

飛來絶頂上流盼入無垠國土東南濶山川今古新
高樓臨白日平地載青春直欲蓬萊去因風問大鈞

書懷寄孟耐翁正傳

弓治學不就悠悠信所之坐看浮世夢吟白少年髭
樹冷巢營鵲山晴角解麋覩茲歲又晚而我獨何爲

山中聞鶴

涼夜坐巖石飛來白鶴鳴星流銀彈過月碾玉輪行
萬里思不極一天秋更清放然有所得長嘯度蓬瀛

遊觀音山懷鄉僧賈月溪

天地一閒人孤雲自在身去來心不礙語默意俱深
山疊千層樹花連四望春舊年同笑語今日獨登臨

重題多景樓時逆賊劉整圍襄陽已六年

無力可爲用登樓欲斷魂望西憂逆賊指北說中原
糧運供淮餉軍行戍漢屯何年遂所志一統正乾坤

送人之官

爛醉擁貂裘揮鞭跨駿騮客途寒色重邊地月華愁
旌旆開前道江山指別州相逢俄作別滄海一虛舟

僧房夜坐

洋洋盈耳間一派水潺湲意不隨聲盡心應與物閑
說到死生處令人羨出家法身終不壞濁世自無涯
梵夾金銷字經簾綵散花擁爐待月上溶雪煮春芽

聽琴

宿雲穿竇出飛鳥御風還却喜無人識支頤看遠山

寄友人

御街暫分手相憶兩相望生意隨春動新詩入夢香
九天饒雨露一水莫蘇杭地控衣冠會聲名日日彰

別故人

拍馬又登程餘酣尚未醒曙蟾消淡白秋漢覆空青

江走游龍勢山蟠睡虎形飄零毋感歎天地亦浮萍

就泛省留別

歌聲送晚酒忽忽頗快青霄志已遍燈火幾年成舊

業文章今日試新功九天宮闕春城曉萬國輪蹄聿

路風每念蒼生受辛苦願爲霖雨白雲中

夏鶩湖晚步懷古 吳王夏月車鶩避暑之地

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首總凄然空嗟落日猶如

夢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鴨跡消前古地菱歌聲斷晚

涼船如今城郭都遷變芳屋荒頹草積煙

睡覺有懷寄王梅塢垓

向年治亂屢興懷此日清閑獨把杯千古英雄人不

見一樓風雨夢初回空中變化觀龍見世上凄涼談

鳳來須入山林了生死莫將心迹付塵埃

送人之行在

歌斷陽關奏暮笳東風吹客向京華三更舟度淞江

月一路春連上苑花地逼星辰黃道近山環宮殿紫

雲斜茲遊歸計須宜早莫遣相思夢遶家

飄零

飄零書劒十年吳又見西風脫盡梧萬頃秋生杯後

興數莖雪上鏡中鬚晴天空闊浮雲盡破屋荒涼俗

夢無惟有固窮心不改左經右史足清娛

懷歸

突兀高樓落照間此身迥出俯人寰客心不逐年華

老詩興何曾月夜閑峽水流歸天際海淮雲飛度浙

中山社鵑啼後歸舟發只有春愁滿載還

蔣山老松

凌空獨立挺精神節操森森骨不塵半夜波濤驚鶴

夢幾番風雨護龍身心貞寧受歲寒變氣豈隨老常涯古

意新終見取爲梁棟去紫烟空鎖碧磷砌

即事

河朔杯多席莫辭碧筒製酒飲兒曹雨餘地潤南風

爽秋近宵涼北斗高月下夢歸吳苑路天涯心遶浙

江皐靈均仙後無人怨誰肯明時賦續騷

訪隱者

石竇雲封隱者家一溪流水遶門斜滿山落葉無行

路樹上寒猿剝薜花

春日登城

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遥認孤帆何處

去柳塘烟重不分明

春詞

春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鬢綠雲斜倚欄看遍庭前
樹盡是枝頭結子花

懷友

今日樽前忽憶君爲憐秋事又平分坐來凝睇西風
久過盡天邊數片雲

春日遊承天寺

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閑蠶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
去春風歲歲閭閻城

贈老王道人

曾宴瑤池王母家瞳方鬢黑臉凝霞休將甲子來相
問知見蟠桃幾度花

書蘭亭帖後

千載流芳禊事餘鼠鬚筆法重璠璵晉人多喜清虛
話不及蘭亭一紙書

湖上漫賦二首

蘚厓蒼潤雨初乾石罅飛泉噴雪寒咿斷禽聲山更
靜青松影下倚欄干

一望湖光鏡面平暮鴉過盡斷霞輕狂來飛上高峯
頂趺坐松柯叫月生

仙興

跣足蓮頭烟碧氈劃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無人
迹獨自飛行明月中

詠懷三首

讀書陋巷中愚直與時忤一鶴仰天鳴志不在塵土
有懷諸葛公默然不發語後世無斯人清風激千古
居屋雖不大終日心閑閉口誦聖人書立身仁義間
俯仰無愧怍茲道誠爲難君子常進德小人偷自安

驅車欲出門獨立眺虛曠恣意杯酒間舞劍心悲壯
雖在寂寞濱心實千載上天地固寥廓亦當定所向

吳江垂虹雨後觀荷

睡龍瞪目開射光馮夷宮翻身弄變化噀水濕洪濛
浪花捲寒雪斜噴清冷風雨歇龍歸來波心臥晴虹
淨洗秋色出霽景涵青空燦燦錦炫晝新綠姮嫦紅
濕香吹不飛戀抱花心中醉面仰天笑月照三吳東

虎丘

何年海湧來霹靂破地脈裂透千仞泬嵌空削蒼壁
山潤石乳甘秋冷鐵花碧闔閶雲空愁銀虎去無迹
蛟龍鎖奇險拱護梵王宅

寄蕭梅初皆吾二首

龜匱玉未售妄想夜夢生風霜鬢影朋聲談笑氣頗洞

上天宮闕高凡身血肉重領影無其儔一呼四壁動
抱義忠義心慚與猿鶴共
鴻鵠杳然來壯心惕然躍委身坐枯靜飛語訣寞漠
曾學屠龍技豈授龜手藥學成無所用舉世亦錯愕
孰云方寸微天地入籠絡春澗花無邊雨驟雲不薄
不齊皐夔稷當當跨孤飛鶴

觀雪

吾獨愛觀雪心與雪同色清擺空朗或語或時默
李白有狂才飛筆寫無極驚倒天上人世間曉不得

古詩三首

筆田不豐年百巧皆盡餅宿火潛永耀奚幕脫囊顏
汲古飲玄味至妙終身領虛懷抱空明爽語吐清冷
不將白日身浪走紅塵影何當踏雲飛始信驊騮猛

醉歌呈華春行遇心搖搖孤雲未致雨隨風南北飄
王國天地極幹運四海通城中百萬戶飛簷插紫霄
偎金買諛噱仰面氣孛驕不重讀書人研吾坐寂寥
死世人人不知我心清泠湛無邊流光源洞先天先
我欲封綠章天門高岧嶢豈抱浩然氣長年而漁樵
潛碧玉盤烏兔東西遶一氣母羣兒各弄姓情妙
雷動蟄龍飛天老哀猿哭俯首問洪濛萬古一長嘯

秋歌

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爲氣何清哉紫簫露華浴萬
宇暑神欲駐難裴回今年舍我去者二百二十有五
日今日之後誰使來日來相催琥珀滿卮發越清奇
萬物脆而易化五官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
一人之心幾千萬變碎裂神氣紛云爲液搞矣而告
憊氣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母一九空
虛跳躍金浮木沈老怪消鑠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蒼
蒼茫茫萬萬古玄瞳炯歟夜不瞽醉中與秋與秋語
秋辭妻脆咽不吐忽欲騎鯨汗漫遊海藏飛出白玉
蛾

春歌

去年秋日作秋歌今年春日奈春何往春疊疊疊萬
古來春冥冥春更多青皇旌旆開天衢三八二十四
頭蒼龍車大開東方宮殿坐八荒之內交相賀紅紫
葳葳爛如繡回首柳花撲晴雪造物弄人祇片時
死世人人不知我心清泠湛無邊流光源洞先天先
前身本在未鑄日月前黃面瞿曇長耳老聃乃吾無
量劫後之孫後身復現摧虛空後當知所南先生
爲無量劫前之祖人生精魄假合舞幻妄紛如氣九
趣塵土偶然而來託爲形飄然而去若無主今日之

今霍霍翛翛少焉矚之已化爲古胡爲墮影黃泗浦
獨坐脩然看春雨山蒼蒼水茫茫百歲刼刼太極長
我來濯形白雲鄉大笑世上生顚狂醉筆作歌字不
訛宛然碧峭老盛勢相拏

琴女行 并引

有隣家女歲未笄黠兮容鄙舊習之汗耳慕古意
於無窮皎幽叙兮曠宇生風孤思貞潔兮月走碧
落之方中於是時兮身若不肉冷然飛仙遺雜響
於衆聽抱孤清而獨妍彼冰雪之潔兮奚顧芬菲
分舂而爭憐輒引而賦

嫦娥開殿當高青白光染夜生空明望中泠泠瑩如
水碧透肉鏡雙瞳子峯袖籠春玉筍嬌援琴一鼓秋
瀟瀟瑤池女子旨趣別紫清吹下太古雪雙鬢翠膩
綰香霧臨風欲控青鸞羽應悔思凡謫塵土長向花
前憶王母

過秋澗

靈標吐洩山川秀擒勒造化歸雙手乞雲飛雨破青
空聳動萬象鬼神走我昔先人遊荆州會同君醉江
漢樓手捉明月入口吞足蹈清風跨海遊于今二十
二年後古吳國中相邂逅先人雖負一代名不似先
生今白首

雪中醉題

玄雪冥冥凝不飛朔雪灑灑晴還落水神态意弄奇
怪宇宙一白陰風惡南州客子心飄颻狂發長歌破
寂寥醉中瀏亮金石聲精神秀發意氣驕故人睨目
嗔我怪撫掌大笑羣兒駭我家萬卷列中堂古人顛
怪皆會藏須臾酒酣郎得知索紙落筆蛟龍飛明曉
火輪飛出海來看壁上新題詩

前雪歌

玄冥玄玄玄又玄一夜一尺平堦前故現幻化瞞俗
眼忽變境界爲神仙彌望潔淨失汗穢與世坦蕩忘
欵備混沌有影畫短短宵窿無縫雲懸懸晝漫飄如倦
欲止欵斜灑似舞爭便嬛萬物根蒂不可見數篳圖
畫安能傳詩戰素手白相敵酒潮赧臉紅不鮮老龜
縮殼息飲氣臥龍咳口寒凝涎木帝捨璇施下土火
精飛馭行中天須臾被野盡錦繡四望四野春無邊

後雪歌

不知今日是何年忽然生白照無邊全體瑩淨妙無
象還我太極未分前開口大笑說不得一日一夜獨
自顛與君同此光明域有僻雞鳴玄中玄酔吐大語

吞六合前古朽言無光鮮浩然之氣開虛空舉頭渺渺皆青天

歲旦登萬佛閣觀雪

赤脚踏上萬佛頂全身坐斷清淨境見大光明徧法界不見三千大千影一時入面俱玲瓏諸塵諸相本無蹤色不是色空不空瑩然塞破虛空中怪見此番寒徹骨無中弄得光芒出黔地省得大年朔即是正月初一日

大義集 德祐初年乙亥十二月初二日寓吳陰虞房時我年三十五

予幼好吟長而尤苦於吟自景定以來至咸淳五年所作極多離亂之際併所著散文盡失之今記憶者惟詩五十篇目曰咸淳集姑存舊也厥後數誠竟不作欲天其隱德祐乙亥冬有不可遏之興時輒作數語以道胸中不平事至於丁丑歲撰七十篇目曰大義集每一有作倍懷哀痛直若鋒刃之加於心苦語流出肺腑間言之固不忍然得慷慨長歌雖暫舒氣終則何如嗚呼痛哉堯舜之聖非吾君也況於湯武乎又況於非湯武者乎三宮在北二王在南撫卷一慟天何日低天乎其果無知乎九州名山大川頻有磨崖石日沈筆以俟大書特書禹顧與我以時卒不悼於我先君子之所教云時宋德祐五年歲在己卯正月二十一日思肖自記

火德

火德續正統東南氣運昌維京都赤帝魯史筆天王入極開清曉羣星避太陽謳歌今有在厥數永無疆

德祐二年歲旦二首時逆虜未犯行在

力不勝於膽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

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願覩漢旌旗

有懷長不釋一語一酸辛此地暫胡馬終身只宋民

我生

我生逢叔世凡事倍辛勤漢鼎亂猶在胡笳愁不聞

讀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恥見干戈裏荒城梅又春

好花嫌朔雪回鴈避南雲無奈浩然氣臨風歌古文

春雪中作寄蕭梅初皆吾

春來頻下雪彌望漲凝陰無地可容足有天能見心

戴冠甘虜笠正語化蠻音何日得隱去深山深更深

寫憤四首

天命尚屬漢大夫空美新三宮猶萬里一念只孤臣

淚盡眼中血心狂夢裏身勿云今已矣舉首即蒼旻

未能歸趙璧我不厭干戈萬古青天在三年白骨多

春風仍歲月世界自山河寧忍委國難飛身入薜蘿

北虜昔深入東甌亦未會江山能幾戰風雨廢諸陵

雲盡喜天出宵殘顧日升蒼蒼今悔禍識應雨中興

不信夜不曉哀哀鎖暗鄣鐵城蹲敗士時虜人悉平

郭錦國漲腥塵草泣荒宮雨花羞哨地春少焉開霽

色四望一時新

贈僧

澹然無所著暫走世間塵羅漢來東土將軍現後身

語香清淨法心苦亂離春會得拈花意縱橫變化新

獨釣

高與一絲在清風萬古長不爲周呂望願似漢嚴光

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陽後來有孺子終久辨滄浪

書前後臣子盟激後

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剪國家讎

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

墨蘭

鍾得至清氣精神欲照人抱香懷古意戀國憶前身

此色微開甕晴光淡弄春凄涼如怨望今日有遺民

曉晴

雨晨輝朗霽一碧湛無垠草木新容淨林巒遠意分

海生東出日天散北飛雲却喜風猶勁微涼透夏薰

晚晴

落照開空霽明霞映水鮮乾文懸造化土脉潤山川

白滿重圓月青還不翳天定鐘聲更微通昔喜無眠

此心

此心期不變曾灑血爲盟舉世無人識終年獨自行

海中擎日出天外喚風生淨蕊夫雲翳重開白晝明

即事八首

舉頭雲蒼莽何以喻吾懷白眼世無偶青天路可階

湘蘭終戀楚吳橘不踰淮龍臥未雷雨池塘空滿蛙

棲遲破屋下書史自徜徉道不嫌清貧人皆笑獨狂

晚花虧雨露老樹慣風霜莫望關門北愁雲天外長

一說乾坤事無愁鬢亦斑心飛空濶外身墮亂離間

日落經何國歸雲識故山憑誰扣寞漠天道幾時還

徉狂全性命守死混樵漁道否懷才老心高涉世疎

掌中籌地理燈下論兵書愧我非諸葛何人顧草廬

山川不可望荒草苦何深故國英雄淚終身父母心

清池雨瑩玉落日墮圓金休問愁多少芳年雪上簪

薰風吹不透熱惱苦無涯時異生深恨雲飛動壯懷

醉談天下事清坐月中階此意有誰解兒童自聽蛙

大地盡戎馬皇皇奚所之此身猶夢裏無處問天涯

鳥影驚飛彈蟬聲遶過旗願言仍舊貫生死太平時

獨閉衡門坐無言煮極長赤心懷趙日綠鬢染吳霜

火正當陽地風來自午方連宵驗天象心宿炳明堂

心宿明堂古朱分野

宿半塘寺

一襟清氣足此夜豈人寰碎影松杉下吟身風露間

秋懸當殿月雲宿近城山明發騎鯨去飄然不可攀

對雨有懷

世道忽翻覆悲來痛徹心腥風行殺氣淫雨哭秋陰

虜睨朝廷墾官空帑藏金妃嬪今草地宮髻淚中簪

次韻

冥迷江樹外一鳥破雲還雨雪乾坤變干戈筆硯閒

命予時不偶心與道相關終見二三月花邊展笑顏

自挽德祐乙亥歲作

堂堂男子不封侯與命爲仇死未休陌虜有歌春夢

斷哭天無地夜魂愁九清風露極立處萬古虛空自

在遊痛恨莫能生報國從今陰陽潮南州

次韻三首

百歲光陰十過三故山路梗夢中還看來身在終爲

果悟得心空始是閒幾度踏雲歸草屋有時臥雨掩
松關人間轉盼皆陳迹何必長生久駐顏

活計烟波羨謝三醉眠釣艇去仍還爲憐死者今何
在笑殺忙人不識閒燭影欲殘登夜榻鼓聲未絕啓
晨關匆匆役役塵中走一見青山一動顏

花前歡笑憶春三何故東君尚未還一寸心中千種
事百年世上幾時閒虞遷玉帛猶歸市馬犯金湯卽
桑關生怕朔風吹下雪飛來點鬢茆紅顏

古時

古時明月碧霄間曾照鸞輿幸蜀還御座乍空三殿
遠朝儀暫歇六更閑馬屯腥霧形墀壞鶯哭寃春玉
戶關苦是年年歸舊燕遶簷偷語問龍顏

補夢中所作

夢作一絕覺而遺首兩句君王二字夢中作中原
二字嫌其忘於本朝改而足之

鴻鴈流離夢亦驚滿懷凄怨足秋聲北身不死胡兒
手留與君王取太平

閨陌虞宮女所問

摩汙宮粧粉不香死生魂夢只昭陽一逢人自南來
寄垂淚殷勤問二王

題陶淵明集後

拂袖歸來未是遲傳家何用五男兒不堪生在羲熙
後眼見朝廷被篡時

秋雨

雲滿長空雨滿山淒淒風色變新寒夜來白帝將秋
去萬樹淋漓哭不乾

逢故人

曉路雲埋撥未開霜風空老棟梁材平生不識悲秋
事今日白頭何處來

秋成

秋成田里自人煙刁斗聲中又一年王莽貨泉成底
事東都仍用五銖錢

北望

紫塞風高直北秋黃河水自向東流穆王御馬遷宮
日海內封疆只屬周

南望

南陽遙望見春陵殘雪初消霽日升鬱鬱葱葱有佳
氣漢家天子必中興

匈奴

匈奴殘破漢封疆江北江南盡戰場若問生靈誰是

主如今天子又康王本朝
高宗皇帝

絕句十首

羊裘獨釣浙江湄百姓哀哀苦飢離但得漢家鴻業
在莫愁光武舊身遲

目斷秋江欲暮時天邊落葉弄愁飛翠華幸北平安
信只願新鴻帶得歸

玉蘤愁經草地腥酸風頻捲馬頭塵我朝三百年忠
厚不信山河屬別人

閶門城外水涵空鴈影淒涼落照中一望秋風數千
里不知何處是行宮

草木恩深雨露餘公卿環列漢庭居一朝投閣千年
笑却是揚雄不讀書

一葉飛秋萬樹寒行吟憔悴倚欄干淵明只憶晉朝
事滿眼黃花淚不乾

銀漢斜傾玉漏殘釵蟲燭燼照清寒最憐今夜下弦
月一半娑婆樹不完

駿笠氈靴搭護衣金牌駿馬走如飛十三門搭護
冷誰夢朝天喝道歸（行在十三門搭護胡衣名金牌胡角）

西風滿路奈愁何昏鼓聲中厭北歌菱藕市空燈火
斷一城秋怨月明多

子夜神遊碧落間羣仙飛語下人寰上天深念蒼生
苦特勅三宮聖駕還

五忠詠

制置李公芾　公之忠義最烈古未有之所聞未及其詳故未敢書今虜亦祠祀之矣

舉家自殺盡忠臣面仰青天哭斷聲聽得北人歌裏唱潭州城是鐵州城

丞相李公庭芝　公受刑後書吏夏激冒險白於虜酋阿术丐公之屍斂棺葬於揚州堡城司空廟後人皆危之激亦義士也

大篤詔詔已北行淮南猶守九州城只謀渡海南歸國不意忘軀博得名

察使姜公才　公至死罵賊不絕口且劇口罵夏貴李公庭芝爲淮東制置姜公爲制置府都撥發官凡孚公得堅守淮東死爲忠臣者微姜公之力不至此也

殺氣盤空白晝陰始終不變似精金直疑碧落三更月來作將軍一片心

都統王公安節　節使王堅之子在常州與賊戰所部三百軍皆陷于賊公雙刀孤戰殺賊不計其

數賊嘗掷示十萬戶金牌與之不受曰則屬手則
殺竟晝夜不少衰以馬失利而死虜賊咸驚爲神
亟稱其能死戰也
健兒三百陷胡塵匹馬孤騰勇過人至死執刀唯爲
賊自言不作兩朝臣
隨駕內嬪某氏　隨駕北狩內嬪某氏虜酋屢欲
犯之以其吐語貞烈竟不可得乃書於裙帶上曰

誓不辱國誓不辱身遂自經於虜館死後爲虜人
分臠其肉食之
玉殿辭春陷馬塵忍將羶穢汙貞身能行男子難行
事羞殺朝中投閣人
寄同庚友
淳祐初年同下生已經三十七番春此身雖墮胡塵
裏只是三朝天子臣
即事
旅琐曾驚月下猿至今觸事即愁端北風昨夜無情
甚又作冬來一信寒
小春花
天地無情正北風飛鴻哀鳴亂雲中此時縱使開千
樹不及東皇一點紅

劉菊四首

天風吹古秋獨立殿寒馥我父昔愛之終身不忘菊
受命太極前立身晚秋後一朝揚清香名動天下口
日月雖云逝山中秋自香平生抱正色誰怕夜來霜
三逕今非昔多愁老此身誰知陶靖節只是晉朝人

陷虜歌　德祐乙亥十二月廿八日作又名斷頭歌

德祐初年臘月二逆臣叛我蘇城地城外蕩蕩爲丘
墟積骸飄血彌田里城中生靈氣如蟄與賊爲徒廿
六日出出橫目無所知低面羞笑如相識彼儒衣冠
誰家子靡然相從亦如此不知平日讀何書失節抱

虎反矜喜有粟可食不下咽有頭可斷從容我言不忍
我家與國同休三百十六年閱歷凡幾世忠孝已相
傳足大宋地首大宋天身大宋衣口大宋田今棄我
三十五歲父母玉成之身一旦爲氓受虜壓我憶我
父教我者日夜滴血哭成顛我有老母病老病相依
爲命生餘生欲死不得爲孝子欲生不得爲忠臣痛
哉擗胸叫大宋青青在上寧無聞自古帝王行仁政
唯有我朝天子聖老天高眼不昏花盍拯下土蒼生
命忍令此賊恣殺氣顛倒上下亂綱紀厥今帝怒行
天刑一怒天下淨如洗要荒仍歸禹疆土四海草木

霑新雨應容隱者入深密藏收芋栗供母食對人有
口不肯開面仰虛空雙眼白

狂歌

一笑識破天地根隨意變化易其名俯御三十六天
頂主宰一氣生羣生俠狀有怒行號令億兆雷鼓轟
天聲勅與龍口數滴水淨洗世界冷然清推出火帝
照寰宇萬萬世長光明

中興集 壬辰夏後至庚辰八月所作

夫詩也者心之動也其動維何因所悅所感所憂所苦觸之爾一動之天多事之源也苟知動而無動則不爲動之所動矣今入荒翻沸山枯海竭身於是時能無動乎夫人之生牲於天之清明形於地之重厚我主乎其中天地萬物莫不俯首爲賓是我之所得者甚大也奚自小之乃不君其君外走逆亂之區盲其主反臣於賊求活焉惡俗滔滔爲江爲河不可禁止傷如之何我雖無知實不敢與賊走而俱化故哀痛激烈剖露肝膽灑血誓日期毋渝此盟五六年來益不知其幾此心之不得夢中大哭號叫大宋蔑中興已于動也夫非歌詩無以雪其憤所以皆厄挫悲戀之辭我之所謂詩者非空寄於言也實終身不易之天也豈徒詩而已哉澤畔孤吟鬼然其形心乎一脉之生耿然千氷萬雪之下微微綿綿不絕若纔窮陰篆力殺之終不可得而殺此一脉之生將大而爲天地萬物生生無窮之生也敷以天道人事驗之中興迫矣故曰中興集云時宋德祐六年歲在庚辰四月十五日思肖自記

黃河清并序

近有南人自北歸紀之於籍云某日渡河土人謂丁丑歲四月黃河清戊寅歲十一月又清數旬古語曰黃河清聖人生吾大宋人也知大宋而已然則中興有日矣獨惜夫人之生於唐末年者歷五代八姓五十五年至國初僅有八十歲首尾生死於唐宋之間爲七代之民何重不幸耶爲馮道者比比皆是我宋豐水有芑之仁陶化斯世三百年之久彼忍哉彼忍哉今黃河清矣汝輩何所逃乎吾謂之曰黃河清大宋中興天下太平故作黃河清詩曰

丁丑戊寅歲黃河兩度清但教大宋在即是聖人生

亘古理不泯中天日轉明這番戡定後世世永休兵

自題大義集後

長夜漫漫發浩歌生民塗炭果如何中興車馬修攘在變雅君臣廢缺多赤幟開明新日月青氊候拓舊山河誓崇忠義誅姦逆田海雖遷志不磨

郊行即事四首

一變太平業民生若失巢乏牛耕瘠土多馬壞荒郊花圃半栽菜穀田今長茅幡然欲深隱遠與世相拋

五年前事別一說淚滂沱帝業雖遷鼎人心未倒戈日光疑白晝天影愧清波背立官塘路風前慷慨歌

癡立若忘歸欲言還又詷時危恐懼多國破繁華歇

黃葉辱吳山綠蕪欺魏闕兩峰流水聲偷哭漢宮月

吳山在行在大內鳳凰山側

雲禁江城暨色陰可憐寂寞讀書身風霜虐命四五載雨露潤民三百春鴈落愁聲唯送淚馬馳怨迹豈成塵如今不獨桐江上新着羊裘又一人

觀顏魯公帖

吾拜魯公帖凜然氣如生終身大唐臣千載名崢嶸愧彼今之人厭心蠹天經

苦懷六首

浙山高蒼蒼浙水清瀰瀰三歎動遐思清風響兩耳
曾焉深隱去長鏡訪圖綺敬俟時之清終其天倫爾

己卯十一月朔又夢食梅花夢中作

鴈宇高高冤園斜濕光飛露沁流霞狂來清興不可遏嗅盡寒梅一樹花

遣興二首

獨笑或獨哭從人喚作顛生惟嗜食菜貧亦恥言錢
清興遊空外孤愁抱日邊所憂無別念鴈又犯南天

傳家曾受易所得亦良深古今豈二道死生惟一心
顛風振曠野癡雪厄寒林不改隱居操扃門自鼓琴

送僧游西湖歸永嘉

大地蒼猱痛正新南歸不避雪紛紛柳邊人憶一湖
錦松下僧閑九里雲熟路有緣家易到空經無字世

難聞菖蒲澗水濯雙足鴈蕩山巔曝夕曛

結交二首

鳳鶚同爲禽麟虎同爲獸以彼善惡殊致令分去取
惡者僞以善惑世不可究唯在行事間以理觀於久

或不近人情避之如避臭君子重結交芳名垂宇宙
伐木義不古僞敬浩顏面交接無真情面是背乃變

疎則易爲恩密則將成怨當學晏平仲終始保相見

隱居詩

布衣暖菜羹香詩書滋味長

醉鄉十二首并序

余偶得醉鄉題忽興動累十二章不其泛乎素不
能以酒醉於醉鄉乃以詩醉於醉語是亦真醉於
醉鄉矣或曰君兩年來不作詩今何爲而作耶曰
予今不求人詩亦不與人詩人與詩亦不受人求
詩亦不與不倡以先之不和以從之執是數者已
確或意惰累年不作或興動一日數作皆天吾天
而已或鄙之亦不辭

破得愁城了仍還太古風渾然無事國不與世相通
地遁華胥外天歸混沌中蠢哉蠻觸氏苦死角英雄

狂藥蛻凡骨疑來別一州形骸閑若棄風壤曠無憂
屢有聖人至徐邈曰酒之清者曰聖人難同惡客遊元結曰不飲者爲惡客

所交惟陸靖陸靖事子西有落魄老菟裘

盎然非世境樂意渺無垠峻骨通仙處寒冬能幻春
眼空天亦小心淨月逾新昔者李太白於茲竟痺身

太和國土裏風味極清柔意外竟忘世胸中不夢秋
日蒸春氣汹地漾水光流此卽神仙窟何須更十洲

獨到玄奘處于自在行身心全去礙骨肉若通明

劫外寘天地空中一死空却觀凡世界耶爾幻漚輕
誰居此域作生涯偏許劉伶畢卓家屋影空空天渺
滂燭光閃閃地橫斜春紅軟玉頹衣樹秋碧疏波漾
瀕花接壤或逼三島路任他苦海事如麻
萬里和風眼底回陶陶樂土隔飛埃暖浮花思春初
透紅漲霞紋潮正來長駐童顏驅老去不教立鬢受
愁催舉頭閶闔手能摸更欲乘風過九垓
寓物清妍地不塵一天無盡四時春此中正屬忘懷
境來者多應避世人
紅潮初上玉船空假道青州一水通相去塵寰千萬
里不愁日夜不春風

大哉春宇溫厚凝聚靡有沍寒暖於吹煦厥俗孔洽
恬無憎妬高陽之徒歷年熟路惟楚屈平欲來莫赴
我至是邦妙莫能喻至和滋形神與天遇載朗笑詠
金玉韶護至清之氣噓呵風露喜若悟道默契玄趣
陋彼市朝喧隘弗寤願我還年克壽厥寓
天道何冥冥委形鬧穹杳曠刮土坦平沖氣藹雲杪
不入禹封疆拓地八荒表空洞無邊涯一切境界小
骨采春香濃目紺夜光瞭洪荒上古前命不爲愁勦
卑哉蒼生愚役心顏貌愧猴狂搖搖野馬走擾擾

塵埒沖融膏渴命竟枯天奚不來此邦軟坐廓幽眇
劑制膏盲俗滌濯肺腑皎駭駕無可遊一生事足了
窮冬驕寒凍地裂北望朔方常下雪五臺積古雪不
消鳥獸毛氈結凍血江南昔有酒如瀉蕉漿麟脯相
憑陵朝廷有道四海清既醉鳧鷖歌太平九土夜市
徹天明樓紅陌紫喧簫笙豪氣一飲一千鍾喚得國
裏春風生千金少年百花眼左右捧擁上天行戰鼓
聲多瓦欲飛從此百姓無寧時龍遭鱔舞鼠變虎恣
意反覆弄風雨如今寂寞不救飽觸髏眼睛生秋草
空欲拍弄百斛船莫羨釀來暱背眠何如我入壺中

遊喝雲開破天外天翠錦幃幕車渠土八面雪白淨
無烟水王雙闕瓊膏填使得五行顛倒顛坎離媾春
中央宮俯現摩醯王王仙手執乾坤萬化柄斟酌混
沌殼中髓嚥得半掬碧色雲夙根無明百雜碎萬緣
俱空恬無爲四肢馥郁紅玻璃自然氤氳太和身融
融洩洩先天春形化爲氣輕於霧飛御慈盼福下土
金相朶朶鮮綠雲花甃綵衢跨空住八十一天開玉
殿天天互透長生路憨湧醴泉雨甘露孕牛產麟鰲
蛟舞九苞鳳凰對舞鳴鈞天清旻雲墩音劾取龍猛
大士藥西上龍猛大士有藥能點大地爲金相傳今尚有龍猛金馬

黃金嫦娥搦弄圓圓雪拋向下界懸作月銀光倒潑
白冷明笑吻霏霧飄香冰戲鄰火丸煎海乾珊瑚萬
樹紅斑斑抱出懷雨活龍帝拔指痒鼻激噴噫鼻氣
環空掛白虹垂脚東貫大荒東八八翠衫蓬萊兒舞
撒寶花雙透迤千丈白眉老神翁前導萬從開天倪
徑出盤古頂外行刦風浩浩空掀轟呵暖爲春吸爲
冬濁世甲子刹那中數數老松化石了錢鏗小斷半
刻天我之大醉八萬四千歲小醉三千六百日世上

幾回漢與唐苦於爭戰悲猶狄萬國黔首行飯囊鬼
貌藍色心茫荒狹步蹩躠擅埃裏蜉蝣拜天祈壽長
氣濁聲欸不清響啾啁碎聲羣爭攘生來不識快活
國紛華外勝奪心王晝夜火燒菩提樹背井索水噗
且僵哨地荒年苦命活簍餘戚施瘡痍傷貪者逼迫
富者狂一窪血氣六賊戕眼望天上金銀落壘瓊架
屋鐵築墻莫知仁義爲何物冷笑詩書今不香沈酣
私欲反爲醍醐說青山白雲人羣昏鼾鼻搖不覺强
語以道必生嗔忽笑大笑休休休同視若輩愁如讐
揮手長揖永相謝千刼萬刼逍遥遊

醉鄉箴 并序

君子之至是邦庸以養恬小人之至是邦適以滋

亂此鄉坦夷厥土惟清壤九州之地弗及之故其
人物皆有士君子之行焉彼之游涿道涯入於無
量之域雖忘形骸禮而不亂身其景福樂之於內
居之久而安或失其道瀆常經鼓洩其孽氣見之
於外卒莫寧處非醉鄉本俗也雖然亦足以別君
子小人歟後之入國問禁者其審於是箴曰
維人之生所主者德瞿瞿戞戞士藹然温克其天其游
養和於默勿爲氣奪遷其常則爾敬爾身天命難必
周越乃行終其永吉

德祐六年歲旦歌 庚辰歲

天運無情歲事新大寶虛位孤王春晝出衙恤夜夢
哭皇皇五載臣無君南望二王未駐蹕北憶三宮猶
蒙塵祆祲蝕日地軸折寃氣上騰霾蒼旻百姓茹苦
痛徹髓大事未定焦如焚我寧久處遯閩中遽忍終
死爲逆民大哉父母之遺體與生俱生仁義身天鍊
精金鑄我心上籀忠孝兩字文痛憶我君我父母眼
中不識天下人不變不變不變萬挫以死無二心
醉喝海嶽尚翻動不信不滅犬羊羣或謂逝水不可
復叱我癡忠空愁羣焉知漢絶十八載光武乃興春
陵兵即此一語斷世事仰面再拜淚如傾西漢絶於平帝元始

五年乙丑歲至王莽五年乙丑至壬午歲光武於春陵起兵武乙丑至乙酉年光武始立國改建武乙丑至乙酉相去二十一年東漢始興詳見漢史今曰德祐六年歲旦歌乃祥興二年歲旦歌也太歲則庚辰也南國正統在天一涯亦未嘗間斷焉我朋儕六年其實則德祐之民故曰德祐六年歲旦歌心愁欲絕目掛空碧滿腹不平氣何時遂於一吐耶杯酒光風霽月之下相與歌吾德祐六年歲旦歌之願足矣或疑不不變三字蓋痛切語殺之辭非謂不能於不變也

苦雨

霖霪厄晴光胷臆堆倥傯物象各憂囚坤輿一瀕洞死禁朝暘幷私竊陰權弄我剖一寸心灑血聲大慟叫天開光明晝夜永不霽

厲志二首

心史 卷上 中興集 三五

炎正遭中微冠屨紛倒置四壁皆楚歌獯鬻何凶熾萬命喧荆棘身與豺狼值攢眼刺荼毒地無隙可避君子餓欲死爲時所唾詈白晝行夢中更相問憔悴我螬茅茨下有生痛自愧寒燈弔老影惻惻不遑寐憂抑併填膺反覆論此事嗣君尚幼冲厲階誰所致

心史 卷上 中興集 三六

灑風腰雨膩一天愁

春日偶成五絕

山塘遊舫接荒城縱有笙歌耳不清深憶國家無事日人心和氣是春聲

曉來怕上最高樓春盡時光只似秋草木荒寒生意盡

郡縣荒蕪哭暮笳憑高望不見天涯如今揮淚灑枯木南國春回生紫華

天地腥羶社稷墟萬邦赤子病流離幾番會共秋風語說得虛空亦淚垂

百萬胡兒犯大朝奔南狩北恨迢迢我非辦得中興

事一點英靈死不消

寫憤三首

偶一夕枕上苦吟不就忽於夢中吟得五字云翻
海洗青天正屬對間爲人喚覺則天已大明矣今
足之于後

自許志頗大頻歌慷慨辭攢眉無說處仰面獨行時
豪傑心猶槩生靈命若絲當今欲平治舍我則云誰

開眼看不得愁來只自顛六年萬憂苦四海一腥羶
歎命巧相値覩時痛可憐邯鄲慙深夜月猶忍照胡天
朝廷罹禍亂民物苦顛連晉帝渡江識唐皇幸蜀年

剖雲行白日翻海洗青天旃得大事了禍中郎秦然

偶成

郡國殘民少君王何日歸不知秋後鴈猶得向南飛

無題五首

屢問北來者相傳盡不同三宮在何許萬姓墮愁中
春草活腥綠雨花啼慘紅人間至微物今亦怨天公

自古無兹難我朝今遇之小臣慙逆土大事決成期
刼壞六龍死天荒萬象悲時哉弗可失奮發莫遲疑

澤窶窶嗇然開光輝夙刼孤露命濁世王事執掌生
無期一憶父母教我語逃罪無地死亦遲嗚呼三歌

一天悽愴事此恨極難裁骨縱已成土心終不肯灰
今淚淋漓君父不在倚賴誰

毒蛇噬樹死怨烏哭春哀處處山東老懸情漢詔來

年教我育我恩不淺我雖貧拙志不屈清氣稜稜秋
瑩骨至今一粟一縷絲皆是父母流傳物嗚呼四歌
今痛惻惻皇天后土無終極
我所思兮文丞相英風凜凜照寰壤失身匍匐草芥
間屢迫以死彌忠壯虛空可變心不變吐語鏗然金
石響想公骨朽化爲土生樹開花亦甫向嗚呼五歌
今併淒愴望公不見愁池決濟
我生我生何不辰血淚化作妖花春平生意氣若風
雲何苦戚戚悲呻吟狂來一呼天地動萬物鼓盪俱
精神天上真火滅不得灼爍大地生光明嗚呼六歌
今歌聲清海嶽瑩潔日月新

卷上　中興集

久雨後郊外獨行
新秧遭水毀蔵事正闕情日沒虎狼出城荒荆棘生
清流不可汚古道竟誰行闊步獨歸去芧簷月自明

追奠并序

毛惜惜高郵軍妓也理宗朝榮全據高郵城叛召
惜惜佐酒惜惜怒叱之曰汝本趙官家健兒何敢
反耶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榮全以刃裂其
口立命臠之罵至死不絕聲嗟夫今之男子挺挺
讀書學爲君子者反蕩然掃地矣不知此婦人既
失身汙賤果何所學何所見而臻於是吾豪傑士
也崢嶸之氣不爲世變消鑠此國家仁義涵養之
所致其敢負國家乎聞此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不待文王而興可也扼腕時艱追憶惜惜之事
今實不易得故賦以美之

詠懷二首

鳳爲百鳥王孤飛無其友覽德而來儀千載不一有
云胡德之衰囚身狎雞狗我當愁來時散髮狂叫走
精衛雖至微啣石尚填海一點至烈心千生萬生在
歷歷訴此苦太空亦肯首
我誓銘于天語大莫能載萬萬雷霆誅此盟亦不壞
剸然笑一聲今古生光彩
我苦心吟事二十年矣德祐前詩僅存一二記序等
作則盡亡之亂後所作幸猶存焉今陷身不義盡傷
于心期剪滅此而後朝食凡所有作意在大事不敢
豪簷風雲月露之妙鑄爲獨樂之辭然亦不知其果
爲詩果不爲詩也自中興集黃河清以下隨得隨入
更不刪去主於述懷不以辭語爲選擇今所作無題

者俱以礪之一字次第目之礪者言淬礪乃志決其所行也漢頡逆莽功德若四十八萬餘人今又過之唐顏氏之門死於賊之刀鋸者三十餘人今無以尙之何從逆者累盡節者寡蚊晉卞壼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偉哉我銘父母之教于靈臺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而不忘者也天高地下日照月臨有違家訓雷其殛之

一礪 庚辰九月

愈久愈不變一忱生死俱獨行天與語枯坐石爲徒血汙衣冠國寃浮盜賊區何當洗兵馬終古統炎圖

憶前輩二首

昔在先皇帝 理宗當陽四十年文明照天下俊傑立王前一自胡兵入俄驚漢鼎遷致令人道亂空谷遁遺賢

治世衣冠盛人才極典刑開心呈日月吐語走風霆氣象近三代文章出六經今焉不可得四顧一冥冥

續洗兵馬

遭時不祥厄陽九垢面蓬鬢喪家狗四夷交侵小雅廢率其子弟攻父母封豕長蛇亘人域天子下殿跣足走凝碧池頭樂最愁渾旨宮裏花亦醜三精霧塞黑暲暲天破地裂一無有誰執弓矢救日月仰泣旻天大號孔賢者不入勝毋里義士恥飲盜泉水丈夫立身乃大事一失此足死亦恥當知孔明泉卿輩歸然三代古君子吕尙磻溪釣文王乃是漢唐人才爾到今大壞不可救鵂梟破鏡咀唇齒高瞠雙眼視天下黔首渾敦狀如鬼龍堆大漠鳥獸夷舌捲音響蠻侏離不類人形舞百怪錯亂天命災羣黎營州羯狗諒山猪龍形詎能篡有唐丕基太子即位靈武日天開萬仞磨崖碑載定尊舉莫鰲極一新正朔授人時漸被日出月沒處梯航臣妾拜京師黃旗紫蓋東南之君班超已著王命論陳嬰王陵母生心絳衣大冠太敵勇今日豈無劉將軍田野豪傑久延頸一呼而動雲來奔我當率之效馳驅整頓乾坤明大倫舊邦新命光前王逆俗汙染咸惟新

二礪二首

愁裏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戛商音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鴻哀破國晝行饑虎齕空林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沉夫差敗越乃伍員語

越滅吳十年

釣天夢冷紫宸春臣子啣哀社稷屯一縷血忱開白日兩篇心誓哭蒼旻（謂前後臣子盟檄也）渡江祖逖願興晉蹈海仲連羞帝秦回首故都宮闕恨滿山秋色正愁人

題拙作後

我有詩一編率皆懇切辭但寫肺腑苦不來言語奇矢口吐憤氣焉知詩非詩脫語剪風露叨叨兒女癡昂然太丈夫以身佩安危何時把杯酒大笑信雙眉

三礪

一礪二礪至萬礪盟執牛耳血爲誓靈臺空瑩白於秋徹底不生菲戾氣背裂齒碎志懇懇貉之天性寧

踰汶我生一雙霹靂手終碎此虜爲韲粉天平地成風俗淳一純永歌胡無人

九日

眼見今朝菊又黃雙扉潰淚唁凄涼崢嶸歲月精神發磅礴乾坤意氣狂新鴈來時芳草死歸鴻盡處暮天長後年節主當回蹕始信仙洞再屬唐

菊花歌

太極之髓日之精生出天地秋風身萬木搖落百草死正色與秋爭光明背時獨立抱寂寞心香貞烈透寥廓至死不變英氣多舉頭南山高嵯峨

餐菊花歌

道人四時花爲糧骨生靈氣身吐香聞到菊花大歡喜拍手歌笑頻顛狂憶昔我爲混沌王洞見末劫壽不長盡召羣仙列殿下勑宣餐菊長生方我今化身遊下土一嚼清涼徹肺腑頓令心地豁然開迸出明珠耀今古普入變化妙如意能爲一切主中主塵塵刹刹黃金身永救娑婆衆生苦

愛竹歌　并序十月

吳中承天寺立雪軒修竹一林極可愛昔承平盛時每遊其間屢詠絕句刻題竹上世變之後繫心大事欲此清樂不可復得近至西山忽見竹林修翠戀戀終日實不能去始知癡癖不可除也遂歌之

此君氣節極偉特令人愛之捨不得徧造山水有竹處不問主人識不識朝朝暮暮看不足感得碧光透雙目一旦心空忽歸去挺身特立化爲玉

四礪二首　十月

壯懷寧久淹藏六暫窮櫚道病人相食時危筆不銛哭衰愁裏命笑粲醉中髯清惟每如是從教俗士嫌說殺說不醒世人良可嘆欣欣從北俗往往棄南冠

壽露沾膚爛尖風破忖寒願身化作劒飛去斬樓蘭

五礪

宋鼎終難問元首莫死爭九州俱是淚一刻不容生
舌在身當貴心真願必成但思湖海上誰可與斯盟

六礪三首　郊外獨遊草

一聽茶歌淚即流採茶歌胡曲也更兼風葉響颼颼不堪滿
地餘殘照併與新寒合音閻作愁
又是江空歲晚時痛思國事獨行遲青山無語青天遠吐出丹心把向誰
操得南音類楚囚早期戮力復神州須知鐵鑄忠臣骨縱作微塵亦不休

弔揚州瓊花并序

揚州瓊花天下惟一本后土夫人司之花之盛衰淮境豐歉係焉南渡前經兵火此花亦死今遭大故丙子歲維揚陷丁丑蔵此花又死孰謂草木無知乎上天福正統厭夷狄於茲見矣

南土新飛劫火灰瓊仙戀國暗驚猜定應攝向天宮種不忍陷於胡地開花死青春禽鳥哭城埋黑氣鬼神哀一朝枯枿變高樹傳得歌聲徹九垓

七礪

天生忠義性習俗豈能移道在國常在我知人不知
取燼堯麻象心醉漢官儀堯漢俱火德　前日痛痛者今誰語及斯

八礪三首

黃道霾今晝慘光野浮冤氣白冥茫世無聖主天應死時有忠臣鬼不亡萬刃攢身終莫變一試銘骨豈能忘休嫌三宿戀切切說未娄膚公正斷腸
生得眞心鐵石堅肯將識見與時遷淚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岳壓人天慷慨歌聲聞屋外婆娑劒影落燈前篇篇千字皆盟誓莫作空言只浪傳
憤氣填膺奈若何千生萬死不消磨夷齊道喪綱常壞渤武兵興叛逆多天外遊心窮碧落風前注目寄蒼波此時此意邪容說環顧斜陽一浩歌謂人臣簒弒之今胡人則夫羊且國自湯武

梅花

寒結癡陰慘物華莫將憔悴聽胡笳明年無限風花在奪得春回是此花

九礪

忍死以待旦曉跋歲又殘墮身囚陷阱盡命哭衣冠
月死虛空黑春枯草木寒牀頭雄劒在白氣夜盤盤

辛巳歲立春作 正月

大辱痛於死含哀弔歲華叫雲聲草檄戀閨夢宣麻
地走人形戲春開鬼面花年年北去婦馬上哭琵琶

覽鏡

朝來一覽鏡抱負頗崢嶸貌古煙霞氣詩新金玉聲
郊坰常鬼哭風雨自雞鳴所喜不靴笠巍冠斂屐行

獨遊 五月

吾非好獨遊無與吾同者不行衆所行所以騖天下

逆哉一世人昔辯而今啞吻涎流腥羶變尾面不赭
若曰汝爲人寧不識取捨止止勿多言清風生四野

十礪二首

屏氣處逆阱衡慮畫奇謀指日誓血語高空開青愁
決志揭大法一洗天地羞永使臣子輩恥列僞逆儔
美俗薰古德至治昭皇猷一統萬萬世海宇咸蒙休
一刻積一日因循忽七年自乙亥陷虜至辛巳七年 孰云天道
邇不鑒下民寃海陸頻征戰城池盡變遷吾君辛何

地墩禱柴微垣

十一礪四首

錢塘帝王都宮闕高崔嵬盛治藹無外鼓舞如春臺
咸淳聖人去山崩龍虎摧礪指變晦冥鐵圍生刼灰

丈夫吐一語霍落飛風雷直排四海水併走天外來
宇濯天地殺永刼絶藏埃喚醒羣盲兒獸喜雙眼開
我本漁樵徒山水足嘉遯昔也爲鳳凰今焉乃驚鈍
反思生爲人虛食國家飯詎甘死賊手拑口逞公論
孤忠破衆逆彌久氣彌健決當乘瓦機爲國行天憲
勇往直無前一舉四海勸談笑解倒懸盡釋下民怨
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願周使竟食言刼刼抱長恨
姬發誓孟津集者八百國當時盡棄商喜受鉅橋粟
獨有首陽山不生周草木至今插天高與商無終極
素持不殺戒一視齊寃親今遭此大惡不報無天倫
況聞會子語不取姑息仁實爲不得已挺身事經綸
苟能悟昨非赦汝改而新貧固變詐者我恕佛亦嗔
直期後世後弗忍爲逆臣惟願吾與汝同歸天德淳

十二礪

攀斷龍髯哭不回鼎湖仙去下民災一身肉痛愁銷
骨兩臉顏枯瘦入腮誓以匹夫紓國難艱於亂世取
人才屢會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

題明皇按樂圖

誰準鑿興向蜀行梨園弟子歌新聲及知凝碧池頭
事難得樂工雷海清唐史巖碧池上樂工雷海清向西慟哭爲祿山所殺

憶夢哭歌

五月二十一日夜夢遊西湖上舊遊宛然行至戎馬踩踐之地憶今天子不在咸陽宮大哭隕絶而覺遂作此歌

金輪王天中天壽赤龍夜哭立蛇孔仙人不忍辭漢去青山照水生愁醜雖貧亦有買醉資甘美不入孤臣口死後骨消恨不消歲歲暗逐春風上新柳

元賊謀取日本二絶

涉險應難得命還倭中風土素蠻頑縱饒航海數百萬不直龍王一怒間

海外東夷數萬程無譬於韃亦生嗔此番去者皆衝怨試看他時秦滅秦

十三禍十首

我有一卷書卽二盌也付之以爲命所言非奇辭教人歸於正昭昭靈臺間生死明於鏡願爲大醫王普治衆生病

窮陰有巨蛇蜿蜒數千里磨牙雨毒霧聞其氣者死我心不回邪縱毒徒爲爾終將飛劍去一擊化爲水

哀哉大數乖妖魔塡虛空刼雨壞世界欲與大海通羣愚捫空走奪命鬼手中陰雲集萬惱願天生暖風

蒼蒼南山松特立孤峯巔身此至正氣性於太初前流泉近蠹物鬼飲之亦仙況抱長生寶永蔭婆娑天大哉萬物母清淨光熙熙獨尊而爲帝天地亦其子我見我之身彈指魔王死歡喜獨自笑清風萬萬里北荒騰黑陰飛妖蝕漢日閶闔九重門老胡騎馬入萬世熙明殿度宗朝一朝韃靼寇韃靼卽今賊也江南荒野間月黑鬼兵出

嗟汝兒女曹至蠢亦孔醜面笑心掐掐欲進乃却走憨窺弄盲語捧酒祝鬼壽傷哉復傷哉醒眼頻搔首偶背文明時萬事暗蒼莽詔汝一世人父亡子焉往

良心油然生千載垂清響與道同周流光明塞穹壤王道一陵夷風俗愈卑隘至於讀書者見利直下拜一或持高論聚笑議爲怪誰其振木鐸興世開聾聵

夙生抱一誠天亦莫能破云胡白晝中閉眼面死坐猛然風雨生一叱萬邪挫率使世上人子孫永相賀

題蕭梅初舊所藏錢塘王畿圖二首六月

陰山腥馬踩京塵鎖殺宮花不識春哭問錢塘江上月如今誰是去邠人

撫膺唁國問蒼蒼郭唁聲中喜氣昌偷報故都忠義士趙家天下又南陽

十四磯二首

法駕遥巡六載餘農桑煙火頓蕭疎深山大澤精靈哭赤縣神州鳥獸居天下黃金歸朔漠南中白骨蔽郊墟漳泉數郡屢反正贖有忠臣野史書

六合漫空一網羅驅徭椎剝極煩苛星辰錯亂麻無準天地陰寒氣不和漢室公卿周勃少河梁朋友李陵多蹙然發歎悲風過渺渺吳淞捲白波

十五磯二首

國家今板蕩舊物一微絲至苦說不得長懷病似癡人心危陷阱天理過蒼龜賴有二盟在寧無吐氣時

王畿三輔地誰信捲風沙南貨北塡帝北人南住家亂招城聚虎毒入土生蛇說着未來事戰爭寧有涯城中今有六七虎或東或西一暮卽出頗有見之者

十六磯

雙眼荒荒不寐時冥搜俊傑慕夷齊識符鐵券虜當滅夢出玉清天亦低城裏月明聞虎過人間夜久望雞啼深憐舉國巔崖底誰搆懸空萬丈梯先朝常於蜀中掘得武侯鐵券有胡滅漢留一半漢滅胡一人無及依舊朝錢塘之語當應今日之事

六月大雨後作

推上滄溟犯玉京業龍鼓怒恣縱橫青天忽破鬼神

姓者以謀簒器于其主高氏高乃告于賊酋拜都
至正月二十四果有領兵來者以賊有備俱陷賊
手自正月二十三早閭城閉門汲爨俱絕一閭大
聲賊即擒而殺之又議舉層城幸而免越七日至
二月初一午後始許開門予家寓于吳身親此苦
後呂大升等俱受極刑公令呂大升與諸郡響應
乃夾攻之亦爲良策彼高其姓者身本南人反以
告賊陷誤大事生靈受禍不已高之殘夭惡逆可
勝誅哉且聞公至海南諸國有讓王位與之者公
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豈止於此或傳在真

臘之間併集外國兵來徵臣昂首望東望南一旦
相國主東甌應識海壇沙古藏云海壇沙濱温州出果拜早覩上國光辟雍高宗境土寧不快哉
大全遠颺走天涯十年登要津文彩絢晴霞中台勢
被颺平章賈似道大拜宣黄麻國步正孔棘育塗相
將圻出師敗績大
牽拏鬼盜殺機弄平陸鬪龍蛇黔首心不正居然中
陰邪蛛絲網黄屋六宫妃嬪髽公奉二王奔脫命毫
髮差漉膽酹上帝哭斷口大呼南邦血糊地春深草
不芽鬼氣射死樹腥妖幻毒花萬痛集如蠆百怪鳴

如蛙蝕盡朱垠天國寄海上搓始知上色玉潔白渾
無瑕垢衣懸相印獨御指南車海寒凍不死微微命
一窪刀圭返魂丹陽和匝遍遲生擱左賢王劉腹鹽
爲貔却視舊朝士一一誰忠嘉藐萬古虛空中一偈不
可加侯我王師來動地騰喧譁雷霆破惡逆四海仍
一家

少保張公世傑

陳丞相遵海而南懼爲人挾以授賊先托失風奔
占城少保張公世傑擁廣王即位于海外改祥興
一年己卯歲也正月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
與之轉戰兩旬至二月初六日我軍不幸而敗所
餘五百餘巨艘賊軍四向圍布期必得祥興皇帝
賴張公不肯叛勢在必死忽天上黑氣化爲龍見
蜿蜒于空中賊軍爭視爲大異張侯奉祥興皇帝
俄乘機死戰出賊重圍矣所存惟十九隻巨艘賊
望洋追之數日竟不得先賊酋張九萬戶本亦公之婿
數數密說之叛公泣而言曰我嗣君置之何地耶
三軍亦不肯我惟有死耳數與賊戰雖伶仃海島
而氣實不餒非獨忠臣亦爲良將累遷上秩此不
詳知故不書獨聞曾除少保其神將周文英降賊

謂公已死乃僞說邀功實未死也公始來勤王國
人俱疑之誠誤矣陳丞相張少保伶仃大海中人
豈不能稍取以投賊二公忠烈動天地有德感人
心所以無前是念者今俱莫定其所在昔太平盛
時不得拜二公於馬前一識雲臺之像深以爲惜
但人心未改天命豈終窮耶予日俟之予日俟之
將軍本北人歸順年已久擢身將校中腰綰中國綬
身潤白玉潔面狻黑鐵醜剛勇有武威功出衆人右
一朝天柱折當晝豐其蔀陰陽反鐵炭栝棬賊杞柳
公卿文章士盡醉馬乳酒未聞天地間生死反噬狗

幸有張將軍强哉氣赳赳生死不携異寧受奸宄狃
平生鐵石腸明白照九有熒熒赤伏符百拜懸右肘
謀畫入微茫僵目拥撐口死戰拓山開高擎日月走
剖心餧龍雛淋漓血雙手聖火壽綿綿凡水焉能漱
瞬目出死關命在事非偶張巡埋骨地頑石變瓊玖
白光射天門璀璨奪星斗英氣磨不壞生公踵其後
播蕩大海外若子死戀母屈指我世祖建武又乙酉
光武乙酉歲中興爲建武一年 惡獸腦百裂始識獅
今歲辛巳去乙酉歲只四年
子吼天風吹新雨濁刮淨無垢

辛巳夏七月

辛巳夏七月初五日正午太白燦然見太陰亦俱覩
索麻驗其次太白躔在午兵爭周分野天下氣當吐
敬以詩識之備爲史官補

避暑入古寺

避暑入古寺暫爾遭騷屑心靜凉於秋倏然適清悅
彼哉誰氏子對奕氣爭傑惜其二低手彼此莫奇着
旁觀發冷笑連呼錯錯錯救之不可及流視人寥廓

十七碉

我有真黃金只作土價賣陪笑徧示人竟無一人買
日暮哭歸來反爲衆所怪安得明眼人與之語痛快

昭君歎

漢朝逴人來人使當時公卿短奇計紫清殿內一朵
花狂風妒春吹落地命墮窮陰鬼爲侶同首玉皇紫
清裏舊愁新愁東海深黃鵠舌破傷苦事江南絶色
天下誇元賊盡虜歸胡沙或以嫁之鬻僞爵于飛馬
肯行天涯年深樂與生子女情熱比翼忘咨嗟果知
禮義不忍去亦有一死魂還家德祐百官人穆契腹
飽理學縱橫說尚棄君父從背叛乃教妻妾學貞烈
男兒或老不曉事女子正少欲守節天生至性教不
得時危罕見人中傑能盡婦道能誨兒王陵之母王

寃妻世間婦人誰及之空恨昭君上馬時顏色日老
單于死萬里魂歸身不歸廣寒嫦娥今塵土應見青
冢雙淚垂

十八礪

挺挺大丈夫爲世一準則如何出處間終始不明白
四皓本周人多爲漢一出不終爲周臣身與道相失
僅安漢社稷暗望張良術惟我則不然一身無二適
縱別生聖人亦當死深密我出興我朝舊都建皇極
今力未能之晝夜禱空碧宣王車馬來一見死亦足

哀劉將軍并序八月

德祐一年十月虜復攻常州時步帥劉公師勇守
之常州素無城壁外濠如市河僅恃排柴木一重
而已先屢與之戰皆勝至十一月乃元虜大勢合圍
月餘其回回砲甚猛於常砲用之打入城寺觀樓
閣盡爲之碎廿一廿二間直攻西門敵之不去四
門殺入二城盡死劉侯倉卒間衣胡衣笠胡笠同
足力悖理湯武暫救時謀篡莽操大生逆離而復合
合復離卒莫始終定於一粤自炎帝遠唐堯兩漢大
宋傳火德我朝聖人仁如天歷年三百猶一日形氣
俱和禮樂修誰料平地生荆棘風輪舞破須彌山黑
雹亂下千鈞石銅蟒萬舌咀梵雲玉帝下走南斗泣

至今皆口稱劉侯之事痛其不壽不得盡其所長

惜哉故作詩哀之

萬重圍裏脫兵氛匹馬勤王志不分既抱忠貞警敵
國莫於成敗議將軍身前名照江南月地下心銜塞
北雲爲痛英雄併消沒託詩爲史筆傳聞

江南絲

江南絲盡人機房欲此虛空彼富强鞭撻別工皆學
織程量計日定成章驚心蟠鳳愁應死泪手攀花痛
不香貧者只宜巖谷隱草紉槲葉當衣裳

十九礪

暫爾下生來落身命塵網高明氣常清貧賤語亦響
雙足風雲行一心山水想何時了國事方外適幽賞

大宋地理圖歌

混沌破後復混沌知是幾番開太極四方地偏氣不
正中天地中立中國神禹導海順水性太章步地窮
足力悖理湯武暫救時謀篡莽操大生逆離而復合
合復離卒莫始終定於一粤自炎帝遠唐堯兩漢大
宋傳火德我朝聖人仁如天歷年三百猶一日形氣
俱和禮樂修誰料平地生荆棘風輪舞破須彌山黑
雹亂下千鈞石銅蟒萬舌咀梵雲玉帝下走南斗泣

中有一寶壞不得放光動地神莫測云是劫劫王中
主勑令一下罔不伏燕南乖趙北除忽必烈正巢其
地一聲霹靂吹雲飛真火長生世永世山山深水水
清縱橫十方變化身恆河沙數天壞殼獨我志氣常
如新

元韃攻日本敗北歌并序

日本卽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通商旅
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元賊聞其富庶怒倭
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辦舟艦往攻馮欲空其國
所有而歸辛巳六月牛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

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
晦日大風雨作雹大如拳船爲大浪掀播沉壞韃
軍半沒於海船僅回四百餘隻二十萬人在白骨
山上無船渡歸爲倭人盡勦山上素無人居唯多
巨蛇相傳唐東征軍士咸隕命此山故曰白骨山
又曰枯髏山元賊又一道自高麗往攻倭敗尤甚
虜酋敗歸幾遭虜主所殺並罰陪金銀鈔物咸窘
且怒虜主又謀復舉攻之虢羅國方八百里航倭
甚近韃已奪據其國運糧調兵于彼爲餉衆窺倭
之地倭有五十六州倭兵悉聚太宰府倭圖載其

詳倭人狠不懼死十人遇百人亦戰不勝俱死不
戰死歸亦爲倭主所殺倭婦甚烈不可犯幼歲取
犀角刻小珠種額上善水不溺倭刀極利地高險
難入可爲戰守計且今漳州陳弔眼據掠已久地
通諸山洞山寨八十餘所據險相維內可出外不
可入以一當百勦辟難算意欲攻出未能年號昌
泰未知擁誰爲主元賊力攻漳不可得又韃攻倭
倭攻韃卒未已火德一脉終如何諸處仗義出者
咸有之然恐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實私爲一已
之謀圖集事功此微臣朝夕不已于懷者也我朝
武興語頗奇遂歌之

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區宇地形廣長數千
里風俗好佛頗富庶土產甚夥并產馬船來中國通
商旅徐福廟前秦月寒倭有徐福廟猶怨舊時嬴政苦厥
今大羊貪猶熾瞠目東望心如虎驅兵駕海氣吞空
勢力雖强天弗與鬼吹黑潮播海翻電大於拳密於
雨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府犬羊發怒與
天敵又謀竭力必於取已刻江南民髓乾又行併戶

抽丁語凶歌橈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雖傳漳
州氣燄盛又聞襄陽已大舉割據固足稍伸氣律以
大義竟何補縱遇聖明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母千
語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曾夢蘇武開笑口
云牧羝羊今盡乳仗節還漢欣欣然鬚髮盡白心如
故一念精烈無不通天地爲賓我爲主高懸白眼混
沌前那肯以命落塵土翻身鼓掌一笑時萬古萬古
萬萬古

二十礪五百字

素志欲隱去蛻名辭筆耕偶值惡劫來眼界亂縱橫
窮北洞窟底竄出老魔精被髮走如風四臂猙雙睛
面竅噴毒火直射日月昏一海人髓酒五石瓠爲觥
鬼鼓徧空響白氣幻長鯨夜叉發毒機砲砲打玉京
老仙戰股立手扶鬯極壞畫弧盤古死柴徹貫攙槍
諸天落淚雨終夜淋漓傾蒸人變醜相鑫目豺狼聲
餓虎揷翼飛善類誰能攖送命納彼啖逆魂嘈冤情
血凍天下土赭癘蛭玄蟲雨肥髑髏腥生菌高於楹
獨抱深痛鑿數與死相爭讀史見義事意氣如雲生
圖窮七首見今豈無荆卿真孤匿山中今豈無程嬰
獲得九尾龜灼龜橫庚大寶子傳子乖統無畢程

高聲叫亂世聾瞽諂痴醒速卻胡兒衫仙帶飄佩珩
身辭陌陰路火邦卽蓬瀛我秉正直心明比日更明
豪與凌高秋磊落人之英決當勇於動持平平不平
手劈虛空開身提天地行千妖百烈裂死萬古一擲贏
獨出娑婆外世界懸空拳猛飛大山來突立青崢嶸
劫初第一峯鬼神不識名樹檗百寶花石削五色瓊
香霏月中髓碧沁秋痕輕天上闕新國以正治八紘
大赦統乾運平心持道衡洪福溥無疆一切命皆亨
下界齊拜舞笑賀羣和迎愧昔染腥腐今趨義榮腥
淨脫風骨臭瑩然澄秋泓正性本不壞生死通一誠
逆爽殄微塵王氣光大清犀象怯漢戰草木助晉兵
閻勃軍左袒杜甫詩兆征趙祀必不絕宋禮吾足評
我七我百姓永劫心不驚天君坐靈臺誓行前後盟
謂前後臣子盟檄也念念死亦呪願寶期必成口血寧有變浩
劫光晶晶

自序

思肖生於理宗盛治之朝又侍先君子結廬西湖上
與四方偉人交遊所見所聞廣大高明皆今人夢寐
不到之境中年命於奄炭泊影鬼區仰懷理宗時朝
野之臣巾夜倒指嘗數一二名相崔公與之李公宗

勉游公侶杜公範吳公潛董公槐閻臣孟公珙彭公大雅余公玠趙公葵陳公杰蔣公重珍度公正徐公林公輝潘公牥郭公磊卿張公端義劉公漢弼章公琰李公韶張公忠恕王公遂劉公宰蔡公範王公邁曹公豳杜公淵徐公經孫蕭公山則陳公昉黃公自然洪公天錫范公丁孫李公伯玉道學眞公德秀趙公汝談袁公肅蔡公抗趙公汝騰錢公時徐公霖文臣李公心傳洪公咨夔魏公了翁范公科程公許劉公克莊湯公漢劉公子澄詩人徐抱獨逸戴石屏復古敖臞庵陶孫趙東閣汝回馮深居去非葉靖逸紹翁周伯弜弼盧柳南方春翁賓暘孟寅會蒼山幾杜北山汝能翁石龜逢龍柴仲山望嚴月澗中和李雪林龔嚴華谷榮吳樵溪陵嚴滄浪羽阮實中秀實章雪崖康孫花翁惟信其他賢能名官豪傑人物老師宿儒仁人義士碎在遐方異縣深山窮谷誠匪車載斗量所可盡如斯諸君子落參錯天下當時氣燄何其盛哉度宗登極權臣持國士氣沮喪畏禍燃身相尚賣諛平日挺爲君子者亦舌噤若死宜其人才咸無稱焉養成德祐莫大之禍不可救藥雖德祐後忠臣義士亦理宗朝涵養所致者萬乘南遷宗祐塵土臣子之痛終天罔極今忍死暫生期集大事不暇以歡情倩目調笑風月爲詩人美麗之辭疇昔咸淳壬申嘗確然立志悉委舊學已絕筆視文史謀入山林蛻去姓字甘與草木同朽盡敬以我還之於無聲無臭之天向非德祐虜禍天下無復賦詩作文矣昔上有聖天子下有賢公卿儒士豪傑人物我藐然匹夫可以隱泯於天游今而上無君世皆賊我當爲天地斯道之主也者天其綱常於無窮也率有聞而笑之曰豈少君一人哉每厲聲應之曰正少我輩一人耳實萬萬不容不出爲斯道立極也歟大逆熏心寇憤填抑目遇逆事相忤尤覺氣豪不自禁非不知賊之刀鋸之痛然痛有甚於刀鋸者寧忍避一身微痛不救天下至痛時吐露眞情發爲歌詩決生死爲國討賊之志心語心謀萬死必行故氣勁語烈殊乏和平興趣實非詩之正道先君子嘗謂英氣道之累又謂離騷亦不得其正但以高古忠憤過之其以是之謂先朝作詩皆尚盛唐製作冤佩玉五音相宣如大朝會法度森然此皆我朝祖宗仁義之澤況美教化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果能一出誠心公道斥去僞語邪思蓋詩

道必致之效舍是而詩恐非古聖人之所謂詩今天下人所思皆邪詩之根本摧喪無餘此爲何時出而言詩爲仁義辱甚矣果欲爲之必知所立身乃可思肖幼本不肖且大不孝資質頑鈍授之以學若水灌石了不相入先君子盡平生精力竭其所學癡呪枯木望其必花今若鳥雛能飛詎敢易父母所行之轍恣謬其所之亂後所作詩二百篇固近於正一或不能行其所言願天誅之人誅之彰其不孝不忠僞語罔世之罪使悉聞其惡皆相顧而語曰其父母如是其子如是吾與汝其戒之我晝夜懷懼深思遠計施

於言語果無益不若身之於事以風天下暫乎默譬緘誓屏吟詠事庶其必行計獨以謀之神以運之剖析清穢豁如天開位三綱福萬物願俾天下後世莫不知有君願俾天下後世莫不知有父始可以見我父母平日教子之志今忘罔叨叨再四紬繹力主于行爲終身誓不求天知不求人知不求心知亦非有所利而爲之益臣子之職分當如是也若律以詩去古人法度誠遠矣當燔所遭之時爲何如時之爲厄如是之極也夫以時論之在我不在天時雖與辛不能違於理理至大實可以制乎

時昔父母教我勿違理而行也素矣是以我自許我可必集亂世難成之事時曷能果病我耶我誓執無終極之終以終其有終期無負於國於家焉願舉天下後世之人一而行之三極之道至矣盡矣維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巳陽月望日思肖後序

久久書

前後臣子盟檄二篇并詩昔分其字而九錯綜書之又取久久之義故托其名曰久久書秘其機神其事庶幾便出入衆不疑其文且奇其留傳可以久久矣我大事成當奎爲正文激勸天下今又閱四年而事未集大痛在心書夜不釋期於必成乃事一日興動竟釐爲正文讀之激發其志但我死有期矣恐生不能爲國家報讐死決當爲大義吐氣我昔有詩曰生或不就緒死當賓夙願冏俾竟食言朅朅抱長恨此二十字心誓盡之矣久久書後九跋益跋前後臣子盟檄也特意徵隱爾德祐八年長至後十三日思肖書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

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爲正統爲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曾謂長江天險莫掩陽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欲以夷狄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閼國脉貪官虐吏剝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橫逆畢力南入吾指吾在北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奚敢化

爲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足爲孝舍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閒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爲尚未旋蚤夜以思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心亦凝血挺然語孤忠孑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我母龍鍾憂憤成疾旦莫無期奚生其斗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讐賤隸婦富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爲烈婦讐貪儒子貴公卿謀遷爲後彼不忍舍乃父爲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

肯王而相之爲忠臣萬潔一汙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宋已不可爲且惟眞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姬發或興亦不陳洪範書吾爲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祀彼非姬發而夷狄天如之何假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姬發之聖汝輩獨不思大宋忠厚不怒逢賊憐毒皆樂然媚鬼求長生術禱悟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南謼謼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千數偏夷狄以王胥而爲賊反叱吾愚執方疑謀不與時遷譽其爲聖求

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讐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爲人之道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爲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止不得其道死則爲榮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殛賊即蒼邦新之于以正天地大位于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與火德復炎炎中天乎實父之願實母之願表忠臣義上於既往詠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家

其無歟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我被國家仁恩深
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汪洋之中飛躍道化
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華于躬
爲三朝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
得不思大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忘遠變毛角
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爲也理無不忘國也然
昔之國亡必有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儓昭
之君暗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懟奚而不
喪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思宋者衆寧有

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不然
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深故有李公芾李公庭芝
姜公才趙公與擇趙公淮陳公文龍趙公卯發王公
安節阮公正已輩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
烜烜乎有光菲菲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
相文公天祥通身南歸武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
傅陳公宜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未有還期二
王奔南未奏膚公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
忠義自見之日虎兕區人域吾與汝皆腥涎中食盡
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

人也獨不能爲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
土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化大羊類生不
爲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啣寃痛于罔極何忍負吾
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爲君子終身忠孝乃
本分事一毫悖謬爲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
剛潔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死於此賊又母氏教以
雖學父爲法極拳拳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爲當世
君不珍逆類炳炎圖是違父母遺訓爲不孝子詎不
大逆生爲吾大宋之民生爲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艮
遇也倏遭湏洞腥汙社稷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

賊大決一勝終其爲人臣人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
五尺弓莫挽三斗强言空無實力孤不支宜箝口命
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貧而不弓裘而不治然至
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縮果其往一舉
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雨中興之運緝先王萬年文
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
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木凄苦四顧空
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所以作曰臣子盟檄何義臣
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

皆忠曰檄作於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含垢隱忍又閱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懼久而或弛復喜勇於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人子之事吾違茲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茲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復則明敢率爾舊民羣興萬動協心不作恭聽號令勦茲强醜聿新有宋家邦速覩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是年九月復啟之曰我幼愚頑無有慧性凡一言以上非我父懇切教之今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

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家庭之訓歷歷胸中天可窮其高地可極其學吾父母之思大不可而思也二十二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爲無君無父無母無子之人傷哉我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於君有死無二且謂我祖我父傳家惟忠孝而已庸投於汝母忘父言我屢嘗竟夜鰥鰥悲泣哽咽以國以家反覆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爲乃若彼安乎忍乎此臣子盟檄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大塊龍一出頃而霈雨壯士長嘯劃爾生風前後二檄奚爲空言時一誦之心勇氣動天日愁變儼若坐雲叱空手舉滄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申之以跋涉乃志決其必爲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誓于心終施于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爲大宋民期不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爲之一下淚也九月望後復詩以盟之曰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剪國家讐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時宋德祐

四年戊寅歲冬至日孤臣鄭思肖泣血誓心書

此一卷書凡三千二百三十四字昔先夫子授我曰真奇書也名曰久久書由是行之可以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今未可發其秘久久觀之當自通其文比潛心數歲終莫句其辭支離蹇澀與此書同死生數矣不敢忘先夫子所教故今存焉噫山林禽獸之天江海魚龍之天君臣臣父父子子乃吾之天今所聞所見所交所言所行所止所飲所食其吾之天乎其非吾之天乎將與草木歸佔朽乎終與日月同光明乎一

係于久久書焉行將絕世事委形死志遄晝夜寂坐
禱于靈臺之天必能冥悟其旨吾當爲天地立極爲
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又當大書特書其書以風
後世云己卯歲立春後一日思肖書

朋友居人倫之一今天下大變風俗一爲之汚染欲
得相與語吾語者竟不可得伐木麗澤之義殆將廢
矣抑天下果無人乎故出則獨遊歸則高臥爲世嫌
爲指以爲癡蒼天蒼天我讀我父書者也浩歎激發
以手抑胸血漬兩眥乾坤若變色凄然感風雨凜乎
其不能自存忽作而言曰天道不常晦冥終有青天
白日之時吾何憂哉

我父今逝十八年矣昔在膝下時教我極嚴隨事陳
義啓其昏頑行坐寢食無一事一時而不教且痛加
之鞭撻直欲吐其心納我胸腹間使其速肖於人譬
如種種子于枯塔之土今萌芽者百不一二舉其大
要則曰不能事親非孝也不能事君亦非孝也不能
立身亦非孝也何也辱於家也故立身爲人子之終
事孝經曰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此之謂也
汝不行吾之言汝則非吾之子我母亦語我曰汝不
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至今歷歷耳問髮立汗下父
母之言一出諸口卽心服而行之者孝子也今悖父

母所訓委身汙雜爲名教罪人願天下之爲人子者
悉以我爲戒家國其庶幾乎況我父遺所著書數帙
又注易甫及六十卦而逝夫繼志述事實人子之責
今天昏昏日茫茫正切切然爲天下大事計心夢飛
亂卒未暇爲我父足其遺書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
爲大我又犯之我父遺書終授之誰耶我知雷霆必
誅我矣掩面一慟昊天罔極

人道立則天其所以爲地萬物其所
以爲萬物人之道苟不然天地萬物之道亦幾於廢
矣蓋天地萬物不能自爲天地萬物必以人而天地
萬物之人之道大矣哉日輪西傾覆載咸夜羣生冥
塗索行莫知所向可哀也已速吾之帝出乎震開天
下曉使昭昭然行大道中人道立則天地萬物咸盡
其道吾事畢矣右三章皆感歎久久書而作滔滔有
懷言之不足故言之而又言焉今併書之己卯冬至
前二日思肖書

今之爲人父者能生之不能教之惟慮無財遺其子
苟能教以學業不教以仁義曷爲父問有不孝者亦
訴父曰不遺以財使我終窮至謂天不生我于富貴
家爲怨也豈父子之天耶嘗思百工之人各知以業

授其子富者知遺財與其子貴者知延賞與其子人
君知以大下與其子獨我父以道授我庶乎成人故
我父之恩過於人君以天下與其子天下可得而有
道不可得而聞以天下與其子歷代人君莫不然以
道授其子千百世不一見父欲聞道且不可得矣以
授於子世之父不多老胏輪扁也縱有之何不能喻
於子道之難聞如是哉我聞道矣一天下之事皆小
之但知我父所授之道爲至大白刃加於身實不懼
曷以變之昔本大不孝今知改爾得如是者非我能
也實我父之力也故生生死死一以久久書爲心意

恠天還吾道亭矣昔羅仲素論瞽瞍底豫事曰只爲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陳了翁聞而善之我繹思其言
直與六經相表裏今天下人一之爲惡道本無間斷
彼無知者爲時所瞽痛可憫我有我父之道在了然
不惑獨立不懼豈易至是益信天下無不是父母之
語爲至論惜乎生後不得見斯人一拜之世道錯倒
今與誰語其惟仰蒼蒼一歎乎辛巳九月二十四日
思肖書

吾聞有志者人莫破之鬼神莫破之天地莫破之生
死禍福莫破之夫如是我知我久久書必開大明之

天終集厥成也志血道一萬古如新敢再拜焉敬勃
爲誓辛巳良月初六日思肖不能已於已也所以不已
書
我書久久書後凡八作猶不能已於已也所以不已
者何我父之志未仲也我父氣如烈日秋霜其嚴行
如精金粹玉其潔今洞觀　世人竟無似其毫髮者
我欲學之也自始逮今愈學愈不肖仰而望之巍然
其天乎始教我爲君子也今小人矣易形革面躑躅
歧走得罪天理不齒人類如之何不使我哭泣摧折
痛割心肺晝夜悔恨若莫能救人冥不有子其子未
嘗不肖父誰謂我父有子乃如是爲人笑罵直累於
心史　卷上　久久書　壱
先厥罪爲大深思我父昔日鞭撻不可復得痛哉痛
哉誓自今始心無他思日無他視盡力死行我父所
行之塗雖生死禍福來悉不敢避一念動于中天地
鬼神昭監在前或政薦違家法我父終不瞑目於空
冥問鄭思肖孟深思之今恥事虛文此爲絕筆之誓
辛巳陽月初八日思肖書
西漢絕十八年景帝之子長沙定王發五世孫光武
興漢其泓實不出於武昭宣元成哀平諸帝之下東
漢絕一年前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勝之孫昭烈皇
帝興漢其泓亦不出於東漢諸帝之下大宋開中興

心史卷上終

心史　卷上　久久書　壱

三山荀山後人所南鄭思肖偶書 小隱記

獃懶道人凝雲小隱記

獃懶道人蘇人也既獃矣又懶焉蘇人中之真蘇人也今天下人荒涼如秋夢影白日聲飛空青弔形獨泯恐遐春枯愁挾秋語均化爲蘇人矣悲哉與其流於流涕若止於止獃兮懶兮如雲之凝若浥於迹無心可心孰識雲之卽吾兮而吾之卽雲兮其凝其質其散其天乍離乍合孰操孰舍吾不知其誰爲之也陟頴之堂索玄之根欲名其誰實不可得安能擬其

爲之者與或者曰凝雲小隱在西湖之上獃懶道人所翔四方高人息肩問道粥晨飯午棲神遊真之所也吁吾匪不知翔者獃懶道人也然獃懶者其號骨肉者其形捨是而索之則爲之者誰與問君而君不知問吾而吾不識吾亦不識君之爲誰吾之爲誰也彼其彼此其此互名其名盤旋至死或欲識之請問於凝雲小隱主人獃懶道人

一愚說

愚冢所感之之稱也喜而納之者其隱於道者乎予世今之世莫人其爲人虺乎憤騁乎矚而兀兀而訥訥然無怪其爲愚而喃喃哉今亦化而爲愚惜

四明日景之燭物不晶慘淚痕之泣睛欲突臨風一呼將莫載其所之也唯予之不甘於愚乃所以全其隱於愚也耶

靜淨說

淨生於靜靜一其淨空然泠然玄玄其玄寥廓無象先吾之先索無首其首潔無垢其垢後吾之後萬化形其妄吾靜淨其真委天地冥日月靜無靜淨無淨吾其靜淨靜淨其吾二其二一其一匪一匪二匪一悉吾

太極

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

德祐六年己卯冬至前三十六日其夕三更後鄭子得一夢始則栩栩然寘寘然若冪若翳若醉若聵若聵若迷身雲霧中憑虛任其所之俄而蓬蓬然泠泠然若有所至然開目則身在山中私謂其地爲西蜀之極西其山中岩崖巉巖參錯綿亘峙奇走怪形勢飛舞非漁樵耕獵所能造塗徑其傀怪龍虎所匿窟宅三晝遊覽萬不六七忽迫暮遇深澗微碧之溪竟行水面水離足三二寸泠側石之徑行迂峻採穿餘至一洞

若門忽自開入之數里始露霄漢寬敞如平地見可仰不可陟壁立之峰聳身即騰飛至其上得一盤石潤潔如玉色平滿整截方可七八百丈四垂斗絕下視無底上有大古梅一株根皆石之土始一兩花須臾盛開香透頂腦復意其時初冬至正十五六間月輪懸於天頂駐而不動相去甚近極大極明直千百倍涘寥空濶清氣逼人我心愈喜與趣辟易手摘梅花食頃空其樹匪若世間梅花帶清苦氣味甜美如嚼新軟白石髓且口咄咄文其事欲紙紙至筆具隨之懸筆飛寫字狀極怪不類世俗書其文曰我鍾先天至清之氣毓其神必以後天至清之氣養其形陋彼熟食之子火氣昏其滿閉濁死其命於穀肉之穀終棄墜其魄於冥城草木英華後天之清氣也梅獨優之一陽而花六陽而實爲純陽之果其花天真之可取小星千千踏向足底清極顛默氣薄金石頑立身至香無垢貞白終其性戕以霜斧雪斤莫能夭彼之命黑魔癡慘欲殺萬物以死身抱微陽一脉之仁出而萌芽欲絕不絕之春性和氣良滌凉骸腥崖盪化爲水培固命蒂歸脉於踵綿綿其息久之鍊骨堅而空透體性不壞猶精金然吾嗜之者以此平生所食數溢千樹矣來遊此峰太初真氣所結懸空而擎不與塵壞遍接九疊九萬仞霽霊折裂神護鬼捧噓納煦洩撐突峻削磅礴块圠山氣清潤滋石孕玉山脉相鎖若犬牙啣錯深走地底鍵斡坤軸嶽形坡陁臣伏若拜奄蔭婆娑蹁然而帝飛身陟之千清萬奇讒併心目空中有聲之者曰此玉真峰頂也邇來四百萬刼無人至此矣梅花一樹與天地日月仝生更莫算其幾微塵刼伏羲未生前嘗開一花今天地荒老萬物多故欲仁下土故花又開天道健地道順王道昌萬物壽吉樹拱百圍花大半尺樛枝偃蹇根絞石隙天根月窟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搏爲花骨世不得聞仙不得識今焉大寶珠王飛出泥丸化而爲月御天中央直若千輪圓月合成一月迫窄六虛焜燿陸離開大光明一破照耀咸悟長生大星疎疎可數可取小星千千踏向足底清極顛默氣薄金石頑立身至香無垢貞白終其性戕以霜斧雪斤莫能夭彼之命黑魔癡慘欲殺萬物以死身抱微陽一脉之仁出而萌芽欲絕不絕之春性和氣良滌凉骸腥崖盪化爲水培固命蒂歸脉於踵綿綿其息久之鍊骨堅而空透體性不壞猶精金然吾嗜之者以此平生所食數溢千樹矣來遊此峰太初真氣所結懸空而擎不與塵壞遍接九疊九萬仞霽霊折裂神護鬼捧噓納煦洩撐突峻削磅礴块圠山氣清潤滋石孕玉山脉相鎖若犬牙啣錯深走地底鍵斡坤軸嶽形坡陁臣伏若拜奄蔭婆娑蹁然而帝飛身陟之千清萬奇讒併心目空中有聲之者曰此玉真峰頂也邇來四百萬刼無人至此矣梅花一樹與天地日月仝生更莫算其幾微塵刼伏羲未生前嘗開一花今天地荒老萬物多故欲仁下土故花又開天道健地道順王道昌萬物壽吉樹拱百圍花大半尺樛枝偃蹇根絞石隙天根月窟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搏爲花骨世不得聞仙不得識今焉大寶珠王飛出泥丸化而爲月御天中央直若千輪圓月合成一月迫窄六虛焜燿陸離開大光明一破照耀咸悟長生大星疎疎可數可取小星千千踏向足底清極顛默氣薄金石頑立身至香無垢貞白終其性戕以霜斧雪斤莫能夭彼之命黑魔癡慘欲殺萬物以死身抱微陽一脉之仁出而萌芽欲絕不絕之春性和氣良滌凉骸腥崖盪化爲水培固命蒂歸脉於踵綿綿其息久之鍊骨堅而空透體性不壞猶精金然吾嗜之者以此平生所食數溢千樹矣來遊此峰太初真氣所結懸空而擎不與塵壞遍接九疊九萬仞仍

震坠碧遂驚寤神思恬淨舌根猶香夢中之文凡千
餘字一筆而就旦而遺其半又二三百字怪不可曉
剔抉其支離脉絡之以意潤色之以辭仍紀顛末遽
爲他日一笑耳聞者異之曰奇哉夢也曰奇之則不
奇矣夫人之夢皆紛雜之念凝之於神因其昏味乘
氣機恣縱變化其魂實未嘗出於身外眞有所遊歷
或先識其事或雜採於感多慾者夢猥而昏無念者
夢寡而清要之俱化也詰其根則妄爾樂廣之論未
恐也別之有周禮六夢焉昔黃帝夢遊華胥高宗夢
得說文王夢帝與九齡孔子夢見周公佛夢金鼓老

子夢遊罔象莊周夢爲蝶孰謂至人無夢乎其實皆
托言也假夢以喻其意彼數人者直不可測泥之反
失之豈如左傳所錄之夢非先識其事則雜採於感
者耶聖賢或夢亦覺眾人雖覺實夢此以異也夢生
夢死夢榮夢辱蠢蠢夢晝紛然焦鹿盲於心偉一漚
斥滇渤反誇爲極智夜夢泛而無根覺則出之晝夢
苟差敗乃德不得爲善人暗無寤時晝夢之害過於
夜夢遠矣悟者蓋寡我未生之先寂然而無爲我既
生之後順天理以全歸厄之不挫之天之不憂也奚
以富之貴之禍之毒之耶無愛風慫薪鼓飄靈臺之
火情想俱枯頹唇喪其肢體視實無視聽實無聽思
實無思五官咸天厥職一無所倚孰爲夢孰爲覺然
則向之所夢又不可以夢而夢之矣

自戒

有行至貧至賤可以進之無行至富至貴不可親之
何也有行之人綱紀森然動皆法度不敢一毫越理
犯分恣其所行雖貧乏不以爲不足無故與之猶不
受況妄謀乎忠孝仁義睦於家鄰於鄉不以害遺於
人斷無後殃無行之人謁倭殘妬塞於胸間心目所
至悉犯於理貪涎滿吻并包之心熾然使得時則以

勢劫之矣雖死且有謀餘孽猶毒於人必難終以禍
匹夫有行保身保家保子孫遺善爲閭里傳卿相無
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遺臭爲後世笑敢斷之曰
無行之卿相不若有行之匹夫得若人而交之非損
我者也實益我者也然我或有一於此人將拒我如
之何得若是之人而交之耶其懼人之拒我也莫若
以所以拒於人者反拒乎吾身庶乎可矣妄以言議
人則幾於小人能自檢其身則不失爲君子終身其
行斯言乎我少也昧惟由我父所行之塗行焉凜凜
然或恐悖之玷於父母願必造於道期爲君子之歸

故書以自戒

文丞相叙

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之國家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不踰此理今天下崩裂忠臣義士死於國者極慷慨激烈何啻百數曾謂漢唐末年有是夫於是可以覘國家氣數矣藝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大哉王言直驗於三百年後丞相文公天祥才畧奇偉臨大事無懼色不敢易節德祐一年乙亥夏遭韃深迫內地公時居鄉挺然作檄書盡傾家貲糾募吉贛鄉兵三萬

人勤王除浙西制置使九月至平江開閫十一月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入行在二年丙子正月韃兵犯行在皐亭山丞相陳宜中奏請三宮不肯遷駕即僭扶二王奔浙東韃偽丞相伯顏聞而心變意欲直入畧弒京城在朝公卿咸驚懼眾恣惡文公使韃軍前與虜語朝廷假公以丞相名及出一見逆臣呂文煥即痛數其罪又見逆臣范文虎亦痛數其罪文煥文虎意俱怒導見虜酋伯顏公竟據中坐胡床仰面瞠目撚鬚翹足倨傲談笑虜酋伯顏問其爲誰公曰大宋丞相文天祥伯顏責不行胡跪之禮公曰我南朝丞相汝北朝丞相不跪遂終不屈其他公卿朝士見虜酋或跪或拜賣國乞命獨公再三與韃酋伯顏慷慨辨論倘以理折其罪辯析夷夏之分語意皆不失國體深反覆論文煥之逆伯顏竟解文煥兵權又沮遏伯顏直入屠弒虜掠京城百姓之凶伯顏始怒終敬爲其所留不復縱入京城竟挾北行至京口賊酋阿术勒丞相諸使親札諭維揚降韃獨文公不肯署名虜酋暫留公京口虜館時維揚堅守城壁與賊酋阿术據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巷甚嚴密公問關百計擲金買監紲者之

心寓意同監紲虜酋往來妓館竊狎買笑意甚相得相忘又得架閣杜滸相與爲謀二月晦夜遁出城偷渡江登真州岸偷歷賊寨勞苦跋涉難譬時全太后幼帝北狩將道經維揚公欲借揚州兵與賊戰邀奪二宮還行內公叫揚州城揚州疑公不納復西行叫真州城即差軍送東往泰州由海而南南北之人悉以公爲神朝廷重拜爲右丞相又於汀漳間募士卒萬餘人勦叛臣易正大驅馳二三年景炎三年歲在戊寅十一月潮陽縣值賊服腦子不死爲賊所擒終不屈節談笑自若賊以刀脅之笑曰死末事也此豈

可嚇大丈夫耶當伸頸受之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
世傑叛南歸北公曰我既大不孝又教人不孝父母
耶不從其說賊擒公至幽州見僞丞相博羅等不跪
衆虜控持搦腰捺足必欲其跪則據坐地上叱罵曰
此刑法耳豈禮也賊命通事譯其語謂公曰不肯投
拜有何言說公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及將
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日忠於大宋社稷至此
何說汝賊輩蚤殺我則畢矣賊口語止此汝道有興
有廢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付與別國了
又逃去有此人否公曰汝謂我前日爲宰相奉國與

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賣國者有所
利而爲之去之者非賣國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
顏軍前被伯顏執我去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
宗之二太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去之圖爾賊
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公曰吾君也賊曰棄嗣君別
去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公曰德祐嗣君吾君也不孝
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我立二王爲宗廟
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帝愍帝而北者非忠臣
從元帝爲忠臣從徽宗欽宗而北者非忠臣從高宗
爲忠臣賊曰二王立得不正是篡也公曰景炎皇帝
虔宗長子德祐嗣君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

祐已去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
皇太后聖旨如何是無所授命天與之人與之雖無
傳受之命推戴而立亦何不可賊曰你既爲丞相若
奉三宮走去方是忠臣不然則引兵與伯顏決勝負
方是忠臣公曰此語可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當
國故也賊曰汝立二王曾爲何功勞公曰國家不幸
喪亡我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
何功勞之有賊曰既知不可爲何必爲公曰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
藥之理盡吾心爾若不可救則命也今日我有死而
已何必多言賊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汝降而
後已公曰任汝萬死萬生煆煉試觀我變耶不變耶
我大宋之精金也焉懼汝賊輩之烈火耶汝至死我
而止而我之不變者初不死也叨叨語十萬劫汝只
是夷狄我只是大宋丞相殺我即殺我遲殺我之
罵愈烈昔人云薑桂之性到死愈辣我亦曰金石之
性要終愈硬公後又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
腹子興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
家召周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曰立伯服爲太子

犬戎之亂諸侯迎之宜曰是爲平王漢光武興於南陽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似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無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皆曰啓吾君之子也謳歌獄訟者歸之漢文帝即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春秋云公子人爲國君者何限齊桓晉文是也誰謂弃去者不當立前日汝賊來犯大紀理不容不避二王南奔勢也得程嬰公孫杵臼輩出存趙氏爲天下立綱常主揆諸理而不謬又寧復問有無授命耶惜乎先時不曾以此數事歷歷

詳說與賊酋一聽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語公始被賊擒欲一見忽必烈大罵就死機洩竟不令見忽必烈因叛臣青陽留夢炎教忽必烈曰若殺之則全彼爲萬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術誘其降庶幾主可爲盛德之主忽必烈深善其說故公數數大肆罵詈忽必烈知而容忍之必欲以術陷之於叛而後已數使人以術刼刺耳語公始終一辭曰我決不變也但求早殺我爲上賊屢遣舊與公同朝之士密誘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剛曰斬曰鋸曰烹曰投於大水中惟不自殺耳賊又勸太皇傳諭說公降韃公亦不聽諸叛臣在北所其忠烈與賊通謀密設機穽奪其志公卒不陷彼計反明以語韃眾酋盡伏其智且俾南人羣然問六經于史奇書釋老等疑難之事令墮於窘鄉眾謀折其短誤公朗然辯析議論了無不通強辯者皆屈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詩求字者俱至迭筆書與悉不吝公妻妾子女先爲賊所虜後賊俾公妻妾子女來哀哭勸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眞我妻妾子女寧肯叛而從賊耶弟璧來亦如是辯之璧已受僞爵嘗以韃鈔四百貫遺兄公曰此逆物也我不受璧慚而卷歸後公竟如風狂狀言語更烈一見韃之酋長必大叱曰去有南人往謁公問汝來何以曰來求北地勾當公即大叱之曰去是人數曰復來謁已忘其人曾來復問曰汝來何以是人曉公意惡韃賊紿對曰特來見公餘無他焉公意則喜笑垂問如舊親識他日是人復來公又忘之矣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風漢北人指曰鐵漢千百人曲說其降公但曰我不曉降之事虜酋曰足跣於地則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跣但能坐也賊曰跪後受爵祿富貴之榮豈不爲樂何必自取憂苦公曰既爲大宋丞相寧復效汝賊輩帶牌而爲犬耶或强以虜笠

覆公頂上則取而溺之曰此濁器也德祐八年冬忽有南人謀剌忽必烈戰栗不果被賊殺或謂久留公終必生變非利於韃忽必烈數遣叛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曰韃靼不足爲我相惟文公可以爲之得其降則以相與之公曰汝輩從逆謀生我獨謀盡節而死生死殊塗復何說大宋氣數尚在汝輩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見我遂唾夢炎等去之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必烈曰漢人等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必烈取文公至問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請全太后德祐嗣君

至則實無其事公見德祐嗣君即大慟而拜且曰臣望陛下甚深陛下亦如是耶謂嗣君亦從事於胡服也忽必烈始甚怒公然忽必烈意尚愍公忠烈猶望公降彼再三說諭公數忽必烈五罪罵甚峻忽必烈問公欲何如公曰惟要死耳又問欲如何死公曰刀下死忽必烈意欲釋之側有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釋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毋致曰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公聞受刑歡喜踴躍就死行步如飛臨下刃之際忽必烈又遣人諭公曰降我則令汝爲丞相不降則殺汝公曰不降且繼之以罵及再俟忽必烈數遣叛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曰韃靼不足爲我相惟文公可以爲之得其降則以相與之公曰汝輩從逆謀生我獨謀盡節而死生死殊塗復何說大宋氣數尚在汝輩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見我遂唾夢炎等去之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必烈曰漢人等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必烈取文公至問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請全太后德祐嗣君不違父母之訓盡死於國家無二心焉公自號三忠道人謂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盡忠也忠臣孝子

大魁丞相古今惟公一人南人墓公忠烈者已撫公之哭母詩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之語作鬼神歡喜圖私相傳翫公在患難中嘗終日不語寞然默坐若無榮心者五載陷虜千磨萬折難殫述其苦事事合道言言皆經一以相去遠二以人畏禍不肯傳百僅聞其一二累歲摧挫之餘老氣崢嶸視初時愈勁時作歌詩自遣皆許身殉國之辭間見數篇雖有才學然怪其筆力不能操孑奪之權氣索意沮深疑其語後乃知叛臣在彼誅虜嫉公或僞其歌詩揚北軍氣餒眇我朝孤殘憐餘喘

不得復生之語雜播四方損公壯節公自德祐二年陷虜北行作指南集景炎三年陷虜作指南後集公筆以授戴俊卿文公自敘本末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曰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不書其僭偽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爲平語耳詩之劇曰罵賊者亦以是不傳禮部郎中鄧光薦跼海爲賊鉤取文公與之同患難頗多唱和杜浚嘗除侍郎海中殺賊頗毅後以戰死公之家人皆落賊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賊曹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無依欲歸廬陵賊未縱其還鄉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父名儀號草齋公被擒後己卯歲往北道間作祭文遣孫禮請廬陵草齋先生墓下爲祭仍俾姪升立爲嗣公實祐四年年二十一歲廷對擢爲大魁四十一歲拜丞相亂後出處大畧如此平生有事業文章未悉其實未敢書思肖不獲識公面今見公之精忠大義是亦不識之識也人而皆公也天下何慮哉意甚欲持權衡筆詳著忠臣傳苦耳目短不敢下筆然開爲公作傳者甚有其人今諒書所聞一二助他日太史氏採據當嚴直筆使千載後逆者彌穢忠者彌芳爲後世臣子龜鑑與

論人辨

欲觀其人先觀其行然後觀其志復觀其氣使其氣不偉則卑矣或曰行者觀人之本矣以其志其氣乎曰其行雖可取苟非我徒寧舍之小人庶狄之中豈無有行者存焉揆其名則非古人論人品甚嚴先以定其分復以閑其別古者凡民之秀曰士今之名曰士者未嘗不讀書能文實則非我徒其志其氣卑行乎萬物之下屑爲物之御幽幽囚囚夢杪忽之欲獨私其天不見聖人之道廣大弘深渺無津涯果何時天開而春融耶志者入道之始氣者成人之終志不高不足以入道氣不充不謂之成人聖賢之氣渾渾然如太極昭昭然如天地粲粲然如精金嚴嚴然如泰山是氣也道義之充也不可以外假今之曰士者知是氣也益寡豈能覩是氣又豈能養是氣論人品之法悉委於無傳故我之論人始以論人品終以觀其氣目照一世廓兮其空終身獨行亦宜矣乎

答天然子辭

我穀婆娑之春人其綱常四十年蠢蠢悶悶盲盲寞寞智以愚遡其初死有旋有破無還無萬萬一一咸喪其然或可乎天然子阻其言遏其顛欲繁枯根

三極萬化悉臣於我仍却之乃既矣

警終

天與人以生與人以富與人以貴與人以安與人以壽獨不與人以死蓋死之者乃所以終之也惟天未終之亦所以自其平日之心也白居易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其亦有見於是夫國家盛時士大夫以幸而全其名者多不遇蟠根錯節無以別其利器不利器今之大變決江河而下流天下一波亦足以見人之心矣一以古道遇諸人徧國中無與語者一以今道遇諸人詭遇獲禽無往不得我徧國中行無與語者久矣奚獨今哉以古御今難乎雖然寧死不敢爲彼立於孤遁於密每惕然而驚有不喜聞人聲之意人皆曰彼奪天下已定何爲而凝凝不天其生惟求克死爲道乎曰寒泥絕夏祀四十年而少康興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而勾踐滅吳王莽篡漢之後二十一年而光武興漢是未可以目前成敗論宜高雙眸以觀今天之與我者大矣非一世之人所有也獨未終之以死非懼死也懼不得其正而死全歸之於天貽辱於先也亦多使後之人謂我能言之而不能

行之故書此以告於心發警其終焉

古今正統大論

後世之論古今天下正統者議率多端自春秋後史筆不知大倫所在不過紀事耳紀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僞者正後世無以明其得失諸史之通弊也中國之事係乎正統正統之治出於聖人中國正統之史乃後世中國正統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後世天下之人所以爲臣爲子也豈宜列之以竊政王莽曹操孫堅拓拔珪十六夷國等與中國正統互相夷虜之語雜附於正史之間且書其秦新室魏吳元魏十

六夷國名年號及某祖某帝狀詔太子封禪等事竟無以別其大倫先主爲中山之後本稱漢陳壽作史降之曰蜀於逆操史中乃稱蜀丞相諸葛亮入寇若此等類豈不冤哉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國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於是夷狄行中國事非夷狄之福實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而勾踐滅吳王莽篡漢之後二十一年而光武興漢是未可以目前成敗論宜高雙眸以觀今天之與我者大矣非一世之人所有也獨其四蹄三尺之童見之但曰牛馬之妖不敢稱之曰人實大怪也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一語蓋斷古今夷狄之經也拓拔珪十六夷國不素行夷狄之事縱如拓拔珪（僞稱元魏僞諡文帝）之禮樂文物僭行中國之

事以亂大倫是衣裳牛馬而稱曰人也實爲夷狄之大妖寧若卽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君臣華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寧可紊哉若夫夷狄風俗與亡之事許存於本史如國號類中國之號（歷稱偕號元魏）及年號某祖某帝某皇后太子朕詔封禪郊祀太廟等事應犯天子行事等語苟不削之果與中國正統班乎若國名素其儼猶單于之號及官職州縣並從之猶古之列國亦猶古者要荒之外夷狄之地古者聖人得柔遠之道所以不致其犯分御之失道則猖獗四馳矣或曰拓拔氏及今極北部落皆黃帝後

姑假之亦可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孫棄墮詩禮或悅爲皂隸或流爲盜賊豈可復語先世之事而列於君子等耶況四裔之外素有一種孽氣生爲夷狄如毛人國猩猩國狗國女人國等其類極異決非中國人之種類開闢以後卽有之謂黃帝之後夏后氏之後則非也孟子曰舜文東夷西夷之人也史記曰舜冀州人也黃帝之子昌意七世孫且文王之先嘗避大宋而已司馬絕無善治或謂後化爲牛氏矣宋齊梁陳可以大聖人豈可執東夷西夷之語例論後世夷狄也哉王李尚七世孫實夷狄之裔況其諸君家法甚繆戾其曰北史是與中國抗衡之稱宜點曰胡史仍修改

其書奪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語其曰南史實以偏方小之然中國一脈係焉宜崇曰四朝正史南史但載宋齊梁陳故曰四朝不亦宜乎嬴政不道王莽篡逆劉玄降赤眉劉盆子爲赤眉所挾五代篡逆尤甚冥冥長夜皆不當與之普六茹堅小字那羅延偕稱晴偕諡文帝普六茹譯姓曰楊奪僞周宇文闡之土而并偕陳之天下本夷狄也魏證猶引楊震十四世孫書之此必普六茹堅援引前賢以華族譜云並宜點其國名年號惟直書其姓名及用子爲如遇某祖某帝朕詔封禪郊祀太子等事宜書曰普六茹某僭行某事呂后稱制八年武后稱制二十一年牝雞之晨俱惡逆事書法同前但仍書曰呂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當以后書之如自古以來諸國之名仍存之蓋出于天子之所封也若論古今正統則三皇五帝三代西漢東漢蜀漢大宋而已司馬絕無善治或謂後化爲牛氏矣宋齊梁陳可以中國與之不可列之於正統李唐爲晉載記涼武昭王李暠七世孫實夷狄之裔況其諸君家法甚繆戾特以其并包天下頗久眞觀開元太平氣象庶漢而

下未之有也姑列之於中國有不可以正統言夷狄
行中國之事曰僭人臣纂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
理必誅王莽曹操爲漢臣逆也普六茹堅乃夷狄呂
后武后乃婦人五代入姓乃夷狄盜賊之徒俱僭也
非天明命也以正而得國則簒之者逆也如逆莽逆
操簒漢之類是也不以正而得國則奪之者非逆也
漢取嬴政之國唐取普六茹堅之國大宋取柴宗訓
之國是也善乎僧唐李冒（僧證明）宗（路）濤（于）天曰臣本夷
狄願天早生聖人弔民伐罪如湯武則可孔子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湯武憂天下無君伯夷憂後世無

君斷之固有理後世必藉湯武之事以長無君之惡
李覯曰湯武非聖人亦宜聖人正統中國本一也今
析而論之實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國
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人
唯聖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國正統而一之子路問衛
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言
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大
哉正名一語乎其斷古今之史法乎名既不正何足
以言正統與正統者配天地立人極所以教天下以
至正之道彼不正欲天下正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

乎曰古今一理耳千古之下論正統決不易於是惟識大體者必以我言爲當庶幾正統永不墜緒我經大亂後屬人事之變遂通古今上下而定之確然以正統僭逆之爭爲論思之三年然後定參錯前輩議論斷以已見惟主於理以爲權衡厥今統緒墜地斯民悵悵然盲行可痛可傷深欲即諸史通鑑之文痛辨大義悉刪繁務攷證得失纂定書法以明正統僭逆之事爲第一義併削僭逆之號用天子事例之類宜直書姓某名某僭行某事目之曰正統通鑑仍自三皇始肇其正統之源至堯始書甲辰然亦不過統

論堯時事自夏以後漸用編年其大不可考者決不可以意補宜如夏五法或謂寻曰正統通鑑理宜只載正統之事君所謂三皇五帝三代兩漢蜀漢大宋而已其他如兩晉宋齊梁陳雖曰中國恐不可書以紊正統通鑑之名曰當知正統通鑑四字是舉大綱目之名兩晉以下其實附之以續編年至於羸政王莽普六茹堅五代則直書其名亦以附編年不如此則上下不貫續也若曰正統通鑑全書我心緒凋瘵家事淒薄絕無書籍可爲憑藉況其間毫髮予奪之權實訂正者甚多實非一二十年不足以辦此書況

朱人有未畢之遺書在爲人子者未能足其文乃私成已見之書實犯不韙且萬世賞罰之權實爲大事非忠烈明敏者不能辨察於毫末之間揆我之才實恐有所不及焉尚有賴於後之識正統大義之君子

一是居士傳一是二字本程子語庚辰九月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覇盜賊夷狄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

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遘厄數毋萬物而末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唯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王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易豢之居生而弗靈幾淪於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於他人父母恩非

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過之過於貧人
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逮盡
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跡及人門癖於詩
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
諷咏辭辭多激烈旨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不能
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閉之適過癡濁
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與盡卽飄然愜懷終暮坐不
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
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爲忤警或凝
如唸口不語瞪目直高視而傴立衆環指笑戾不顧常

獨遊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笑氣涌碧舉手掀舞
欲空其形而去戒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
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囈語皇皇然若有求而
弗獲坐成廢物尙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
咸歸於正愚又甚衆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
者非眞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之
理則眞識一是居士矣笑以識其精神肖貌然後謂
識一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士傳

交情集序

朋友人倫也今廢之豈道哉尙何望於一生一死之

間耶邇來詩家者流率尙唐人法度以苦吟爲得趣
得一聯於終歲者有之死而不傳爲明友盍惻然於
懷我是以剏意於交情集非故舊不與於斯得明友
盛名與淸風俱無窮於天地之間則詩亭矣

試筆漫語九月廿三日

噫空懷貯秋碧狂足孤走高叫破膽手擊肺腑出照
天地益晻如也

衆人所行吾不行衆人所不行我行固知取焉於世
然卒莫之能改

一語合道天下歸之奚庸多言

塞眼新寒潑人欲僵翳雲疊疊積壓愁晦揮劍一畫
開暖生明照萬物有活色吾知天地不終以陰慘厄
人

責謬

我凡與人語人皆不解我意謂我語不可曉耶我心
中了了無疑謂我語可曉耶人聞之嘈嘈梵語別國人俱莫辨之譬之以此則我誠愚矣
我始之待人爲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則七六
矣又久之則五四三二矣又久之至於一亦無所取
者有之雖然我之觀人固如此焉知人之觀我不如

此哉斯二者其謬抑甚矣夫故作責謬

書先君跋先著作叔翁行述後

思肖幼聞先人每喜道先大著高叔祖之事長而知其本末之詳蓋奇人也先高叔祖贊於丞相陳正獻之家遂居於莆忠盡極諫斥罷姦邪不顧一身唯爲天下慮當時晦菴南軒東萊艾軒諸公極深敬之三十歲爾優釋褐三十八歲即世今所存者唯註易一部天不壽之亦命也夫先高叔祖贊於丞相陳正獻之家遂居於莆今其頂下子孫亦莫知其爲何如想亦猶吾爲先人之子有靦面目也先叔翁與吾先人剛毅正直同此

一天予孫俱遭時艱伶仃孤苦俱不得學乃祖乃父之事誠有愧於爲人之子孫祖宗父母冥冥間有知必殛我棄墜忠孝家法之罪實何辭焉用是書於先人跋先著作叔翁行述後以見子孫一縷哀苦之誠云爾

先高叔祖諱鑑字自明號楠齋

先君菊山翁家傳

思肖心敬生平所爲不孝一事最深埋久當殛死非自損抑語蓋實有罪慼造物殺之開其自新之路今雖大哭殞命不足贖一身罪不足述先人德尙忍言哉鄙姓得於周宣王母弟桓公受封之後至晉永嘉

分派入閩居於連江東導村今十數世矣高祖上字秀下字韻會祖上字昭下字嗣祖左字右斤世世襲以讀書傳家先君兄弟二人伯氏蚤逝先君字叔豹號菊山名正東方之卦生於慶初己未終於景定壬戌壽六十四歲先君四十歲始生思肖今所記者惟先君五十歲以後事前乎此時正當早年豪傑時奇氣偉節未易可以形容父子間禮甚嚴非親見事不敢問又無伯叔長兄教之肖七歲時親歷之事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泊於湧金門外朝廷忽除之再相先人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端平出師復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卽登其門歷歷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卽竟爲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氣頗盛京尹趙與懃越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天府廣布耳目吏卒於長橋所居左右密物色至於朋友往來出處云爲排日錄開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寢郡人始言其布置欲陷人以罪之事先人爲社稷生靈屢蹈此危機有司求之二

年不得其遒可以見平日大節目矣在京師居時屋後有淫祠因先母病鄰人謂宜禱之先人以爲狄仁傑嘗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獨留禹廟泰伯廟伍子胥廟程子尚謂伍子胥廟亦不當留先人竟手毀廟像後亦無他每事正直無邪諂率皆若是讀書之外唯好飲酒嗜食茶他皆不切切焉客京師三十餘年不行狹邪徑竇之門屈其氣節世俗通賄賂事一毫未嘗破戒四方餽以禮唯正則受有酒即飲朋友有錢即與朋友閒人之善昌言之見人之惡面折之意氣飛動不協於時人固敬之抑且畏之或頗忌之平

生獨冠巍巾異於衆議論氣象出處言動皆正直嚴毅有法度當時宰執賢其賢欲官焉恥出私門之恩終啼其事每與平章賈似道論得失累忤其意後竟爲彼所疎凡公卿大夫交言不及利語不阿媚卒無親妮黨比之交其實情則貌視一時人物寄心澹泊以道自鳴高潔其行白首六經家不蓄銀器不蓄直錢之貨不喜觀圖畫骨董不親博奕不言私事惟家藏古今書數千卷自庚辰出閩遊京師庚子於潛縣請主於潛學時君渡子橋作三奠記甲辰伏闕言姦相史嵩之奉旨免解丙午上江陵丁未遷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南半隱記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潛臺請爲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累居吳門浙西倉臺請爲井和靜書院堂長淮東閫請爲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皐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翕然從焉講道來歸故廬小圃植幽花修竹逍遥其間意不欲復出將閉門養道遂其閑適天不壽以年不得終此高隱計早年場屋不利即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極有所得至老讀書不倦晚年造詣益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無極說修纂事實際盡歷歷言得失且命生獨冠巍巾異於衆議論氣象出處言動皆正直嚴毅有法度當時宰執賢其賢欲官焉恥出私門之恩終啼其事每與平章賈似道論得失累忤其意後竟爲彼所疎凡公卿大夫交言不及利語不阿媚卒無親妮黨比之交其實情則貌視一時人物寄心澹泊以道自鳴高潔其行白首六經家不蓄銀器不蓄直錢之貨不喜觀圖畫骨董不親博奕不言私事惟家藏古今書數千卷自庚辰出閩遊京師庚子於潛縣請主於潛學時君渡子橋作三奠記甲辰伏闕言姦相史嵩之奉旨免解丙午上江陵丁未遷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南半隱記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潛臺請爲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累居吳門浙西倉臺請爲井和靜書院堂長淮東閫請爲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皐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翕然從焉講道來歸故廬小圃植幽花修竹逍遥其間意不欲復出將閉門養道遂其閑適天不壽以年不得終此高隱計早年場屋不利即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極有所得至老讀書不倦晚年造詣益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無極說修纂事實際盡歷歷言得失且命

身所行之道平日語汝久矣遂卒先人素自許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制於命而不伸痛哉使其生至今日思肖至中年加以學力削改補釋足成易註我丁未年後即留心注易今十六年汝勿廢我生前志汝終決不忍陷於賊阱必一死盡臣子報國之節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讀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纂事鑑南北要覽深衣書鄉飲酒書并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銘記序百五十餘篇詩百餘篇皆晚年所作亂後故藁爲賊取去僅存於劉榮者文得十一篇詩得

十五篇餘篇不可復得深爲痛惜先人生子女二人思肖長焉女弟適人不諧終願爲尼修淨業思肖又懦弱無能爲一絲文脉終將何如近日漳州大義甚正干戈擾攘間間正苦吾族在鄉甚盛誰殘誰存今俱可傷墳墓纍纍盡埋沒荆榛戰血中獨先祖墓在江陵城外先人早失怙恃寄食外氏亦莫知地之詳先人丙午遊江陵嘗望祭焉先人墓在姑蘇甑山西隴亂後幸無恙先母兵火間丙子歲茶毗水化骨殖矣天長地久北風凄寒如我不似於人啓人掩口胡盧大笑者誠不可掩矣又痛思無子紹先人遺書刻

割心髓雖念念謀爲傳後計但國事大變奚敢獨以家事論今爲國爲家之念紛然莅然裂碎其心莫措手足仰天大慟莫喻後之所云

南風堂記 辛巳六月

我命於亂世特立不倚或或而行若有待焉無家可居寄炊於人幸承先人之田十餘畝養其未死之身必一見中興盛事逮時之康當屋於勝地扁其廬之中曰南風堂其堂之南直六七丈池之以荷花距堂之北深十餘丈植之以修竹堂之中列三教典籍寓之以琴棋壺觴之具非忘義之士滿逸之人不納也

得一處此死亦無憾蓋南風爲天地正氣時維夏月南風盛萬物被之氣潤神悅春夏之令苟愆反以北風則草木寒悴蔵旦南風主豐登東風次之西風北風主荒歉凡種蒔草木之時得南風終茂且實或西風北風悴而不盛四時種蒔俱然稻花開時日正當午最喜得南風忽北風吹之穀花受寒損而不實或西風亦傷之冬間深山窮谷積雪經月不消值北風西風雖晴日當空雪愈堅凍一南風披拂之縱不晴亦俱消盡吕令曰東風解凍蓋論天地發生之仁始乎青陽之地終莫如南風之迎化皆問之屢試之驗

者之事也南風之來解人煩鬱皆願迎其涼北風之來砭人肌骨咸欲避其慘今天下病矣誰能迴帝舜南巡之駕競之以南風耶揆之物理人情皆然取以名吾堂實所願也期以此堂立春始做通青陽之生氣將以進南風於堂之上而爲君立冬必堵絶黑陰之慘妖於以拒北風於堂之外而爲臣春之後秋之前晴明則闢陰雨則閉四時之間主以清明温厚之氣陰邪雖戾寧敢犯吾天斯堂信美矣然非大丈夫則不稱是夫大丈夫者始以一身執綱常之權悉舉天下後世同歸綱常之域終而一心盡性命之理一

溥天下後世俱融性命之天超古今照日月高立萬世垂範無疆彼聾瞶聵瞽夫汙穢其命紛如茫如國於毫髮之耻自以爲天地之大不過於是言詔之則昧誠動之則神故我以無語之語銘於太空當開千萬億世聾瞶而聰明之天地日月可歸變壞此理之銘不可朽亂天下後世將天其天矣乎此堂亦寄耳豈徒止於一堂之安而遽忘天下後世哉天其相我必奏厥成當實其堂而碑斯文

久論

久小人所難君子所易小人僞也僞則無終君子誠也誠則不變身道而行久而愈久其天矣見道明則剛毅以變之彼變者也欲久而天惟趨天理之塗而力行焉

德祐謝太皇北狩攢宮議 七月

德祐六年太歲庚辰三月十三日太皇太后崩於北狩行宮虜賊奉梓宮於幽州長生觀議將攢於藝祖昌陵側我書崩於北狩行宮者何蓋痛太皇死不得其正也書攢者何昔本朝都汴時陵寢在北紹興後列聖諱復歸都汴期遷梓宮附葬先朝諸陵間故曰攢今太皇崩大難中或葬藝祖昌陵側出虜酋意實爲逆事微臣齎苦志在中興復讐期遷太皇歸合葬穆陵側穆陵理宗理始正故亦書攢今朝廷無史官時事散在四方山間林下必有作野史者無其位書當代事持一已獨見獨聞斷四方是非匪正直剛毅古君子不可一事一字權衡予奪難哉然今人必以禍福生死動心恐無是見識力量才學直書其事一有所懼於前氣則餒欲直書一字體栗神變手亦戰掉莫能措筆喪其魄矣奚取於史哉或不如此作則非所以爲史凡遇元字並創之直書爲賊虜仍不得存賊虜年號如我朝元年宜易爲初年或爲一年其他一切值用元字並以理易之一得中興天子興凡姓元者宜勅下易姓爲宋或易姓爲胡絶僞逆微迹使不復聞其聲見其字今南人亦教賊虜置吏氏以逆犯正後並創之昔我作古今正統大論正以此故又痛聞知不博不得作野史願得正直剛毅古君子作之苟合我志與我作同安得斯人與之論野史哉

因山爲墳說

自古天下夷狄盜賊興諸陵盡遭發掘漢文帝瓦器而不金錫因山不造墳後獨無恙光武當日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

處今所制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栽令流水而已唐太宗嘗預制務從節儉於九嵕之山止容一棺而已又郭威嘗戒於家曰昔我西域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我死當衣衲瓦棺勿作石羊虎劉向諫厚葬疏張孟陽七哀詩虞世南諫山陵厚葬疏言之甚詳甚痛益長陵拆土之刑雖重金箱道書玉柙之類倏然已出於人間矣靖康後本朝諸陵遭金人發掘殆盡獨索藝祖昌陵不得金人登鄜山高望本朝諸陵儼然七堆下卽其地而求只見六堆累歲求發掘昌陵竟不可得又昌陵林木間望寒食必御白銀紙金

人聞而疑亦累歲數萬馬軍先寒食屯駐昌陵左右密伺之至寒食掛白如舊殆神矣此屢聞於北人者德祐一變大臣富家擴家竟無全者雖因山不墳之墳得免者多故我先人墳亦以此免古今葬者內則金銀珠寶動盜者之心外則神道月墻酹石羊虎示盜者之目溫韜盤胡爲乎不興心乎漢陽王孫裸葬見亦遠矣葬者藏也欲速朽也奚事美觀若灌之水銀反不化爲害甚久或只掘無水至深之坑埋之更不用木椁磚石之椁欲其速化此亦有理否則用因山不墳之墳內而深葬外面無迹徧樹松栢使子孫

知其地莫能知其穴始爲得之人欲厚葬父母者不孝也今江南諸陵受禍不淺何可說耶藝祖在天之靈赫赫如日聖迹如斯前朝未見有如此者吾知天下未遽屬他人手思肖德祐遺臣也諸陵之淚不乾然謀報亦未晚他日中興聖人願鑒於是

泣秋賦

受命大謬兮身於危時議論迂闊兮謀不及寒與饑哀歌悲激兮聲洞金石洒淚弔終古兮周覽冥迷南仰炎邦兮黃蘗杳杳北俯陰域兮枯草凄凄東望蓬萊兮烽烟昏於日本西憶錦城兮妖氣絕其坤維天

地之大兮既無所容身所思不可往兮今將安之禮廢兮道喪氣變兮時推天喬短閼兮殺氣何盛陰寒慘慘兮生意何微黃花傲榮兮睇曉而若泣賓鴻感氣兮逢秋而來飛日月無情兮積昏曉而成歲翠華巡北岳兮六載猶未遄歸野鬼巢殿兮梁止而嘯妖戰據城兮人立而啼大塊鼓炭兮庶物命隕悶汝羣兒兮知而不知每泣血漣如兮爲大恥未報誓挺空拳兮當回方驅駑非我自爲泉兮弗安厥生惟理之不可悖兮雖死亦爲金可銷兮鐵可腐萬形有盡兮此志不可移天雖高兮明明在上一忱斆檗兮寧不

監予哀私謀爲仁義吐氣今人不從之天必從之大
誓死死不變兮一與道無盡期踽踽凉凉兮獨立獨
語彼沐猴而冠兮反指唾其癡安知我之志氣兮其
動如雷我之正直兮其神如蒼外被汙垢之衣兮內
抱瑩淨之珠終身一語兮不敢二三其思死灰骸紅
暖兮易一哭爲衆笑倏於變以道兮萬世其春熙

語戒

卑哉今人無高見也語人以上策乃下之試人以下
策反上之固知爲無玉之石有之決爲刖足鬼合於
理不合於時無愧於中反是死有餘憾是以不能易
其所學求悅人之見宜其退曩求草藥於市不得其
眞求之野紛然亂目卒莫辨道逢麗眉野老歷歷指
譬徧舉似是實非者相教乃取眞者相授始得其說
藥微有異治療誤病害良深誤者多辨者幾希豈獨
草藥哉人爲甚人最難辨似是實非之語一中於盲
者之心深領私悅主爲至當牢不可破終身無治法
君子遜誠痛語必遭叱唾自取辱彼不受救誰能救
之天下孰無智特無眞識耳眞識者至正必當之論
也以其無眞識誤入於謬反執爲是竟莫悟悲夫志
於道者不可不察凡見人溺水誰不動救援心勢有
不然遊之不爲不是非靳於力勢不可耳當其時之
可然後言之風動神化一新天下又豈憚其勞哉世
今擯我非我擯世辦萬於萬爲時所賤默一其默與
道無極

三膜堂記

昔我先人嘉定庚辰出閩遊四方來京師庚子始居
王城渡子橋作三膜記丙午遷養魚莊丁未遷長橋
壬子遷慈幼局巷甲寅來吳寓苑橋乙卯遷條坊巷
凡六遷居壬戌二月先人歿乙丑遷黃牛坊橋戊辰
遷採蓮巷庚午遷仁王寺辛未遷雙板橋甲戌遷望
信橋德祐乙亥十二月陷虜丙子九月老母歿己卯
遷皐橋復遷望信橋我凡七遷居今猶未定一身飄
零與時爲敵獨喜胸中戰勝容塵已滅然始欲作南
風堂今復欲作三膜堂何宮室之奉擾擾胸中吾寧
有見哉天下未安一身不敢求安南風堂首大義也
三膜堂述先志也其先國後家之事實不在高簷蓬
宇驚紅綃碧閒願見大宋中興後當縛茅屋山巔水
涯身隱者之天寫其名曰三膜堂是時州郡城郭王
侯第宅煥然一新吾始釋天下大憂乃述吾家遺事
就曰不可先武與嚴光之志遂矣

元賊南破中國至於犬亦殺食幾於盡今之犬續續而有皆元賊南破中國後漸生者也我行道路同六七載以來數數見羣犬吠頂笠者衣冠之人過之則不顧處處皆然犬尙能吠頂笠者人乃不能惡頂笠者人而不如犬乎頂笠者讎賊也以是知讎賊又犬之所嫉者也犬且不與之天地豈與之乎犬誠義物也哉

漸論

昔我之生與人而居及我既壯與獸爲徒堂堂見爲人忽忽化鬼魅其今日乎安於歐鬼之天奚復人其思始也漸今也化漸之爲害古今人之深病當漸之時自謂無妨也謂漸乎入可疾而出也又謂我所用者權也殊不知惟君子始善用權他人假之卒入於大惡久假而不歸性之矣權實有漸之機存焉漸其漸漸隧不知不覺中與日俱深慣之爲自然矣十月雀入大水化爲蛤一爲蛤殼而濡竟忘雀飛而啄是故人之出處不可不愼其初人欲之動至微頗見智者或暗於始或欺其不足畏終流於莫救防微杜漸豈言語能述其德今敬作贊寫我之誠焉爾

贊曰忠烈之氣上屬於天日月晶明天地無愆忠烈之所以惡也强於爲

善者亦以漸而進孰謂漸純乎非准在人擇而行之

文丞相贊并序

人生而靈本然之天也唯聖賢以理養心虛明瑩徹湛然無私不以生爲樂不以死爲憂此靈之所以得爲靈也小人不由理而行或陷於逆或流於邪播盪慾風自穢其天雖不靈其靈而卒莫汚其靈也是物也行乎萬化之中而皆具其則出乎萬化之表而莫覩其跡若無爲實可長若無物實有神能盡其道者其唯聖賢乎不入聖賢之域則見道不明自信不篤又豈能爲忠臣孝子也與文山先生大宋之忠臣考

之氣下福於地草木光潤地道咸利人道差忒天亂地惑逼之爲夜一氣悽惻公之大名與國一德乾坤或毀大宋無極

歐陽夢桂忠妾彔彔傳

莆陽歐陽夢桂早入上庠德祐韃人犯闕雖受僞爵胸中抱不平賦咏間意望翠華南歸爲詈人執詩發其事囚虜獄出卽死夢桂之妾曰彔彔彔母曰陸姥姥以夢桂死盜捲其物歸夢桂之親訴於虜吏姥竟以女許嫁張酋求勝其事姥數說女曰汝主人已死胡不謀他之彔彔掉頭不顧姥乃脫女出往佛寺

焚香與張酋相遇一見顏色妙麗張酋欲得之心愈切卽與姥釋爭竟逼娶其女姥始明告女曰我爲汝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彔彔曰主人平生豪傑上書罵番人我寧忍嫁彼既得主人如此更欲嫁誰耶若逼我當死矣襁逼之不已自經於樓上彔彔温克能事終日未嘗妄下樓女人中難得者宜其有終彔彔先嘗抱心慈疾臨終心獨不慈天理昭然無邪寧不奇哉黃萬石亦上庠人物仕至尚書開閫江右元賊渡江萬石卽叛國降賊首先削頂三搭辮髮領韃賊深入訟州縣叛在虜王傍見家參政鉉翁併

諸朝士至並未改衣冠始自慚怩萬石還撫州爲賊守土請虜兵攻南時陳永相宜中閫萬石導賊兵南入逼嗣君遂張榜募擒萬石萬石知之亦於江右張榜諭衆曰募擒賊陳宜中寃哉寃哉萬石始爲儒有文聲其終反禽獸不若若是則讀書何用耶誰謂婦人乃有彔彔焉彔彔姓陸嘉興府海鹽人也

論曰古今唯公論不可磨滅尊爲天子行事不善一時受其毒萬世罵其惡卑爲婦人行事果正當時或不伸氣後世敬其高風爵祿文章貧賤婢僕不與焉

德祐叛臣賤婢也彔彔古之英偉男子乎

祭大宋忠臣文

維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巳十二月乙巳朔越十有八日己酉德祐孤臣鄭思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禱於大宋忠義死節之臣丞相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參政李公庭芝參政陳公文龍參政畢公公選樞密使姜公才太守趙公卯發通守夏公椅都統王公安節知縣阮公正己曰於戲於戲偉哉偉哉祁國數百僂指人才惟我數公秉心不回寧受極痛不敢犯義大勇無死

與天吐氣神照八極福被萬世凜乎英風浩浩無窮
如水在地如日行空無所不及有禱必從國運未亨
深抱不平飲恨結石當胸而橫欲吐莫吐啞目慘慘
願公鼓靈助之以神各率厲鬼千萬億兵風聲鶴唳
草木人形陰以相之克壯厥行一戰萬勝覆載清寧
庶幾斯民不盲其生此第一義唯神其聽仰空而慟
願鑒血忱尚饗

大義畧叙

我生大不幸適焉逢此逈境國之興亡自古有之其
亡也必國君有失德民心乃離散我大宋列聖相承

以仁立國豈謂靖康遽金賊之禍耶南渡列聖相承
亦以仁立國豈謂德祐遽韃賊之禍耶即今日而論
天子無失德民心不離散遠逆凶禍必有其故非微
臣蒙君之惡曲爲其說移罪於人公論在天下千載
不可泯滅我安能禁天下後世之人口不言手不書
哉今此畧叙不過直書本末得失源流大槩爾昔金
人盛時韃雖小夷粘罕兀朮輩當慮其有難制之狀
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厄其生聚蒿者言
若刈蒿也去其拇指則丁壯無用後金酋薩立仁慈
恕韃舊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時思乃祖舊恨但望北

射三箭泄餘憤如是十九年韃人孳育丁壯甚盛適
金人自倫李蘭以罪奔韃說韃酋曰金見汝盛或重
興征徙蒿指之法將奈何不若興兵攻金以自固韃
主忒沒真然其言以蒙古國爲號始興兵寇金忒沒
真大敗後金酋役小夷十八糺人失其道糺人誘遵
之遺種俱歸韃韃以遼糺爲前驅攻金得利迤邐深
入至完顏守緒立韃遣使來我朝假道淮東趨河南
攻金我朝不答韃乃用力先滅西夏乃自蜀由金洋
出襄漢入唐鄧忒沒真死於聲州韃即立兀窟帶爲
主復由忒沒真故道破西和犯興元搆河南攻潼關

金人應敵失利歲久力窮潛兵入蔡守緒嘗遣使來
我朝曰我苟亡害必及江南毋以舊事爲念援我以
兵共驅韃返北焉幾大宋得我爲保障有所恃而安
韃亦遣使來曰大宋與金世有大讐不可不乘機共
我滅金當以黃河以南還大宋時朝廷尚大義謂祖
宗大讐不可不報命京湖閫臣史嵩之遣孟珙調兵
輸糧資韃夾攻圍蔡州數月端平一年三月守緒自
焚死於蔡州所命之將泛取火死遺骸指爲守緒骨
殖嵩之函其骨并僞寶法物進於朝金人疆土盡爲
韃所得始孟珙嘗曰助韃滅金自此韃必盛他日斷

爲江南害深可慮其言至今始驗是時朝廷失於以
理遣諭韃人踐遣黃河以南之約韃亦以遺河以南
棄而不守又不思自河而南皆平原曠野地無險阻
北不得山後數州卒難守中原右丞相鄭清之遽興
恢復兩京之舉立據關守河之議是年七月命趙范
等分路復兩河趙葵領二十萬兵復東京范領二十
萬兵復西京當范軍逼西京之時韃人登山窺望見
其軍容不整即欺范兵潼關舊有水匱昔金人恃此
禦韃者韃即放潼關水匱水滿漫西京竟蕩爲水區
衆軍皆爲水所陷不及戰而大敗歸者無幾葵兵已
亭歲燬劒門毀棧道失蜀失襄陽韃棄襄陽不守又
復襄陽韃又假道大理國攻羅鬼國頻年寇虜至開
慶一年九月韃酋忽必烈從陽羅堡偷渡鄂州濟黃
州橫截大江大造浮橋往來無碍勢亦甚熾搖動京
師丞相賈似道開閫江陵提兵來駐漢陽率勵將帥
呂文德於崇陽縣伏兵殺賊大敗勢始與之角立賊
尚留江南不去適韃主蒙哥犯蜀迫雲頂山其山險
峻素爲王堅所據韃遣人說其來堅命衆軍立山頂
陳形望之臧罵蒙哥竟飲氣病死似道即密遣人說

忽必烈曰蒙哥已死汝宜歸襲位爲急又紿許歲幣
始欲退兵景定一年似道命呂文德孫虎臣等乘其
退去之勢勦殺餘黨斷鄂渚大江浮橋江漢乃清理
閫鄂渚統轄京湖諸州軍馬韃以許歲幣爲誠語七
月遣郝經入使索其物似道素矜開慶景定肅清江
漢之功密客廖瑩中撰書數卷曰福華編諛誣鋪張
誇大似道勳績似道懼以當時用計紿許歲幣事損
其名理宗數問郝經入使之由似道每含糊其對理
宗又曰朕聞其來欲效亡金得歲幣之例今非昔比

不可從似道匿情對曰求和出於彼請豈容輕狥放
入竟不令郝經入見經所賫一函不知何物不得入
見終不肯開蓋韃本非求和也又無策遣經回經嘗
致書與似道辭氣甚頓可畏以恐似道亦置不問
館經真州十六年後值大變始回呂文德私意既殺
良將曹世雄又抑劉整功復譖於理整有跋扈意似道欲
殺之有密報整者整遂叛整說韃任責取江南謂一
得襄陽則江南唾手可得韃遂注意謀襄陽整亦有
將才似道嘗命文德俾間諜人虜賫物賜整密喚其
仍歸赦罪復爵整心疑而不回但爲韃謀悠揚其答

整素知似道好玉帶韃密遣使貢玉帶於文德求轉
達似道彼言襄陽舊有互市場不開久矣南北物貨
俱絶韃人欲倩白河之地爲互市場通南北貨物我
固知官府蔽護商旅但白河荒野商旅各有財本懼
爲盜賊所劫韃人又欲就白河築小小家基寨防拓
以蔽商旅似道納玉帶諸其請咸淳□年□月韃據
白河築城圍大九里餘實非小小家基寨襄陽守臣
呂文煥達於文德竟不荅明年韃兵屯白河城
韃又築鹿門山城又築萬山城又築小堡寨十四所
又於漢江下撒星釘又建萬人敵臺脉絡相應死阨
無憂或寄彼船出泛大江恐不及事貴曰賊船縱出
德憤爲賊計所紿感憂病死朝廷屢遣援兵只屯鎮
州去襄陽尚四百里諸將皆不用命進攻莫入似道
不力爲謀京湖閫臣李庭芝亦拙而無計文煥堅守
六年拆屋薪窮軍疲如鬼忽焚城先破韃賊盡殺樊
城軍民積尸散骨架爲高山使襄陽望見脅嚇其心
賊打回回砲入襄陽城摧折樓閣甚猛文煥意怯又
襄陽糧絶軍盡文煥亦怨而叛□年□月襄陽陷整
又說文煥譬恨似道獨享湖山之樂不遣援兵置汝
死地文煥遂怨朝廷許與韃誠通謀協力舉渡江之

策十年甲戌秋韃僞丞相伯顏領兵南犯十月朝廷
先命淮西閫臣夏貴提兵防拓江面正值伯顏來圍
陽羅堡貴命其子松提入千兵與韃賊十萬鏖戰殺
賊七入松軍盡陷松滿身負箭走歸即死貴是時失
子無恃即輸心矣俄又失陽羅堡守將臣趙
羅堡舁小舟由陸地下港渡江都統姓名謂貴曰不
宜客賊有一舟出港嘗使我軍兵船橫據江面乃可
無憂或容彼船出泛大江恐不及事貴曰賊船縱出
江吾以兵船橫衝彼安能渡十四日俄賊舟漸漸出
港煙焰漲空及天色分明賊船已充斥江面（卽前詢補姓名）
甚怒不稟命於貴徑以所部五十兵登船死戰於大
江中報貴求援貴不發兵全軍陷沒賊登大江南岸
貴不謀死戰不謀堅守卽飄然領兵東下呼黃州守
臣陳翼（新州守臣管景讓曰虜已渡江汝宜自作區
處貴兵沿江自縱燒劫而下京湖閫臣朱禩孫領兵
亡至漢陽不急爲謀從容於元勳閣下拜受誥命忽
聞貴已退兵失恃意怯禩孫亦退兵回江陵韃賊竟
蕩蕩渡江寇鄂州城太守張晏然叛夏貴領淮西重

兵朱禩孫領京湖重兵其時貴與禩孫俱在江上但於黃州漢陽鄂州之間左右劾力夾攻死守死戰韃終不可渡江縱已渡江儘可內外夾攻賊兵斷不敢深入重地犯兵家所忌禩孫固得衆物貴老於將署虜素疑畏至此智窮心變勢儘可爲竟不爲謀束手無語似有所約馮使勢果不可爲貴能一戰而死人復何議貴領重兵之權而不死載惟謀遁走日非貴縱虜之來不可繼陳翼果以黃州叛管景謨果以蘄州叛德祐一年乙亥正月蘄下軍馬出師討賊太平州守臣孟之縉叛國遣降文

越境過安慶迎賊錢眞孫以江州叛韃尙以安慶城在山須兵糧皆具勢不可攻深畏守安慶將臣范文虎作敵韃兵圍安慶仰望山城若在半空未數日韃兵忽形歌曲二月文虎以安慶叛伯顏大喜得志蕩蕩深入賊犯池州城陷通判權守池州趙卯發誓不叛國夫婦自經於衙廳賊酋伯顏入池州亦賞歎忠烈始平章賈似道出師謀入安慶山城開都督府時大軍至京口報文虎以安慶叛似道失望大軍不可前進遂提兵止駐魯港却舟中開督府尙召夏貴領兵至軍前諸將亦至俱未見功獨拜孫虎臣升節

度使俾統領軍馬諸將不伏夏貴竟領兵歸廬州似疑失措虎臣懷懼不肯負荷死戰一矢不發似道虎臣各船遁走諸軍俄失似道虎臣所在二十八萬正券兵一時俱潰散似道冊封於眞州朱金沙淮東閫臣李廷芝遣兵救似道入揚州城官誥金銀闕會船一皆遺失虎臣遁歸泰州堂吏翁應龍持都督府印遁歸行在江右閫臣黃萬石叛密信降韃反一一截取朝廷調兵省劄盡持示韃萬石即劄三搭辮髮胡服饒州守臣唐震叛延韃酋人皆南人疑爲强盜震與賊戰城陷曰韃兵所襲即殺賊反正賊再至唐震與賊俱未見功獨拜孫虎臣升節爲賊殺江東提刑謝枋得降賊後挾鄧傳諸洞民兵

反正殺賊甚多示榜安張大宋氣數甚力三月似道
致書丞相章鑑曰虜勢已迫但促三宮渡海似道當
海中迎聖駕矣似道又手批諭殿帥韓震命之促三
宮渡海于批誤達殿司副帥彭之才之才密告丞相
陳宜中卽與編修潘希聖謀希聖從臾詠韓震陳丞
相密奏行其事始以計呼韓震至試驗其語意果特
似道跋扈不法韓震謂三宮不動但殿司山土發土
砲入皇城警以勇至三宮可遷駕矣遂命壯士出勅
示斬之韓震子女及禮將鬨出國門叛而歸襲丞相
章鑑遁身去國王爚拜左丞相闔朝論奏祇似道罪

促其歸越終毋喪建康鎮江常州俱叛京師搖動三
學上書言京師國之根本不可遷都自委社稷爲棄
物太皇批詔諭三學士子及百姓當與汝同一死生
爲誓中外咸悅四月京湖閫臣朱禩孫節度使高達
並叛沙市倉官司馬夢求見虜至自經而死六月朔
日食九分有强似道自揚歸越首招心腹密客廖瑩
中飲是夜瑩中飲畢而歸卽死咸疑似道有異謀懼
事泄以飲食藥瑩中死眾議紛然丞相王爚首奏似
道罪乞竄嶺似道貶循州衛卿籍家攝山陰縣
縣尉鄭虎臣素卹似道竄其父死所之讐意乞防

送似道謀報私讐判越州福王趙與芮素以受似道
所制爲憾竟命虎臣押送似道之貶所朝廷竄籍似
道密客貶其黨與收叙似道所嵐逐人官卿丞相陳
宜中收用人才旌賞激勵方有條緒京學上書咸議
陳丞相卽抗疏自辯竟歸田里丞相王爚除平章軍
國重事留夢炎拜右丞相議遣承宣使張世傑步帥
劉師勇等分兵水陸夾攻未幾平章王爚遁避去國
七月劉師勇由陸路進兵復常州張彥進兵至呂城
馬墅墅爲賊所擒師勇止守常州八月張世傑統率
孫虎臣等分部兵船由許浦進京日世傑所部兵船

交戰正得勝俄見大船無數自揚州第二溝出因賊
不張旗幟我軍別部兵船誤認爲揚州閫臣援兵至
意不爲備爲賊所入孫虎臣竟命鳴鑼所誤我軍盡
退兵賊兵進攻我軍敗於焦門忽風水俱不利世傑
亦退兵太皇屢降手詔趣丞相陳宜中還朝九月右
丞相除侍讀陳宜中始還朝尚書文天祥挺身作檄
傾家貲糾集吉贛鄉兵三萬人勤王至行在除浙西
制置使開閫平江府鄭虎臣押送似道至漳州木綿
菴似道踞虎子虎臣踢其陰而死後少保張世傑問
虎臣不奉朝命私殺似道罪斬凡臣十一月常州受

韃賊圍四十日城陷劉帥勇泊北衆船髮詭計出韃
兵重圍歸行在都統王安節於常州罵賊戰死賊嘗
擲十萬戶金牌誘之安節曰我不作兩朝臣湖州獨
松關陷於潛千秋關陷陳丞相檄浙西制置使文天
祥提兵勤王退守臨平國勢危迫屢次降詔趣淮西
閫臣夏貴京湖閫臣朱禩孫六郡鎮撫使呂文福等
提兵勤王並不至皆從叛貴潛受韃主忽必烈僞命
衣服笠劒等物語韃曰汝若得行在當以淮西來歸
勿我慮也無錫宰阮正已不屈抱縣印赴水死其子
亦從父水死隆興府陷劉槩叛都統施炎戰而被擒
不屈十二月平江府湖州嘉興府陷丞相陳宜中力
請三宮遷駕直逼太皇病楊殿前奏曰昔賊未近不
宜輕動自召亂端棄宗廟社稷今賊既犯京畿不容
不遷都設或不然有難言者太皇曰昨卿等三學諫
朕勿遷都今乃逼朕遷都朕病去不得韃賊果至當
投龍池死二年丙子正月陳丞相密說奏請楊太妃
犯闕門叛臣范文虎首入犯大內太皇病不肯出逆
臣駙馬楊鎮衛帥太皇遷過別小御床就床舁太皇
出按伯顏韃酋駿都領兵犯浙東遍二王二王御舟
泊明州定海索朝廷先所分寄明州金銀綢帛海制
置趙孟傳不肯發其金銀應副行朝軍需承宣使張

世傑親人明州貢馬孟傳奎還金銀三百匣繼孟傳
叛以明州降韓湖南闢臣李芾孤守潭州於隣郡屬
縣盡叛之後韓賊圍城凡六閱月力已不支不肯叛
國左右皆逼芾芾曰汝輩欲叛耶芾命劍子自殺家
人芾又重犒官賞金銀與劍子命斬芾劍子再四不
敢芾又命斬劍子乃朝服自經於雄湘閣上仍縱火
於閣下終盡歸於灰燼潘運鍾裴英亦不屈先自經
而死及潭州官僚吏卒百姓莫不爭死於緘刃水火
之間一城之民皆忠壯激烈韓賊亦愍之二月伯顏

脅全太后幼君出國門丞相吳堅賈餘慶參政家鉉
翁劉岊以下官僚並奏乞封贈三代及妻孥太皇從
之堅輩不敢國難尚慕虛名報國之心安在堅輩之
罪何可勝說賊脅吳堅以下並北行晦日丞相文天
祥泊京口虜館夜遁渡江歸國三月朔京口韃賊閉
城三日排門大搜天祥已奔真州由泰州渡海而南
全太后幼君六宮親王並北狩渡揚子江聖駕官車
凡九十三輛大小官使六十餘人有叛臣教韃酋曰
越上福王旭與芮理宗親弟度宗本生父福王家多
天一至於是太守趙淮居閑遁避受擒不屈韃酋阿
朮遣淮叫維揚叛及淮臨維揚城叫城上門此城昔
我祖我叔父爲朝廷修陵甚勞古語制置決不可與

賊賊汚責之併罵甚烈被賊殺淮之僕亦不屈被殺
淮方之孫范之子葵之姪也施炎罵賊不屈被賊殺
韃酋伯顏勒丞相吳堅等矯太皇手詔諭淮闔以淮
東與韃閫臣李庭芝及姜才迎詔入公庭率官僚泣
拜而焚之語虜使曰此藝祖高宗物也豈太皇可以
私與人乎遂斬虜使五月初一日丞相陳宜中擁立
益王卽位於福州改德祐二年爲景炎一年上楊太
妃尊號福州州城南壁忽崩七里行在謝太皇北狩
廣東經畧徐宗諒密書通叛臣呂師夔許以廣東叛
國降韃隨駕內嬪某氏賊欲犯之不可得書裙帶曰

誓不辱國誓不辱身自經死於虜館自去歲賊酋阿
朮築灣頭築楊子橋築朴樹灣分屯死厄維揚至七
月維揚糧絕閫臣李庭芝與都撥發官姜才統馬軍
五千人步兵一萬人來入泰州謀涉海而南朱煥以
揚州叛遂以報賊中道遇賊酋阿朮截戰步兵盡陷
獨馬軍勝擁庭芝及才入泰州韃兵俱集阿朮築土
城圍泰州不幸姜才病腰疽伏枕泰州守臣孫良
臣叛阿朮入泰州庭芝赴水虜以鉤活取之才尙按
劒而語虜舁才出衆語勸才降賊唯背面不語遂鐵
索鎖於夏貴節堂一日衆酋把盞令叛臣朱煥諭勸

庭芝及才飲酒庭芝不飲虜酒但垂淚不語才卽罵
曰天不與我耳與我汝賊輩皆劖於我手歸葬指罵
老賊夏貴甚烈貴抱愧不對徐暸阿朮曰留庭芝及
才終無益阿朮遂斬庭芝庭芝受刑到無血劖才才
罵賊至死不絕淮東諸州皆叛先叛臣黃萬石剃三
搭辮髮身統韃兵深入邵武軍說諭守臣黎立武叛
立武不從棄城奔福州萬石遣人傳韃命四散說諭
州縣叛至浦城縣縣尉趙孟逋辯罵呼衆擒劖賊使
浦城縣升爲忠安軍復邵武軍萬石竟遁入九月韃
兵自湖南入廣東熊飛以兵戰逐而退武臣馬堅於

廣西糾募壯士數千人先嘗欲往救潭州圍中塗聞
潭州陷卽回遇賊鏖戰四十里適廣西經畧李與已
死堅徑入靜江府據郡治開府庫辦守禦事自請於
福州行朝首任以廣西之寄守靜江府殺賊不勝城
陷堅提兵巷戰爲賊擒不屈被賊殺參議鄧得遇不
屈水死靜江一城之民俱爲賊殺得逃入西山者七
百人賊後許以不殺招其降七百人不肯叛皆自殺
十一月江東江西路諸關隘俱陷及海道賊船俱至
行朝又兼福州御舟至南臺海口正遇叛臣王世强
所部韃舟時世强猶有人心竟不縱賊船相逼容張

少保奉景炎皇帝御舟奔海而去後賊知世强縱衛
舟奔海夫遭賊訶責悶氣而死嗣秀王趙與擇將扈
駕三千兵過飛鸞嶺上遇韃酋阿剌罕領兵三萬人
至與擇死戰數合殺賊十之八九與擇全軍陷沒與
擇被擒不屈被賊殺王世强犯福州行朝竟以舟爲
國綴旒國祚守泉州蒲受畊祖南蕃人富甲兩廣據
泉州叛大哀企賊迎賊反寇張少保兵船韃遣人說
三郡宜撫使守與化軍陳文龍叛文龍作書與韃願
得與化漳泉三郡奉大宋香火勿來攻伐我七世受
朝廷爵祿決不叛國密爲左右所賣導賊入城文龍

被擒與賊辯罵縛至行在病死終不屈二年丁丑泉
州素多宗子聞張少保至宗子糾集萬餘人出迎王
師叛臣蒲受畊閉城三日盡殺南外宗子數萬人張
少保提兵圍泉州九十日不下殿帥李勝用命攻泉
城被賊擒罵賊不屈爲賊所剮九月復福州受畊報
韃賊阿塔海領兵合至張少保退兵入海遇韃賊楊
西亥戰賊舟大敗而去監軍趙必宰糾義兵勤王遇
賊被擒爲賊殺忠臣陳文龍之叔陳瓚糾義兵迎王
師除守與化軍後韃攻與化城陷瓚罵賊甚烈親爲
賊酋陵都所殺叛臣呂師夔率賊酋塔出由江西入

廣東取經畧徐宗諒許叛廣東州郡宗諒猶豫棄廣
東遁去廣東諸州皆叛始陳丞相意不欲圍泉州攻
受畊謂殺南人不損韃賊無益張少保怒受畊反爲
韃賊寇竊大宋兵船決於圍泉陳丞相儒懦張少保
武臣勢不能統攝語多不合光左右前後或人或鬼
頃刻之間變化叵測陳丞相身護玉璽兵船前行竟
托失風奔占城國三年戊寅三月重慶府城陷闔臣
張珏遁至忠州爲賊擒六月景炎皇帝以病崩於南
恩州界少保張世傑擁立廣王卽位於海外碙洲行
朝鑄金璽行事八月景炎皇帝攢葬碙洲謚端宗陵

曰永福九月復廣州崖山建行都徙廣州民往居爲
市海外諸國懼韃垂涎月貢金銀米帛充給朝廷軍
需爲屏蔽攻賊計十一月丞相文天祥兵入潮陽縣
爲韃所擒不屈改景炎四年己卯爲祥興一年改本
天厭福建以南沿海諸郡自景炎後南兵至屬南北
兵至屬北反覆不一蕩爲血區祥興一年正月初十
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與賊轉戰兩旬餘先賊
屢敗賊再進寇勢急棄崖山我領巨艘七八百隻大
可容千人泊崖山奧裏下碇相維勢若履平地外有
小黑船千餘游擊甚駛與賊相戰甚利軍容嚴整烏

爲兒領兵十萬餘視之意佐勢不可傍賊但據崖山
爲寨我軍乘夜節節劫寨偷斬賊首累一二千級賊
疑爲神異有叛將投發者廣州人失其姓名領三百
人降建日張少保所部兵獨有淮兵千五百人精勇
無前餘皆民兵無足畏外若不可傍內實虛弱凡小
黑船出擊得利之兵即巨艘之淮兵小黑船歸則淮
兵復居巨艘不過此千五百人出入張其威武若矣
小黑船淮兵游擊時以重兵掩內虛之巨艘從後擊
之必敗烏馬兒可其言二月初六日賊果突隙後攻
我軍內虛莫敢後船兵盡走衆前船賊四圍合攻淮

兵打水路死戰出船少保張世傑奉祥興皇帝奔遁
唯餘巨艘十九隻淮兵千五百人及民兵而去餘小
黑舟亦追奔去制置趙溍制置曾淵子節使蘇由義
各領舟師分戰各遁楊太妃蹈海死丞相陸秀夫朝
服蹈海而死參政單公選亦蹈海死惟掌金璽官抱
璽蹈海胥碳舟尾繩木間不墜下水爲賊得張少保
先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來擊賊張少保遁後一日
果有四五百艘至或報陳丞相兵船同至探張少保
敗遁不與賊戰即去張少保未遁之先趙溍蘇由義
等聞報賊兵頗少衆議可以進兵擊賊獨張少保不

肯遂止嘗聞崖山陷虜忠義之士咸讒張少保失在

此不乘時進攻殊莫曉當時意獨我廳度張少保恐
賊舟埋伏先驅輕兵相撓疲我兵力然後驅重兵相
壓爲慮否則俟海外某國兵船行來擊之法張少保
入死者數說叛者衆始終一誠不變不屈豈可執此
議其非或抱高見又非人測度可及天不右宋無以
施其智動成左計原其心寔無瑕可指讒首屢遣人
說張少保叛世傑曰我本北人寧不知北人肺腑彼
安有終始我受朝廷爵祿歷年已深終不忍悖之我
焚香誓於天久矣不然幼君置於何地我惟有死耳

張少保妻妾子女先陷虜讎酋屢俾其妻妾子女等
作家書與之歸讎皆置於不從會淵子等諸文武臣
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別流遠國承宣使
周文英叛及攻劫大宋金銀船盡奄入己爲讎窮
追攻寇大宋南奔餘舟救魏辰等陳丞相初奔占城
降讎遣士卒服事陳丞相實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閣
婆等國或傳張少保今駐軍雕裏陳丞相張少保流
離奔走之間竟無一人與酋之刺之授賊之心非二
公精忠大義何以得人心如此耶忽必烈聞倭國富
庶垂涎其國屢遣人說其來臣倭王作書報讎王大

意曰大宋無失德汝行逆篡今垂涎及我我當與兵
誅汝汝來降我則可不降則來與我戰先忽必烈遣
哲里伯由高麗攻倭人船俱陷於海辛巳六月韃兵
由明州涉海至倭口遭大風雨作人與船俱陷又大
敗而回倭遣使責占城不戰而附韃占城有悟意始
背元韃大宋工部郎中阮同老流雕海中被賊擒賊
授北靴與之易南服同老拔刀斬北靴尖終不屈被
賊殺韃酋唆都往攻占城又敗而歸壬午春倭國舟
師來攻韃人泛海一帶不得其隙而又悠揚數時而
空返秋末俱蒙國遣使遺韃一合一帖或謂寓合掃

之意其事未易量安南國遣使入韃謂彼土少婦人
願歲得婦女以千計歲輸金銀爲報十一月丞相文
天祥已陷虜五年萬挫不屈一旦覩德祐嗣君拜而
大慟指忽必烈肆罵甚烈數其五罪爲賊斬而剖腹
食其心肺近陳丞相挾占城出師甚盛倭國出兵已
奪高麗謀攻幽州回回挾塔利狗國等出攻韃西北
邊甚得利逆韃亡大宋興此正其機也德祐後變故
非言所可盡聞見不詳慮訛其事不敢悉書合與倩
所論誤國者賈似道也縱韃渡江犯京師者夏貴也
太皇昏老太后善懦嗣君幼冲內無相外無將諸郡
皆叛臣大宋安得不厄陽九之運也今咸曰魏冠儒
者誤國雖實有之然文公天祥大忠極烈超前絕後
豈可例之曰魏冠儒者誤國乎或諉曰數其然豈其
然乎似道當國十六年獨攬大權禍福天下行七司
法而吏格日峻買公田而富豪力乏貶死前丞相吳
潛殺守潭州有功向士璧在內百官賣諛尸位在外
諸將絕賞生心人才沮氣日就消鑠及乎出師無謀
爲韃所襲一矢不發似道誤國大矣太皇不肯遷奔
渡江京師衆大之區不受韃賊屠戮之苦卒受太皇
至大之賜公論則曰太皇不當顧惜百姓不遷都當
士不得不重爲三宮大哭大痛也猶幸陳丞相密說
楊太妃挾二王南舟火德一脈不至絕滅閩中儒者
咸賦詩譏議其不挾三宮乃挾二王此論固是陳丞
相未嘗無死請三宮遷都之議恐天下公論罪以似
道之罪昔議似道今自陷其非所以不敢強脅三宮
遷駕實不得已挾二王行是時內外公卿將帥士卒
指天誓日委身報國朝廷悉乘官銀買其心命
攻賊去未旋踵朝報某叛暮報某叛者即其人奈何

柔何烏得不歸於大破極壞也韃主忽必烈嘗問僞丞相火魯火孫曰俺聞江南百姓率怨俺行事惟思大宋舊政既得民心胡爲又失國火魯火孫曰大宋愛民之道有餘用兵之政不足率爲邊將誤國賣降火魯火孫韃朝中黠而直者其見甚有理亦知大宋得人心如此失國如此寓意諷罵忽必烈行事盡於此見之矣待多言哉韃人嘗語南人曰似道出師時伯顏及諸酋俱懷畏欲退歸江南或有一戰勝俺俱去縱未去亦不敢深入始雖渡江中頗疑懼不料深入如履平地至家彼語深窃惟韃賊進寇漳泉及海

道寇廣爲我軍所殺連年鬻不計其數漳州屢反正陳某據山洞自守韃賊十攻九敗獨有此一脉不絕然欲攻出則未能也先南兵畏韃如千秋關獨松關馮公嶺關入嶺隘關分水嶺關諸小關隘聞虜輕兵至即兵遁關陷或能堅守韃賊擒土民拷打詰私路不語者殺民畏死率度地勢妄告以路就驅土民斬荆榛攀崖巖果別得新路突入關隘內彌望皆賊即兵遁關陷自賊入南彼此俱無大戰朝廷內外軍器米糧玉帛金銀寶貝文籍車徙舟運塞路蔽河歷月逾歲曾未止歇韃凡得叛去州縣鄉村排門數次脅索金銀日撒花不叛地殺人燬屋盡劫子女玉帛曰打虜所陷城郭賊悉平爲土然則金穀非不足也甲兵非不多也城郭非不具也特無人耳但我宋列聖無失德天文無變異人心無怨懟藝祖高宗境土安遞已矣乎必有所待而後興也夷狄素無禮法絕非人類昔中國限之於外但見衣冠禮樂之盛不染干戈腥臭之毒一旦莽爲夷域盡見醜惡凡虜有

姓者皆中原遺民今韃目曰漢人韃朝則無姓或娶漢女爲婦生子願有姓者竟隨母姓又有畏吾見乃韃朝爲父回回爲母者也又回回有數十種亦無姓回回即回紇也彼俗不食豬俗傳爲回回之先所自出也韃朝即今元賊也今韃主即忽必烈乃蒙哥之弟也韃朝本蘇鶚部唐滅高麗蘇鶚四散遁走遺種奔逃陰山北曰韃朝女真西北有蒙國唐蒙兀部其人不火食生啖獸肉兀术欲滅之不克後蒙人虜取金人子女生子孫漸不類家人漸能火食忽來與韃朝通好合爲一韃朝即假號曰蒙古國乃攻金舊傳

韃靼舊界東接臨潢府西接西夏南接靜州北接大
人國韃靼有數種黑韃靼白韃靼熟韃靼生韃靼忒
沒真則黑韃靼也忒沒真死無子其弟斡真之子兀
窟帶立及死兀窟帶妻六婦據國後兀窟帶子闊谷
立及死兀窟帶弟駙藥又名脫澁別斂之子蒙哥立
及死蒙哥弟忽必烈立駙藥有三子長曰蒙哥次曰
忽必烈次曰阿里孛哥先命據鎮囘囘地面開慶間
阿里孛哥聞蒙哥死忽必烈歸立傳國阿里孛哥揩
罵曰忽必烈汝漢種也亂俺家法謂蒙哥忽必烈之
母俱漢人也阿里孛哥之母則韃靼遂自視爲適子

以兵來爭力不勝忽必烈遣物致和而去益夷狄素
重母故也阿里孛哥死弟拔都代其職守乃斡真之
孫忽必烈寇江南頗借囘囘爲兵皆歸消折拔都問
忽必烈曰昔蒙哥死阿里孛哥當立而汝强立之今
我代阿里孛哥之權汝得江南宜以汝舊有之地與
我汝自去守江南忽必烈與之子女玉帛屢不爲足
嘗遣韃子汶谷瀘及僞相安東爲使復賚物爲餽說
其安靜拔都竟留汶谷瀘及安東爲質忽必烈有權
臣曰阿合馬囘囘人也爲僞平章久擅韃人一國官
職財賦之權苛財貨利殺害良善多奪人之美妻豔
女韃之內外上下大以爲苦獨忽必烈信任焉有子
四十餘人半有權職窟宅七十餘所分置子女妻妾
江南內外寶物俱半匿聚其家拔都自僭建宮殿於
囘囘地面暗通結阿合馬將謀響應興兵奪忽必烈
之國阿合馬忽命其子亦掌兵權僞平章張普深疑
阿合馬數子皆據重權爭令子更握兵禮意不良與
其黨王著謀著勇不顧身歸家析棄妻子密用術計
紿以忽必烈之子眞金歸幽州急呼阿合馬至著持
金瓜搥竟撾死在地軍民盡分畿阿合馬之肉而食
貪人亦莫不與衣歌飲柑慶燕市酒三日俱空阿合

馬之黨矯忽必烈命殺張普王著等暨忽必烈知矯
命妄殺忠良憂及別酋死者幾百人緝阿合馬家生
南珠一千八百餘石蓄馬十餘萬匹家口七千餘人
並分徙入諸酋家爲奴婢諸子皆斬剮剝皮盡拘呼
市丈令食其肉仍各籍其家其妻妾奴婢亦分徙入
諸酋家爲奴婢且根窮窠類支蔓無辜打勘索鈔猶
未已由是囘囘不許與韃靼內外事亦不許佩刀出
者不許還家韃人咸壯王著此舉即主以下欣然施
與眞北海青衣襖哀三千件焚而爲祭忽必烈用火
磨火孫爲僞丞相行事暫寬諸路苛苦韃民方喜未

逾數時仍酷虐過前虜法朝出夕改反覆不一韃人素不自信閱歷熟諳其詐僞也近拔都縱汶谷瀘及安東歸問忽必烈索地併累索所借罔罔之兵拔都所據守罔罔辻地皆阿合馬族類謀爲阿合馬報讐相與拔都大興兵攻忽必烈拔都得罔罔効死正寇韃西邊韃深受其患忽必烈有三子長曰眞金次曰戶合眞又次曰汶谷瀘僭封戶合眞爲安西王據鎭長安嘗謀篡父位事洩爲父殺忽必烈老而病廢已久屢欲傳國與眞金族人俱不從謂我家無此法汝在一日自爲一日彼自忒沒眞來素不曾傳子長安遼東西夏舊韃朝地罔罔地皆韃朝親族分鎭今眞金已漸頒韃國之事忽必烈死眞金斷襲國韃既無傳子法族人必興兵互相屠戮淨破韃國乃已舊韃朝所居並無屋宇穹帳爲家得水草處卽住獸皮爲衣無號令以台同出入不識四時節候以見草青爲一年大問歲數但以幾度草青爲答自忒沒眞驅金酋入南嘉定癸酉歲據古幽州爲巢穴卽古金僭稱燕京太興府也漸學居屋亦荒陋逮咸淳間韃僭取大宋開封府大內式增大新朔始畧華潔虜民咸可造宮廬與韃主通語韃法人凡相見來不揖去不餙

卑求尊跪而語韃禮止於一跪而已雙足跪爲重單足跪次之忽必烈篡江南後一應漸習僭行大宋制度猶禽獸而加衣裳終非其本心故薙髮囚首地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始不過國號年號之事先叛去者教之咸淳初韃始僭號元寶祐丙辰韃始僭年號曰中統次曰至元襲亡金僭效大宋楮幣之法易名曰鈔以通貿易東高麗西西夏北地諸國莫不爲韃吞併自古夷狄凶禍之盛土地之廣惟韃最强最逆上下好色貪利如蠅見血如蟻慕羶滅天理窮人欲罔所不至今韃酋人亦自怨其虐惡極天怒亡在旦夕韃盛凡六世七十年僭天子京師百官之稱胡無百年之運應斷在是矣其曰忒沒眞下暨忽必烈伯顏阿术之稱皆其小字衆皆得而稱韃主素以歲二月往陘山避暑八月還幽州陘山又名炭山在幽州西北入百里地坐水鄉舊金酋避暑之地僭升開平府北漸入韃酋草地舊界六月井有氷水帶黃油鐵腥臭氣四時雨雪人咸作土窖居宿北去竟無屋宇穹帳鋪架作房如雞籠狀門高僅五尺出入必低頭或笠帽擅帳房或脚犯戶限俱犯扎撒見郎主鼻衄紅涴穹廬穹廬爲第一罪卽拖犯

者繞地三匝衆拳打死韃法兵機甚密行軍甚速例抽丁充兵曰簽軍軍器糧食皆自備仍劫虜爲活計統以百戶千戶萬戶秋出兵春休兵歲歲驗中秋夜月明爲利卽興兵若中秋夜風雨晦冥爲不利卽不興兵韃兵之强得馬之利居多所以江南出軍不若也其回回砲法本出回回國甚猛於常砲至大之木就地立穿砲石大數尺墜地陷入三四尺欲擊遠則退後增重發之欲近反近前嘗以此砲攻于闐國彼國以樓櫓皮結網懸覆城上攻不入竟止箭則柳條爲之兩陣議和則虛挽弓相射換箭而去韃人甚耐寒暑雨雪饑渴深雪中可張幕露宿今皆不懼熱且慣於乘舟高山窮谷馬皆可到畏糧以肉爲麨乾貯爲備饑則水和而食甚濃飽可一二日攪馬乳爲酒味腥酸飲亦醉羣虜會飲殺牛馬曰大茶飯但飲酒曰把盞雜坐喧溷上下同食舉杯互飲不恥殘穢飲酒必囚首氈藉地坐以小刀刺肉食授人人卽開口接食爲相愛卑者跪受賜行坐尚右爲尊久不相見彼此兩手相抱肩背交頸搖首齧肉跪膝摩膝爲極慇懃韃主剃三搭辮髮頂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爲至禮其衣於前膺肩間開縫却於縫間出內兩手

衣裳袖然後虛出海青兩袖反雙繞經間儼如四臂諛虜者妄謂郎主爲天蓬後身衣曰海青者海東青本鳥名取其鳥飛迅速之義曰海青使臣之亦然虜主虜吏虜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禮節服色一體無別云三搭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髮剪短散垂却析兩旁髮垂綰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磊於囟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戴耳墜俗不好文身韃賊舊去孔子冕冠衰服謂不當服天子服僞爵率有定價負圖野獐輸財卽得僞爵受僞爵人腰揷金牌長尺餘闊三寸番書僞爵姓名鑿識牌上雙虎頭金牌爵爲重小爵則授銀牌諸酋稱虜主曰郎主在郎主傍素不識臣唯稱曰斛奴婢斛者至微至賤之謂又奴者指其異心亦惡逆之稱斛都海切 稱自己物則曰梯己物受虜爵人甲可撻乙乙可撻丙以次相治至爲僞丞相亦然撻畢仍坐同治事例不爲辱受虜爵之婦戴固姑冠圓高二尺餘竹篾爲骨銷金紅羅飾於外若在北行婦人帶囘囘帽加皂羅爲面簾仍以帕子羃口障沙塵韃虜有妻名有妾名累十累百皆曰小妻被擄男女曰驅口郎江南之奴婢皆

絶買死乃已父死子皆得全襲父妻爲已妻唯正妻與生子者不可或虜主命襲父不碇今南人漸有全襲者父犯子妻反死罪韃靼風俗人死不問父母子孫必揭其尸家中長幼各鞭七下呼其尸曰汝今往矣不可復入吾家庶斷爲祟之迹及柔眺刀斷手足肢體爲三四段刀破攪腹腸使無滯戀之魂若葬亦以刀破腹翻滌腸胃水銀和鹽納腹中刀斷手足肢體疊小馬草裹屍乃入棺虜主及虜主婦死剖大木刻其中空僅容馬草裹屍納於中復合其木僭用金

束之於外皆歸於韃靼舊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處往葬日遇行路人盡殺狗葬供佛則竿殺牛馬刺血塗佛唇爲佛歡喜齋僧則發婦僧子俱來皆僧形服人家招僧誦經必盛設酒肉恣饕訖歸爲有功德幽州建鎮國寺附宮廬側有佛母殿黃金鑄佛裸形中立目矚邪僻側塑妖女裸形斜目指視金佛之形旁別塑佛與妖女裸合種種淫狀環列梁壁間兩廊塑妖僧或啖活小兒或啖活大蛇種種邪怪後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血小兒赤雙足踏二裸形婦人頭擄小兒枯髏數枚名曰摩睺羅佛傳此教妖僧時殺人祭而食手持人指骨節數珠此妖僧乃西蕃人傳西蕃外道邪法韃主僧加之曰帝師歲歲四月佛誕日二月那吒太子誕日佛母殿四角置四大銀甕貯殺童男童女血殿角塑立裸佛仗劍俯視甕中血妖僧裸形作法禱佛取血塗佛唇爲祭與虜主以次分銀甕血飲先辦壯白將誕孕婦裸形中坐妖僧作法呪水自見水底五色毫光仍呪眩孕婦魂魄問其見奇特事否一聞曰見眾執縛孕婦兩手妖僧執兩金筯刺入兩乳傍虜主以次金銀管插入孕婦乳傍刺孔吸飲生血見孕婦大號叫爲佛歡喜叫漸小血乾命斷身更雪白剖腹分臠肉食留頭刻

爲鉢盂漆而金相持爲飲食器至取孕婦心中一點血塗佛唇爲祭腹中嬰兒亦分臠食以次分取母子骸骨至盡各和乳香納大香爐中煆盡成灰爭取灰藏篋笥歸妖僧持所呪妖水令韃主諸酋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綵雲而去四月八夜留妖僧宿於宮廬虜主婦焚香跪禮妖僧始與同寢眾妖僧與韃主羣雌亦然至撫摩吮咂金佛男形無所不至謂之度佛種妖僧惑郎主曰若郎主郎主婦若郎主眷屬若我之身皆同出於佛之所生韃主惑爲然敬信妖僧過真佛願生佛爲子故建佛母殿又同同事佛剃叫佛

梭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脊眩生妖忽聞空中佛應聲手持刀自斷男根擲棄於地竟捨身從樓上擲下粉身碎骨而死爲事佛感應所棄男根回回爭取藥封畜置以相傳寶北地長春宮道士與番僧有讎番僧化韃主曰道經是僞作謊語蒙哥時道士鬬佛法不勝髡爲僧令宜焚其經韃主果焚南北州郡道藏經唯許留老子道德經幾姊道士髡爲僧胡俗妖怪慘虐如是他務謬戾胡可勝數我不與北人密不入北地遊不詳闖熟見其惡豈能盡書耶唯屢聞於人謂北人受韃之害者曰我主無厭韃虜回回嗜財嗜色如命富者破家貧者死有日矣我聞此語更愴然淚落豈謂窮北極陰之氣蠶蝕南土歲月已深天地氣候一爲變易人心物性俱流遷反南人狡北人貪南人今無聊賴賣智活家率教北人狡頗濟其貪酷暴虐生翼惡何可當今江南人稍足者充站馬戶彼曰站馬者驛傳也站馬迎送賊曹費用甚苦一站九十里將韃主急命者曰海青使臣一晝夜行或八站九站遇站則易馬騎馬之人用杪木夾鐵拄腰食不敢飽飽則嘔出

心肺使臣完至馬死則有賞又有站船又富者出人出馬充軍諸州置機房抑買江南絲白役機匠鞭撻別色技藝人亦學攀花織造段匹期限甚嚴又諸州僧置平準庫抑買金銀歸北私賣買金銀皆重罪破家又包銀則論民屋間架歲納銀貳重如納酷息差夫索綿造船等事排門受苦及擒勒溫睦之家充重難陪貲之役直破家鬻子女苦猶不止凡與韃主有貨利相綰者本人或逃或死直殃及子孫宗族親戚償足乃止不然年深其事亦發擬及無辜陪納一切以不恤不忍行之尚酷嚴密難以言譬尚抑逼虜吏增羨州縣誅求貨利增者遷賞虜首虜吏等盜取鈔五十貫米十石者並坐死罪虜酋率不識字決訟悉出吏手上下媒蘗人過善以言語支蔓曲折箝詰誣加人罪置於刑名如殺百十人之罪倘能重以財豪上下則密縱犯者逃去或復輸財見韃主鬻僞酋治虜事前罪竟置不問斷罪則不用徒流黥絞之刑唯杖臀自十七分等加至百單七而止杖隨數加闊重斬剮又酷或生剝罪人身皮曰渾脫又有三段刻殺彼曰札撒此曰條法彼曰大札撒者大條法也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

九儒十丐各有所統鶉僧官統僧道士爲道官統道士其行杖治罪與韃首聽訟同僧衣黃衣僧道皆可頂笠穿靴騎馬甚至透籍單獨析居又怯憐口戶爲名隸籍州縣鄉村深山窮谷各分地面打勘勾當悉莫逃其害新自汴河開河直達幽州諸路役民開掘深啣怨苦根刷弊俾曰打勘實假名苦虜酋行騙財之術也州縣上下司務歲一二次打勘任此責虜酋支蔓根窮賄賂歸韃州縣酋長甚苦此爲韃之勾當者人以鸕鷀爲譬鸕鷀得魚滿頷即爲人抖取鸕鷀更取魚人又抖取勞無窮利甚鮮譬酋吏苛取

民財復爲韃囚脅取歸韃之苦良善更縷數其事詳言其故實不勝苦此皆大宋不忍行之事一旦盡見之杭蘇湖秀不戰與賊虜掠之後民雖虛空幸丁丑至壬午歲歲薄稔未大狼狽諸處窘於韃酋苛取物價驟騰湧人民極窘四方假大義之名行劫婦而賣殺人而食之盜縱橫甚熾已難耕種或加水旱人之種亦逮絕矣北地稱眞定府最爲繁華富庶有南人北遊歸而言曰曾不及吳城十之二一他州城郭更荒涼不足取宜乎北人來南遇有所見率私歡喜嗟訝意極狹睨江南子女玉帛謂安得變劙悉打虜之

志耶有北人家屋宇不相連屬小家土爲牀土爲凡案富家亦陋甚空洞無縶截物飾寒天地窖藏火坐臥其上地寒少草木爭收馬糞曝乾充爨北地少雷少雨多雪多寒以至風俗景象一廢於靖康再廢於金亡中原太平規模盡爲寒煙衰草之荒涼所以韃人絕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物貨皆彼所無諸物皆貴於南地數倍牛馬羊鹿多亦不賤出獵射生純肉食少食飯人好飲牛馬乳酪極肥膩生啖蒸蒜衣腥食穢臭不可近回回雖浴亦臭穢彼無好米見此白米重之曰細米土產

惟小米粟麥江南種種物貨韃輸商運入北不斷遇歲歉河北禁人造酒飲者斷臂飲之者斬彼技藝百工咸不及此地精妙已半爲之勒徙北居北人深歎訝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入北愈深婦人愈少愈貴易銀二三百兩亦欲少壯男子價殺於婦人尤喜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數層等級其坐賈易甚盛皆江南赤子至易十數主今貧乏人甘絕售與其子女有酷嗜利者誘騙民家子女頗眾甚至用麻藥街市懵少壯男子匿取去仍日以藥懵其不叫烙足跟俾其艱遁走德祐乙亥抵今八年所虜所買江南赤子

轉從深入韃靼回回極北實莫數計生靈厄運一至於是願充虜吏皆習蒙古書南人率學其字括以四十八字母凡平上去入聲同一音之字並通以一字攝一字十數用極礙義理回回書畏吾兒書又莫可曉韃近襲金人麻法差於我朝頗胜一日今南人衣服飲食性情舉止氣象言語節奏與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愚者紛然賫金銀寶物見韃主鬻僞爵尚不思叛臣夏貴有大恩於韃彼與其僞爵尚不與其權竟悶悶而死叛臣如朱禩孫孟之縉等皆然獨信用叛臣青陽夢炎語近爲阿合馬事斥去叛臣留南人教得一州守一州之法韃奪襄陽後主於守土忘其爲虎反叫舞狎弄睡虎噴頷速其醒覺自送死之道也媚賊者類是韃酋如伯顏得江南阿木得維揚可謂有大功於韃阿合馬譖其私捲江南金銀寶玉極多忽必烈窮其根源皆受囚繫不及賞伯顏阿木輩寧不抱怨入骨韃人無義不論道理純是力財色食四事彼極恃氣力二字爲集事之本言力也勢也財也其所用法循金人舊例金人本女眞也金主本無姓忽慕南人有姓問何姓爲大南人紿對曰王姓最大乃譯曰元顏今韃主亦無姓嘗遽然僭詡曰

夢炎稍得志於韃譬如醉夫墜巖谷睡虎穴中顛迷有有陰無陽之天地亦未嘗有純是夷狄之世天旋地轉其機固易然七八年來採訪人才心所思目所擊耳所人欲倒一二指實不可得有才智而無忠義臨危必生異志有忠義而無才智其力難辦大事必兼二者乃可降是取其一求其眞忠義眞才智之士亦未之見或觀其議論若有可信密窺其心迹內抱一貪初無實能將才猶難得以是朝夕究心竟不釋然於懷我嘗有詩題前後臣子盟檄後曰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剪國家讐曰破四洲

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又曰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願冀使竟食言劫劫抱長恨非徒托歌詩寓興之辭實生生死死決行之事腥徹九天宛入九地中國盡誕韃雜欲勦其遺育則不勝詠戮果何法洗蕩還其淸淨痛痛刺心魂魄悵惘反覆謀度不過此事如之何而遽已哉如之何而遽已哉故凡聞見逆邪之事深懷憤恨嘗銘誓於心曰我逆我邪願汝滅我汝逆汝邪我誓滅汝期救此心同歸於正確於不變一其無極我終當與之決同歸於一是之天旦旦跂望中興謂卽刻可見不料入年今尙未復如抱久餓思食不能自活但恐或者望南旣久意必墮於倦懶陷北漸深心亦隨之弊化卒陷於僞逆之地此當世人心之大病也願火德速開中興之天立億千萬世人倫之統正今日之大事我決爲之矣德祐八年壬午春追思歷年聞見大痛之事畧無次序多所遺忘深悔舊不識以日記然狂走無朋千不聞一縱書之亦不備雖聞隱南遊北之士多作日錄書所聞見遊歷紀述頗詳固未嘗見其文決知不能爲大義一脈死立赤幟苟非其人立論必不公正史之反不如不史蓋無謬見謬語謬事以誤後世也今人深中韃毒匝身浹髓換骨革心目而花眩語而譫指竟忘前日人心人形於淸明之天愈久愈昏鬼魅靈臺寧復人形而語天理其史耶聞叛臣在彼教忽必烈僭俾南儒修纂大宋全史且令州縣採訪近年事迹又僭作韃史逆心私意顚倒是非痛屈痛屈冤何由伸此我大義畧序實又不容不作畧序之作主乎大義大體有所不知不求備載紀庶事雖不該博於衆人惟主正理實可標準於後世將身行討賊之擧先筆定誅逆之法天理明白一死不惜惟意此畧序必有差戒尙有望於後之正直君子作史最是

至難之事且處於堂內之人門外之事聞或不眞兩人人所聞所見或前或後或得或失各有異同況一造在庭尙不得其情懸隔議度豈無失誤一事之中人又各主一見故聞於甲者如此聞於乙者又如此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自是訛訛相傳矣嘗泛取目前俱見之事命衆友各作傳記及觀其敍情理揆予奪較當時之事各爭差違況作文之士筆易流滑據意揣度隨語所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更私意去取豈不重累於作史之眞過褒不稱事情過貶豈無冥怨是爲非非爲是人禍天刑恐不可逃世之秉紀述之

筆者採摭傳聞深察事情毋但取意語完備爲筆所
使濫於無功累於無辜賞罰當其事庶無愧於爲史
則可以垂訓於天下後世矣大宋德祐八年歲在壬
午之春遺臣三山鄭思肖述

後敘

道本無說也見於日用常行問特迹爾是以民鮮之
而不知之何者曰文古先聖賢不得已迹其迹寄於
言教天下歸於道後世神其迹之迹遽爲道在是反
與道相悖愈遡或者救後世弊乃曰文者所以載道
也然道本無說以有說窮無說殆已是故必有自得
之學始可迹其道寄之以文不然綴緝摹寫支離汗
漫縱一字源一經一言出一史析以還之皆古人糟
魄即其中求自已物咸無焉矣足爲文乃知文者非
言語之謂亦非外至者始於進學必藉以書終於造
道當蛻其書或泥於書則物矣必有自得之學主於
中繩繩然日用常行間左右逢源萬物皆備於我庶
幾委迹而天矣雖不求爲文森乎吾前道妙生機充
動流滿周於六虛何莫非文下視言語之文誠陋愚
實有志於斯願學焉或曰子性命之學及文與詩孰
師我生死一言曰終身所法惟學我父而已今竟絕

筆言語之文養自得之學嘗以正天下淵然無思一
以誠之天者定人者正我心始閑閑然若夫大宋中
興須鐃歌鼓吹曲等作一付之天下文人騷客矣得
被爲之即我爲之也故跋其意敘之於後時年四十
一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朔思肖後敘

又敘

桑麻穀粟天地所產不種之採之蠶之繅之漚之緝
之織之縫之秩之揷之蘇之藉之舂之炊之卒不得衣食有人力者存天地不與於斯益推其
致力之地而論也我今稍知仁義揩一語苟合於道
者而德之太空寞寞至神莫名萬物德其德卒莫報
之故愈大愈不能名其名也誓欲絕言不得遽絕於
言其終古不可泯滅之天乎故吐不盡意厲爲之後
敘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望思肖後敘

總後敘

咸淳集　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一卷計詩二百五
十首雜文自兩盟檄而下凡四十篇又前後自序五
篇總目之曰心史史與乃僭乎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

下亂史寄匹夫史也者所以載治亂辨得失明正朔定綱常也不如是公論卒不定亦不得當史之名史而匹夫天下事大不幸矣我罹大變心疚骨寒力未殆於事功筆已斷其忠逆所謂詩所謂文實國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係焉大事未定兵草方殷凡聞語正大事必疾走而去不肯終聽畏禍相及況此書耶則其存不存誠非可計紙上語可廢壞心中誓不可磨滅若刷若斬若碓若鋸等事數嘗熟思冥想至苦至痛庸試此心卒不能以毫髮紊我一定不易之天孰知心之所以爲心者亦有之稍知理之萬萬乎生死禍福亦莫能及之蓋實無所變實無所壞本然至善純正虛瑩之天也以是敢誓曰心史且天地萬化悉自此心出縱大於天地亦不能違乎此心既秉誓不變決當有成必然之理我斷斷爲大宋辦中興事卽所以報我父母大德天理一本而已矣敬遊血爲語發明心史之義爲序於後云維大宋德祐辛巳歲季冬十有八日思肖後叙

七言律一首

一誠盟檄死彌堅終了婆婆未了緣心劾雷霆開世界手提日月上山川劫前森嘗聲生命空外風持萬古天我大願王行至化無窮無盡溥無邊

自跋

德祐入年壬午冬手定心史畢贅以五十六字寫不盡懷誓誓其誓與國家罔極與父母罔極與日月罔極與天地罔極與道罔極不變其不變無窮其無窮之以爲斯世斯民之心縱有慘烈於雷霆剉斬碓鋸者千焉萬焉萬焉復萬萬萬萬萬萬萬萬焉自反而縮吾其往矣求仁而得仁又將焉之乎聞吾怪語莫不笑之罵之厭之避之欲訐我之所作者亦有之稍知理之士衣冠是言語是心事是察芸所行或流於不是則是者亦不是矣我此書示之誰耶世間萬事一一背幻妄此書傳之奚以然尊正統抑夷狄褒忠臣誅逆賊願教天下萬世一一皆爲忠臣又俾之知大宋之天巍巍乎浩浩乎發育萬物周流無窮實非心之可測非數之可盡也故嘗有言曰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者此也則此書不可不傳欲藏於土又未能我死恐有日矣已囑末氏死嘗卷此書納於棺中以我還我敢又立誓曰合於天理益於世教我願我書終不可壞垂化無窮不合天理不益世教我願我書速歸於壞勿誤將來又我若妄語不

行父母教不辨大宋事此書雖曰紙也當如虛空焉
天地鬼神不能違雲霧不能翳風不能動水不能濕
火不能然金不能割土不能塞木不能蔽萬萬無能
壞之者吾不知此書紙耶字耶語耶法耶誓耶誠耶
人耶鬼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可語者非不可語
者亦非所謂紙字語法誓誠人鬼神天心性理以至
曷壞曷不壞俱了無其以也我欲必明其故竟不可
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議窮心斷豁然無疑天下歸
仁其如是乎維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之壬午歲冬至日思肖自跋

盟言

思肖已舍此身爲大宋討賊開中興之大業也久矣
惟累年窮心謀度無長策自奮實恥有生遂誓自爲
去就計生莫爲之死則爲之萬萬必行之誓決不肯
棄於死而竟已然我素以獨爲天心史矣托又意緒
荒迫不暇別書淨本敬以藁本鐵函重匱沉之古吳
古井中大事未成心史先出得者當毀其文我又決
不肯耀誑世盜名之空辭坐欺君欺父之實罪大事
成心史出願舉天下後世一化而爲忠臣孝子之歸
則我始終無遺憾矣雖然亦不得已也人心本善又
何庸化之而後明耶蓋其天一也今強執我之誠盟
我於不變之天焉爾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甲甲之癸未歲三月二十六日庚辰孤臣三山鄭思
肖敬盟

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王療一切病呪

唵我有大願無量無邊虛空爛壞我願無盡我默我
呪先斷病魔我觀我生我實無生意歸其源六根俱
寧歸無所歸心華自開我於是時現無邊身爲大醫
王普救病難即臻安康乃正綱常終於究竟我遵我
誓我當殛我滅爲微塵聞聞聞聞聞聞婆婆訶

鄭思肖字億翁號所南連江人祖咸卒於枝江主簿
父震字叔起淳祐進學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
長有菊山詩集景定壬戌卒於吳葬長洲縣甪山思
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
兵南下扣閽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
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億翁所南皆
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
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
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

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步趺不北向扁其室曰本宋世界以本宇之干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不忍見耳

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目本中峰禪林之白眉聞思肖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卬曰世法和尚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化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刹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葢不以家爲矣自是無芳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

題宋遺民鄭所南井中書後

張世偉

余少涉獵紀載見所紀宋遺民鄭所南事畫蘭不畫地又孤行不時過人倘過人見有頂笠左衽者輒咄咄不顧去然未細攷其生平也崇禎戊寅冬忽傳承天寺浚井獲一鐵函中有書所載多宋德祐已後事卒卒忘之約畧記留文彭可先生所越明年秋八月五天民過我談及書爲鄭所南筆余嘅曰是宋遺民鄭所南耶問其槩併計其紙費白晁時在心傷甚卜日乃將晤維斗楊子而後造文因與楊子商之楊子曰是書副本在此葢書出後陸文子垂亟過文先

生索錄謀刻苦于無資將屬楊子跋之以上諸名公
其期迫甚余曰余亦附題數行何如楊子曰甚慰余
遂懷之歸竟日力終卷勞極灑灑夜不成寐早據案
書之曰宋亡能以遺民矢滅虜之志者如此公有幾
哉德祐止二年至至元癸未二十餘年矣是二十年
間興不共戴天之仇讐比屋而居聯突而爨而中心
所存必欲滅此朝食每一憤發聲嘶氣噎輒不可號
于人此二十餘年間心事何如哉若久秘藏書如家
中壁間所得間有繆戾正史者而此無一繆或微疑
謝枋得事不合余曰昕南王氣其推有宋諸忠臣無

一純繆傳文丞相而曰諸妃臣妾完名傳信國有
衰颯悽皆非實錄當不信黃冠故鄉之對而況大元
革命萬物維新猶類詭辭以免者乎昧其言揚虜醜
忍宋德不肯書元一字益不禁痛哭罵賢者不拘至此
書此公之同人計諸名公必有愾然會心者可令井
中沉牘炤耀于光天白日矣雖然余則怠矣前冬不
知著書何人若遺若棄迨知為所南先生而矜奮若
斯也孰謂紀載及藝苑雜事可漫不省識乎崇禎己
卯中秋日
心史卷下終

浣花集

浣花集 十卷 唐韋莊撰 明刻本

民國十有七年

永嘉黃氏校印

五言古詩

書懷

隨牒滄海隅兩見初月吐緬懷故山友飄散等風雨低頭繙簿書仄足隨步武荒哉舊時學千石壓一縷逕渭誰濁清茶薺互甘苦癡兒了官事朝飯或過午聊爲五斗淹未受三命俯有得那免失無闕孰爲補門前流水車六轡去如組忽逢阮生途微徑何由取夸者類死權所死固已粗人生天地間誰客復誰主蛙鳴傴適意賢於兩部鼓蝸角起相攘戰劇赤白羽息機自揩摩獨趣甘踽踽喧寂不相謀笑人從鄧禹行藏正有時倚樓追杜甫固知抱書癖肯學數錢貿長纓繫單于尺紙招賈誼古來

磊落人過眼蚊蚋聚且復對青山天外修眉嫵悠然成獨酌醉語免童殺是時秋冬交寒事欲壎戶蛩螿夜唧唧草木霜莽莽新詩從何來令我陰霾宇颯然出世姿一蛻塵與土海風入書蟬吟相鷗鵑榴夜光鑑照室恍若珠還浦拂研染松煤自汲寒井甌惡語未用刪意濟聲節古起看參斗橫的歷掛枌榆

寄題林上舍眞意堂用其元和淵明韻二首

趨風服市寂浣聽嫌瓢喧襟素倘相越取捨誰爲偏卓哉靖節翁人境得仙山有眞諒無贋無往豈有還唯彼南山雲朝夕可晤言

山雲將雨忙山風得松喧嗟我無用世懶癖抱奇偏鴛鴻玷清宁猿鶴猜舊山羨君不浪出悔我今空還三復和陶什慙謝不能言

和葉水心會昌觀小集

深居抱窮空弱質資凍暴臨齋邀高堂凌陰得重煖敗素諒難遷磬逼尙可復再拜冤著書甘以謝羣毀涉海浩無津眩汗顫爲縮萬葩拾一二淺心自闕菊哨焉懷世情否泰幾翻覆經綸委道周伊誰稚已熟哲人信委蛇愛士比金玉蓋廕集雲門蚿濟思遠濱一觴爲我陶千載期爾勗歲晏霜雪交故林有喬木

次韻水心端午思遠樓小集

業搏容獨醜孤正軋羣傾何必遺者思今古同一情士方慕潔修各以好自榮一旦履華臨爭奪遺世梟猶名隨詆風蠅蠅起困鯨醉中觸靈均到今喚不醒朋社角曼衍治遊眩輕盈無情湘水寃有恨郢山棱

賞梅游中塘分韻得影字星水心

神仙宅空碧下亦愛人境中塘豈所私羣物資華景始慙羅浮舟水迅山石礦三岡攢茲源清贍可百井疎起樵屋烟密竫玉娥影隴獨鼓雪鬟石烏延皎顥未竟前後村忽迤東西嶺潔靖竹買鄰醜悅櫟生癰歲晏澤澌枯日燥霜力猛翩其千萬芳阻此一半聘窮哦弔驕艷燄炬藥酷冷誰料風騷家敢奪造化秉兒童駭新觀父老發舊省初斷莎根移蒲布花陣整春簟望雨肥月橘任枝擢胡爲浪鈎引紫喧侵獨靜滋味已足冠色香難自屏徘徊重徘徊天北大星耿（獅子隴鳥雅石皆地名）

後園老梅爲園丁斧而薪之有所存者直幹危梢耳近亦放三四花吁嗟梅兮生非其地僅移在雕騷園中肯作如是觀耶故詩以弔之

彌梅生不辰失身蔬茹圃雖沾灌溉力却受穢濁侮未能同臭

味祗得共甘苦青隨菜甲肥翠引蔫芽吐與時自高下何意較
爾汝睦丁厥長成恐礙寸金土清陰仰密葉日日逢而怒誅柯
並柔枝且伐而斧如此冰玉姿若爲荆棘伍孤標餘寸息老
命懸一縷四圍蒼蘚黏半心蝕蟲蠢禁持幾霜雪剝落久風雨
潛陽動地脉生意頓鼓舞塗抹三四花豈自矜媚嫵香清不如
少骨勁不嫌古試問白玉堂何如破茅宇畢竟天地間貴賤各
有主苟非吾所安雖榮亦何取說與此花知善自且撐拄須有
歲寒人徙根松竹塢知汝非錯薪肯容刈其楚巡簷一笑春能
忘在莒不

送袁著作守徽州

明月峨進賢飛霞粲朝服歸著萊氏斑堂前問涼燠肘旁一印
懸字刻新安牧清時寶靜恬頹俗迷返復而君滕上傳膳此名

節馥赬鯉躍天池羣鯈蕩相逐中迺有一鱖不洄亦不泝驪龍
雷電威閃光注兩目未知豢者誰欲使同猴鷲君家此二圖厥
理探已熟翩然九門去趺爾萬家福風移戶賦稠雨足山苗豦
一將蘭芸香盡洗箭鉛牘手別阻齋房心期屬矚軸昔聞孔敬
康埋采彼深谷遲君喬覩車後乘載幽獨

送翁靈舒赴越倅分韶得欲字

越峯羅四圍越水鏡相燭我昔扁舟來十日看不足天垂禹祠
旁海入秦望曲荒寒暝色歸牛背下鴟鴞興亡百粤鄉俯仰千
載俗恨我劣風騷眼到筆不屬君今挾此遊萬象困搜斸有類
古趫將敵勍乃所欲市驅羲獻軍降堅元賀讜策勛六義右正
弦堤成江勢却彊隅稻畦連樊理功何鉅勤勞意自便寒分編
始渺絲粟秋風吹蟲聲桂菊漸結束京華萬種身聚散碁著局
吾徒日夕偕文字當杯酴奈何奪此翁爲我謝州督

定海錢王郎中

膴膴明月佩奕奕朝霞裳握蘭侍帝所摹蘭思衡湘衡湘渺何
許玉節耿有光毫倪九城民喜色紛迎將曰予逢聖代有君冠
虞唐鼻禹翊元化萬字如一堂欲銷庚籍盡乃借芝鑪香我聞
生人初比屋有蓑藏官漁吏爲罟攉此百尾魴湖南素清絕鼎
賤米不翔攫轉亦何事談笑還循良歸來倡九牧論思助時康
此別非久隔此懷詎暫忘湖風開皺碧柳雨滋柔黃朋簪各有
贈再拜獻一觴短章不成琢愧彼金玉相

五言排律

上丞相壽

某伏以六十載循環衍甲申於周歷五百年同軌混南
北於漢京鍾上哲以挺生懋元勳而未艾恭惟少傅樞

使大丞相國公先生道光堲偶德冠民彝帝載熙而元
首尊天緯穆而國體正四方是則丕昭明黜之功三壽
作朋永介昌耆之福某身陶恩冶心炷誠薰炳耀形容
莫繼清風之頌推原本始敢希嵇嶽之詞謹綴成唐律
三十韻冒獻鈞墀仰祝椿壽某下情無任欣抃贊詠之

至

人統開璿歷甲申年 人統 台符煥紫醮數如環復始天與壽無邊麟
閣精神異龍輿寵數專先朝稱舊弼潞國最長年遼幣猶增遣
河流未肯旋爭如今日盛獨致太平全青社歸傳檄陰山息控
弦堤成江勢却彊隅稻畦連樊理功何鉅勤勞意自便寒分編
戶粟雪賜羽林錢吉日登符寶中天敞棟樀九重申駿命一德
共蝉聯吾道今隆吳人文益粲然來闕褒衍聖訪後續伊川美

績隨時見神謀應物固基扶周鼎晏色補舜衣妍獨立觀昭曠
中持斡化權通融文共武銷艱黨偏位乃昭文右功惟尚父
先福流寰海遍謙守此心堅卦象黃裳繇詩家綠竹篇流傳皆
琬琰廣頌幾歌絃峻極千齡際中和二日前沙堤春駘蕩鳳沼
曉澄鮮綺席紛才俊瑤墓映列仙一經掌繼漢百兩結賡燕賤
子叨卑綸淸晨染賀牋所慙恩似海安得筆如椽舉目看霖澍
緹身擬化甄願同松與石潔操在平泉

賀丞相家廟詩

某恭詮雞新廟制寵答功宗蕃王室以璧賢光于宰輔
康周公而賜魯閎我烝嘗厥基永休孔曼且碩恭惟少
傅樞使丞相國公先生心傳經濟德紹弼諧洪采徽天
保之規率循初志奏苞桷河平之凱克敉前功上方揆

本以酬勳古蓋緣情而起禮師相擁虞王之貴宗祊增
別室之崇薦事惟寅流澤斯廣某聲觀異數倍激愴悰
拜後拜前夙聞佚誥之册俾昌俾壽敢廣克頌之篇謹
綴成唐律三十韻申獻冒犯鈞尊某下情無任欣抃贊
詠之至

有永恢皇祚中興挺世臣王封一品貴廟錫五旌新日月臨華
表璇璣近彩晨秀當吳嶠色流自鄂江津給吹儀褒燧銘功鼎
賜柏神遊來燕日吉朔契龜辰駟騎傳呼閨儀衛供帳陳九街
收雨淨午漏帶鑪勻從以簪纓貴來羞俎豆珍思隨時共簫懽
與律回春感激思親淚舂容致主身氅工瞻禮樂百兩滍車輪
粵若今爲盛應無古與倫王珪慚寂寞諸葛抱酸辛父子千齡
並明良一德純秉心同此學錫福遍生民日者邦維固天令敢

暮遊帆去若問老僧無一事應日射飛埃

海山春過半未見一花開巖溜無時滴松風盡日來前生身已
到歸路首重回祇恐山靈笑衣巾著吏埃

清源寺

踏破祖師關參黃仍弔顏龍分一脉水鶴占半屏山塔影浮雲
外松陰落照間本因閉到此吟苦不能開

白龍湫出靈巖

四山奇更峭外看未知山藏此千峰在多應一壑間龍湫洗雲
骨靈異出人寰埋沒尚多有寄言樵與菅

羅漢寺

崖勢石龍如中爲大士居茗花時現異檜施最綠渠蘆燕山枝
濕燈懸龕影虛山門難即去奇嶂列前除

題石龍 在州名龍水

嵌崖雙合處蟒石隱龍形鱗甲從人看莓苔自蒼青兩窪唯一
滴盡日不盈瓶飲此清甘極全令塵思醒

白鶴寺

予晉昔遊處平臺片石成寺名猶記鶴松響却疑笙巖壁飛雙
瀑金沙照一泓野人豈仙伴隨鹿過溪行

寄劉成道 高吳門

歸淮方向浙度盡一年寒想見添詩卷傳聞攝酒官雨多江漲
暗米賤客愁寬舊友參臺幕應留看牡丹

宿局次韻盧直院炎夜之作

市屋炎蒸極愛眠官署亭瀧泉清坐石疏紙出危欄靈草有塵
色風枝無動形懷人兼述句鐘盡鑰開扃

定海寒食憶處玉堂葬西湖之上近傳有僧謂大仙降者
是其筆

寒食無朝謁閑摺寂酒車燃青宮鑽火雨白野棠花舊友頻遊
處荒阡一酹賒傳聞有仙筆題句落僧家

送蔣德勝任弋陽令

下車先訪俗期滅月椿銀廉使舊知已長官賢過人吏稀中路
接山密道家隣縣譜傳無用祇將琴譜親

坐中有一桃花自扉棧飛下因而即事

幽意靜中見春風處處通宿階生暈碧岫瓦落飄紅譚語關詩
趣寒陰出酒功人家社日近翠飼擣香蓬

送宋君輔迎母往總所

步合趨臺閣人於此去疑定應中路召早是十年遲草奏懷邊

略開緘得賀詩從親登賞處花發小春枝

送盧次夔赴仲父校書之召

離家向京國客思獨從容有句詩人讀無書館吏供憑需先一
月畸徽沓千峰馬上思親處題緘寄所逢

夏肯父爲先都倉求水心墓誌未得而歸社中諸友皆賦
詩送其行

文星金石筆許閣有新銘寬作春風約歸看宰樹青房留僧閉
月舟渡雁移汀憑寄梅花報先賢必典刑

餞曹西士宰南康

君名華省裘廬獄未應過喬日人兼餞涼風湖際多茶醒憐鶴
睡琴寂聽漁歌候騎新來說先聲衆已和

送西士之南康

祗聽留行語難工送別詩清才今少比循吏古爲師水轉朝京路山迎近縣時種蓮曾有社應共逸人期

農家

農家何所有掛壁一鋤犁歲計唯供賦門前自好溪剡麻稽覆日繰繭蛹分雞不復知炎月南風吹稻泥

久雨記農父語

炊烟不出窯雨久未知晴冷縮秧芽爛滋含樹耳生南風愁甲換濕土怕星明朝客慚無補歸來伴耦耕

眠輕

眠輕夢不定晨戶入疎風清坐一遐想古人皆太空少言訓俗客忍事付天公祗了此生足不嗟吾道窮

蔡尚書輓詞二首

又報文昌坼耆儒去玉除經綸於世密趨和與時疎閩地祠常衰詞臣說仲舒香名五十載終竟道如初

廊廟平戎策詩書論善經十年綈一召未晨忽先陰史局收

稿宮寮出賜金門生私慟處即是萬人心

徐少卿輓詞 詒讓案少卿徐班也亦永嘉人以治唐王遊貶死夢殿州事亦見晏幸雜識

盛業清朝選香名早歲芳所忻逢舜禹密肯學于張卿月高秋部恩波徹夜郎誰嗟賢哲事身外欠周防

忽作嚴州夢難隨上雍班行藏天分巧夷險世機閒癡酒雲生綠銘旌露濕斑保昌鐘梵曉依舊是家山 曾夢作嚴州及謫象郡湖圖經乃知象郡爲古嚴州

陳民表輓詞 陳厚之同年之父三子皆擢第本姓吳非吳平山

住僻宜元晏門高聚鄒詵殺猶存議論生豈恨沈淪舊姓符占

地新銘勝寫眞登堂曾獨拜愧見德星人

奚招院輓詞二首

歷官凡有幾五駕令君車健吏猶難色儒生未必疎廩飢何像鄉飲禮成書惜阻蒲輪召申公八十餘

藜杖脫朝纓蕭閒物外情問梅添舊句愛石品新銘鶴侶歸何處雞牛夢已成中庸餘舊業留付後儒耕

夏廸簡都倉輓詞 有子曰紹堂水心作孫第全記黃嚴登科人

聖代難平進倉官不厭卑恨無中歲壽名有上臣知事業空流水科名在慕碑兒能起門戶何止繼前基

林酒庫輓詞 林先之提舉爲慕銘時先之亦下世

靜夢鐘催漏榮恩露眩花能銘題慕語終認讀書家壞樂齊裘褐風酸送旐車竹軒孫幾輩又減雁行斜

宋叔簡輓詞

上國曾隨計香名衆所聞百年猶是短寸祿不霑分笛送都家月樓藏臥處雲生芻何必奠徐穉有銘文

郭伯山輓詞 東陽人其先招致諸老教授其子弟余先伯父亦曾館其西園綠晚得恩科連薦三任自盱眙錄參甫幽而卒詒讓案伯山名江水心爲誌墓

歎息名流遠西園事亦新辟書三度晚歸計一庭春魂結憂邊夢眞傳苦學身雙峰寒改色應爲失高人

輓張知縣詞

卓絕爲官事碑銘字盡深萬鈞持重力一點覺圓心天地空輪跡賢愚荒草林老來頻閱世有淚不沾襟

少文輓詞

塵外拾科名儒袍一半青淒涼余舊友端的墓新銘池浹騷人

羣山空隱士星歿言猶戒佛引葬只芻靈

戴君輓詞 往識戴君令子見訪頗記有與余同名者編未記君補

舊識黃巖族與余名姓同碑呈今日志君繼古人風活弟霄憐子通身是至公松岡燐濕雨讀易玩泉蒙

前休處士余君輓詞

事向生前了名逾死後新猶山三尺冢詩酒四時春急義先鄉社憂民問緡紳盛江總一葦恨阻送車塵

王秘監夫人輓詞

五桂堂深處霜萱竟不春獨從前畹路重見道山人檢點哀詞衆推尋碑事眞應言嫁時物縱在亦爲塵

七言古詩

上丞相壽

某竊以奉珍而賀正月上方嚼觴弼之功間氣而應千齡世咸仰父子之遘生賢有數益慶維欽恭惟少保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一德登庸明謨洪濟繕戎祖考聿成中興未成之勳輔相國家宜備太平難備之福某一官貂秩四轡陶埏冀吏於太白峰之旁如瞻崧嶽今照以紫微垣之度敢祝泰階謹綴成古長句一首稱壽冒犯鈞尊某下情無任欣抃贊詠之至

玉麒麟表中興瑞江左風流自韶濩我朝宰相越王家身爲中興開瑞數去年寶獻撲鹿花春風端門散恩華叢叢萬額扣香穗祝公壽福逾堤沙披輿地圖上意肯黃河不渾青海靜經綸有道鼎牟多惠利無邊壺書永冠蟬衣寂眞天人却笑淩煙色易陳調御乾坤入掌握殄茹沉鑾長精神鎔冶小儲蓬室底倏憶寶從元祐起元祐堂堂森鉅公亦有文章六君子欲賡烝民繼周雅筆欠如椽聊爾耳不然從頭頌勳庸硯蛤應渴西湖水

春風行爲判府韓郎中壽

鴻濛何物轉膠轕春風萬里來闔闔住哉可愛不可名叶氣穰穰如縈答去年浙水皆春波今年鄧江春最多桃源洞口一披拂花胎柳骨含天和散作油雲三日雨田家喜氣充環堵蔡陽得米停春雷共向清流浸杭稉杭稌可種麥可耘今年上瑞應十分不知化工費多少化工不自書其動歸來闔闔門四啟更

履經綸九天上坐令八極一春邁物物大鈞融溥暢君不見古往今來春復春春風歲歲長如新

題顧凱之畫洛神賦歐陽率更書高宗御跋壽右司

建安七子雲錦裳東阿冠珮儼帝旁美人依約駐何許扈言和飾含芳鄉虎頭妙處似疑絕丹青貌出花邊月空調無色重徘徊多態有羞薄蕩屑欷風吹香熊耳蒼蘅皐芝田晴翠長玉筐嚼斷率情夢羽葆翻開顧影光闌鈒橫戟雙鳳翥調高不染巫峯雨龍騫生霞謝露鉛蟬衫如水縈金縷瀛洲學士老率更服膺編簡誰施婧平生肝腸忽嫵媚神氣鈞畫同飛揚閱膂經唐幾今昔光景常鮮日月白紹興天子曾品題價重瑠瑚何翅百吾聞商雒神靈居祗今王會臨皇輿願公翊我九疇主更覩龜呈綠字書

楊子京益壯樓有兄先爲江東將帥

征蠻老將何毅鑠馬如飛龍鎧如石不記腥雲暴雨時苦憶阿游乘下澤樂樂薰茲化明珠詭夫襲非何代無畏死嗜生非烈十欲行輒止眞賈胡江東領軍今獨步快劍雄筆風雨過壯骨無身宰樹高壯懷有弟樓名大樓前萬象供指呼遠蒼近綠開畫圖榮謝隨時各稚擎宇宙不改同朝晡請君清坐自探索此本無虧何所益

次韻盧直院題秀邸所贈春龍出蟄圖

中興斷鰲四極立黃河不動銀河濕羣龍作御翊天飛豈有泥蛻初破蟄畫家畫甜雛譙神詩家詩苦空絕塵上聖調合二能事從此角巹成活身王門沈沈風鐸語妙舞停鸞歌罷句夜半祥光挾電生知從所賜春龍處明朝黃麻出漢宮草麻因贈玉

堂翁見著傳觀互矜詫我爲指點開鴻濛九州未盡一豐草龍
豢於官猶在局後來盛理稱太平麟鳳不厭郊原小我願萬物
常安舒澤焦澗槁旱不枯百靈有職不相蹙崑崙日月自出入

題吳明輔文集後

水心序陳壽老文古今文字盡此矣吳君明輔壽老的
傳也峭似其師讀此序則併知明輔矣余何敢贅顚憶
從水心游每過佳題輒令同賦而送壽老詩余未有述
也追和其韻以贈明輔

冰蠶續絲犀琢軫欲奏南薰終不近水心歸宴白玉樓一代詞
華爲渠盡有客觸熱來相過手挈朗月披煙蘿筆陣森森萬馬
牆夜雪未攪千羣鵝游鞭戲鋼偶獨出見者驚降什六七掊摘
世故窮高深鉤揣物情懸得失子雲老去方草玄雕蟲往往羞

少年水心不學駢儷語評泳品制空現前子今古文自星斗笑
殺時流牛馬走人間百短見一長留此一短無何鄉（水心不肯作四六箋）

（友朋之朋友皆云韓氏當國一日欲令直學士院急振手謝不能手燬燬地矣）

走筆代書答西士

帝城百司官事少故府庭閒長春草獨餘人事十倍多一月束
書逾來稿我於其間厭見之語可募印百不移深處難論淺處
俗今我下筆如黏黐自得君書手不置辭報章颯颯生新意凝將
長句啓寒溫臨流勝寄相思字久不哦詩詩律疎字字儇蹇煩
麾呼淡君作邑匡廬下柔强伏梗安以愉迺知萬事共一法神
熟意便功轉捷聽訟固應哲士能理賦未省通儒怯往時蔡子
尹黃嚴欲試自疑龜屢占祇今登用頗衰衰似此縣僮僮亦廉
期君規模卓魯上隨世功名眞漫浪幸勿棄我頻琢磨中年師

七言律詩

仰惟寶慶三禩王正既月少師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
初度載臨薄海內外惟扑惟欽是月也册實告成纔獻
洊舉天地開濟民物和儕皇上寵答元勳恩隆意渥錫
以御服之盤進以上公之位大丞相方爾謙沖不居罪
謝唯謹君臣之間至美全盡可謂盛矣某得之朝野以
爲大丞相所以紹輔聖躬雖飲食起居猶屬之意蹤哉
此社稷無疆之福也某身出甄陶喜倍夷等愛切耆情
深忠過耆辭僭竊謂用人大權要在察微畋外長算不
必務速因獻斯語以庶幾稽如之頌若夫某之鏤恩銘
德雖殫南山之竹未足叙也謹綴成唐律七言十首以
侑萬有千歲之壽冒犯鈞尊某下情震惕怔營之至

篆金成寶玉成編春滿東朝萬象妍酣宴有尊天子聖鹽梅無
迹上公賢日開喜色臨黃道風遞和聲下碧墀清曉兩宮齊錫
壽三槐影裏沸傳宣右册寶

宗祊享德本無私手捧彝輪上玉墀犧象潔新親薦處虡鼙燕
樂守成時重闔昔諳明光賦稽輔今濟聖德詩一體君臣同五
福無窮無極太平基右獻

天心妙處不難通祇愛忠勤與至公雲映禮容呈曉瑞雪符臘
令報年豐的於何處容人力誠到無言是極功試向璇璣觀大
象三台夜夜色齊同右春天

帝里熙熙笑語開新春勝事總相關眼看長樂鴻名建心愛湔
熙盛象還雪曉萬家沽釐玉月霄九陌湧燈山界平此德將誰
報一炷晨香斗柄間右和人

萬釘寶坻僧連城賜刺初宣上不名虹彩助成霖雨潤龍光疊
映袞衣榮五湖四海歸蟠際萬歲千秋侍聖明應笑唐家千閣
玉不於房杜表忠精右書玉

上傳新加鼎鉉金辭榮幾度至如今力陳遜表捐謙甚細想神
毫注意深道合明良關數運禮隆典册答群心越王盛業輝煌
在欲把緇衣百遍吟右補太

聖主千齡不易逢直應護養到清躬觀書子夜勤毋過頤志宸
庭樂自融盛有聰明稱帝舜深於保輔是周公治平元祐從頭
數此是皇家第一功右補好

手引羣工上帝庭常須吉士認儀刑一般笙磬方同曲千古嵩
嵱各異聲泰道正應分內外前賢錯是說調停願歌周雅卷阿
什鳴鳳喈喈梧葉青右用人

古來要鎮及邊城祗在深謀不在兵廟筭何會有遺策將臣容
易欲要名弱翁持重羌還服裘度經營蔡自平靖定規模天廣
大會須混一到神京右外取

天地深仁不自知物緜有識荷恩私前年倉鑰塵遮面今日朝
班笏拄頤宛若淩虛生羽翮了無報效及毫絲平生金石不移
志只在鈞陶聽所之右自叙

賀水心先生七十

欲盟鷗鷺老昌湖其奈君恩未許何遲此經綸今日後定須酬
折得年多著書新稿天無盡閱世閒心海不波七十却嫌人賀
鬢線牆閉雨長庭莎

題朝爽軒

不須拄笏覓西山太白峰頭雪未乾物景四時俱是爽江流三

面此爲寬慣來幽鳥遺巢在欲縱香苞和雨寒我有一言君記取勿栽高樹近欄干

題雲嚴寺

纔見好山疑近寺却尋流水入山來坡頭上下無平屋松色中間有落梅越地此方全是海唐碑其字半生苔萬菴老子吾家客說到儒門眼倍開

題覺海寺二首 用商寧韻

山頭金碧入層天下瞰平坡百頃田靈跡解扶明聖運斷碑猶記會昌年日翻烏鵲舡稜迴風落蠟蜕玉帳緣祭能數翁沙際立暮潮一舸去翩然

秋雲閣雨暗江天雨外鋤犁治廢田作吏自慙空送日爾農何事不逢年荒村獨往無人識古寺頻來有佛緣暫借茶爐供煮用夢中檄就筆飛牋

藥松風逸鼎却冷然

祈雨二古跡 劉伶墓不知何自在此廟前置一巨盤傳帝之紹興中以二妃盤盛海商所立因見其羽衛於海上歸而祠

已出郊坰曙色微田翁指點路分歧門前大白劉伶墓壁上銘題餘煬帝祠五斗精神醒亦醉二妃恩寵死相隨何如一挽天河洗却爲君刊萬古碑

題方干墓

生前知己人誰是今日人人識姓名葬地不封秋樹死詩壇空在暮山平子孫零落行人酹畫像微茫釣渚清唯有寒蟬思婁切別枝依舊曳殘聲 方干墓湖西爲詩云世人若便無知己應鵲盤遶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此方干墓句也向此豁然白頭此語良足悲今墓在鑑湖

大水次友人韻

天公豈是出新奇漲潦茫茫秋暮時傘浪何曾傳雨信迴南不用擎風旗拍浮甕盎鳴相屬頭倒籬牆去若馳數日發和尚羞

澁嫩黃晴影浸清漪 鄉間風水多作於七月必須釀數日而或謂之柔浪低雨之後又須待作南風方舞之翅南今此九月作水幾雨也驟決霽亦不復作南風矣一作高物可憐狗似朝來啼影落清漪

和盧直院秋懷

因秋又動長年情老却於秋分外清病骨汗銷衣亦健水牕影淨日添明有聲無譜寒蛩切似定還狂暮葉輕不爲鱸魚歸未得問言微宦欲何成

答徐提幹移居之問

借居僧榻淡於僧欲築三間屋未能諸盜忽聞黃榜捷空園亦喜綠陰增梅天氣濕常留火草岸蚊多懶近燈自笑病衰無可用夢中檄就筆飛騰

曹徽猷生日二首

東皇縹伏下層雲來駕和風再浹辰動閱此時生鸞鶯天家滿意抱麒麟方嚞的磔輝遲日綠鬢扶疎受蚤春太史談公甚奇異老人星即是前身

天聖陰功天下毋慶源重此緘英豪政區賢否澄冰鑑詩得江山妙彩毫已使列城歌既醉可無衆口賦崧高油幢誰道容溫席行從君王宴碧桃

送陳叔方閩縣丞

兩年湘岸聽濤聲又向閩峯住冷廳可是初階帶朝簪已聞獨薦起齋鈴秋邊梧葉無風下旱後苗根一雨青客路方新世路熟莫將綵筆嗣英靈

送陳漫翁教授官滿赴都下

嫩黃千點糝桃枝此別諸生倍所思判牒署名書字小開經酎
問具饌運竹邊亭在誰招隱裏裏書成合濟時東府主人偏愛
士爲歌厦屋杜陵詩

七言律詩

送侯居甫監軍器所門

青雲直上不留難也向神京效一官御帶禁嚴曹事少員分省
戶薦書寬明時闌錡曾何用昨夜邊烽未肯寒定有賽封神廟
略還同新句寄來看

送蔡子重知松陽縣

葉嶺書翻昨夜風主人應辟出山中長淮再定因前畫小邑頻
難試後功辦得分明歸版籍寫將清靜入絲桐朝堂赴日勤延
問應說無他只至公

送趙端行殿試

杏園詩句定無如却擬琱弓賜得緋立仗陛郎無唱姓過江宗
相有傳衣紅塵鞏路桐陰滿翠箔人家燕子飛過馬傳呼齊指
處鞭絲一半拂金鞿

送先室歸葬西山

結束遙裝異昔時江頭送爾一霑衣五年客殯依禪寂千里香
魂與夢歸閩美欲書碑易簫龍封新斷草應稀西山便想西湖
是雲樹深深谷鳥飛

送廬陵胡季昭夢昱以上濟邸封事貶象州

古郡荒涼象跡新君行況是去裝貧此愁欲別柳邊雨明日初
程桂外人從古不多如意事加餐宜惜未歸身春風未必天涯
遠木樨花開瘴水深

漁浦

久慚竊食侶鵷鴻尚以詩名玷至公喜對親慈說田里了無事
鄙到船篷漲流暫急湖差候陰霧俄銷月在空夢譚道經入一
笑却憐疎直有仙風

趙開府儀國公輓詞

郎星卿月遞輝光忽著蟬冠換鷺行人世閱來知幻境鈞天歸
去侍先皇棠陰政惠人人說花底篇章字字香一段風流埋不
得傳家玉雪照人旁

西湖曾伴玉堂仙我亦陪登季郭船便有蘆書如舊識賸懷此
意忽重泉西風引旐笳吹咽東國疏封實册鮮如此哀榮將底
恨淚因知己自潸然

盧直院輓詞

五十一迴春夢空兄悲子哭愁東風別司制勑歸天上不共塵
凡住域中幌拂幽絃琴自語奩遺殘粒藥無功松颺九里淒歌
薤依舊西湖不負公

吳狀元兄泳輓詞

理學通深藝學高一官俄逐盛年拋門中晁董刊新誌海內陳
雷哭舊交黃落已空秋半葉清芬未著臘寒梢魂兮有句重吟
否謝朓山孤月轉坳

莆門陳東野輓詞　楚望之父

碧海雲邊爲小隱暮年世味等空濛笑看朝友題銜闊愛共鄰
翁話歲豐薤述南軒兒自注詩參東野字應同一丘裘褐甘寒
夢逗曉疎鐘出梵宮

鞏張金部郎中詞

喚作郎官三十年淡於名爵自應賢摩天鸞儀諸生筆匝地春

風使者旂手種路松添暮色門開族井洌炊泉淳熙耆舊今無幾忍把豪華萬口傳

輓林知縣朝奉詞

兩拜恩綸世澤垂皇天老眼未嫌遲百年忽失古君子四海難逢今吏師祖賀兼排遮道幌影詞別寫愁棠碑湖堤蓀滿讀書處雪意將雲萬疊悲

林節推輓詞

屋角皇天眼最明君今吉報在佳城獨僉綠水花邊字不並黃金砌上行權量無私堪宰物詩書有澤合銷兵戢戢工部新銘出安固江流分外清

朱邵州輓詞 未赴邵州

湖湘夢斷兩旌紅素業俄隨逝水東邑政清平民是子京錢流轉柩如銅祇今吏道通才少況爾家庭友誼崇欲輓九原無好句漫同回札寄飛鴻

浣川集 卷三 十三 敬鄉樓叢書

輓陳縣尉歌詞 太守徐澄 紹興

欲戲葊曲問者賢見說聲華四十年六館已推天下士一官何羨吏中仙白沙舊事漁樵老縹軸新銘蠟墨鮮依覓當今徐穉筆榜知如玉在松阡

夏運屬輓詞 有園名 湘中

我悅文裏漫述銘喜聞詩輓遍羣英俗嫌萬事皆過薄子孝重泉獨顯榮着脚官廳能道遠委身王事不求名故園引得湘江水依舊東流徹底清

東山隱士何公輓詞

兒孫已綠綺鮮尚愛宋豫對夜編里不聞喧欽德重詩能藏巧得名金慈平心是今時佛隱臥身多晉代賢曉奠所親凝慟處憶曾持酒壽新年

斥處士輓詞

自移小隱寄西閩終是高人性愛閒夢到春潮生荻渚眼看舊友上蓬山巷聲忽背樵風遠書影空涵檜月彎令子相過猶昨日不堪裏髮淚霑斑

哭周茂洪

清襟無物最憐才怪傲翻從怨口來於我此生同管鮑昔人何處覓陳雷龍駒有種長途見寶鏡無言衆醜猜一慟欲從天外酹吳門斜日起雲埃

徐太博母夫人輓詞 婺州之開江人 敬鄉樓叢書 以孝以學登科

孫榮子貴問何如簪紱舉盈庭學魯儒若薇禮宗天下少縱修彤史古人無歸眠山館還知命賜吉朝衣得暫娛欲寄升堂千點淚闌風吹雨暗前湖

浣川集 卷三 四 敬鄉樓叢書

朱尚書夫人洪氏輓詞 尚書福州朱文靖公之孫東閣北功德院也

八座方新玉鉉家粧臺忽掩五雲賒聲不愧古彤管覺性能空鑒破花夜月東岡踈磬度春風南國去旌斜所親多少酬恩淚待看重封燦誥麻

裴府陳夫人輓歌詞 贈都劉郎中爲裴誌

玉闈還是佛中身只採蘋花了世塵閒度芳年孤月曉書聯戚晚一庭春荇枝路接藥砧近瑞錦辭翻黃絹新我亦卜鄰平樂里忍聽歌薤峴清晨

林孔英岳母盧夫人輓詞

南澗承家事遍經東床得壻衆知名縱於人世百年短添得儒

門一倍清科第旋收天又子容緣自解殷猶生新阡聞與姑孺
近松靄朝昏管送迎

五言絕句

官滿寓濟州館得葉嘉仲和朱宰梅花詩次韻云作梅花
詩當用歐公雪中酬唱令凡詩家常用字一切屏去乃佳
朱令君僕未識面見足下道其語差强人意又與斯君德
潤善乃賡此詩以與譬諸草木吾炅味也

一徑過寒竹所知三兩僧自憐入山淺孤立木無朋
經年一會面危坐擁寒灰絕勝對餘子一朝來百回
愛日經簷煖游蜂撲紙媒吾生豈拘束一笑俯滄江
伊誰同歲晚懷抱向君開烟雨閟芳信望君來不來
飢雀啄芳蕾纔苔侵碧枝是中渾不較刻畫未嫌時

曠野多風雪陽和一點通不應歌咒虎吾道豈其窮
草木有麟鳳衆中分等流終然浪題品麟鳳自知不

七言絕句

斜川晚書

水減橋痕量翠兒弄花小女立晴堤蜻蜓欲下噴飛去擊濺驚
流過樹西

永康道中

漲塗無風影自搖芡花生稍藕花嬌山禽不記春歸去深樹一
聲婆餅焦

油笠芒鞋節一枝晚秋天氣半春時雨多旅徑行人少山庵青
紅畔畫眉

泥沙過迴人家少烟樹幾行山一圃漸近界牌聽喚酒柳塘春
水慈慈飛

佛舍利塔

海天五月氣陰清罪給無功累有憎蹈生譯是前聲

定海九龍山

佛燈孤照淨琉璃吟盡疎星印水湄更貢九龍飛下處人言山
僻過于詩

育王涵秋亭

流水山間只似秋碧天無雨自颼颼寺童邏笋時敲竹竹與水
聲相共幽

宿育王河頭庵

晚靄剛成紺碧天鷺鷥無數起平田渡船委岸人家閉却向僧
床聽雨眠

次趙常博題淨慈僧雲印得御書眞贊 僧號松巖

黃紙書涵雨露恩春風寂寂閉嚴門松間時有神光現不是孤
圓禮世尊

僧道暉疏泉甃石種松竹梅有詩求和次韻

松下煮茶冰拆玉梅梢掛納蘚黏綠莫侵石塢竹邊行行處明
年滅新竹

贈黃叔向二絕 只屋建康名曰縱經時竹從軍

當恐清吟不療時欹弓輕劍學兵書君今得句敲紗帽馬上功
名更莫疎

鋌艤江南幾度春幾時遡洛向戚秦若應只載閒風月擊楫英
靈笑殺人

贈朱子文因寄朱元剛二絕 朱注曾介同年進士也子元剛從介逝近見其詞藻進長

忽從兄子文訪余於遯寺詢以迺弟風骨云嘗總成病中因子文來詩賴和水心先生稱併寄元剛

僧寄僧房鎖月蘿驚來客屐響雲莎病侵瘦骨寒於水却說冲和占得多

故人幕木半藤蘿兒姪東西照一莎絕喜阿連新筆長契君風鑒愛渠多

五月一日出局偶書

坐局無營飯又茶楚騷詞客記年華小牕不厭經宵雨紅到葵榴第一花

題浣川

五十知非雪鬢鮮尚將疎褊謫巖緣近來萬境心如洗笑改斜川作浣川

浣紗元是此川名鷗鷺滿荷物物清人把淵明居並擬如今倒換學淵明

兩山影浸青於染十畝光涵玉不班裏外無斜又無曲新名換得最相宜

仙都示馬令克

鈞魚自薦桃花飯借麴新蒭竹葉膠一段清貧眼中見定非裝點入詩騷

集句

上永相壽

某悉遇某官維嶽降神自天錫嘏喜歌駘詠海寓攸均

某竊惟緜嘉定善治以來歷戴二八紀度修明朝野恬

晏用能紹熙庶功迄續興運齊偹趙魏歸于職方玉實

誕膺竹帛登載誠足以揚鴻休而鋪景鑠也乃正月之

吉褒崇儒先奎閣隆名寶盤穹渥推予不靳煌煌乎元

祐之盛心矣覆載之間物物順軌格天元勳昭著燁弈

夫業鉅者報豐美備者福茂則萬有千歲媚于一人鼎

鼐安樂衣冠昌衍皆天意人心所叶順者某罔荒學類

繙於形容謏集唐人句爲十解庶聲之九龍籠與宋無

斁冒瀆鈞尊某下情震懼謹標之至

赤墀黃閣自從容 溫庭筠 人詠元和第一功 張繪 萬象曉歸仁壽鏡

李建勳 旌旗初下玉關東 戎昱 右隆相業

後漢今周喜再昌 杜甫 無人金闕議邊兵 陳陶 二儀清濁還高下 杜甫

萬國笙歌醉太平 杜牧 右開中興

潼漫山東二百州 杜甫 君恩如水向東流 李商隱 樓前立仗看宣赦

王建 白璧黃金萬戶侯 高適 右收山東

河北將軍盡入朝 杜甫 九重春色醉仙桃 杜甫 沿邊千里渾無事 姚合

雲捲長天聖日高 杜光庭 右復河湔

翔鸞閣下謝恩初 劉禹錫 玉印前頭鹵簿車 顧況 每日請來金鳳紙

王建 修成幾卷太平書 姚合 右紀述資誌新修儀注

今春喜氣滿乾坤 杜甫 應有清輪輾白雲 汪遵 恩與內分金帶赤 杜甫

草堂焉敢更移文 楊炯 右襲將葉

去年沙嘴是江心 皇甫松 近日汀洲綠葵深 李紳 龍伯驅風不敢上

溫庭筠 楊花不動樹陰陰 白居易 右詠海

萬歲千秋奉明主 杜甫 坐令四海如威唐 韓愈 一門累葉淩烟閣 楊巨源

功業汾陽異姓王 杜甫 右介壽

十二樓頭花正繁 溫庭筠 朝廻環佩五雲間 歐陽修 金鱗不動春塘滿

（溫庭筠）天上仙人愛靜閒（周貽右新源府）曲江江澄水平杯（韓愈便覺春光四面來（狐楚）荷令鳳池文舍別（顧非熊）先於門外百花開（劉禹錫右裴世科）

詞

楊柳青

登岳陽樓

袖劍飛吟洞庭青草秋水深深萬頃波光岳陽樓上一快披襟不須搗酒登臨問有酒何人共料變盡人間君山一點自古如今

奏疏

聖學疏

臣仰惟陛下英明冠古聖德紹熙凡在列之臣得以而清光者無不以講學爲言所謂講學者中庸大學其首也臣不佞以爲陛下之所講群臣之所對未免寖流於虛文臣請揆其切於實用者言之臣聞中庸之學自謹獨入大學之學自致知入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能謹於喜怒哀樂即自其謹獨而得之人雖中智莫不知戒慎徒以隱顯殊制作輟靡常惟於不睹不聞者謹之則誠意所積流通無間今陛下臨朝若神非不嚴恪恭已南

而非不粹淵然退而寒之者多矣酌御使令慧黠順適者獲進巧詐迎合者見容燕飲之不節舉動之少輕宮庭隱微一有過差皆足以干陰陽之太和近者星象遠度陰雨彌旬螟蝝爲沴穀價騰踊疵癘作流離日繁陛下反之於躬眞足以位天地育萬物乎然後謹獨之學可驗也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夫能底於至善即自其致知而得之天下事物無窮而莫不有定理其本末有倫先後有序惟事事物物求其至焉一理既通觸類自悟今陛下精一之談不絕於口危微之旨日陳於前然尊所聞行所知者鮮矣處事用人明辨是非者有幾別白邪正者有幾號令所出朝更而夕變除授所加倏佞而忽賢朝廷施設一或失宜皆足以召天下之變倘近者訛言迭興叛孽間起某事未作而人疑其無成某人未用而人疑其必敗

陛下反之於躬眞足以明明德而新民志乎然後致知之學可驗也臣願陛下取二書而觀之不以廣論泛說爲能而以切問近思爲貴執中必如虞舜繼志必如文武克明峻德必同於堯日新其德必同於湯守之以誠養之以敬日夜去其所未合而不忘其所以合然後講學之功有補矣且夫中庸大學一理也中庸之九經即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大學之毋自欺即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書二而理一陛下能自得師則優游饗飫皆是實詣左右迪原莫非妙用惟當使此誠此敬無一昔不存耳昔唐德宗出宮女屏遠玩好淄青將士投兵相謂曰聖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及其猜忌一生以推誠爲無益則貞元之敝有甚於前代陛下於此察之使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則王勢日隆獨非今日

之急務乎唐憲宗平淮蔡制馭强藩當時論者謂非朝廷之力直以措置能服其心及其驕侈一萌任用便嬖縱欲之臣則元和之治終愧於二祖之風烈陛下於此加省焉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惟命不于常則天命日固獨非今日之永圖乎夫以陛下耽玩此學之久嗜慕此學之篤而又體察此學之詳臣申復其端則不以爲贅辨明其實則不以爲忤而臣進對之始亦姑論其大略而未敢徧舉也狂瞽之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

劄子

乞補外劄子

某一介極陋百爾無堪分甘選海之藏敢起周行之夢忽超政府旋厠儒官既不繇班次以通圖又獲免庶勞而作縣僥踰已甚恩造難名某早夜忖思髮膚誓報豈不願効愚鈍以酬洪遇

豈不欲荷歲月以希叙遷第惟怵迫于私門所合投口于化冶伏念某有母八十景薄桑榆臥病頻仍日親藥石若非求就養之便恐莫遂怡顏之期敢望朝廷曲賜敷奏察小已由衷之悃體方今迭補之規特與陶鑄在外一小小合入差遣庶幾上廣錫類之仁下全知分之恥某感戴恩紀銘鏤心扃儻未棄於明時尚勉殫於異日惟是資歷至淺躐控非宜突犯威尊下情無任震灼俟命之至

再乞補外劄子

某一介么愚輒冒鈞威申瀝悃忱某粵從筮仕學官可謂疲儒之至榮豈非贖世之奇遇黽勉寸職圖報明時迺分攸宜而某夙志唯是有母八十抱病沈綿日起枌榆之思欲親藥餌之便某比者控祈補外出于由衷未拜俞音復叨峻擢載循微

瑣實不遑安或自速子顓隤恐倍煩于造化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以廣錫類之孝服勞以體更迭之規天地隆恩髮膚誓報于賁嚴尊某下情無任震灼俟命之至

祧廟議劄子

某一介么瑣誤蒙拔擢寘在政府仰惟大丞相國公先生識學淵深動與古合而議者乃謂英廟當祧某輒瞻管見以備采擇某竊謂之不必祧者二不可祧者三夫天子七廟之制昉於書詳於禮今之所以議祧者正以廟數已多不合於七廟之制耳某謂此知七廟之說而不知七世之實者也夫所謂世者父昭子穆合爲一世若兄弟則同此昭穆不得以世言昔者仁宗祔廟禮院欲以太宗爲一世而遷僖宗於夾室孫忭以爲太祖太宗共爲一世合存僖祖以備七世之數有詔從之今茲大行皇帝以世數遡而計之自一祖四宗功德巍巍百世不遷之外英宗爲一世哲宗徽宗爲一世欽宗高宗爲一世孝宗光宗各爲一世其與大行皇帝猶六世耳況高宗又爲不祧之宗其實爲五世於七廟之制未爲溢數此其不必祧者一也議者謂若以兄弟同爲一世自太祖而降距今大行皇帝猶爲十世某謂此知所謂世數而不知宗在廟數之外者也夫所謂宗者皆在七廟之外劉歆以爲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周公舉商三宗以勸成王則是宗無定數故班固定諸儒之議取劉歆爲博而篤以其合情義之中也本朝太祖而下太宗有戡定宇內之功眞宗有藻飾太平之功仁宗有乂安天下之功神宗有釐正法度之功至我高宗中興其功尤茂凡此五宗百世不遷景祐

元符紹熙詔書固已備述要皆在於七廟之外以此數之安在其爲十世耶此其不必祧者二也且古之所謂祧者以遠廟而爲之耳祧之與廟本非有所降殺特以久近示有別異而已若有所降殺則是子孫得擇其祖而事之非爲禮之意矣故曲禮所載自考廟而上凡五而以二祧足之考周官守祧之注則周以文武爲二祧而其後各以昭穆附之修除黝堊精嚴若一今若議祧則必如周人文武二祧之制自太祖而下皆擇其親盡者奉之於祧方爲允稱若獨祧英宗則於情義有所未安此不可祧者一也議者謂今特用唐人之制遷之於夾室自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固行之矣某以爲不然夫四祖者皆未始親有天下特以太祖初興肇立親廟故備數而祀之今英宗撫有四海篤生神宗聖聖繼承以迄於今其在先朝翼祖既祧而復舊宣

祖當祧而不遷其謚之重之猶若此及孝宗祔高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後宣祖僖祖始遷於夾室今英宗之事與四祖不同此其不可祧者二也又所謂祧者以親盡而遷也漢人謂親廟四故有五世親盡之說按經傳明文天子七廟則安得六世而遷者且漢人五廟迭毀之說本出矯枉流漢在京師之廟百七十六所而上食衛士祝宰樂人至七八萬人故貢禹始爲迭毀之說今祖宗之廟尊嚴簡靜本非有礙於事宜揆之以祖功宗德不在廟數之限則英宗廟在七世之內豈得謂親盡而遷乎此其不可祧者三也夫宗廟之議至嚴至重若非出於至當則不可輕動子孫之於祖從其厚不從其薄惟情有所止義有所極則不得不爲之節今既有不必議之實而欲行不可爲之議則幾於薄矣前日九世之廟而爲十二一堂本襲唐人九廟之制

今若布告中外使知一祖五宗百世不祧在於廟數之外則雖祔大行皇帝復增一室猶不害其爲正七廟之名也而亦何必更張乎惟此觀於羣議之合遝而獨得於廟議之精微則於禮制有光矣冒瀆鈞嚴下情無任震灼怔營之至

答兩項祀禮劄子

某伏蒙台翰以某前日齋宮曾話及先農武成王祠日重賜垂問極佩隆誨某意以吉亥經先農當在祈穀祀上帝之後蓋所謂吉亥乃是涓亥之吉者非謂上亥也若謂未祈穀祀上帝則於上辛以後選吉亥而用之亦何不可唐制既用十八日又用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豈得爲上亥乎上戊祀武成王亦當在上丁祀文宣王之後蓋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此上丁見於禮經者唐開元立上戊祀武成之禮特取其降於宣聖耳

自存者爲人字某竊謂立式容有可思者且田既不種矣雖有數畝之產安所得食鄉里既皆貧乏矣雖爲工爲匠爲刀鑷爲負販誰其用之且既有數畝之田則不得不謂之藝業若此者而不賙之地字號則抄劄之官且以失實獲戾矣聞他縣官吏有疑畏過甚者必鰥寡孤獨癃老疾病而後歸之人字如此則得濟者幾何人哉是固不知抄劄立式之本意且既云鰥寡孤獨癃老疾病六者同濟矣何止及于六者而不及於貧乏也今定海抄劄之人字固無此患而其所可慮者止地字號耳蓋官吏拘于格式不得不以田產藝業爲地字號若官司必曰地字者止糶而略無以濟之未見其可也某遍走阡陌備知其疾苦而深得其情狀大舉中產之家與貧乏之家其爲缺食而仰給于官則一嘗

聞其言率甚怨懟曰吾濱海之家歲輸秋夏二稅以報國家今吾田荒不種無所得食而國家止濟無產之家耶且吾輸納義倉政以爲歉歲備今若官不給我則俟隣戶得米攘之而已又每見抄及鰥寡孤獨癃老疾病之人則譁然來曰明春耕種必須極壯之丁今强壯坐視其飢餓而殘弱獨蒙濟給可乎夫人情無厭固難盡徇然反覆思之亦殊有理或者乃持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之說某以爲此非爲救荒設也文王猶慮其然故仁政之施必以四者爲急非謂舉世皆窮民而仁政獨以此爲先也今乃欲以文王樂歲之政而爲飢年救荒之策是豈爲知理者哉爲今之計莫若使人字者五日一濟地字者十日一濟去賑濟之慮名而使民被賑濟之實惠此策之上者也又不然則地字之

家計其大口之數或兩小口當一大口其及三大口者摘濟一口五口以上則摘濟其二或口數頗多次第增添庶幾一家之內足以小補不至全然闕食觖望而爭此又策之次者也若曰吾以人地兩字分爲濟糴今又混之不可某謂此二策者固已分別地字人字俾所濟有等差矣非混然費官司之米而無辨也若必欲使人字者濟而地字者糴人情見其家之有無不甚相遠也彼空手而得米此持錢而後得之其能帖然乎大則喧鬨生事小則訟牒繁興咎將誰任伏惟大府少垂察焉

乞將清泉兩管均濟摘濟劄子

某一介庸孱過蒙使府驅策將清泉兩管去歲被旱最極去處令某監散賑濟米斛某除已同官長錢宣教一一詳議料酌施行外見本鄉東西兩管綿地五十里以戶計者凡千二百六十

一以口計者四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其間有地字號人戶例欲求賑濟扶老攜幼懷牒紛然稍不得志動以死生脅嚇官吏某既日與受詞猶復詣提督府判寺簿等使衙變名易策陳乞不已某載惟始者抄劄崇丘等鄉已曾妄陳便宜於使府謂地字人戶與人字相去不遠宜少有以賑給之今崇丘靈巖兩鄉已蒙府判寺簿申稟使府添給米斛矣百姓獲此甚大惠也某竊計使府米斛有限難以徧行添給某遂將兩管所結給散甲分其鄉里足以相知者遍行訪覆具知其家之有無錙銖不忒有家力相去不遠而一家至於全給又有一家略不霑惠者遂令通融或輟半口一口以遺無給之家使其厚薄不致殊絕名曰均濟間有死亡事故者俟其家葬埋已畢旋與收上亦以給所合均濟之人更不別請官米唯是東管地字號者稍多不免照

崇丘鄉例隨宜摘濟即以都正吳俊等米添給計其爲數亦不甚衆除別狀供申外欲乞台慈特與申府照應

論邊備劄子

某僭有出位之悃惶悚申稟邊備一事大丞相廟謨默運已極周密某海瀕之人又嘗試吏定海竊見溫台明越海道所接寇爲要切似聞夔峽海舟往戍多爲山東所留今者山陽餘黨若以重兵討之恐彼懷侵軼之計出吾不意則海道之近於山東者不可不爲之備明越猶爲重鎮若溫台則素無兵備守令自財賦期會之外未嘗過而問焉謂宜密諭守臣凡軍器之未飭者飭之軍額之未補者補之私販競渡之酋鄉豪雄長之輩皆陰籍其姓名使足應倉卒之用而不在於張皇此亦預備之一端也某書生竊亦有志於事功區區報國之忠每欲自竭而恐

無益於時今當去國輒陳二二更乞鈞慈特賜詳酌如某言無可采得寬誅斥之罪寔萬感幸退惟嬰突下情無任震汗之至

碑

定海雲霽三公廟碑

縣負海抱江數旱即禱輒應祀余熟知雲霽之秩祀籍而不知其壯且麗也堂甚敞挾兩夾室仰眡其修梁則歲月與重建之姓名咸在曰某年某月某日詰其初嘗耆老莫知所因惟道其靈驗事不絕口余攷圖志雲霽山屬鄞與定海分壖蓋二縣之鎭也夫山益峻其神益靈呼吸雲氣觸石膚寸能潤澤其人故雩必先有事於山川其在方國得即其封內祭之自祀禮訛逸

神有廟廟有像凡被服儼坐於壇壝而當牲牢酒醴之薦者率上下輝絢眞古三公之飾斯非穀梁氏所謂應乎上公而通乎陰陽者歟然則神之從來古矣而古今幾變也古者自吾身而達之政理所以紊爾太和坯範元化既靡所不用其極間遇咎診則自省自艾而齋慄禱祈亦與之並行蓋容有輕重而非以爲簡也穀梁氏曰時弟力誠然後雩是知古人求神之簡而不知古人銷變之詳已大異矣後世人事缺圮又一切求之神神將不勝其應也則勞勞而無數茲神所以愈弗可忘已乃作迓迎之詩使歌以祀神其詞曰海浮天兮揚素濤江怒鯨兮生兩鼉艘艑湊乎帆飽於是江山之勝與目力不約而諧矣勝曰江山勝概以與衆共之而題康樂詩於屏間然則康樂始獨受是樓之名而不專其名今同享江山之實而得矣其實公與康樂

靈骰舉長矢兮射蚖妖驅雷車兮駕風鏕挹明河兮翻斗杓羌僬忽兮瀹四郊紛耕耔兮閒我槔神安翔兮閱鼓鼙之希闊兮資以朝飭百職兮毋怠驕祛祲氛兮鑊呂調百困煦兮樂且饒神之惠兮德孔昭恩不腆兮牲若醪長思神兮仰沆瀣後三光兮孰便彫

記

江山勝概樓記

謝康樂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始卽城北門爲樓以康樂泛中川涉孤嶼歷覽倦乎江壖因取北亭叙別之詩借樓以表之然晉之永嘉屬臨海合三郡戶不滿二萬今較以一縣何翅倍蓰計其當時荒涼寂寞豺狼草莽之區與今之鄽肆派列闤闠隊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聲頒洞徹乎夜晨鐘未歇人與鳥鵲偕

起櫰跨大達自南城直永甯橋最爲穢宿俗以雙門目之而罕以謝稱也獨郡有大醮會守與賓爲別席更衣之地酒三行登車迎道殿詞回集府治往往快里陌觀瞻而已其在斯樓也或牖扃非啓帷帘複帳曾未覩江山之面而詎能識康樂之心哉四明史公以奎閣月卿漆宣我邦嘗按圖牒登樓而翫之病其庫陋不敞且頹棟落楹礎沒而瓦漂嘅曰江山信美而誰與領之乃闢舊址乃鳩新材兩廡旁翼三闥洞開周以欄楯臨以罘罳白滌界其前時羅浮接其右隈斗山四綫迭爲崖鬼大江橫以東下勢欲去而徘徊見夫雲霞出沒景魄往來寺塔映乎林壑艘舶湊乎帆檣於是江山之勝與目力不約而諧矣勝曰江山勝概以與衆共之而題康樂詩於屏間然則康樂始獨受是樓之名而不專其名今同享江山之實而得矣其實公與康樂

神契於七八百年之上非所謂善學康樂者歟雖然昔人論江山之勝者以險持壯以德持險而觀眺之勝不與焉非以爲不足也先立其大者而觀眺之勝從之也郡城之門十而北隅居其五蓋屏蔽大江便於守禦自郭山抵海壇然後達於三隅延袤十八里承平既久隳圮日增公嘗曲慮密籌計丈尺度土功將請於朝節郡費以新之可謂得設險之政矣雙門本唐名後易爲望京郡俗侈外而貧中高車大蓋填巷塞途冠裳履服士隸亡別故公每欲辨名分崇禮節而民狃於故習未遽革也惟畢善而教使之見義而心服聞過而意消則人和之效又在於設險之先者茲不亦政德之兩全歟夫合內外具本末公之爲是郡也允協於古道則江山之勝備吾觀眺者暇日從公而登之可援筆而賦矣

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記

分畫井鄰標表術衙此政也而有教焉何謂教示以好惡而著之風聲興其視聽而納之軌物斯爲教矣古者閭必有門孝友睦婣任恤有學昕出夕入賓具而名未立也唐人以在市爲坊坊門縱閉水汐襄焉然則所之坊古之閭也其後植以雙木結屋覆之門不設而揭扁於上爲美名以誌名者教之所自出也詎容漫濫而就遷擢圮而終廢哉永嘉州郭延袤十八里較諸雄藩會府雖不及眡列城則過之在昔民庶未稠甲乙可數比緇黃者稱寺觀自姓氏者乘藝能大略有以辨識足矣質而俚厖而未純者非計也後乃文化寖成藩飾畢至祥符圖經坊五十有七紹聖間楊侯蟠定爲三十六坊排置均齊架緒堅密名立義從各有攸趣故撫其勝地則容城鴈池甘泉百里是已遡其善政則竹馬棠陰問政德政是已挹其流風則康樂五馬謝池鑿池是已否則歆艷以儒英掖導以世美梯雲雙桂儒志棣華與夫揚名墾慶繡衣黃綿云者彪布森列可景可效而最切於防範傳家警戶省眄孝廉孝睦之號遺忠遺愛之目或旌以招賢從諮或薦以簡訟平市義利明而倫類彰取舍審而操嚮正有不說之教焉嘻夫風霜之劍泝水火之蕩燬百二十餘年而沈守檃更建如楊侯之舊又五十年而煥章少卿史公實來其規設益逾於沈矣觀其博棟竦楹以楗礎飛檐延櫩被之藻彤阡周陌匝綯焉如眉目之在人出者入者觸名感義一覩而三思焉渠不知所以自懋哉紹其續增者曰狀元哀纘祈報豐和復其續廢者曰崇仁榮親又永甯噗酒實珠井蓮爲一郡都會撤而新之還明倫曰登瀛易浣紗曰鼎桂總四十而仍平易近民之效哉今煥卿公以鉥志恢永圖以餘力輯小務凡城郭途路役之至難者既以燦然舉就其於區坊瑣瑣若不足爲公紀而郡人請伐石以侈之蓋公不獨優於治辦而其禮賢下士有足多者鄉飲釋菜日與諸生周旋揖遜士至歌而頌之如魯泮然公於教思無窮之義其必有得於政理之外矣

浙東路分新廳題名壁記

人之趣量相越其官業絕殊可歎也夫事條物畫細大畢盡不爲苟且是之謂賢士大夫而不賢者反是且屢字以庥其躬有吏有卒萃而爲賦政出令之地又其家之寒暑燥濕託焉迺不能興一日必養之念而猥曰傳舍云者此其人何如哉余去鄉

之他郡見此類者衆問其故則曰我務實也問何者爲實如民如兵如帑藏則又茫然泮然遑無緒績豈其以坐享給廩加之一意漁獵者爲實歟抑亦甘餧偷食偷日惰歲此外皆以爲名歟中興路置鈐轄以統州郡廂禁之軍官使臣六品位在守倅下斯亦不輕矣日有教春秋有大閱其駐劄之所呵殿出入甚都而居無定解非人情也其初以渡江草創而不能讀其中以旅寄鄰之佛舍而不暇置其後佛舍又爲强有力者奪去而不及置又其後轉徙民居漸互遷徙而卒無肯置者蓋百二三十年而郡守史公資來會稽孫君紹祖始出力爲已任告之有司得城西廢地若干步高明爽塏傍瞰而畎湖建大門爲長廡屬之廳如邦君之居寘次吏房周設其外而內有堂序庸戶下至庖湢無不全好又爲亭冠壖上標柳芙蓉周遮掩映得四時之勝而於觀渡尤宜扁曰臨流用以滌煩疏鬱可謂不苟矣余頃在芻局實與君相後先見其敷廣整治斜釜齊平老膏桀倩尚遵奉其教令此余所見者也其去而宰漢東揚光化統轄京西軍馬澤績軍聲鏘耀於檜寨之外余固得以其所見而信其所不見者焉前後方伯巨人鴻儒林濶莫可勝紀茲所謂務實而兼有其名者哉今將去而顯用於時復求居是官者列氏名於壁余因掇其要節系之

樂清王次點東廡記

王君次點以詩書周官太史班范書東觀爲人師者二十年其學長於講說引類貫倫歛博歸約爲文峻潔雄特下筆不自休走京邑咸願館之已而試輒北東歸告余曰東嚴之屋就矣吾將隱焉屋距縣三里自州而遊台雁者必經其門逸人勝士暫止遨泊時有扣發彼我交暢左接白沙春扈夏網蠶贏嬴採掇無算此擘鮮釃酒一快也右並東岑佛廬塔戶磬梵鐘魚朝暮清越此吟幽玩奇一助也依流而樊通崖而徑凝四顧之曠則異植掩映紛紅駭綠趁節嫵媚陟十尋之步則鉅海淼茫來潮去汐效技獻酬屋之狹不數楹而所貯賅矣扉後山也三面平嶂也聽羽族之和雜勝俗吻之譁嘗觀土物之茂好勝險心之梗榛若是者可遂隱乎子盍記諸余曰允矣抑余聞昔之隱者或有隱之業故耦而自耕汲而自灌漢魏以降士無塊壤則良艱矣甚而庸伍賈豎織帚賣履以肥其遯否則孚及之法固應爾君獨能倚雲月爲調度顓筆册爲性情哉已仕而祿未仕而館士之常職也無施於心而有功於人以自食其道斯不害於隱之義矣君用之則某效子弟從之則某善非孟氏歟余

敢質君以其所爲隱者

太師史越王祠記

恭惟孝宗皇帝秪遹高廟紹光中興實惟一德之臣是憲是圖粵由初潛以迄內禪所謂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故太師忠定史越王一人而已內輔國政外飭戎功大丞相所以覆露海隅而此邦愛戴不釋者抑豈偶然哉蓋聞之薦紳先生善爲相者必先立乎國論善謀國者必先當乎天心天心者何曰仁而已矣孝宗每以讐恥未雪思用兵於敵者寢不遑夕獨越王謂讐可復也而不可無自治之規兵可用也而不可爲嘗試之舉故每隨敵有功而民不困於鋒刃慶元權姦徼倖開釁卒使境寨生靈淪胥靡底大丞相起而拯之一遵先算師以直爲應不貪勝以自疲將以信爲御不先疑以自隙歲幣絕矣而北人之辭

愈恭城瑤人聞之感激益裕故百姓沐浴膏澤和樂萬里此天心所嚮而佛菩薩一念慈憫共符合軌者祠之建於是地捷稱歟若夫太守之作政美績獄無淹囚庭無滯訟百吏畏風四民得職嚴而卒歸於恕明而不流於察實同此仁心之運邦人所欲聲頌特書守力止而亟辭者邦人不得而違也故私記以附其後

定海七鄉圖記

縣東北距海西南屬之鄞縣輪綿五百里自錢武肅王鏐以其地鹽出漁聚始置邑名之國朝熙豐間疆理沿革今之清泉靈緒崇丘靈巖大丘海晏則其鄉之定著者也而清泉忻爲二管總號七鄉余嘗以鄉籍攷之政和六年戶一萬六千二百二十六口三萬六千二百墾田三千三百頃蓋國家極盛時也中興

以來休養生息以迄於今版政和幾增半之口更逾昔數之半而墾田所加纔三十之二焉以故稅戶益分而客戶猥衆然則東南之民雖未富而蓄應可睹矣往年明越以歉告聖天子爲弛賦蠲租大出粟以贍之定海以口受粟仰給於縣官者且六萬石夫當戶口滋衍之時幸其既富而爲漁民之政者唐開元是已聽其既庶而不暇修養民之法者漢永康是已若其不以取民之易爲常不以予民之難爲義無絲髮求民而一切應民之求焉此我朝立國之至仁用以延洪慶祚於無極者也余既括七鄉而圖之併其山川徑畛風物古跡敬敬叙望天子惠養元元之盛旨以詮萬世

定海主簿廳壁記

余既圖定海之版於壁乃反其簿書爲七使隨其鄉而出入之客有謂余曰古者圖與書相表裏周貢賦職九事實與邦中土地分畫者並藏漢入關所收地形扼塞爾戶口亦與焉今子之爲是圖與書也使賦斂齊一鈎校有考不至疊誅複取以爲民病稱若職矣然廳壁無記前後居是官者冀可考也毋乃典猶有缺盍記諸余曰子以爲揭之壁間者既藏諸人心者孰愈曰然則河南尹之籃田丞之碑賢耶余曰有二說焉凡官於民者惠利在人所去見思烈其卓木猶景思之而況其姓名乎雖歲月既久觀聽不接一見其姓若名凜凜然興敬乃可貴也其或非良厥職恫瘝於民人厥苦之惟懼其身去之不遠（閩本作遠）而何望其跡之留也故有聞其事而唾去見其名字而剗滅之者矣若是則雖大書深刻愈增愧爾客曰遂書以此記可乎乃爲摭諸文（閩本作庶）牘自政和以來得三十五人焉其必有遺愛可思者用前之說以侈之而用後之說以自警云

表

代賀冬至表

莫報君恩空曝野人之日所期美歲又占太史之雲敢對昌辰而歌介福恭惟皇帝陛下握曆數紀通天地心靜以閉關屏事爲於無作和而聽律洗氛祲於一空發屆迎長茂開有永臣棲身窮壑綴職近班初散紫宸恍鈞天之昨夢共扶黃道附時彥之鴻圖

代水心賀正表

蔀推十閏肇新紀歷之休運啟萬年爰格迓衡之盛恭惟皇帝陛下與時無斁體道有初屆於小往而大來用以乾旋而坤轉

臣俯棲圭竇遥企舡稜百辟殿趨恍隔鈞天之夢羣黎徧德懽同擊壤之謠

代水心瑞慶節賀表

三登合德衍鳳紀之無疆十月爲良標虹流之有慶後天請祝率土承休恭惟皇帝陛下端命肅清履躬玄默儉故能廣陶庶俗於丕平勝在不爭格遠人於多助與天心而脗契增神筴以彌新臣竊伏窮棲猥參近綴乾坤數合當符浩頌之大來土木形頑猶是嵩呼之一物

代水心慰皇帝表　太子薨七月初六日

龍撿前瞻震慮宗祊九陛切鍾情之痛萬方深宅望之悲恭惟皇帝陛下遹駿聖圖系隆國本茂銅扉之數久廸溫文愴璧宮之哀俄韜輝淵有齡莫告所望而思顯惟廟祏閣本作砧之欽承毋至宸衷之過但

慰皇后表

儲德沈暉痛摧中夏毋儀隆愛痛結長秋恭惟皇后殿下三善承乾一索得震定海有司之請實賢睿謨求秦越人之方遽落慈抱短修有底哽戚無裨新少節於悼懷俾勤符於經禮

啟

賀丞相冬啓

歷統肇於三微屆七百陽生之慶宰輔通乎四海膺萬年帶蚤之榮喜溢中邦福隆上袞洪惟某官德參泰極功格皇天布濩滿恩增煥慶雲之瑞清平王度允符舒日之長肇陰見晛以默銷萬物回春而自遂適應朋來之序宜臻滋生之祥懿典徽章峻踏公之禮貌退齡永算迺衛武之期頤與國匹休對天無斁

某身叨祠粟跡圃化鈞望黃道之蜩冠莫預稱觴於祠墨願賡調鼎之詩頌詠逾勤編摩罔既

賀史敷文多啟

觀臺雲煥暢和氣於角均翹館日長溢歡聲於采裘敢因亞歲申蔵上儀恭惟某官文瑩冰壺德輝珠綵殊庭賦綠期承順於親嚴延閣通班密祇凝於聖眷行冠漢臚之唱遂參商鼎之調茂對昌辰翕膺純嘏某棲遲窮里瞻遡崇簪荔挺初萌正有資於造化黍寒方極寧無覬於吹噓因賀以祈此悰莫罄

賀永相冬啓

泰元迎日以推一陽來復上相代天而理萬類問春慶溢寰區福隆英袞恭惟某官勳塞宇宙忠貫羲娥開億萬年周室之休既安既治邁二十四唐人之考益熾益昌社陰沴以潛銷暢至

和而旁洽屬黃鐘之應候宜赤烏之儲祥合璧連珠天瑞允符於亞歲備物典册帝心益眷於師臣茂對亨期式昭異數某次需郡佐跡圃鈞陶望北闕之衣冠莫陪舞拜狂東瞻之悃奏遞祝嘏祺頌詠逾勤捧摩匪究

賀致文冬啟

歷候璿璣應飛灰於葭琯家傳鼎鼐調和氣於槐庭茂對三徵通級五福恭惟某官峻標峯峙邃度波涵養經濟於格天卓爾相門之相寄吟哦於斲雪雅哉詩人之詩方殊庭延閣之餘閒適合璧連珠之協瑞慶由善積道與時偕贊造化之發舒日添宮線閣望明之睠注春在恩綸某需次偏鄉圖形全覆奉南山之壽斝莫預急趨狙東閣之賀牋遽濡心贊詠拜手知

賀丞相正啟

攝提貞於孟陬統歲功而肇始太微應乎上相拱辰極以舒光睠茲羌弼之謨赫乃清寧之祐恭惟某官忠乖簡册績紀旂常四野晏粲獻樽初發鵷言庶詠於嚴廊蟬冕增輝顓而顯都於槐位諒自天而錫羨期與國以無疆某荒爾廬祠陶乎鈞播寸荄冰冷密依埃圠之工壽柏春浮顯上龐洪之祝熏忱詠贊刊

贊拳勤

賀史祐神正啟

斗回乾野溢喜氣於椒華春在相門集祥光於槐蔭慶深雲擁頌起風馳恭惟某官周魯傳家韋平繼緒抱高科而未試魁星密映於台星聯華閣以自頤德雨默符於緣雨式應放墀之歷峙施隔座之屏某夙出恩閎茲叨禋廡仰洪鈞之一氣竊待吹噓同寒谷之寸荄亦知歌舞賀忱逾劇緘贊匪虔

賀丞相正啟

明黃道日正考兩京之鐘鼜應我樂均封泰嶽之檢泥光於神筴偉元功之無斁雖一士以不遺顧某何人報恩有地荔逢時

上聖紀元三既盈而啟萬中階履泰坤以順而承乾輯時椒頌之華贊我槐庭之慶恭惟某官敉廸鴻化弼諧燕猷鞠玉鏘鳴已助成於熙事師干薄伐行迄奏於脩公維春之祺方夏永佑某衙門屏跡翬館馳心仰坱圠之洪鈞大開壽域回羸孤之曖律儻昇薆祠且賀且祈以慺以惕

賀史實謨正啟

合紹定之昌期肇新歷紀茂章平之令緒宜介眷祺敢即輿忱用仲善頌恭惟某官學傳黃閣美濟青氈戒寒士以爭名倘袖桂華之手與賢才而拔薁益培槐蔭之基對此泰亨別膺晉接某夙叨恩範自玷官箴念九地之陽春未回窮谷思四天之霖雨庶活枯荄敢狃斐辭仰祈炳鑑

賀丞相得孫啟

慶延宰席秀挺孫枝人統攀乎甲申仍崧嶽降神之歲斗朔紀於大呂協魯邦同日之祥盛事一門雖心萬宇恭惟某官家傳經濟世載忠勤十七年夷夏之敉寧已茂中興之業億萬載君臣之相悅又開同德之基邇者煌煌之芝產於奕奕之廟於昭珍瑞式應階庭蓋決策安宗社之圖功施於國則積善衍公侯之緒燕及其私天意則然地祇加峻某素叨冶鑄益侈厚成頌姬召之勳與周室始終而無斁較韋平之系豈漢世一二而足言喜抃伊深掞陳已淺

謝丞相得倅信州啟

奉麻源三谷之祠投閒已忝佐翠巖五峰之郡起廢滋榮墨想誤以成蛔福殆生於失馬得非所覬感極其眞竊念某縮肭亡堪際（閩本作除）逢自幸絲筦庫之下士通都（閩本作朝）靡介於先容招學

至治於五帝三王之上鼎彝事業竹帛勛庸方且計吏治之續
以黜升灼臣工之心而進退遂俾滯中之棄質重收發底之新
功某仰佩龍光俯殫駑拔指大江而東迥緩屏益勉於淸箴睇
皦日之中臨蒲扉復希於普燭敬黔窓椿莫白端倪

武博除太博謝丞相啟

陞聯右序方懷倚席之慚改命上庠又玷橫經之選寵再新於
泱日幸一出於自天換扎恩深淩兢惕甚伏念某無能爲役妄
意曰儒起自窶鄉乏蠙子半絲之援陶於洪造收蟫魚蠆字之
功霑脫選於吏銓迺充員於學省厮埃靡洗光儇潛增曾何分
緣之勞僅免聚嘲之累虎囷皮中之蠹族自爲仇鹿懸庖裏之
須身其召祟矧親齡之遲莫過臥疢之頻仍菽水幾何巫醫百
計詭外榮（一本作廡）而自便叨中渥以沓來宜去而遲逾覺面顏之

厚以文易武淺慙蹇步之高豈今古之能通實見聞之咸屬彼
漢重五經之置必久師資若居自四門而除尙云優選載循薄
陋易稱便蕃茲蓋恭迺某官勁寒兩儀德隆四輔機神明鑒斡
海宇之廣於範圍性道文章發先民之祕於幽渺茲億萬年無
窮之事業皆六七經未盡之淵源肆令徵生均囿樂育某益堅
素尙毋負殊知剖滯析疑雖愧昔賢之博遂蹤浮崇雅尙裨聖
札之丁寧刻心難銘汗簡莫賦

賀丞相除太傅啓

伏覩三月十四日制書大丞相進加太傅者册換天庭位升帝
傅聖主三年而大報德慈極之鴻名明公一德以欽承格昊穹
之駿惠徽章申錫興頌祇歡蓋聞畢公參坐論於周朝誕彰懋
德鄧禹進東向於漢世式表元功然而當禋祀合萬之時非必

有寧親教孝之美猗歟今日迺適前聞德貫兩儀而處順愈謙
功塞四海而疏榮靡造勉受於儀典告成之日蓋少見夫明
良繼志之餘上固謂何官之可酬人亦曰此恩之已晚恭惟太
傅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道開久大神與哲謀十八載弼寧考
之謨紀綱具舉數千里恢中原之境寶鎭來儲既丕翊於重光
了不言乎舊伐惟思日孜孜之念皆迂衡穆之圖搜攬人才
則霧滃鑒蒸申飭戎備則狼剚謐伏里頌帖泰國步乂安故得
南位奉璿而景宿絢明東朝進册而祥雲布濩茲天意之攸屬
豈人謀之强能載觀孝廟之隆卓有越王之遜營因鏤玉爰陟
而桄是宜發中旨於龍旒搖溫綸於鷁序冠兗百辟威容彰絕
席之尊師範一人德誼侈如賓之寵幷加井賦益重巖瞻追配
前文人竚拜維垣之峻延洪大寶命永同過歷之休某竊屏叢

祠緩聆郵置妻孥陶於一飽仰無窮無極之恩薤效隨見隨聞之喜其爲贊詠尤倍等倫

除太學錄謝丞相啟

金燁庇（一本作匜）藏居無（一本作匜）慚於愒日壁離分錄寵忽冒於自天
邊汗職事之聯蠭脫廛埃之跡化鈞所播恩海旁流竊以膠（一本作序）
序治世之精神師儒立學之元氣斯道升降覩人重輕非古
今博碩之英必甲乙篤造之選伏念某人品至陋名第亦卑志
目中眉盻南省十人之後纂纘點額乏西掖六題之功望已隔
於淸華分自甘於冗散敢謂公朝之簡俾從故府之游空食罔
功第慰循陔之養剡章如式繇成通籍之階寸心罔報於陽暉
高蔭重滋於露渥與成均之糾正分博士之討論有英才所樂
者三未妨謳澤無吏事不堪者七迺絕囂氛雖空疎莫稱於範

樸而迂腐粗便於習性僥逾過甚報寒於何茲蓋恭遇少傅樞
使大丞相國公先生勳冠四朝道關百聖耻一夫之不獲躬持
伊尹之平得吾相以爲師士頌周公之德龍德方賁於夾輔鴻
猷益弊於恢張肆令棫樸之微均被菁莪之養作人盛美小己
徐榮某思宿厥官勉耘其業率諸生以忠孝當少補於清時揆
己量之崇卑庸敢昧於素分永言悃幅莫既豪銖

代衙守到任謝丞相啟

立朝無補猥參闡省之華假郡非才亟及瓜時之戍延見父老
勉宣教條顧望實之甚嚮荷甄陶之愈重伏念某早綵庠序旋
脫漁樵憂患十年嬰家庭之素韓閒關萬里徧蜀道之青天出
選海以來歸厠班行而誤綴周旋左右之學進登禮樂之司遂

玷舊郎獲叨銓部追數平生之運頓忽茗畀仙自惟冗食之優
游何以報國力新外補少試民庸敢圖旒扆之矜遽假麾符之
寵睠信安之沃壤實左浙之名城井邑鱗繁簿書久棼舟車輻
輳紓續未舒必得疏通之才遇當治辦之寄厨傳傴疏於過客
溧矣羣嘲保障或籌於酬綠難哉兩裕載維質朽曷稱委隆茲
蓋伏遇某官扶日元勳格天碩輔開誠心布公道陪聖政以常
新寵厚澤浸鴻恩罄羣生而咸遂用捨短取長之意絕重內輕
外之偏俯念羈孤特加器使某敢不恪恭侯度祇服官箴政在
撫循當不出樂職中和之外民無愁歎庶同歸大鈞埃扎之中
鏤骨知歸矢心誓報

通薛尚書啟

斡斗樞於帝室簡曜上省之輝光守麾鎗於神京竊備下陳之
趨走矧以拜恩之舊爲今受令之新咫尺納柔萬分涵假恭惟

某官堯天熙采與世作程握機用明遇人能鑽有爲者儻周鉶
細無隱者照徹邇遐煒然大科異等之名闢奕高足要津之步
條疏四百令民自以不冤課最二十人主咨其異績嘯幄中臺
之綱紀久參右府之訏謨皇家密運於規恢邦絏悉贊於方略
虛無遐算動則賚功內以利人外以救邊勝儻允殖後於論才
榮屋周杏苑之題俛仰若夢調既倍於受秸成猶俟於及瓜土
銓無烟自笑寶文之難活王城如海誰憐寄隙之空藏正恐碌
碌於抱關斷斷坎坎於伐轅惟二天之覆近覺千里之投輕似
是騎賈請以馬喻震迅而上馳道不辭盡日之坭塗長鳴而顧
文昌八座之尊仰光耀者有日從事十部之重借吹噓而上天
雖樗中之畫未酬而宇下之恩自出敘以片言之贊堅其終惠
之逸竊以士之湛泊何常誰毀誰譽上之汲引既定不進不休
願榮途萬有至難在知己一亦足恃如其誘命則又非情忱念
某謬於空疎加以拙訥皇皇就舉選始得而顏已衰齟齬從宦
游至再而心彌苦以蕭然垂罄之室賦婁其悼亡之篇獨期舉
主之破員少慰阿蠙之加飯然而遐無雅素詎敢未同而言久
相因依乃或游辭以解大錯悔幾州之鐵洪爐煮萬物之銅謀
之至交喟焉長歎平生崔魏非不爲少陵著價之高此日嚴徐
空坐視枚皋忍窮之久思薦臣之外舉仗宗工之裹言頗記執

吏役於鳴珂嘗因進詞業而望履卓爲特達自幸庶幾借勢於
王公大人昔嘗聞語推殼於卒吏下士今果親逢藏覩翰劄之
丁寧殆越父兄之記慮捫感衷而自涕意選運以終遐塞翁之
倚伏固然誰云失馬拇子之輪蹏未定自合成虞恭惟某官揭
日月而行符天地之運胸次納萬壑於滄海筆端起微雲於泰
山不曰秘官登瀛洲已獨立神仙之表豈惟都公學宰相蓋素
高台輔之名既持事本於諸曹實寄政機於一武嘉績良圖之
建方共倚於泰平小善片藝之收宜豫儲於豐暇重念某懦雖
不武差亦自彊翁歸兩器自將敢爲健吏斯立二塗取一傑列
諸生莫非陶冶之私尚俟採擇之及且祈且謝以憧以慚

問訊平江趙尚書啟

疑燕寢之香遽鷹車八十乘而未還流京師之麗與浙水三百
里以俱東矧鄙埃小吏之踪在推挽大恩之內奏記晚矣矢心
以之恭惟某官智略幬乎上前風采聞於天下當其職居喉舌
所謂建璇玉以運陰陽治今郡屬殷肱豈徒釋繭絲而爲保障
王仲舒之教條可紀楊君法之慈敬爲先將使全吳變還舊事
然後興見聞於觀樂之燕慕禮遜於達節之倫風景逾新獨照
武丘之明月馳名鼎盛空維笠澤之扁舟政路亟翔宗旆有煒
某慚不自揣困亦望升流汗九衢信矣王城之如海垂涎片鼎
難乎凡骨之爲仙幸受翰林掄下之知遂申車師屏閒之記念
先容之無幾荷爲地之過周以待來年諒不渝於前諾適在今
日可自暌於後機敢告曲成庶幾終惠具姓名於副墨恨冀隨
鴻雁之飛候寒煖於小春但能結桃李之夢未殫歸倚尚俟謝

伏審八座陞班一冰壁組斷澹以立漠極咫當至周召而乃留
豐貂以步文昌聊復與皐夔而並駕士方繼賀民實具瞻竊惟
天開我宋之隆時獲異人之用王文恭草治平之詔進端殿所
以爲參預之階范忠宣翊元祐之謨遷吏詮所以寄宥密之徑
蓋付危疑於談笑之自定則處富貴皆勳業之優爲若時鉅賢
重我皇圖恭惟侍讀直院中書刑部尚書四海慕尚百世宗師
作爲文章何止翔蛟龍躍虎鳳措諸事業固已駕風雲鞭雷霆
歷東西臺而金玉厥聲合內外制而機杼一手人固榮其儒學
公未展於緒餘屬當倉猝之機卓有謀猷之致先皇重付託而
定楚畿於五拜主上軫讒冲而對漢廷者三辭與大臣從容其
間俾宗祏帖泰如故其偉績有若此者顧何官可以酬之今茲

橫經於勸誦之帷曳履於論思之地皇猷奕煥事本維新雖總
禁詰於秋官尚煩率屬然登疑丞於帝輔行穆奮庸庶幾億萬
年敬天之休不越一二臣同德之內某遂叨屬辦素切儀圖上
焉得人而仰慶公朝下焉適願而自忭私室瞻喈昔泛承於警
欸而於今親入於範圍倚牆仞而藩門生有天共幸聽制庶而
同走卒計日以須頒賚之深捻陳則淺

啟

謝史佑神啟

陪麻源三公之祠久忘然夢半翠巖五峯之刺邇起寒蓑坏堄之恩有加於前銘鐫之歎莫知所止伏念某邇時自好泥古成迂陞等庫之微尾朝班而知愧參膠庠之任董晨誨以罔功遂罹柏省之風霜旋紡蓬宮之香火嘗循知咎覬望奚心烏哺方懇念關陔之深蓼風鳴未吹覺黍谷之煖春丹爐爨疾疢之軀青鏡雪鬢埃之鬢自歎奇窮之作崇詎期終始之垂憐畀以佐州厚於爲地顧此楚山之近甸壯觀雖多歎然厭足之下材題輿誕奇雖徜賒於滌篆已若凜於深淵贊天地之發生信有賚

於雨露報山河之恩德懼無補於消埃恭惟某官天廸忠嘉家傳經濟東閤之觀奇士棄得於心目之間西江之起涸魚特借以齒牙之論知其簡直必能捐糜於一節忿其單寒故常翦拂以殊恩有此借塗若爲銜感然而某窮途方轉弱植易搖譬彼燕巢正賴廈屋蚪峩之托殫其忽技願成海圻康晏之功毫楮雖黔端倪莫白

謝韓提舉答葉侍郎啟

姓名不能及遠顧曾辱鄉先達之知文墨何所取裁遽至動部使者之聽雖大賢樂善之心適契而膚子揣分之幸逾榮既卜終身之歸敢希一字之寵伏念某賦才最下稟性勿靈點朱勘黃於章句之傳但守古人之糟粕取青媲白於駢儷之習不慚童子之雕蟲惟其少窺場屋之名故弗忍老漁樵之伴閒關一第在莽八期祀遑而請比鄰自謂覓閑之得計代庖而越樽俎不堪鞅掌之驚心剔蘚方困於汗顏吟嘯尚餘於習氣彼篤章所寄固爲先生弟子之常然流傳以聞敢要王公大人之譽覩舌尚在浹背無言幸輪囷蟠木之先容致下體采葑之取節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持此以前今欲自舉一人而求得一人易當是選庶幾點乃遂薦衡蓋伏遇某官吾道宗師天民先覺傳南澗之衣鉢文自成一家言書內殿之屏風政尚爲諸道最姑暫煩於藩翰即入展於弼諧是司善類之盟克罄王臣之節折故人之書於夜雨不以窮顯炎冷二其心起寒士之嘆於秋風豈借長育成就終其賜遂令庸妄全覩甄陶重念某衰緒冷灰孤身弔影先伯父託門牆之舊天實爲之下執事憐響履之遺恩其始比比叨慰藉似軫羈窮將階特達之資敢敘

麾埃之跡況會課已書於下下而撫機切慮於姍姍身三沐以陳辭首九頓而俟命雖云望外或在數中顧同混籍肇終老韓公門此心一定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末路萬分依遡惟勤震悼靡措

上史侍郎啟

謁承明廬而奏最初喜聞東方千騎之回走丞相府而揚門今尚類弱水萬里之隔縱身被微官之紲當氣蘇君子之前舉爾一言庶幾三語恭惟某官貴名赫乎日月敏識際乎天淵琳琅一門何翅先朝之呂范薈萃萬事倬爲昭代之冀皐既陪鷹車豹尾之游宜補袞職龍章之闕力祈勇退廢詭外庸南嶽配朱雀之曜治聲更聳北固乖青天之海雖望遥澄翻然爲賦吳江鱸鱠之詩不獲已拜阿閣鳳巢之命坐令三島地之勝復見八

節灘之淸人以爲高公豈在是長松不自知其千尺企者蓬蒿
泰華使之視於衆山孰非培塿惟其以人物爲己任初不因中
外二其心蓋鄒武公父子並爲司徒本爲好賢之一心韓獻肅
粲然有簡之編裴鳳諧以代言妙突紫薇之句古學今猷之洞
兄弟相繼宰相不踰選士之數言識者所期是則有取伏念某
究名辭麗藻之相宣既攄日月獻納之忠宜稱夙夜寅淸之選
學無師授拙與命謀讀書應舉而衛免墨水之慚作吏隨人而
果膺休命宏正邇聯發揮稽古禮文莫親此職前後爲時輔相
迄無毫髮之補肯固在魯山得美譽今姓名獨不數於諸公昔
矧在明公紳笏所期震區尤賴某臥病江海阻慶門牆職足非
亦自汜水登朝端今才力乃不堪於一制興懷及此沈歎久之
才敢歎窮鬮之留滯燕巢有地正依廈屋之輧轜欣躍之私編
唯依元禮之龍或遂正平之鶚未見顏色而竊請何敢云然有
摩莫既

上楊大卿啟 曾移淸企綏爲之求辭不
遂慨赴科場因上此平鄙

謝楊侍郎得改官舉狀啟

鄰困窮而爲容恃此以進其爲歸倚固既編摩

五穀之種掛壁久墮空涎千金之契在懷竟酬初諾擘謝箋而
欲敘紛感涕以先橫伏念某貌無他長早辱異顧介玉堂之鄉

詎何趨廣者再三訊紫綦之年盟亦嘗念其萬一非爲先紹既
拜成言而某命輿拙作時將寒至歉若代期之迫茫然身世之
諧撫賜第之奇衫枯黃半改望通閨之墨剝破白全慳孰知鈞
進之畀矜乃合襟期之先定迄成高義一洗寒顏得赤水之珠
信他人之未見掛延陵之劍諒迹者之亦憺有此際逢若爲摧
謝茲蓋恭遇某官識覽衆妙器韜魁能陪獻納於西淸雖曰靑
既之舊俾經綸於北省是爲黃閣之階既權衡人物而付之至
公必網羅英俊而憫其遺佚睢盱所竢採頤是宜某敢不思其
至難謹於自愛寸步以進何知崑崙玄圃之程一枝可棲亦自
重地隆天之賜其爲衛戢未易剗摩

賀范侍郎啟

煥啟天寵普貳春卿演五色以成文已視眞舍人之樣咨三禮
而作秩遂高小宗伯之聯除目甫傳興情之忭恭惟某官妙宗
道闔雄帥文壇徧發淸切之班深被望明之眷侍蜩坳而記注
粲然有簡之編裴鳳諧以代言妙突紫薇之句古學今猷之洞
究名辭麗藻之相宣既攄日月獻納之忠宜稱夙夜寅淸之選
學無師授拙與命謀讀書應舉而衛免墨水之慚作吏隨人而
果膺休命宏正邇聯發揮稽古禮文莫親此職前後爲時輔相
矧在明公紳笏所期震區尤賴某臥病江海阻慶門牆職足非
才敢歎窮鬮之留滯燕巢有地正依廈屋之輧轜欣躍之私編
摩莫既

上楊大卿啟 曾移淸企綏爲之求辭不
遂慨赴科場因上此平鄙

謝楊侍郎得改官舉狀啟

不才誰重空煩翰院之借言有味兼收終覬大農之議士譬彼
卉草生於庭阿披拂者吞風範圍者造物非主人特私於一溉
則時節將閱其孤芳理伊固然恩豈無待伏念某讀書漫憲臨

事頓遲然脊嘉裴度杜黃裳之功名謂皆出方隅諸鎭幕之培
養幸而一仕不見格於吏銓營以尺書姑求應於邊辟惟將母
不可遠去在秣陵最爲適中每記吹噓之厚厖厪自歎奇蹇之落
落揭來此地莫省何官點欠鈎零雖不識字而猶可隨榮逐進
獨幸依公而爲歸倘賦有悼亡之篇而問無起廢之答阿堵十
日而五病環堵上漏而下空何以加餐能無愧負米之志庶因
類制可自附奉檄之懽儻更遺之斯寵矣恭惟某官精鑒懸
乎日月高誼薄於雲天振拔滯淹所以襲遵德之焜燿收儲寒
峻所以濟經邦之淵源從窾久虛詔泥已熟雖西江之水愈闊
而上林之蔭正濃可使輸魚不如巢鵲若聽靈佺之籟哭懼玷
明時或憐靖節之拙詞政期冥報未憚忱幅少佚謝緘

與胡總領啟

大司農領使遣瞻卿月之光華諸掾史辟官騶借春風之坱圠拜牘未幹於此膝執鞭已快其初心膺有機緣廼通名字恭惟某官宏猷開濟盛德中庸挹江流吉宇之文翻藻空乎萬古起乾道正人之後琳琅萃於一門蓋嘗持節於衣錦之鄉加以並組於含香之日乃眷之淫不言可知帝曰表裡江淮古爲財賦淵藪孰飽中權之勁盡咨外計之良況聚金穀十八州肌骨已削而屯貔貅百萬衆保障方嚴坐俾本根之不搖仍復調度之自給宜遬乎難繼者幾弗印而留之累年且讙然大用之試揭厥而召者四輩竊某糊神無幾局促大繁衣食奪山林之謀青衫漫著歲月供鎈領之役黃卷不暨偶叨台府之剡薦獲陪京畿之猥局然而有親嘉景鶴髮翛翛竊第周星駒陰冉冉念曷共於脩豔悵可見於頭顱不堪期成之遙求與簡傚之缺雖山

公好在自應憐稽紹之孤顧种嘉無他何以備河南之擇有如借譽寧不汗顏遮昭特達之音自詫遭逢之會補士安之幕多名蓋得無小吏弗稱之憂開公孫之館來賢人豫識上官兼收之意茲爲歸鄉莫悃撰哉

通商總領啟 前總領趙彥瑞來報

陞使指以總儲方趨上青雲之節聽公車而命辟願終歸洪造之爐雖望塵寸地以未階顧蒙幸一天而有二摯因賀狂忱與翰馳恭惟某官拓千古之心胸炳萬微之薈蔡挹閩峰於磅礴扶輿之上卓負英姿積公望於泓瀜演迤之初諤從壯歲既竣接鵷鷺之武迺獨當戎馬之衝詎不辭難時將大任庚癸之呼則諸雲連廣運之艘甲戌之築惟征月靜臨邊之柝緊功烈如此偉者宜聖明滋欲試之維今江淮表裏之雄無復財賦東南

世之榮毋俾失人同大農鄭莊之爲士若爲知己猶良驥伯樂之賦芻投悃邦深琢詞慭略

通楊大卿啟

迺宰僚於北省仍瞻卿月之輝陪侯臣於東門猥守虞星之積衛恩已舊稟令方新敢自誣於賢文致少虧於彝敬恭惟某官得坤爻之六二符乾運之半千雞翹豹尾之家聲有開鼎輔玉質金相之嫩德無閒與譚自愼簡於台司因序陞於扈正相時先務爲國廣儲使阜人節用而有餘在詘武笘戎而孰禦然而兩禁凝嚴之地紫微名曰帝廷萬化密勿之原黃門實爲政圖既贊裨之績懋合經濟以身親豈依列寺之嶙尚緩文墀之步詔泥且熟陟嚴徐侍從之班汁簡是期方幾高弼諸之駕某庸庸亡取犖犖受知里次第擢帳莫供於飲啜辭書餉幕慨歷費浣

於吹噓每思梟盧不就之祥恐有塞馬自歸之幸既塵董屬復隸提綱雖舉員定於造命之權而薦進由於當仁之手譬諸鶯長鳴祇望於閭人倘不遲遺終惠佇則於春草投忱逾切琢類匪工

通司農呂寺丞啟

參農扈於棘聯峻仰儀朝之望尊鎖魚於窮局猥隨屬隸之塵半生擁篲以未能此日簪紱而何幸恭惟某官識空渣滓聲滿薦紳出建炎名相之家有光勛閥遊永和諸賢之地默悟道微應時所須指景獨往泰邸既登於鵷武試工更倚於鴻鴈旅展之睠采隆金穀之司是贊幹勤活國清明澄人惟昔賢之美談皆今世之急務虞柏梁揚箕之詠暴若邱山陞荷槖簪筆之班瞬而容漢某最爲扈陽雕所激昂陽第之夢周星脫身簿領倚

妙懸解立斷以無留應所際之休明行其知之光大粵登崇於
班武亟密贊於機衡角亢象明冠於列宿麟睢瑞應薰我皇支
洊參東壁之輝復正文昌之緒昔子政然藜之學最苦劉綜未
聞彼文饒思亭之決若流領撰亦淺孰若美兗於共二信知才
擢於無雙學士號登瀛洲由此弼文皇之治都公習爲宰相矧
當稽神禹之謨佇有明倫式光厥緒某諸生竊吹冷系沉灰星
周杏宴之題斯焉再祿雪遍萱親之髮將以遠來靖惟旬校於
定州況亦依承於崇仞詎敢謂省車師之面行且將隨園隸之
肩恭聽提綱倍欣請事抱鍊魚而奉約束借甌馬以喻妄庸伯
樂在前當無食日不盡粟之歎杜陵早計或有明年待春艸之
思投牒郵深琢詞懼略

謝趙節使舉科目啟

箴商隱之太倉最爲漫汗開東平之賓閣何自招延豈其惡流
俗之蔽賢聊欲使斯文之增氣既殊私謝敢薦公言竊以通籍
有祿利之媒世競求於五剌虛名無登庸之實十靡急於十科
惟容心則取予罕公惟毋意則是非乃定厥今所獲眡彼實榮
如某者少也執糟粕之經長焉涉雕蟲之筆兩與此選竊乎無
營然而葉水心百代之師收張籍於門弟子林西清四明之彥
識仇覽於縣功曹是猶爲耳目之綢繆未有如君侯之特達青
驄畫舫一瞻杖履於湖山之間錦佩鳴珂遥屈車騎於衡茅之
下自是游從之兩絕但能夢寐於風流豈復料薦寵之緘忽不
待紹介而至別有淵洼之種才敢繼於儒宗空看碧海之魚文
詎該於衆體有味甚矣過情謂何益蓋恭遇某官偉神秀於天
潭標孤高於人爵繁州雄縣劇裁喧九牧之聲名鄉望郡儀羽

啟

賀高內翰啟

上眷舊人詔登內相得陸贄文可不墜矣姑暫演於絲綸若伊尹學而後臣之當亟調於鼎鼐心知所暨手舞惟鈞恭惟修史侍讀內翰表世作程挈道立統經點蕩出駁姿踔揚幾遍於清華左延義右邇英啟沃深諧於密勿天既付以遺上聖人方倚以羅羣生豈惟批勅而公輔之望隆蓋嘗代言而經綸之猷顯遂由頊閣擢正鑿坡治老癃以德化之成激武將以忠誠之感是亦寄徑寧復逾時釋筆硯而秉化權擇一令日任棟樑而康國步於萬斯年某越在叢祠剽聆郵道仰明河之爛爛信可望

不可親依大廈之庇庇第相喜而相賀尚須泚顙以俟續箋

謝李提幹許薦啟

歌有客傳河尹之詩膝知盼睞讀喜十稱賛皇之史願卒依歸命未拜而神馳恩痛深而語拙聊憑尺敢瀆再三伏念某壯不如人少而知學方其鼓篋遊鄉校之日已嘗欽祖誦明公之文竊惟雄深雅健之辭實兼衆體假在奔走掃除之列蓋所甘心結清夢以無從撫流年其寖往鶯遷谷換偶預諸生鷹在枳棲更叨薇吏斯其幸者抑又甚焉海角寂寥疇昔莫逢於軹傳芝眉絢耀邇今親拜於履綦雖旅進旅退而懷抱靡宣然咨諏咨度而風謠畢來交友豫欣其遇合私心自賀其機緣亟馳一介之緘果奉千金之諾所謂在下僚而氣蘇於君子何但論今世而意求之古人乘秋起孤鶚之驚時哉勿可失守株待逸兔之獲正爾良獨難伏望某官投芥茹於泰道之衢採芳蹊之滿蔭高聲登澄清之樽鼓舞洽然甘心應平反之車潤澤多矣命此山斗門闌之久付以芝桂藥籠之新如覆一簣而爲山自茲伊始儻連三捷而奏凱厥有由來某謹當思稱所蒙力糈其後未遇知己道不同耳固應踴躍於今時有如此心天實臨之敢不廉捐於異日永言僭迫倍極淩兢

賀張殿院啟

恭審紫禁登賢赤墀持法立五花號七貴雖接武夔龍而寖崇絲一歲凡六遷非方駕周召而未止名流所共舊吏逾深恭惟某官學粹而德方量宏而節峻挹垂虹長江之浩蕩逸韻無雙酌北斗元氣之淋漓奇文有爛既最藩維之課遂儀清切之班胡三丞兩部足以回翔果一臺衆正於茲倚重維時邊頊係國

隱憂豪傑景附而未堅寇數灰殘而更熾昔賢莫分於朋黨故河北之寇難平若漢能用於直言則淮南之謀自寢凡明目張膽之地乃折衝禦侮之機風采一時精神千里君子有恃小人有憚方大慝於興情臺諫盡言宰相盡行將悉歸於能事某久棲德字側聽除書雖舞手不持此心實共海內而喜然含毫復祖常語敢爲門下而陳顧已負於後時聊少伸於稱賀誦乘黃待春草之句定梁陶鈞獻崑崙服紫芝之詞願珍鼎鍊惓惓祈鬱葦撲裁

答李狀元啟

緘明月於海水之南香名藉甚奏繁露於帝庭之右鼎甲蟬然敢云袖贄之勤肯逮標期之冷既慚後賀深慊先施恭惟狀元正宇郎中才擅鯨牙學傳麟筆百王軌法不可易究厥本原北

方學者未之先是爲豪傑果以詔頒之佩徽於清廟之旒得蒙仲舒公孫宏出焉有光初政若陳了翁韓獻肅云者益勉壯圖某猥以具員獲觀盛事前龍娥於伯樂之廐所悃因人投魚目於隨侯之旁何以爲報空懷藐玭莫既心論

答張狀元啟

瑞合谿流郡識應魁膺之兩聲韙雲陞臚傳厭佛經之千上見晚以興嗟士得知而適願欵委長牋之逮賜如謙德之光恭惟狀元正字郎中識洞萬微學窮三聖負奇志而遊河汭懷矣功名彫小說以干天官付之戲笑何目所志而眉中蓋盛之宿而意新倘焉先登快哉直上旁溥遍於千里請看嶽頂之雲少却方之一頭同是池邊之鳳某濫隨攻藝自愧因人聽騎導之音隆隆惠然肯顧較附託之儔擾擾茲亦至榮薄言以酬有悃未既

答王狀元啟

開億萬年寶歷之休大明麗極緝四十三黃扉之句魁哲應期方同衣冠交賀之懽遞入車騎惠來之寵曷酬先賢聊飾片辭恭惟簽府狀元郎中望屹神人學淵聖慮借歷代之大訓鼓行東序之區歷杓端之六星冠在南宮之紀雖諒默未遑於親策而句傳首重於得賢丰采聲聞善類快覩不負平生之學是曰初心識循先輩之規有光舊事某濫焉程校榮此勞觀所悃因人覽日華而喜愕自知匪報龔雲采以珍藏頌詠深勤掞藻難

通史守啟

顯對帝謨啟開侯度揭九山於斗柄肆班東后之春奉二典於

詔之賀其爲忻快莫既採擇

答交代錢知縣啟

奉辭書而守壯縣已先膺二千石之知從簡領而拜長官敢敬助三萬戶之賀方藻思而倒牘用黜手以劉緘倒置後先交集榮懼恭惟某官集錦繡裘山之慶標玉壺懸秋之清學問久矣一家知殫見洽聞之有自政術特其餘事何盤根錯節之可言徘徊湖浙之壯游培養國家之重器迄今改命尤屬遴才方前迪後負之相乘甫能支拄如沉疴積痡之已定但少康彊屈敏手以臨之不勞力而濟矣長作蹲川之嘉詔便膺密令之褒除某東道無師儒酸自錮一第纔燈於諸父勉爲祀竈而來九品桂缺於底寮敢期代匠之錛久寒心於司敗欲折屐於前驅矮屋可以棲遲衊復本來之面目蠲簡更須卒業尚政驚畏之情

魂瞥遡百千歟宣一二

答趙知永啟

烹素書之魚記分携於逕鯉迎紫氣之騎幸掃漑於松槐天憐我輩之味同人喜鄉班之誼厚某官愧神明之正氣治古始之奧聞指青雲而岡南九萬里而風斯下卽丹墀而獨對三千字日猶未斜朋游共詫於搆髭能事了無於德色轂殊庭之香火分大邑之絃歌誦遶廳合草之詩聊紆閑步聽方底芝封之詔卽據要津某何取長據正堪矮屋向霧天之一角不圖至斯對海月之三圓亡庸恐甚賴有嘗僚之託追其司敗之羞竊自歎於此時聞似人足晉喜矣儻未忘於疇昔見君子我心寫兮持此以酬言之不足

答洪宰啟

詔出楓宸寵分浦壁聖天子圖治六載嘆宵旰擇令之難賢執事爲民一來喜錦纜牽江而近敬同此邑仰候先驅恭惟某官逸步獨超敭才自露典刑是似寶金貂玉鉉之流傳肯綮備嘗亦珠椽碧幢之游戲尙聞五劇屈涖一同魯郇擊柝相聞何勞爬撫王謝起家可紀便有褒除某倚席汰歸題輿愧忝尙以未瓜之戍獲遂行李之臨伏謁道旁幸識魯山之面目依棲宇下更陶武邑之絃歌忻贊良深掞裁已淺

代水心回史宰啟

伏審選緜堂授寵卽男封孤嶼一僻隔之區似非所處相門多經濟之手定自不同恭惟某官璧絢縑以齊輝刃淬硎而特發爲方伯連帥之佐亦既練詳收人民社稷之功固應餘裕豈乏汲引而登要地乃恬平進而庭外庸賢者高風茲邑鉅幸豫想

畫旅之靖趣悲宸詔之華某朽質無春窮齊待死何意瓊瑤之詞翰隨此一緘尙同鄉社之耋倪詠乎三異先施良渥琢報匪工

代薛端明回史宰啟

明綸敬渥茂宰陞華此日朝堂最重字人之長吾邦嚴邑顧紆名閥之英雖公自爲計則疎而民之蒙惠良厚某官修能穎脫敏識鑒開風流今在茲家本傳於經濟富貴吾自有遂合上於夷庚乃飛太史之虯殆屈朝陽之鳳竊窺高教無愧前修便膳有綠綈方底之書非復拘墨綬銅章之比某一斥自老十世與廓未遑慶贊之恭忽拜華緘之辱思魏國夙昔之好永矢弗諼誦陽城撫字之辭敢以爲獻陋文匪報謙施良慚

答趙縣尉啟

薄領沉迷空愧淮海樓之舊跡牋函委逮如挹崇義里之清風後賀既慚先施彌寵某官天潢派近國器量閎陽秘書之仙圖爲善乃其最樂燃太乙之藜杖多聞益以自娛胡爲此來似以少屈然而玉貂袞袞帝眷方隆金印纍纍王門自有略展民庸之試便膺褒詔之頒鵷鷺灘頭以尋故事鷗鵬海畔共看壯圖某名在小儒職慚高士對秋砧於明月歲則一周托夏屋於震風茫斯萬幸方期削牘例辱記名未能與筆楚辭豈亦同於此味相依如輔車勢願有取於其心

通趙寺簿啟

主印月聯峻仰中朝之望抱關星膺猥隨下走之塵半生擁篲以未能此日酣緘而何幸恭惟某官德輝銀筆才冠瑤枝訪興公賦詠之蹤地鍾清淑探子政校讐之學天與經綸既慙底於

民庸迺昵於廷趙惟儲裕計謀之慮試放源流本末之具知
粵從農殖之司特任鈞乘之寄清明四達論流一銷豈惟數上
於便宜固已密裨於鈞節歌柏梁揚宴之詠睢則權輿登荷棗
簪筆之班是應步武某庶庸太甚漢洛何堪霜枯杳苑之砲僅
焉再錄雪逼嘗闔之髮將以遠來那知擢秣之放但有廢廩之
守尚依蔭陰獲免空官食焉慮不蘄才所覬異知之顧好士爲
之推殼倘形有味之言投悃采深琢詞非腆

代樂清宰與方倅啟

玉箏輟班暨題輿於白鹿之嚴銅章綰綬行負弩於棲雁之峯
豈惟邦人仍蔽芾之榮抑亦我黨得師承之幸僭戴初贄肅候
前旄恭惟某官織雲漢以成文探禹穴而發秘越其英妙之歲
聲實既隆濬若功名之塗進用謂晚袖演綸之手而輾轉乎學

館屈均財之謨而參裨乎郡儲上方招文武之英公自託藩維
之佐薄蓬萊而崑崙弗即可謂清高康海圻而邦國不空亦足
惠利趣歸有詔宏濟是圖某濫此附庸居然選調窺斯文之統
緒有一瓣香隨今日之塵埃如三年艾敢謂竊舉員而幸去庶
幾抱素學以知歸笑言偃之絃歌儻或取爾詠杜陵之廣屋其
自今茲喜忭彌深編摩易究

通趙倅啟

記班聯於朝武不知歲月之馳托臨照於貳車忽覺星辰之近
僭裁緘簡仰候緹屏恭惟某官慶流發乎璇源盛德輝乎銀筆
養成大用羞崑崙而薄蓬萊自乘精忠經駘蕩而出殿娑借司
儲之寄徑爲制國之權輿乃眷中川素稱近甸謝康樂之池宛
在有此平分趙清獻之樓豁然無非樂事未應煖席合即賜環

海圻忻忻聊與民面詔愛政路鼎鼎宜由階而遂升某何但識
轅犍棨飾事詎謂衡棲之詣次又逢輿坐之臨蒲鵝鷁一枝方
喜受廟於樾蔭駑馬十駕尚期問政於瓜時贊詠良深掖塵冀
既

除架閣謝丞相啟

賦羽林之芻秣曾乏寸長掌金耀之文書忽叨鈞播寖以清華
之轍易其塵兀之途銘治恩深鏤藏語淺竊以長倩貽鑿流之
笑何自抱關東方答客難之辭伊誰掌故蓋濁管清游之必較
乃古情今態之悉同儻使得整櫂問楫漸有投棲之地豈不勝
逆風揚檝了無登岸之期此意難言以棨爲忝伏念某材微且
樗學落而蕪第太常者十七年絕企騰黃之步課考工者歲六
稔僅收破白之章雖仰蒙鴻造之寄隨致謂出選階之汗漫凡

前後有新於薦牘皆震虺自悸於心扁巩象魏序藏之聯爲鵷
行儲養之徑崇寮秩令酌六部以分曹中興官儀額羣才而弄
印不圖擢甚亦獲濫旃驚夢猶疑豈姓名之誤及閶門起舞但
手額以知歸茲蓋恭迺某官德應泰階道扶辰極以至誠諧國
是初雖潛於拘縶以公論叙人才乃先知於窈眇將恢一統之
業用成長治之勳緊收拾之所闕實規畫之至到仕茲豐水助
開數世之仁采彼新田俾收多士之用永弼昭代惠及鰥生某
曷酬東閣之施唯懷南陔之養竊其餘暇儻習觚於舊章絺此
見聞或粗供於汞用興言報寒倍極凌競

謝朱侍郎啟

賦玉臺之芻秣曾乏寸長掌金耀之文章誤叨殊渥恍平生其
未夢澄小已之餘桑竊惟往路由塗轍而分人情得依歸爲重

處晁錯於掌故人知文學之未寒事昌黎於二卿士喜師資之
有地使稍出於麾埃之底鑑乘親承於名勝之前其在斯遂可謂
鉅幸伏念某本以單疎加之樸訥遑遑就舉選姑得而顏已衰
顦顇從宦游再至而心轉苦自叨司於膚鈐期寖脫於選階區
釜縱橫了何關於古學園庾爾汝寧復對於高人傳收破白之
章空笑化緇之袂忽隨司於象魏殊昔問之焉曹事簡職閒猶
侈小蓬萊之號薦尋員的足成圓峯 閣本作峯 堵之圖方倚卑於下
風豈但謝於今日茲蓋恭遇修史判部侍郎莊裕山立爭融玉
溫浮沉湘而畧巴江蚤藹喜宣之續游蓬壺而憩玄圃徧儀清
切之聯登於甘泉重我法從雖究卓蘇之能事豈稽伊呂之遠
猷方將拔彙征之茅合善類於開泰新薄采之芑收多士於中
興翊茲明時望在寰海某唯知自好不辱所蒙緘故實以有聞
或供近用附賢哲而不朽敢有退心且謝且祈以愧以惕

賀丞相加恩啟

誕膺顯册申衍慶畬辭太傅之三公愈光謙德受加賦之一等
勉答聖情海宇交欣庭紳齊慶恭惟某官弼諧新政迓續宏圖
運精神而折遐衝乾清地晏觀會通而行典禮星潤日輝輯四
表之慆心昭一人之達孝泊登成於懿鑠寖疏錫於徽章雖厚
德之欲酬顧何官之可報而迺畏以自牧退然不居論道經邦
惟茂燮調之實加地進律姑承晞賞之舜益見君臣之協同茲
謂古今之罕儷某身陶恩紀喜溢心扃愧無博士愈之詩以歌
碩輔願觀太史佚之誥覓救宗勳僭裴有敦淩兢是懼

答王新恩謝啟 建封

詮闡亭之諸王克世其學得桂林之一郡足張吾軍軒玉驄以

跋

代禮部御札跋

皇帝淳哲文明嗣撫疆大歷服迺寶慶二禩寘維受郡國計偕之始正月庚寅命臣臚龍臣貴詔興貢舉暨其屬三百有四人臣端常實司綱旅越二月丁亥上親澤宸翰雲漢絢耀賁於澤宮聖訓攸屬欲得偉厚正平之士且申禁防勿使僥倖者進忠樸者遺偉哉皇乎眞帝王之盛心而我宋之家法也臣等祗惕對揚謹拜手稽首言曰仰惟祖宗以儒立國臺萊之盛用康世軌豐芑之休燕及後人其登明選公垂意功令舊矣肆我寧考坏冶多士粤自慶元臨御恭默法宮不飭禮闈審厥去取正論是崇式克躋世熙治四海歸仁皇帝陛下遹駿前烈宣廸景光迺者登耆碩褒逸民錄賢裔圖象記功恩暢德普罔非率循先志明示鄉趨俾會於有極矧今親策未遑天府既登亟糜好爵蒐擇之重實加曩時是宜聖心厲側責成有司臣等猥以庸虛濫持文柄雖更相勵勉各既迺心柬尤拔穎務惟其人倘懼不足以稱塞明詔抑臣等聞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隆昔得賢唯意氣感召爾萬邦黎獻質由帝德光被故數納明試隨舉輒效今陛下聞昭殊俗化溢方外精神所感俊乂彙征其大者宜有光明俊傑之士出爲時用而其小者亦當靖共豈弟一意承休培溥而厚磐偏而平允突有不足道者詩曰追琢其章金

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唯在乎益加之意而已臣等敢以奎畫勒之堅珉用詒萬葉俾與我有宋無斁

跋方子斯贈奉詞山祠楊君不食庇肉詩

自爲青城客不睡青城地此杜子美題丈人山祠詩敬其祠不敢睡其地況敢食其所忌乎楊君可謂篤敬君子矣方松山長句大篇閎發幽奧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非燭理者孰知之

無垢先生廷對分錄跋

嘉定甲申之春南安教授徐君以無垢先生張公語錄見寄余目注心省手不能釋也明年新天子改元以公中興明道錫謚疏封官極一品寵章煥爲士始知修公之名企公之節而其遺文亦復間出然則天下之於公夢而覺醒而醒聖主褒表之功也而徐君所以景行于公動取法者則先此概見矣是所謂豪傑之士歟今又刻公廷對於學且序其後謂十莫大於始進初余承乏癸未禮闈得徐君卷愛其論漢唐不爲舉子語及上集英對以其蘗示余直而不訐婉而不迂事切當世鉅細靡不及也有司初第居上已而繾綣甲科所謂不論遇求獲者徐君殆以身教非空言也夫大明中天象景旁燭表直木于道周有目者所共華的也而又有爲之引繩者爲則天下之士所以儀刑而無愧於公者其必自南安始

跋無垢先生言行

余兒時聞諸長老故侍郎張公無垢先生來守永嘉一以禮義靡恥過其士民有譴辭以訟者先生靡得其情既而拱手對之曰九成爲公悾恐訟者愧汗自悔終其身不至訟庭其他如戒藝語皆與家傳相出入又言公去民遮留不獲既歸輒具起居

有傳其殊少間因讀丁晉公玉帶事怒其挾詐要君疾復劇至今誦之以爲剛德君子而家傳若有所隱諱者何哉夫善善惡惡天下之公理也唯公所以自立於世者直氣嘖薄故自其對策天子以至簉仕立朝迺不可必行其意始終大節磊落如日星正以其善善惡惡之素明也而豈以無所喜怒爲賢哉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以人之恥爲己恥以天下之公怒與天下共怒之若是者可以爲人矣余故因述所聞而私附其後

跋馬朴翁所和淵明歸去來辭

報恩信禪師出示朴翁所和淵明歸去來辭題者既盈軸矣余未知所以言也會予與師登浮圖絕頂注目太空日光徙薄雲霧起其下赤松諸山皆積蘇梁塢處處點落眞蟻蛭然因嘆天

地無盡界今古無終期人以世故自紲不翅如蠶之營營而生死去來夢幻不足擬也彼以家爲歸者固哉矣而以爲無適非歸者亦得無孟浪於其間哉雖然寒絲饑蜇聖賢不得已與人同者也淵明朴翁之賦幾是乎遂書於此軸之末實慶初閏

跋僧獨庵拈古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覺余昔聞之禪宗自以爲最親切處也今觀獨庵取古人成案隨旨贊揚信手拈出皆向上機眞第一義所以開宏正治昭揭迷津其惠後學不少而上征者余甚疑西陞不足以留之余非以其地薄丘墟以地雖勝不能當其人之勝也今觀若晦所記則異景錯陳變幻不可名狀若遂遜其美者豈地與人固交相發哉夫以境爲樂者常士也以心爲境者奇士也若夫有境不自知而方有羨於是境之外斯則衆萬之流矣故山巔水涯位峯蜚瀑非不歟幽叢

跋機聖準得母記

聖準得母時年已四十鉅今七寒暑耳計其孤苦道途之日多而奉懽膝下尚淺也夫終慕者子職之常三樂者人道之極曾萊氏自稱至耋猶復歡然聖準欲以來今而償其往昔顧親髮盡白而聖準無壯顏矣得非尤曾萊氏所喜懼哉余方囿於喜懼者故重述聖準之心

跋黃若晦西陞築宅記 諱謙集 若晦名仲炎永存 嘉人客春秋通說今存

黃君若晦玉牒而水澈文行稱其爲人高翔逸翥所謂掩浮雲而上征者余甚疑西陞不足以留之余非以其地薄丘墟以地雖勝不能當其人之勝也今觀若晦所記則異景錯陳變幻不可名狀若遂遜其美者豈地與人固交相發哉夫以境爲樂者常士也以心爲境者奇士也若夫有境不自知而方有羨於是境之外斯則衆萬之流矣故山巔水涯位峯蜚瀑非不歟幽叢

秀而俚翁偕父鬻庸隸惰曾不療一饑雖歷朝暮俛眉而去之何樂之云至其漸漬耳目流染性情過鉅麗之區覩靡曼之會妖歌冶舞危絲脆管未必能蘄通其趣而皆有艷慕之侈心焉甚而覩重閨之龍近郭之烏猶自以嘐年歷世不可及也豈不悲哉然則處人之所同囿而詔人之所獨詣如若晦者豈可以限域較焉或謂不以隘陋改其樂者顏氏也必以嵐煙野色而後樂者若晦也二者無逕庭乎噫有閒矣雖然使顏氏子不足以發而以空意自娛則直陋巷一瓢耳惟其帝樂王禮卷舒胸次是以信其與廣庭之臣順戚同道而非居隘陋者比也然則若晦豈閉關西牖者哉謹毋以其寄焉者命之

跋朱元剛詩集

余友朱君元剛訪余出近作若干篇君文余所知詩亦清婉余於君家兄弟迹之屢矣茲復欲贅余語何哉淮盜平是日捷書下郡國余閱報拊手喜甚裹以病止酒且一年漫留君小酌余輒數杯病亦不作因讀君詩終帙翛然有世外意如軼風壎而超惘況也中有哭吾兒詩讀之亦不甚悲豈其喜溢而有是歟姑誌其末若夫君所纂余周禮說及君所自著雜文俟他日訂正而書之未晚

跋朱景淵詩集

余舊友彫謝或散而他遊其在者以余衰病不相往來間以事請余力不能應重拂其情俛仰愧懼而已獨南鴻朱君景淵出必見無他故必示以詩余與詩絕久矣而君勤勤如此所謂不以槁枯二其心者歟君詩婉麗清密如萬舞九奏笙磬間發聽者忘倦而何待余之弭嚂其不可不言者則君之誼行而已君蒲江先生之南容也當蒲江在時踵贈無虛日君亦哀窮悼屈隨手散蘊館於戚里毅然不干以私無纖粟累其意徙他館亦然以故貴人多愛敬之君通詩書禮及稍略之學倦游場屋而以高馥沾丐取榮名者無德色也斯不亦行誼過人當世之奇男子歟讀君集因書其末

跋初機集

楊君示余賦頌詩騷記叙等若干篇余玩讀未既乘索余語且諸賢題品富矣余安敢贅每怪文無異道而評文多異說何也文蓋言之黼藻云爾世之方諤俚語彼我相命猶有不能通其意開以端倪者或昧於所宿授以指嚮者或倚於所趨甚而認抄爲本迷朔爲南言之難知如此又從而黼藻焉宜其愈不易知也夫以文之不易知而操翰染喙者或憒未周而辭先焉趣既狹而辭勝焉或覆之以艱深或張之以孟浪往往文皆出於言之表宜不知者因以爲詬否則影襲響贊而已然則古今評文者不勝其異說亦各其見然歟楊君才奇而志遠氣偉而識高其文如急波壯瀾瀰漫浩蕩不可遏禦至其自爲洄洑則纖形隱態頫仰具足若遂充之以理奧博之以事變嚴之以法裡陳規腐論不必重襲則徑當與古人把晤於千載之上此文之終事而道之成也然亦豈以當世盡知爲貴哉楊君其有以自信而去其未信者焉

祝文

祈雨祝文

天之牖民稼穡維寶豐年穰穰有相之道今適南畝維暮之春既種既戒永觀厥成瞻仰吴天崇朝其雨有滂霈霈則不我阻

畯其乾矣瞻彼陂田泉之竭矣哈彼溥原嗟我農夫云如何里
神之聽之莫遠具爾南山朝隮興雨祈祈既霑足孔惠孔時
神之格思職競用力粒我烝民有實其積斤斤其明瀏濯厥靈
以享以祀無不爾或承

諸廟祝文

猥以妄庸來試簿領竊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神也某敢不
砥礪無愧於人以不失神之所依唯爾有神尚克鑒之

池頭廟祝文

將母而來簿領茲邑維我廬宇與神爲鄰公廉勤畏晳堅此心
神其知之是用相我

勸農文

定海勸農文

歲二月守令集父老於近郊若國令典以飭田事厥惟舊矣相
于茲時雖我海邑罔有不穡之民亦罔有不墾之土耄倪丁壯
鉤饑耕耡耨耰錢鎛如魚鱗而起人力勤而地力具發矣然則
農不待勸而所當勸者去其害農而已鄉閭里閈務相輯睦一
語不酬動成鬬毆則鬬爭之俗宜革也田廬宅區各保分界彼
此許處自爲畦畛則侵冒之習宜屏也積居貯貸懋遷有無左
右罔利則人皆賤之諜勿以壟斷爲也廬室輿馬服食器用好
奢無法則愛或莽之譏勿以搉鬻爲也田家作勞斗酒自適維
沈維湎毖防厥微婚姻以時男女有別維淫維佚蓋杜厥漸若
其奕博敖攘鬻（閩本作鬬）頑冥悖我民其必不爾蓋亦謀之察之凡
茲數者萬幾一焉則觸於辟閔于有司恫瘝于厥身以及其家
而所以害農者蕃矣去是則仰而事俯而畜春臺熙如協氣孔

治陰陽和風雨若無螟之診不作維天其相之於田功乎何有
父老其詔子弟焉毋忽

祭文

祭林侍郎文

緊衆哲之繁興信蘭芳而芷潔渺流風之獨繼維松操而筠節娉鄞江之多賢珮玢琚其陸離儼魏國與攻媿孰典刑而似之昔余之耳公也識昭晰而鑒開剸捷疾而口度擅頰於吏師底金穀以成務非方隅則護三軍之餉非大農則版海四之賦蓋傑然爲衆彥之宗何多多而長裕洎余之目公也按步趨於仁義甘咀嚼於詩書鄙趣辦爲一切笑敲朴之蠹疎居處無華靡之奉服用皆素樸之餘蓋退然得儒者之範豈聲利之區區嗚呼欽才而冒以德約器而歸諸道茲前修之能事尚老成之

是考褒榘矱於前陳宜旁觀之慨悼矧肖人之受知超冗賤而獨厚蓋劇墨於無媒垂贈言於不朽曾歲月之幾何隔死生於一缶

仙都祭薛瓜瘟文

嗚呼笑睨浮雲宇宙物蛻哭視潛壞師友道誓水心往矣我師者誰子又繼之我友日稀凡我友朋散而仕游念子塊處條春帶秋側聞杖屨赤城之麓題句山任蓍帴縮示我新集逸響琅球我念子敏世莫與儔語無留聽書無停矚千載之精藏遺其斷繩尺蒲修芒鍔匪礪期子俶首復返卒歲人曰子疾我省則非丹顏戟髯尉其有輝歎駕餞客甚暫而臞飯不能合飲水滿壺嗚呼子竟仙去豈以疾逝詩傳鷄林字照四裔家有令兒競爽齊芳華締未完克紹其堂烟散火釀子寤肯歆愴怳陳辭

式鑒此心

鄉祭趙郎中文

嗚呼由藩方領使節而清苦不猶於藥資歷册府登郎闥而恭巽不移於位貌雖苦賢之共然於今世而幾到緬道術之湮微慨人風之變踔笑冲泊爲亡庸指傲桀爲見效維公敏超事先健幹物右投獲以棄匪齪齪者厭也吏欲擅師文希絕鑒藏高以卑匪煦煦者謙也自其科世級筮京仕而世閥以遠器占之矣夫離謗而叢譽積愛而銷嫉宜美爵之傾赴胡程促而步幾矧中壽以未艾豈景薄於西崦嗚呼哀哉百慮非憂一敬似懼役肝膽以過勤召膏肓而自崇方簡役之采隆勇巧外以迭試易章貢於宣城次猶處其太濮偉佳兒之擢銓曾弗寘於忻豫覩外物爲一塵何死生之足計庚歟若焚濤江沄沄欵其歸舟

翻彼旆旛我醻我哀匪直鄉枌

鄉祭虞直院文　諱讓字直院即蒲江先生祖考

嗚呼幽清華之軌路挾駿駃而上馳才與名以胥偶閫際逢之一時公收勣於藝籍蚤挺拔而芳腴綴明月以爲珮建舒虹以爲旂徧窺蓬山之戶分儻微禁之扉紛詞頭之夜下或慶律而戎機蓋十擢其六七何輒出而愈奇兼牋奏於南宮湧泉思而沛餘緊余鄉之前哲掌帝制其實稀儼先陳而後蔡棨紫綦之相輝縱窘步而少却胡倥忽以至斯每觀公之繃立信才宏而具本作且宜事前迎而却拒理透深而摘微既燭腠以鑒裁亦藏而煦濡抒逸思於篇什寄餘襟於酒巵謂此樂之終竟罄交朋而來期倏五十以嬗化悼賀監以本作之莫追嗚呼哀哉乞郡委羽之境築室太玉之坻使左餐右粥豐及物之德而精筆妙

墨富閒居之詞廳二者之一遂想象在而孔悲想營魂之留禔
陳溥奠以來思

族祭教忠弟令閎宜人文

嗚呼潘楊父友地揖儒門王謝家秀天姬雋倫兩美之合千古罕聞展如夫人懿積采芬教成桂堂明經家婦其養伊甘其薦伊楚相彼夫子如玉斯組和以慈物敏以幹務煌煌天闕著籍於朝朱幡翠節介於幀鑣豈不赫奕而色靡懾慶綵順至天道孔昭繄世閥陷雖天莫巧五福幾突維疾是悼四十二春半爲治療有禜萬金莫覩一效嗚呼痛哉某等蔭於蘿蓋夙稔音徽娣規姒式老睠稚依粵聞告訃漣泗竢歸一觴縮酹妥此輔車

墓誌

裴南伯墓誌銘

南伯裴氏名鑄寶慶二年十月乙酉卒君既卒有潛山集若干卷孤穀所纂次也介其狀請銘余讀之曰文之憒不相沿其究一爾且吟琢以情性論著以理義古人未有越此者世所同知而或不能自通於古人以其情性否而理義閽也君詩用元祐律雖綰組故事以就聲韻而高睨物表自爲開闔不失性情之正其他文倫紀條通勸戒森列往往有益世教若駢儷則君集中居大半夫四六本法不過句偶按昔字辭運今意調隨其分量可以稱工尤者絕出矣君割裂（閻本作製）採合理義默貫然則君之文無物細非苟應俗者此朋友所以悲君生五十二年而湮汨以死也始君童丱游鄉校翔趨闕視見者辟易都講老師相語曰此裴氏子也夙成炳齒皆目注之既壯書繙夜玩經史傳多十有二月甲午卒其弟時稼泣言於余曰人所罕能者兄之所能也人所同預者兄之所不得預也茲命矣夫余請究其說

迺曰天以我宋兌肖厥德宗英競爽林立穎出較其藝行豈遽不寒士若奢然人舉疑而弗信也遜而弗偕也予兄以遜順篤實絢詞藻而發之朋游敬愛若一餐祭酒諸先生往往館滿先是宗姓無假館於人者斯特異矣今明主興太平中外忻忻凡恩典一至春官者咸得齒仕籍予兄獨弗獲青衫手板與州縣吏自展謁簿書趨走閒不然但至天子之廷吐其平生韞積雖朝奏暮死亦瞑目奈何鈞不及儕輩耶余聞而蹙然更喻之曰能其所不能者君舉所以過於人也不得預其所同預者抑天使君舉不自混於人也今世多謂宗盟入仕之優故有欲創其數者欲靳其予者使知人之同得而有不能得者焉庶一付之命而議論紓矣茲君舉爲宗盟地而子何憾焉時稼乃出其譜系行實而讀之按君舉諱時實藝祖皇帝介弟秦魏王九世孫也

曾大父公孺故忠訓郎大父彥羣故訓武郎父抃夫故秉義郎自高祖武翼府從南渡因家秀之崇德君舉少刻厲寒窓一燈研磨徹旦室雖單空半蔀杓水顏色怡如也其教四弟身率行勸以前哲爲繩準舉動微過差則抨正之故和而兄立巽而知恥咸以器業自致時稼爲崔國府司戶參軍其乞銘於余辭氣欵惻文而愍者也以此知君舉所以教矣君舉且死屬諸弟曰修短有數吾知之誠安之長往之後故書于卷足遺子以學所大戚者二親先逝重親塊存無與終養爾吾儒生也歛以深衣勿用緇黃以汨吾尚嗚呼信然亦不足於銘歟君舉生熙熙之丙午歲娶王氏子二若霓次未名女一寶慶三年夏四月丁酉葬于臨安仁和之先兆實黃山銘曰匪甘而飴味我道腴匪華而祛澡我芳思得匪堙嗟失匪虧卑於銘不忘匪行之思

存齋將弋陽墓誌銘

存齋者將君德隣諱叔與所自號也君曾祖扶祖厚贈中大夫父行簡以朝議大夫知處州最有名贈中奉大夫水心先生銘其墓所云梁普通初爲永嘉守其隸於西華者將氏之始也道降俗漓士多旅于分域之外其以功名自詭尤莽蕩甯復知自存哉昔孟氏謂入之異於物者至無幾也存之者君子故推而天地同倫去之者庶民故極而鱗羽無別斯其爲教蕭矣公之學本末畢具天文地理律歷音樂倉扁之書靡不該究而其大者漢唐本朝兵刑財賦之源櫛理而組貫之其言八陣牝牡奇正晝地成圖不翅指掌余嘗見其手抄箱積棟充盡天下異書也其學之博如此至覘其所存而驗之朋友親切之際則毫髮咸就繩準樂善畏過無曲諛牴訐之色藥病鄙難無强知漫應調揚州司戶臨安府仁和買納鹽場華容軍節度推官吉州永新丞嘉定九年浙漕薦其文於禮部滔余行都余摘水心語謂曰子以勝流恬於仕進了無干澤可矣奚必以科目爲累哉君笑頷之自是不復舉進士所在廉平自將條令通久如般陳敝新振舉倉職而不以糾發前逋爲能住灶起火密防私販而常以厚支鹽本爲急其聽獄訟雖發謫莫欺而湖北李閫之獄必辨其非殺人祀鬼者其治征賦雖豪戶不少假而永新預借督促之擾則嘗辭攝邑而後已蓋心無適莫唯是之從前後薦主舉名守貳使者猶曰改官當舉閫荊湖制置大使趙方威名隆盛擇屬辟掾皆一時選雅敬慕公檄佐其幕有旨禁攝局趙留

之不可力薦於朝知信州弋陽縣會所領爲外臺先以書抵之曰月椿爲銀若干此邑之所以困也權酤報牛狀牒繫紙此民之所以重困也公其有意蘇民瘼乎既至度不可革則曰吾先經理其政可也縣爲鄉九都踰六十令民首實以整詭挾之弊其弼畝肥瘠品等高下各爲圖以記之保正副物力隆降皆緘之几側夜漏未盡五刻輒視政吏分案奉文書立庭下無敢叢擁者廈姦匿黠連年累訟一閱牘底立判不留其委折曲直參互者呼至前兒女讋之或釋怨不爭而退夏秋二賦與民立期一胥不至鄉落宿欠幾三萬緡收遺拾碎痛自節約迄無少負建社稷壝以崇本興常平倉以濟艱乏以餘力創燕風樓遣了嚴李村驛而月解裕足常先於諸縣郡府每指以爲他令法民家置畫像以祀公既得疾亟書牘報如平常嘉定十六年正月

二十六日卒官年六十有二積階承議郎士民爲之出涕具詩頌酒殺旗鼓送其柩至數十里外世率謂獲乎上者必屬民而得百姓譽者或速譴上官亦豈盡然哉初公從中奉出峽與兼山郭雍上下其議論而公親領密受又從袁道潔於夔州亦以所學質焉公遇疾自整幅巾抵掌談辯如雲聽之者莫不心醉語必及忠孝且道其客黃希呂之賢於是余始獲與希呂交其所植立麾斥瑕滓於八荒之外人莫能非也余聞古人學敝之外莫大於尚友故友一鄉之善士爲未足又友一國之善士爲未足又友天下之善士極而至於千古之人莫不與之神交意會然後謂之好學公於詩則四靈雖調度不合而不廢也於文則水心之門友雖意趣間有偏者而不斬也道德性命既已參周程之旨於裴郯而於薛公十隆講畫制度尤詳又以管葛自期而尋繹其事於齊語蜀書慨然有拔起之志

則公之尚友者豈今人所可到哉夫其合鄉國天下之善又推之千載而傳施之一邑可哀也已其配劉氏封孺人閨行勑備後公數月亦卒子褒棻褒褆女一人寶慶元年正月十二日合葬於罌嶼亥山越二年褒褆以狀來乞銘銘曰伊古哲人以識爲貴泮學磨友朝熙夕緝既成鑒燧拔離自集後之陋者質滯而虧學礎非入友盜者隘譬彼荒甓曷治曷耡偉歟德隘可以大受書高屋危芳液在體交匝海區標律在手施於男邦如鄭之僑裁割政輻柔美教條上敬下順踈倫踈罔平昔蘊積蠱一二試豈其管葛同播異地抑或有逢度越不啻冀峯之宅亥阜之墳蘭氣徹戶松色陰原生歿不朽是謂存存

張夫人墓誌銘

初余簿定海宿樓船軍四千與許浦相應援王將吳君英

開治鑄治扎革揉角煉幹凡矛劍刀戟甲兜鍪假面大弓鍋油弩之屬無不犀利精好手援斧鑿爲戰艦百餘艘營部屋廬寸瓦尺壁無剝圮者余數奉檄閱視乃知自嘉定更化朝政清明廟謨淵密雖內地一將無不謹選而咸獲其用也吳君間與余語必及忠孝且道其客黃希呂之賢於是余始獲與希呂交吳君既移許浦又攜希呂以俱齊安之役遄去餘孽未平吳君往成希呂贊以畫藍劃其黨又偕成膠西積勞補進義校尉一日希呂以書抵余使其弟武在京學者泣且請曰希呂不天母夫人竟逝矣古云三釜若希呂等何痛如之往返十數余嘆曰此常何所以知客忠孝者也按夫人大父某父啟姓張氏家平陽逾笄歸同邑黃處士厚之處士孝甚夫人德諧志偶姑晚而喪明易喜怒夫人沐浴抑騷如其意所出藥餌唯謹處士及

其季升之兩宝一娶夫人與叔姒相佐佑恩意周悉不幸繼亡撫其子叔度與己子均教爲成人處士既歿夫人不童肉散其子游四方理長紲短儉內勤外葬其仍世未舉者五喪嘉定十七年十月乙卯卒壽七十有八寶慶二年十月某日祔於處士之塋實桃源里三子長希呂次武次衡二女長適進士鄭去病季適進士孔正大孫男三女一余謂夫人慈養有泣鯉之遺鞠教有畫荻之勤而又同居以治愛躬繢以畢終若是者皆可書余獨因述希呂而以所聞見者附焉銘曰靡嫩不錄維邦之穀靡積不昌維家之祥

處州通判戴君墓誌銘

戴姓著於永嘉垂百七十年矣知盩宦縣事士先始擢進士第臨江教授述繼之與公曾祖中散大夫汎爲伯仲訂經諗史文

辭大振鄉人號二戴先生教授與周博士行己游至歎而狀舍人劉公安節行實則中散筆也同從程氏學故教授亡周博士爲哀詞且銘其墓祖顗朝請大夫知建昌軍有詩名今永嘉誌多其題咏父九韶淮東總領所幹官未展用而歿以公贈朝散郎公諱若水景淵其字少而風姿穎爽玉雪自將朝散愛而名之且遜以己所補官自是（閩本作以）屢舉入調主崇安簿臨海丞知縣源縣或謂選人爲令此無病自炎者公斷然勿答既至則審計度躬儉勤閩土磽而狹賦人多倚陂塘溝洫以備旱歲之備甚而豫鑿四五年著名曰撲竇至期則竇無從索者戶長厭苦公令先占稅而後貿易故督賦不擾而辦帥何公濬下德者歟雖然公之永其世德抑有可述者初公既用大父澤而公之子必聞又遜公澤以授其孫耆壽補將仕郎蓋其家庭一以孝慈遜順轉相浸浹其不以官爵爲一身之私匪待勸詔而

能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公其有子承考矣塔鍾太初張垣次孫頤壽孫女三人銘曰伊毫之譙徙于魏陵嘉祐元符世擾儒英既衍且蕃各爲芳馨公生儒門而有吏聲治辦在境孝友在庭兩澤四世綿延以興我觀海流計影析形既迫於謀亦隘於成胡不有裕鑒此德銘

佛夫壙銘

佛夫戴氏余弟三子也永嘉之俗名子者曰亞某某孫獨余弟梁名子以夫夫者剛立之稱余愛其誼故三子率以夫名佛夫初生其母王氏臨蓐夢入梵室有佛危坐頭嶢然疎眉秀目準道而口方旁一老父唱曰與佛有緣忽寤而胎下矣視其相如所夢纔百晬入孩抱之輒能誰何或教以誦佛合十爪以聽因奇之不復以護養經意侍婢攜抱不謹置之廳石上

有犬過之驚得癲疾藥以保命丹即愈既逾年會鄉鄰有爭淨光山者聚千百衆鳴梆嘯吻聲撼屋瓦佛夫因驚舊疾復動重以吐瀉越兩日死是歲八月余官行都寓其柩於廣福寺暨七載余始來歸遂葬之德政鄉頭陁村和迦隴隴之下有帆游戴侯廟相距百步銘曰孰來而生天地指孰去而死露電似藏於迦陁結梵紀來嘉定辰去以巳厥藏寶慶戊追子辰胄已井子七胎神居岡首佛陁止同我族類錫貤社

詩一首

送項季約赴成都鈐幹呈洪倅 永嘉縣志 三十四

辟奏來從舊所知蜀天萬里去嫌遲清油幕建元寮貴錦領首參小校隨千古淚痕諸葛事十分行色杜家詩益州別駕如相問爲說思君草檄時

文三首

禦邊劄子 慎江文徵十

臣請言天下之大患今殘虜不足慮矣近而可慮者淮孽也遠而可慮者鞮人也淮甸之孽雖逆名未彰而逆節已露我之耕牛則倩容以致之我之戰馬則貿昂價以誘之我之材木則貿以

爲舟筏之具朝廷方計糧而爲之餉廣糴以應其需稍拂其意則起而殺官吏焚城郭槀骨草莽積聚爲之蕩然一得其善言則置而不問夫朝廷不先事以激變誠大體也臣撰之事宜自可非行而不悖陛下與大臣務爲恩言以存其終始申勑制閫常爲之備候其有變而詠之彼之未動則有所忌憚動而欲爲不善則天人共憤而曲不在我矣粗人擾我邊陲西起巴蜀中經襄漢東並淮泗橫亘數千里度其勢未能如是汗漫意羣盜潰卒假託名字游魂竊息不然則所過郡縣驅其丁壯老弱以爲前鋒耳若是者當精間諜以伺之不可聽其自爲去來也然臣謂二者實所當慮而先爲不可勝以待彼之可勝則必有措慮之地矣陛下所恃爲攻戰者非吾兵乎所恃爲保障者非吾民乎今自三衙達於屯駐將帥掊剋日甚借貸之責償差使之

納賂征行戍守反利其死而名糧口券動占虛籍甚者家貲豐餘與夫材力出衆者往往貪忌百計以害之而陛下之兵怨矣自內郡達於沿邊州縣脧剝尤苛峻稅賦之重輸賦罰之過倍楮幣貼入自爲折閱而茗鹽酒麴動致破家甚者和糴城築之類科抑百端朝廷雖給本費以巨萬計反席卷而藏之而陛下之民怨矣兵怨民怨陛下不得而知所恃以爲耳目者風憲之職而已聞有背公徇私竊弄威柄尺牘所馳轅門鈐閣無日無之其營求囑託如神校之陞補椽屬之辟置主將州郡能順適其意則過雖山積且曲爲之地矣奚肯爲陛下言哉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雖有激而云亦末俗之通患也臣不識忌諱位卑言高何所逃罪惟陛下留意自治之策使可慮者不至於可慮天下幸甚

許浦增置左軍記 永嘉縣志內編八 慎江文徵二十三

姑蘇之東枕江而戍者曰許浦許浦之東百有餘里文徵作百餘里港與浦應險阨逾之者曰顧逕實慶元年十一月陞顧逕爲許浦左軍從都統制使吳公英之請也國家中興駐蹕吳會與大朝都壞不同其備禦亦異隨勢緩急非豪傑稔於世故者不足以知之議者但曰守江不如守淮江之守至於許浦則無復遺策矣不知藩牆門屏迭護堂奧愈切愈密故由秣陵而視則淮爲急而大江次之由錢塘而觀文徵作而視則江爲急而長淮次之矧江會於海而海道所通者其經涉最廣文通經作涉最廣海道所今日之事備江所以備海也而詎宜略哉公之言曰顧逕與黃魚埭相望轉斜角越沙窪迤灑抵山東海界此實咽喉之地今但差兵探望動息而已文徵作今但通卒探動息而已卒有警急何以制之遂上建屯

之請條陳（文徵作條析）利害指迷便宜皆灼然實意夫許浦置樓船之師自節使馮公湛移部定海距今七十年矣而顧遙尚爲斥堠之地（文徵作斥塢地）聚尖底艎留甲士五百則溫熙間陳緒撫王駱所雖也其後增五百人以屯長蒞之又增千人以統領轄之雖纔有建明舉半歲而更倏去忽來僑處而戍散居羸止卒非服習器非便利雖（文徵作縱）得地形而人無固志甚非漢臣兵體三章之要公始請募諳海道之人視舊成倍增其數使二千人爲正五百人爲奇正者皆閩浙猛毅舟用巨艦蔽日連雲屹如喬嶽縱有衝突蟻踞不動奇者皆廣（文徵作勢）東驍銳舟多用槳厲波遡瀟疾若飄風平視淼茫出沒疑神又翼之以引强矚張之技濟之以火攻水戰之具朝訓（文徵略戒）夕練殿若對壘而器與人既精矣掘新槳二千扉裨校有牌毬射有場（裨校二句文徵無）易更戍爲奚止是吳君日延諸生執經論難月校季比文義彬彬若吳君（文徵是）

就屯人得安處損道頓之勞忘室家之念（倡道一組二句文徵無）而人與地始（文徵又徵）相得焉是宜朝旨賜渝褒書加獎而卒底厥績也（文徵是）宜裨衙加獎卒底厥績焉（文徵作勗）徐黨則平（徐黨句文徵無）統領張裕亦與有勞至是畢裕爲總軍統制委以經理未幾撤改中軍（委以經理二句文徵無）業皆悅附戎政整修兩屯相望精卒（萬卒文徵作勁旅）熊張虎視雄於江滸焉余嘗竊觀國史（文徵作余謂國史）謂長江之險雖（文徵無雖字）敵我共之而善用其險者勢固在我而不在敵也方逆亮渝盟襲烈豫故計大治戰艘欲睥睨海浙（文徵作瞰海浙）高廟赫然（文徵無赫然二字）震怒召李寶授以北討之略由許浦進發卒奏膠西之捷（文徵無捷字）然則備禦之與進取固無二途也今許浦既成兵而又得顧逕爲之犄角以公之忠亮沉鷙（文徵作卒）其威略直搗犬羊之穴汎掃鯨鯢

者其知當務之急哉余曰子以爲急務信矣抑外以爲急而內疑其可緩然夫明智之士類以學爲飾治之具特不可廢爾非眞以爲急也下至俚俗則徙以虛文視之甚而與子論其眞不可緩者焉余聞教人莫切於行行者日可見之行也今自天子之學達於州郡其師儒之官不過文義往來而其實可見於行事使人靡然心化者影響不接也其上者則以聲望壓之而已而況未必皆聲望之風著者哉獨縣邑之官不然其與民至近其朝夕行事皆在民耳目而著於其心矣夫習見其行事而效焉斯其爲教易矣故觀其周隱卹瘼無濫筈無枉撓則曙不師其仁觀其酌與審取無苛歛無複賦則曙不師其義觀其約節遊邀靜定言動則曙不師其禮觀其明讜號令恪守期會則曙不師其信觀其搜盜剔弊剖曲析微吏弗克欺

敬鄉樓叢書

茲弗克縱則瞷不師其智夫然則與霧士講論經旨必不至僭爲章句而已指授文律必不至僅應格程而已客曰然則在人而不在學乎余曰學者人之寓也教不可無此人則不可無此學矣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此天子之學而文王朝夕焉者也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大國之學而魯僖朝夕焉者也魯從不善者吾改此小國之學而子產朝夕焉者也夫以實意行實行朝夕於學則學容可緩諸不然則懷棟連雲采艧耀日亦無補於治理矣奚怪乎俚俗以爲贅而明智以爲疑也客曰吳君恥恭明銳一邑籍之今將代而調矣故思述其績而寄予懷焉夫惟實行民自以爲得師則是學之新也宜無愧仲秋朔日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浣川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戴栩撰
栩字文子朱彝尊經義考引王瓚說作字立子未知孰是也
永嘉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爲太學博士遷秘書郎出知臨江
軍不赴後復起爲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焦竑國史經籍志載
所著浣川集十八卷按栩有絕句云近來萬境心如洗笑改
斜川作浣川蓋其罷官後所自號因以名集也外間久無傳
本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次釐爲十卷栩與徐照徐璣翁卷
趙師秀等同里故其詩派去四靈爲近然其命詞琢句多以
鑱刻爲工與四靈之專主清瘦者氣格稍殊蓋同源異流各
得其性之所近至其文章法度則本爲葉適之弟子一一守
其師傳故研鍊生新與水心集尤爲酷似中如論聖學論邊
備諸劄子亦復敷陳剴切在永嘉末派可云尚有典型經義
考戴栩所著有五經說註曰已佚今考其說惟謂周禮特周
公大約之書當時未必盡行其立論頗爲有識至於謂詩壞
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由於三聖繫爻彖象之
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編簡之相亂大抵南宋諸人輕詆漢
儒之餘唾雖不存可也
溫州經籍志二十二浣川集永樂大典本存詩三卷文七卷
浣川學於水心此集二題吳明輔文集後敘云頗憶從水心
游每過佳題輒令同賦是浣川於水心文法親得其指授故
此集所存文奇警恣肆雜之水心集中幾不可辨詩則與水
心倡和者尤夥律詩頗近四靈而工麗過之如勸耕題正覺
寺云地形緣水盡湖勢挾山來又云巖溜無時滴松風盡日
來題石龍云鱗甲從人看蒼苔自蘚青題方干墓云葬地不

封秋雨死詩壇空在暮山平送胡夢昱貶象州云此愁欲別
柳邊兩明日初程桂外人非佳句也
浣川集十卷舊假瑞安玉海樓孫氏所藏鈔本重鈔今復
借文瀾閣鈔本校定而譌脫之處仍有無從補正者集外
詩文於永嘉縣志得七律一首愼江文徵永嘉周天錫編得劄子
一首永嘉集內編瑞安孫衣言編得記二首錄爲補遺附於卷末
又案徐璣二薇亭集有送戴文子赴定海主簿詩本集有
定海主簿廳壁記可證栩字文子非字立子經義考引王
瓚說作立子當係文立字形相近傳寫偶訛也中華民國
十七年五月黃羣記

卷一	二	九	十六	棄猶名	名棄猶	正
一	九	十	二三	訓	訓	訓
一	十一	一	五	土	士	士
四	五	二三	二一	采	采	采
五	二	三	十三	職	職	職
六	八	十六	夾注	本燿	本作燿	本作燿
六	八	十六	十五	壁	壁	壁
九	二	十六	十二	緩	掾	掾
十	一	八	二一	海四	四海	四海

敬鄉樓藏書 正訛攷 永嘉黃氏校印

宜秋館逸
錄小山堂
鈔本校
刊

默齋遺稿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提要

臣等謹案默齋遺稿二卷宋游九言撰九言字誠之建陽人由古田尉知光化縣充荆鄂宣武參謀官端平中特贈直龍圖閣諡文靖其集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此本爲浙江鮑氏知不足齋所藏凡詩一卷文一卷厲鶚宋詩紀事錄九言詩四首其前二首即採之此集然所載金陵野外廢寺一

首云池塘淡日蒹葭冷籬落西風橘柚黃此本淡日作淡月橘柚黃作橘柚香聽鄭三彈雙韻子歌一首云眼前猶聽舊歌詞此本作眼中猶有漢威儀均字句小異蓋傳寫者不一本也其餘美人倚樓圖一首溪上一首則均爲集中所不載鶚從詩家鼎臠錄入而此本之末鮑氏又從劉大彬茅山志補錄詞三首從曹學佺宋詩選及橋李詩繫諸書補錄詩六首疑此本亦由掇拾而成故搜採有所未及歟其詩格不甚高而時有晚唐遺韻不涉于生硬枝極其羨靈廟迎享送神曲序記台州司戶睽膺拒方臘之亂甚詳亦足以補史之闕也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費墀

錢塘厲鶚宋詩紀事 卷六十

游九言

九言字誠之建陽人父嘗湖南安撫參議官九言筮仕古田尉閩禧中知光化宰充荆鄂宣武參謀官端平中特贈宣龍圖閣諡文靖有默齋遺稿附考

歸安陸心源宋史翼 列傳二十五儒林三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拭帥廣西辟幕下拭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黨禁方嚴九言詔上元縣明道祠痛譙之聞者壯焉調全椒令開禧初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諡文清九言始學於張拭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 閩書及後村集

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卷三十一

建陽游九言字誠之

前錄提要後有鮑廷博從劉大彬茅山志曹學佺宋詩選及詩家鼎臠橋李詩繫補錄詩九首勞氏丹鉛精舍又從天台續集補輯登巾山七律一首從方輿勝覽補禱雨辭并序從景定建康志補建康府學御書閣記明道書院記安撫僉廳壁記江東安撫司親兵塞記又從金陵新志補能仁寺佛殿記凡六篇按劉后莊詩話載游默齋序張晉彥詩云近世以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往往音節聱牙意象迫切其議論太多

失古詩吟咏性情之本意後村謂切中時人之病益可見先生之善於論詩并以見文之散落尚多也有學林堂勞權蟫盦三印

三宜秋館

詩

圖鶴

擲米不盈掬羣雀下階除昂昂圖中鶴飯糗不可呼
嬉翔白雲外飲啄青山隅日沒烟水鄉風颸翎羽舒
羣雛汝自況乘軒我何拘秋原忽清唳杳杳聞碧虛
志士甘水菽三四羞猿狙寄語飛鳴侶悠悠差自如

烏鵲

鵲烏鳴屋山平生不爲惡乾鵲噪庭樹一世常牢落

安有喜凶災凶災或無作身貧乏名譽屋漏無愧怍
春風擁黃紬聽汝相嘲謔禍福心悠悠曲肱常自樂

聞蟬

悄悄山郭暗故園應掩扉蟬聲深樹起林外夕陽稀

秋雨歎

戊午七月陰氣寒重雲低濕天漫漫高簷流瀉下簷
溢旅人愁絕居人宛市井滂沱豈足計老農涕泣猶
辛酸兩年巨川舟楫亂田菜風過生微濁會稽湯湯
鑑湖水黃巖移徙陶家山積骸荒溝如敝屣罔生骨
立皮膚乾秋來黃雲蔽滿野瘦妻弱稚期朝餐誰知

造化不可料恩加魚鼈嬉禾田日光弗覩動逾月瓦
鳴晝夜愁珊珊安得長梯掃氛翳雲漢萬里清光還
腐儒撫事泥災變頻搔白首空鬚鬚

遇雨

一雨催時節微涼暑氣通天青雲澹薄山迴日空濛
犴圖多餘暇草編足細窮却思爲宦拙閉處得秋風

暮春

已過清明穀雨天燕忙鶯嬾蝶蜂翻風和日暖才三
月花落春歸又一年得意自應談事業有懷誰肯卧
林泉荷鋤帶月行歌處付與孤踪百世傳

春色

夜色正幽悄夢回常自悲悠悠節物改冉冉心事非
兒嬉意不足搔首忽成絲炎寒扇洪罏豪簷日煎治
冥鴻戲雲路蝸蝸蝕盲卑功名難力致志勉與心期
旦晝多營營至此盍停思誰能澄夜氣一息存端倪
五更百慮起嘹嘹聽啼雞

新作盆池戲書

瓦盆片石壘青蒼興入湖山寄小窗細看綠鱗無限
樂不妨斗水學西江

引鏡

引鏡忽自照山野良足嗤定無貂蟬冠罩此麋鹿姿
寒飢走世路鬢髮胃蠶絲歸來頻自歎久別舍前溪
輪與傍鄰子釣舸弄紋漪空懷萬卷富共歎三緘敬
秋原山杳杳脫葉風披披早路已相失了取桑榆西

聽鄭三彈雙韻子歌

寒窗積雪生虛明玉壺風折層簷冰朱霞秀色妙公
子理弦燈下高亭亭遊絲雨雨挂孤月雙聲應手無
留停月寒坏戶砌蟲泣雲凍出浦邊鴻征蒼蠅撲紙
窗欲透螺贏穴桑兒未成琵琶寬詳雙韻切含淒盡
向弦中說酒酣疏綺雜娛嬉誰道壯夫心更折一從

氈毳被河山學得聲容難辨別鷓鴣金屋沸歌吹鼠
頭竇陌行轝帳帕腰慢舞作彎弧捉耳醜觴真折齕
眼中猶有漢威儀鳳韶豈獨銷虞時罷彈三嘆寢不
熟風定寒江靜夜悲

讀道書作

巖居秉貞操所慕在玄虛清夜眠齋宇終身觀道書
形忘氣自充性達理不餘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迹拘
至樂在襟懷山水非所娛寄語狂馳子營營竟焉如

金陵野外廢寺

寒花窈嫋憂頹牆古寺蒼苔晝掩房犬吠屋頭山杳
杳蟲鳴階隙草荒荒池塘淡月兼葭岸寒飢走世路鬢髮胃蠶絲歸來頻自歎久別舍前溪
柚香六代江山金碧地斷碑留得管興亡

題上藍西堂秀老壁

槎牙此老是枯松稍破寒窗百病攻贏得雪霜皮骨
在幾看桃李謝春風

讀法華經示巽上人

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汝師釋迦文深欲警羣癡
有如優曇花可玩不可持瑤車駕大武火宅鳴狐狸
中道息化城寶坊須竟跻將令脫塵網誘說華多辭
吾事不須爾父子相恬嬉常行存日用妙處參天倪

一性本昭徹春臺自熙熙汝亦有父母棄去他人依
免懷報何日敬養終無時先靈爲餓鬼由汝身披緇
如云識此心有生皆秉彝謂升兜率天無路誰能知
試於清夜闌回首誦吾詩

義靈廟迎享送神曲 并序

宣和二年冬清溪民方臘嘯聚首破睦州二浙震動
知台州趙資道通判李景淵聞亂憂顧官吏騷然獨
司戶曹事睢陽滕侯膺力陳備禦守與丞迫大義不
敢違然咸無固志侯乃爲書別父母兄弟遂議大脩
城守且議曰州崴發漕司糴本爲緡錢十七萬半猶

未行姑留弗遣諸邑秋稅應折錢者輸米守勿任漕
責侯請身之軍儲遂充乃擇胥吏隸役營壁子弟聚
而教習號忠義兵復慮細民無賴或餌於寇盡擇市
廛游手名役而實給之報益急郡寮洶動欲行侯謁
守請止之通判遽言戶曹忠矣如衆論何侯責曰大
夫世列顯貴荷國深恩身按察而首亂階可斬也丞
色沮竟先出其孥守閫已遣由是傾城士庶讙囂四
出侯不能禁獨召所給貧細諭以利害貸兩獄罪囚
令其立功皆感勵願從三年春仙居民呂師夔應賊
導之破縣報至守丞遂奔侯慮惑衆斬死囚十三聲

言某官以下棄城皆伏誅矣師夔水陸並下蔽塞川
野城上望之危懼欲變侯誓於衆曰城之存亡卽某
之死生也上天監之廼晝夜乘堞用寧衆心凡攻城
日盡破其機械賊失利退一舍據招延寺侯慮戍及
原野命開門取遺亡官吏及士民數萬歸曳柴負粟
益修守備師夔果悉衝委之旅號十九萬復迫城侯
親執弧矢連殪二酋闔城奮呼出戰師夔寇溫州更
遣舟師梁忠陳禧追襲溫人喜開門迎之朝廷命將
始至然侯所上功皆聽守丞歸爲狀己弗自言而溫
州之捷復飭二校遞功王師於以見侯忠厚不伐非
競功者時姦臣閹尹用事守既逃罪丞以熙豐故家
貴宦遁結反得進職就緒州符侯僅比捕盜七人之
賞改京秩去爲衢州司錄事守貳同時而賞亦異章
況侯之功乎是時郡士潘君大年陳君師恭與侍郎
陳君公輔序記始末皆有因人成事之嗟羣情可見
矣台人遂自爲辭題曰滕戶曹焉後北騎亂華所至
紛擾侯貳政淮甿翦巨寇保陳州及居憂南京士民
遮使者願起侯少尹卒捍敵圍應天之人祠之名堂
清忠潰淮西復破虜於蔡州人祠之名堂忠惠蓋仗
義不一獨台州守貳棄城爲曹椽可去而不去卒以

死守使虜犯京師而見用於朝不肯以堂堂社稷與
人必矣夷考宣政之末縉紳最盛侯僅以一官之微
保全四郡所活生齒不知算計彼平時荷寵光踐中
外艱難之際竟何之乎而侯自立功後勸進大元帥
於濟州反以遷都廷爭五事見嫉時相廢居與化旣
還無室廬可棲台之父老迎置天台卒老死葬焉世
事又可勝嘆乎廟祠戶曹逾七十年紹熙己酉適進
職者之孫踵來貳郡乃增繪其祖更名雙廟邦人訴
於朝隨卽撤去得正舊像賜廟義靈繼室趙夫人猶
存邦人復走千里併其孫仲宜迎居廟傍侯之烈久

矣亦知古之士大夫之不忘德也嘗慨天下之事那正是非皆可易位惟人心不可厚誣是謂天高地厚立人極而不昧倫弗恃此則古來儉佼得志變亂白黑多矣守城之績可卑尸曹之廟可褻台人之心誰得而移之增廟子孫亦欲光其祖君子勿罪獨深慨當時姦臣盜弄國柄不過營私安知積欺不已馴致靖康之禍九廟震搖萬方流毒豈特一州而已宣不痛哉某客丹邱覩邦人歲祭乃作迎享送神三辭俾祝巫歌以侑觴辭曰

北固山兮朝暉蓼鼓奏兮吹篪盼夫君兮來止紛老

稚兮扶攜欵芳聲兮薦豆君弗語笑兮我懷淒聊相

羊兮引酳慰我願兮無違

青溪煽兮氛妖洶二浙兮波濤花石棄兮江南驛騷

匪伎好亂兮生不聊欵章莞兮同嘯紛醜類兮江皐

懇精誠兮上天哀萬命兮孤墉屬橐鞬兮奮厲忽並

殪兮兩兕嗟我父子兮耕農何以報德兮雖孝與忠

千齡萬代兮子孫之從

巫覡醉兮君馬嘶風雲驅兮吹靈旗凌浩蕩兮將何

之山靡迤兮白鶴飛晨晞兮望君歸君遊勿遠兮

我民之依山阿寂寞兮煩陽西（白鶴山有侯別廟）

訪薛道士不值

三茅俯千山杖藜山氣佳來尋薛道士空戶鎖烟霞

微霜染紅葉晴露泛黃花舞逐西風去湖水夕陽斜

冬雨不止

忽忽時節改白日蔽光暉重陰潤九野小雨紛微微

蒼山寒氣深高林霜葉稀田家秋成意落落秉所期

曠望獨興懷戚戚愁寒飢事至當復遣且掩荒園扉

文

黃遵甫字序

余嘗侍坐於外伯父尚書黃公公游氏出也其母夫人於余實爲祖姑先大父晚就醫昭武因小愈焉實與尚書爲鄰尚書狀貌巖然視瞻端靜其坐如山其行如引繩語音鏗戛如奏金石凡燕私對妻子與盛服揖大賓無小異其接後生晚出雖沈靜寡言而衍衍和樂之意德容藹然可親而不可狎後生望其威

儀皆不自知欽祗而心畏之尚書初非有壯聲厲色加之使然也余頻年客游四方所閱鉅人偉士多矣其天資高亮襟懷洞然學問宏博固多有之而正襟肅容終日不慢獨未見如尚書者今世學士大夫試使危坐食頃之間往往筋骸倦曳辭氣昏情忽焉不自知其收斂之不至夫然後知尚書之爲難也戴氏禮曰君子有終矩之道焉爲其言行足以儀表一世而爲之軌則也夫矩方物方則必正尚書之德蓋有進於是者外兄仲本功子曰榘今年始行冠禮求字於余余曰正者榘之字然尚書之懿後生不可不聞也榘乎榘乎能遵乃祖之懿而效法焉其爲學蓋庶幾矣請字曰遵甫雖然人之爲德蓄諸內必見諸外若形影然未有貌恣肆而人整飭者尚書生平孝友純厚故德之形見者如此非飾外而罔內者所可及也遵甫勉之

張子揚字序

人位天地之間陰陽所賦其一性之善初蓋均也惟其氣稟有剛柔利鈍昏明緩急之異參差不齊而賢不肖始分人固有剛銳明決高出萬夫之表而不免強戾恣睢意氣失中者剛決之過則然也亦有溫柔

愿慤拱手循循或至委靡不競世之姿質其得中正者既難若是及夫誘習所移流而爲惡則又有甚焉聖賢之設教察其偏而矯揉其氣稟救其流至日懲忿窒慾者求返吾性德而已矣夫善惡之在人常對爲消長若持衡然首抑則尾揚不爽毫分方其微也弗能自克及其流也豈可勝救而君子小人之判決矣古之學者察吾資質之偏病而於善惡之抑揚也深致意焉余友張野夫有子始垂髫神氣爽發利眸子瑩澈乃翁愛之每指示坐客曰是子也不憂其愚所慮者鋒鋩過銳耳名之曰抑俾其壯也思焉余祝之

曰美哉愛子之意乎抑其情欲性德必揚有嚴其身令名必昌天下無忝肆而爲成人之理野夫愛子若是異曰立身揚名光顯父母則今日抑之乃所以揚之與宜字曰子揚野夫曰允哉釋名之義乎其遂書之俾無忘吾子之言余曰諾哉

童氏子去疾字序

故人童氏子曰去疾請於余曰始名祁之後入庠序偶更是名願有以字之余曰凡人四肢有風寒燥濕之攻者皆疾也而心志之間偏私邪妄之起亦疾也已名若輩曰華明柔矣今其既沒汝安敢忘而余安然風寒燥濕感於外去之爲易偏私邪妄作於內去之爲難外之疾去則身康宣內之疾去則心康宣請可易哉其爲汝次之長曰伯華華必務實命之曰全字曰伯康伯康勉之此八物者世人皆有是疾也願先去其內者焉斯爲學者矣

李氏子驤字說

馬之行地曰騰驤取其駿駿載驟曰進無疆也夫人之爲善倘亦如是騰驤焉其進豈易量哉焉之進可至千里人之進可達聖賢中道而止不如無進李氏外兄之子曰揚孫謂其名不自勵也求易之余爲名之驤而字曰進夫蓋嘗觀之視鞭影而奔者驊騮之子也策而進者次也倘戀逗遲回屢鞭不前雖有良樂末如之何矣驤其勉之

黃氏三女甥名說

黃氏三女甥笄將適矣求字於老舅游某因思曰古之女子罕用名著若姒任姜姬皆氏也大畧不名再思如曰姜嫄曰簡狄曰戴已說者固已爲名號則是古嘗有之矣漢以後若班氏女昭蔡氏女琰蘇氏女蕙以其通習文墨又皆有字焉去古既遠語言漸廢況今世乎名而字之或存訓戒亦可也雖然而母固已名若輩曰華明柔矣今其既沒汝安敢忘而余安可易哉其爲汝次之長曰伯華華必務實命之曰全字曰伯康伯康勉之此八物者世人皆有是疾也願先去其內者焉斯爲學者矣

上官氏女甥名說

上官氏女甥適黃氏子煒而煒亦余家出也既嫁矣行猶然矧居閨內乎次曰季柔柔者坤之德而婦之本也其曰德本鳴呼觀而母名若之意蓋有在矣余著其義無它卽而母之訓申之也三甥志之

眞次曰仲明明不欲曜命之曰貴韜是二者君子制

釋經者謂以和爲說而無所偏私說之正也女之適人能和說其家剛中柔外既不失正又不過嚴則用之輯閨門睦姻族乎內外其爲吉也孰大焉爲名以貴和而字曰吉卿汝歲時歸寧也見適翁而問之

過楊忠襄墓哀辭

建炎己酉金人寇江車駕幸越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鎭江左前執政李棁供饟事顯謨待制陳邦光守建康充懦不能戰閉壁莫敢出充與麾下數千人降金北去金人建康棁先降邦光亦降通判楊公邦乂獨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宣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授

其僕曰持此以見志吾死矣棁邦光擁公上馬野次俱見金酋四太子者命之拜公叱曰我不降何拜衆莫敢迫縱歸明日遣其將張大師諭公授以舊官公以首觸階所求死虜大驚止之徐曰公所見固高然勢已去矣第歸審思之明日復來公亟移書其酋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又明日四太子鴘二降人於堂上樂作召公立庭下公注視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桿城賊至不能抗又不守節更與共宴樂尙有面見我乎金取幅紙書死活二字謂曰無多言卽欲死書死字下則顧旁吏有聲筆者躍起奪

而書曰死於是衆皆動色又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公遙望四太子遂大罵若以狄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萬段尙安得污我虜怒使人疾擊梃交下公罵不絕口見殺剖腹取其心明年金去州以事上聞詔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卽死旁爲墓立廟諡忠襄公吉州人政和乙未進士後六十九年建州游某爲吏

金陵再拜墓道嗟嘆而爲辭曰山雲起兮陰陰木嘯風兮蕭森冒荒榛兮顏隧野鳥怨兮清音噫丙午兮曼安藹縉紳兮多盤繫苞桑兮弗戒諭舊好兮開邊邊釁生兮召戎須大地兮塵蒙粲承平兮百載葬夷門兮廟宮我踰邠兮梁山蛇薦食兮江千擁貔貅兮首鼠紛雅拜兮後先公獨立兮慨陳人自靖兮此身寧爲鬼兮趙氏骨涅淄兮虜庭有體飼兮苟哺弗自知兮貌顏握玉麟兮拜犬豕曾莫顧兮私情豈曰余兮獨死汝尸坐兮偷生振英聲兮階下氣烈動兮清寧名義兮身世九鼎重兮一羽輕翳翳兮幽藏頹陽照兮山荒髮毛爪齒兮一世同腐廟貌圭衮兮千古之光春秋兮代謝勿替兮蒸嘗

送竇君入閩序

余方少時讀太史司馬遷之書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心竊陰其疾世之深以爲天下豈皆爲利者哉及壯而出遊四方凡耳目所接與心之所歷紛紜擾攘卒歸一轍回誦司馬遷之言未嘗不慨然以悲夫農耕於野工奏其技商懋有無與夫釋老之流所以養人而衣食者姑曰爲利猶可也至於古之士者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得其志行乎其位以膏澤四海不得其志行乎一身以著於家庭所謂壯而行者豈必皆得時得位哉得時得位利祿固在其中而非幼學壯行之本意此六民者大畧如是獨爲士者決非可以利言也後世師友諸說不明誦其詩讀其書自毀齒

垂髮蓋已爲利而學矣讀書者所以決科目也修身者所以取聲譽也卑陋者徇子利而忘返高明者墮於利而不知紛紜膠擾而義理或幾乎熄矣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拔於世其有不爲利而專徇義理者則共笑以爲迂闊嗚呼利之移人至此極哉余去年來官京輦篤庫之卑門外車馬憧憧往來無過顧者以非利之所在也鎮江賈君文卿素不相聞忽以謁入心固疑之坐頃問其所需則曰吾安居里門未嘗遠遊且歲時臘享有以自給閭子閭人也子之鄉有晦菴朱先生者願往見之因一遊武夷九曲而歸足矣經從於是一見吾子又何以需爲余喟曰君生平遊不出里門今乃無故走千五百里進不希名退不

規利君其迂哉求師問道雖古之學者所常行而居今之世眞迂者也客去良久不覺愀然自失余今官於是不過利微祿耳奔走於馬塵車轍之間每旦隨羣入局瘖瘖聚食有懷不得舒有口不得言晡漏未盡即分散四出搖曳破輿窗閉不敢啓以爲例應如此暮歸踽促坐僦舍中囂塵淤隘無數寸隙地可以容足吐氣城外跬步西湖巖有山水不得屢至至亦不得久留回思向來客走江漢登萬山臨襄河過荊門滌玉泉蒙井之幽涉渚宮縱觀龍山蜀江之壯偉日遊廛市尋北方歸朝武夫猛士與之杯酒言笑開口吐見肝膽無所忌諱顧視今日折還縉紳之後規規如畏眞使人慨然以悲平生狂疎自信本亦無求於人然竟爲飢疾所驅貪微祿以至於此其視君不遠千里求見先生名儒探尋山水之幽麗此行何啻登仙雖日今人以爲迂而古人亦豈可多得哉然余聞之人之一心明徹精粹纖翳不留其好善惡惡無所爲而然者良心也及長而交於外物則誘而昏之利心一萌雖爲善亦人欲耳其去道益遠今君既無

名利之感其樂善之意不由外誘此正厎心之本然又見先生名儒指其用力之要以自求其厎心復其所以明徹精粹者固易爲力異時天理廓然清風滿襟有以自樂于此世則人以爲迂者又遑惜哉予廢寃之交失其本性不能決去林野以遂其所欲緇塵滿衣日懼其昏也於文卿之行賦白駒兩章以送之首章以屬君卒章以屬先生而皆以寄余之悲焉建安武溪游某述

送林成已序

某總角時誦習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句讀之師教之曰容色必莊視聽必正語言簡靜而行步舒徐某應之曰舍是則心志不定讀書遺忘是謂不固師喜曰孺子之言是矣幼學所對雖未盡也然今髮已種種終有愧於此言盍心者一身之主也四肢五官心之役也心畏拘檢則容不莊心悅紛華則視不正習戲玩則言不期喧喜便捷則步不期亂當其不莊不正或喧與亂也試回思之此心何在哉學者學正吾心而已矣學者而猶不能正是謂不固靜其中可以齊其外制其外亦以養其中此內外交養之道然先自內始矣予友林成已年甫冠文筆犀利

老成退舍固不患其鈍且遲今當隨其兄將毋之官也求言爲別且曰必箴其病異時將驗之某不能知成已之病也姑自訟其身之病以告之

送朱景淵序

慶元乙卯某官金陵得友三人金沙之林金壇之劉景淵朱兄其一也維國資敏明且勇於爲善某氣昏惰得所學焉平國剛方遇事不撓某多顧慮得所學焉自知其質如此其柔弱矣又有時而急躁或妄發不能制則審詳寬裕之德於景淵乎取之是三友者亦不余鄙過從獨親人皆知三友之惠我也而不知

說爲是與非則景淵用力進矣

送趙主簿紫芝序

唐人裴行儉有言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某愛其說簡而明足以盡觀人之法蓋士之所能多端惟無是物焉則卑陋簡淺雖有才華術畧亦罕足觀矣有客聞之曰倘如所言則趙君紫芝其殆優乎紫芝主簿上元嘗因所職建某事合乎義理教化而不合乎世俗之好紫芝不揣於利害其器則遠而識亦明矣余曰倘如所言或親故誚其迂拙上官惡其違戾則紫芝何以處之客曰不知也吾見其無顧慮無勉强意試爲一言以與此間同志審其是非而試評之夫人之一心清明完具無纖毫翳蝕此天命之本人人皆然及生數歲稍知物欲則爲所誘而清明之體遂爲思慮所蔽思慮日多一日清明日蔽一日自此而往物欲既多思慮亦擾見諸行事而君子小人遂分矣小人勿論也爲君子者亦不過講習詩書孝弟忠信之訓抑其情欲不敢過失而已其於本心依然未明心既未明則雖所爲時能暗合於道不能保其皆不背道所以後世君子德行事業不大光明者以此今紫芝固有短縶不銳者及乎利達不逢富貴不來几吾有欲皆沮而也吾人行已倘且行其孝弟忠信終身寡過猶可也然不可恃也人之爲善既不明其原則是中否冥行而已隨時所尙姑取利祿亦可也若曰大丈夫生乎此世明古今治亂之原識聖賢千載之心得志而行則不止位貌崇隆自以勳德爲世所尊不得其志則安得而增損紫芝文華器識固應近道必自知此無

答滁州范楷秀才書

辱承惠書深見不恥下問之意凡聖賢之要語近出儒先示人之大方來書備矣然今世學者與時不同大畧皆知聖賢語言名數等級而知道不如昔人何也未嘗以心驗之以身體之空言無益故也敢因盛意試爲一言以與此間同志審其是非而試評之夫人之一心清明完具無纖毫翳蝕此天命之本人人皆然及生數歲稍知物欲則爲所誘而清明之體遂爲思慮所蔽思慮日多一日清明日蔽一日自此而往物欲既多思慮亦擾見諸行事而君子小人遂分矣小人勿論也爲君子者亦不過講習詩書孝弟忠信之訓抑其情欲不敢過失而已其於本心依然未明心既未明則雖所爲時能暗合於道不能保其皆不背道所以後世君子德行事業不大光明者以此今紫芝固有短縶不銳者及乎利達不逢富貴不來几吾有欲皆沮而也吾人行已倘且行其孝弟忠信終身寡過猶可也然不可恃也人之爲善既不明其原則是中否冥行而已隨時所尙姑取利祿亦可也若曰大丈夫生乎此世明古今治亂之原識聖賢千載之心得志而行則不止位貌崇隆自以勳德爲世所尊不得其志則

無俟富貴自以俯仰光明合德天地此則非口耳之學所可能也是以先儒教人篤其物欲澄其思慮號爲主敬主敬者此心常存不馳騖于是也雖不馳騖而防閑抑遏復不可遏則心中多事不得其正久亦忘之來書言勿忘勿助長之屬也既不馳騖而至於忘又不遏抑而至於助長則此心常在一日私妄消散則清明之體自見矣不於忽忘勿助長之外別求實見也雖然自有志於學者言之始也助長之病爲多此學者通患亦大戒玉棄之故其終也忘之病爲多此學者通患亦大戒

也勿迫勿棄優游以養其存行之既久則所謂心者吾身中之靈也安有不見其本體者乎識心之體是謂知道試思之

再答范秀才書

比承惠書觀味語言却知曾用體驗工夫甚以爲喜書言驟然整頓逼迫復過不見所謂優游氣象只此逼迫隣於助長矣優游氣象無所別尋既不逼迫又不惰忘久則自然優游優游則存矣存之既久一日脫然私意消散本體昭融斯知道矣然勿萌一心待其昭融工夫至到自然有見又云屏思慮絕事物身心將置之何地此釋氏所以爲異端此語却有些病試更體驗吾人亦有無思慮無事物時身心在何地乎後便見報又云即事即物動一思慮不爲事物所惑則處萬物皆有主宰此不可輕言學者惟其一心永能主宰是以逐物而去正用功之時也

答游徽秀才書

幽憂杜門早閒儼然辱臨且惠書不忘宗盟之好而加以誘借獎飾之辭此意良厚何敢當也顧譜系殘缺未知昭穆之序彼此不敢遽辨尊卑耳吾宗自鄭太叔以來視他姓最不繁衍入司馬晉以至南北朝

見諸史籍者不過三四人皆無大勳業興起宗緒綿延至今寂寥若是可不懼哉雖然功業固無待求也使吾宗人散居四方其從學也皆慕爲士君子之行其農耕藝賈也皆爲善人傳之不絕使游氏號於天下每爲善姓如是足矣聞敬仲顏亦世游凡四方與吾同姓者其致余言而告之使轉相勸勉此區區之心計吾宗有賢者亦當以余言爲然也少須求見以

謝先施

顏譜

周衰五宗九兩之禮廢久矣五宗廢則世緒益亡九

兩廢則宗族不繫斯民去其邦邑散無所統者豈特一姓而已哉五宗九兩廢而族不聚居此廬井田壤而民不生聚學士大夫不忘其先者有氏族之譜存焉耳唐初高祖太宗驅羣雄以得天下老圭竇者或倣高門奮鉗徒者或建大旆時君惡夫故家之自崇而輕我之爵祿也取氏族之說一槩而非斥之當時一言不過怒而末勝孰知有流弊陵夷至於唐衰譜學棄亡盡矣嗚呼矜其門閥不足尚也而其流至於遺失宗緒可哉士之出於千載之下區區欲本其所生以支綴其宗族者無他姑自養其孝弟雍睦忠厚惻怛之心而已矣此學者述譜之意也游出於鄭而今之望以廣平馮翊者或以為司馬托跋之世嘗盛於其地耳或者又因其望之同乎宋也則曰得姓於宋公子游凡此皆以氏族廢而遷徙不常無足多辯而某之為譜也獨深有意焉自宗族之恩缺而民不知親其親自貧富貴賤之勢相軋而親親之恩愈薄異姓之人卒然遇諸塗利害氣勢莫能相及其懽愉憂戚眞無所與而為同宗則友不然踐而卑者或陵之富而貴者或嫉之因其陵與嫉之心生也而宗族以睽至其極則兄弟不相能者多矣昔高齊及宇文得之不欲使安德王

於吾宗之意也吾之祖自唐末居此至某之身十一世而某下復三世矣合十有四世幾三百年枝葉扶疏盛衰相忘而途逢莫辨某從親遠遊幽憂而歸因霜露之疚懷而目吾宗也深有懼焉則詢之遺老稽之殘牒自十世而上凡官稱名字妃耦卒葬幸有得則皆錄之而不忍遺以著吾同宗之始終固未暇嚴其所生而釐其所旁出以為立譜之法也然得某之譜而續之各本其所生而自詳其下固無病其今譜之繁不害其傳之無窮使吾宗人觀此圖而明其父兄伯叔之本同良心油然而生則夫孝弟睦雍忠厚

惻怛庶幾可作是某區區之心也而法之繁簡豈暇言哉嗚呼人心之散久矣親其親猶或忘之誰謂觀其圖而可以作其孝弟忠厚之風然吾固曰夏心人之所同固其空言而動其良心溯其本支或有興焉未可忽也某嘗侍坐於族兄仲華鄉先生爲言大父大中公久宦而歸途逢一叟問姓曰亦族人也問尊卑曰若以序言叟忝兄也惟其賤加貴不可耳大中喟然引咎延于家庭拔而更而拜之嗚呼以大中之德而拜其宗兄不足多言而世衰道微目之所擊多寒心焉前輩長者之風未可忘也故陳其續

譜之說而附以大中之遺事此又某有望於吾宗學者之意也

游氏世譜

游以氏見春秋之世者三晉周鄭是也按左氏傳魯莊公二十四年晉桓莊之族逼獻公患之與其臣士薦謀盡去游氏之族僖二十四年鄭人伐滑周襄王使大夫游孫伯如鄭此見於晉周者鄭文公之庶子曰蘭其母燕姞夢天與己蘭因名之是爲穆公穆公支子十一人而爲卿者七號七穆公子偃七穆之一也偃字子游其子蠆字子蟜楚字子南昭公元年楚以罪放於吳不知所終獨子蟜之子曰吉曰阪論語世叔討論之左氏子太叔美秀而文者皆謂吉也古者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卑不得賜姓世子傳嫡相紹而支庶稱公子公孫公孫之子用王父字爲氏故子太叔始用王父之字氏游而晉周二族莫知其得姓之自且其後久矣無聞惟吉子遨阪子良見於經傳且偃蠆吉遨仍世相鄭至戰國鄭仆于韓世緒始不續今之言游氏不敢本晉周而本鄭公子偃者蓋猶有傳故也以鄭言之實姬姓矣周之季楊里子有客曰游騰西漢藝文志有游棣子著書一篇自秦漢曹魏更數百年無見焉至西晉時始有豪於金城者與麴氏敵西州諺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望青門北望朱樓其仕於時有楷爲金城太守遷梁州刺史有顯爲司隸校尉而刺史與司隸譜世不詳西晉衰居廣平之任城者有子遠剛方忠智仕劉曜位大司徒有邃仕慕容廆號稱股肱有綸保苑鄉受幽州王浚爵命其兄統爲浚司馬有欽馮翊人存堅敗據潁陽自統而上皆言廣平人亦不能知其昭穆也逮托跋世任之游猛盛曰雅字伯度仕太武累官秘書監梁郡公卒贈相州刺史謚宣

侯子僧奴孫雙鳳皆襲爵而宣侯之弟恒其子曇護爲中散遷典侍令贈肆州刺史同邑又有樂浪太守鱓仕慕容熙樂浪生玏仕馮跋假廣平太守廣平生明根字志遠宣侯從子弟也性清約綜習墳典仕魏屢進讜言位儀曹尚書大鴻臚卿封新泰伯歷官內外五十年年踰七十致仕又起爲五更賜安車給上卿祿國有大事璽書訪之卒謚靖侯子兆字伯始襲封終尚書右僕射謚文貞公子祥字宗良襲新泰伯位國子博士文貞清貧儒雅方正之操時人服之方明帝之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

並加封而文貞亦加文安縣侯獨辭曰子紹父爵禮也卒不受及博士之世明帝以文貞昔辭縣侯復欲封博士博士守又固辭論者高之文貞爲廷尉時宣武嘗有所勅文貞執不從曰臣安可曲筆也及元乂將害太傅清河王懌公卿畏乂皆失色順令文貞獨抗不可至是明帝又追論文貞清河之議封博士高邑縣侯高邑卒謚曰文子皓字寘多襲爵終侍御史蓋自樂浪太守六傳至此世系又亡隋史有靖侯玄孫果爲曾玄之玄或姑以遠言之乎游自得姓以來獨此八世爲可考而中斷勿明復不敢支綴嗚呼譜緒散亡真可歎也侍御有弟曰安居仕高齊亦襲新泰伯靖侯叔父矯歷濮陽鉅鹿二郡守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冠軍之孫馥爲國子博士博士之弟思進尚書郎中史牒所載又止此魏志復有郡功曹毅字幼齊生子楚字子元爲隴西太守以功封侯高

齊有相州長史京之生女爲神武妃見謂有德又有中書舍人詮之見于南史此皆散在簡編不可攷輯者也李唐之世與隋齊魏相接而廣平任城之族又微有曰仙芝曰奉寰僅爲裨將無勳名可見寰之子曰霈開元中桂州都督平廬節度使見襲頴慼運圖耳又不知此三君果爲廣平任城之裔否也唐至五代三百五十餘年登科記僅得九人曰山甫曰乾晦曰芳曰溫曰升伯曰蔚曰恭曰震而五代一人曰邵又隱勿顯唯九國志列傳載恭字夢得建安人以文才見推爲楊行密知制誥卒子簡言字敏仲仕南唐位至太守煬帝使元督運黎陽引大義責楊玄感玄

李氏累爲翰林學士輔後主爲門下相子猶泣千牛備身自此入木朝矣某居田間無多文字可以稽據蓋自左氏而下尋繹史傳所得者止此至於稗官虞初雜記與夫古之言氏族者無暇盡閱雖然大畧具之矣自先君朝請逆數而上十世祖匹始爲建州建陽之長平里人匹生吳仕爲鎮使始分二支其季某生二子季曰廓廓三子仲曰惟惠惟惠二子季曰正卿正卿二子季曰宗元當仁宗世州舉進士上南省有司首選之是時廷試猶有黜不盡取公見遺而歸早世以兄聆古之子軾爲後是爲某曾大父隱居勿

曜賦詩飲酒徜徉武溪之濱姿豪逸而不談人過爲詩清勁而不刺一當時之事兄弟三人友愛皆篤曾大父名雖出繼而省元兄弟未嘗析居故三人終身亦不異食鄉老至今誦之里有三惡少荷戈醉行里閭駭竄公見之曰何哉曰某氏子抑吾氣莫能伸將殺之公曰殺之能免死乎曰不能然則何苦至是少年悔公語某氏子善遇之鄉人以是化其德所居號梅軒月榭而自號武溪釣翁當世文人達官多過其廬公與之飲而未嘗出也其詩曰一江短艇橫青天浩浩白雲行逢窗醉卧兮非獨醒不知夫軒之與冕孰念夫功之與名歸去來兮一竿月明其風致如此

生二子季曰其藩卽先君之考也德如武溪而委粹和宣和間居太學上舍太學之士尊師之登戊戌進士第歸邦邑邦邑之士尊師之在太學時從遊者後多至宰相待從公淡然不往求也終朝奉大夫後贈大中大夫有二子先君嘗家嫡也紹興辛未進士終朝請郎此某本支也然獨詳何哉譜者某所述而知吾之祖爲詳故也其始祖而下派分者自別著焉聞之故老四世祖諱某者歿於雍熙四年自雍熙丙戌上至太祖受命纔二十七年則始祖自唐末居長平無疑然莫知其所以徙雖曰知制誥父子爲建安人不敢指之爲祖者以時考之蓋先之矣嗚呼寥寥千載宗緒綿延迄而數之可推者僅十世孝子慈孫之心寧不悲夫故良集歷代之書以爲得姓之傳其十世之譜有所論次者見諸後述

送游子正歸蜀序

人之生也始於父母之身旣爲兄弟又爲孫子自是以往其傳寖分矣寖分則情益疎久之相視爲路人矣有能回首思之凡我族姓實均受氣皆同厥初惟其久而寖遠也寧不惻然而悲乎庚戌辛亥某居廬

茹哀之隙懼其若路人也嘗爲宗譜矣癸丑出遊江淮客金陵而吾子正適以命召出蜀過焉初丁酉戊戌間某爲涪陽獄吏而畏齋制機過之問上世之事言靳州暨察院嘗拜兄弟於淮之南靳州則制機大父而察院某伯祖也以齒次之某拜六兄於九江而子正篤於禮義又自言畏齋親則季父而學則師友屬其來江南見尋子正復拜某於金陵某雖甚細以世次不敢辭既思之頃述宗譜才十年耳猶懼其若路人而畏齋之屬子正相親若是畏齋之意固厚矣子正亦賢矣哉今將歸蜀因備載三世百年之好寄

謝諸宗人使百年以後閩蜀相望卒然遇諸塗推其世次而考焉豈無惻然以悲慨然而興起者則親親之意其庶幾矣然吾宗自得姓以來其生不蕃富貴利達偶然外物不足多慕使吾宗人爲士者孝於家信於鄉服詩書而重名教爲農商工賈者崇孝弟不爲非僻百世相傳而吾游氏每得稱爲善族足矣風高江寒佇立舟次言有盡而意何窮子正其徧寄聲焉

陳氏族譜序

余室長平西山之下山之脇曰竹田竹田之陳猶平之游皆里中著姓而絢叔陳之良也暇日常爲余

建陽麻沙劉氏義莊記

古者井田未廢大宗小宗之法隨之以存斯民族姓亦有所繫患難可以相救死生可以相卹而聖人設教亦必起於親其親長其長推以雍睦九族斯民服習上訓其惻怛之念常得自近始此三代教化之原也後世阡陌一開宗無繫屬多流離四出死徙不聞而親親之恩益狹夫豈其良心之不存蓋勢則然也至乎禮義不聞民之耳目不習風化私心既勝疎外之情先起於骨肉因其近也忌嫉反多至若矜權尚勢或卑伯叔之賤貧營身競利不恤兄弟之窮苦於所厚者每每先薄良足嘆也始余違去鄉井閒麻沙有劉君淵者遇歲饑粒米湧貴則倒廩濟糴以倡鄉曲獨視豐年之價余心善之既歸里中又聞爲義莊以給宗人而未得其詳也余族孫一鶚從君來訪於武溪之上拱而曰淵不幸少孤且貧今自艱難中偶致豆羹杯飯之給而思寒宗之不白食也蓋嘗分而飽之願得文字以垂子孫余嘗有其志而貧弗暇尤媿恧焉試閱其約有言患昏鄉閭害及族黨者雖貧勿助又若墓祭以清明婚越禮女適非正者雖貧勿給男婚越禮女適非正者雖貧勿助又若墓祭以思祖先延儒以誘後進頗亦倣名教不獨使宗人之食其食誠可嘉也嗟乎人之生始于父母推而大之世數雖遐皆同一氣也誰無惻隱之心霜露之感蠹不興懷特未思之耳宗法既壞士君子無地以致其親睦之意獨有義莊一事猶能稍合宗族而收其流散是以前輩多留心焉而范文正公家法最備君準則其書當矣然富者有資而不肯爲貧者有志而力不逮使天下之族咸有如劉君用心則習俗當亦近厚又豈至若越人之視秦人之肥瘠哉是亦爲政者之所欲也雖然富者出資以輯其宗族貧者食粟以興善行正交相勉之道惟彭城氏里中冠族必有取於余言因以及之是亦劉君求我之意也

藍橋記

藍橋取里中著姓而名之也里中之姓多矣何以獨著藍氏爲其挾詩書而爲士也詩書之澤大矣孝弟自此興禮義自此出幼學壯行可以表倡鄉曲使農工商之民得所視效橋之不以他姓而著藍氏蓋里中所宗故也藍氏子元頫過余不倦以橋成句詩余老病不能詩出鉅編相示其佳作固多矣然多引稗官所載裴航雲英及仙人朱和欲夸大以爲奇事以余觀之由前說則淫誕無訓尚神仙則虛無不經豈

爲士業儒所務哉昔鄭康成著學行於鄉里人號鄭公鄉盖氏子其以其之說驗諸耆老子弟使挾書爲士者世世有人則橋之稱謂相與爲無窮不致使他姓得而名之則詩書之澤愈遠至雲英采和之淫虛其歸而刪之會其弟興祖至合辭曰是寒宗之志也乃書

跋劉少府與諸將書

某爲童子時已熟聞鄉老談道故寶文閣學士劉公之爲人蓋英豪豈弟萬夫之特其發爲功業光明俊偉如温太眞李文饒不足多尚參佐忠獻張公撫帥川陜擢方張之虜卒全蜀漢使國家駐蹕江南無上流之憂公之策畧固已載在國史至於風儀偉然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捐金指麾築室分田以居故舊覺此獨四方士夫蒙被不可勝數公薨之日家無餘資此雖古人不多見某恨生晚不得執鞭爲役心常欣慕焉何覩世間卑陋局促終日營營眞使人慨歎其孫學雅出公在川陜時與諸將書稿愛國拳拳處事精密幅紙卽可見其翰墨之妙又餘事耳學雅其保之此非止私家之藏百世之下秉文筆者有取焉

臺宜

蓦建建陽縣朝天橋

卧虹影於雙溪偶隨川逝念鳩工於百里庸假無成況地連閩浙之要衝而路踵輪蹄之來往要當累趾安行於砥道之上庶免蹇裳病涉於剡楫之問投大而費繁功成而利溥解惠州之星帶願繼高風成鄭國之輿梁不勞指日

附詞

沁園春 五十五自述

五十五年滿簪華髮儼然逐良又何曾咸咸華門圭竇何曾汲汲玉帶金章困後高眠飢來飽口老矣狂夫老更狂空回首嘆世間名利傀儡開場 幸臨晚節安康又兩日三秋催肅霜嘆生朝亦是賀賓踵至龍鍾鬒鑠何足稱觴喜對諸賢笑談世事相會親朋醉玉觴誰如我素樂天知命不事侯王

華陽洞詞三章

河漢徹碧霄晴九華仙子到凡塵涼夜山頭吹玉笛纖雲卷盡月分明

香露濕草晶瑩起看大地盡瑤瑣下界千門人寂寂空山夜靜海波聲

仙子去眇雲程天香杳杳珮環清回望九州烟霧日千山月落影從橫右詞三首見元劉大彬所輯茅山志中

補遺 知不足齋輯錄

題古田寺西堂壁

傾巖終日倦躋攀暫借僧廬半日閒砌下微流走清泚牕前含籟墮爛斑風來有徑侵危坐雲出無心度遠山勸取高人長寄玩相隨猿鶴傲林間

毛竹洞見徐表然武夷志畧三

毛竹連雲路欲迷洞門深鎖落花遲會孫幾度春風老未了仙人一局棋右二首見曹石倉宋詩存

美人倚樓圖

簷頭燕子說春寒蝴蝶悠悠午夢殘睡起高樓多少恨天涯小雨怯闌干

溪上

烟開曉日照溪頭溪上人家岸下舟啼鳥不知春已老數聲啼破碧巖幽右二首見詩家鼎臠

秀州道中二首

一春烟雨歇空濛高下川原杳靄中畢竟春光遮不得滿村花柳自青紅

漠漠秋原禾黍空藤蘿古木梵王宮孤村野水斜陽外無數歸鴉落晚風右二首見橋李詩繫續補 丹銘精舍輯錄

登巾山

環走層岡馬脫韉兩峰平地玉頂頂南臨澥島金鼇湧東望叢祠白鶴飛日出市聲朝霧散雲沈海氣暮潮歸居塵却立塵埃表徙倚天風振客衣天台續集別編五

默齋遺稿卷下

總校官檢討臣彭元琡

檢討臣徐鑑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增輯

禱雨辭并序　方輿勝覽四十九

慶元庚申夏不雨燥風挾日播植焦黃九言泣邑全
椒徧禱莫孚或言烏江有龍洞山山出青蛇神龍之
裔人多禁之因民之憂越境躬造自湯泉入山未百
步有蜿而藍者道絕中道從者喜者曰龍也凡禱雨
類索于山幸遽得之勿失余疑焉夫山川吐雲霈爲
潤澤蓋天地陰陽之氣也人一氣相爲流通精神懇
惻乃有感動龍靈物能乘陰陽變化故言與雨必求
之若可捕也龍其何神抱洞水足矣捕蛇非禮也既

至酌莫畢忽顧石楯之上翠鱗驤首盤不盈握目光
警耀若苛而誅衆亦驚怪奉以潔器雲陰護行空濛
絲灑用彰厥應明日飄潤草木又明日霑溜璁琤四
民喜驩灶香再拜餞龍之日遂大傾注溪澗充盈豐
登有兆嘗觀天下至毒螫莫過虺蟲江南有號青竹
者脩細如筋螫人若針苞死者十九幸而一活肢膚
已殘今蛇无異青竹唯弗傷人以手掬之夷猶不懼
復能吸酒蓋形雖同善惡遠甚茲爲龍裔歟古今以
來君子小人狀貌同唯交際而情遂見蛇亦然哉
蛇本螯類而蕃祥若此是尤可敬異也巳湯泉主僧

道海曰蛇室洞旁弗搜弗獲今先五里而見其相迎
也又知世雖我捐而神不余歟也既感龍君之惠迺
爲辭曰

山砠峨兮巖幽望君居兮大江流欲變化兮嵌竇起
霈澤兮九州烏歊歊兮腸空鼓坎坎兮阿巳儼裔孫
兮莫止吸卮酒兮嬉游謂余不來兮蓋虔脩濺泉潴
兮石洌老木毅兮枝樛御雲氣兮顯晦靈夭矯兮千
秋

御書閣記　景定建康志二十八

有國有家者崇設學校將以教民興行也民之生也
分則君臣親則父子兄弟聘則夫婦責善則朋友是
乃人心同然日用之常者而聖人嚴之城池之守甲
兵禁令之防非可少緩而聖人弗恃何哉學校之事
固不若威強制禦可以旦暮見效然三綱明則姦宄
知畏五教修則良心日生詩書之澤蒙被生民而不
知試使六經之言一日墜地名義廢而不存天下事
可勝言乎帝王之治始於徽五典謹庠序民興行而
朝廷尊秦燔六經褻大倫而國隨之漢唐以降嚮道
雖不及古若仁義起兵燹蕩制禮與夫投戈講藝銳
情經典厥祚亦昌末世賤學雖不至秦然名存實亡

格言勿用士氣傷而風節摧兆亂皆一轍耳學校重
輕用以卜人之國眞著蔡也歟我　宋肇基務先文
教慶厤初遂詔州縣皆建學而　列聖訓告尤備紹
興中又以石經嘉惠士子三代之後未有也建康學
宮舊在西北隅景祐初元陳恭公執中徙今建炎蕩
於胡寇紹興九年資政殿學士葉公夢得復新之規
制略備獨累　朝御書緘藏　天子殿中嚴奉猶闕
慶元乙卯寶文閣學士尚書廣漢張公來鎮扶善翦
姦禮延多士教授王益祥陳與行因有請焉大旨謂
學校風化之源尊君人倫之首不有所表爲政者得
擇人而使之小大協心也教官復告于府燮舍久且

無闕典建康江淮都會曾弗如偏障支壘猶能寶備
列聖奎畫顧有所尊以明示州人伸知　國家崇
儒也諸生洪鈞裴叔度朱舜庸朱夢龍郭致一等從
其後尚書悚然改容顧歲饑方講荒政明年送命安
撫司幹辦公事游九言協兩教授經始其事庀其司
者使臣李榮謹役徒陳欽核金穀吏羅演朱繼先俞
友仁行文書魏輔李鑑錄出納計工程者軍典王永
譏門者嚴惠卒九人典用物馮亮尉辛韓鄭耿三旺
也分役事薛進雷興斌旺二李也匠五等魏安正繩
墨精巧規制合度觀者贊焉朱義剛之棟梁既具雲
行空運機牙而屋之者載義也瓦甃郡立也織葦折
竹汪德也刻欄雕枅制木之小者王士寧也起七月
丙午畢季冬望閣左右舊挾汚池慮其久而淪潤頹
吾址焉最後齊諭嚴康時請躬視役夫運甓覆甃以
實之用人之力積二萬八千有奇訖事不鞭一人蓋
揭通衢示其直以昭之非下諸邑逮追也用緡錢八
千碩米七百皆有奇焉閣高六丈三赤縱廣五丈四
赤橫廣視閣高之數加其三奇其赤如之下爲議道
堂以待師生間游咏而講論也役無半期費弗盈萬
擇人而使之小大協心也教官復告于府燮舍久且

弊益祥興行之來也撙節濫浮得蘆場羨錢八百緡
米七十碩願附建閣葺之易命教堂廡挾四之一門
廡之易者十二公厨撤而更造閣東隅創較藝謄錄
九楹復可支歲月矣役甫罷尚書移鎮南昌欲求當
世大官紀述又明年九言益祥與行俱殂代去諸生
謂記文未至來者無攷先生其書之二廣以九言終
始泣役屬筆焉九言曰較期會稽用度職也對揚
上賜所弗敢及侯記言之嘗觀孟子論無常產而有
常心者士也夫學也者雖所以明人倫而倫之所以
明實自人心始　國家設置師儒弗以吏道相臨異

明士子充貢論官又非止養其身榮其家也學者亦知所以養其心乎人之心清明純和初本至善無纖毫之私也若養於歐初安有過失惟其稍長而交於事物則誘而雜之愛欲之招忿戾之搖利害之奪心始不得其正焉心萌而事隨其害豈勝旣邪是以朋友之義參於五者之倫正欲閑其邪以存其心日用致察而知己私之所從起此心旣正達而行之則本忠孝崇事業以光明于時居而未出則雍容令德履蹈規矩以表勵於鄉黨國人豈非士君子之學歟是知士君子者實爲四民風俗之倡而學校者又爲一

郡士子風俗之倡諸君久被教育必自知之九言賤且細足跡幾徧江南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尙氣前年攝行倅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纔十一爾故爲吏爲兵者頗知自愛少健狡之風工商負販亦罕聞巧僞二年三被州牒走村墟販儌省旱潦視城邨加魯樸焉若教化素明豈不易治慨念老矣行歸山林因是役也相與周旋數月能無拳拳敢併誓於後當使金陵質厚之俗得所祀儆以無負國家崇儒之意是九言有望於此邦學士大夫之心也三年丁巳季秋承直郎建安游九言題記

明道書院記　景定建康志二十九

天下學者同尊夫子同習六經語孟其援引而藉以爲說又多同也然自孟子歿皆謂微言墜地不得聖人之心若趙有荀卿氏漢有揚雄氏唐有韓愈氏咸自著書將脗合聖人而後世以爲未盡明乎大道之要自是而下大人先生閟希不作學者無所矜式各是其私務濟所欲則倡曰宗孔孟足矣何必他求嗚呼由漢以來諸儒繼起曷嘗不宗孔孟而功業卑陋終莫能復帝王之盛烈甚則諱談釋老而心實慕信耻從管商而事實施行流于術數借于儉回無世無之儒者豈容逭其責哉聖人之道雖曰極深研幾參天地之蘊奥窮事物之精微乃近不離乎人心之所同然而親切乎忠信孝悌日用之間流風益衰師道旣已弗立學者察於日用而求諸同然者皆廢是以儇儇莫知所歸論說多而踐履益薄終日談六經未必不疑六經也

宋興鉅儒輩出若明道先生程氏蚤聞道於濂溪周先生日益光大自吾心驗之必見夫天之所受本體昭然無纖毫之妄然後盡性致命窮神知化亦無纖毫之疑以之獨善身則立乎斯世行天下之大道不

愧忙於俯仰之間以之措于天下則堯舜三王至仁之政殺來動和之效粲然明備其本實起於此六經具存莫究厥旨有能識孔孟之心犁然當於人心者吾斯從之嗟乎億兆之衆雖不人人聞道而此心至神弗可厚誣百世之下其有知先生之風者矣上元縣主簿趙君師秀謂九言曰師秀實踐先生昔日所居之官也今建康府既有祠以風勵士子顧所臨舊地尙爲闕典敢卽廳事西偏繪粹容俎豆之趙君登由進士登于科不汲汲乎近功速效而尊信若此知所務矣求記於九言竊惟先生庇職佐貳施雖不遐

然風行一邑已非小補見諸當時記述者數家茲不復載敢存其大者以著趙君建祠之意學者儻能卽先生緒言而驗諸吾心則所以誠身擇善而達於孔孟之道者當自知之慶元丙辰季冬建安游九言記

安撫司僉廳壁記 景定建康志二十五

紹興甲寅九言來本司充員幹辦同舍公事有間因相顧曰建康在六朝爲都邑北枕長淮東南引吳會江山橫騖城闕鬱然自 祖宗時已多用重人 國家南渡嘗駐 警蹕既幸臨安留鑰之寄尤藉形勝以覓北顧之憂與往昔又不同非鉅公名卿罕命幕府賓客亦隨以重然時無外虞疆吏弗警帥司旣稀任民事職甚清簡晨起入僉廳漏未盡三四刻卽可歸休胥徒相忘庭宇蕭然金陵多廢跡或出而登望弔古固多餘暇雖有長才偉智欲奮厲自見亦何所施若一旦 天子赫然震耀威武將與仇讐從事則主人多受 旨督視諸將膺宣撫之任爲參佐者當臨戎授師中權贊畫羽書紛委動中機會其責豈輕是時雖有長才偉智恐猶弗給況其下乎而吾人終日袖手燕坐能不少思哉機宜孫公起曰天下事豈應預料吾徒才智雖未必過人亦何足預憂姑置勿

問僉廳壁記未立前後幕府或居承平或當倥傯一時主人成大功興大利亦必有畫諾之助名氏不著後何所攷余終更去矣欲搜揚載籍次其歲月而列之願九言子其秉筆記余初意辭曰長者在何敢狂斐旣退自念孫公君先子長沙僚案也何敢辭他無可道說獨記一時慨歎之語如此今取機宜幹辦列左方參議秩雖尊亦同入幕併載其首慶元丙辰季夏建州游九言書

江東安撫司親兵寨記 景定建康志二十五

江東安撫使司置親兵千人本乾道五年侍郎史公

奏建康留鑰之地控制淮甸雖宿重師而帥閫弗容
弛備乞通選本路禁兵至建康期一更戍遂建寨北
門外九年有　旨發還獨選建康兵足滂熙二年樞
密劉公復奏即城中爲二寨用便閱習雖千夫之衆
其招與辟皆先以聞　國朝軍旅其重如此慶元乙
卯春寶文閣學上尚書廣漢張公自襄陽移鎭下車
布宣教令盜賊衰息蠲逋賑荒田里舒泰民事既舉
乃修軍政初劉公徙北門因舊繼補歲久腐壞風雨
之夜棟橑伊軋卧者皆懼夏大雨屋十楹一日仆地
尙書命九言督視撤舊圖新統領崔彦使臣李榮率

將校李保劉喜蔡俊分掌役事使臣徐升率軍典王
永吏魏輔掌受給材植百物軍典李瓊尉辛管金穀
吏羅演宋繼先司案籍爲軍房甲仗庫合千二百八
十七楹又建亭爲主將號令點集之所夫軍旅非徒
習爲分合刺射而已將教之出相須入相遜同隊相
親同營相和然後可以事其上昔晉侯觀師于有莘
曰少長有禮可用也因名東亭曰觀禮西曰教忠俾
士卒識所趨嚮亦以告馭軍者知訓齊本末之敘云
十月承直郎幹辦公事游九言記

增輯終　宛平劉家立劍白校

游誠之十歲能爲文詆權相入仕記明道祠痛讒時
政不畏禁網誠觥觥奇男子也後仕至知軍宣撫贈
官予證讀書講學詩文爾雅惟遺稿僅此二卷疑非
宋時原編之舊此編乃逄錄勞平甫補校本於江南
圖書館者星霜已四易矣前補之詩爲鮑以文所輯
後補之文乃勞氏也丁氏藏書志云勞氏有補能仁
寺佛殿記檢查丁氏所藏原鈔無之勞氏所輯尙有
別本歟老友劉劍白力任校勘付諸梓人成書於丁
巳歲除也南城李之鼎振唐甫識

倣宋版印

倣宋稿略別集類三　南宋

臣等謹案倣宋稿略八卷宋包恢撰恢字宏父建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謚文肅宋史本傳稱恢諸父皆從朱子學少時即聞心性之旨歷官所至破豪猾去奸民治盡獄課盜鹽然于賈似道傳又稱似道行公田法時恢知平江督買民田至以肉刑從事兩傳皆出托克托手乃賢奸迥異蓋宋史于道學諸人例多褒美而似道傳中則偶忘刊削此事也恢平生不以文名史傳亦絕不及其著作惟元劉壎隱居通議有云恢以學問爲時師表平生爲人作豐碑巨刻每下筆輒汪洋放肆根據義理娓娓不窮蓋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云云獨推重之甚至今觀所作大都疏通暢達沛然有餘其奏劄諸篇亦剴切詳明得敷奏之體其立身雖在君子小人之間置其人而論其文固亦不失爲儒者之言矣隱居通議又稱恢平生最疑周禮以爲非聖哲之書遂著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景定壬戌恢與劉克莊同侍緝熙殿克莊奏之有詔宣取歐聖弼爲作進表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云云此事本傳失載而六官辨亦不在集中意其有別本單行故未經收入歟集爲恢所自編宋史藝文志馬氏經籍考皆未著錄世亦別無傳本原目已不可考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緝共得文七十餘首詩八十餘首釐爲八卷而以恢自識及門人鄭無妄書後附於末簡尚略見是集之始末也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 包恢 撰

劄子

奏平荻浦寇劄子 浙西提刑

臣昨蒙聖恩除臣浙右司臬付以平寇之責重念臣既愚且老懼至悞事已嘗控辭而又曏疑若避事故不敢固辭輒行冒昧而前日夜思所以仰稱陛下聖意者顧非木石安敢不竭盡其愚臣竊惟此寇橫行王畿之內與竊發於遠方者不同深爲腹心之患與流毒於四支者大異其繫國家之休戚至不輕也且

安吉去天咫尺而長興縣之嘉會長興兩鄉十有七村如荻浦環沉等處使止於私販鹽茶賣酒則其罪猶小若有田不必納租則非王民殺人不必償命則無王法一出動是船數十隻衆數百人軍器數百件出沒太湖往來鎮市劫人財物掠人婦女剖人心腹折人肌體有一人而曾殺數人者慘莫甚焉其見於大賊首陳超陳有沈文海沈文煥等之所供具有實迹實証其爲非王民無王法至此極矣臣始者到司惟欲仰體陛下寬大之德意未敢遽以大刑甲兵加之凡以再三化誘者惟欲變强悍爲善良爾故嘗諭以榜文者凡二密遣將士以招之者凡五糾率土豪以說誘之者又不知其幾自謂曲盡恩意無所不及其至矣奈何歷四旬有餘其大頭首如二陳二沈恃其强獷負固不伏兇頑猖獗鍛戈礪刃逆謀叵測兇頑愈張於是知其決不可以善誘遂密爲規畫潛行調遣以許浦二千人屯於陸漵浦一千人屯於湖又以吳長平望香蘭馬跡皐塘等寨兵五百餘人爲之鄉導顧涇統制劉師勇將一軍漵浦統領袁發將一軍以許浦都統劉達有謀有勇用以總制諸軍水陸並進臣又懼其奔突四出貽禍鄰境乃於諸處汊港及山徑可走之處在陸路則如皐塘水口鎮吳城步等處在水路則如荻浦港陳潰港及太湖諸汊港等處並多分兵守把及委安吉州調兵防遏大錢諸港牒廣德軍差兵防禦過界且先是惟以建寨多屯爲名潛機不露一旦水陸之兵四集賊黨魂魄無一漏網當是之時雖一洗而盡空之可也但臣素立成畫誓不以殺戮爲威但臨之以兵絕其奔逆使之窮蹙悉就生俘而已故諸賊始雖欲拒及兵威既振則欲走無路其賊首拒不能始雖不走及把截周密則欲走無路其賊首素有姓名既束手就縛其賊黨未知姓名者則鄉之

平民皆指出而就擒無非平日稔惡之徒未嘗及無
一辜雖有逃于幽僻之野高險之山窩藏之家者亦
搜捉無遺陳超陳洎沈文海沈文煥四兒之外凡生
獲三百八十餘人軍前招刺爲軍者又二百餘人其
自知罪犯難逃而投於水縊於山者又不知其數獲
到軍器一千九百餘件船二百餘隻兵不血刃百姓
安堵幸無玉石俱焚之患已擒到者恐其間不無枉
濫又就安吉州置都勘院多差官吏分勘盡得實情
凡正典刑者一百二十餘人其餘俱刺爲旗軍分籍
江淮幸無妄殺之過始終持重欲圖萬全幸協初謀
不致敗事外有賊之謀主邵宗煥及團結始禍人洪
福何正卿亦例寬典刑惡類除根良民吐氣境內爲
之肅清實由陛下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王者有征無戰之盛舉也臣不過欽承威命
實無寸功之可言抑臣深有感於中者臣以才薄望
輕昌當重任眞不自量中間飛語流言捷出可畏自
非陛下淵然深識超然遠覽堅定一意確然不移盡
排羣議卓然不惑則臣之陷於罪戾所不足惜而事
之不集豈不重貽宵旰之憂哉今徵幸底定所有始
末大略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策問

策問是非異同

問天下有公是非一或有異非其私耶至若是者非
者之寡孰若是者非者之衆之爲無私耶一人之寡
孰若百千萬人之爲衆耶或者有百千萬人焉同以
爲是而獨有一人焉異以爲非諉曰非私其可信耶
且以士言之有鄉士非鄉之所論秀而以善名一鄉
者乎有國士非國人之所同稱而以善名一國者乎
有天下士非天下之所同與而以善名天下者乎所
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非鄉國
天下同以爲是而莫有異以爲非者所以爲善乎然
鄉原者一鄉皆稱原人非一鄉之善乎孔子獨不是
一鄉之稱而指以爲德之賊何歟借曰非善何至以
賊名之耶少正卯者魯國以爲聞人非一國之善乎
孔子獨不是魯國之言而戮之兩觀之下何歟借曰
非善何至得誅之罪歟楊墨者天下之言者歸之非
天下之善乎孟子獨不是天下之言而以爲無君父
之禽獸何歟借曰非善何至以禽獸目之歟是非之
端人心所同不可誣也豈人之是非皆不足據必至

聖賢如孔孟者然後定有非可以異同多寡例論歟
然在下而取士爲友苟非其善則害德敗俗其禍猶
小在上而取士爲用苟非其善則生於其心害於其
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其禍不其大歟是決擇是非
之際尤不可不謹歟曰鄉人之善者好之用之可也
國人皆曰賢用之可也天下歸仁焉用之可也然後
世如殷浩有盛名至以去就占鰲朝野推服房琯
有重名咸言其謀包文武有王佐才是二人者天下
莫不知其善況一鄉一國乎舉而用之宜成大功也
夫何一出而輒敗大事耶至於韓信家貧無行寄食

漂母受辱胯下諸葛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不求聞達
是二人者雖一鄉一國不必知其善況天下乎舉而
用之宜敗大事也夫何一出而輒成大功耶然則鄉
國天下之皆稱善何爲反不若鄉國天下之皆無稱
者之爲善歟是非用人之難也舉人之難也抑非舉
人之難也知人之難也其來久矣我皇上更化以來
首嚴薦舉發書之禁固以一革前日之弊矣夫何比
者廷紳有諸尚慮公道之未大明歟而其說必欲內
而侍從臺諫外而監司帥守及賢德有譽寄居并許
以書薦人明言某人有某德某人有某才此豈非亦

人固不識也若夫所識者其在一鄉則或徒無舉無
刺似忠信廉潔而衆皆悅之者歟其在一國則徒居
此況其下者乎然惟賢知聖惟聖知聖惟忠知忠衆
處足以聚徒成黨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強禦足以返
是獨立者歟其在天下則或徒爲我爲義兼愛爲仁
而處士橫議者歟以議論取歟則有言者不必有德
以容貌取歟則色取仁者行或違以文章才名取歟
則浮躁淺露者必不享福以儒學文雅取歟則入侍
登朝者又以贓敗知人豈非難歟彼有聲論鄉曲月
更品題必有如許予將之識然後知一鄉之善士歟
太守一見薦達郡士必有如符偉明之鑑然後知國
以書薦人明言某人有某才此豈非亦

之善士歟天下拔士成稱許郭必有如郭有道之明然後知天下之善士歟然皆惟以人論之善則又豈知人之正邪方今泰交道亨方欲衆賢咸知於朝而無或有遺於野也諸公宜合古今而並論之其餘鄉國天下之善士於人必有聞於己必有見庸可以自遜而不以自勉歟三者必有一得於此矣幸詳以告

狀

防海寇申省狀 福建提刑

照得某昨准省劄備臣僚奏請令福建安撫司提刑司及泉州各任責令措置多設方略剿捕海寇再准

密劄備臣僚奏請行下帥司提刑司令多設方略以爲捕盜之策某契勘得海道目下雖暫肅清然秋深冬初其去者必將復來其散者必將復合敢不凜遵預行措置蓋海寇雖未嘗無之然未見如近年之猖獗近年雖無歲無之然未見如今年之兇橫前乎此但聞就海劫船後則敢登海岸而放火劫殺矣前乎此猶聞舟小人寡今則衆至數千而巨艘千數矣措置剿捕委不可緩但有剿捕之具今若未能別有奇策且未能盡備其具而欲遂一旦掃清豈易言哉且昔時海道之得捷惟有李寶膠西之一功雖勝敵非勝賊也然事體亦有大不同者姑借李寶之事以爲喻寶曰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止有一策可出萬全而其策則惟欲乘其未離巢穴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其後用此策而適當其可適逢其會適中其機適得其地而其策不一失卒以成功今此賊固非彼敵之比也然亦必勦捕之有其策固當多設方略也然在隨時出奇隨機應變難以刻舟而求劍也況兵家之策所密者用間也李寶則有其予潛人敵境伺動靜驗虛實以無誤其成績海道之具所急者舟船也寶則

有堅好可涉風濤者百有二十所用者軍兵也寶則有三千人乃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所仗者軍器也寶則有旗幟器械弓刀戈甲莫不俱備所仰者軍實也寶則有銀絹萬數以爲軍實所妙考火攻也寶則有火箭璚射烟焰隨發不一時間延燒數百者是六者乃其策其具亦兵家之常事非詭異也豈容缺一哉今時異事殊自難例論固不敢望如李寶當時之整辦然量勢度力隨宜斟酌而施行措置又豈容不盡哉其纖悉亦難備述姑條具大略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今欲略倣用間則官司動靜賊未嘗不知其詳賊船動息官司反邏不得其實所合措置精選善伺察之人要盡得其衆寡强弱之狀且多設機謀多遣遊說密誘其頭目以散其徒衆挺身出降又密誘其徒衆以擒其頭目或斬其首級率衆歸附諭以禍福許以重賞亦庶幾用間之術

一今欲略備舟船則福州僅有延祥荻蘆所謂赤馬白鷗者隻數甚少且近以賊船比之彼皆高大此反低小其他諸寨用亦各不多此外則惟泉州左翼猶有大船可濟困者爲舟師之計只得團結民船以助

官船但並是小樣未必可以制敵且百姓亦未必樂爲吾用又只得委曲區處反覆勸諭以示其自衛鄉井自保室家之計因公及私同舟共濟且求以多爲貴以張聲勢亦庶幾可得舟船之用

一今欲略增軍兵則如福州又僅有延祥荻蘆兩寨之兵稍識海道會語水戰若其他諸寨非深諳習者但可爲助耳除左翼軍可以調遣策應外爲足兵之計亦只得募集民兵以助官軍彼其在海岸素知鄉道理素語水勢總以各澳長以備緩急持角庶幾可足軍兵之用

一今欲略備軍器則舟師水戰弓弩爲先須先多備次則槍杖刀劍等亦須色色精利此乃官兵將佐常用之器自當多多益辦不容少有欠缺外此則當多招善於投水之人多辦鑿船截柁等器具併行下總首民兵各自措辦庶幾可濟軍器之用

一今欲略備軍實則本司自無分文粒米可應軍需昨來已蒙朝廷行下運司應辦矣但爲費浩大爲數宜多兵非難用特錢糧難辦耳差遣愈多調度愈廣有限而不繼稽違而不逮一或乏興立致誤事非惟不足以使人不足以持久而已須預先辦集以備不

測受給差官專一應副又須乞朝廷不惜重費欲奏大捷除大患成大功全藉軍實之格

一今欲少倣火攻則所在軍中自有火礮之法左統領自有見成可用之礮近延祥寨官亦見依法倣造但恐不能多耳今當計其費用給之本錢責其多造舟帥取捷尤更神速外此則多括善水民船多載乾燥火草藏之密處以伺便乘機而發以備火攻之法

一擒捕此賊才則海澳土豪隅總等之所能辦也蓋此賊雖在海中而日用飲食之物無非取之海岸之上苟海上之人若能同心協力處處嚴行禁止痛加

拒絕使不得上岸則非饑死亦渴死矣將欲何爲哉
唯海上之民多有所取利其珍寶動千萬計則富者
爲之停藏貧者爲之役使甚至多起酒樓多設妓館
以誘之惟恐其不來其小小魚船以捕魚爲名者又
多爲賊之耳目嚮導是賊徒猖獗兇橫皆吾民之通
同而至此也今須於各海澳去處團結保伍統以澳
長如有一家停藏賊徒引接賊者保伍並加連坐遇
有賊船者保伍民兵澳長爲將深防固守使不得近
岸近則聚衆擒捕隨以官軍擊之被將有送死而已
此項欲見措置施行

一海各有澳可加防守澳各有長可爲總首百姓各
居海鄉可習水戰今廣擇有物力之家且素有幹略
爲衆所推者貼補總首俾之專管結集保伍以充民
兵其總首等須假以名目候其有功與之正補官資
而保伍民兵候有勞績亦當等第推賞庶幾樂爲官
司之用此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賊人頭首不過一二人多或三五人此外人雖衆
多皆是隨從或有脅從未必人人樂爲賊用其頭首
者豈不知世間未嘗有不敗之賊未必全不識利害
禍福者也今除密遣用間外合又公行榜示顯示重
賞使爲首者日下散衆投降則當賞以某官某職錢
幾千貫文又使爲從者或擒其首或斬其首以來歸
則亦當賞以上項官資錢會非惟不加罪而已其首
與其從聞之必兩相猜疑亦足以間其心而離其黨
必有一應者此項要得明立賞格須聽自朝廷指揮
施行

一賊不難捕在不吝重賞耳既須明立賞格令如承
信郎等以至進武進勇校尉副尉告命綾紙若得朝
廷多行頒降以待行賞上而兵將下而隅總必有希
慕歆羨而勇往直前者如或有違節制有違軍令逗

遛阻撓畏避退縮既不用命反致敗事者定行軍法
賞罰須是必信斷不可亂此亦須聽自朝廷指揮施
行

一唐人謂羣盜如麻不可尋逐無關可守無要可防
正爲海寇言也海道洋洋無際以一州之境已自不
可窮極若舟師屯聚一處則無常山蛇之勢首尾固
不足以相應若散屯諸處則又恐勢分力輕不足以
吞併今合令各縣各寨總首民兵互相察探互相報
應的知賊船所在會合夾攻庶幾有濟此項見欲措
置施行

一姑以福州之境言之賊船自北而來者則自溫州界分銅盤山半洋礁等處而入自南而來者則自興化界分南竮山南匿寨等處而入既入則涵頭迎仙江口巖潯商嶼波浪澳小練等處乃行劫商船之所也中間西之小練山東之荻蘆頭乃南北出入之關若於此把斷使南不得以過北北不得以過南必可成擒此處尙有可以增損守禦之處此外則海勢濶遠事體重大未敢輕言大概北而浙東諸郡南而廣東須一體嚴行措置乃常山蛇之勢也蓋以三路而論則福建而論則福建中也福州尾也漳泉首也福州興化之間中也本路既將行下諸州縣諸縣例行措置要取其首尾中相應若浙東廣東欲加首尾中之相應則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向來賊船在海其不知虛實者例皆望洋戰懼而已如寨尉等力小勢輕固若不足以敵至有諸司調到戰船水軍非勢力不足者則又多不肯向前東西向背大類彼此兩相迴避者卽未嘗見官軍與賊入決戰一合是致在海之賊洋洋得意聲勢愈張驕橫益甚若無如我何者而不知其初無能爲也如今年之夏福帥延祥寨官李安國獨敢力與之戰便能生擒殺死其衆莫計數目而彼卽狼狽進退無路乃自此散去是一決戰之功也今若三路合謀併力夾攻合戰爲滅此而後朝食之計則彼將何爲哉若是各守界分幸之出境則爲無處縱之使去不逐不殺則未知肅清之日合三路爲一家措置如一體兵以殄滅爲期此項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劄付本司以所申防捕海寇一十三項委合事宜從行

禁銅錢申省狀 廣東運使

使臣某伏准省劄行下本司責令體訪條具漏泄銅錢利病某竊於此事久爲國家寒心第事大體重非惟未有萬全禁絶亦緣人微望輕未敢出鴻毛輕卒之言今旣准指揮豈容自默竊惟倭船一項其偷漏幾年彰彰明甚已不待贅陳但漏泄之地非特在廣元拙解之處如沿海溫台等處境界其數千里之間漏泄非一蓋倭船自離其國渡海而來或未到慶元之前預先過溫台之境擺（庫作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銅錢而止海上民戶所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貫文者止可十貫文得之凡值千貫文者止可百貫文得之似此之類奸

民安得而不樂與之爲市及倭船離四明之後又或未卽歸其本國博易尙有餘貨又復回旋於溫台之境低價賤賣交易如故所以今年之春台城一日之間忽絶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乃知本郡奸民奸弊至此之極不知前後輾轉漏泄幾多不可以數計矣今欲遏絶慶元漏泄之弊恐別亦無新奇之策惟復祖宗舊制仍舊就華亭置司抽解則雖未必能全革舊弊而比在慶元則似大相遼絶然又嘗竊有疑焉倭船之主抽解之場初不過板木螺頭等廢物耳而使之得以博易吾銅錢而歸是猶以土而博吾之眞

金以石而博吾之美玉利害本非難見螺頭僅可以供燕飮之需雖無之未至如五穀之養生板木不知濟何等急切之用雖無之未至如無棺木之送死豈不可禁絶其來乎惟硫黃可供軍需者許其博易抽解則船之來者必少而錢之泄者亦少聞之每歲往來不下四五十舟乃無非木板螺頭等物而坐聽其空竭吾國家之重寶豈不誤哉雖曰其歸也差官檢空然後通放然此亦一具文耳蓋非特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從實檢放也亦以倭船高大深廣人以百計歸船視來時尤重蓋船底莫非錢也檢空之

官一過其上一望而退豈嘗知其內之所藏爲數浩瀚況又其計奸詭先是逐時積得現錢或寄之海中人家或埋之海山險處或預以小舟搬載前去州岸已五六十里候檢空訖然後到前洋各處逐一搬入船內安然而去又或者其歸船撐去隔二三十里所差官檢空不及亦只得應故事聽其去未嘗檢者有之此漏泄之所以不可得而禁也倭人固非其他戎狄之比然異氣殊形醜徒惡類與吾民交易以至慶元城下相與雜處竊恐事久情遷非特吾民將化而爲倭而變生禍作有出於不測者非但泄錢而已

尙可坐視而不爲變通之計乎雖然此爲慶元漏泄一處耳若某所慮實有數處敢因言之蓋向之所聞惟倭好銅錢今則聞海外東南諸番國無一國不貪好而凡係抽解之司無一處不漏泄慶元之外若福建泉州與廣東廣州之市船兩處無以異於慶元而又或過之蓋諸番國各以其國貨來博易抽解並是計其數矣福建之錢漏泄一色現錢而歸尤不可以計其數而泄於泉之番船廣東之錢聚而泄於廣之番船兩路之錢非如海水之無窮其將盡入於尾閭豈不至枯渴哉次則此土販海之商無非豪富之民江淮

閩浙處處有之亦多有假作屯駐之所營運軍需爲名者雖曰他有雜貨其實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以是爲常也此則北自慶元中至福建南至廣州沿海一帶數千里一歲不知其幾舟也此又海商漏泄之大者也又其次海上人戶之中下者雖不能大有所泄而亦有帶泄之患而人多所不察者蓋因有海商或是鄉人或是知識海上之民無不與之相熟所謂帶泄者乃以錢附搭其船轉相結託以買番貨而歸少或十貫多或百貫常獲數倍之貨愚民但知貪利何憚而不爲者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來如泉廣等處則所帶者多銀乃競賫現錢買銀凡一兩止一貫文以上得之可出息兩貫文此乃沿海浙東福建廣東海之民無一家一人不泄者此一項乃漏泄之多者也雖然以上二者猶是番國人與吾國人爲弊至此極也若在官司則有明明與之漏泄而曾不知禁者水軍之漏泄是也蓋屯駐水軍去處每月多是現錢支給此錢一出固是不可復入散在外州可也今乃未嘗到寨軍兵未嘗得使自本州支出則城下大舟徑載入

番國矣此亦以爲常而恬不知怪也廣東水軍尤純支現錢漏泄尤甚焉一年每月若干一月一次漏泄不知何爲不略慮及此者此錢係各州通判廳所辦也極其艱苦措置不及一月僅了又慮後月動是多方覓借以應急時刻不可緩也是以錢非以支吾軍乃以送番人耳自有水軍以來不嘗嘗以千萬億兆矣此又漏泄之最大者也曩時沿邊尙有鐵錢防漏泄也今隔海卽是異國一舟可以直到而不慮及此某竊惑焉然此一項乃軍國大計須是朝廷急作變通之計非某小官所敢與知也其他如泉州廣州之拙解去處須與慶元一體別立規模痛革前弊或者各州市舶司別與置一官司專一稽察關防重立賞罰於舊條法及賞格中更增加嚴密施行至販海之商沿海之民犯漏泄之罪者在法雖有明條然不過遠配而止在今日則爲情重法輕人不知懼人未嘗見嚴切舉行所以愚民多不知法知者亦敢玩法無所忌憚今須詳酌舊法更與加嚴犯者斷無容貸責之各州知郡各縣知縣協力任責申嚴督責巡尉不住巡捕如獲到漏泄之錢照條法中賞格一一推賞不然州縣旣不任責巡尉亦不巡捕名曰巡捕又不

獲寘錢官員罷黜吏卒遠配情罪重者又別重作施
行外此則所有中下民戶惟有三路十數郡沿海數
千里並與行下逐州逐縣嚴結保伍每十家爲一甲
遞相糾察如一家漏泄則九家舉覺或配或殺隨多
少科罪舉覺者特與免罪數之多者又當推賞若一
家漏泄九家沉匿不行舉覺定相連坐一甲內並無
容恕十甲又爲一大甲之內如有一甲漏泄則九甲舉覺其法盡如一甲之法甲內斷不使有引領
牙儈等奸人容留其間如有此等並以正漏泄人論
罪其甲戶又當各統之以隅總而隅總又多通同反

爲漏泄之主此又全在責之州縣選擇公忠爲衆所
服可爲隅總之人方許差充州縣各特置一局差官
專主此一事上下相承持之以久庶幾積年之弊可
革也然此其大略耳其詳則乞朝廷特爲敷奏乞聖
旨行下三路十數郡一體施行又庶幾仰藉威靈乃
克有濟若但行下本司使偏責之郡縣則推轉未必
能使之盡應此非可以常事論也外此則又鈲銷一
項法令雖昭如日星而所在郡縣之民未始一日無
鈲銷其銷耗又非特沿海而已此又在朝廷別作施
行今治司一年所鑄不過一十五萬貫而費近二十

徵帚稿略卷一考證　文津閣庫本附此在卷一後

第一頁前四行奏平荻浦寇劉子　按宋史包恢本傳卽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調澈浦分屯建砦一日集諸軍討平之賊首與諸將姓名俱不之載是奏呈補宋史所未備附識於此

第十四頁後二行進勇校尉副尉　按宋時官制有進武校尉進勇校尉及副尉等名原本校字下脫一尉字不合今據宋史百官表增入

第十六頁後八行廣東運使　按宋史本傳福建提刑時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攝經略使注云運使蓋以其攝經略使而統言之耳附識於此

卷二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爲復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按泰正月之卦也原本脫爲泰二字今依易添入

宋 包恢 撰

答

答傅當可論詩

某昨承不外以佳句一帙見教開警爲多蓋始終皆欲追晉宋之風而絕不效晚唐之體此其過於人遠矣某素不能詩何能知詩但嘗得於所聞大概以爲詩家者流以汪洋澹泊爲高其體有似造化之未發者有似造化之已發者而皆歸於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謂造化之未發者則冲漠有際冥會無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著曾不可得而自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焉所謂造化之已發者眞景見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無補天之縫縛物各付物無刻楮之痕迹蓋自有純眞而非影全是而非似者焉故觀之雖若天下之至質而實天下之至華雖若天下之至枯而實天下之至腴如彭澤一派來自天稷者尙庶幾焉而亦豈能全合哉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爲可以與此其餘皆須以學而入學則須出乎震非虞之歌禹之正風雅頌作樂殷薦上帝之盛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次則所謂來嘗爲詩而不能習恐未易逕造也所以前輩嘗有學詩渾似學參禪之語彼參禪固有頓悟亦須有漸修始得頓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成漸修如長養成人歲久而志氣方立此雖是異端語亦有理可施之於詩也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某謂尋常容易須從事奇崛艱辛而入又妄意以爲損先艱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不外是詩法況造物氣象須自大化混浩中沙汰陶鎔出來方見精彩也唐稱韋柳有晉宋高風而柳實學陶者山谷嘗寫柳詩與學者云能如此學陶乃能近似耳此語有味

答曾子華論詩

承近多作詩賦等欲以示拙者一觀雖未及觀然以子華平日之才華決知其有可觀者宏齋一詩亦足以窺一斑矣但竊嘗以爲此等文不可輕易嘗試爲之蓋古人於詩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詩之出必極天下之至精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昭然狀物則物態宛然有窮智極力之所不能到者猶造化自然之聲也蓋天機自動天籟自鳴鼓以雷霆豫順以動發自中節聲自成文此詩之至也孰發揮是帝出乎震非虞之歌禹之正風雅頌作樂殷薦上帝之盛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次則所謂來嘗爲詩而不能不爲詩亦願其所遇如何耳或遇感觸或遇扣擊而

後詩出焉如詩之變風變雅與後世詩之高者是矣
此蓋如草木本無聲因有所觸而後鳴金石本無聲
因有所擊而後鳴無非自鳴也如草木無所觸而自
發聲則爲草木之妖矣金石無所擊而自發聲則爲
金石之妖矣聞者或疑其爲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
暇矣世之爲詩者鮮不類此蓋本無情而牽强以起
其情本無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觸而此
乘之彼有所擊而此應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浮詞愈
工而愈拙無以異於草木金石之妖聲矣況在心爲
志發言爲詩今人只容易看過多不經思詩自志出

者也不反求於志而徒外求於詩猶表邪而求其影
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豈苟作者哉
後世詩之高者蓋陶與李杜者難矣陶之冲澹閒靜
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志也種豆南山之詩其用志
深矣羲皇去我久一篇又直嘆孔子之學不傳而竊
有志焉惟其志如此故其詩亦如此今人讀其詩不
知如何而讀之哉如李如杜同此其選也李之曼坐
寂不動湛然冥眞心杜之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雖未免雜於異端其志亦高於人幾等矣宜其詩至
於能泣鬼神驅瘧癘非他人之所敢望也今之言詩

者不知其果何如哉近世名公嘗有言曰人心惟危
天命不易學者於日用之間如排浮萍畫流水隨止
合則見於紙上山小水淺無足疑者此可以言志與
詩矣子華之詩謂因居閒處獨岑寂無聊而作則亦
不可謂無所擊觸而自鳴者此亦後世騷人文士之
常也然揆之以志則有未然者居閒處獨不妨顏子
陋巷之樂何爲岑寂而無聊若如曾子之七日不火
食果能歌聲若出金石乎陶淵明少學琴書性愛閒
靜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曰閒居三十載遂與
塵事冥彼方以居閒處獨爲樂若有秋毫岑寂無聊

既是宇宙則又豈別是活計擇精仁守之意類例未合血脈未接勤小於細之說意在該括反或牽合而實非一貫大抵眞個到宏處說出來又別甚言不假妝點而自合若夫億度料想則程先生所謂略見髣髴未能如開目覩萬也却幸於在心爲志上加功不然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誠欲假此爲講明之機故因及之

書

答項司戶書

某昨兩蒙臨顧於山間此意甚厚感當如何且辱長

箋論學甚高非淺淺者所能及矣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前兄固無愧於曾子之友矣而某以空空鄙夫何以爲答愧又當如何哉然豈容不隨其愚見而發一二哉某謂人雖貴於天地靈於萬物然其初也未有名稱往往止例指之曰靈蟲却不知其所以靈者何物後世聖人始立名曰心當其未有此名但見此靈之運用初未始有所欠及其已有此名即是無名之前運用之靈亦未始有所增學者若能於此自知自明則亦猶身之元有手足耳目而自用其視聽行動耳若更於心上說心贅爲形容多爲名狀則是己自爲支離矣又不知所以爲是形容爲是名狀誰實爲之以吾一心以吾一心形容名狀吾一心則心又別似一物與我愈離而爲二矣如此輾轉不已正恐愈不識心耳孔子四語只是說心無形體不可把捉無時節不可拘係無鄉方不可尋逐孟子舉此不過以心是活物不可忘不可助貴善養而已如果自見得分明只消如此養去養得純熟至於無間則全體大用神明不測總不出此某前此所謂全體大用與舉朱文公所謂神明不測者雖是盡心地位而與夫子四言似差不同然畢竟心無二

心除了操舍出入無時無鄉之心不應又別有個神明不測全體大用之心總不過一心耳特操舍出入之際此心未純或未到全體大用無欠之地苟知所養則純矣若無時無鄉則體用神明亦自如是不可謂到此則有時有鄉矣不啻惟是操舍出入只是言心無形體到體用神明之地又豈有形體而操不存舍不亡哉先儒所以謂昔賢有不待操而存者是豈聖人之言不是今且未須深說亦未須淺說且只當於養上用功來較之所辯亦多合矣但謂此乃心之情狀亦似未穩孔子一言以蔽之曰惟心之謂歟更

不說是情狀若論眞個情狀則孟子之所發四端是已不知以爲然否其間如曰心之本體只是虛靈湛靜則全是老莊之見曰體中有用用中有體則又似體用爲二物曰貴其能存不容任其竟亡曰雖存易亡則又全與夫子之說大相反曰因其情狀求其本體則情狀之外又別有本體不知如何而求曰心只是一物方寸大耳爲五臟之君若果方寸之大如何能參天地贊化育此全是局於形器恐非心也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知天地有何心藏而爲五臟之君哉如天之聰明何嘗有耳目人之聰明現於耳

目者止是一竅之發見耳若以聰明止於耳目誤矣夫焉有所以心爲一臟豈不大誤哉如曰自然而然不假思議無不該包則又豈特爲五臟之君無乃自相背馳而來教無非思議似又不能酬其言矣又如曰心有精有光則猶前說之病也惟有總歸之於養則正孟子之意也大抵夫子所以抑子貢之多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正爲言之愈多愈見支離而欲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心字自堯舜說起至孔子論語中言心者三處而已孟子說心最多然即不曾形容名狀心體如何若四端則實發出心之

實理妙用矣非形容名狀也其舉夫子四言正只爲養而設耳非泛然形容名狀也今愚見只欲尊兄且自據見今之心本然固然者默加涵養不必只管以言語解釋多爲形容名狀心亦本不可形容名狀也夫子只四句而今尊兄注腳太多矣涵養極於純一之地則孔子之心不踰矩顏子之心不違仁卽同此心矣心本自若吾惟順而養之耳正不在夫言語間也不知高見以爲然否更惟反復教之是所願也

與留通判書

昨嘗因及先儒每教人靜坐之說此最學者之眞實切要處或者便指以爲禪學如此大誤矣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心此理之本體如此若有所倚而流於偏曲者其病猶輕今之學者則終日之間無非倚物倚聞見倚議論倚文字倚傳註語錄以此爲奇妙活計此心此理未始卓然自立也若能靜坐而不倚聞見議論不倚文字傳註語錄乃是能自作主宰不徒倚外物以爲主矣却是所謂依仁所謂據德仁德乃吾所自有之物依此據此別無所倚與倚外物以爲主者大異矣若靜坐不得則是我反爲客終日只在外走而外反爲主眞曠安宅

而弗居者除了聞見議論文字傳註語錄便似倀倀然無所歸宿茫茫然無所憑藉者此其爲病最重也常自課功於紙上而不曾課功於胸中是未嘗反己就實用功而善未嘗明何時能止於至善哉如以此自試自驗乃能有進敢因及之不知高見以爲然否

答項司戶書

伏蒙寵惠長牋詞意發越趨向邁往識見敏明已若老成於此學者固令人降嘆矣但以某爲可以考德問業則雖辱過與之意而非某之所敢當也然豈敢不因來教而少效其愚今舉世不知以此爲何事而

念所不到言所不及者滔滔也尊兄乃獨能從事乎此其有或者以此自命則又徒爲言中鸚鵡書中蠹魚耳而尊兄乃獨能求諸身心性命之間可謂超然度越乎俗流俗學矣第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而其始初當有端緒今之所當自課自驗者且當辨其虛實若反而觀之有所著落有所歸宿有所主宰有所受用如在吾家得利用安身而居之則爲實矣如或未有著落未有歸宿未有主宰未有受用如在逆旅而

更在收斂靜密涵養之體驗之所謂萬宇六合充滿天地此則一心安排料想該括包羅將有窮大而失居之病矣固然無二物也然不出吾心所謂氣塞天地者吾也萬物皆備者我也未嘗在外若不在吾不在我而在外安排料想該括包羅則將有窮大而失居之病矣乃所謂無著落歸宿無主宰受用者也不知高明以爲然否若夫心言一篇用意甚廣甚深固非淺淺者所能道也然揆之愚意却有未安蓋心無形也何反形容如是之多若有形之物者耶自昔聖賢言心者亦衆矣未有如是之詳複者舜之傳禹不過曰人心

道心危微而已成湯以禮制心文王惟克宅心無他
言也論語言心者三處耳孟子言心雖多然未始形
容名狀其爲何若以無形而不在言也惟心之謂歟
四句則夫子所以形容名狀者如此而已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矣今尊兄雜形氣而言之似未明無形之
心者守心二字尤不經見如軀殼方寸之內如聯處
開端發原如一開一闔兩位旣定等語殊有所未解
要只消昭明沖和不可言說二語足矣此二語又似
與一篇一旨相背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某竊謂尊兄且宜放下許多言說識見只據今見

在身心見得道理分明則卽此便是著落歸宿主宰
受用之處外此有言有見皆妄也此愚見也如高明
以爲然則還有以教我幸甚

論

論立身師法

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
見其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
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
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
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
孟中便使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
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
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修終無所得

凡讀書必須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
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强記今日誦成
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誦讀何異

凡欲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
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凡係已誦過書每日誦所授新書外卽從頭通誦一
遍周而復始日以爲常則自然永遠不能遺忘

凡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
措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二三十遍
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注證之古
注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所當者
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凡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其子史之折衷
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會於律令格
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不爲當諸子百家之

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
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鮮有失矣故學者當以六
經爲律令格式以語孟爲斷案諸子百家則其情欵
也近年學者多議論孟子之非當求孟子無不是處
若不識片段不達聲律從頭徹尾少精神無眼目斯
爲下矣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
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
耳賤目也

凡見人片文隻字可以矜式隨手錄之聞人有一言
半句可以覺悟後學卽默記之汲汲焉恐失之此之
謂好學

凡在朋儕中竊自戒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
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
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
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
或制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人有證善者或我有未
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

規焉拘泥前人之體格以做做而爲之一有不合卽
從而非之固哉其爲詩也其所謂惟古於詞必己出
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
律寥寥久哉莫覺痛者況又未嘗深究源委者乎因
併及之不知工於詩者以爲何如也

一句類

維以不永懷　維以不永傷　在南山之下　在南山之側　在南山之陽　在南山之隅　于嗟乎騶虞　胡爲乎泥中　俟我于城隅　匪女之爲美　遠父母兄弟　不如我所之　不與我戍申　不與我戍甫

我戍甫　不與我戍許　河上乎翔翔　河上乎逍
遙　贈之以芍藥　甘與子同夢　無庶予子憎
藝麻如之何　析薪如之何　取妻如之何　殊異
乎公路　殊異乎公行　殊異乎公族　不敢以告
人　如此良人何　如此邂逅何　如此粲者何
不如子之衣　胡然我念之　宛在水中央　宛在
水中坻　宛在水中址　胡爲乎株林　樂子之無
知　樂子之無家　樂子之無室　一之日于貉
二之日其同　上入執宮功　其始播百穀　四之
日其蚤　嚶子之閔斯　其舊如之何　兄弟閱於

牆　如南山之壽　鶴鳴於九皐　予王之爪士
毋金玉爾音　誰謂爾無羊　誰爲爾無牛　不宜
空我師　蹙蹙靡所騁　念國之爲虐　我獨不敢
休　正大夫離居　哀哉不能言　得罪於天子
誰從作爾室　無淪胥以敗　無忝爾所生　爾居
徒幾何　不可以簸揚　我從事獨賢　益之以霖
霖　無害我田穉　伊寡婦之利　殿天子之邦
至於已斯亡　老馬反爲駒　毋教猱升木　君子
有徽猷　侯文王孫子　於緝熙敬止　殷之未喪
師　有虞殷自天　使不挾四方　太姒嗣徽音

以御於家邦　肆戎疾不珍　肆成人有德　古之
人無斁　誕先登於岸　以對於天下　四方以無
侮　四方以無拂　武王豈不仕　履帝武敏歆
諑置之平林　誕置之寒冰　誕后稷之穡　即有
邰家室　誕我祀如何　揆几有緝御　序賓以不
侮　君子有孝子　洞酌彼行潦　曾莫惠我師
敛怨以爲德　時無背無側　以無陪無卿　匪上
帝不時　雖無老成人　枝葉未有害　在夏后之
世　四方其訓之　興迷亂于政　女雖湛樂從
罔敷求先王　肆皇天弗尚　無淪胥以亡　萬民

靡不承　定申伯之宅　徹申伯土田　仲山甫之
德　王命仲山甫　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徂齊
仲山甫永懷　爲韓姞相攸　以先祖受命　命程
伯休父　我居圉卒荒　實靖夷我邦　曾不知其
玷　昔先王受命　日辟國百里　駿奔走在廟
無射於人斯　駿惠我文王　岐有夷之行　昊天
有成命　成王不敢康　繼序思不忘　未堪家多
難　以保明其身　肇允彼桃蟲　蹻蹻王之造
文王既勤止　我徂維求定　淑問如皐陶　纘太
王之緒　則莫我敢承　天錫公純嘏　復周公之

宇　宜大夫庶士　我受命溥將　在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肇域彼四海　般受命咸宜　帝立
子生商　則莫我敢遏　實左右商王　以保我後
生

兩句類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投我以木桃報之
以瓊瑤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一之日觱發
二之日栗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九月築
場圃十月納禾稼　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如
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彼有不穫穉此
有不斂穧　倬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帝作邦作
對自太伯王季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誕置
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民之方殷辰則莫我敢葵
人尚乎由行內顧于中國　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
周　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未堪家多難予又
集于蓼　俾爾壽而臧　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富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禹敷下

土方外大國是疆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受
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三句類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宅殷土茫
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四句類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
訟　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
是爭

六句類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十二句類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靡盬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梁鍾嶸作詩評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
名余曰正兮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

以爲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辭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至於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數之間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逮漢專爲全體矣

序

象山先生年譜序

宋 包恢 撰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略可覩矣而未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有金谿李君子原遡其淵源緝而成編粗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鋟梓以傳者今年秋臨川謝使君奕楙一見而慨然刻之郡齋以補其缺典以與文集並行使學者得而觀之猶髣髴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刻成命某爲之志其本末於後再三辭不獲乃僭越而言曰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紀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譜者異矣先生生於紹興己未迄乾淳五十餘年間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爲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爾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始若特爲此學而生者發揮啟迪開闢充擴之功大哉試觀其譜其爲人品器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閒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爲英萬人爲傑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述己學之進也則謂疇昔自反約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自此大發愧恥鞭策驚鈍不敢自棄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知警策卽與天地相似其於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以其言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

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決義利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以切琢之不局於一方各因其病以鍼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也以其言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略陳於覲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

其所言則所謂將無愧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乎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淳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洽久而益孚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訟牒希少將及期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之表者將達之天下矣豈特如荊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究其學先是欲其學之行故未著書暨後方欲著書亦卒奪其所志可爲發千古之慨歎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某嘗

隱憂遺慮爲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莊莊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詎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極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入於室晝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近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至涓流拳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故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妄加構議而亦莫有能破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切有望於同

袁潔齋先生書鈔序

書於六經爲最古古聖人自堯舜至周公孔子七人而已其言則七聖之言其事則七聖之事惟聖如孔子與七聖同乃能定此書然則後世非有眞知聖人之心者安能說此書哉且其立言之體腴而若瘠澤而若枯切而若緩文而若質所謂渾渾無涯者與謹嚴奇法正葩之體既不同而以模學不嗜者多矣或者知之姑論唐虞則曰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使自欲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極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

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本末先後無不白是當時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是果可以易言哉後世說者不知其幾家大都不免以衆人而測聖人耳至若潔齋袁先生者志古學而欲師聖人庶幾知此歟蓋其所發明者粹然正坦然明無虛文無泛論無飾詞理則實理用則實用若肆筆直書初不經意不擇語者然無非確鑿精實內而性分外而政理皆不失乎聖人之意而切於吾身天下之用其度越諸說者不其多歟觀其說可以爲秘書少監云

送陳司戶序

仕於廣者虹飲貪泉鯨吞濁海贓污之氣毒於瘴霧其來久矣於此而欲求廉士何啻探金於沙哉予忝將曹事自初度嶺卽加廉訪覩得一二於千百中何難其人也久之僅見有稱廣之戶曹陳君山公者有狷介之風雖倉庫之弊例衆以爲常例者亦一切拒絕不受予固歎古人以不貪爲庸行非盛德也猶之不爲盜賊爾奈何今之貪者陰取如竊書攫如劫無非盜賊也於是萬一有能廉者則如鳳凰芝草雖童子亦以爲美瑞矣衆皆濁如涇我獨清如渭在今世在南廣謂之盛德事不亦可乎然以戶曹君能不爲

貪泉所易濁海所污者亦豈無所自而然哉遡其淵
源則實以迺祖尙書公凜有家訓存焉爾予觀其訓
有曰初入仕路如人築室先固基址若基址不固稍
或搖撼必至顚覆吾平生仕宦無以逾人惟是律己
廉勤又曰交了印記急急打疊待自身潔淨除俸祿
外毫髮莫與交涉又曰只是自家滴水滴凍不用一
錢任甚人奈何自家不得便是監司太守威令如火
其奈一清廉官員何莫說人奈何不得天地鬼神亦
將畏抑爾其終之自志以詔後者亦曰廉勤以報國
清白以傳家一毫不可得而涴也戶曹君惟此訓之

入耳著心故能以此守官三年之間一廉不渝予採
之人言咸曰實然豈不謂之難得歟君請予書其家
訓之後予謂家訓不必贅贅也在爲子孫如君者堅
守常如一日可也惟人心惟危天命不易所患義利
之窾主不分德貨之貴賤不明則勉强於一時或不
能不改變於後日非眞堅而磨必磷非貞白而涅必
淄則始之潔若可與而其往未可保所宜深思而痛
省也爾祖訓又謂嘗謁鄉丈王元邁因擧里有初仕
有時大聲疾呼高談類狂則若持棘端而箴輒相
爲縣則便賺污狼籍今忽有人云已能改節雖伯夷
之不如語之十人十人不信乃自指云又有人云王

元邁日來盡喪所守幾同盜跖語之十人十人不以
爲然夫何故毀譽旣得於初仕之時而是非已取信
於鄉人之論不可得而掩也今君初仕亦似能先固
基址矣自今以往惟謹守力行始終一節使後雖有
人言喪所守同盜跖而聞者皆不信而惟信君之終
廉庶幾不忝厥祖矣雖仕之厥祖之地不難也姑以
是送君之歸云

送吳規甫序

規甫從予家君學於與規甫共學者十有八年矣疇
昔少遠去多不越三百里少長別多不踰二三月惟

常甬趨帝鄉圜橋門覽東南名山大川尋當世名賢
才士者近兩年在三四千里外餘則無一晝夜不相
與處處必話言言必曲盡或者予心非規甫莫知而
規甫非予亦未必盡知其心資雖不同而其趨問往
往不合者鮮矣蓋規甫資高爽未嘗語及卑下予資
若深沉亦少語及浮淺視世之庸流匪經大猶而爭
聽邇言者實鬧鬧也非强爲是落落乃其素所安也
有時大聲疾呼高談類狂則若持棘端而箴輒相
直者頗自有以相樂非敢爲他人道也每謂充塞宇
宙洞然公共之理雖古大聖賢不敢有秋毫所損恃

不過共發明扶植之耳故自開闢以來聖者可師則師之賢者則友之本無常師友亦非宗其人也視世之宗一家主一說專一義不知實理之所本而苟私門戶堅閉不可開又且徒乾沒於記錄辭章間爲蛆蟲識見以自喜此等實不能與之强合也若及後世則人必雄資英略事必俊功偉績少足以發其開物成務之機者姑取之餘不暇錄也此理之淺深聖賢嘗取譬矣安宅也正路也始而入門中而升堂終而入室不可誣也予與規甫嘗謂於父師講切之次得其門而入矣自是言論之際乃能及其堂室中精微

事今世益降人益卑雖號爲力學者方與安宅正路背而馳焉無入門之期也與斯人而言如反引出門語外事欲挽而回之不可得不覺去堂室之益遠爾豈徒無益云乎哉故生平取友於世如揀金於沙常恐宏道之難其人不足以相推挽而上適足以淪胥而下也方期與規甫終始共學不離朝夕相觀相摩相激昂庶幾同堂合室適道立權可覬於後日爾理有極至知所入者當不至於至道至德至聖至神之室不已也不幸兩貧相值不克相養以遂而忽爲有力者奪去蓋遠去千百里長別六七月前乎此者嘗

一再而未多見也甚矣予夙心之未竟而予之失助也所幸新昌孫侯乃賢主人侯之得於天者厚進於己者博而取於人者懇懇乎其未足也其同道以爲謀顏澤以爲悅也可卜矣況吾徒以宇宙爲一心一心之外無餘地予之處規甫之出孰彼孰此孰離孰合哉規甫行矣以規不以頌予當何言事物不足適也言行不足間也心術深微之利病氣質稟受之偏正已熟講之而熟知之亦各自化之而已矣無戾於初無晝於中無愧於終揭天地之中以起偏陂出日月之光以燭昏庸運鬼神之變以發深錮舉江河之

大以開狹陋使爲宇宙全人自淑淑人無二理也予當自勉規甫其勉之

記

肇慶府學二先生祠堂記

天下有盛德之名儒爲明師斯道之所以開明也國家有尊嚴之名臣如嚴師斯人之所以敬畏也而名儒名臣俱非常人非世所常有者惟天地立心爲天下國家人道計則或間生一盛德者出而爲天下之儒又或間生一尊嚴者出如爲國家之臣庶幾斯道開明不終晦蝕斯人敬畏不至玩弛而天下國家有

所賴以主張綱維者乎蓋天地有盛德氣其氣爲仁而溫厚時則將以生名儒有若周元公者焉天地有尊嚴氣其氣爲義而嚴凝時則特以生名臣有若包孝肅公者焉元公冲和純粹渾無圭角溫厚之所以鍾也孝肅剛正峭直儼有廉稜嚴凝之所以鍾也是其體皆天地之塞其性皆天地之帥而二公之生其所關天下國家人之道也大矣故其平生之所建立之所成就爲學術爲德行則足以成先聖覺後人微而性命根本遠而聖賢淵源始開明如日星是後學者滋敬而同然理義之爲悅爲飾操爲政事則足以

動明主服生民中而貴戚宦寺外而田野童稚亦敬畏如雷霆是時朝廷益尊而隱然社稷之增重二公皆卓卓名世雖沒世不忘也濂溪之名包家之稱重當時而照來世雖死如生雖亡如存常如侍嚴明之師而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與廬山長同其高與廬江長同其深眞可謂盛德尊嚴之至而仁義之備還足以對越乎天地哉元公嘗兩持廣節孝肅嘗一守古端人到於今稱之然去之二百年間其遺迹之可考者鮮矣獨聞元公時不憚勤勞不避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

己任此其恤遠之仁藹然溫厚蓋猶風以春風而雨以夏雨者且獨聞孝肅時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歲滿不持一硯歸此其律己之義凜乎嚴凝蓋有肅於秋霜而寒於冬雪者然則卽此遺跡之一二已足以見二公之爲不可及矣今古端郡博士呂君中學元公之所學而又自造之深有所自得者慨然以他郡學皆有祠而此學獨爲缺典且孝肅雖有祠而未稱也於是禮以義起遂合而祠之使端士知所嚴事而以時祀焉屬某爲之記顧某雖不能文而均不容其辭也且謂嘗有感

於元公按部之餘有聞有山巖卽去尋與到官處處須尋勝之句故若連之大雲康之三洲惠之羅浮莫不常遊而留題焉豈獨於端而無之端有星巖意必嘗至其處一日與士友搜求之果得其心畫之眞於欹崎僻絕之中益信如公詩之所述而其高懷雅韻之見於端者如此益知祠之當與以起邦人高山仰止之志也某因謂君曰今人自蕞爾形軀之外視世之事物藐然與我不相關也如公疇昔尋山巖之勝者人往往直以爲遊觀之適而已夫豈知此興非淺而正公之深處歟蓋上下本同流何莫非我事曾不

見有他事而洞然無少間隔滯礙也萬物本皆備何莫非吾物曾不見有他物而豁然無所馳求係累也故公隨所至所遇皆眞景眞趣悠然理融怡然心會是卽牕前草不除之機而浴沂風雩吾與點也之意也學者苟知此一意卽知公學術德行之高明要與彼徒按圖而索卽書而求者異矣若夫孝肅之遺風餘烈亦何必他求哉今仕於廣者虹飲貪泉鯨吞濁海陰臉取者如竊晝攫者如劫有瘴癘之氣雖毒未足憂而贓污之氣慘深可畏者回視公之介焉如石一硯不取之事豈不爲之愧死歟仕者苟知此一節卽

知公節操政事之峻潔殆與彼聞風而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者幾矣府博士之爲是合祠也孰不曰宜如或欲以學術德行與節操政事列而爲二謂不可以強合則亦疑於義之未精而未易以輕議是祠成而端士之登斯堂也如相見而消鄙吝於斯如親炙而行景行於斯是祠所以示教也於斯而有所感發興起焉則其度越乎徒爲包氏周氏等章句之學者不知其幾蓓蕾矣神之聽之洋洋如在又不知以斯言爲亦足以發乎未之或知也姑以復郡博士之請云

盱山書院記

北溪之上下崔氏居焉蕃衍熾昌大族也環繞其居前後如城者皆山也其山自盱母而來原悠遠而支悠長乃奇秀所會之一勝處也故其鍾而爲人多挾智能負幹略傑出諸鄉久則自質而文蔚然以變燦然以興而文風彬彬矣始而小試郡邑學旣多隨所習能中其選繼而秋貢於郡國春貢於禮部則有爲本經之首選者如唐君準希易是已然希易常闡師友之講明以古人爲己之學具有本末應舉之業不與焉故在他人則以爲吾事已畢在希易則以爲吾方自今始其心欿然不敢以其已試之效自足而汲

汲焉將窮諸經之旨究諸儒之論覬有所進而未已也然希易又知學非特以自淑亦將以淑人況吾之親族自有可選造之士特患無以帥之而莫之聚耳非吾之所以倡之而莫之和無以統之而莫之從無以倡之而莫之和無以統之而莫之聚耳非吾之所當任其責乎乃集其宗族之親而議之協衆力鳩衆財卽其祖居之傍創爲書院規模甚鉅會講有堂肄業有舍休宿有室廊廡之嚴庖湢之備嘗得朱文公先生所書盱山書院四大字因以爲名而揭之萃諸子姪就學其中希易旣自以身教之次有堂長學長齋長諸職又相與勵翼之藏修於斯麗澤

於斯試功課效於斯規矩森然率履不越蓋前乎此之所未有也自是而往明經取青紫特其餘事衮衮而來今方權輿耳希易之從弟希彦來道書院諸友之意請記於予予謂敢不叙述其美然言有若迂而甚切有益者因爲諸友發之可乎夫以書院名是所主在讀書也抑予聞之先儒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時聖賢若彼其多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勝記然曠千百年求一人如顏曾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傳不在於書而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必有所在矣是以實學之非書也然

予謂聖賢之書所以明道書即道道即書非道外有書書外有道而爲二物也患在人以虛文讀書而不以實理體道遂致書自書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離矣問其書則泛然能舉其文問其道則茫然莫知其實甚至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滔滔也況讀書非爲應舉也若其所讀者徒以爲取科第之媒釣利祿之餌則豈爲貞志者哉且先儒又嘗謂讀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耳如荀曰讀易而悟性命之大原讀書而得帝王之大略讀詩而能投政之通達讀禮而見禮樂之中和讀春秋而知行事之深切著明則何負於讀書乎此固不可不辨也抑今之以鄉貢而進者曰得舉盡亦思古之鄉里選舉者以道藝也吾豈容不求進夫道藝之可舉乎以奏名而高者曰及第盡亦思昔有表古今人物者凡九等也吾豈容不希及乎上上之等第乎今志在科名者豈不曰名甲天下之爲美也然孔孟之門各有四科文學下矣事君人者非矣未達而在下則顏子甲四科而德行爲第一已達而在上則大人甲四科而正已爲第一如能試入此科也其高尚有過此者乎由此其選則仁義忠信之天爵既修而公卿

大夫之人爵皆將從之不然則有莘郎耕之野固自有堯舜君民之大業陋巷簞瓢之中又自有四代禮樂之盛典何慊乎哉讀書知聖賢之道如此然後見書之功用實而非虛也徒以一日之長一時之文擢高科登顯仕而幼之所學曾不見於壯之所行書中經綸之道略不得其一二以施諸用則非予之所敢知也此學者之法戒也敢述其說以復諸友不知果以爲切而不迂乎

鳳山新城記

建昌爲郡南邑呼江北負鳳山江如銀漢從天而下

引玉而流遠來而環於前山如鳳凰昂首而起鼓翅而趨聳立而待於後天作地設斯亦奇矣郡守雷侯之始至也卽振衣山之絕頂四顧而歎曰盱江固如自然之池昭昭矣猶未若鳳山尤如自然之城焉蓋其勢眞若翔於千仞而極目千里不見窮極泛觀四境羅列衆山奇秀萬狀皆似重城之周遭而去郡似猶三里而稍遠若治已最高而此山又高出千丈去郡僅一里而近俯觀城內之市井人物歷歷可數雖一髮不能逃也一郡之險要不在茲乎今日敵患已深地勢當擇昔人於戰地則爭山爲據以得山爲勝

於守地則有山爲鎭又因山爲城患無山爾未有不依以設險者或視此山如非我有而置之郭郭之外可乎先爲登臨遊觀之佳處今當爲防禦守備之勝地亦並行而不相悖也茲非其時乎侯文事旣敏武備尤習惟超然識慮之遠故慨然興作之速節以制而不見傷害辦以靜而不動聲色董其役者委前江西路分守李君忠授以成規欲盡包一山而城之蓋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長五百三十丈以與正城相連接上下相綱維內建寨外闢二門南曰景福北曰仰高皆雄偉眞千里之保障也又念城非兵戮守

怨又至是始足以全金湯之固而無缺而新池淵淵與新城巍巍實昉乎此前此之所未有也可不謂盛矣哉嗟夫有郡此有城有城此有池有不可缺其一者非爲己自衛爲國衛民也此列郡之所不敢輕而尤邊郡之所甚重所患人情當慮始之難而未至樂成之日有不能不議其迂而不切爾苟非明足以知之審斷足以行之決則亦有易搖於異議者或者雖欲行之回視郡計之不給往往又有退縮而中止者吁亦難矣侯則保惠斯民一念眞切明斷有素非浮言所可惑且雖費無所從出所可擬者惟有

盡絶他費專成此務此城池之所以僅克有濟矣建昌江西上游固非邊郡可比然試觀江湘近事古未有如此敵者此郡殆如次邊矣浚築之役倘可以爲非所急乎此侯所以不憚煩難而有志竟成事也況侯方以此景定庚申二月視郡事僅至五月而已有召除矣其所以表已者似此爲難能也亦豈曰小補之哉侯雖不以爲功獨謂不可無以詔後來覬相與扶植使可與持久郡之公計也命某記之不容以不文辭乃爲之識其大略以復侯命侯字宜叔名宜中先以編修出守今以吏部考功入覲云郡人包某記

君子軒記

君子之名起於誰乎昉於禹而見於書詳於文王周公成王召公而見於易與詩者也至夫子則言之見於魯論者凡六十有五門弟子之言不與焉他經如庸學又不與焉不知厥初之未有此名而以何義起乎天下之至尊且貴者莫如天子之爲君是固其勢分稱也其身雖卑賤而心之爲君有天子不得而分然者抑公由其道其德有出類拔萃之實乃足以居是臨下御衆之名也然性爲天地之貴仁爲天爵之尊則實人之所同有而非君子之所得專者道德莫非爲名也若君子之名所當居則君子之實可不勉過於性仁苟有是仁道可尊有是德性可貴則因亦不可不勉之名之曰君子故人心謂之天君正以道德尊貴稱非以勢分稱也其身雖卑賤而心之爲君有天子不得而臣者若子者男子之通稱世之卑陋猥賤者多皆凡子也其間如有奇偉男子者卓然度越乎衆男子之上而獨可尊可貴焉則是足以君乎衆子而凡子徒可以爲其臣僕爾故君子者以成德名而去仁則無以成名此其名之所從立歟君求其實則又果何如哉昔子貢子路司馬牛嘗有問而夫子所以答之者各異雖亦因其人品資器而示之以進修成就之方然尤可以見其有名必有實名之不可虛居而實之

不可不勉者夫廣郡有貢士曰曾君傑文鋒銳而膽氣壯者也凡三試春官因上萬言一書獨乞建儲一大事當上下凜然未敢有言之時乃以一書生慨然不懼禍福而直言之非其有膽氣之壯乎又非特文鋒之銳也廣信使君徐公謂禮嘉其志遂以君子名其軒蓋以其爲曾氏之子而望其希曾子之言也曾子以託孤寄命大節不奪爲君子曾君他日可期以進此一節者歟然天下國家之事凡所當言者義也非爲名也若君子之名所當居則君子之實可不勉歟夫君子者亦賢者有善之同名其實則爲善不同

善無常主得一善則皆可以爲君子易之大象凡以歸之君子者五十有四則各一卦二事而亦各一道一德大象與詩之君子則皆通上下而言之人君亦君子也若魯論則多自下之學者設而亦有上之人君所可共由者蓋道非一路德非一得隨其所行所得而均可以爲君子耳如夫子以子賤南宮适爲君子哉若人乃各因就其言行之美而稱之其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則以僅得其四耳又謂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則是其極至者雖其學不厭已聖益聖而未嘗自足也然充而上之君子者亦豈可以易言哉雖然君子者固已出於衆人之表而亦未至乎聖人之域故夫子嘗以君子而猶有不仁者且以聖人不可得見而思見君子焉則道德豈有終極而學豈有止法哉今曾君如能以曾子之君子自期是亦一君子矣抑予謂君子名雖一而實非一求全責備則所當精進者猶多也況君子而未至聖人則尤當任重而道遠不可中道而遂止也先儒嘗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師然則爲士則希爲君子爲君子則希爲聖人非僭也曾君欲予志其說敢因是以致其勉云

記

詠春堂記

宋 包恢 撰

余友吳節父有堂名詠春昔蒙齋袁公嘗爲書其名既久而欲予辭不獲乃復之曰孰爲春平泮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春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春也乾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地載神氣神氣風霆庶物露生春也然則春果無與於我乎物孰發之吾道之大也物孰鼓之吾仁之顯也乾

之所統即吾元善之長也地之所載即吾浩氣之塞也故天地之德萬物之備罔不在我爲物不貳生物不測春也豈有外哉今而欲詠此春也將何如而詠之春氣自動春聲自鳴乃春自詠耳非有詠之者大而雷風之千響萬應細而禽鳥之千咏萬態衆而人聲之千唱萬和皆詠春也皆春自詠也患人不能自聽自聞爾安得吾非吾而爲春春非春而爲吾者與之語此哉余昨假守天台有請予講暮春與點之義者予嘗爲之說曰當春之時大鈞块圠之無垠二氣磨盪之無方雷出地奮和樂悅豫之已深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之已極元元一意敷暢周流生生萬類發越充盈飛潛動植曲成不遺洪纖高下旁通罔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於斯時也春爲點乎點爲春乎春非春而爲點矣點非點而爲春矣混混乎見其爲一而不見其爲二矣自點之爲春矣則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制命在內天下無對過化存神而上下同流飛鳶躍魚而上下著察天下盡歸此仁四海放之而準

點也何莫非春春也何莫非點是不必曰吾與造物者游而吾實造物者矣至此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斯歌歌斯詠載無聲而無處非聲聽不聞而無往不聞宇宙之間盈溢流動無一不自足而泰然無他求無一非固然而安然無妄作浩然至樂而不驕坦然無憂而不吝蕩蕩乎孰有一事一物之足以累我休休乎孰有一絲一髮之足以間我哉以吾之爲春而春之自詠其樂不可以有加矣此非常人之情計雞蟲之得失較蠻觸之勝負者所能知其髣髴哉詠春主人舊常志乎此且常聽吾克翁之教而有省焉今如果不忘其初也余斯語也願請畢焉在眞實自反自求而已

玉虛觀記

觀名玉虛爲一方之奇觀亦盱江城南之勝處也其
山環遠近峙而屹立者如玉屛聳而峻拔者如玉笋
西有高峯諺稱雙髻尤巉然特出皆上凌太虛爭獻
神秀其水周左右逢源而流者如玉泉隨蓄而止者
如玉鏡東有良田平廣萬頃又渺然前陳皆下涸太
虛交相照映觀在其間地形如龜有老松如龍表裏
洞徹眞玉山輝虛室白而瑩然一水晶宮也平時翩
翩羽衣珊珊環佩飄飄乎優游其中焚異香以成雲
擊鐘鼓以成雷聲應氣求相與以誦其家之書行其
家之法從外而望之者眞有若神仙中人風塵表物

顧不清且樂歟近境里居多傅氏人物多豪俊疇昔
或期以學問窺前賢或期以文詞追作者累嘗會族
於斯會友於斯藏修講學於斯濟濟彬彬猶德星聚
也亦以欲相追琢如玉人之琢玉欲相虛受如山澤
之成虛則莫美於斯也然斯觀也邈不知其所從始
以素無片言隻字可以考證也昨所可見者有天禧丁
巳之鐘存焉耳或曰昔爲凌雲觀又曰下方觀至治
平之元方賜今額皆未可詳也惟迹其當衰弊之餘
而力能振起之者時在崇寧有道士徐丹林者爲可
稱述而已自是前作後述隨時出力凡由內及外宮

室殿堂補弊修廢類無缺違規模既定增加循積將
月異而歲不同亦可以復一方之奇觀矣遂今知觀
事謝師顏與其徒愈慨然有主張是綱維是之美志
故比年樓閣門廡廊廡等又咸革故而鼎新之正猶
玉也他日久掩沒於氛埃之舊一旦再得以發越其
光潤之素於是煥然虛明爲之改觀益可以光前而
照後矣師顏屬嘗造予而嘆曰本觀不知其幾何年
前者既無記以詔今日者又無記以詔後來則
豈非缺典之大者乎敢以爲請予嘉其志既爲之志
其源流委折之略矣因復念彼之爲教者其說曰被

褐懷玉曰致虛守靜又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曰虛
無恬淡乃合天德此道德南華二經之所謂道者非
予之所敢知也抑觀之取名或者其出於此歟彼因
名以習其教必有能知其道者予不復道然猶獨有
疑焉觀之士豈果皆爲仙人而不火食乎何自有觀
以來無一畝之田無一粒之入靡積靡倉靡陳靡新
其空虛至是極也空如懸磬恐亦難以暫寄若泥久
居乎將不啻有貧困憂戚之患借曰庸玉汝於成如
吾儒可也然徒虛其心不實其腹亦豈彼之道乎今
乃其徒常十餘人類若有以充其體而不餒於氣者

彈琴嘯詩煉丹修藥各有以自娛未始有困貧憂戚之態豈其果有仙術能仰以呼青雲吸白日俯以吸荊薪煮白石漱芝泉黃精秋肥可以不老春食朝霞夏貪沆瀣可以久生乎則宜其不食五穀能如藐姑射山人也不然則歲無五穀之收而爲觀數百年不絕不廢如一日亦未聞有一人以絕粒而不延年者果何道以至此哉或謂杜陵欲入藍田山以有餐玉法也寶玉品中有名穀璧者粟粒自然此豈其可餐者歟然則師顏與其徒豈亦觀中自有玉以充虛而非常流所得而見歟皆予之所未喻者尙欲一親

至訪問而究窮其所以然姑記以此云

韞玉軒記

南豐山多奇秀有曰梁原者以山之色如粱有以見山之源深長也侯氏居焉前對二高峯名何祝蔚然蒼翠鬱然峭拔顆然銛銳不知其幾百丈如峻極於雲之表可仰而不可上其峯之麓多奇石左爲石巖右爲石井上下爲石崖井泉清甘冬夏不竭春則瀑布飛噴而下舊嘗鑿崖之傍爲梯可以登眺鑿崖之上爲基可以臥遊引井之水爲池可以濯纓自源徂流若無一點塵俗氣者有侯氏子希夔隱然有感若

謂凡山之孕爲一方奇秀者要未始無所自而然豈非有所蘊蓄於內而發越於外如昔人所謂石韞玉而山輝者歟於是取以名其書室曰韞玉軒而請予記之予因詮之曰玉之美不待贊贊其美者非知玉者也其玉可貴珉可賤童子能知之問所不必問非子貢之問也比德於玉是矣而必目其何者爲仁智義何者爲禮樂忠信何者爲天地九者之外又別有取以爲道德焉既非其倫矣且以乾爲玉觀之亦是可以當此稱者然以無情之瑞物而稱之如備道全美之人不幾於强爲附會者乎非夫子之言也獨精神見乎山川爲足以知其表裏耳蓋方其韞也石未剖玉未出若未有以見其美也然石不必剖玉不必出其美自有可見者焉抑水有玉而水方方非水也玉也木有玉而木澤澤非木也玉也豈不猶荊山之玉潛光荊石之中雖千仞之上不能掩其光乎是玉之石者雖未可見而輝之在山者爲可見不必觀諸玉而觀諸山可以知之矣使徒曰山云爾而山又徒曰石而已則重濁之氣烏得有精明之色頑獷之質烏得有溫潤之體宜皆不能以發其光者將見其黯焉塵埃之冥冥焉烟霧之昏昏神氣索而草木萎

泯然無毫芒影響之光輝者固其所也是山之所以輝者玉也非山也況石云乎哉然則玉以比君子而玉乎非玉乎當自知之而自得之不然非其輝也吾欲玉成君子之德者盡亦反而求之夫美在中則暢於四支和順積則發爲英華有充實之美斯有光輝之大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其韞而必輝之驗歟此心猶玉而良貴存焉身猶山而光潤生焉故所貴有道則動容正色辭氣之間其暴慢鄙俗自遠所性根心則生色見面盎背之睟其四體不言自喻也苟舉吾一心皆美玉則舉吾一身皆輝山韞藏發輝之相符益信其不可誣也矣今吾子

宜如何哉子之得於天性者謂之德而藏之身心者猶玉之韞也患不自知遂至自賤自毀或不能不瑕不污以汨沒其光輝耳盍亦善自貴重如玉之貴善自修藏如玉之藏可也吾見其韞將閟然而日章矣不則貴於己而不思放其心而不求是自賤自毀其所韞也光輝自何而發見哉充而上之盡亦所存之純如玉之瑜而無瑕所守之全如玉之潔而無污可也吾見其韞猶潛伏而孔昭矣不則志念之駁雜物欲之蒙蔽又自瑕自污其所韞也光輝自何而形著哉子宜辯於斯二者予鄉里有如粱之山已視之若

義自奮大略依邊境之法而行之則雖寇徒兇焰之新熾未至如北騎强敵之難慮也何足以爲患哉今宜黃侯君銳之事是已蓋自紹定己丑庚寅間閩寇四起所至火民廬空民財煨其性命擄其妻孥莫有能禦之者遂至橫行及撫諸縣之境而宜黃諸鄉被毒尤慘時侯君之所居在崇賢鄉之鵰峯雖能糾鄉民爲義丁率衆幾力與之抗而鄰井爲所蹂踐者已多矣君因慨然歎曰今日之患已往雖姑曰不咎後日之憂方來可不深慮哉據勝地帶山寨之法於是乎行之眞有不可緩者矣乃擇地得名曰龍磔者兩

拳對峙高險可恃泉瀑旁流幽深罔測山巖峻拔上實平夷可居千戶而容萬人殆似天地特設險以爲避難拒寇之所者以之寨其上寇至則登寨出其彊者與之戰而期於必克寇退則返故居各理生業人人可以自固此豈非備寇之良計乎然君復慨然歎曰如依寨出戰非有食何以戰或因寨爲守非有食又何以守哉辦糧食給士軍之法於是可行之又宜有不可緩者矣乃自出米三千石零又率族之有力者助之倉於寨中專以給義丁而名曰義倉當東作而散以濟其力農如屯田焉及西成而斂依淳熙法

量收息二分覘以增其數可以遠及而持久出納主以子弟無秋毫援萬一再遇寇如他日則兵與食俱足寇其如吾何又豈非備寇之長計乎侯君今授贛州信豐縣尉素負意氣欲立事功故能在鄉爲守禦之備鄉人實賴之使每鄉有爲者例若是則雖有巨寇無能爲矣百里之內安於田里其利博哉抑君之志固美矣又在後來者世守其法不私不欺勿替勿壞有以推其所爲而增美焉非惟不至於滋生其弊而益有以廣充其利積倉愈多養人愈衆則雖使之數百年安固常如一日可也此侯君求記於余之本意而余不得不爲之識其本末以詔後人焉抑亦足以維持於無窮歟淳祐戊申重五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府兼勸農事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包恢記

填州分司記

地不愛寶寶藏興焉有土此有財貨財殖焉厥今東南寶在耒海利權總在白沙以其號爲淮海一都會要衝也出於斯納於斯斂於斯散於斯其來無盡其去無窮前隸倉臺專司制之在外固已多歷年所後歸檢閱分司制之自內昉於淳祐四載其爲數加夥

其爲任增重矣官守之所治宜有公廨司存之所掌宜有公庫顧乃十餘年間尚闕如也殆類豐失所居而受之以旅者然則非有舊貫可仍難以何必改作言矣取諸大壯易以棟宇豈非其時乎然患未有財也於是分司趙寺薄汝証與知郡徐大卿有功合詞請於朝今大丞相惠國謝公慨然從所請爲之捐十八科公楮二十二萬八千三百有奇且就淮東總所給木植價錢六萬八千二百有奇財可用矣患未有其地也於是相分權廳舊址可以爲廨又別貿易數十丈可以爲庫地亦定矣乃選工與材悉用其良授

以規畫協力與作執役者日二百人人公屋之厚
過於私家物物公買之值眞有不擾而辦者故以公
廨之一新則爲門廡廳堂等凡三十餘間戍卒胥吏
莫不分列有舍總以大門儼如也以公庫之一新則
爲土庫廳廊等凡二十餘間中間點閣編排藏貯官
錢莫不布列有位周以磚垣屹如也外爲別屋又四
十餘間若南濒大河則造河亭船埭以便商賈西有
水港則接東邊曠土以遠煤燎上而待賓有館下而
牧馬有廐正廳之西建書院三間書院之南建薰風
一堂以爲公事應酬之暇藏修游息之所傍開水門

列小紅橋前爲月臺起見山樓桃柳梅竹雜然前陳
羣山衆水燦然在目樓之前又有曰可軒蓋幾於盡
得一州之勝而無一不可人者夫以公廨公庫既一
時俱備前所未有而賞心樂事又隨地創見各有佳
處以臨事與商賈交易之場而超然景物之美又有
以自適其適焉蓋其清不絕物通不同俗抑所謂迹
似與世相濁而獨其心追古人而與之遊者歟經始
於寶祐二年之孟夏落成於是年之冬季僅八閱月
耳而總爲屋大小九十八間且內而器用外而舟楫
無一不周密而備具遠近爭先快覩爲之心開目明

竹軒記

物非物何物非我我非我何我非物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其樂大矣竹一物爾一卽萬萬卽一誰實
爲格物而知我者哉竹之中虛我之心也竹之外直
我之行也竹之節剛我之介也竹之鉢峻拔我之高
也竹之根深固我之本也竹之色長青枝葉長秀我
之文也一或反是非竹非我矣以竹視竹常人也以
我視竹君子也若黃巖池君子文者其知此歟予文

嘗從四方名師友遊皆被賞識而燭湖孫公尤愛敬之既嘉淵美之質堅靜之操而復勵以明識強力充氣以進於英特氣象殆竹之意歟子文有軒旁環以竹燭湖名以竹軒意有在歟今子文之子齊賢於軒則再造於竹則增植竹生者先後如祖父之長兒孫根根葉葉相似也予文賢也有子齊賢又賢也以賢嗣賢所謂是以似之其賢欲與父齊而其實欲與名稱者歟請予記其說予既爲略叙其本末而復勉之曰詩以棣竹猗猗興有斐君子而大學遂取以爲道學自修盛德至善之證竹之用大矣而非外於我也

齊賢能以是歸而求之當有餘師未達則反而求之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達則舉而措之以治國平天下以光先志以追燭湖之雅意舉不出諸此尙何外求哉

玉成齋記

黃巖之谷口鄭簡子以書來閩山之臬司告予曰吾嘗作一室於祖廬之側而玉成齋名之取西銘玉女於成之意也夫富貴無憂固世所貪慕以厚吾生者或疑猶鴆毒也不必成人多至殺人若貧賤憂戚乃人所厭惡以拂亂其所爲者抑孰知反能固吾志孰亦已甚而不求世間之樂有年矣然私竊自念又安知此非所以成吾哉猶之玉焉未有不琢而成者而玉不可以攻玉有他山之石之錯焉以吾家徒四壁身無一命不堪其憂幾如顏子簞瓢陋巷蓬戶甕牖殆猶屋之上漏下濕吾旣室於斯思立身顯親於斯庶幾仁有得孝有終毋祖宗於斯思立身顯親於斯庶幾仁有得孝有終而或底於成也然則貧賤憂戚豈非吾攻玉之石錯乎此吾取名之意也請君爲我記之予聞苦志勞骨饑體之身乃能動有益也困心衡慮徵色發聲乃能作有喻也智慧之生由於疢疾孤孽之達出於危慮信乎貧賤憂戚之能有成矣然貧富貴賤憂樂之不同特其身之與世遇者爾在道則有至於富有大業而已無貧也有貴於己之貴貴而已無賤也有樂生烏可已而足蹈手舞之不知俯仰無愧怍而王天下之不與存者而已無憂戚也若身之貧賤憂戚則雖如吾夫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伐木削跡厄於陳蔡而視世富貴有如浮雲樂以忘憂不知老至眞行

乎貪賤患雜無入不自得而德益盛聖益聖也此其所謂玉振之終條理而集大成者歟乾爲玉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德也德卽玉也成之極也簡子而欲自成如玉也則當日乃所願則學孔子而終日乾乾也甘貧賤憂戚如富貴好樂推一念之孝以求天經人倫之至因玉女之旨以會訂頑體用之全如琢磨自修之功以求大學至道之止則其所存當何如無謂一室之小忽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將洞然宇宙天下之廣居正位不外是矣光耀玲瓏晝夜不息他日遠近之人望之見有白虹之氣上衝於天精神之發

遠齋記

予友上饒徐志遠卜居玉溪之南爲藏修遊息之所後負古城之山前揖南澗之谷中有淵然一泓依棲霞山曰霞泉泉之下闢小齋齋外梅竹相與照映蓋致遠心地灑然而境地之勝亦如之況深於琴精於詩故於斯賦於斯則山鳴泉響梅動竹應若皆知音者嘗求名於予予曰何必他求以字名曰遠齋可乎昔陶靖節結廬人境而心遠地偏者亦如是耳此十五年前語也玆予被命來司閩泉致遠實偕行因語前事曰名既自君立則發揮遠意以記吾齋豈宜復他屬予曰記則不能嘗試評之人之智識志願最喜乎遠而惡乎近苟智識之所及者遠則可以成遠業志願之所期者遠則可以經遠猷否則卑污淺陋見不踰乎目睫行不赴乎尋丈固無望其遠到矣夫遠孰有遠於天地者乎周行一百七萬九百餘里天之遠也自東極至於西垂自南極至於北垂各二億三萬三千里餘地之遠也人而欲同其遠則何以哉然

此特天地之象形猶未足以爲遠也有象有形則有限有窮惟非象非形無聲無臭則所謂道也天特此道之成象地特此道之成形道則神無方而易無體豈里數之所能計而百千萬億之所能算哉故雖未始離乎天地之間未始出乎象形之外而廣矣大矣其遠不禦莫究其限量莫詰其終窮矣抑予聞之曰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至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果遠乎果不遠乎亦惟知遠之近者斯可以入德乎放之彌滿六合斂之退藏於密則雖遠而非遠也密莫密於此心此心之神倏然在九天

之上倏然在九天之下又倏然在八極之外往來不測莫知其鄉則又非遠而遠也不以遠爲遠斯眞知遠矣此齋雖小中具宇宙此齋非近宇宙非遠於此齋而賦詩將眇宇宙皆琴聲也於此則近如目前之小得失小利害尙足以動吾心而置秋毫之欣戚哉致遠有晉宋間人物風度者也當自有契於此予言贅矣致遠曰命之矣請書以爲遠齋記

易齋記

有結廬於包羅恢宏之境者名之曰易齋而自稱曰易齋主人方其作是齋也先筮諸易得吉然後定非任己意其全體又皆取諸易而爲之不假他求故名之本則擇於艮山丘則選於巽工勸工而兌以說之動木而震以起之其屋極乃太極而基址則坤地蓋覆者乾天也以離日坎月爲牖牖而又以乾闔坤闢爲門戶神實密運其間有不疾而速者眞節之不傷財不害民而成之簡易也齋既成主人又筮得吉日如哉當晉之明出則夙興而自昭明德於斯固不敢以妄入及隨之嚮晦則夜寐而入以晏息於斯亦不敢以妄出其出入以度有不容紊者四時之間尤自有叙當其月爲復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爲乾皆陽月也時則幸陽之月長一月以消陰至於乾而極極乃爲至猶吾德之陽明必積至於剛健純粹而有如乾可也是六陽之用無一時不在此齋矣及其月爲姤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皆陰月也時則慮陰之乘陽晦必將變之永貞大終而極極則必變猶吾德之陰晦必將變之永貞大終而復爲乾可也見六陰

男三女一時同人而居之其爲齋眞包羅恢宏足以廣居而大受乎是時其內之家人蒙童歸妹固已畢集其外則師眾同人又皆比輔方來而未已如噬嗑之合無有間者翕如也主人於是待之以履之禮樂之以豫之樂燕之以需之飲食未濟之飲酒而坤牛巽雞坎豕離雉兌羊等物悉備井可汲鼎可烹取無禁而用不竭無不醉酒而飽德歡如也禮既成主人居而安其序於是樂而玩其詞於斯動而觀其象玩其占於斯有大有之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不知彼之旅於處心不快未得位無所容者其視此齋爲何

之用亦無一時不在此齋矣蓋與時偕行未始稍離也或靜坐無爲則寂然不動若倏焉有感則即爲咸之過於前或遇事有爲則變動不居若截然當止則又爲艮之止於背動靜一體常自如也有時終日無事無人則惟聞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遺音輒亦欣然有契其或兌之朋友來就講習相與麗澤眞有足說者來則萃聚去則渙散彼各自適其適而此亦初無留情又其隨時順應之迹然也若夫平時之藏焉修焉則常謙以自牧退焉若虛凡以自課其進者具有次第尤彰彰明甚蓋至於誠而極而無妄者誠也以是爲主於內而大畜以充之頤以養之養

其大而爲大過則有大過人之德而能爲大過人之事矣不則畜養之不深僅如小畜之懿文德而非大德與天文人文之並觀於賁者異矣又如小過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與大者之過又大異矣陰小固不可以爲大陽大尤不可以爲小然積小以高大有如木之升居德以善俗有如水之漸亦在夫自課其進如何耳不寧唯是若損之懲忿窒慾益之改過遷善革之豹變去故如是者恒久而不已則日新又新其進又何可量哉然易非純吉也吉一而已凶咎悔吝凡不吉者四焉無非道者故泰不能無否剝亦不能

無復往來消長天之行也以豐大而有消息盈虛以既濟而必思患預防雖天地不能齊也而況於人乎故反觀諸一身則有明夷有喪有蹇有困而悔明正志麗明應剛反身修德致命遂志所以自處者固自有道外觀之天下則有屯有訟有蠱而體雲雷以思經綸尙中正以止險健利涉川以往有事所以求濟者尤自有道也蓋凡有難必有解未有終難者易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其所以愈窮而愈不窮也歟主人粗嘗學焉而知之矣今其不出此齋一日十二時晝夜百刻之內無非與卦爻六十有四三百八十有四相與流行乎其中吉與凶咎悔吝之變潛心密察樂行憂違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外內知懼凜然不敢忽也易本在人固非在外然人必至於聖人乃能盡易故吾夫子猶有加我數年可無大過之歎況常人乎此主人所以欲終身乎此齋庶幾究極乎此易朝果有聞也夕死不亦可乎因自述其造齋命名之旨如此云

敬齋稿略卷四

跋

跋鄧州通判饒公將鑑

將論百篇者紹興辛酉通守鄧州饒公諱廷直之所作也迹已行之事據已成之功而爲之辨其是非定其得失不徒以成敗論者如度之於長短分寸不差如權之於輕重銖兩不舛其所取者既多可以爲法其所去者雖少可以爲戒以此亦猶之鑑焉一舉目而閱之妍醜不可逃矣蓋兵家之所論者主乎法而不必純於理公之所論者主乎理而亦不悖於法徒法者以權術爲先若甚奇而非奇據理者以道義爲本若甚迂而非迂故公之所論本正而不譎體全而不偏用周而無缺無一非斷之以理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昔之名將多以此而奏功有不然者雖戰勝雖守固猶幸也眞可以補兵家之所不足而助將家之所不及其間借有未盡合者亦小瑕爾無傷於瑜奇書也知兵而明理必將有取焉況公非特有此奇書實有奇節也公本通守鄧州以守鈌櫳州事因敵稱我朝已從和議許以此郡迫而取之如取償焉而公不得命已奏而未報乃堅守而死之嗚呼使公得終致其身而盡其用則所論諸將之善者皆當非苟知之亦尤蹈之其成功當如何其光明俊偉哉今新江西運管黃君應龍乃公里人也知其事爲詳且得百論皆公親稿以示予且嘆世人有奇書奇節而泯沒不傳於世者多矣如公之事雖在國史若此書則闔之當時欲進而未果迄今未有爲之表章者某聞而悲之因書其後當有世之大手筆發揮以昭垂來世而爲永鑑者云

跋林次麟東宮事鑑

東宮事鑑之書備矣眞鑑之光無一物不可照固已不待贅況諸君子之所品題者又備矣增鑑之光無一塵可翳僕也又安得而措一辭哉然蒙林兄不鄙出而惠教之不可無以爲謝敢因以著一贅疣之語法非思出其位又非有所私有所爲而然者先儒橫渠張子聞生皇子則甚喜若生而有教豈不尤可喜乎何喜也天下國家本吾一家吾君之子卽所以爲天地之宗子舉天地之內之人何莫非同胞之衆子惟一宗子之得人則四海爲家一視同仁又安有一

赤子之不並生哉故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而震爲長子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者其教之根本孰大於是以是而論則事鑑之作正家內事也實切於吾身而非泛實發於吾仁而非僭其殆林兄之意歟敢附及之云

跋郭省元玨帝王萬世寶鼎鑑

天爲父地爲母凡厥有生孰有一人非父天母地之子哉然皆庶子也必有一宗子焉至尊至貴者以爲之主宰焉在今日爲主器之長子即後日爲大君之宗子也故欲知君道必先知子道父天母地之氣塞

而爲吾體則天下庶子皆吾同體父天母地之志帥而爲吾性則天下庶子皆吾同性也體同性同則名分雖有尊卑貴賤之分體性無尊卑貴賤之間爲是子者必能肖父天之高明而無一子之不覆肖母地之博厚而無一子之不載塤同胞之庶子無有不同得以安其體而遂其性者斯謂之仁以是建立以是諭教此正中庸大學原作道之微旨郭兄其知之矣

寶鼎鑑一書蓋萃古今建立諭教之本末包括無遺前所未有而其要在於遵天下千萬世以不盡之仁此豈非其大者乎自古惟三代之宗子有此故爲有

道之長三代而下其知此者鮮矣故亦無復有三代之風爲人君止於仁而爲天下得人謂之仁誰復如此道哉然則孰若吾身親見之哉郭兄學中庸大學者也其所發明天下千萬世不盡之仁者其亦由此其選歟

跋山谷書范孟博傳

范孟博傳昔太史黃公所嘗令閻帥文昌趙公家所藏也某蒙公出示兩巨軸因得以刮目快覩而爲之感嘆不能已蓋以范傳之清節照映黃書之筆勢飛動固已爲世之至寶況凡所題跋皆前後名世士發

揮殆盡似無復可措一詞矣退獨念人之所難莫難於生死吾夫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所惡有甚於死故患有所不避此可以觀人矣而先儒又謂感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是能死者又當於其處死之際觀之孟博之始繫獄而期一死也其仰天而告則欲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迫再繫獄而知必死也其與母決則以弟孝敬而足養母也已歸黃泉而可從父與子言則以惡不可爲我不爲惡所以自處與其處母子間者曲致其義眞可爲從容以就死而非徒曰感慨以殺身者歟彼猶有議其

激作名聲品覈裁量之過而卒陷黨議者昏不思大義介節出嬰其鋒其偉然剛直之氣自凜然足以破姦邪之膽遂使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誰實致之謂孟博諶爲過者過矣或者又疑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其死也果中節乎抑不知世之貪生失節全軀保妻子者身亡心存固已不見齒錄於世其次大命至止而獨顧戀係累覬存殘喘餘息欲絕而不肯絕者何限有如病亡之時非臨難赴死之比也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託也歟太史嘗自謂其雜書他日或可作安石碎金蚤偶垂死盡見者以孟德而視孟博蓋天壤也不彼見愛者或謂之然今傳與書並傳則不啻渾然眞金

之尤而反求疵于此何哉太史之書此傳其以氣節事體亦有相似者歟初以史事往涪州戎州矣繼又以承天記文而往宜州橫禍所加隨處安受不悔不折有孟博之風矣觀其自述在宜州之日所敝之舍上雨傍風無有蓋障人以爲不堪其憂余既設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蓋攸然自得也不幸竟死於宜可勝嘅哉然遂獲與孟博相從於地下太史何憾也文昌公家之藏此書是又以忠定之大忠大義決大議定大策而措國家於泰山之安者其事固非可與范黃二公同日語也然功在社稷跬與日

月爭光而邪議敢爲蔽蝕亦嘗妄目爲黨乃人自絕耳於日月乎何傷至是而反觀范黃輩豈不可爲增感慨而重太息哉忠定嘗兩帥福迄今賢賢親親樂利利沒世不忘也是封福王文昌公復來帥於六十年後爲於前而美既章爲於後而盛有傳世守忠孝白子而孫其猶宗周文公之有伯禽僖公歟文昌公欲判范傳黃書於忠定新祠則將見與西湖之水同其清水晶之宮同其明千載猶一日也其眞得所託也歟太史嘗自謂其雜書他日或可作安石碎金見愛者或謂之然今傳與書並傳則不啻渾然眞金而價又增矣某濫司閩泉方大有愧孟博澄清之志而太史又嘗稱史君宗英景道之秀以爲每見景道尙有典刑尤喜予筆墨在文昌公殆過之遠甚惜太史之不及見耳公命某識其說因不揆僭加贅疣於其軸末云

跋象山先生二帖

象山先生之學至明至實粹然一出於正而知之者鮮或有妄加疑議者異哉姑以所與先伯叔二帖觀之如曰學無他繆巧但要理明義精勤皆虛於理義不任己私耳至有言其人酒後言動殆不可考顚狂

禪語不可以訓則截然不掩其瑕而恕其罪概可見矣世之號爲學者其弊非流於顚狂則入於繆巧而不自知也而反敢致疑議於先生此實某之所未解抑先生嘗曰心乃天下之公理同心理乃天下之公理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顔子從孔子不秘孔子之門戶至哉言乎彼苟私門戶之隘者固不必與之辯矣或者源流自先生而浸失其傳者方不免顚狂繆巧之病其不爲先生之累者幾希其實深憂之有能卽其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之說而求之庶乎有時自知而可以知先生矣吳

氏子汝弋素喜學故先君子授以是帖經寇燬能實藏不失墜一日示某謂將刻之以詔後學予不揆僭及其本末如此以歸之云

跋克堂先生墨迹後

仁者天下之廣居義者天下之大道乃人心之所固有不待借居於外而居借路於人而行所謂非由外鑠我也而由人乎哉然則人既不患無此居此路矣所大患者有此居而終日終年奔走於逆旅荒墟之場而未嘗反吾之廣居有此路而終日終年冥行於荆棘險阻之境而未嘗由吾之正路此孟子他日之所哀也先君子之心畫高古勁健仁義筆也其牛馬走某拜觀而哀之江子遠能寶而藏之其志美矣然如徒藏此字畫而不體先君子之心則畫無乃徒爲虛畫乎必居此居乃爲屋下主必行此路乃爲路上人或不居不由則予之所哀又有甚於孟子之時矣予遠方寸之內仁居義路自備也盍思所以居於斯由於斯乎某敢拜手敬書

跋晦翁先生二帖

前輩名儒常評晦菴先生字畫之精神風采邵康節所謂天外鳳凰飛處別者也世以爲確論有如其片言隻字傳在人間者爭寶藏之字畫云乎哉瑞之陳兄公明方少年而喜學恨生之晚而不及見先生也得此二帖而珍之其所志當有在矣慕其德猶鳳凰則必不肯渾於鷄鶩之羣想其飛在天外則必不肯棲於林木之末且二書固非有他咨問然如以目睹不讀書爲天意以欠人文字多爲債負聞人稱之尤多見公論之不掩其懇切於成己成人之事者無小大類如此讀書知人尚友論世雖生晚而不及見如將見之矣某之先君子從學四十餘年慶元庚申之春某亦嘗隨侍坐考亭春風之中者兩月每一追思

常奠景星之還復快覩且家積其前後書問至十數
巨軸比年不幸連遭寇燬盡爲六丁取去今陳兄之
出示是帖拜手敬書重有感焉乃忘其僭而書此以
歸之亦因以寓勵翼之意云

跋晦翁先生帖

學必有存主之處以爲本必有持守之功以爲實其
致知講習乃所以精此本實之所在而非末非虛也
某先君從文公學四十有餘年受其啟晦最多且久
每於侍下竊聞之繼於先生文集中佚觀之庚申之
春又嘗躬拜先生於考亭而受學焉詳其所主無非

先存主而重持守今者獲讀所與李丈二書實有契
於前聞雖二書未足以盡見先生之學而大旨則有
在矣獨疑近世爲先生之學者往往多以格物爲主
至或偏於致知而廢力行泛於講習而乏持守其所
謂致知講習者又類失其本而流於末無其實而入
於虛殊戾先生誨人之旨大抵不過從事於解釋文
義之間卒之皆墮於空言而已李丈處誤師友淵源
萃於一家其天資既謹厚其學問加誠實其有得於
先生之旨獨深而過人亦遠矣其予敏修如又能遡
其父師之源流而緝熙不替充廣有如斯可謂之能

世其學矣因其不鄙示教前書遂不揆僭越輒書其
後如此云

跋潘侍郎磨鏡帖 良貴

堯光四表舜光天下文王光四方周公光上下諸聖
人之心光如日月然非止於鏡何時而昏借使如鏡
萬一而昏時未有甚磨之以何爲藥若心光未至於
聖人姑以鏡喻則皇極有訓可使民近天子之光以
言爲訓訓近於譬喻以爲磨鏡之藥亦孰曰不可然
此易知爾積藥鏡上不施指磨反爲鏡累此則默成
潘公所造深處謝顯道記問甚博大程先生曰記得

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范堯夫謂小程先生記得許多
先生曰只爲不記若記則無許多此積藥累鏡之旨
歟雖然鏡光內也磨藥外也二物也以彼外藥磨此
內光殆以外鑠我者況鏡光有形而其光死心光無
形而其光活要必得默成公之意於言外有不言而
信者存敢以自求正於胡兄彥隆覬有以復我云

書後

書吳伯成遊山詩後

永嘉赤城之台雁古剡會稽之巖壑錢塘武林之湖
山天下山水之佳處也非身親履目親見安能知其

眞實若直坐想而臥遊是猶觀畫圖於紙上爾然眞實豈易知者要必知仁智合內外乃不徒得其粗迹形似當併與精神意趣而得境原作觸其目情動於中或嘆或歌或興或賦一取而寫之於詩則詩亦如之是曰眞實雲臥子不遠數千里凡台雁巖壑湖山之佳處遊覽略盡可謂親履而親見者而其精神意趣悉於詩見之可以觀矣近方就予問仁智內外之理予雖不能與之發揮而雲臥已自足以發揮矣然則雲臥之詩山水云乎哉兩體一百八十首當有眞實能知之者

書徐致遠無絃稿後

詩有表裏淺深人直見其表而淺者孰爲能見其裏而深者哉猶之花焉凡其華彩光燄漏洩呈露燦然盡發於表而其裏索然絕無餘蘊者淺也若其意味風韻含蓄蘊藉隱然潛寓於裏而其表淡然若無外飾者深也然淺者歆羨常多而深者玩嗜反少何也知花斯知詩矣衣錦尙絅惡其文著闇然日章淡而不厭先儒謂水晶精光外發而莫掩終不如玉之溫潤中存而不露至理皆然何獨曰詩之猶花云乎哉遠齋徐兄致遠之詩其當以是觀之歟王半山有謂

書侯體仁存拙稿後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今泛觀遠齋詩或者見其若出之易而諦之平也抑不知其閱之多考之詳鍊之熟琢之工所以磨礲圭角而剝落皮膚求造眞實者幾年於茲矣故其字字句句有依據有法度欲會衆體衆格而無一字妄用一語苟作者切無謂其尋常容易乃奇崛之最實自其艱辛而得也余則尤於其愛花之時而見之矣夫以四時之花其華彩光燄漏洩呈露者名品固非一若春蘭夏蓮秋菊冬梅則皆意味風韻含蓄蘊藉而與衆花異者惟其似之是以愛之求其人其惟屈大夫與周濂溪陶

靖節與林和靖之徒乎遠齋既愛四花復希慕四君子人如是歌詩亦如之眞可謂深而不淺者矣其視桃李輩華彩光燄徒有餘於表意味風韻實不足於裏而反人人愛之至以俗花原作化爲俗詩者其相去又不亦遠乎昔建安能者七徐幹居其一遠齋固自有家法源流矣何取於水有本如是徐子又必嘗有契於斯言者遠齋惟益反其本而充之則成章而達猶盈科而進源之所自出者滋深而詩之所可至者益遠矣又豈予之所能量哉

書侯體仁存拙稿後

文字覷天巧未聞取於拙也今倣體仁之詩文第見其巧未見其拙而乃獨以存拙名何哉予觀聖賢矯周末文敝之過故禮從野智惡鑿野近於拙鑿窮於巧禮智猶然況詩文乎嘗聞之曰江左齋梁競爭一韻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風雲之形狀至唐末則益多小巧甚至於近鄙俚迄於今則弊尤極矣體仁之存拙豈非欲矯時弊乎以今視古不巧不拙無如淵明知之者謂其寫胸中之巧亦不足以稱之不知者或謂其切於事情但不文爾是疑其拙也此可與智者道體仁當自知之抑一言蔽處又能思之非巧非拙說詩者以古體爲正近體爲變古體尙風韻近體尙格律正變不同調也然或者於格律之中而風韻存焉則雖曰近體而猶不失古體特以入格律爲異爾蓋八句之律一則所病有各一物一事斷續破碎而前後氣脉不相照應貫通謂之不成章二則所病有刻琢痕迹止取對偶精切反成短淺而無眞意餘味止可逐句觀不可成篇觀局於格律遂乏風韻此所以與古體異先正有云維詩於文章泰山一浮塵又

拙得其正矣此予迂說然乎否耶

書撫州呂通判開詩稿畧

韋柳取其古體風韻也由韋柳而入陶必優爲之又當俟別稿出而刮目焉

書平寇錄後

比者邪境寇禍之迭起如卒風暴雨之驟至而青天白日頃刻變爲晦冥豺狼蛇虎橫出肆行恣其吞噬蕩無忌憚纔三四日間新城大半爲盜區諸縣市井鄉閭之民駭汗驚走不知其幾千家幾萬人也吁禍亦慘矣其首滋衆其徒實繁自其初勢而覘之若當爲持久徐定之計未易以一朝滅也然曾未幾時卒定於旬月之間亦不待如古人五旬七旬之久者何

戒郡將覺察早而區處宜朝廷調遣速而施行決也向使縣家之始申於郡也非長則玩則將見如水不早遏而滔滔方長如火不早滅而炎炎方熾未已也今郡將吳侯識敏而幾警即密運方略亟行措置遍選巡尉隅總爲防遏守禦之備力請兵於朝數日而畢集矣然使郡將之雖申於朝也或輕視藐聽而未之應則又將見如溺不速拯而益深如焚不速救而益烈必至塗炭惟朝廷見遠識微賊在目中其應如響不啻占決而洪撫江吉建宣左右諸軍並遣而賊破胆矣乘此之時投此之機所謂滅此而後朝食可也然郡將以仁存心惻然不忍以爲兵雖衆未可以輕用節制之權雖專未敢以擅興盜起之初固先揭榜廣行撫諭矣況朝廷本欲招捕兼行郡將益體此意雖務殲厥渠魁不求窮治脅從又況盜區非一鄉一都而止誅之則何可勝誅或顧念此徒雖衆其機要實在關社關社破則他處皆不攻而自屈於是按兵未動惟先擇土豪明示賞罰俾之擒捕大首或出奇計以圖之或出義丁以取之自大首既連連有獲凡正典刑者十二三輩而其餘黨已懾服之不暇不勞餘力也此由善度輕重精察緩急而深得平定之易也要

思已丑庚寅之亂刀山在前劍樹在後恨不立見兵威之臨也而郡縣方且坐視不言兵如醉夢然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四邑之人徧遭塗毒肝腦塗地不張皇之效何如哉關社之起蜂屯蟻聚非徒曰盜賊而實爲叛逆非徒不爲本郡之百姓而實非國家之百姓矣先是下而公吏方與之通同上而守令又爲之容養略不誰何也可謂不張皇矣卒之十有餘年擅爲生殺威福之主害而家凶而國如在聲教之外癰疽既成今乃大潰不張皇之效又何如哉其在於今惟其始若張皇而實非張皇故終能平定之易也要

非親履而親見者不足以知之僉幕諸君類聚成編
本末明甚皆實錄也予嘗預聞其略因贅述其編末
如此觀者亦庶幾知往年之事爲可戒而今日之功
爲可法也夫

贊

陸象山先生贊

高明英特所立之卓沈潛縝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
者告子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內外者皆虛說誣
而徒塞乎仁義內則皆實光大而可大乎聖智不差
毫釐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渾融嗚呼

老宣 秋館

若先生者眞可以進乎夫子皜皜莫尙之明而世之
妄肆瑕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

48 A

箴

酒箴

酒流生禍獄訟繁興一獻百拜正避禍生二爵三爵
[illegible]言言本以成禮豈繼以淫大亂喪德罔非惟行
[illegible]以殺非過於刑廢穀耗財一醉是營飲狂失禮
厥禍猶孽其毒腐腸其厲薰心魂亡魄喪昏夢莫醒
肉脫骨立將重殞身酣者必亡爲禍甚明反狂歸聖
一念可升能自戒者先民有程或不多飲以約於親

或加自杖以達先人或本善飲斷不濡唇爲荒忽故
廢業是懲特患不爲不患不能願自愛重戰戰兢兢
以報爾先以全爾靈以保爾宦以永爾齡遠大可覬
功名可成彼嗜酒者德須是名果溺其言禍將滿盈
苦口利病反須爲箴勇決敏銳與心爲盟自此覆爵
清白如神

銘

恕齋銘

傅兄純道以恕名其藏修之齋而求銘於包
山老翁某翁謂此道甚大非某之所能言然

純道欲以此一言而終身其志亦大翁雖一
言以爲不智不敢辭乃隨所見爲銘以復之
其詞曰
人惟一心恕乃一加胡爲待人與己差殊由不識己
混然一體乃[illegible]膜外妄分我爾痒我肥我安爾危
爾災我福我全爾虧爾凡有便利競取歸此凡有患害
並推與彼如心同然遂大反施待我登天聽爾墜淵
曾反思否乾父坤母人皆同胞同生同受氣同一身
性同一仁何隔彼此孰非同人萬物皆備況人同類
心腹絜矩在中左右交通上下前後使事先從一有
所惡截然有據斷之以毋不差其度有戚有休可樂
可憂凡爲己計即是人謀先儒爲恕充廣得去天地
變化草木蕃庶恕大矣夫爲德不孤四海皆準宇宙
同居然實非意有本如是宜先明心秋毫無僞是乃
爲忠欺忌不容不陂乃平不私乃公剛健篤實積之
純一如天無雲杲杲白日忠極於斯恕出自茲如形
有影體用不違中心體約如心用博何用不如何往
不若一以貫之惟參也知賜疑多學猶未知非無加

如我宜未許可終身欲行勿施則哥參日課功三省
在躬乃先人爲恐或不忠勿憚難儗勿忽易企知求
實知履求實履成古成人仁智有親皆性之德外內
維均惟恕一字純過罔二藏身此齋恕實天地世狹
道蕪少此規模予言似怪君其謹諸

達觀堂銘

少平年兄原作平兄少年作晚年藏修之堂名曰達
觀其說謂此心此理同乎一原或生或死同
乎一致眞若達者之言者友人東平包某爲
之推明其旨曰

地爲吾形天爲吾氣天地之性卽此爲貫一陰一陽
性成善繼形氣卽道氣塞卽義非隱非顯非一非二
天地之會形氣以萃乾父坤母遺體以畀清明在躬
志氣具備天地之散形氣之離氣還歸天形復歸地
昔生何愛今死何畏惟達能觀達必上智渙然心融
怡然理契洞然燭照靡疑靡滯能通一貫本無二事
以晝夜觀死生一致消息往來始終惟能知生
卽能知死形氣聚散雖若有異天地之運萬世無弊
吾身形氣天地卽是天地常存吾身非斃生非贅疣
死非廢棄博厚高明浩浩罔既並行不悖並育不戾

慷慨勇往而不可禦倜儻權奇智慮出而不可窮
讀書必求有用每觀史傳忠節之事必爲之興歎曰
男兒當如是矣方其校藝於文場也所試輒中嘗屢
與海內諸冠帶園橋門乃竟不偶而亦未嘗以得失
爲欣戚蓋雖素習文事而洞識兵機成在紹定之己
丑鄰郡大盜起汀有黃綠頭者邵有劉安國者其猷
甚熾而鋒甚銳也時建宣府差君爲隅總籍保伍以
衛其鄉或以非士所宜受而宜辭君曰庠序之所教
養者謂何吾瞞昔之所學者謂何顧乃臨難苟避坐
視鄉民之塗炭乎乃捐家貲給鄉丁日習戰事修險

要又自別招義勇二百人自辦錢糧不以累官府自
賊破光澤將犯郡境已及麻沙君能嚴陣力拒之老
幼賴以得活者甚衆先是朝廷遣殿前統領童德興
兵一千餘人來建先至麻沙君因爲之鄉導且密以
其義丁持角之賊甚恐府促童歸君曰兵有機會權
宜今賊前有巨浸之阻右有唐石之扼我軍方張功
在目前願統領暫留可以一鼓而擒之今及賊不攻
而反賊得以玩我軍矣天假我以機而不能乘之則
機不在我而在彼矣童不能從時本府三司委劉帳
幹屯招義丁討賊而差君充計議官君親往唐石招

一千人爲土軍號忠勇賊破邵武乘勢來寇君將忠
勇進丁字橋出賊不意設三伏以待之賊至迎戰佯
北伏者迭起賊衆大潰斬首甚多既而賊增衆復來
合數千人劉帳幹以彼衆我寡爲憂君曰我聲方振
賊氣方懾我若退非惟賊得以蹈我軍亦有以沮我
軍也於是偃息示弱軍皆伏山下而卓白旗於對山
之頂賊不敢進而退君曰賊怯矣吾將擾之遂選壯
士二十人夜入賊中使聞金聲則合而擊之金止即
止凡數合而還無一傷者因令鳴金如前賊每聞金
聲即自相踐終日擾亂辨色望之已悉遁去自是

不復東向閩賊再入光澤君曰今賊深入虛實未可
知不可不分兵爲援君軍下橋劉帳幹軍牛嶺賊出
其後沿途縱火使我軍中斷劉欲退軍君曰今四面
皆賊將何之願率所部力戰帳幹援於後此必勝之
機也少頃賊擁衆來君立馬而望張左右翼以應之
皆殊死鬬君親出陣前視其驍勇者發數矢斃數賊
曜馬銜其陣衆悉併力擊賊大敗望忠勇旌旗而走
後南劒白水峒連明者作亂童統領爲其所敗賊原作
賂將伺府境守令分兵守嚴嶺乃部忠勇二百人守
之賊不敢犯軍之所至雞犬宴如也暨甲午之夏唐
石中里有龔曰未者倡亂環唐石數百里莽爲一盜
區時郡將袁大監甫卽調遣左翼軍禁軍等收捕而
以教授包某爲監軍司禮韓粲副之差君爲軍前計
議君曰唐石山高深險固未可輕進然當以計勝計
當知所先也乃條畫山川形勢指陳攻守要害以人

以禍福逆順之理彼新爲巢脅從適值襲退僞帖令
率保內把牛頭犒其首領既聽君言遂合二十四保
皆不從逆而效順君又募善戰者得百餘人亦號忠
勇士兵暨賊衆數千分道而至君率所領涉溪南岸
率先邀擊於前賊懼走復沿溪遶出北岸夾擊于後
賊腹背受攻多戰敗死其衆潰亂多生擒其首領獲
冀日未之妻孥與其餘黨平盪之功君之力居多端
平敵騎寇淮東時高郵守朱復之以君權在城兵馬
監押彈壓防城軍馬君沿城提督雖雪霜中不少怠
敵騎犯相城過高郵守委部馬軍清野兼間採前事

當是時兵有突入民家取其物而焚其舍者民未遭
敵兵而先自被害矣君出城即令百姓入城俟報至
而清野民感之道遇敵騎嚴督所部謂其親力曰有
難我當死國汝可先遁徐收我骸骨以歸平且敵騎
至君整隊徐行敵人以僞疑兵不敢遂遂清野而還
月餘忽報敵騎至菱塘守亟與君謀之君曰欲得四
輕舟弓弩手二百人守加所請君駕舟抵岸伏兵田
舍後遣五十人背水而射之敵先鋒數十騎奔衝前
來君分軍而兩之敵騎歸流不能制突入泥淖中伏
兵出其後夾而射之射死數十人奪馬數十匹敵應

中恐是全盛時矣遂自盟滌正巾整衣而坐旋就臥
而逝嘉熙己亥四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後七年
始獲葬于唐石吳坊上窩其山雄偉如其志乃其所
自擇從治命也君世居建陽竹溪祖朝佐遷居麻沙
考應昌妣徐氏一子震自葬後屢以君與予交契厚
且嘗爲監軍於唐石而得公之助者卽予也痛念迺
父之有功而不達因誦唐張直之之語曰吾志非不
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死于是耶以代
爲其父致求銘之意予雖非能文辭者然因君亦有
感焉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此陶靖節所以撫卷

長慨而不能已古來賢豪不達而埋光銷彩與草木俱腐者又唐史臣以爲不可勝咤者也如君者豈容不有以發其翳而出其光彩哉獨恨屬之非其人予言懼不足以傳世行後耳既迫于情義不容辭乃爲之誌其大概而銘曰

何學業詩書兮胸則庫無甲兵之精强何貌若怯則字有餘儒兮用則健大夫之軒昂何外若無能爲兮中有沉密之智囊賊可滅敵可禦兮何兵勢之莫當功已多名未副兮何爵實之未償人爲君稱屈兮君自無少嫌於肝腸生而順命兮沒而安康山峭水清兮魄宜

是藏其身恨未顯兮顯在後人之熾昌

吳主簿墓誌銘

予友新撫州金谿縣主簿姓吳諱炎字晦夫以淳祐三年壬寅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家予時以台倅易倅臨安忽得其居之遠近內外各以書訃予爲其學徒者則曰無復有此賢師友矣爲其里人者則曰無復有此鄉善士矣爲其宗族者則曰無復有此賢伯叔兄弟矣予爲之慟而言曰世之愛欲生惡疑疑則能辨且不憚勞爲人反覆開明學文者運意用字造語悉有法度可以指授以是鄉之學者多從之游每隨其分量蒙麗澤之益此在學徒是以有無復賢師友之歎其氣貌和平其詞意婉曲望而見者以爲君子人也況其志行修潔少有可見之身過與人多美意無惡況誘人爲善孜孜不懈人有請可從者曾無難色不亦委曲諭之未始峻拒人亦不怨似多可而實有守此其里人是以有無復鄉善士之悲其諸父叔在時莫不愛之以其循循孝友和氣藹如

也其後諸父俱亡兄弟子姪甚衆晦夫悠然其中無疾言遽色不犯尊不凌卑會聚則少談世俗細故多言古今善事有默寓相勸相規之意未始與一人作惡或有不美之爭必致排解調娛之力故人無長幼咸知敬慕此其宗族是以有無復賢伯叔兄弟之恨乎爲兒時已端重如成人不好戲弄不爲戲言獨於義理文字乃其所好初從予先君克翁問學卽切切有志年十六七時侍父兄見朱文公於考亭文公令講習魯論首章喜之因聽誨論者踰月而後歸自是一意實學而不廢科舉其所試之文根於義理尤極

精到嘉定丁丑補入太學每試必冠諸生計分幾成優校觀其文者莫不擊節稱歎端坐存心齋晝誦夜思業以爲常淡然無他好未嘗妄出爲市井之游若不知紛華盛麗之可悅者或者欲搖動之屹不可奪素行益堅同舍驚異始疑而終信翕然稱之以爲不可及晦夫資既純明一時海內名士咸獲親炙多器重之且或得其心學或得其詩文法究師友之淵源聞見既博智慮益明時在學推爲博通之儒既而遭父喪以歸居喪盡哀服除即厭出事母盡歡者幾年屢免文舉咸謂一第特其餘事乃竟累試見屈於有司嘉熙戊戌天子策士南廂勉就之以入優等授金溪簿待闕未赴間益嗜未見之書究未竟之學凡若學徒者若里人者若宗族者往來講習方有餘樂其所著有陽山猥稿若干卷及日記以自課其所學其進未已也而不幸死矣前數月盡屏處家事幽以告之家廟明以託之親朋若前知沒宣而達者夫惟其親明之所惜者年纔五十有九而平生所志所學不得少試一二或曰昔有不許小程先生學之可用者後有囚其論鹽鈔法而始知其可用晦夫常備論江西鹽販之弊贛之守臣往往有用其說以戢姦萌者

人莫知其出於晦夫也使其少試豈特能主簿書使會計當而已哉而遽至於斯亦可哀也夫曾祖某祖某考某妣錢氏娶熊氏再娶傅氏二子曰某二女長許適某次在室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其兄玉汝謂知其弟莫若予欲得銘予念晦夫少予二歲總角同學相知眞莫如予也聞訃而傷之倍於常情豈容不銘銘曰

孰爲質五色之光兮孰爲文天葩之芳兮質既良學且强兮文既彰行且藏兮以高岡觀鳳之翔兮何垂耳困驥之良兮以此易年宜得壽延長兮何爲中身遽有此哀傷兮獨幸文質學行存若不亡兮

陳通判墓誌銘

負才氣而加之以知問學在古則易得在今則爲難全若池州通判陳判諱詠之字之道者殆庶幾其人乎公人物修長體貌瑰偉固自有堂堂大丈夫之氣象而音吐洪暢言論慷慨又若有湖海之豪而倣視瑣瑣者其才氣之浩乎其中者已不能掩於外矣而未有以見其用也若其爲泉之徵官則徵額辦集而不擾其爲蕲之幕官則剖決疑枉而無滯其爲沅之秋官則治獄明審而無留是雖足以少見其用而亦

特公之所易者猶未足以見公之所難者也至若沅境蠻猺獞獍長吏未知所處惟公單騎深入諭以恩信蠻遂革心沅江濫怒囓城人情方以爲恐惟公視其所衝退以置石城遂無損初宰饒之鄱陽威方大歉公先于賑卹後干徵斂宣拙催科甘書下考雖不利于己而實利于人後宰撫之金溪逋以閩寇因以飢饉公防護賑救兩無缺事寇卒不入境民亦獲安全且平糴建倉爲經久計方大旱時邑境有龍湫在萬山表人莫能到公獨率僚屬而上竟至湫所露宿而禱焉公歸而雨隨之遂反旱歲而爲豐年是不惟誠孚

于民而且孚于神矣其後二郡池州則給運之功最多攝郡南康則秤提之策甚便其所至類脫以出治治狀類有可稱公之才氣見於用者此其所難蹶抑又有甚難者世固有負才氣者矣而不知學問者多也況世家積累貴富之後乎公自少不徒世其官而能世其美志趣高尚嗜學好修雖富不移於貴富之習抑世之問學者又方沉迷於訓詁議論之虛浮而公獨欲反求于身心自得之眞實可不謂過人矣哉象山陸文安先生昔以實學師表海內而金溪乃文安之鄉也公讀其文如見其人因得以發明本心慰滿

素志乃創書院于邑以寓其尊事之意捐俸買田選秀士以共講明又延象山學徒傅公子雲爲之師公邑政既修而教亦行焉邑之士民迄今頌之南城包公日薙得象山實學者也公敬信而嚴事之每抵掌極談擊節慶快心領神會有超乎訓詁議論之表者自是軒豁磊落表裏貫通其所自樂亦眞有不可誣者生於其心見於其事宜其實政實利及人者非一蓋有可驗者故嘗曰人無學則無綱常無綱常一膜之外皆與吾不相屬豈人也哉凡乏所履歷必欲崇教化而根本於孝慈欲人皆知學也非學問有以成其才氣能如是乎使得盡其才而行其學其所成就又豈如是而已乎公以淳熙辛丑三月八日生至淳祐癸卯六十有三亦以是月是日卒亦異矣夫時蚤起迎賓客初無疾痛及午告家人曰吾行矣整襟端坐賦詩一絶而逝公知死生之理矣親舊莫不哀之公實敷文閣學士獻肅諱良翰之孫而寶謨閣待制少師諱廣壽之子也公事少師嘗諫卽諫不獨以順承爲孝少師嘗稱以異日爲政必有可觀母留氏嘗有疾百藥不效公焚香注禱願減己年其疾頓愈此尤人所難也娶姑之姪留氏先二十年而卒原缺

盱江有自號曰牧坡者姓李諱溥字子原隱君也其猶古之所謂逸民者歟君之生也自其少時一美丈夫疑其易溺於嗜好者乃獨所好者仁超然出聲色之外自其祖父世居城市疑其習見華麗面悅者乃獨所悅者學反泊然有山林之氣故世方忘生徇欲不知悔君則蕭然一室不娶以終其身世方奔名逐利不知反君則不事科舉忍貧以安其窮由其所好所悅與世俗異也當其未及壯未得師也其趣自高其志自尚不妄交不苟徇直欲得當世明師而師之求所以自見於當世者始從鄉之克堂包公遊包公謂何必遠求子之鄉有利公文伯者即子之師也君信而就學焉利公文伯原作以叩人而學習而說克已爲仁之君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數月忽一旦渙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胷無秋毫凝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平時無事或撫掌抱膝笑歌自若不知手足之舞蹈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曰於物豪常有餘味履坦坦而游蕩胷不見有戚戚之態幾微出於顏面心根發而生色睟然胸中正而睥予瞭然蓋其所好既得而所悅益深且牧以志其所自養

者羣居衆議疑而未決爭如聚訟君於其間或正色以斷之或談笑以解之往往爲之冰釋有仕於州縣者以禮屈致問學問政勵翼宏多所至亦陰有惠澤及人者以是遠近益愛慕之不稱其姓字而曰牧坡尊敬之也所爲詩文不務雕飾而詞多警策句多清麗人能傳誦之平生少疾痛老有童顏直以氣漸衰弱而就盡一日忽悠然而逝庶幾乎考終命者時治平癸卯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七閱者孰不傷之祐癸卯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七閱者孰不傷之君事親孝而尤友於兄某有二子君以其次子爲己子曰吾親有後可免不孝考某妣某氏子曰自復性

情惟肖而世其學孫四人男定老癸卽女秀娘安娘俱幼自復卜以次年甲辰某月某日葬君於城西之二十里曰黃田不遠千數百里來請銘亦可謂孝也矣銘曰

維冬之日人愛而親維春之風沂樂而眞志道於遠得師於鄰一覺之後一好之神孰曰予賤孰曰予貧無祿而富莫潤于身無爵而貴莫尊于仁歸全正命歸安佳城珠藏玉韞山輝水清牧於黃田百世如新

吳規父墓誌銘

一齋吳規父幼而自拔不羣强壯而自立不變至知命而自樂不憂蓋姿器學問卓然有以異於人者也方其失所怙恃纔十餘歲若在常兒未絕嬉戲況從師問學誰其導之規父早已若成人聞克翁包先生講道於家規父不待指示不勞勉强自慨然往師之親炙左右質問無曠時克翁有書堂在高山之嶺嘗寂無一人之時規父不懼不懼獨處其中誦書之聲如鶴鳴九皐之上而聞於四野之間者晝夜以爲常也且衆號從學者多爲舉子業誰爲眞具志識欲聞一貫之道者克翁方專以此道淑人惟規父用志不紛受教之次如所宿聞有言輒契此非特其志原作心退如初思欲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全體純備而毫髮無遺恨知之已明守之益固視天下若無足以惑原作感我而奪我者如耽視之虎自足其欲如芻豢之味不我欺據自悅其口益信莫不飫食鮮能知味之言不我欺據其所知殆有若他人之所未見而前賢之所未及者有講議庸語一篇皆温故知新自得之說也既力以此學自任遠近學者從而質疑問惑者甚衆稱之曰一齋先生隨叩而應深切著明聞言類有省以規父自拔不羣自立不變至自樂不憂其大概有如此者可不謂其姿器學問有以異於人哉德性機警理有

人所苦思而未解者一見卽悟曾無室礙才氣强敏事有人所惴畏而不爲者一決勇往曾無留難胸中疎決磊落徑直無留藏議論倜儻慷慨明白無凝滯凡與人交多眞情實意相與歡洽而所至顚脫以山水自娛凡目其貌耳其言者亦皆知敬而親之其友愛之義尤重長兄早世喪葬皆其營辦母事其寡嫂子育其二姪能始終扶持以至于成立死者無憾而生者無缺也其爲詩文有骨力多雄健如其爲人治諸經爲場屋之業尤精到而竟見黜於有司惟待試成均者至於四五而亦卒不利也然以其姿器學問之異於人則顧此不足以爲其軒輊重第其素有抱負於經世之事業講之甚習常有意于古英俊豪傑之所爲而畧不使少遂其意或者惜之而亦自處之泊如也爲人之修碩氣厚而力雄聲如鐘鼓若有上壽者年方五十五忽以一疾終時淳祐甲辰五月四日也

聞者孰不哀之規父諱榘曾祖某祖某考某姚某氏娶鄭氏子男二彥博彥性女一彥恢適黃某孫女一以某年某月葬于某所厚友見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包某爲略志其平生而銘曰何志識之早慧而福壽之中止耶何意氣之甚偉而體氣之遽瘁耶何大

蔚然則知直甫之所聘純子之所恃其美具可見矣

蓋夫人姓汪名處正世居撫之臨川自歸於鄭善事舅姑得其歡心舅先亡故事姑尤加恭謹鄭本屋潤而家肥夫人能承順夫志而敬戒不違助夫克家日以昌熾以一子前熊氏出也夫人撫育如己子略無異意以至于長延師教之學業日以精進志嚮不肯碌碌前道未可量也以其父子之閒觀之夫人之美雖欲不外見其可得而掩耶疇昔少疾忽以小疾終實寶祐丙辰七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五十有四祖諱汶考諱堯佐姚陳氏夫名國華子名無妄直甫純子

其字也孫可翁曉翁肖翁曉翁出繼姪天宜後後二年開慶己未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始克葬於太平鄉五都地名石岐求銘於予辭不獲銘曰出于平陽歸于東里夫以直遂子以純美發越在表輔成于裏內則毋訓可驗終始歸安石岐山輝淵媚如玉如珠以克永世

說

拙默說

拙與巧反默與言反拙默近實巧言近虛三代以前道明道行巧即此心之智而無智外之巧言即此心之聲而無聲外之言未始專以巧言爲惡以拙默爲美而墮於一偏也晚周以來人心非古機巧深而邪說熾莊老始得以售其一偏之說而一主乎拙默似亦足以中當時之病以迄于今蓋已千六七百年巧

極於姦詭言極於淫陂仰視晚周何啻倍蓰之弊苟有能宣拙無巧以歸朴寓默無言以入誠則豈惟不流於污世之弊將在我可以進古純厚之德矣然律以吾道則有未必皆然者夫巧言鮮矣仁則亦不以拙默爲非者然智譬則巧即行所無事之智或語或默時然後言亦天機動而天籟鳴自不能已者若一於拙默豈吾道之正乎周先生之原流其始實出於老氏此拙默之說所由出也惟其姿器高智識明其後已純乎聖人之學而爲世醨儒矣通書四十章何拙何默云乎哉中間如言聖則曰誠精故明神

應妙幾徹故幽無所謂拙矣如言擬議則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無所謂默矣若眞默而識之猶可也心勞日拙可乎哉順理而不鑿以巧妄則若拙而非眞拙爲行而不泥於空言則若默而非徒默庶乎其可矣金溪何兄珍伯求拙默之說信筆書以贈之

桂林說

自昔人有誤以月中有桂而以桂林一枝爲策高第之喻者於是迄今又誤以爲秋舉登名者之喻此其智識之不明甚矣月中豈有桂哉朱文公謂光中之

微翳乃山河之影足以破千古之惑其然乎豈其然乎月本陰魄而不明也所以生明者受日光而明耳然外雖受日而明內魄日照所不及者其魄仍陰暗也其明中之微翳即其內魄之痕迹隱隱於中而不可掩沒也予實親見而親驗之知其然矣若曰果有桂可折是與兒童之見何異然則桂之所以可貴者何如哉蓋萬物莫不盛開於春而衰謝於秋獨桂乃當衰謝之時而爲盛開之日上焉如二南變盡魯叟乃集春秋七國戰爭鄒軻可談仁義其次如伯夷在商季衆濁而獨清屈原當楚亂衆佞而獨忠誰實爲

知花之貴者哉戒以白露申以嚴霜而其色黃中其香高清有霜露不能瘁若威武不能奪者秋方悲憂而此則堅正自得秋方蕭條而此則幽獨自媚不以炎變涼而異不以燠變寒而沮不求聞而香自遠不求憐而人自愛乃花中之特立獨行者固不願與春花之富貴者爭妍而競麗也而人能卓然自立於衰亂之俗悠然自樂於山林之中不悲貧賤不貪富貴不怨失時不悔晚達不惡淡泊不戀紛華惟知上師孔孟下友夷原以遺芳於萬世者乃人中之桂也曰希桂云者取科第云乎哉寔都舊友盧伯祥嘗植雙

桂於家塾之前今幾年所矣而其茂林奇花芬香可愛不改如初其嗣某讀書其下每追慕所怙益加愛護惟恐有傷焉求予扁其名而發明其實予嘉其志既爲之作二大字且斤其從昔說者之誤而取桂之實可貫者以勉其進學如前云

山水源流說

予觀韓文公南山之末章曰厥初孰開張俯仰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夫莫酬就庸作毓是未知厥初如之何而爲此山也噫使開創之初果戮力勞疚且待施斧斤假詛咒則是若以人力之智巧爲之矣豈造物者易簡自然之理哉自古聖人知之而不言後世不知而不能言宜乎自鴻荒以來竟無傳者韓公欲窮其說而不可得也況於他人乎予嘗忘其愚而妄有說曰山者水之所爲而水者氣之所爲也始初浩然一氣耳一氣自靜而動動而復靜陰陽之所由分也有陰有陽則二氣相摩而交感交感則水生焉而二氣之精始於此乎溳也故曰天一生水天則陽爲之地則陰爲之水之生者雖天其成之者則地猶男女也天爲男地爲女其生成爲水猶男女搆精卽水

也水旣天地相合而生成則陰陽相雜清濁相涸雜之初皆水也惟夫清者則自終爲水若今之天包其外而載地於內四海會通皆此水也在中間則大者如聚而爲大澤流而爲四瀆等是也其次小者千流萬派亦皆此水也惟夫水之重濁者則其中之渣滓如泥沙然乃一發流下而爲山其石則濁之尤者也譬之今世兒童之戲者以沙和水以手捧之瀉下而爲假山者莫不相似始初濁水之爲山正猶是也自水旣生成之後則其流下爲山之時卽此氣實行之想其行時氣在水中混混浩浩湯湯洋洋湧流傾瀉

奔放衝蕩乎虛空中勢無可禦力不可過其大者如泥沙之堆積突起下博厚而上尖銳若五嶽等是也其次或低或昂或縱或橫千態萬貌不可窮極皆此濁水澄滓爲之無非自高湧下以今觀山之首尾與夫石之縫罅猶皆可驗而凡山之勢猶或有似水浪洶涌之狀山之麓又或有似水過蕩漾之痕而山間或大溪澗或小池塘未有無水之流行澗澤者否則鑿之即隨淺深而出爲泉爲井以山者元皆水爲之也其間或有氣之轉旋回斡而曲成者表實裏空空者深杳而實者延袤則爲巖洞今所在巖洞間殊形異狀怪怪奇奇無不由上倒懸而下垂尤可見也方其水之湧下也非悠悠徐徐而來也氣之所行不疾而速至神也有如天之行即氣之行也人呼吸一息之間天已行八九千里矣以是驗之想其初也水之乘氣而行神速之極不出一息之頃而無窮之山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以儼然森然彌滿宇內矣抑山者有情意之氣動第昧者不見耳或前去而顧後或後來而望前左右亦如之如揖如拜如立如坐如抱如負如拱如挹如送如迎如馳如逐雖相去數百里或數千里之遠亦如相與相扶相感相應相交相助蓋無非一氣之行周流貫通如人一身內外上下同一血脈無有間斷氣行之時已無非此情意精神之運故山成之後此情意精神自軒豁呈露輝光發越不可掩沒有如此者聖人以地有理而察之有法而觀之正此類也氣即此理此法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然或閱其形象有似於人爲者或如排布或如制作或如裝飾或如捏塑或如裁成或如畫就或眞如施斧斤而樸斲之精美如假誰兕而鬼物之幻出者曾不知造化之神氣機之速以一水之爲在倏忽之間立見其生成之妙有不可致詰者

一毫人力之智巧何與焉此豈宜韓公之所未喻歟

南山之所形容者工矣然宇內之似南山者何限使得盡經品題不亦偉乎第恐未大究竟洞明厥初則亦重戮力勞疚之疑耳若予之說原作疑則又山經地志之所不載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介軒說

昔有清江友人以介名其亭者嘗求予爲之發揮其旨矣今又有韋貢友人陳君翔卿亦以介名其軒復欲予爲之剖決其義焉予謂介無二理則亦無二說乃再以告君曰世之言介者小矣予請大之介云介

云生行之一節云乎哉爲直方爲强義爲堅確爲貞
原作正固爲果斷爲乾之剛爲夬之決爲大畜之止健
爲大壯之正大其本之心則卓乎中立焉有所倚思
不出位立不易方無陂無比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有
屹乎其不可動截乎其不可踰者存焉其見諸用則
無爲其所不爲不爲煞後可以有爲又非徒曰狷者
有所不爲乃有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者也若精
則非禮非義之禮義大人弗爲粗則詭遇得禽若邱
陵御者弗爲爲上者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天下
不爲是矣與彼爲宮室之美爲妻妾之奉爲之
者何啻霄壤之異哉故凡處是非邪正公私之間當
行止取舍去就之際分限明而界隔嚴猶律度之定
而分寸長短不可亂也惟知有一公一是一正而已
不則爲私爲非爲邪毫釐不犯焉惟知有當行當取
當就而已不則必止必舍必去絲髮不妄焉雖或有
可不可之疑似者亦眇微不差而無或有傷焉義所
弗乘則舍車蹄馬千駟弗視義所不食則遠行雖一
簞食不受細而於人一介之不取上而祿以天下而
二有中正之德故弱而能强柔而能剛雖處陰悅之
爲介正以爲中正而介非一節之偏明甚蓋豫者悅
也既能使人之氣弱六者陰也又能使人之意柔惟
中獨有剛强之守而不出中正之界如石之不可輕
則雖所欲不處而富貴不能淫不以道去則所惡不
去而貧賤不能移非其招不往則在壑喪元不妄而
威武不能屈死仁亦大矣成吾生則殺身而不憚害
吾仁則求生之不屑一豆羹得失之雖微而繫一生
一死之匪輕或嘑而與之死亦不受所欲有甚於生
所惡有甚於死故生不爲苟得患有所不避以生死
之大而其介如此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浩氣充塞
配義與道舉天下孰有一事一物之足以動其心哉
介也果可以一節名乎哉然此非可以强勉矯激而
爲之者非知道之至而謂之至道之凝非明義之精
而謂之精義之神未易以言介也豫之介于石不終
日貞吉言其道之至義之精而知幾之神者乎夫悅
豫之情乃人之順境欲界最易於流入而難於拔出
者惟隱然微動之初超然見幾之早能決然如石之
確而脫然速去之無留滯也此聖人於豫所以特以
介石而發知幾之神所謂斷可識矣況豫獨取六二
爲介正以爲中正而介非一節之偏明甚蓋豫者悅
也既能使人之氣弱六者陰也又能使人之意柔惟
二有中正之德故弱而能强柔而能剛雖處陰悅之
中獨有剛强之守而不出中正之界如石之不可輕
弗願皆以非義之故不可以越出此界也不以道得

動而幾之未能先見此其所以介也故由介之知幾推而至於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以爲萬夫之望則介之爲道爲義大矣哉若後世則不識其大者而小之矣以通與介而對言者誤矣以廉與介而並言者末矣抑遂德下衰眞知介者難矣徒見其通者多廉者少往往通者又指廉者爲不通而廉者亦有事變而爲通矣廉特介中之一細事爾猶未易得也況於介乎使有知介之爲道義大而進學爲則豈止不爲卑庳作污之通而僅爲似潔之廉哉可速則去可久則處可仕則不去非通而實介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非廉而實介也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緇其爲介也不可及矣具大知識者以聖人爲師斯可矣是說也非爲名義之虛言而皆爲履行之實言無扭於虛而必履其實則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君其懋之

鄭純子字說

城南鄭君有意于爲學者也元名應雷以未稱其爲學之意而求予易之自示予以可名之目中有无妄予謂莫梓于此也且卦取天雷亦不失原元作名應雷之旨乃以无妄爲其名而字之曰純子欲其自此以往純乎无妄而不雜以一毫之妄也且因以諗之曰易之取義以剛爲善非剛則爲惡以剛爲正非剛則爲邪以剛爲誠非剛則爲僞善也正也誠也是之謂无妄反是則惡焉邪焉僞焉皆妄也以卦取之則震一剛而動以乾之三剛以爻取之則震一剛而雷爲主於內无妄之義彰彰矣當天下雷行無一物不與此无妄則亦無一物不得此无妄況于人之靈子萬物者其无妄宜何如哉然人之心內爲氣質所局外爲物欲所引則厥初无妄之剛所得於天者其後或雜以僞而不能純乎誠於是本心之无妄者至是而多妄矣今君欲因名求實因字取義則盍亦深而痛省曰一日之間自朝迄夕此心憧憧往來無時出入能以剛爲主而不妄動之時少非以剛爲主而妄動之時多至于夜而臥臥而夢則尤昧其所主而非以天動者尤多而不少矣可不畏哉盍又反而與此心自誓曰中心自此決不可以妄動而必動以天之剛內心斷不可以妄主而必主以雷之剛庶幾可望以至于无妄而能純矣乎體乾體震曰細行細德云乎哉君其勉强而力行之

李居仁字說

李君名士安字居仁予故友吳本立所授也从之李
告予以仁者安仁中心安仁之說而曰安者聖人之
事是豈容僭予謂仁者望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
所異者生知安行之質仁則同安固難也夫豈不可
學者以常人而望聖人雖若甚遠然有志於上或得
其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苟能志于聖人則安仁猶
有可以求至之理使先自暴自棄以爲仁非吾心之
所能安則終不可以期其安矣況仁亦隨人分量之
深淺皆有可以言安者但能用力於仁志專一而無
他向則亦可以爲安若夫不仁者可與言哉不安于

仁則安其危爾亡國敗家之本也何有于安哉故所
深患者在反安于不仁者也蓋不仁則殘忍而安于
殘忍不仁則賊害而安于賊害不仁則放恣而安于
放恣不仁則肆欺罔而安于欺罔庫作妄　不仁則逞私
慾而安于私慾不仁則溺于酒色財氣而安于酒色
財氣凡不仁之事何可勝數是安非所可安者苟安
於其所不可安而于所當安者若本心之仁剛健中
正純粹至精如乾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乃暴棄而
不恤如人有安宅身所安居今乃曠而弗居宅爲空
舍反茫茫泛泛逐逐於外愈出而愈遠不知艱難險

阻勞苦危殆有何樂哉然此心之靈不可終誣此心
之明不可終泯有能一旦自疑自悔不安于此倏然
自覺翻然自反歸而求之向如旅人逐物千外今爲
主人來歸于內永爲退藏休息之地而略無妄動輕
出之萌則知止而定有定而靜能靜而安雖未至于
仁者之安仁而吾能自處不離乎此習熟不厭乎此
純熙不已乎此是亦所以爲仁而居之安者策而進
之充而長之則中心安仁之境未必不可以積久而
到我欲斯至克念作聖亦豈有終難終遠而不可至
哉況志于仁而知必如聖人然後安則視彼凡人之

不仁者必有不容以一息安而斷斷乎其不爲矣何
害于仁哉李君欲爲尙志之士者也求所安而居仁
爲是大人事也試以愚言思之以爲然乎否也

吳九萬字說

至高至遠莫如天嘗聞之言天者矣計步以里其直
徑凡三十八萬七千里內以四遊之極爲四表則地
在正中央上下當無不通也今姑以地之上計之則
亦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有如鵬雖大而上止于九
萬里則尙未及天下之半也何敢望其知天之高遠
哉第以是而示人則鵬亦可以爲高且遠耳蓋人之

大慮在息庫作意其超縣類汨汲于下而不能超出于上上則高遠其人寥寥也下則卑近滔滔皆是也或如雀之啄粟于場或如鴈之貪魚于水皆飛而下者其卑近固不足算矣其有飛而上者亦僅如鷄之棲于樹端鶯之遷于喬木而已求其如隼之戾天鶴之沖天雖夫天猶遜絶而亦鮮矣至以里計則或一二里或四五里而止上焉雖如鵠之逸雲際不過上而一千里又上焉者雖如鳳之翔天衢不過上而九千里此鵬之所以高遠下視而衆禽有所不能企及也惟是上觀諸天則又未至天半此所以猶未知天之

高遠歟然此皆未離形器而論耳形而上者謂之道乃度數之所不能算又豈可以形器限量論哉神妙無方變易無體仰之彌高不可極望之彌遠遠不可窮雖有形之天且猶有憾也況于鵬者可以同日語乎雖然道固高遠也終不可幾及而希至乎苟有能直知反己而自求之則極高而庸知遠之近天命爲吾性知性則知天天非彼蒼之天性吾有生之性在盡吾心而已故曰盡其心也知其性也性高心遠雖如天不出乎我也吳氏子名九萬字幼遠欲得予說故予以高遠規模廣其大志以切近心性勉其實

用由下而升上高遠可望矣請更以問之雲臥令叔以爲何如加講切而究竟之求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大人事也勉之

四庫全書攷証云其有飛而上者亦僅如鷄之棲於樹端鶯之遷於喬木而已案以此本丁丁鳥鳴嚶嚶一詩相沿成習致成鶯遷之誤如李緯尚書故實王楙野客叢書論之詳矣然其原始於梁昭明太子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唐人諸詩沿之而誤蓋猶以爲鶯也原本作鸎則因鶯而又誤今改

送崔教授說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人也人知人爲貴則舉天下之所貴不足以易吾之良貴而決不肯自賤矣人知人之爲重則舉天下之所重不足以易吾之器重而決不肯自輕矣若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若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也天地大矣方以人爲德爲心則人即天地天地即人是其分雖父母而其心其德雖父母不得而子也大於天地矣陰陽鬼神五行舉不出諸人則人也豈不貴乎豈不重乎若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卒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曰洋

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人者非葢爾形體之謂也混
然宇宙之理全具在人而本諸身證諸民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豈不貴乎豈不重乎人
而知人之所以爲人者如此其肯自賤而不自貴自
輕而不自重乎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者知此人也
君子以人治人治此人也自其父生而師教之教此
人也學所以明人倫明此人也凡今之主郡學爲人
師者其皆知此教乎不知此教而曰授受不知所授
者何事乎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知此之爲教斯知人之爲教矣人之生也
此道之教也以之教人還以授之耳無餘事也此豈
待于葢爾之形體者所能知哉鄉友崔希易將分教
江陵予也敢以是說勉之此人也彼亦人也求盡我
之所以爲人者以教人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歸
而求之宮有餘師輕賤之徵者爲小人甚者爲非人
非予之所敢知也願自貴願自重

朝聞夕死說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謂也謂道重於死乎非也死乃

道也離道而論死者非惟不知死眞不知道夫道也
者圓神而無方也通活而無固也運行而無留也周
囲而無倚也屢遷而無居也變化而無常也混浩流
轉於宇宙間而不可窮者也爲動靜則動必有靜而
靜復爲動爲往來則來必有往而往復爲來爲進退
則進必有退而退復爲進爲闔闢則闢必有闔而闔
復爲闢爲盈虛則盈必有虛而虛復爲盈爲屈伸則
伸必有屈而屈復爲伸爲消長則長必有消而消復
爲長爲出入則出必有入而入復爲出此一機也其
混浩流轉豈有窮哉然則生必有死而死復有生豈

有他哉即此道在宇宙間所以動靜往來進退闔闢
盈虛屈伸消長出入者之爲也易之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者正此之謂也夫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以
死復有生無停息也不曰要終而曰反終以終還爲
始非斷絕也故原其始之生則必有終之死而知死
之說矣反其終之死則復爲始之生而知生之說矣
此死生者所以非爲人小己之私乃爲道大化之公
也生非人之生道實生之死非人之死道實死之生
者道而死亦道則死生何與我而我何私爲之好惡
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惡死是惡道也而可乎故生

於道而朝有聞焉即亦死於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猶朝也死亦猶夕也一日之運有朝必有夕百年之運有生必有死道如是故也故死生者晝夜之道即知朝夕之道矣彼二氏者豈知此哉夫寂必有感死必有生者道也楊氏乃欲寂滅而無生曾不知樂于寂滅則道絕矣無生猶有不而無盡也有是道乎靜必有動生必有死者道也老氏乃欲清靜而長生曾不知樂于清靜則道廖矣長生猶有盡而無夜也有是道乎夫死生終始實大道大化之運如環無端者也使生而無死不復生始而無終終不復始則道窮矣

容齋隨筆卷七　二十四

其生生不已也未知生焉知死者生猶死也事死如事生者死猶生也易之反覆上下而變通不窮者此而已不然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二氏者蓋皆以生死爲一身之私而不知此道之公耳死我生我一聽於道何不可之有要必淵然於中而無秋毫之疑庶乎時至而能死也夫

容齋說

容非可以勉強矯飾爲之者人情物態隨其所遇少拂吾意僅如毛髮許輒爲之變色動心者滔滔皆是也是固不足道者若漢劉寬唐婁師德輩世稱爲能容然特出於姿器之美非本於性分之明其弊將至於藏污納垢同而不和非眞能容也惟顏子之犯而不校者是矣則由其克已無我而天下歸仁也使人之遭怨詈受侮過而方退自敬德雖舍怒不啻不敢臨故寬裕温柔之足有容也此豈勉强矯飾者之所能爲而劉婁輩之所能知哉抑凡容者爲人己對立而言也己能容人固爲美矣而心或不平强爲容受者是矣則由其迪哲迪哲者乃聰明睿知之足以有非休休焉者抑己徇物非中節者未忘彼我是猶有人己之分也若人有技而若己有之人之彦聖而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則人即己己即人大舉平天下之章有取者以其平也平則無人己之分矣然其如有容實能容之猶有容之迹而未底於無迹雖亦不分而二之猶有人己者存也必至於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己且無矣無己則將何以容人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人亦無矣無人則將何以容己人己俱無外孰彼孰此而容之迹泯矣始自有容而終至於無可容其容斯

其至矣乎朱兄子順以容名其藏修之齋而欲發揮其說因書此以復之子順惟能歸而求之當有餘師自有餘裕且有不容予言者必將有自得於心矣

祭文

祭王實齋文 遂

世推名流公爲第一質猶近古純正篤實文由美中英華炳蔚才堪濟時權奇周密自少俊偉高視一世以其姿器超羣拔萃加以學問眞切深至何啻飢渴飲食是嗜文公我師父母似之篤信不疑直如蓍龜一言一字服膺不違引伸觸長更多發揮世之學徒

少實多虛惟公躬行德性具乎世號賢人多僞少眞惟公意誠表裏惟純此心對越可質明神如鶩如鳳梧岡之祥如珠如玉山淵之光惟公也獨瑞世之望惟公所作行其所學吏政民庸兵謀將略穎脫以出遇變盤錯功在撫川澤尤優渥自著表表所立卓犖靖平之元更化擇賢起家趙朝日接以遷擢爲御史正色直言著是格非詞切危怡方雖如矩圓亦如規墜奸枉夫決大生蕩污宿贓魂亡魄喪一時作興斯新氣象海內仰瞻如四諫然繼爲侍從謀心格天燾替彌多膺眷彌堅以公才名文武兼全牧御責重

志若落落不在榮貴才則優優有足建事當無事時
和平沉粹使遇事機强立剛毅滿腹精神滿腔智慧
武略兵謀猶若餘技衆善兼全曾無矜恃心如太虛
曾無塵翳以名其齋以實如是惟虛故明克明克類
如燭之照如數之計出宰南豐縣花奇麗建臺西江
甘棠蔽芾樵川牧御利器備試漳浦興除利澤純被
外庸既成英聲日起宜進本朝以强以濟遍歷華要
純有餘地出制長江威名愈偉兩年之間波澄水止
入除文昌講讀以侍可行所學可遂所志嘗自得師
理融心契周流六虛發越易義貞皆不變亨則變矣

前所未發今發此理以至他經洞徹罔蔽語孟詩書
見出自己固不詭隨亦不詭異自成一家自合經旨
心事身事平生亦備屯蹇經綸期頤是覬有唐多相
宗姓李氏人以望公同志以後豈謂長往更不少俟
邦國聞之咸驚殄瘁皇上悲之褒嘉已既故舊哀之
欲起莫遂某昔趨承已歷三紀中雖迹疎內實心比
聞公云亡義激心恚某仰視公年多八歲公何不留
某何未逝韓公有言窒久於世死而有知曾何違離
如其無知悲其能幾而不悲者將無窮已不遠薄奠
巡揮老淚精明如在神其涖止

匆遽一歸展省墳墓難于久留尙稽哭訴後祭墓下當效徐孺精明如在敢告之故望揮老淚泉湧雨注

四言詩

李養源自號蒙泉求詩于東平包某作以贈之

水象童蒙以出伊始泉乃自水出自艮止天一初生純一清明厥初始達猶元而亨當其蒙稚涓涓猶細及其漸進混混未止如玉與珠不曰白乎如冰與雪湛不可污反求諸己心正如是有生之初純白純懿養之於蒙作聖之功大人不失與赤子同聖如夫人皜莫尚已涅而不緇洞徹表裏溥博淵泉浩浩淵淵

皓如銀河月流星連仰觀先聖本同一性自始失養遂終失正氣或雜之內欲儆伊官或不思外引遠而蒙反成失白反變黑黑水西流清渭南隔若在家庭習若少成異彼污世同流濁涇外引內欲永絕勿續蒙養宜深涵習宜熟濬發爾源如發蒙然放乎四海波濤際天學有源委海可至矣所不然者有如白水

臨江閻阜李仲章以省軒求詩

心之精明不遠伊邇胸中若正瞭焉眸子舉目有證莫切於視孰名曰省少目取義目當少時湛湛精瞭其光神全其見專致老目爲耆則與少異非徒以目而分老稚惟目如少有可取譬實省在心省當如是如開雙明洞見萬類心難常存省不可替心難常覺省不可離心本善者孰非純懿心不善者孰非私利省與不省善惡關繫省者如醒不省如醉省者如活不省如斃果能自省卓然奮厲暗室不欺屋漏不愧如目萬象無有掩蔽一不自省冥然罔記外物交引內欲紛熾如目老昏無非障翳二者相遠宜知敬忌李庫作黯恐非是君少年有目可貴以省名軒軒豁無滯惟道無窮要在遠詣惟言多窮要履實地惟難有常勉無失墜

贈饒仲信靜鏡

乾不一動靜專動直坤不一靜靜翕動闢艮不一止動靜以時本體如是偏主則非惟學初機貫以靜入以至終養貫以靜習本體既然動靜一如乾坤合德無二無餘心爲天君尊無倫比聖賢言心初無倫擬心比於鏡佛說云然鏡雖有光孰擬心天鏡光則死心光則活活則不滯死則不豁佛法寂滅匪乾匪坤若復本心非彼能昏人以欲動非動之性所以貴靜自動自靜其道光明無物可並惟聖盡倫是爲全人眼高四海至此乃眞

留忠齋山茨

身何止不獲其背誰得窺心何存不測其鄉孰能知
身心尙無迹屋廬更何卽變動元不居問君欲奚適
放之彌太虛宇宙總我廬收之付野草山茨歛吾居
宇宙非第大山茨豈云細身心非以形隨寓靡有異
此道淡不厭淡中味何窮萬物孰能動眞樂此室中
或疑天下儒久遊蓬萊島豈伊素草茅但以蓋茅好
達者舍此誰若將終身茨仁宅本同歸問舍非自私
宇宙浩如許藏用姑謹獨山固屹不移茨倣當再覆

覆可久自娛庭草聽自如茅茨或不剪古聖與不殊
樂山見仁人如茨看榮貴此屋雖似卑誰識最高致

贈寫神邱照堂

嘗觀孝子圖畫子事母事閒君畫最工事母孝亦至
人稱汝畫奇未知事母慈我今爲拈出欲以勵孝思
畫不在丹青照不在眼睛方寸不可亂昭昭在心明
畫到精一處人人定相如但疑心本一奚爲面差殊
我心猶赤子我貌極老衰君雖欲畫我安能作嬰兒

送蒙齋赴召六首

大鈞正旋轉坱圠方無垠乾坤用六子乃使天下春
震子實爲長龍蟄屈必伸不一動化萬新
嘉熙再仁孝斯時召斯人宇宙在乎手萬化生於身
機關一開闔斡新出精神日月無黜翳太虛絕纖塵
毫髮靡遺恨誰能逝大醅
廣大中精微如崇下履卑川流本孰化溥博時出之
剛原誤毅發秋凜寬裕融春熙聰明靡偏照密察不
前失時權度心爲茲聖人貴在茲思睿睿作聖無思無
不思
乾坤常簡易險阻知最精堯舜何艱難在知人明
孔子每所患因予猶改更險如彼山川無如世人情

明天而昧人古人所譏評卓哉子陸子高具雙眼睛
氣貌纔一顧肺肝見如傾或但因傳聞能見人生平
萬象悉呈露如揭日月行何畏乎巧佞堯舜爲法程
所惡利口覆孔子爲權衡欲希象山翁此目不可盲
衆欺恐寡信多僞難皆誠虛受而實責無容偏且輕
張陳門下客莫非天下英後至所居國皆能居公卿
濟世才最急泰道非徒亨下視蠢盈內成雷聚蚊蟲
鳥須九霄鵬魚必東海鯨爲己與爲國灼知在先生
扶顛而持危在天下大勢撥亂而存亡在國家大計
一司一事間未足繫輿替馬援爲郡守尙不屑煩細

惟大姓黜羌不容有違戾況爲公與卿不思大經濟
今大姓黜并幾倍過漢世中有根本存猶在加讒衛
大都如奕棊敗局始已逆如有一勝者敗乃以勝繼
巽當知衡權是乃德之制果哉末之難圓神妙譎笠

願言其吉凶大闢天地閉
嘗聞魏仲英謂仕欲行志後官權豪等損去志乃遂
如云皆不可隱身是爲智此志雖可稱一節非道備
不聞政適人格心第一義如未可與權當道豈易致
齊王好貨色孟子不少刺導之百姓同王道眞易易
自實學不明言與實相離何能格一非適以滋衆僞

最是講說多虛文只成贅經或不如史禍福可趨避
下至不害伯獨能救時弊此可觀世變言之橫涕淚
道本無不通君子當不器
四世凡五公貴戚自古昔於我如浮雲光前在仁宅
仰觀我契齋江漢濯之白下視世所羨腰黃眼前赤
度越此流輩人何啻千百希舜鹿野居介然有如石
嘗爲耳目人天子屢前席義難若是恝命豈可終逆
非如一小官去就惟我適況當有道時無自不與易

雨後觀新荷
中夜平旦爾淨把天宇洗此時氣之清隱映如有體
挹之莫可得揮之不能靡外不隔毛髮內透微心髓
輕清孰爲天天也不離此因行過東湖荷葉恰新起
柔莖柄圓蓋嫩綠出清泚下承之浮萍鋪錦雜青紫
洒洒無一塵生意正濟濟欲舞已忘言無聲臭至矣
四明決獄由宣海道中
山童首少髮石老眷多骨上猶劒戟關下沒沙磧窟
曾無好步行常有失足驚前若逢峻拒後如迫使傾
所幸甚艱難平生備嘗試險阻誰能知乾坤元簡易

觀泉
泉動湧聯珠泉靜湛片玉洲源出以時動靜清可掬
憑欄冰雪寒斂衽毛髮肅內以洗我心外以刮我目
偶離京塵來對此歌不足詠歸五六人猶疑自沂浴
壽家君克堂先生
良月四之日景物何多奇露洗宇宙靜月抹天一涯
景星助月夜光大清溪湄奎星照江南人文良在茲
昔爲西長庚夢與斯人期今爲南極老微雲淡龐眉
際此小春日勝彼芳春時桃梅妙生意微吐三五枝
野亟黃金穗人飽白玉粢芙蓉成城拔然凌霜姿

暮聞紅菡萏朝發白蜀葵菊見正中色瀟然疎竹籬
不共衆芳競獨與晚歲宜時異物孤特人生復何疑
我翁在物表清吟徹骨肌不以世間利容易得浣伊
今年七十二浩然元不衰孤坐小閣上春臺融熙熙
布衾紙帳間瑩若冰雪姿自從知止後何思復何爲
但願主益聖比肩皐夔東南盛仁氣不戰屈四夷
豐穰歲相似赤子無啼飢得老太平世仁壽非吾私

負暄娛爰日衰芹甘如飴無妄謾微疾勿藥喜自隨
近談小命者實以行年推盛言天河水一氣木主治
後來年尚多康强被春祺兒曹心自喜何幸如君詞
只今介翁壽數尚踰期願一百三四十太古常不離
拜手稽首願永庇兒輩癡

馬上口占感梅感事二首

梅兄隨遇處在水涯山巔或有近行路不蓷人愛憐
儼如敬而遠惟恐迫我前或有近人居不傍門戶邊
仍多向貧家不爲華屋牽香不祈人聞芳不取世妍
似此性孤潔秋毫絕紫纏彼有不知者乃謂花莫先
折之貯玉瓶已是傷其天更大開苑囿和根以之遷
反指榮得地帶露淚自漣浸遶山林意豈其本性然

西湖之孤山猶嫌朝市喧上對玉輝山下臨珠媚淵
外此唯雪月往來許周旋三友共一笑歲寒同百年
雖與世落落自分安其偏

巡歷郡邑間人若未厭棄夾道爭向觀疑我形孰似
得之道蘊餘咸謂物吐氣老奸與宿賸神奪而心悸
預知犯難逃已多速奔避先嘗受其求今皆賞之既
非懾使者來安得自知畏予默撝諧心斯言未深契
一切氣不美先儒說有味彝倫若盡去大半爲鬼魅
禽獸爭食人殆盈野盈市迹其所作爲殆惡過異類
不潔貪不飽甚焉官與吏慘酷以濟之甚若豺虎噬
豈直如得情哀矜至流涕刑法用當窮根本惕若厲
豈謂猶有民能喜使者至或遠送旗幟望來漳民情願留泉民意此猶碩果然不食生可覬
惟知有罪者患不速去離何啻千百輩施行纔一二
自歎水一杯孰救炎火熾傷心復傷心竟夕不能寐

餞山泉吳守

泉從九江來發自廬山趾不啻渭如清時出到盱水
淵淵媚如珠甘飲足千里何妨過山下一時險而止
不礙以亨行果行險自研眞利用禦寇上下順而理
方當執熱中以濯器有喜且當正渴時得飲快如洗

旰人望膏潤戀戀正未已願如歲大旱用汝甘霖此
不容私一方宇內並傾企及盈科放四海有本如是耳
安得長流旰混混以終始河南已治平治內難留矣
好將世俗污盡洗入清泚溥博澤周流功成大如此
却歸山泉間育德德敦擬作聖以爲期善養功更偉

謝宋汀守惠古風

民何業於鹽由生在水國因之利其利資生本無責
未能捐與之盡絕豈爲得後世與古異以此爲命脉
如覓之一分不禁之太迫上下亦相安何至遽相阨
奈何籠之盡一線路亦塞乘以風氣惡遂至大作慝

舟聚至數十衆聚動數百殺越人于貨禍烈恣慘刻
誰謂在王畿有此凶燄赫深爲腹心憂非但股肱厄
聖上欲並生猶未忍誅謫欲如渤海郡但以安作則
中外多賢良選及僕罔測豈非老不死可以賊繫賊
初非欲勝之化誘盡奪盡頑冥終不回不免出兵革
猶非殺爲威止欲就擒獲竟未始血刃獻囚不獻馘
精刖分死生不失我心惻或不以事觀浮言肆虛嚇
語穿險且危聞者轉相惑非望復非才宜不見浮格
成虎而鑠金莫辨只自默偶爾事倖成不至大差忒
免罪已踰分何勞被恩澤感公成人美古調鳴嘖嘖

僕以瓦釜酬自笑言啞啞

病中答客

客侈言告予二月春爛如後過前不及于今正豐腴
況復晴暄久行樂人聯車時鳥啼葫蘆酤酒醉且呼
遊子偕遊女爭先耀街衢被惱訴無處半是顛狂徒
昔人秉燭遊過時欲何娛恨公獨抱病與時不相扶
容膝斗大室呻吟何時蘇奇花將衰謝綠葉將扶疎
聞鳥聲輒喜能似五柳無予謂客所羨眩於形色歟
競千紅萬紫錦繡不足鋪變千態萬狀繰繪不可圖
無一非形色乃生理緒餘耳目不思能心冥獨荒蕪

形形色色者根本何取諸藏用而顯仁顯微元不殊
徒見形色者不識精在粗抑豈知造物不知彼在吾
中和萬物育皆備我不誣造物莫窮極形色纔斯須
物既惟我造何嘗離須臾見卽常自見非二常與俱
臥遊不必動徧遊靡所拘不在行且疾速至其神乎
春工盡天巧衆妙何可譬病我一形色千萬曾不瘉
我室非斗大宇宙此一廬徒以我視我無怪爲我吁
徒以斗視室宜謂局不舒或者病不樂我樂人莫踰
反是彼遊人非樂徒馳驅僅與蜂蝶輩逐逐飛盈途
二月雖將盡吾卽風舞雩客心猶未悟笑我何其愚

病中口占

人於不病時豈知病時惡重如加刀鋸輕亦急束縛
寒如大冬冰熱則盛夏鑠四肢外猶解五臟內似劍
石臥身經難木瘦氣削弱痛苦千萬端堅忍力不勝
貴勢富强身不能與我博若非禍自求安受外氣虐
一息秋毫間不來不可度百憂一不興百念一不作
萬事不到胸萬卷束高閣學在身外者無一可倚託
坎中維寸心不亂猶獨覺清明尙如在志氣神自掘
如圍城未陷主師守彌確如弊屋未顚主翁立尤卓
或悠然以逝何懼亦何怍人能處未病如病乃良藥

生本自憂患死反由安樂恃吾身安强氣焉恣奔薄
精消炎火焚物溺水赴壑醲醉酒池竭婜淫欲海涸
魄壞魂何存神去氣宜索盛年已衰翁槁形止虛殼
如飲鴆自毒如操刀自斫病殞何怨尤孽非天隕落
病中困苦口戒以命爲諤我幸非此證不似彼舛錯
惟震雷巽風二者相擊搏平生一泓水洗手雙赤脚
何爲攻之慘欲庶無智略欲進不得前欲退不得却
如竟不可瘳廢棄眞刖若無復行世間豈更步可學
借曰未病死餓死可云莫安之若天命天命匪意冥

和陳七峰七詩韻

濁世九黃河太虛一明鏡混混皆隨流炯炯誰獨醒
堀起孤峰高盡把衆山領根基旣超然培埴功且更
乾坤露端倪宇宙幾奇怪萬化俱成章一視靡有界
卽此爲眞文於外本無待所願學如何豈不信茲在
洞然一止水浪靜仍風恬心微在精一動凶由二三
根深自生色形神猶飮酣一毛猶有倫聲臭無容參
上達何外暴眞樂非幽園凡有動於境恐皆離乎天

我自淡不厭彼徒爭相宣峰高果峻極無論百千年
百年如一年漫分三百六來信非有餘往屈詎不足
形有消猶水德常久如玉世間無神仙但戒小結束
形相猶吾廬主者自有執執及所性存不計年百十
廬則有壞時似井廢不汲能原始要終修短非緩急
萬分川流異一本大化同小閉卽俱塞大徹何不通
大人猶赤子少成同老翁今古任異世不息將何窮

和吳伯成七夕韻

老大庫作 不知老尙欲驕新秋金稚力未勝如兒方
允
卿歐稍養浩然氣終當凌斗牛巧夕乞巧者稚兒輩
可羞老拙眼尙明却笑羣目幽造物眞大巧容得智
力不巧亦不自知變化神鬼驚夏將洪爐鑄至秋成
金城金城包宇宙萬寶藏難明今夕且對月酌酒與

予盟仁熟如美稚由我猶語耕金聲而玉振秋乃集

七言古詩

歌晏恭人平冦偉績

策勳賞賜轉更强壯士不知是女郎嘗聞此語人罕

見婦女誰及如張巡有嘗因郡謀亂逆自將千人乘

無防此其代夫猶反掌所尤難者有婦孀或傾家産

卒部曲或善騎射多殺傷有如二孀乃能爾勝幾丈

夫陣堂堂誰知慶歷承相後有女晏氏生閨房女婦

曾氏作內則中守大節嚴於霜平時如坤自柔靜一

旦遇變何方剛紹定巳丑汀寇起所至殘滅勢孔張

愚者束手只待殞懦者魄喪仆且僵男子紛紛類若

是何望孀有餓石腸晏氏獨如負將略過身是膂智

滿囊慨然以義誓境內黃牛山上寨可場其上可屯

數萬衆列爲五寨如五鄉一時郡縣幾千里已多成

墟渺爲荒屹然此寨乃獨立雖極險阻如康莊龍鬚

山頭有草木草可藥箭木可鎗遞合先賊盡採取兵

器犀利鋒莫當且自捐廩凡數十年可足山上糧

以是賊雖千萬衆不能敵我計策長矣似天地自設

險非城非池如金湯矣是女中千人傑非山非寨人

煌煌此功雖大豈望報恭人之封未足償但把涕唾

視官爵節義不朽爲義方顧此識度更超越視古烈

婦有烈光子善繼志永不忘恭人雖死爲不亡

天台石橋

石橋龍行甲台山吼雷噴雪透玉關石梁擬倫固未

易龍湫埒美猶艮艱風神凜凜聳毛骨如在天外非

人間昔聞今見未曾有遊人何嗟行路難

趙宗判請遊巖溪

三山來由北巖溪三十里近何崛奇地闢天開幾千

期神藏鬼祕人莫窺行溪黃溪何派支太白子厚名

始垂未知此溪發其誰河潢自天磐石資貪霸奪日

森旌麾巖電銀海增雙輝出千古祕此一時潭間歸

來爲發揮寶藏驟與福所希溪宜有靈潛自嘿非公

遇我我遇伊昔無今始有已知宜爲知己加護持成

鼎可絕魅與魑遊騎可馳驥與駐雨山插天天猶低

如城夾地地莫嶬混混中間流天池往來深藏龍與

螭巨石萬狀磊不羈奇木萬種名莫推始度石梁堂

少棲方見主人心遠而此身恍在何天涯非人間世

如驚疑須臾緩步行委蛇雙龍之湫氣杳微進前宿

雲雲欲迷疊嶂高張熊虎旗鳥滶石門互變移翠密

玉練冰雪飛壁立萬仞文公題佘上佘高青雲齊書堂帇立天然基如有千巖萬壑姿一覽俱盡無纖遺主人惠我何多爲時方六月三伏期但覺清冷生冰肌清境清賞何加茲更醉似酒酣不飽飽水飽石渾不飢更飽一德充肝脾大師如古剌史規溪變爲好政可追僕如柳子有許疏溪改爲愚嘗自悲主人愛客忘尊卑異日與彼愛日暉洒然執熱清風吹洗盡塵襟無毫釐主人昔年詠浴沂盈科放海川之師源流素蓄萬頃陂傳巖蟠溪隱未宜高岡鳳合朝陽曦猿鶴知主無催歸欲羨形容無好辭斐然狂簡嗟非

詩

蓮花

暴之烈日無改色生於濁水不受污疑如嬌媚弱女子乃似剛正奇丈夫有色無香或無實三種俱全爲第一實裏中懷獨苦心富貴花非君子匹

五言律詩

温州雙峰寺

兩水旁流合雙峰對立分未窺龍鼻面且過鴈山門玉練泉流玉天低露濕雲經過隨分好猶未副前聞

和陸伯微韻二首

百萬鋒難敵伊誰是特知近嘗緘戀說久惜負胸奇整頓須教早招來已恨遲英豪施設異勳業定相隨我坐深山底炎凉總不知任他人正鬧嗟世事無奇菽盡歡難遂芹思獻尚遲薦堂終萬里還許走相隨

挽吳準齋

朝市逃名利清明照日邊隆冬霜裏柏盛夏火中蓮純行渾無玷嘉言膩有傳歸全復何憾吾黨獨呼天

雁蕩靈巖

展旗天柱立寶印伏獅雄瀑噴千珠碎潮開四牖空爭奇排怪石獨秀出孤峰龍鼻泉流出如何造物工

七言律詩

過峽山寺

庾嶺分來峙兩山夾山成峽水成灣上林下石森雙障南海西江屹一關水若龍藏涵碧色山如虎伏出蒼顏人來人往消何許誰似山長與水閒

江陰風寒地有感

西浙因曾究竟看澄江端的是風寒戶門人合爲防密南北天非立限寬誤認孤軍城僻小誰思緊處是辛酸願與重鎮加經理忍見寥寥守備單

同陳守遊碧落洞二首

攬轡驅馳始得閒便陪五馬訪名山恍如境出青霄
外眞是身遊碧落間地闢天開非假鑿崖高壁立自
成關奇奇怪怪難名狀獨荷元龍許附攀

乳滴珠垂石綴旒冰清醴綠水鳴球龍宮鳳穴排蒼
壁燕壘蜂房湧碧瑠公愛彼山巖石峻我貪此洞冷
泉幽無雙奇觀難窮處便欲留身就隱休

和陳翔卿韻

碧落宜遊遂速奔千奇萬勝果中存天鍾神秀雙瑤
室地闢高深兩玉門下有甘寒流水徑上垂遠古斷
山痕獨憐地近人何遠久共沿流探本根

再和二首

洞要窮源大莫閒初頭底事做成山開先水獨爲乾
始判後山方立地間氣濁下流泥作土滓堅中結石
成關奇哉故迹皆堪驗何日重來更共攀

石爲雲蓋上垂旒水作冰壺一擊球似笋反生懸碧
玉如簪倒插掛青瑠外猶虎踞風回嘯內若龍蟠氣
轉幽尙想初時開闢意何時更共爾游休

和戴石屏見寄韻二首

海邦太守常時有海上詩翁間世奇自賦歸來石屏
去不煩繩削草堂知高情豈爲時情改浩氣難隨血

尺輕年未半生紆遠道哀哉何限不平鳴

寄題武夷橘林小隱

武夷山下出清泉觀象宜知果行緣小隱藏修人似
玉大書題品筆如椽峰高屹立天成柱溪靜光浮月
滿船箇是我心眞境界元非六六彼中天

送旰江吳守以言歸二首

圓機珠活走盤中已試權奇妙變通武庫精嚴鋒莫
敵智囊沉密計難窮先聲已見早聞風采後實加新見
事功計日未多功不少復剛方長轉春風

斬新政令別規模迎刃恢恢解有餘去就雖輕心自

若佐賢乍變事何如羅爲民患所從免社植根深惡
始除似此欲爲尙何限歸蚊千里競攀車

同李文溪遊通天寺

石如紅玉間烏金上與天通直下臨中似室廬猶短
淺外多扉宅却幽深公眞淸獻遊同昔我匪元公趣
異今但幸附名鐫在石當堅一介不移心

江心寺

心無倚者絕沉浮力破回瀾歸獨留遠過金山推碧
玉屹如砥柱立中流木猶柱在月中植人似身來鏡
裏遊況是淸秋方淨練眞成銀漢著孤舟

五言絕句

謝王洪伯惠酒炭米五首

君許身此稷視飢眞己如免吾學顏帖乞米李大夫
飽我德更勤靑州兩從事酣飮愧無言未嘗識奇字
杜陵四海志不忍寒廳廳投我一紅爐果勝千金裘
風雪太淸白顧懷似斯人超然萬松表一洗肝膽新
昨蒙記雲萍得得覩台旱君宜厚自重絕似前金陵

酬袁守方秋崖遺寶帶橋詩以顧我老非題柱

客知君材是濟川功爲韻十四首

非鄉橋不立誰是杜武庫下浦未更新過者幾驚顧

七言絕句

偶成五首

六月渾如九月清霽天月色冷幽屏出門聊寄雙遠
目二十四峰轉青
添我涼颸伴我閒今年新竹未云慳翻嫌戶外三兩
個遮斷東來半好山
農家命脉寄田畝可但稻粱菽與榮造化何須許多
力須臾活幾萬蒼生
南風正起北風微誰謂秋高尙馬肥但願金颸摧落
木和根亦仆擬何歸
柔條嫩葉春新媚勁榦剛枝歲久磨欣厭人情每相
反欲支大廈問憑何

題碧巖二首

萬山擁碧屹不動萬石嵌崖何可攀似這立身須定
得定時方始是牢關
碧巖只在丹霞裏丹碧從他色自殊我斷不隨他境
轉身心一定皆無渝

二月道中效趙章泉體四首

鳴蛙一部不虛鳴知爲農人奏樂聲一歲勤勞方此
始脩他南畝饁時情

苦雨花無色與香送春葉謾綠和黃蠶聲百鳥飛鳴
少遽聽催歸叫夜長
躑躅紅花何實用牡丹名品只虛奇看今春晚方艱
食何似充飢有蕨萁
耕者勞筋苦骨餘富家倉廩始多儲及飢合發方牢
閉不識私家得食諸

附錄

自識

文忠歐公有曰文欲開廣勿用造語及毋模擬前人
孟韓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爾至哉言乎眞文法
也然此爲能文者設若予拙訥不文有時近文而出
不得已而應則亦輒率不知所以裁徒見其迂濶而
非開廣强勉而非自然既不能造又不能擬其爲不
成語而有愧前人多矣故疇昔雖或有斐然妄發未
嘗留稿中間有親友見之不忍棄爲之收拾類聚因
而成編遂有誤傳錄以去者於是不能掩其惡而匿
其醜予每病之乃就其間選其彼善於此者姑刖存
之名曰敝帚稿略第又竊有感焉文忠嘗稱黃夢升
之文謂其辯博雄偉其意奔放尤不可禦獨恨求其
全稿竟不肯出雖僅得其數語亦爲諷誦歎息而不

已則予稿恨無一可如文忠之所稱者是稿之出雖不全也視黃夢升不其愧甚矣乎宏翁包恢自識

門人鄭元妄書後

元妄竊惟先生之文若易說若周禮記若講義若家傳學者已爭先視之爲快矣獨於文集之大成則日月以俟而未之見元妄屢以此請而先生謙遜未遑僅示其略學者果能以謝上蔡讀論語法讀斯稿則先生之文固略矣而先生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果可以詳略求哉元妄敬刻之純軒與四方之士共之倘不以鄙言爲非思過半矣

南城易之門紫映校

寄李俊彥先輩

辭卻朝簪人隱淪名園高枕臥江濱鏡中華髮莖莖雪樓外青山處處青曾未尺書干故舊有將大雅一朋脫去形跡勢分與之爲泰不爲否上下交孚不逾騎人龍門恨誠荊州晚提命從今氣味親李氏家譜

傅子淵祠堂記

天地間惟有道之人其生也可法其死也可傳雖專往時移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此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先哲子克翁嘗受學於象山陸先生邑中同志者時則有若傅公子淵全美二曾

子承聖諭一誠仲昭季魯諸前輩皆後先輝映稱一時賢豪而象山尤屬意者必首屈子淵指蓋公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毅然以道爲己任匪獨象山愛之歷遊南軒晦菴二先生之門咸以爲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公嘗曰人生天地間自有靈於萬物者果能自作主宰於此存養於此擴充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良心善端交暢橫發斂而爲一致散而爲百慮則光明正大充塞宇宙又何疑焉蓋公之有得於道如此而爲博士先澧後衡主石鼓書院條教詳明議論深切因以感發者甚衆時文忠周公師潭上嶽齊公迪功郎臨川縣尉湧始慨然爲之請於使者上達殿陛崇祀鄉賢建祠於族之玉虛觀與子弟以時祀焉而屬余爲記余夙仰公且侍下聞公最詳又與縣尉湧故道誼之契厚不可辭故敢爲公倫述之所謂可法可傳者舍公其誰與歸公諱夢泉子淵其字也舉淳熙進士世居南城之雅俗鄉厚坪曾潭乃其講堂之地學者因以爲號云時大宋淳祐改元有六歲在丙午二月既望日題建昌府志

推官聽題名記

郡有推官官若非尊者而佐賓幕助郡政其爲人之

賢否與其行事之是非則一郡之理亂千里之休戚繫焉任亦重矣台之爲郡東臨大海下莅五縣境土廣袤戶口衆多詞訟紛雜而職繁劇要不易爲所賴以佐助者惟在幕府有人耳然前乎此謂推官者知幾世幾人矣而求其孰賢孰否孰善孰惡有繫於官民之理亂休戚者曾無可考見非闕典乎後世既無古者侯國之史則先儒論令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也非徒可以苟知其名氏而已其人之賢而事之善歟書之可以爲法也其人之否而事之惡歟書之可以爲戒也　考之間有庸庸碌碌上

無補於郡下無益於民而泯於無聞者觀其名氏亦可以內自省也豈曰虛文云乎哉今滕鉉不忍其前之名氏既沒而不彰後之名復　而不傳乃考之赤城前後志僅得自唐張條而下至於今趙君汝潛而後之繼爲是官者可以續書之數百年之闕典至千百計矣夫何厥初寥寥乎其不多見也豈風氣未開而猶有待歟至本朝天聖以後歷幾年更幾科然後以漸加多中興以來以迄於今則盛矣然中間雖各以所長爭鳴於一時類有可稱者若其表表特出是而召試論新法後至中書舍人者有白是而爲國子監教授後至太宰少傅者其人其事可以觀矣自

相望亦曾不過十餘人果其才之難得歟今邑大夫劉君棟邑政修舉將及於教一日於士友相與言而嘆曰盍亦反其本矣人才之興由學術學術之興由學校顧此邑獨無學非大闕典乎乃首爲之竭力經營鼎新肇建學宮儼然昉乎此也學宮成又取邑士題慈恩之名始自天聖甲子至淳祐辛丑凡五十有五科得一百四十餘人列而刻之石豈徒曰以是名誇示邑士覬曰以起其歆羨而使之爭勝負於文鋒筆陣之間而已哉興學校以興學術人才於是乎在抑名非虛生必以實得何謂學明人倫也惟聖盡倫

如舜之察斯可矣知此學則爲學術而可與聖賢參察此倫則爲人之才而可與天地合舜是而取科名庶幾不悖於其實孔門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學之實也自德行而至文學其本未可考孟子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用之實也自事君而至大人其優劣可見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名實之判久矣有能進孔門之所謂學辨孟子之所謂用舜是而取科第庶幾無忝於其名取士之科名未可遽改爲士之事實不可終戾先達名臣皆由此其選也名不難取而實不易盡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名實本非異科也惜今者新學之士能體邑大夫之深意無徇其末而忘其本則將見有特起東海臨大可觀而觀於海者咸歎其難爲水矣取科名眞拾芥特其餘亭耳是不難赤城集六

州學沂詠堂記

台爲郡負龍顧山起伏逶迤形猶龍也東有湖橫縮平廣與白龍潭相表裏其龍之所游乎湖中皆蓮蒿幅如錦紅綠成章光影煥爛香氣不斷隨風四達方三伏中忘其有暑赤城景物之尤處也於游於觀延以亭榭濟以舟梁燕以絲酺引以流觴當其盛時衆

美畢張蓋湖本隸於郡而景物則與郡人共之其來久矣今郡侯寺丞趙公來已踰年獨勤勞郡政無遑日此太守燕遊之所而嘗暫有車馬馳驅之過從一日因謁客便而過之四顧而嘆曰以景物與郡人共之此不可改湖隸於郡獨不可改所隸乎兌爲澤湖者麗澤兌也朋友講習之象且有蓮可采與采芹藻者同方盍以隸之泮宮乎慨念泮宮重建於淳熙壬寅今再見淳祐之壬寅矣久必壞壞必修修而泮田有限涘以水旱虞廩且不繼修之費奚所資昔魯之修者僖公能也今吾非僖公宜不能亦寧不爲之動心

乎顧如湖蓮者自根而華自華而實華可愛根實可食歲售之豈無微利可補郡用郡用雖方窘不給而泮宮壞不修尤爲師者之責故湖入郡竇入泮以爲修宮費湖利有常入則泮宮可常修而學業可常久所謂麗澤講習之說殆將無時而窮湖之利有關泮之義大矣今使郡博士主之而擇士之賢者相與經紀之此侯之盛心也泮士德之思欲希唐人郎官湖之遺意以傳不朽乃因湖心舊堂先修而新之易名曰沂詠非獨寓所以歌詠郡侯之德而抑覬以遠追曾點之風學正學錄直學卒多士詣予請記其說以

予忝郡丞又與侯寓居同里素知侯心者不容以不文辭乃爲發侯之心以復之曰觀水有術於湖何觀永不測蛟龍生淵淵浩浩其淵其天湖之深廣如之誠之至者當之苟學有淵源不舍不已而不息之誠至矣曰湖云乎哉其下而藕生污泥中疑脆弱易污染者乃反中虛外淨而色純白其操同冰雪若峻潔士處污世不易者上而花發烈日中疑嬌淫易菱奪者乃反氣清容正而色純固其艷敵炎火若剛烈士遇威武不屈者其特立獨行曰藕花云乎哉物皆備我非反身而求決不可將修泮宮其宮何若宮墻數仞誰見宗廟百官之美且富者因修泮而師益道之教弟子益勵修身之學以求大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或者可至夫子之宮若徒曰凡湖必有龍而善變化湖亦有紛華榮耀之態吾惟欲由泮宮以變化榮耀其身則亦卑矣況堂以沂詠名則志不在是而沂詠之實又非訓詁議論之學所能與知者曾點知之不則雖如三子各欲以所長自見猶非夫子之所與觀蓮湖上乘風堂中要必有妙契於此如先儒吟詩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者泮士從事於學久間必講之熟而行之著此侯所望於學者之心也侯爲台光前照後而加惠泮宮尤厚如房廊收稅有蠲放侯自補之契錢分撥屬版曹侯申行之塗田已給僧或妄據侯盡舉項畝以歸之凡養士之需與今捐湖修泮之事皆例爲永久之利是眞可屬書不一書者予也姑爲述其本末大槩庶幾後來者有考知相繼維持俾勿壞云侯名與杰寓居盱江之南豐赤城

三陸先生祠堂記略

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家若臨川陸

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與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沈周謹象山光明俊偉其資固皆近道矣梭山篤信聖經言行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軻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惜其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溯寇之侵軼爲學錄教官紀綱肅而蠹弊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然其爲海內儒宗道德係天下之望恨未得施其一二爾

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能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行若安行粹然純儒也蓋學之正而非他者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事有實事行有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曰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有以傅公子雲經始於滬瀆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厥後祀斯祠登斯堂者如親侍三先生焉其不躍然有興乎由及門而升堂入室其不有等第而進者乎公以恢之先君親師先生必嘗有聞以記下屬辭之不得乃冒犯僭越而述所知者如此亦或庶幾

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慨然曰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訒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卽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堂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池池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嚴皆前所未有也左偏以袁公燮次偏以傅公子雲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厥後祀斯祠登斯堂者如親侍三先生焉其不躍然有興乎由及門而升堂入室其不有等第而進者乎公以恢之先君親師先生必嘗有聞以記下屬辭之不得乃冒犯僭越而述所知者如此亦或庶幾

可以考其淵源之大略與謝見江西通志一百二十

跋

南宋吾邑以理學著者包文肅一家爲最蓋其父子及諸父均爲朱子及門弟子親炙薰陶師承有自攷宏父之文根據義理曲暢旁通惜其集久經湮佚館臣輯諸永樂大典得此八卷舊曾傳鈔於江南圖書館近又購得乾隆璽印庫本謹據校刊以資傳布篇中有桂林山水源流說其說與近今西人之言隱相符合是其智能窮物實不可及論者謂宋史載似道行公田時文肅知平江有買民田用肉刑之事而本傳不載傳中於公無一語貶辭推許甚至是史前說

跋

自相矛盾托克托之修宋史舛誤蕪雜久有定論綜觀生平出處當時即以剛直著聞似不當有此迄今吾南城文肅祠墓依然子孫蕃庶斯集得復顯於世庫本採輯之功也遺文佚詩爲之增輯於后焉辛酉季秋南城後學李之鼎敬書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３０
作者＝
页数＝７９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